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九冊目次

檀弓疑問一卷（清）邵泰衢撰　清康熙四十一年邵遠平刻本	〇〇一
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北周）盧辯註　明嘉靖十二年吳郡袁氏嘉趣堂刻本	〇一三
參讀禮志疑二卷（清）汪紱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〇八五
禮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撰　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明修本	一四四

檀弓疑問一卷

（清）邵泰衢撰

清康熙四十一年邵遠平刻本

檀弓疑問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鶴亭、錢塘人。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驂舊館人爲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爲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爲難繼。居仇者不反兵而鬭爲啟亂端。曾點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爲、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爲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劉知幾之橫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惟師及齊師戰于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爲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于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魚臺縣地。哀公十一年與齊戰之郎、則爲魯近郊地。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謂郎即郊則可、謂郎爲誤則不可。又乘丘之戰一條、泰衢疑魯莊公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積。左傳所云敗積覆壓者是也。概以戰衂爲疑、亦疎於考據。然偶然疎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序

吾家秉所傳七世祖守恒公精天文一夕忽見五星聚臨于家亟呼起悉序立肅拜自後吾高祖弘齋公與仲泉崖公先後成進士樹大節迄今稱忠孝名門大約其瑞應也然天道幽遠自非專家未易窺其涯際故推步之學其傳中絕迨吾叔鶴亭先生追維舊緒網羅散失于羣籍無所不窺而尤精思于曆象所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者研求數十年奥極之理畢

徹于心制府聞而薦諸朝徵副太史監統帥屬僚占驗考測多與古曆脗合年來里居無事益殫心易傳及皇極經世書日手一帙深思不倦而余所見史記檀弓疑問二編抉其舛訛折衷至正于聖賢之本末義理之要歸尤三致意焉葢非好為訾謷以排前人而揚巳也以為不析其疑則貽悞將來深害世道是其用心誠獨苦矣夫昔之譏司馬氏世所習見者毋論自劉知幾以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蘇子瞻辨宰

我從亂之非子由亦謂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以自信其說遷一切信之甚者采世俗相傳之語以逞奇異即程伊川所云子長著作當求之文字蹊徑之外葢並有不滿之意焉且世之所稱大著述者必盡見天下之書而後可裁以巳見遷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而以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竟之則踳踳于所見之不博也至于檀弓一書多勦取齊東之語以誣聖賢直欲矜奇飾聽而不知顯悖于名敎其能不啟後人之疑也耶吾

叔天資超悟學問極博故宜其擇之精辨之悉旁徵曲引歷歷皆有考據即起作者于今日亦當頫首而心折也稽古太史之官所掌非一司經紀占雲日而注記之事亦疇之吾叔兼人之才直軼古人而上之世有學者觀其著論聞所未聞庶幾悟讀書之法不至拘古而失于愚而有識之士自必擊節嘆賞以為我欲言而格格未明者今開卷而巳瞭如也則生平

所得卽此一爽亦可槩見書世世傳之其人亦世世
傳之矣豈非直紹吾祖不傳之秘者哉因廣諸梓而
僭序以言
昔
康熙壬午嘉平月吉詹事府少詹事愚姪遠平拜草

檀弓疑問

皇淸欽天監左監副錢唐郃泰衛鶴亭學

檀弓

孔氏疏曰檀弓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檀弓在六國之時仲梁子爲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是檀弓一書非禮之舊文乃六國時之紀載禮記疏亦云多記變禮之由其詆聖之言及自相牴牾甚多後人謂秦漢諸儒之雜撰明矣故其中可疑者多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

檀弓袒免註曰故爲非禮以譏仲子子游麻衰註曰爲之重服以譏之夫仲子舍孫立子夫子爲宜立孫惠子舍嫡立庶而譏服乃能復位則禮之較者可以道正者也賢者以道誨人不可則止未聞自處非禮而故譏之以爲道者譏之不悟可奈何況不當免而免似乎諂以吉服之布而爲衰似乎怪不幾滑稽之儔與疏曰不以子游名犒者子游孔門之人善禮者未足嘉檀弓非門徒而達禮故善之竊以此廸誨亦異乎見互鄉而與進誨汲俟而卯歷者多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寢者安之安處地也葬者藏之藏尸所也武子何利而成寢子

墓上杜氏又何必欲置親於人之堦下而不啓毀以别瘞劉氏爲武子不仁杜氏不孝然矣吾以爲成寢于人墓置親于人堦不近人情必無之事也記事以訓廸爲要此何訓廸之有

子上之母死　伯魚之母死　子思之母死于衛

註曰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卒其妻嫁于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絶故不得哭之于廟合此三者觀之檀弓之誣甚矣疏者又從而誤之或又甚矣夫子十九歲娶宋幵官氏明年生子適昭公賜二鯉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六十六歲幵官氏卒六十九歲伯魚卒幵官氏崇祀廟廷尊爲聖配歷代至

今若曰出妻安可崇配且未聞夫子再娶也期而猶哭者父在爲母齊期何得以有禫無禫分母與母出譏其逾期而哭之非也至伯魚卒年五十賢配亦當遲暮且有子可依朗爲暮年他適乎夫子之敎化伯魚之刑于子思之孝養其若此乎伯魚之母出而死子思之母嫁而死皆如是之荒矣則子上之母爲子思所由可不辯而明矣至子思不得哭廟伯魚不得服禫子上竟不爲之服何又不同若此也至栁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是乎觀禮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勿行也有其財無其禮君子勿行也即謂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親喪自盡之意也夫既嫁于庶氏子思又何無財有財之有既不得哭于孔氏之廟又何四方觀禮之有

防墓崩

註曰雨甚墓崩築而後反孔子自傷不能謹之于封築之時也夫以孔子而猶有不謹于父母者乎曰防墓崩者防愼之意也由弟而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者蓋懼墓崩而或封築之不謹也由弟者思父母而心悲也豈防地之防而曰防之墓崩與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

註曰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世而不知父塟地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曰母殯于衢路必無室廬等于死道路聖人禮法之宗主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說遂

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此出諸子所記不足據爲實也衞曰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塟于防夫聊曼父之母何母也聖母不告之夫子豈反告之聊曼父之母乎且母何由知之眞而夫子何故信之切竟漫然合塟乎倘冒昧不眞夫子之罪何似乎倘母先聖母而捐館焉將聖母終殯道路乎夫子不詢之母在之日迨母亡而殯之道路而僥倖于聊曼父之母之一問可乎今日既可問之又何不先殯而問之乃殯于五父而始問之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者如此乎宜亟辯而正之

恭世子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全身爲孝也舜之浚井出是也申生受
賜而死再拜稽首而卒陷父于不義以成父之惡恭之德如是
乎

　　戰于乘丘敗績公隊

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傳曰齊師
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
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是宋且大敗而魯未嘗敗
也又何敗績公隊之有又何有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之有且
曰士之有誄從此始也豈以爲記禮所自始而人信不疑乎第
學者未之考耳

　　曾子易簀

上莞下簟天子五重諸侯大夫士有三重再重之別所謂客徹
重席是也未聞有華簀之分也曾子受非分之賜安于生而不
安于死久併而安之至死而正之謂善其死邪豈了春元申之
不及一童子哉若非童子言曾子幾不得正而斃邪朱子曰季
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因仍習俗有是事而未及正耳
此過信其說所謂不如無書也

　　邾婁復之以矢自戰于升陘始也

僖二十二年與邾人戰于升陘傳曰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
師敗績則邾勝公于無備也又何死亡之多至軍中之無衣而
以矢復也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

襄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叔救鄫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朱儒
朱儒使我敗于邾豈至一敗塗地家家有喪而髽之施于喪者
竟施于弔且爲風俗之常與總之作者欲以禮之所始使人信
而不致疑以文其過故曰髽弔自狐駘矢復自升陘士誄自乘
丘也乘丘未嘗敗而曰敗績升陘戰勝而曰矢復已徵其荒矣
髽弔又奚辯哉

　　夫子誨髽

髽爲喪髻習俗所共能也韜妻夫子之兄子寧必誨之而始不

從從不扈扈與有姑之喪不訓之喪之大禮而徒以一髽諄諄
乎何夫子之小且褻也

　　子路姊喪弗除

喪制之則先王之禮弗敢過也弗敢不及其謂子路弗學而曰
弗忍乎迨夫子誨之以行道之人皆弗忍而始知過乎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疏云舜長妃娥皇次妃女英次妃癸比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
三妃皆不從舜之葬蓋以舜崩于零陵之蒼梧也夫蒼梧者楚
之汨羅漢之零桂其時未入中國舜既耄期而倦勤禹當攝政
又何朔至不賓之地而崩于其野況舜之朔年百有十歲二女

降于汭溈是時當亦百歲矣後世之訛云舜死葬蒼梧二女從之不及溺沅湘之閒列女傳云二妃死江湘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河圖玉版云帝堯二女始皇博士亦云堯女舜妃且附會湘妃淚竹訛莫解矣又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二女蓋宵明燭光舜帝之二女也以母癸比氏隨商君封于商故今巴陵有癸比氏之墓焉意舜帝二女爲江湘之神名實相亂莫嬌其說耳故羅泌以爲舜之二女劉氏亦以爲天之二女總之舜卒于鳴條湯放桀之鳴條也今之山西安邑縣也舜不死于蒼梧而呂氏春秋以陳留平丘之鳴條亭爲鳴條又以海州東海縣爲鳴條亦不必深考也孟子曰卒于

鳴條吾信孟子而已蓋滋世之惑者史記葬于零陵九疑與夫檀弓葬于蒼梧之說始也且曰三妃未之從也而溺于沅湘之說與夫湘神之說又始矣不經甚矣司馬溫公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誠哉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註曰業者身所習誦者口所習廢業者恐忘哀也夫豈身習業而忘哀口誦讀而不忘哀也乎余以爲誦讀之專心不可爲非習業也

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賻

哀本至情雖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旣爲過情之痛又爲過情之賻不兩失乎子淵慟矣視猶子也而顏路請車則不可伯高哭諸賜氏矣子貢束帛乘馬而將之則不可胡爲乎一館人而即脫驂也且痛失其情之正賻失其禮之正夫子而如是乎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

升階進退有左右也饗食執獻有左右也故僕御婦人則進左手操幣圭璧則尚右手效馬羊則右牽獻穀粟執右契未聞拱立之有左右也且吉事尚右故吉祭用右胖凶事尚左故喪祭用左胖右尊也賓也陽也故尚右爲尊左主也陰也故東道爲卑即使有喪而有拱立之別也亦當尚左矣殊與禮與豈其然乎

孔子夢奠

子路請禱子曰禱久門人爲臣子曰欺天疾病之時正如此今以夢奠示死聞後人以夢寐杳冥之端自命哲人殊有悖于若聖豈敢聖則吾不能之語況擬以魯國之泰山爲宗國之重望而夸大與哉子路問死答以知生其不欲以生死惑世之心也曾以夢寐之渺茫爲夫子歸卒之懸乎曾子之死啓手啓足而曰吾知免夫子張之死召申祥而曰其庶幾乎乃夫子而不若二人而以夢寐渺茫示乎必不然也況夫子曳杖逍遙之際賜居何地而得聞且衆弟子俱不聞而獨賜聞之且曰賜爾來何

逝而又唯賜之可告乎甚者夫子曳杖而逍遥矣則身之無疾
可知矣又胡爲乎寢疾乎疾胡從來乎豈一夢之所出乎所未
喻也

夫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

夫子殷人實生周世門人子華乃不率時王之制而爲夫子備
三代之禮雖曰隆矣不幾爲臣則欺天爲志則欺人乎夫子而
安之乎將門人衆矣子華雖實主之必有曰夫子殷人當宗殷
禮實生周世宜秉周下亦無兩是者今也兼夏禮而曰備三代
者何哉至及門之士總衆雖由于夫子而生身各自有本宗奈
何遂孔子之教孔子殷人而人盡殷之將孔子大聖奈何人不

爲而學之乎豈聖門之所爲哉

居仇

仇可復也父母之仇不共可也若不反兵而鬬則市朝之所曰
爲兵鬬報仇之地矣王法之謂何至昆弟之仇曰仕不與共國
在周之各國可也若今天下一家將終身不仕乎至從父昆弟
之仇執兵陪後不幾乎奸法之尤從乎如是則子胥之鞭尸爲
禮而稽縉之死義爲非矣況有當罪不當罪之別乎士師讞法
以刑罪人使其子孫皆以爲不共也天子之法亦不行矣況市
朝相遇而不反兵乎啓亂端也

易墓非古也

墓之所在親之所安也任其荒穢子心安乎故奈繼宗曰易墓
是指改葬宅兆既定日月有常不可更改改葬者後世之惑非
古道也

殷道也學者行之

誰曰學于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盡及門之衆學孔子之道也
若曰禮則生周行周今豈孔子殷人及門盡從孔子而殷人乎
生今反古災及其身夫子言之矣學殷禮可也行殷禮則胡爲
哉

子柳之母死請鬻庶弟之母以爲具

始也欲鬻庶弟之母以爲具何其貪繼也欲以賻布之餘具祭

器而得班于兄弟之貧者何其裕豈親交多而賻贈厚乎親交
多又何至計及于鬻庶母也庶母期喪者也而可鬻乎

母死而孺子泣夫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喪必求其可傳可繼此所以哭踊有節禮之制也然而親之喪
也所謂中路嬰兒失其父母何嘗聲之有子游曰予一不知喪
之踊也情在于斯其是也夫是哭踊雖有節而擗踊之際又安
能以節限哉若按之節不幾禮云禮云之意乎孺子之哀其宜
也而夫子曰難繼者何哉

曾子與客立于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于巷

人子于父母也聞其疾則疾首蹙額而莫可形容矣況聞其死

乎一聞父死雖刀鋸鼎鑊之所不顧必泣下沾襟號呼而起矣死居于師之家而且有其次焉乃聞父之死而且趨而出次待曾子之問曰爾將何之乃從容對曰吾父死將出哭于巷豈人情哉若泣下慘痛曾子必曰爾胡爲乎悲也必不曰爾將何之矣死不悲于其次竟忍而趨出待曾子反之而始哭乎有如是父子之情哉

曾點倚其門而歌

夫子所與者點也浴沂詠歸坐人于春風中者也志大而有所不爲之狂猶者也豈狂肆之狂與里有殯不巷歌今乃歌于喪者之門注謂記者善點因不說齊衰之存禮而譏曾皙倚門之

歌其在者之一端與大豈賢者之狂如是乎斷不出此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情之正也所謂弔于人是日不樂是也若夫飲酒食肉者養體也豈因弔而廢養與六十宿肉七十貳膳言老者非肉不飽也弔不食肉將年至六十而廢弔與註曰餘哀未忘不樂不歌可也于飲食乎何有

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弔之

註曰喪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臣民之微賤者耳從言衆人之喪也夫禮必有則不可越也若曰禮不下庶人則君不必弔若曰微賤之喪遇柩于路而可以使人弔則又不宜遇柩而始弔若然衆佚君出之日紛然衆其柩于路君將紛然使其臣以弔之乎或曰哀公之弔賁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非一端與此乃哀公弔而柩已出于道故辟路畫宮而受弔也莊公弔杞梁者又何也梁以戰死妻迎其柩于路而莊公爲其死于公事也杞梁之妻不云乎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安得遇柩于路而弔之所謂賁尚畫宮受弔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弔于路之謂何若新解所謂承上文言臣有喪君已至家臨弔矣而或偶遇其柩于路則哀死之情觸之而動亦必使人弔之此說爲庶幾焉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有母之喪不弔益哭之則忘父母不哭則爲非禮也所謂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以友誼之重而以喪母之服哭友之喪不踰禮甚乎劉氏註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既聞之矣而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經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信此可見矣

子游擯由左

註曰所相喪禮者多由右故子游正之由左不知吉事尚右凶事尚左夫人而知之也奚用子游正之哉曰多由右何所見哉

齊告于邾之喪魯哀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周女由曾孫卒則服之如出嫁姊妹大功之服可也若曰外祖母則小功矣此王姬卽齊襄之妻莊公之舅妻也謂之外祖母何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茢爲苕帚除其凶穢臨生唯有執戈今加桃茢者惡其穢也夫臨喪者哀其死也所以重臣禮也死而惡之何[illegible]也誠惡之又何如其勿臨也雖曰人死斯惡之矣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將父母死而亦惡之乎

悼公之喪

應氏曰季昭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孟敬子之答可謂小人

之無忌憚者矣吾謂敬子雖曰小人豈竟居然以爲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也公子猶竊心有之耳豈竟肆之口乎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子亢對以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乃弭果用是罪之愛死者耳匹夫匹婦或有慷慨于一時者則非禮之梟豈非子亢有以啓之但子車之妻果知養夫之疾于地下自當捐軀以殉不以謀諸人而假之人也惟其不能自殺故子亢之言而中也雖然自其言也皆後世東方猶有流也爲君子者必以禮告其從不從則由之耳豈有懼其惜死之心而幸中哉五代史阿保機之妻多智而忍保機死悉召大將百餘人殺以殉後遣趙思溫溫不肯行保機之妻曰爾先帝親信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幾妻曰本欲從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可斷吾一臂以送之乃斷一臂而釋思溫夫溫之言不異亢也使子車之妻如保機之妻之無禮奈何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

子路勇于行者也菽水之歡斂形之葬猶未聞夫子訓乎乃不知孝與禮之所在而傷貧乎使由也而不貧將以口食之養爲孝乎將以觀美之飾爲禮乎由必不出此也

柳莊寢疾

君而臨祭唯天子崩則當祭而廢不聞卿卒而廢祭也況預戒

曰苟祭必告乎請于尸曰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是此祭爲柳莊設也祭云乎哉聞之死請往是當祭而廢矣不釋服而往與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祭服裘冕可以臨喪乎遂以襚之與之裘氏縣潘氏之邑亦可以少緩否乎慈湖家學云獻公雖衰之君也既失國而幸入反國及郊卽將班邑于從者獨不可少俟立朝乎及柳莊疾疑其必死志不在祭有當祭必告之命已請于尸不說祭服而往卽遂以襚之與之邑皇皇然若勿給于事者猶及郊班邑之初心也豈知重禮尊賢哉不見叔弓卒于宗廟之中猶去籥而卒事乎況莊卒于正寢乎若曰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皆非禮也夫使柳莊而不賢也非禮之

殆受之矣抑非而異質也其事此非禮之禮乎

戰于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踦皆死焉

戰于郎即齊師宋師之次于郎也公敗宋師于乘丘又何禺人汪踦死之有哉十一年齊人伐我及清戰于郊公孫務人曰上不能謀下不能死何以治民與鄰童汪踦乘皆死皆殯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今曰戰乎郎蓋郊字誤也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

子皋爲宋也爲邑宰而可以踐人禾乎與之而曰買道未嘗非也鄭註以爲恃寵虐民方氏以爲不仁不恕皆非也吾以爲子皋葬妻之地必有出入之道何必犯人之禾以爲道乎犯禾尚屬荒詞何遽加子皋罪哉

孔子過泰山側

必傷而始哭未有哭而不爲傷者要之重與不重夫豈有異辭乎壬日昔死于虎夫與子皆死于虎則此婦人者亦幾幾不免矣猶不去而待虎乎泰山之側一家而虎死其三代居其側者不亦難乎作者不過欲以苛政猛於虎爲之說而故爲其說云豈實有是事哉

周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

孔子之在魯也哀公尚不能執贄而見也豐何爲者公執贄而尚不可者邪名不聞于當世德不見知于夫子吾知無是公也

矣又作誓民畔作會民疑之說似楊墨矣烏足尚哉

延陵季子長子死

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其言正矣若云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雖恩傷離決之至情與其魂之隨已以歸也故夫子之善之也而不知斯言也者齊實恍惚之中開後人鬼神之說多由是矣

虞人致百祀之木

詳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爲亦奚多木爲哉況百縣之祀其木可用者悉斬之無乃太多乎又何獨于百祀之木斬之不至者與其祀已過矣又加其人法何峻乎殆非先王之禮制也抑

是可明其非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

閽人在內而閽者勿納是也曾子子貢入廐修容而閽人辟之夫以爲有卿大夫辟位哀公降而揖之皆不知二子所修之容何如乎大凡向也不修容而往乎況公卿大夫之禮節各有限制今二子修容而辟位降者何哉劉氏曰二子弔甥母之喪必心懷以是門不得開者而後修容盛飾也何必威儀容動以求入邪二人而若相見其容偽加之以敬是二子德不足行遠而爲區區飾之足以行遠也豈其然哉

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

經049-011

介夫者一甲士之守衞者耳死而司城哭之哀則甲士衆矣死而哭之能遍乎甲士而哭之哀等而上之守衞者將何似乎爲司城者由哭亦不及矣

魯莊公之喪

註爲莊公爲子般所弑按春秋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曰路寢正寢也是其卒于正寢而非弑矣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夫子又稱之爲子又以日卒與襄公時之子野同矣其非見弑亦明矣左氏以子般爲孟任所生孟任割臂本由苟合魯人必不立之爲君也何以知之僖爲閔兄未立閔當先立僖而必立閔公者僖生于哀姜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如孟

任故也故僖不立而立閔也子般若係孟任之子又安得立竝立子般乃不先立僖公乎然何以不先立閔而立般也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媵所出也猶其長幼而立之般長于閔而先之也若孟任所生何以服慶父之心哉閔公死而無應立之子慶父又得罪然後求僖公而立之也莊非被弑明也乃云爲亂恐追述所由廢絰不入庫門卒哭麻不入者何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

里有殯不巷歌巾之日不變況于親執母喪之子乎久矣不詭于音母死而託于音亦病狂所爲耳夫子不能正之乃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斯人已忘親矣又安有于友而夫子尚以之爲故乎夷俟叩脛是也夫子爲勿聞也者而過之非也

檀弓疑問終

大戴禮記十三卷

（漢）戴德撰　（北周）盧辯註

明嘉靖十二年吳郡袁氏嘉趣堂刻本

大戴禮記十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漢戴德撰。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並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其餘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爲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爲七十三。或至諸侯釁廟第七十三改爲七十四。故諸家所見不同。蓋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重出也。漢許愼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禮盛德記、卽明堂篇語。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德篇爲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又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考注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寗、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纘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併注、譌舛幾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於下方。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與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寖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

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　元吉書

大戴禮記卷第一

漢九江太守戴　德　撰

主言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里一本作理）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

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麋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時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一作上好德則下隱慝）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

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旣邇者說遠者來懐然

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

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旣知其名又知其數旣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

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

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

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簡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

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

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

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

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

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

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一本有南子去)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亦如之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故尊之尚玄

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利省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大路車之素幭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罄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

變不亂貸之則喪

大戴禮記卷第一

大戴禮記卷第二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

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

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

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以日夜明此問爲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湯王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數大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用秦事以觀之乎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

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

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作暘）其用初云爾暢也
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
也或曰祭韭也囿有韭囿也囿之燕者也時有
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
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
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
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
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
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
之（與疑作謂）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

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
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
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
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
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
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
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
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

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也者
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
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桴
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
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或曰憂有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
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
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

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
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
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
至有時謹記其時榮菫菜色菜蘩田胡繁田胡
者繁母也繁萬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
抵蚳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
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括
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
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
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

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
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
就家人人內也剥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
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
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
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
桑也委（委一作萎）楊楊則花而後記之羵羊羊有相
還之時其類羵羵然記變爾或曰羵羝也㲉則

鳴㲉天螻也須冰須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
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
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
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
爲鴽鴽鶴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
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
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
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
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
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
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
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莠取
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
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
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
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
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

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
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
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
其記曰時養日之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
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
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
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
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
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
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

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矩關一作短閔夫婦一作夫鄉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故摯去

七月莠雚葦未莠則不爲雚葦莠然後爲雚葦故先言莠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蟧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莠爲蔣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大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曰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者長也若曰之

長也玄雉入于淮爲蜄蜄者蒲盧也織女正北
鄉則具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
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
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曰冬至
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
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
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
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
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
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
也故記之也

大戴禮記卷第二

大戴禮記卷第三

保傅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凡三十一世周爲天
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凡三十七世秦爲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孔子曰性相近何殷周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暴卒疾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乃生固舉之禮古卽殷周時也使士負之其卜吉也有
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參職謂三月朝也端
正也冕服之正過闕則下敬君之法與虞過廟則趨遙闕故下望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昔者

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
傅太公爲太師武王崩成王十有二也而去在襁褓之中言其小保保
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其德義傅猶數也師導之教順
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道傳卽受而述之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也
此三公之職也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向書反周禮說而文與職同
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爲說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朔也
謂之叅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記者因成
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漸賢聖之訓長終封偉之美故頫其成事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末
叙之取明殷周之陸師友爲先也故孩提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敎之三公
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恐其懈憚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爲常（言人性本雖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爲常自氣血始）此般周之所以長有常道也（其大子幼擇師友亦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市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咸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尚爵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輯一作緝）於下矣學成治就此般周

之所以長有道也（成王學並於正三公也獨去太傅學中言）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太子齒於學有視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既冠）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旌下也）有誹謗之木（堯之使書政之德失也）有敢諫之鼓（舜置之使諫擊之以自聞也）鼓史誦詩（貫誦去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無瞽與鼓瞽誤也夜及誦字誤）工誦正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諫足之義使於瞽史）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量知受業故雖勞能授也）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觀心施化故夏善如性也）是般周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故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所以明有別也（教天下之臣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中春舍菜合偁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所以明有孝也（教天下之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茨（一作薺）趨中肆夏（車亦應樂節步又中頸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去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所以明有度也（敎天下儀也）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王繹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所

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皆先正於己食以禮男俎豆傳列及書之
等徹以樂於飲食之間又不忘禮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
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
也夫孝敬禮樂之度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
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
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
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
常立於左是太公也言能忠誠有立而果於斷割絜廉而切
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
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

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
是史佚也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後置充於左
弼諫於右嚴名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故成王中
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
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
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
也賈誼云所上者告訐也然得字之誤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
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趙高宦者秦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三族也故
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

者謂之訞誣昔伊尹諫夏桀桀曰子為訞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曰先王為定
國訞典是也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
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
吏如視已事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鄙猶今言俗語然也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
事可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
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者是前車
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敗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
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
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
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絫數譯而不
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生而聲及
其長者重譯而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於成俗其所行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
為者皆未習使之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
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
定矣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書曰一人有慶萬民
賴之此時務也時猶是也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
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

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太臣不中於制獄（無作旨）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不從大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聲有準乃中律）進退節度無禮（節度或爲鄉廉）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

顧咳唾趨行不得（趨或爲走）色不比順隱琴瑟（隱猶也言）（按禮樂之語）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小師與天子宴者也）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所習之不順於師也）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感於朱紫不以典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自放縱也）樂而湛（湛以樂）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過其性也）飽而強（強猶強也）飢而

惏（惏貪殘也）暑而喝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環短也）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謡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送樂序（輕用雅調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苟從所好亂其次聲樂之失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號易說言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

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元者氣之始也夫婦化之始也冠婚人之始也乾巛物之始也獲麟春秋終也頌者詩之終也吉禮禮之終也未濟易之終也此其重始令終之義也以言人道當謹始而責終也）素誠繁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名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謂吾號斯言）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斯王業隆替之所由也當重而秘之故置於宗廟藏以金匱也）青史氏之記曰（上曰青史子）古

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宴室界室於宴寢也亦曰
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月辰女史皆以金環止
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夫人婦嬪即以三月就其
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爲節者
君聽天下之內政自諸侯已下妻同之也太史
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史瞽者宗伯之屬
下大夫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
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爲陽故在左飲食爲陰故
在右升所以斟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
太師縕瑟而稱不習謂逆序若淫聲所求滋味者非正
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謂非獸若
不時縕瑟傳弗示不用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
律謂中月管太宰曰滋味上某上某時味然后卜名上無
取於天謂昊旻之事下無取於墜謂神州及社稷中無取於
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言不苟易於鄉俗也是故君子名
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謂避後之諱古者
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
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小學謂庠門師庠門一作虎門
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
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
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
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
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
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
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
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
已下教子於家也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

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
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
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
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平也半璧曰璜衡牙在衡
中牙在傍玭珠以納其間納於衡蠙之閒玭亦作蠙琚瑀以雜之
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行以采茨趨以肆
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揖一作厭之退則揚
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
二十八橑以象列星橑蓋弓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
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
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謂視輪也車爲月此巾
車教之道也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自青史氏已下太子之事也周后
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跛一作跂坐而不差獨處
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大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大任爲能
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蹕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
色耳不聽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此則形容端心
平正才過人矣任子之時必慎所成王生仁者
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
養之謂乳母也孝者繼之謂保母也四賢傍之謂慈母及子師成
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
謂諸公也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

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報告之義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而廣者增厚矣尚書中候曰昔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英炳巍巍功平世教白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宜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案古授命之君太平然后行巡守封禪之事者也諒有義也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湯周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去繹其故何也以岱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於梁山可因義取尚微白虎通以繹繹者為無窮之意亭亭者為德法審著凡封禪之禮固於桓霍及繼體之君獨言太山及受命者皋其然也封謂負土石於太山之陰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為墠以祭地也封禪為

禪神之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夫差內不納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无德罷百姓故敗殘於句踐也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厲公有鄢陵之會而驕暴無道及遊於匠黎氏之家為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救三月而死也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弒於檀一有棄字臺檀臺名也簡公悼公之子齊侯壬也威王陳敬仲之後田常之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弒簡公至和為齊侯其孫號稱王大強於天下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宣公之季弟其孫孝公曰昔我穆公自岐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賜名尊號謂此也望

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二世常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不樂乃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為祟二世就望夷之宮而祠為趙高為丞相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趙懼誅遂使其婿閻樂將士卒殺之望夷宮之名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君謂齊晉王謂夏殷故成王處繈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沙丘任李兌也武靈王肅侯之子趙武王也舍其太子章而立王子何自號為王後有太子難李兌圍之於沙丘終餓於沙宮也沙丘今在趙郡鉅鹿之南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國語曰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一匡天下匡正也謂陽穀之會施四教於諸侯再為義王陽穀與召陵也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

其施焉者在所任也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公任豎刁狄牙爭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之公子而諸子並爭國亂無主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五日辛巳夜殯至九月而後葬矣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為秦所并削安釐王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信陵君率五國之兵攻秦而敗之復得其地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藺相如趙惠文王之相也嘗以和氏之璧使於秦完璧而歸及澠池之會又偪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以秦人憚焉故曰趙有藺相如謀秦不敢闚兵阱陘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諸記多為唐雎又賈子胎殺與此同安或為隱或去秦殯韓滅魏而安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雎之力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昭王為闔廬敗於柏莒而越在草莽包胥棄接跣走請救秦遂得甲車千乘步

卒十萬敗吳師於渭上王反而國存亝有田單襄王得其國襄王閔王之子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悼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悼齒遂殺閔王其子章變易姓名為莒太史齋去莒中齊三臣相聚求閔王之子欲立之於是莒人共立法章為襄王也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曰良立在於莒也襄王五年而卒田單以即墨之師攻破燕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由是觀之無賢佐俊仕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昔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之者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文王出牖里求以洛西之田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湯常出田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下上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而祝曰欲左欲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於是朝商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遇感處遠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家而吳人服蓋勾踐也以其前為慎於人也皆得民心也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之彙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其鉤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

叔之力也垂拱言無所指麾者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齊在魯北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彌當聲誤為迷也因言賢者殺猶得士也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言死於今日即就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造焉驚愕之貌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進之為卿召迷子瑕而退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

治史鰌之力也成禮復王室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故論語曰直哉史魚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其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解衣被髮為狂而去之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凡諸侯之卿大夫有功德者則命之立族使其子之以守宗廟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昔宮之奇諫虞不從亦族行之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為武王滅陳靈公當宣九年殺泄治十一年而楚子縣馬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昭王易王之子燕王平也能師事郭隗而為之立宮

室於是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以有至書昭王欲脩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閔王威王之孫宣王之子齊王也閔王三十年昭王與晉楚合謀而伐齊齊師大敗樂毅爲上將遂入臨淄閔王出奔於衛衛不安去之鄒魯又不納爲遂去於莒也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支猶計也昭王曰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也然得賢士以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顯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故韓詩外傳曰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安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與微子之後封比干之墓於本紀樂宅太公者公共之也而猶汲矣

凡二章新別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大戴禮記卷第三

大戴禮記卷第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二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計其失求其過省其身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故業必請之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復白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雖不說未解不強爭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貴不以己而鏡於人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五者爲患其不習無知不能行讓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孱小狱不務大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悒悒憂念也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數猶促速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非法不言
言則爲人輔之非德不行行則爲人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憚憚憂惶
也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殄亦絕也行自微也不微
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
身守此勿勿也勿勿猶勉勉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
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論語
曰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疑善之不與惡之及
已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詬恥也嗜慾思恥忿
怒思患故愚惑者朝忿忘身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
慮勝氣血氣勝則周身故君子有三戒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
必思言之貴其可設言言之必思復之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
也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思惟可復亦可謂慎矣人信
其言從之以行以言不虛人信其行從之以復易曰終日
乾乾反復其道復宜其類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類宜其年詩云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
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
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
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
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
之爲善而弗趣也不促速之恐其懈也惡人之爲不善而

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補謂改也飾其美而不伐
也顏淵曰願無伐善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
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謂不億不信不逆詐不說人之過
成人之美說解說也存往者在來者在猶存也朝有過夕
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
善則有隣德不孤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
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之也君子不絕人
之歡不盡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簡服物之禮令其忠也來者
不豫往者不慎也懷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去之不謗
以義去之就之不賂以道往也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
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
而不徑徑行夷狄之道亦可謂知矣知一作無私君子入人
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諱禁國禁不服華色之
服服法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
其倨也寧句倨猶慢也句以謙敬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
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
君子亂言而弗殖夙絕之神言弗致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
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道遠日益積習之也不主
謂僉議所同不爲主人言不信不和不合忠信之道君子不唱流
言不折辭言不苟折辯人辭也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

主行必有法（依前言往行也）親人必有方（方猶常也）多知而無親（無所親行）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愼焉（多言者謂時事須設言多而皆愼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僿者君子不與也（僿塞也言好在）（即太徑為儉又太隘塞於下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好名而無體（無體容）忿怒而為惡（不以為惡或曰無惡而怒）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惰於從事）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不畏其神）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終可知）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言其過不大也）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

也（倦頓病人）行而不能遂恥也（謂不能終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專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謂道聽求言文飾其辭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之也）近於說其言（說古通為悅字）以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之言危於以身近之）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葸為不悅畏之貌）不悅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近當字疑為遠）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心見行於言目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謂心目也）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流謂部分術心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情亂也誣史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貞也（文王曰省其與觀其貞良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

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無柰形於色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太上德之厥上者謂其心不為也其次安之其次循之次者也謂其色不為也其下亦能自彊謂其身不為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仁者樂道上者率其性也智者利道次者利而為也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自執而譬於善太上不生惡無為過之意也其次而能夙絕之也有意而隨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既為而能改之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鄂鄂辯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怍其後為之難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常思正也居由仕也故曰父母為嚴君子孫為臣民也備則未為備也恒誠虛也而勿慮存焉不忘危也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冢子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家治則移官亦理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淫大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

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乂治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福福唯人宜其慎也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誡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不形於面使而勿貌也不以貌勞倈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也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敬父母之遺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人有隱僻不許之也臨不指凡居上不為或眾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死且不行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易安易也道以聽命也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不為事或貽憂於父母也險塗隘巷不

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故曰二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使敬其父母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諫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分地任力致甘美)任善不敢臣三德(謂三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諭於道)死則哀以莅焉(莅臨)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孝通立)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以所不能)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士相見礼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衆言言慈祥與莅官者言言忠信也)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豈小人而已哉乃大馬之養)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隨所欲也)居處温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吾知其能自取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衛詩凱風之末章也)(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小雅小弁之四章也申可以人之義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

凡三章(別新)凡三百二十四字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若舉之親若有志則敬而奉之)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之遺躰

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身一作親)敢不敬乎故烹熟鮮(一作羶)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其行之曰養(謂致衣食肴安否)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以忠禮群也)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一作順)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謂能卒也)夫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置猶立也衡猶橫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言常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放猶至也準猶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孝有三大孝不匱(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中孝用勞(勞猶功也)小孝用力博施備

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當柔聲下氣也)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衰謂服之三年祀謂春秋享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跬當聲誤為頃)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不由徑也)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殆危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

凡三章(新別)凡六百五十五字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單居離曾子弟子也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且俯從所行而思諫道也從而不諫非孝也同父母之非不匡諫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徒以義諫而行不從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由己為無咎則寧謂諫爭由己為賢人則亂謂爭辨賢與無若立相兄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

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齊謂祭祀時訊問也言必齊色嚴敬其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為人父之事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也謂儀象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奉其所令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猶隱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謂冠娶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正以使之以弟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禮敬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屈事兄之然猶不變則怒罰之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言大者自由也得飲食以齒以長幼也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觴器也實之曰觴杯盤盞盛盛之總名也豆醬器以木登曰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大戴禮記卷第四

大戴禮記卷第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衡橫也天下無道故若且自如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爲法或所殺誅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耻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或偕惑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則耻之貧而不以道則耻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凡殺有時禮也

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古說云言扶心之者泉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分重任輕班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無席則寢其趾寢猶止也言栽自容也使之爲夫人則否夫人行無禮也近市無賈無鄙幼也在田無野田無廬也行無據旅守直道無所私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學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貧則常也義不可無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見危致命死之榮也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不苟免也父母之讎不與同生生辱之不可避也曰禮曰父之讎弗與同戴天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檀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其從父兄弟則不爲魁也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曲禮曰服友之讎不同國失厚矣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族人者謂絕屬者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反也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

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曰友之也）無知焉謂之主（且客之而已）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故曰君子何患無兄弟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庸用也孰誰也）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問君子進退其功守如何）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信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謂其功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因人之貴苟求寵愛也）不比譽而取食（不枝名譽以求祿也）直行而取禮（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一作交）友（言情以可事人）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

苟吾自說也（說讀爲悅字）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憚憚憂惶也）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户穴牖日孜孜（一作孳）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祿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謂發於言行於君之前實善而君不納然猶忠諫勉行可謂仁道也）雖諫不受必忠曰智（猶忠誠而詳之）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衡橫也僨僵也）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申慇懃耳詩去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疋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子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遂遠北海之濱而終死於首陽言爲文章行爲
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
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
業矣

凡四百八十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
道則衡言不革衡平也言不苟合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
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
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師敗不苟
免也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
已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
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
相助也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詩云鴥彼
晨風鬱彼北林也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如此
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義宜仁者殆恭者不入
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
刑弗違則殆於罪邇近違去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
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藜藿蒿豆生耕稼
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

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不侮之也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曾子
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
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
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
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
之者餌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
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
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
百歲之中有疾病焉者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
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
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
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
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
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
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
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入而不聞則與之化
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
與之化矣華驟曰經鮑魚肆而失香也是故君子慎其所去

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言未見好教於人之愛如飼疾子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擇善而改非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

地之所生下首人首員足方因繫之天地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員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諦也其道曰方一曰圓謂木也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方曰幽而圓曰明方者陰義而圓者陽理故以名天地也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爲影字外景者陽道施也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內景者陰道含藏也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金質陰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施施也化體生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者品物之本也神爲魂靈爲魄魂魄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氣上升於天爲神體魄下降於地爲鬼各反其所自出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仁近樂義近禮故陰陽爲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與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謂氣勝負俱則雷交則電自仲春至仲秋陰陽交泰故雷雷也亂則霧和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溫煖如陽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

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言陰陽所生者舉其多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倮匈謂無毛羽與鱗介也陰陽之精也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凡倮蟲則亦並陰陽氣而生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龜龍麟鳳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也謂爲之端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鬼神百祥也曰外說故在宗廟之上也聖人慎守日月

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審十二月分數於昏日定辰宿之中見與伏以驗時節之然否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八音八卦之音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準配金石絲竹也律居陰而治陽因地主氣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律曆迭相治也曆以治時律以候氣其間不容髮其數一也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五禮其別三十六生民之紀在焉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致樂以治心也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察情利也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五穀黍稷麻麥菽也序五牲之先後貴賤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向也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亦少牢也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時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山川曰犧牷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豢山川言牲主之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尨索之割列禳瘞割割牲也列編事也面禳也瘞埋也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大戴禮記卷第五

大戴禮記卷第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言忽然謂不得可見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端正也樹謂之屏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也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問先帝之道簡閒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皆謂創基之君子百姓謂子孫無敢響者於十百之外天命御書與民其廢立大節依於此以

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謂止於其身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記於物以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机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為悔也）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反側之閒不可以忘道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呴（呴恥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故）呴訾也口戕口（言口能害口也犯音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日知所亡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禍故戒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為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夫為室者慎其基君天下者慎其相也）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杖危故以危伐也）惡乎失道於嗜慾（杖後道而行之）惡乎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求也）帶之銘曰火滅修

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慎恭勞躬勞終福論慎屨亦附不）（費也履在下尤勞屏因為此戒榮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無求醉飽自杖而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識也杖立不能懃其懃息而自謂杖成功無可就故終失其名也）援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搖搖無所記言有風而則先因）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論人行諭亦然）牖之銘曰隨天時（因以也）地之財（貨也）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祭時而敬齋）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順誅也）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言得時也）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間之不忍則為終）（身蓋以君子於發之中禮恕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

凡三百六十五字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衛將軍文子（文子衛卿也名彌牟）問於子贛曰（子貢端木賜也衛人）（衛之相也）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論語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躰

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言能受教者謂七十二子也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謂大成次成小成也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未及者爲先就夫子而或止或退未得及已見也或以子貢逮夫子之後有新來者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

淵之行也顏回魯人字子淵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于天子而家寵愛應侯順德逢國君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逢言也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於諸侯受爵命未盡其能在貧如客言安貧也使其臣如藉藉借也如借力然也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冉雍魯人也字仲弓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使舉也夫子因其性不好怒故說妄怒之敗也書曰惟辟作威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大雅蕩首章也言冉雍能終其

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其言惟陳其性不苟虛妄都其富哉仲由亦於政事能備治其都也故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仲由衛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大夫也夫子未知以文也節其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共一作拱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敬寵古有二文或以褒敵寵傅文爲寵數或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物猶事也事省則不懃也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爲季氏之宰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宜爲國之尊也言任

爲卿相也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公西赤魯人也字子華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行三千之威儀則難而公西赤能行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禮待擯而行辭擇禮而發言貌所以擯贊三千之儀也主人主言行比在於人聞之以成公西赤閑之以成家語去衆人閑之爲成主或聲偎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云先生者猶難之亦所謂先子之所畏也不學其貌竟

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橋高也高大之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且長生久視之術)是曾參之行也(曾參魯之南武城人也字子輿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天道曰至德地道曰德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爲能也天之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狀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爲人德四事則爲禮厚其行則爲孝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侮可侮者不佚可佚者仁之至也)不敖無告(夫民之窮無所告者不陵敖之也)是顓孫之行也

(顓孫師陳人也子張字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之首章也)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能深致隱顓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七十篇說子夏云爲人性不弘好精微時人無以尚也)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卜商衛人字子夏爲魏文侯師銀康鍔也如斷言便能子張曰子夏之門人洒掃應對進退出入則可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言其鄰於德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惟在利民春秋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佐助也)是澹臺滅明之行

也(澹臺滅明東魯之東武城人也字子羽魯大夫)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言偃魯人也字子游爲武城宰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爲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職曰天揖異姓士揖庶姓家語曰以爲異事言殊異之士似亥也)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凡在於室卑者之屨皆陳於戶外故雖後至而不越焉)往來過人不履影(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謹慎之至也)開蟄不殺

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爲邦宰)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事於葛恭也教網者呪怨也詩商頌曰聖敬日躋)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茂盛也一皆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

所見者對矣見其行也未知中否請貲以告請貲以對者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質由實也偉為知人言大為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言未至者未及也為其德廣厚也子貢曰賜得則顛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人忌有惡於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平公悼公之子晉侯

也祁傒祁午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言居處之同者植為相也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主於善讓而正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公車尉公行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和容主賓客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敎往蓋趙文子之行也晉大夫趙武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不苟免於難也然亦不亡其身不死於不義也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陳為陳其德教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也出掌刑官後受隨范會名也季字也武謚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晉大夫羊舌赤也邑於桐提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能以禮自擧直也孔子曰隱括之傍多曲木也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沒沒蓋蘧伯玉之行也衛大夫蘧瑗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魯士師展禽也食菜於柳下惠

謚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晏嬰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楚人隱者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晉大夫介之推也離騷曰火滋曰封介山封而為之禁號火德之

大戴禮記卷第六

大戴禮記卷第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繫第六十三

勸學第六十四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

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屮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

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

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

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
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
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
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
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寬
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
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為
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
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
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

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
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
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一作敎
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
民舜之少也惡頓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
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我
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
敏給克齊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
律身為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為綱為紀巡九
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

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
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
征不享不道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
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
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
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
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
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
我聞之懼不敢見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
極蟜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
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
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
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象產敖
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黃帝居軒轅之丘
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
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
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
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

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

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卜其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啓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爲冰而寒於水木直而中繩輮而爲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巳爲故知明則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咎孔子曰吾嘗終日思

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名曰蟂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滫夫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靖居恭學修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物類之徒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濕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一作）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

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知楔而不舍金石可鏤夫螾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晞土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蛇蛆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綿綿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跂塗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騰鼫鼠五伎而窮詩云鳲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洿邪水潦灟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

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貞苞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以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十萬卷樓

大戴禮記卷第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明堂第六十七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
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專爲自執
於己教不能勿搢未若家語爲勿怠也進或声誤爲搢勿進嫌其倦也已過
勿發失言勿踦踦邪也出言既失勿爲邪遂以成之不善辭勿遂
人言不中勿貳遂之行事勿留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君子入官自行

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上六者可以自通故稱路
也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
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息者時之所
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儉則有餘奢則不足專
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歷乱也
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七者
亦致古之道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大城列國
無公私也精知而略行之精知者當先是二路略行者謂度時而施合是
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
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能合是六路之忠信及進除六

路之利害施焉而不求報則民情不失矣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
無犯民之言勝謂民辭情短量之無狡民之辭狡害也恆言無
害也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
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
明不可弊也言所見先求於近者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也
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言所求自近始故詩云無田甫田勞心忉忉
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
不遠言內有法象則百姓亦有禮度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積爲
歸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量而用之以泉木二用論君子
之政故治而不乱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志者心之府也

形乎色發乎聲声言也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
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乱至民錯乱也乱
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乱乱反乱也是故寬裕以容
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
政之始也身行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言調說者治人情之道也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先王善政能躬行之使平易則民悅言調悅
則民不辨法謂不爭也周禮凡辨法者考焉曰仁在身則民顯
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
矣初聞善政必記之苟以乱之善言必聽矣聞善言乱亦聽之也
詳以失之後政不行詳爲陋失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詩曰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
所能為君子言之善者在於終日言之君子行之善者在其能躬行記讀而失之則無
益於言行也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
邇臣便辟者群臣僕之倫也倫理也言是羣臣羣僕之綱理也
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
不正廉而群臣服汙矣誓勃也服事也汙濫也言私謂也故不
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
道之服存焉修身當本於道而省其說則近道之事存是故夫工女
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周禮巾車職曰聚折人齎於職
弟家語為完材也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

大戴禮卷八　三

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郭象曰主上無為於日事
而有為於用也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便所便習欲名則
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
滋甚言在民上者譬若此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譬以腐御良馬六馬之
離必於四面之衢衢四達道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
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孟子曰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
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本為身也謂能
謀其身也修業居久而譚譚誕也謂安叙也情邇暢而及乎
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

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
諸民之情性為仁義禮智之等為喜怒愛惡之謂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詩云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
生謂性也習謂節也故世舉則民親之世舉言治政均則民無
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
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
明王之民比屋可封苟欲脅之則憚而不能迎致王命道以數年之業則
民疾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禮緯含文嘉以懸纊垂旒為闕紆纊耳色令

大戴禮卷八　四

六蔽視聽則緯須之設兼此二事也統莊子為黈黃也案此記與莊說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
黃旒充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王也然毛王徒以石飾玉及鄭謂充耳為欲名義爭錯故未詳
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民有邪在教之使自得也孟子曰臣之直之使
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謂寬教之揆而度之使自
索之謂量民之才而施教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
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其善也若此而使之復生也是以上
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
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
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謂內外相應欲政之速行也
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

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也鄰鄰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此忠信寬於言行相傾也上無此歸者以言行不違在忠信之間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四者謂以身先及以道御之忠信及內外相應

凡一千六十五字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陰陽順序故人物不害也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國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乱得失辨其法政也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言不出戶庭而周知海內之善惡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法德法政禁令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王者往也民所歸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淮南子云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乱法者生於不知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偷苟且墮解墮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君臣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衆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經解曰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也凡鬭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鬭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凡婬乱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婚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享爲享婦及召聞也故有婬乱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

陷以賊之也祭禮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怨言百姓犯刑罰之所由故明堂天法也天神所在也王者於此則天無私勤施之法禮度德法也禮謂三百三千也唯有仁德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天地不可成順之而已其禮度則使成之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天道遠不責之德法不行則罰刑之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歲終聽不德之刑為正德法而論也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考羣臣之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謂內外善也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謂能皆行能理德法者為有能謂能綜理之而又弗盡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謂內外成之而未能善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春論班賞冬考量刑則莫不懲勸矣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內史告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俱親王之官也書曰太史內史云內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焉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史當字誤為人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

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法天法也其德誠厚謂禮度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故淮南子曰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謂民上必以為亂無道謂君苟以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又不能中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天道發施故為道地理含藏故主德道德者包五性內外之備也天地之官尊故總焉宗伯之官以成仁本為仁也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也夏氣物充達又征代者所以平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義金為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不主智者已兼司馬九宗社之設城郭之度宮室之最典服之制皆官所職也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軜軜在軾前歛六轡之餘詩云鋈

以斂軌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會計也立天下之大計王制曰司馬以歲之成質於天子
也故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
六政六政謂道德仁聖禮義也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詩云六轡
既均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不違於節故任其馳以
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言皆從人心也可以御天地
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是故
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
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三公無官佐王論道而已均五政齊
五法五政謂天子公卿大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信以御四者故亦惟
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治典經邦國以之德則

國安以之仁則國和禮典和邦國以之聖則國平政典
平邦國以之義則國成刑典詰邦國以之禮則國定躰國
經野事官之職此御政之躰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
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
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乱也乱則飭冢宰地宜
不殖財物不審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
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
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
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
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

刑罰不中暴乱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
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
則飭司空冢宰掌六典司徒掌十二教宗伯掌五禮司馬掌九伐司寇掌五刑小宰
職曰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
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
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司馬之屬司勳掌六鄉之
賞田以等其功又司士之官掌量吏之數以詔其爵掛九度量財物考之脩有其事故曰
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
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
所進退緩急異也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案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
明堂明室有蓋四方至廣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猶或始於此
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
明諸侯尊卑明堂并所以朝諸侯於祀也諸侯亦備焉外水曰辟雍
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
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聚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
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
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堂高三

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方負及戶牖之數亦傾重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爲同處或說謬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蓂莢孳嘉禾成用生蓂莢堯時陝階而生以紀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樂記朔之狀蓋說不詳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餘質也明堂別有國論不復詳焉此

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路寢亦爲此制待朝在南宮將視朝時揖朝出其南門周禮司士職曰正朝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王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正視朝位王入內皆退也

大戴禮記卷第八

大戴禮記卷第九

千乘第六十八
四代第六十九
虞戴德第七十
誥志第七十一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

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遵遵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閑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

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
之災祥地實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
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
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
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
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
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
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
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
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

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誤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
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
寡以時通于四壇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
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
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同一作功謀齋戒必敬會時
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
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
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
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
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

所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
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
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
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
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
間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
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媒鬻五
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
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
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幸上教者夫是故一家

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
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
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
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治
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
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粮不多乎子曰太
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
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
其官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
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

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
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
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
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
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
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飢饉於時委民
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
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
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
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

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
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
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
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
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
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
可守爲奧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
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
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
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

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人也
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
公曰善哉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
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
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
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
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子曰

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
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
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
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
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
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
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
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
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
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

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

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與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順然罣然踖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修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

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

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循一作國脩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七十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循一作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分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

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敎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敎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

子之察敎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敎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凡七百八十字

誥志第七十一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齊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絜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

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

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萬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曆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曰作明曰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

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閑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

夭駒雖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斅仁賓也

大戴禮記卷第九

大戴禮記卷第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諸侯釁廟第七十四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一本作觀人）

王曰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謂視中擲隱也）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戡以象位歷變其才也）女何慎乎非倫（倫理次也宜所慎）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其說在下）王曰於乎女因

方以觀之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觀其禮及其施曲禮曰積而能散）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觀其德與其守孔子曰君子固窮）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孔子射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攸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父慈子孝兄友弟和君惠臣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信而敬憚）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任以信相親也）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藍猶濫也）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迩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陰陽位隱顯也）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

之謂觀誠也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深（殷盛也波蓋深也）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言日就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不敬見之）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傷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如日月之食）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嘔以軌色下人顔形荏而人苟）飾其見物務其小微（有浮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務尚其小成）以故自說（言以事自辯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營猶亂也）深道以利而心不

移(道也者導也)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勢氣者也執之以物而遬驚決之以卒而度料(言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物事)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言因一端)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憨者也(謂闇假也)營之以物而不虞(虞度也至則安辨之不能計度)犯人以卒而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絜廉而果敢者也(果敢謂不虞不懼也絜廉謂不營於貨色在義而不可遷則兼之也)

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錮已諾無斷(言正慎諾於人又不能自我斷)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隋考也)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曰始妬誣者也(謂始妬賢誣善)徵清而能發(為交發幽)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如誣巧言令色(順也)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之為考志也(考度其志)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此上之諸志)以其見占其隱(案其陽察其應)以其細占其大(據其小省其七)以其聲處其氣(聽處其聲氣也)初氣主物(與物在於胞胎)物

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嘶當為聲誤為嘶春秋左傳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夫音之美惡尚通於金石而況於身乎)信氣中易義氣時舒(義者剛其氣亦充故舒緩也)智氣簡備(簡通)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前行占後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喜怒懼憂欲以其俱生於人而有常故亦謂之性也此五者之人心兼盡)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

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喜色由然以生(由當為油油然新生好見)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偷苟且也)(言推求悅人)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玉藻曰喪容纍纍也)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

聽也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故子夏問曰孝子色難是以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五曰生民有靈陽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橫僞也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顧以爲質愿當爲聲誤誤願也僞愛以爲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假節假人質之節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故其行者故爲是行推前惡忠府知物焉謂有詞義之攻其所不知者則推援於人而侍以爲忠府而形見又如曉然也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謂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足者因算之詐以爲知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因執爲意而不推謙於人也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本非其意故辭情不終詩云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爲先偏習之及於衆前爲方欲陳說也涉物而不終務廣聞而不究其言也問則不對詳爲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妄言深遠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爲氣苟作廉言以見佞氣自然驕厲以爲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敬再其說言苟自驕

厲持以爲勇終恐恐僞而更至恭他也以詐臨人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醉言悴也而面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以知此故要取其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陰陽竊謂求諸人也比周以相譽迭相親比交相談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懽忠不盡懽忠盡見於衆而貌克雖盡其忠及衆人之前猶相克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

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仁質之等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不好并壯而安人曰有行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浚深也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不形於心色也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謂微細及忽然之語幽閒之行獨而不克克好勝人也行其亡如其存爲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曰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衆強嚴威有禮而不

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晰曰守也（晰明也有喜怒之來能置量度而明焉）置方而不毁（不廷合也）廉絜而不戾立强而無私曰經者也正靜以待命（命期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沉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甚俞言無已）進退工（工能也）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

甚易曰位志者也（位志者言其不一如爵位及人志也位有高卑人各有志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妄當爲譽誤爲望行征也隱據也）質不斷辭不至（言心既不能裁斷而辭又不及）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安然反覆）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顧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侍禱祀而不自修也）面譽者不忠飾貌者

不情隱節者不平（隱節者亦謂六隱之等）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謂揆度於德也）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也）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僞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言當內慎其心外慎於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人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一作質）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

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一作巧）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謂應所問而勤廣中謂博於聞識也）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國諸侯家采邑）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鄉鄉遂邑公邑）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於周禮則治官）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於周禮則刑官）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案周禮則天官）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於周禮則司祿司勳）巧謀而知

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於周禮則遂人匠車之等)接給而廉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於周禮則行人掌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於周禮則政官也)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周禮曰長以貴得民)二曰鄉則任貞(幹事曰貞周禮曰吏以治得民也)三曰官則任長(周禮曰大事聽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學則任師(周禮曰師以賢得民)五曰族則任宗(周禮曰宗以族行民)六曰家則任主(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爲也)七曰先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愼維深內觀民務本愼在人女平心去私愼用六證(六證六徵)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一人文王自謂也)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後亂法者則有司課其罪)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凡十一章(自王曰太師已上五章舊別之)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從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簷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知焉鄭玄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從之曰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自鷩冕而

即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命婦之服褘衣展衣緣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成降一等陰爵不致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巳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巳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頓服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巳非其差也且諸侯事國禮與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揄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爲合下未即告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褘衣者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褘衣孫鄭等改褘衣非也又云一命長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緣衣玄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爲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玄冠何爲易之又命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其大尤非宜耶)從至于廟(廟殯言)群臣如朝位(列於廟門外如路門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立於門內如門外之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神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在戶牖閒南面矣)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言嗣以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成廟將從敢告(卒不奠幣者禮卑矣於此將有事於新廟)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

衣服撤焉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皆就車謂乘貳車者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撫押車祝爲左故於步處則下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始自外來故先於堂樽於西序下四時之祭在室筵陳中在堂筵序下是設樽樽恒於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度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脯醢陳于房中房曰房也諸侯左右房也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記因卿士當言彙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門左門西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

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走疾趨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詩云絜爲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東郊之位祝徹反位西郊之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

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事謂內主藏衣服斂幣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所以安神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祭釁名者成則釁之以假也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戴君朝服者謂不與也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拭恍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同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

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郟室門郟之室一日東西廂也釁東西室有司猶北面統於廟也雜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向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郟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郟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當門郟室中室有司皆郟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此不言衈略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大戴禮記卷第十

大戴禮記卷第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少閒第七十六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小辨爲小辨訟也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書云日夜不違也曰不可得學不可輕有所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別四方之風也制禮以行政政禁令也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官政不錯則百事不學也大夫學德別義別猶辨也矜行以事君矜猶也士學順學順成之道辨言以遂志致命遂志士之節也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辨禁識刑憲也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簡約也言約而有統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邇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爲獸草木之名也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公於十棋之中變數尚不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乎故至道以不言爲辨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備與我言忠信而使不入於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謂言而不行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言所推無不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爲問之乎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請避彊也一曰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言不可隱蔽也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能內思自盡也知中必知恕能自盡知故能知人知恕必知外內恕故外能處於度物也知外知

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於知事而趨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與於上也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祥善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利全

壤土將以存亡繼絕乎天下之亂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刈翦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人合五常之氣生有喜則和親怒則離害其相害者皆曰兵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一曰象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亡如蜂蠆之挾毒也而生見害謂黃帝殺之於涿鹿之野而校以衛厥身者也正教習干戈自衛身非作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由心在於利用兵以取危蓋逸詩也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於兵革之詩也校德不塞嗣武孫子言用上二章但用兵革喪脩其德不以塞亂而能傳續武事於子孫者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詩云無罪無辜亂如此憮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謂諸夏能相養踈遠國老幼色是與言踈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恭王遠由叔時而用子反也而暴慢是親

讒貸處殺于乘曰以射投長曰貸毀提也法言法行處辟辟罪辟也殀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童幼之人使尊政曆失制君臣皆亂時候錯繆攝提失方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相直恒指中氣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鄒大無紀邦當字誤為鄉或犀聲為鄒也不告朔於諸侯周禮太師職曰正歲年以序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于邦國也玉瑞不行王者所以等神祇別人事其用重為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言以威力侵爭周書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禮難得所好民皆樂之于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所伐四海其種落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所伐與夢之夷國東方十南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玄以西夷為

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四又聞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殨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餼胔瘠當字誤餼也瘠病也昔瘵也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帝皇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義殃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故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閒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

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言已師禮事天子故不使言情也其私人不同於此也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使上下皆達也權其輕重居之謂事從及刑罰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言皆稱百姓之欲也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也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四衛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者也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言有可同不可同也上謂之閑下謂之

多疾不正之政君謂開民謂之多疾同所惡也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施善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施恩施也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遠大之謀緣近小治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將待重器必先劫輕者亦以於政也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清濁謂陰陽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辨別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言事陽則正華英也得陰陽之孚秀也此官民之道也官人當取於始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觀其容狀施發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志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

以治天下如此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公曰
嚐善之不同也嚐歎惜之辭公謂五王取人德有不同也子曰何爲
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
問四代以人狀得善之事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
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
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爲是以同狀
聖王通而虛已故於求人舉言色不同而善惡無異公曰以子相人何如
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言又能如五王丘也傳聞
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傳聞而已不能如也亦又不能又不
能備調也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自言蒙闇子曰由君
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由用也言能居之則桀紂何爲其蒙也
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
德嗣堯凢猶以天德文以地德禮備合文嘉日般接天而王周據地而王也布功
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
莫不率俾俾使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
然明視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琯所以候氣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枚也民
明教通于四海民明教於夷夏同風海外肅愼北發渠搜
氐羌來服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土迅足麈周武王貢楛矢文麈渠搜貢麀犬氐羌貢
鸞鳥也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
遷邑姚姓于陳謂改封虞氏之後于陳因使氏爲春秋左傳曰胙之以土命之民作物

配天脩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
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
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
于樂德昏政亂作宮高臺淮南子云桀爲琁宮瑶臺象筯玉杯也
汙池土察汙深也察深也謂汙地爲池也以民爲虐呈其盡酷粒
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履湯名論語曰履敢用玄
牡王侯世家曰湯名天乙白虎通曰湯王之後更走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商履循
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怒至於亂成
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
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伐之於南巢放之於夏官而去
其臣佐乃遷姒姓于杞封夏后氏之後於杞亦命氏焉發厥明德
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發其明德而順天之
心嗇牧也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八政洪範所云是也總章
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之成功也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
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
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
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
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
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小乙之子盤庚之時有雉雊之
變懼而脩德重興殷道號爲高宗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

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謂傾宮鹿臺之等也）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許魏不在五代蓋待小代也客事天謂忍而臣之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徯將至也（君哀公也言今周衰之甚有汲之者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

乎（煩煩者也如繁者言如萬物之繁蕪也）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王非獨善言有師保）有利器焉（言有先王之禮度也）有措扶焉（謂賢輔之良也）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言識其並興及相之義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於爲福德以配於天）公愀然其色（變容色也）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閒觀也（觀君博聞以立知爲）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謂事極可以苟免也）公

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言行此在君也）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未足而君謂足則臣恐未足告以不足也）君曰不足（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可謂可否也）擧其前必擧其後擧其左必擧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君道之則民應以善）公吁爲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敗當字誤爲鞁）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民以爲君爲本）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穀敗失則傷及人物）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言天地絕夏商之餘民乃與周之績）

（春秋左氏傳天奪其魄有生之魄）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蔞未虧（言疆哉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民神猶依附之）水土未絪（絪猶亂韓詩外傳曰陰陽相勝氣授絪氣也）糟者猶糟實者猶實（情以喻惡實以論善亦言善惡之物）玉者猶玉（仍錯亂也）（玉以喻善人言向賢其賢）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憂色也酒以喻樂鑽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優以繼慢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堪猶忍也言天下安然人物不亂方優佚樂樂之出其忍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春秋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也）公曰善哉

卷終

大戴禮記卷第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投壺第七十八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卿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

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二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

旌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

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

其圭端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內祖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修天子之

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

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朝受北面拜貺拜君之辱所以致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

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君親醴賓私覿致饔餼旣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耻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五積旣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牢壹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歸脤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在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計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

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禮俗政事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以拜受矢進則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

反位設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算勝飮不勝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曰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右左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飮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既算算多少視其坐矢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壺去席二矢半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曾孫侯氏今曰泰射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曰泰

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壺脛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修五寸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

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欶
挾貪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
是者有常爵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大戴禮記卷第十二

大戴禮記卷第十三

公符第七十九

本命第八十

易本命第八十一

公符第七十九

公符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入堂深異於上既醴降自阼君尊故其降也不使就賓作也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不敢終於正其餘皆公同也爲迎賓升作之等公玄端以皮弁皆韠玄端緇布冠及玄冠之服也王藻曰始冠緇布之冠自諸侯達官而弊之可二服皆韠也古者田符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韠以蔽其

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韠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博二寸朝服素韠玄端諸侯之服皮弁天子朝服必從常色皆表也公冠四加玄冕四當爲三玄當爲家字之誤饗之以三獻之禮饗賓也上於賓以一獻之禮也無介於饗而贊冠者退爲衆賓者君禮於臣本無介矣無樂亦饗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盛不可以歎樂取之孔子曰娶婦三日不舉樂思嗣親然則冠禮一舉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之冠時爲節也皆玄端君臣同服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其慶賓也如是天子擬焉儀公禮也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王侯自主之重言太子誤也家語曰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爲非也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也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雍太祝定左與王爲祝辭於冠告焉曰達而勿多也辭多則史少則不達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少則視民不達而嗇於時惠於財及時而施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離明也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古者冠以仲春遵並大道邠或邠或當爲芬或聲字之誤也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文章帝武皇帝肅勤高祖清廟高祖高皇帝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凡一百孝昭冠辭漢孝昭帝冠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秉陰竅於

山川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羣施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旁薄也易曰乃順承天也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也其天地祝辭告爾省文故日下朔之也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爲萬品先而尊事天也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道爲冥化自然之道也人莫違爲或分得其長分得其短其變修促謂之命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形於一謂之性刑法象也凡人稟於本則象之以仁受於金則以義孔子曰天命之爲性性者資於未生之前發於既生之後原其所故於此言之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象徵昧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化窮數盡謂之死化窮者身也數盡者年也故命者性之終也命初分於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則修短已定故爲生之終是以始末舉也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盼盼精也轉視貌微或爲微也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碁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瞗合然後能言三月萬物一成朞年天道一備

三年而天道大成故因之以變化也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夏至陽往陰動冬至陰消陽息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施道行道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化道成陽施而陰化亦天也之道也合於三也小節也男女合於三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合於五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八也備三五十合於八十也不言大節省文案周禮媒氏職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二十而冠三十而

有室十五笄二十而嫁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妻服爲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然則古者皆以二十三十
爲婚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今有三十
五十創非也故譙周六師言
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爲
八者維剛也天地八爲方雖入
卦之數也天
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地以之明聖人以之合
陰陽九六大衍之數也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
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君
臣冠婚朝聘五也喪祭七也
鄉飲賓主八也軍旅九也禮經三百禮經統
於心也威
儀三千曲禮也行
於貌也机其文之變也机危也謂二
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每
貌不同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
時也象五行謂內外爵
與五服義宜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

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
制者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
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貴貴謂爲大
夫君尊尊謂爲太子
諸侯也三日而食食食
粥也三月而沐將虞
朞朞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異於吉
無飾也墳墓不坯同於丘陵除之日鼓素琴斬
有與因
省哀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
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
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朞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

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
諸侯言而後事
行者扶而起謂士
大夫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垢
而已謂庶
人凡此以權利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
月不解朞悲號三年憂恩之教也東夷二連其
所不解不怠
者哭不絕聲不懈
者不脫絰帶也聖人因教以制節也爲宰哭
祥禫之
變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
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者長也夫者
扶也言長萬物也知可爲者知不可爲者知可
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
審論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者女者如

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
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
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
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從其
教令故令不出閨門事在
饋食之閒而已矣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詩云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也是
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專其志
且遠嫌不百里而奔喪言及日故
經成見星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
動可驗而後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蕃于
宮中謂之信也如此乃爲
信固也所以正婦德也女有
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亂淫
亂也世有刑

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弃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弃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詩云婦爲長古惟厲之階盜竊爲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欺造次及變君者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非聖人者逆人倫者罪及三世非孝者此皆大亂之道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周書曰大命世小命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易曰渾元之始是曰大易二象之所資萬品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極是主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說卦曰太易者未有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禮易之說雖殊而會歸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天之神日爲尊日數十甲乙之屬故人十月而生萬類人爲眞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貴偶用奇奇主辰辰方面各二也辰主月月主馬月契天駟於上馬統乾於下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升豕以日月升主狗升之次以狗故擇人也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知時詩云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麋鹿角長短大小似律故禽鹿六月而生也麕麋之屬皆以六月生也宋均曰所以肖者多於舉禽獸之名雖有飛走之異其亦通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二十八宿方各七星主虎虎炳文似星也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之大數蓋於八也風之蟲蟲有蟄見似風動息也故蟲八月化也蟲多生非類也者言亦有生而生之也其餘各以其類也謂羅兎魚鼈之屬各以其類化鳥魚皆生于陰而屬於陽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陰者謂飛游於虛也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雲釋也事也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爲蚧以同生于陰而屬於陽故有其形性也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介鱗夏食冬蟄熊羆魚蛇

之屬 齕蚕者八竅而卵生 鳥屬也凡物之有異孵者韓詩內傳曰鵠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者乎 咀嚾者九竅而胎生 人及獸屬異物志又曰理十有一種蠢霆卵生也 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 董仲舒曰受於大者不取於小 無角者膏 擬者爲膏 而無前齒 無前齒者齒盛於後不用前也 有羽者脂 譯者爲脂也已 而無後齒 齒盛於前不任後也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即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 山積陽川積陰陽爲德陰爲刑 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盛虛 月者太陰之精故龜蛤之屬因之以盛虧呂氏春秋曰日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

孝經援神契曰日月麗於天則陰類消於斛也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肥者象也堅實者象地虛從也 大 沙土之人細 少土養細乃瘠 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 息土謂沃之田耗土謂磽瘠之地地有美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周禮若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聿丘陵之民博而長墳衍之民晳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痺此大辨五土之分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 魚鼈之屬 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蚯蚓之屬不氣息也大魚無耳而聽蟜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之性 食木者多力而拂 熊羆之屬拂戾也 食草者善走而愚 麋鹿之屬 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 虎狼鷹鷂之屬 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 王喬赤松之類也西極亦有食氣之民也 不食者不死而神 甲於道者見伸而常存也 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三百六十乾坤之中央萬二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訞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大戴禮記卷第十三　終

嘉靖癸巳吳郡袁氏嘉趣堂重彫

參讀禮志疑二卷

（清）汪紱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參讀禮志疑二卷 編修陳守謙家藏本

國朝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是書取陸隴其所著讀禮志疑，以己意附參於各條之下。其於三禮大端，若謂南郊即爲圜丘，大社即爲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寢不得倣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饗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說。皆主王肅而黜鄭元，故頗與舊注相左。其謂東西夾室不在堂之兩旁，而在東西房之兩旁。考儀禮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紱所云，則大夫及宰乃違衆而獨立於堂後及東西房兩旁隱蔽之地矣。又聘禮設飧，亦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蓋致饌於賓，其陳設皆自堂及庭及門，取其羅布目前。如紱所云，則饌亦設於堂後矣。紱又謂士無朝服，元端即士之朝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考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既云素韠，則素裳矣，與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無以異。未嘗獨以黃裳、元裳、雜裳之元端爲朝服也。又晉語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士固非無朝服。紱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謂大夫士無西房，故士喪禮主人括髮，衆主人免於房，而婦人乃獨髽於室，以無西房故也。其說本孔疏，可破陳祥道禮書之惑。又謂大夫士廟亦當有主，與通典所載徐邈及清河王懌之議相合。如斯之類，亦多深得經義，固可與隴其之書並存不廢也。

乾隆辛卯秋鐫

汪雙池先生著

參讀禮志疑

棲碧山房藏板

經學莫難於三禮蓋以紀載紛錯未盡同注疏博雜而不盡當而程朱諸大儒雖於宏綱大義多所論定亦未遑刊正全書故學者至今惑焉陸公清獻讀禮志疑一編取漢唐以來諸家之說考其異同判其得失厥功甚偉吾邑汪雙池先生讀而好之復為之解糾紛之緒而闡未發之覆如周禮郊天牲玉之屬與圜邱各殊司士治朝之位與曲禮互異前儒所不能詳者先生一一析之而且象緯律歷靡不精研故言之鑿鑿而皆得其要領此固不足以窺先生禮學之全然已度越諸子矣先生高第余秀書欲令讀者本末了然爰引陸氏原文

冠於各條之首會騰蛟遊吳攜之篋衍友人王太守顧亭慨然為之板行吾知好學深思之士每通一義輒為忭舞固不待索之後世子雲也先生於學無不通而粹然一出於正亦清獻一流人物第窮鄉樸學知者或鮮姑附舊擬小傳於後以諗世之能讀其書者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秋八月望日

後學洪騰蛟書於栖碧山房

吳門陶大展刊

汪雙池先生小傳

汪紱一名烜字燦人別號雙池婺源人尚書應蛟之元孫父士極負才不羈貧而喜遊紱少不能從師母江氏博通經史授以四書諸經數年皆成誦年八歲戲折竹枝排八卦江見之曰卦畫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誤也對曰兒以仰體為陽俯體為陰其穎悟多此類比長學為詩文亦江為之誨授江後得末疾臥床第者數載紱事之備極勞瘁既卒往省士極於金陵還之歸自是奔走於江西福建之境或絕糧窮途或為傭自給然未嘗終日廢學遇一草一木之奇一言一行之善輒周諮默識以備參考非分不為非義不取蓋其堅苦之志任道之力已如此已而奔父喪旅葬於鳳臺門外迎櫬而返合葬於母氏之墓遂赴浦城館舍益肆力問學以斯文為己任焚其雜著十數萬言時年三十餘矣治經則博綜注疏之說窮理則剖析異同之旨而皆折衷於朱子時有獨得往復發明撰述等身歸於純正旁及星歷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與夫彈琴彎弓篆刻繪事無所不通世得其一技者足以名家而紱兼有之時人未之能測也性高介不屑詭隨阨窮瀕死所立卓然寓閩最久有

諫總兵者獨敬而客之年逾五十諸兄弟强其就試一鳴而售督學萬公賞其文謂當焚香煮茗對之由是稍稍見稱於人然卒無能真知其學者配江氏有賢德子思謙邑庠生以毀卒妻吳氏嘗刲股肉以療紱疾及思謙垂沒遂引決自經紱竟無後至今士林痛之所著有易書詩四書詮義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六禮或問樂經律呂通解樂經或問孝經章句理學逢源讀近思錄讀讀書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參讀禮志疑讀陰符經讀參同契先儒曌語山海經存琴譜詩韻析物詮醫林輯畧探源文集詩集大風集共數百卷門人余元遴謹藏之訪於士友求錄其副邑人董昌琪募人繕寫題曰雙池先生遺書云

同邑後學洪騰蛟頓首拜撰

參讀禮志疑卷之上

婺源後學汪　紱

今之譚經者於易則欲羅焦京王何於書於詩則欲搜小序箋疏以朱蔡爲少也獨於禮則守漢儒注疏而鄙行雖广莊集說亦儼然而不敢辛棨矣夫焦京流於術王何入於玄書詩之大小序則附會穿鑿而不復察於本篇之意旨所存漢唐諸儒惟事訓詁多爲枝葉不有朱蔡何以大其廓清之功乎禮則不然禮儀節文禮之迹存乎器數節文器數與俗更革去古日遠其迹日湮數千百年而失亡盡矣漢儒去周未遠周之所遺車服

禮器或有存者漢初猶及見之而孔壁逸禮五十篇孔鄭猶得而參考焉雖其雜引讖緯不無失之誣妄而器數名物迄今可考則非孔鄭馬賈不爲功非若易之定象定理詩之歌詠性情書之紀載政事可以會心得之千百年可通竊眎也大抵言事理而見古人之心漢儒所短考器數而得古人之制漢儒所長然則禮經無漢儒今人幾不識耳目何加進退何所矣今人於漢儒所短則欲收之於漢儒所長則怠傲寘之何傎於擇乎稼書先生之讀禮也凡有疑義必考悉於注疏而不敢遺非不嘽煩蓄不如是不敢安讀經求實得也禮以敬爲

本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不有籩豆敬何所將在今日又將以籩豆爲要也朱子曰孔子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然古人猶識得玉帛鐘鼓今人則併玉帛鐘鼓皆不識矣甚傷之也朱子又嘗稱鄭康成爲漢大儒而儀禮經傳通解成於黃勉齋亦不能遍注疏以别爲考索也然則稱書先生之志不可尚歟愚是以旁覈其書而畧或旁參一說焉謂疑有同心亦復識之且欲爲世之好異而畏煩者告也

爾雅云無室曰榭邢疏云榭有二義一者臺上構木曰榭月令可以處臺榭是也一則無室者名榭其制如今廳事

春秋成周宣榭火是也郭註榭即今堂堭者堂堭即今殿也殿亦無室故云即今堂堭愚按觀此可知堂與廳之别家禮所謂遂遷于廳事

榭序也序主於習射故榭字從射又或作豫序榭豫皆音之轉也古堂室之制南北四分之前三爲堂後一爲室則承棟之兩楹近堂北楹北一楹南三榭制無室則兩楹當南北之中故鄉射禮曰豫則鉤楹豫即序也序之兩楹當有北之中故升射者升自西階直行至楹之北然後轉而東鄉各當其物從後北行而履物是鉤楹以內也若射於序則序有室[illegible]凡升射者自楹之南遂東鄉各當其物乃北行履物不必鉤楹也凡堂必爲室故升堂有階[illegible]則東西階旁亦側階下之後有內當是堂下皆處臺上也故凡臺上構木亦曰榭也臺上構木者亦無室也堂有室者東西五分之[illegible]分之中兼二分室東西爲東西房房東西爲左右夾室鄭康成云房當夾室北蓋由房入夾室則自房之北而轉入耳謂之夾字則自當夾在房之東西也士大夫無西房蓋東西亦三分之也室二分房一分室中戶在東南牖在西南室西南隅曰奧西北隅曰宧音夷東北隅曰窔音杳堂上戶牖之間曰扆兩楹之東西曰廂廂之東西近墉曰序

喪服傳既練舍外寢鄭注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賈疏云練後不居倚廬還於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惟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惟

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愚按家禮各歸喪次條下云中門內外而不詳中門爲何門必看賈疏乃明

中門即寢門

注疏亦多疎畧如既夕篇窆及反哭皆云拾踊三拾更也投竈則拾投哭踊則拾踊皆更爲之也注疏止云拾更也而不詳其義又不注於窆之而注於反哭前後倒置如雍正雍府不注於特牲而注於少牢亦然

三踊是爲一踊如賓主拾踊則主人一踊賓一踊主人

又一踊更迭爲之各九跳足成三踊也

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於柩於重於奠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僎後始言七人再拜稽首自虞以前旣釋奠器而不言獻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歟賓之弔與賵賻亦皆不言拜

喪禮急遽初喪尤甚虞禮以前皆不言拜蓋不拜也與吉反也

牲體之數陳祥道禮書曰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三肫亦作膞胳亦作骼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亦曰幹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脰也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觳正祭不獻髀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臑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脅也脊肺旣夕朔月薦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體解豚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此一條最明但又引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

親戚燕饗有殽脀則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此一條方氏古今考深以爲非曰孔穎達左傳疏全其牲體而升于俎謂之全脀豈祥道豚解七體乎半解牲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脀所謂體解二十一體可乎體解節折而升於俎爲折俎爲殽脀所道何故以折俎解房脀而不解殽脀乎其誤也根於康成愚按豚解非全脀當以方氏之說爲是康成注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爓其殽謂體解而爓之雖亦引國語全脀房脀爲說然賈公彥儀禮小斂疏云禘郊先有全脀後有豚解體解是康成亦非以豚解爲全脀但說得未明致陳氏之誤耳

牲體全升於大俎曰全脀郊禘用之四鬄七體曰豚解天子諸侯朝踐有之大夫士喪虞既夕亦有豚解左肩右肩前足左髀右髀後足此四鬄也兩胉左右脅骨一脊此合四足爲七體也腥俎也禮運腥其俎體解而升於折俎曰殽脀與賓皆用之左肩右肩左臂右臂左臑右臑前足左右各分一體肫亦作膞右近胯處胳亦作骼左右後觳右後蹄觳正祭不以獻後蹄左右各三也此分後正脊項後兩背十間近脡脊正脊之下橫脊脊並長脊之下旁代脅之左右一骨下長脅代脅後其短脅長脅之後兩胉之前其骨則短一此十分一脊熱組也其膉不升吉祭之俎此膉者正脊之前項閒也亦謂之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故肫之上之短骨之後近尾處也其髀則亦近後

升於俎脊近竅處則敢棄之首則先升於室[禮記升於室此三]傳不作殺
脊之數[合體脊臑及首則二十一體合首則二十]又半
體而升於俎曰房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日遂大房大房即半體之俎也時用之祀事用不非時]
之[習]薦惟務禘有全脊有膴胬則有房脊有朝踐之事則
有豚解有饋食之事則殺脊體解獻熟之而已
茅之於祭有二用鄭康成周禮注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
縮酒殷則共祭之苴則鄭師所謂茅蒩及易之藉用白茅
士虞禮之苴刌茅皆是也亦以縮酒則甸師所謂蕭茅及
左傳之包茅不入皆是也若禹貢之包匭菁茅則似兼此
二者之用

茅蒩刌之以藉牲[刌之者截去其本藉牲之義也不以為器皿之類]使菁茅以縮
酒禮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是因五齊及鬱鬯皆渾故
泲之以他酒而藉茅以泲之使清耳書儀立茅於神座
前而以酒酹之象神之飲之也似非古人用茅之意[士虞有苴茅設於几東席上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亦非以酹酒]
士虞禮祝聲三啟戶注云將啟戶警覺神也疏引曲禮將
上堂聲必揚為例可想見古人祭祀曲盡鬼神之情
士虞禮祝聲三啟戶他篇祭禮則無之蓋虞始立尸而
事之以神故有此節古祭似不必用[他祭亦無茅菹]
朱子語類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
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
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
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愚按焦弱侯
經籍志云永樂中御史沉渊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
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大程朱大儒所未見者有年何
從而得之此非篤古則必綴輯諸經之文而成之如吳草
廬纂逸經之類焦氏信為古經出于百世之後則愚矣
孔壁儀禮五十六篇而康成只注十七篇餘三十九篇
不注蓋此十七篇有高堂生所傳今文可以考據餘篇
蝌蚪古文又積歲久遠無他本可以考證則有難盡通
者故寧闕之亦古人之愼也

朱子謂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愚按如豚解體解與全脊
房脊異同之處是亦不分明之一端也又如朱子疑緦十
五升抽其半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
是如何疏亦不見分明又如朝一溢米賈疏最煩然古秤
有二法律歷志與左傳注不同處孔氏喪大記疏言之甚
明而賈疏却不及
緦服十五升而抽其半則似止七升半近義服之齊衰
矣或曰布皆雙扣緦布十五升而單扣也此似可通
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注云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
右房孔疏云於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
帶麻於西房也士喪禮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
髽於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於室大夫士惟有東房故
也愚按大夫士無西房陳氏禮書不欲從康成之說以此
處證之則知康成之說不可易矣陳氏集說及大全於此
處亦不分別東房西房殊爲疎畧
上段有東西房則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於東房婦人
髽帶麻於西房男子重首故言括髮婦人重帶故言帶麻喪大記小斂條於房中三字蓋總兩句統主人婦人東西房而言也大夫士無西房故主人括髮袒衆主人
免於房即東房婦人髽於室此最明白
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此承上文大夫來蓋士之禮死
與往日生與來日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故在士爲三日
而殯者在大夫視之則止是二是也陳氏集說及大全皆
畧不言曲禮內陳氏亦不言死與往日是士禮
士之禮死與往日則二日而殯實亦三日踰月而葬實
亦三月可知然不滿其數也大夫以上不然則皆數來
日三日而殯在第四日三月而葬在第四月實則滿三
日三月之數也五月七月皆然然春秋時其禮已亂矣
喪大記君設大盤一節舊本在始死遷尸於牀之前孔疏

雖云宜承濡濯棄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而仍不易其舊
古人疑則傳疑之意也陳氏竟易置之而又注明其舊次
則近武斷矣如雜記之內子以鞠衣及練則弔皆然
陳實莊有武斷處然尚不似吳草廬自用之甚
士虞禮及間傳中月而禫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亡則
中　以上二中字注作間字解曲禮上生與來日死與往
日二與字注作數字解皆他處所少
中之訓間猶其踰過中間也
朱子雖云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
是漢理會處然亦確有是夏商之禮不可牽合者須平以
審之
朱子云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如春
祠夏禘漢儒以爲夏商祭名則愚不敢信禘只是追享
大祭三代皆同
袁了凡羣書備考言注儀禮者鄭玄爲之疏者賈逵也以
賈公彥爲賈逵疎謬如此豈不誤人
漢有賈逵唐有賈公彥漢有孔安國唐有孔穎達人多
混之
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鄭注云祝南面房戶東鄉
君喪大記亦有負墉南面之文鄭注亦以爲在房戶東乃

儀禮刊本將房戶誤作房中楊氏圖因之遂列亂於房中不知君將視亂而踊若在房中則遠於君矣安能視之而踊以禮記注證之可見況房無北壁見於朱子答趙子欽書安得房中有墉

士喪禮君視大斂視負墉南面此墉卽房之外墉所謂房戶東也房無北墉故又曰北堂以房戶作房中者誤甚

月令孔疏引太史職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

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又玉藻士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疏曰在客曰介宜云介而云擯者擯介散文則通也又康成大宗伯注曰出接賓客曰擯入詔禮曰相疏云此對文義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又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疏云據出聲而言曰奏據合曲而言曰歌其實歌奏通也

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者堂下之樂金奏笙奏以聲不以辭也歌者堂上之樂工歌升歌人聲而和以琴瑟也奏以律堂下曠而發陽歌以呂堂上狹而陰靜故奏黃鍾則歌大呂奏太簇則歌應鍾奏蕤賓則歌林鍾奏無射則歌圜鍾奏夷則則歌小呂奏姑洗則歌南呂一奏一歌皆取天地之合氣斗柄建子則日在丑初昏建丑則日在子故子與丑合建寅則日在亥建亥則日在寅故寅與亥合建戌則日在卯建卯則日在戌故卯與戌合建辰則日在酉建酉則日在辰故辰與酉合建申則日在巳建巳則日在申故申與巳合建午則日在未建未則日在午故午與未合斗柄初昏所建以[illegible]以定方日月所在之辰以行天之次故以爲天地之合氣疏云據出聲而言曰奏據合曲而言曰歌歌奏相通非是且出聲以黃鍾則其曲卽黃鍾起調矣安得有出聲以黃鍾而合曲在大呂者乎

鄭康成既夕注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喪大記注又云在

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爲柳賈公彥疏云對而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爲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柳之言聚也總而言之皆得爲牆巾奠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翣皆牆中兼有柳翣人衣翣柳之材柳中兼牆愚按經文用字有此對言總言之二法不可不知注疏亦謂之對文散文又曲禮效犬者左牽之疏云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又周禮疏曰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又如封人疏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程大昌作袒免辨謂解除古冠是之謂免免之爲

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免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愚按賈氏喪服疏孔氏喪服小記疏言括髮免髽之制詳矣程氏欲舉而盡廢之不免武斷況喪服小記明言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問喪明言不冠者之所服也則免非徒免冠可知惟服問云凡見人無免絰則當如免冠之免

喪服之免音問爲言挽也以布挽頂及髻也程大昌欲如字讀以爲免冠而已者誤矣喪服小記明言免而以布安得謂鄭說爲非乎見人無免絰之免當如字冠無免之免亦不當音問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此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集說謂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鄭孔之說爲長

宗子已立爲宗子而殤其庶子乃有可後者則後之矣若庶兄已有子而無兄又已死則其子可後宗子矣後之則爲之子而以父服服之矣宗子殤而無可後者則殤之矣厭祭不尸殤之則各以其服服之矣謂只如本服

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克商即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大傳之追王是加以王號中庸之追王是備其王禮孔疏云中庸追王是以王禮改葬則恐未必然

大傳言武王追王太王王季若尊之以王號也書武成篇已以太王王季稱矣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蓋始定王禮也然此亦無可定考矣

大傳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禰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愚按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爲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仁義之分配祖禰猶分配事親從兄親親敬長也觀

兩條之末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又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此仁義二字之錯綜交互者也又性理朱子有一條云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此又仁義之錯綜交互者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推愛父之心以愛祖愛以漸而殺服制亦漸殺故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祖尊于父曾祖又尊于祖故曰重彌上彌尊彌近彌親也

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

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孔疏不詳臨川吳氏曰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詳其文義自合如此陳氏集說乃云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殊謬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言生母爲父所出而父再娶繼母則生母已絕於父故不得爲出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若生母先死而父再娶繼母則生母重矣故爲生母之黨服而不復爲繼母之黨服也必無繼母死而爲出母之黨服之理

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注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詳鄭意是以晏子所服爲先王之禮王肅則駁之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群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惟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詳王意是以弁絰委貌之異爲先王之禮而晏子所服爲周衰變禮二說雖殊然其以雜記之言爲先王之禮則一也陳氏禮書云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凷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爲與先王之禮宜爲王肅之所攻也禮書之意則是以雜記所言即是

衰周變禮其說較王鄭爲長陳氏集說即禮書之意也麤衰枕草其非先王所制之士服甚明觀既夕是士禮而云枕塊可知雖孔疏曲爲之解曰既夕是廣說是兩鄭意耳難信也又按晏子所服依鄭說則比大夫之服爲輕依王說則比當時大夫之服爲重禮書用鄭說恐謂此當以王肅之說爲正若杜預左傳注直以麤衰斬爲斬衰枕草謂與枕塊無二則謬矣

有士喪禮則是有大夫喪禮其服制必微有不同不得如陳祥道以雜記之言爲周衰變禮也王肅以斂時大夫弁絰士冠素委貌之類當爲近是若齊斬之服則不

容以貴賤異晏子麤衰枕草當稍重於當時之大夫而
已輕於士然亦非先王禮也
雜記言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
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孔疏
所以知此酢是受賓長酢者緣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
酢之時皆卒爵而此唯嚌之故知是賓長酢也陳氏集說
亦指賓長言而不言尸酢卒爵則無根據矣
尸酢雖喪祭必卒爵尊者賜也賓長酢則或嚌之或啐
之不忍飲也
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

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鄭注云言小君服輕亦內
除也陳氏集說不承內除說則豈小君兄弟之喪自始至
終止發諸顏色者不飲食已乎
兄弟之喪雖內除然喪制未終則哀雖已忘而發諸顏
色者亦不飲食蓋引而致之也於小君之喪亦然其哀
本薄也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
弔鄭注此謂父在爲母也集說因之然喪服小記云宗子
母在爲妻禫又云爲父母妻長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
父在爲母言

凡杖期則皆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言父在爲母夫爲妻皆杖則父在子爲其妻不杖不以杖則不禫若母則雖在而已爲宗子爲其妻爲宗婦亦杖亦禫也已承重父殁爲宗子爲其長子亦禫而已不禫不爲父後非宗子則不得爲其長子禫然亦杖期而禫也）
興於詩立於禮只當于詩禮二經求之至成于樂則非精通乎
易書春秋者不能
成於樂今無樂教故鮮知其教亦非精通易書春秋
之說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鄭注云喪尚哀言敬
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愚謂敬亦從哀生哀之至自能

敬不能敬亦是哀有分而言之則是一事如問喪閒傳止
言得哀若士喪禮喪大記則庶幾於敬矣所謂附于身附
于棺者必誠必信也
孔子曰喪以敬爲上哀次之蓋哀而忘敬非孝也故朱
子於儀禮經傳通解不曰喪盡其哀而曰喪盡其禮敬
皆愛之之至也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觀此則知後世有未婚而守節
者非禮明矣
女子未婚而守節雖不必先王之禮然守信不渝亦宗

不可以爲非禮衞共姜柏舟之詩其語氣亦似未成婚
者
子上不喪出母孔疏鄭注及陳氏集說皆引儀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但陳氏則云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以服者爲過孔疏鄭注則云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而以不服者爲非陳氏說本橫渠張子今從之朱子答林擇之書則又云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期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皆不喪出母實非從張子之說是

也孔鄭謂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此說似不然夫子厭於父父在子爲母杖期父卒然後爲母三年以夫出妻喪止於杖期故父在亦只爲母杖期也況父出其母已與之絕而父在敢爲出母服乎由此言之子上雖不爲父後亦不敢喪其出母也答林擇之書或亦朱子一時未定之說耳
孔子殯于五父之衢集說力詆其誣可以正史記及孔鄭之失陳氏辯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不載孟子不言此類且爲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家語不可盡信朱子亦謂其爲妄此皆力衞聖道之言

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墓殯于五父之衢蓋非全不知也但以少孤而知之未審此以將合葬其母則寧愼之至故更訪問之故下文曰其愼也（若以愼字爲謹字大失記意）此似不必辨也若史記則誣矣誅少正卯必非聖人事家語之不足信者尤多也
祥禫之月鄭玄王肅之說不同孔疏於孟獻子禫條辨之詳矣集說于此既主鄭說而于下文辭尚是月禫徙月樂又載馬氏之說却仍是王肅之意前後刻錯朱子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亦云中月而禫鄭注雖爲是然杜佑亦從此說

中月而禫爲是祥而禫是月禫是字必誤
孔氏禮法之宗也乃伯魚子上之母則出子思之母則嫁皆見于檀弓閨門之內何其多故耶陸氏翼王集說補正曰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年六十六而幵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豈有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誣毀無疑也
孔子之內子幵官氏家語記孔子年十九娶幵官氏明年生伯魚六十六歲幵官氏卒陸氏據此疑檀弓之誣但孔子於齊爲士娶妻得有娣姪記者伯魚之母實有

魚或非嫡出也或有過出之亦不足疑耳

旅酬之禮見于特牲有司徹鄉射鄉飲酒燕禮者參差不等故語類中庸卷內朱子所舉旅酬其說亦不一

旅酬之禮儀禮特牲有司徹鄉射鄉飲燕禮皆有之而各不同故朱子中庸章句只概舉爲言不專據特牲也又旅酬之初只有一人舉觶至無算爵而後二人舉觶惟儐尸則二人爲旅酬始本子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者蓋無算爵亦是衆相酬而必兼無算爵言逮賤之意方周到也蒙引解旅酬處是于儀禮不曾考究猶今人解揖讓而升謂是二人爲耦三耦進三耦出皆貽笑大方耳

舊本儀禮特牲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條內脫舉觶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以儀禮經傳及楊氏儀禮圖考之可見蒙引解中庸旅酬之義最爲翔實其曰舉觶者就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之于其長其長只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絕不及弟子卒觶一節殊非儀禮之意當其所見之儀禮乃舊本之脫落者耶

酬導飲也凡自飲以勸人飲則曰酬故凡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自飲而復酌以飲賓曰酬賓受酬奠而不舉以待旅也蒙引謂賓洗酌仍以酬主人主人又飲此一謬也至弟子舉觶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皆洗酌堂下北面祭卒觶拜其長皆答拜然後洗更酌以奠於其長此弟子之導長飲也蒙引謂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只是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只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不及弟子卒觶一節大不完全則非導飲矣此二謬也及旅酬時賓舉所奠之觶以酬兄弟兄弟之長亦舉弟子所奠之觶以酬賓交相導飲故曰旅酬蒙引謂長非一二人弟子亦非止一一人此與儀禮一人舉觶二人舉觶之言正相背此三謬也禮儀甚煩而不一學者當考全經始逮其路如此

少字用爲謚事見白虎通伯某某字也注疏引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則某又或是謚也其解與杜注不同杜注是言或以字爲氏或以謚爲氏故將諸侯以字四字爲句儀禮注疏是言大夫或因字爲謚故將諸侯以字爲謚六字爲句左傳之解自當以杜氏爲正若依鄭解則公子展先以展爲謚而後命以爲氏其說未知何據

左傳以字爲謚謚字當是氏字之誤

古人言禮不能處處皆詳因其詳處推到略處則彼此皆明如少牢云主人盥于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罍沃

豈用枓觶在此也疏云言觶在此者以北洗篚所言水在
洗東上洗爵亦直言水在洗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
不言盥器亦不云有枓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
枓故鄭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其禮具在此又少
牢云七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
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
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
兩端脊脅肺肩在上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于此疏
云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膊骼兩相爲四短脅正脅
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惟不數觳二通之爲

二十一體二觳正祭不薦于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
于此此皆約其計而細其畧可悟解經之法
藏有胖於俎有骨臑在俎之上端膊骼在下端此俎之
兩頭也脊脅肺肩在上此橫置俎中以脊爲上也腸三
胃三長皆及俎拒其長如俎之廣也舉肺一此尸所舉
之肺不切而長終肺也此亦橫置祭肺三皆切此尸舉以祭
之肺故切之而不殊少儀所謂離而不提心也古人位
置一物必端詳如此古鄉皆蒲席用雜則簋名于前置兩簋於前之左右置兩簋于後
之左右置足于後置脊于中又加腹內及脫腸等十上位置不苟殊有古意俗謂之排四正數十年來此意亦
工則徒以薄設亦絶爲快矣亦袴之且餘也

少牢四人餕疏云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注
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楊氏圖
因之然佐食與佐食賓長與賓長所以不得東西相當之
故註疏皆無確據疏雖云以其尸東面近南令尸起上佐
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然上佐食倒當東面近南矣
下佐食何以不得西面近南乎
少牢四人餕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注云
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蓋室中
尚西故上佐食上賓東鄉下佐食次賓西鄉室中尚右
故佐食處右賓處左佐食介於尸尊佐食猶尊尸也東鄉

同在右者南內鄉南者在北
有司徹疏云資黍有實粢黍與實鄭云資粢實者舉其類
耳若伯答問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亦云簞笥亦是舉其
類也又疏曰有骨爲鷄無骨爲醢昌蒲菹者即周禮醢醬
有此數文亦名醢此皆是……疏內用字如同
時則云俱時之類則云之等如此字法今人罕用見有可
徹乎舖薦豆籩條又據彼決此疏內往往單用一決字如
有司徹賓長獻尸條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者
此決特牲云長兄弟爲加爵又衆賓長爲加爵不言獻
醢內醯多……古人……又醯醢……

亦統詞之謚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
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舜在時則宗堯
舜崩而子孫宗舜說兩邊不同忠按明陳澔集說取韋昭
此說蓋祭法之下而不載韋氏之注豈不滋學者之惑
禘郊祖宗之禮祭法國語俱難採信竊以爲必本乎天人本
乎祖故祀天必以祖之德可配天者配之以己之精神
未必能感格於天故藉己之祖血脈一貫以庶幾可通
於天所謂介紹之義也非其祖則血脈先已不相貫矣
舜之先難以考所自出史記世本說皆近誣而嚳則必

非舜之祖矣祭法謂郊嚳宗堯國語謂郊堯皆未必然
韋昭謂舜在時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此亦未敢據也
又言夏后氏郊鯀夫尊祖配天此雖子孫之志亦必顧
其祖德何如鯀豈可以配天者哉在舜方殛之而夏乃
以之配天天其必不享也惟禮運言杞之郊也禹也宋
之郊也契也此爲得之由此推之則舜之子孫苟得郊
祀其必當以舜在舜禹之時則或郊以顓頊可矣
韋昭國語注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初亦祖后
稷而宗文王其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則似將宗字看
作宗祀明堂之宗與集說劉氏計不同竊注是也劉氏欲
改正純文之處亦皆有理若鄭康成云有虞氏夏后氏宜
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
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此則因鄭康成看禘郊祖宗先差
故此等說皆不足據
祖是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凡始封之君必其有功而受
封則其後子孫祖之及後世有有德能紹其世而益光
其業者則又尊之曰宗如殷三宗周文武其有亦百世
不遷是也何必拘定有一祖一宗如祭法國語之謂
若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此宗字只當看
宗之義看并與祖宗宗字無涉韋昭謂周初亦祖后稷

而宗文王其後乃祖文王而宗武王然則其後乃宗祀
武王於明堂矣何附會無實義乎
禘郊祖宗注云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
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又郊特牲
疏云先儒以爲禘大於宗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
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此亦上郊
說王肅則言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又言郊與圜丘
是一郊即圜丘郊非祭感生之帝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
有德其廟不毀非宗祀明堂之宗陳氏集說皆主王肅而
不主康成最是

司郊即南郊也上帝即昊天也朱子曰祀於郊者只帝
享之則曰天祀於明堂屋中以人禮享之則曰帝此最
分明鄭氏分郊丘天帝而二之非又有以文王配五天
帝以武王配五人帝之說此最爲無謬五帝當如月令
之說以迎春迎夏迎秋冬於郊而祭之止以句芒等五
神而已

祭法篇首疏云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
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
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
次曰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

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
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玄囂玄囂產僑極僑極產高辛是
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
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
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傲又
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此而用爲皆
鄭所不取又疏敍張融之說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
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
明矣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
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然按此等處皆難臆斷傳說

可也大司樂享先妣實姜嫄毛詩與史記同以姜嫄帝嚳
配鄭玄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
爲帝嚳後世妃

命歷序炎帝八世黃帝十世少昊八世顓頊二十世帝
嚳十世此必是傳可疑要之近是大戴所以言后稷唐
禹湯等同出黃帝之後此其世次遠近不等而大
戴[illegible]此必有用也稷爲帝嚳之後實無疑蓋帝
嚳子帝之紀稷契與堯並必非同父蓋爲其後世別子十
世爲叔父行矣

祭法疏六宗異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

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
之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以爲乾坤之子六爲
六宗賈逵云天宗　日月星也地宗　河海岱也日月爲
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鄭駮
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山川旣望則六
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特拈日知之
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
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蓋按鄭氏之說當[illegible]

[illegible]焉按今蔡氏書傳陳氏禮記集說既主王肅而不主鄭
氏則相近于坎壇一句宜依王氏讀作埋迎不宜依鄭氏
讀作禳祈書答人不讀作禳者所見也若鄭氏因周禮大宗
伯兩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故以祭法所載爲
[illegible]之禮[illegible]而不用以[illegible]近讀爲
[illegible]宗[illegible]宗之宗皆謂是祭宗之[illegible]蔡氏[illegible]傳引祭法
不用此解也
六宗之說宜主王肅相近[illegible]字改爲[illegible]迎周禮大宗伯
[illegible]其[illegible]亦不必無所遺不祭之四時寒暑水
[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常用[illegible]何必迎禾旱而後

[illegible]用[illegible]水旱之事
祭[illegible]氏[illegible]嘗亦在祧顧[illegible]之于[illegible]祫乃祭之
[illegible]祭文[illegible]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illegible]合食于太祖是也[illegible]公者伯禽之子
[illegible]公之公久已爲[illegible]而李氏[illegible]之而云其當則鬼之
[illegible]天[illegible]傳注文所未及最好陳氏集說直以
[illegible]爲[illegible]則過矣
[illegible]亦在祧可矣然爲[illegible]
廟[illegible]朱子[illegible]劉敞之說而康成注[illegible]皆以文武
遷[illegible]之內此則不可從周禮守祧[illegible]

[illegible]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祖廟兩皆次第而遷文
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
并[illegible]廟則是矣若諸[illegible]祧則十廟有八人何以配之愚
按[illegible]奄八人此[illegible]公[illegible]安知後來
不増作[illegible]人乎
[illegible]朱子取劉敞之說[illegible]祧在七廟之外[illegible]氏守祭法
之說以周[illegible]守[illegible]奄八人守七廟[illegible]
[illegible]十廟八人何以配之抑知周公時文武只在七廟之
內乎[illegible]王始立文世室[illegible]世室[illegible]周[illegible]只
守祧八人若[illegible]時廟增而人[illegible]之人何不可增

[illegible]
祭[illegible]大夫諸侯有[illegible]祫大夫有[illegible]者亦無
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侯有禘祫故知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太祖[illegible]只是大
夫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則以制祭[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殺此
故[illegible]亦[illegible]其[illegible]若[illegible]得立[illegible]祖與[illegible]及父[illegible]廟
而已則不得更有百世也[illegible]不[illegible]給[illegible]主[illegible]者宜有百世之
鬼不得[illegible]主[illegible]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祭其所出
之君爲之[illegible]愚按此則古禮大夫有廟無主今家廟主
大夫[illegible]有主者[illegible]以義起之也

鄭氏謂大夫七有廟無主此亦未必然

鄭注祭法七祀五祀條云此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故孔疏解司命云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愚按注疏此等解最精可見古神之設列于天地閒大小相維上下相制至嚴至密陳氏集說謂司命見周禮似誤認祭法之司命作周禮之司命

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說亦難盡信五祀據左氏則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據祭法則戶竈中霤門行也而月令則兼有之愚按句芒五者古之貴神非士庶所當祀亦非戶竈等神所可當也至如戶竈五者則所職卑小氏庶皆日用習之則士庶宜皆得祭之又不當只祭其一或祀戶或祀竈也司命則天之貴神宜益崇於句芒五者鄭氏不安故謂此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耳孔疏熊氏皆用其說然愚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寔滿天地閒無非鬼神但謂實有神焉居人閒司察小過則似看鬼神有心又似兩閒鬼神亦有分司統屬如官府號令胥徒皆察焉則鑿而反疏且啓後世之禱媚矣然祭法所謂司命固必不可以天之司命當之也又由此而推則句龍配社大夫以

下成群立社不得皆以句龍配之也戶雖配木而士庶祭戶非句芒竈雖配火而士庶祀竈非祝融也天地閒物有其妙用則有其神焉剩其利用則當以祀焉但分雖其類可各屬國屬自宜有祭使鬼有所依漢時以厲爲山神因以爲淫祭

祭義謂有樂而嘗無樂孔疏謂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秋嘗之祭亦有樂故郊特牲云庸鼓有數爲嘗有奏下云殖子孫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絃之樂愚按此兩處不若集說闕疑爲是

李禰有司依行之有樂食嘗無樂此於禮終不合

祭之以閉戶而聽微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鄭注謂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愚按此二說似可兼用蓋有尸無尸皆有出戶而聽之時也集說于此略而不詳則與上文同從出戶無分別矣 孝子臨尸而不怍鄭注色不和曰怍怍字無註則與愧怍之怍無別矣鄭解似精

無尸日祭尸謖之後陽厭於室之白此時亦無尸

臨尸不怍即無愧鬼神之義即孝子能饗親之義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鄭注云謂祭之能使之饗也此注以我皆以饗不饗帝親言之而我能使之必饗其

即中庸大德者必受命之意實從孝而不昧殊矣

聖孝是平時事饗帝饗親是祭時事能字則從平時說之於祭時惟德與天合精神與天無間然後能於祭時致天神之饗孝不忘先精神與祖無間然後能於祭時致祖考之饗不然則不仁不孝自絕於天祖久矣安能於祖是問　遂天親之饗乎

盡其心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疏云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兼內存其心外著于貌此疏解得甚精不知集說何以不用盡其慤言致其慤也是用力語而慤焉無不慤也是盡

其語信驗亦然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言其所及之有遠近耳注疏皆不明白

言王近乎王家天下自有假孝處至弟近乎霸霸長而後自有近霸處又云文王為西伯亦是霸不必泥孟子王霸之說駁之

孔疏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帝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得為衆神之主也又云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而崔氏遂據上文郊祭之時非也愚按集說于此並不言是春秋分是亦同崔氏之說也當從孔疏為是但孔疏謂郊是迎日此則用康成之說耳

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此卽主於日之意猶社言祭土而主陰氣也蓋大報天而又以日為天神之主則其義注矣且祭上又豈有偶陰氣為主乎愚謂郊天只宜是祭天而配以稷以稷者介紹之義耳用犢以著其誠致其尊敬以格於天不當偏祀天神以分其誠敬也因主日之言而加出配以月蓋失之矣日月之祀自存春秋分也

鬼神之名合祭義疏及左傳子產對趙簡子魂魄之然後明白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此云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性謂之神也合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為魄又云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為鬼神對則精靈為魂形體為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為魄氣為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

能久乎○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此皆祭義疏也左傳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為氣形氣合而為用知力以此而強故得成為人也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

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鄭氏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是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為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劉炫曰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

生無先後也此皆左傳疏也陳氏集說于祭義宰我問鬼神條引中庸章句程張朱子之說不知中庸是泛言鬼神不專指祭祀之鬼神與祭義所說不同

一陰一陽兩在不測合之則循環無端分之則至於無可分天地間只是這個妙以人言則男陽女陰而男女又各有魂魄魂氣為陽體魄為陰以時言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春夏秋冬又各有晝夜也晝夜晝陽夜陰晝夜十二時又子陽丑陰寅陽卯陰是分之至無可分也而天之生物成物以此人之動作云為以此豈非天地之功用天道無形迹可尋而祇此則有可據故曰造

化之迹時一春夏便自能生長時一秋冬便自能收藏人有體魄則自能視聽聰明有魂氣則自能呼吸運動有視聽則自有哲謀之德有言動則自有肅乂之常食味別聲被色種種知識盡妙皆其自然而具豈非一氣之良能乃此有分有合合晝夜而成春夏秋冬合魂魄而成人物魂魄合撰日來而伸自受形父母以至於強壯又皆可謂之神如時之春夏也四十五十以後形氣日衰精神亦日減以至於魂離魄降又皆可謂之鬼如時之秋冬也及夫骨肉斃於下其氣發揚於上有如昭明焄蒿悽愴者則其氣之餘有所未盡猶有足以感人

而天地之氣即人之氣子孫之精神魂魄即祖考之精
神魂魄故因其聰明焄蒿悽愴之是以感人而萃人之
精神意志以感之爲求諸陰爲求諸陽則洋洋乎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矣魂游魄存鬼之歸也及乎洋洋如
在則又有來而伸者矣是故分而言之則鬼者陰之靈
也魄者鬼之盛也神者陽之靈也氣者神之盛也合而
言之則方合而伸游魄亦統於神其散而歸則魂亦歸
於鬼故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此合二氣
一氣兩儀同出之也[illegible]天地鬼
神莫非實理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以二氣生人生物

而此理即寓其中故形氣魂魄之身靈妙無端而仁孝
慈愛恭敬之良亦動於中而不能自已隨感而發各有
當然之則是則天道之至教也聖人修道之教循此而
已是以云爲合理則此心快然而四體適安云爲不合
於理則此心歉然而如有所畏是則鬼神之臨無所不
在而其感人之切能使人惕然動其天性惕然反躬自
省者則莫如此昭明焄蒿悽愴之會故以此爲尤神之
著因其感人之切而制爲之極則因明幽而指言之
曰鬼神如制爲喪祭之禮使人奉而行之以承其愼終
追遠之思報本反始之意則仁孝之心愛恭敬之情油然

日生以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而百官不以治萬民
不以服乎故宰我問鬼神一章實與中庸鬼神之爲德
一章相爲表裏天地之鬼神即祭祀之鬼神原非有二
即鬼神之爲德章亦未嘗不言祭祀也孫書先生譏雲
莊於宰我問鬼神章不當引用程張朱子之說謂中庸
是泛言之鬼神與祭義所說不同其亦有所未達矣
敬可能也安爲難集說云安爲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
敬可能也安爲難集說云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孔疏
也孔疏云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尤妙
云使父母安樂爲難愚謂子敬而出於安則父母安之
矣

祭統云知足以利之集說謂利己之得次名乎下也此本
孔疏悖義特甚大全葉氏以不誣其實爲利之勝舊說多
矣又銘者自名也孔疏集說皆解得不爱愚謂是欲效法
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故下文云身比焉順也
銘者自名也孫書先生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
意此解甚好
郊特牲疏云王廟以郊正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按大宗
伯云禋祀昊天上帝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在不同宗
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與牲同者也祭法又云燔柴

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黄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牲幣及奏黄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愚按鄭氏郊丘之說固不可從然未知此等處王肅以何義發之當考

古人有端玉以爲贄者有享玉以爲享如桓信躬穀蒲所執以朝聘也又有琢圭璋璧琮琥璜所將幣以享者也蓋於神亦然大宗伯蒼璧禮天黄琮禮地及牲幣各放其器

之色此所以將幣爲禮者猶享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此亦皆見爲贄者猶瑞玉也大司樂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蓋正祭時所歌舞以祭祀者猶所以娛神於獻禮皆畢之後乃以娛樂賓也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此言未祭之先作樂以感神者所謂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也康成以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及騂犢及奏黄鍾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鄭氏以圜丘爲禘以冬日至祭之[illegible]如此愚按燔柴於

泰壇用騂犢郊圜丘通言之則特如郊祀祈穀之郊也

少牢特牲士大夫之祭皆無樂然左傳衆仲論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亦許其設諸侯用樂惟用樂日待天子之賜則大夫士之祭得用樂必待君賜可知矣若受君賜亦不得過用佾二佾也

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無樂其常也

郊特牲疏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名帝牛用牲於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

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大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及將祀文王于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太牢也愚按此等處今賴注疏不然則郊特牲與召誥我將皆矛盾矣

燔燎未必用全牲或首用以燔柴分割體以供獻耳然郊之昨日燔是所燔之餘也或其組皆燔燎之非如宗廟之烹也惟郊圜丘及祈穀等用特牲高禖宗祀則太牢也

又疏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非注疏此等處便難解矣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支子不祭皆禮之正此禮行而定分秩然矣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邑有先君之廟皆春秋時之失禮歟然魯有周廟劭文而太廟仍祖周公則是宋或立帝乙之廟而祖仍自微子鄭或立厲王之廟而祖仍自桓公耳

郊特牲疏云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正水土之功配

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愚按此當依疏主鄭氏說大戴言后土鄭注后土社神也賈疏曰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

社土神稷穀神本自分明穀別於土者猶穀之並五行爲六府也五土皆統於社五土者丘陵山林原隰墳衍川澤也百穀統之以稷康成分原隰之神爲稷非也祭社祀以句龍祭稷配以柱棄此亦介鄰之後由先世治其事者以通於其神也王肅直以爲社祭句龍稷祭后稷則是不合祭土穀矣且句龍亦貴神而置社通於士庶豈可以士庶之賤而享句龍乎抑以句龍后稷配者惟天子諸侯然也尊于云郊之祭者迎而祭於社是亦配食之義人神配而同牲則尊卑不甚懸絕之故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

至謂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于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愚按康成于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于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則云周衰

譏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所解與王肅絶異朱子于此則從王肅善哉集說之言曰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爲二事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直以朱說爲是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據記文當是云周始有天下而行圜丘郊禮時適以辛日冬至故其後遂沿以辛日郊祀耳王肅以始郊爲子月圜丘之郊對寅月祈穀之郊言故曰始而以用辛者爲陽新用事之義此自可通但春秋記魯郊亦皆用辛日故康成以迎長日之至爲周郊以用辛爲據魯郊言以迎長日之至爲建寅之月月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故寅月迎之也魯郊以冬至之月示先有事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魯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也郊以圜丘爲禘以寅月之郊爲郊故其說如此愚按春秋書魯郊多在四月（建卯之月啟時也）左傳云啟蟄而郊（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後世乃兩易之）又曰郊以祈農事未見有書春王正月郊者惟宣公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此牛口之傷在子月非郊在子月也然則魯有寅月祈穀之郊無日至圜丘之郊杜預之說爲是矣公穀說經其事迹

固多不足據也蓋郊祭非一有日至圜丘之郊有孟春祈穀之郊（此皆配）以后稷有四時迎氣之郊（此月令之春配以太皞……迎夏配以炎帝……中央土配以黃帝……迎秋配以少皞……迎冬……黑也）有高禖求子之郊（……）有龍見而雩之郊（此用盛樂……其禮……）人帝殊宗祀上帝（大用牢）此於明堂壇下不得言郊（……之外）此則天子將出而類於上帝之（……）巡狩則柴於四嶽之上（禮器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是皆有事於天特非歲徧之常祀耳

仇滄柱云圜丘即南郊王肅已言之方丘即社則未有知之者鄭氏謂地神有二夏至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曰禘夏正祭神州地祇于北郊曰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其祭也祀以句龍后稷其說固支離不經王肅遂并北郊方澤爲一然以社稷之祭爲句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則猶是岐社與方丘而二之也又取萬充宗之說謂社有二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祇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大社即北郊愚按仇萬二子之言蓋即朱子所取五峰胡氏無北郊之說

社有大社王社舊說謂大社爲庫門右之社以王社爲籍田中之社惟萬充宗以人君爲北郊方澤之社與圜

丘對者夏至祭之所以崑崙土之地祇也王社爲庫門右之社此與稷並者所以祭畿內之土穀也此立義最精實不可易康成謂地神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曰北夏正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曰郊此說今人多知其非然中庸以社對郊亦終不知爲何社也朱子取胡五峯無北郊之說鄭頤從之抑知大社即北郊方澤五峯所言只有社無北郊者以郊說言謂無夏正寅月祭神州於北郊之禮耳非謂夏至不祭地祇於北郊方澤也萬氏於二社說爲得之於禘祫又說得混亂

郊特牲下蜡祭之後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

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云對文蜡臘有別總言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又云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臘陳氏集說止引月令臘先祖五祀之文而不言在既蜡之後使讀者不知蜡之與臘是一是二殊欠分曉

八蜡鄭注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恩按以經文考之似王說爲優陳氏禮書合貓虎者去昆蟲而以百種爲八蜡之一此武斷也沙隨程氏從鄭說而謂非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斯之東作何引傳說明人雜文疏

祭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萬物之終息民之祭黃衣黃冠而祭以息農夫大蜡有八息民之祭祭先祖五祀即月令所謂臘此二祭其明蜡在蜡後也八蜡之目鄭注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不爲物害亦其功也陳祥道禮書又合貓虎而去昆蟲加以

百種程沙隨從鄭說而云非祀昆蟲祀其去昆蟲者愚以記之本文按之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其文意與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語意略同但文有倒順耳是言郊報天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社祭土而主於陰氣之方蜡祭司嗇而主於報先嗇教稼之功也然則先嗇司嗇非有二也以司嗇者即先古教稼嗇之人耳不言神農后稷以蜡通於鄉黨則不得干神農后稷也農即其地先田之爲田畯賢而有功者此又降於司嗇矣記明言祭百種以報嗇也則百種居八蜡之一明矣而稼書先生謂陳氏武斷何哉貓

虎二物安得合之爲一且蟲曰非所祭孔疏及沙隨言曲說耳記文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辭及之耳若祭昆蟲則豈亦祭草木歟記文固稱古者祭昆蟲也愚竊以八蜡之目向當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也

朱子答劉平甫云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于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愚按此恐未是古人所謂于彼乎于此乎似不妨有祠版復有影也蓋未知祖考之精神萃于何處而兼設之于義無傷未可以二主之例營之也

廟無二主原死者之神不可使之不疑一也于彼于此以生者之心不敢定祖考之神果安在也二義不同有祠版又有影當究竟未是

董叔重問曰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日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凡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朱子答云古者居三年喪不祭見曾子問其見尊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甚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既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行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以適人爲父母服[illegible]律亦[illegible]若有舅姑難以發哀于其前從祭何[illegible]不可奪喪而亦當稍避尊者[illegible]

服有恩有義君子不可奪喪恩重於義也亦有有所厭而不得終喪者義重於恩也有服而厭尊者之前不得不稍避是亦厭之類也心則惟其日哭而謂厭於尊而肆然恬然以奪喪爲幸則非人也

萬正淳問朱子曰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上下文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于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朱子答曰記得[illegible]時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illegible]有理[illegible]按謝氏論語

說所謂當生者指當格之鬼神也所謂當死者指當遠之鬼神言格之斯有遠之斯無鬼神之有無其源在人仁人孝子之于祭祀何不盡其誠乎

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上蔡此等語終太落空惟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此語卻甚好鬼神雖屬氣而鬼神之所以爲鬼神則究竟是理人之仁孝誠敬之心未嘗盡泯則雨露既濡必有悽愴之心霜露既降必不能無怵惕惻隱之心身爲祖考之身則必有報本之念生備百物之享則必有報功之情是以祭祀之修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意

念所接自與發揚爲昭明焄蒿悽愴之餘相觸而感通焉是卽此心之不能自已處卽鬼神之使之也又人心有不慊處如鬱怨深結在已悶心悁惴於彼則氣歛所召彼之神氣亦卽此凝而不散况死非其天鬱志未伸其生氣亦未盡則雖死而志結氣凝愈加消散雖盡而已心之畏彼者又有以召之是以彭生之豕伯有之介或觸於胸或嘯於梁亦時有之不足異矣不能謂自家要無便無也要之氣無所附則游散者不能久存時有發揚終歸散耳故人之祭其先雖至尊亦止七廟而已祭祀之萃渙全在子孫之誠敬所通使之凝聚在此故不忍一日離不忍使其親一日未有所歸惟恐不以萃之則其神氣將游散而已不得復致其精也若非已族類則其情必不如是之切此則所謂人之氣傳于子孫猶木之氣傳于果實果實之傳不泯其生木雖枯朽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以果實之氣自識得所以生之氣存也故子孫自家精神則祖考發揚未盡之精神自在若果實亦而歸泯滅子孫之誠敬是昧則餘氣之發揚者亦終泯矣不如此看而只據發揚之未盡者爲來格之鬼神則亦有不發揚者又謂之何

論語端章甫註引云君相皆然考陳氏禮書及文獻通考

諸侯玄冕以祭則宗廟非君臣同服也會同之服蓋無明文然考諸侯相朝聘用皮弁則會同亦非君臣同服也諸侯宗廟君卿大夫皆冕服命士有雀弁服弁有爵無旒衣亦玄玄端不命之士則止玄端服或素裳或玄裳或黃裳或雜裳視朔及朝聘君卿大夫皆皮弁服士不得皮弁服止玄端服[illegible]如用皮弁服上聲[illegible]然皮弁大夫服也士不得服皮弁服[illegible]稱書皆欠深

考

朱子答曾擇之曰百日卒哭乃問九虞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殊失禮意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愚按朱子非泥古者其爲此[illegible]

先王之禮既亡士處斯世不得不稍稍從俗然須問大
節上通意得去否

潘子善問云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冊黃之迹於南門
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
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不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
子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
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　月祠亦是新喪伊
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又漢唐新主即位
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
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

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
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愚按此條朱子
不取蘇氏之說與蔡氏書傳不同

康王麻冕受冊命此一時之權

朱子答嚴時亨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
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
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
趨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
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已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
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
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愚按知奠與祭之分則知今人之奠
傾其文者非矣酹酒之禮今人或行于祭畢之後既非灌
地又非代祭其失禮尤明

祭畢而後酹酒於地大非禮意

又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
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
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母而正妻無子
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答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
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
同晦叔又問曰大夫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

此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
可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
可以二主乎朱子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
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而兄既前輩有如此而相去
遠者則兄設主弟不立主只于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記
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又曰魏公[illegible]只
告於廟庭爲得禮但今世皆合焚恐未免隨俗耳愚按此
三條皆斟酌古今之宜

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后夫人死則后夫人之次嫡上
內政謂之繼室以天子後宮百餘人諸侯亦一娶九女

是以不必再娶后夫人無子則后夫人之娣之子為后夫人之後又無則次娣之子又無則庶子或以長或擇賢凡繼父後者即為嫡母後故一廟只一配而生母只可祭於別宮春秋時此禮已亂矣然其義亦百世不可易也大夫士則有再娶如已有子則亦不宜再娶又或其子不堪承後（如孔子之兄孟皮也）或內政不可無主（如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又不得不再娶如前嫡已有子則繼娶之嫡只是支子之母仍只當以繼嫡則其子祀之私室不當祔合祭然前嫡之子從宗子之為繼母則其情自不得恝然或別為之祭之亦可也若前嫡無子而繼娶之嫡有子

以承父後則必不可廢其生母以奉前母又不可竟棄前嫡而惟私己母此則並祔合祭如唐會要所云於人情為順於禮亦不背不得拘一主只一配之制也大要宗子之法是禮義之人綱宗子之法不講如有網無綱禮制亦無從下手天下國家只是一理不得謂立嫡立後只是國家之法而士庶可無問也

李晦叔又問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紀先生語錄謂婦當拜于堂下子不當升于堂下事父子一[illegible]恐婦乃義合子答曰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愚按朱子於程子之說不敢漫從如此

凡子婦行禮皆當並拜堂下敬乃所以行其愛謂子不當拜堂下是偏愛也然昏禮新婦仍見舅姑都只當是婦拜行禮如盥饋禮婦[illegible]等時非子之事子固不必與也

李晦叔又問為長子三年及為伯叔兄弟[illegible]服而不解官為士者當赴舉不知當[illegible]否[illegible]邪若須告假則又與五服限數年月何殊矣朱子答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從朝廷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稱吉也愚按凡求於功令而心自不安者必存其不得已之意方可

父為長子後長子當服衰三年

又答弟子說曰古者一人自為一廟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愚按以西為上之制前[illegible]從之後人何必復為紛紛之論耶

神主皆宜上右考右妣左合葬亦然

答條正而論魏元成加服曰親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于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義未爲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于姨則爲失耳抑此曾祖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雖自不相須也蓋人之姿禀見識不同或明于此而暗于彼或得于彼而失于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愚按如此論事最公若愚謂禁山不如碎與遷爲兩事出于學術之差則又不可以此例

古者嫂叔無服然古人五服之衰各有制度斬衰之麻三升齊衰[illegible]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故無服者無斬齊功緦之服耳五等之外自有弔服加麻[illegible]謂加經無服者弔服加麻如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是也[illegible]出者加降者[illegible]爲師若喪父而無服則爲嫂若喪兄亦無服矣若喪兄而無服則弔服加麻矣今人五服之衰無制則名曰期功其實皆無服豈若古人之無服而實已有服乎自衰制而嫂叔小功然諸父兄弟世母叔母皆期而叔嫂只小功雖曰加之以有服實降之以輕服也今亡乎弔加麻之制矣然凡於情之宜有服而服降於無服者[illegible]皆當內致其情外從其制[illegible]素服以終其期而從[illegible]可也若以爲無服而欲會宴燕華服美飾恝然無情於死者則惡乎可

參讀禮志疑卷之上終

參讀禮志疑卷之下

婺源後學汪　紱

朱子文集卷七十四貢試榜喻云開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所記者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一而祠其餘於壁上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愚按一代之禮遂時增改不同古今皆然如明之會典其不施用者多矣何怪乎開元之釋奠儀哉今人或執一端以疑周禮者皆不通於時變者也

周禮一書大段無可疑特人不善讀耳毀周禮者妄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集說止云闑東爲右欠明

古者門中樹闑而本國君臣出入皆由東扉特君由東扉之中士大夫皆稍西近闑耳門以向堂爲正故右在東以自外入言也（其賓自內出則由闑左也）然非集說固稍欠明白然未失也乃饒氏陳氏之說則云入以東扉爲右出以西扉爲右君之出由東扉入由西扉皆在闑左大夫士則出由西扉入由東扉皆在闑右則謬誤尤甚矣抑知本國君臣出入皆止由東扉惟來朝聘之賓客則由西扉也由西扉則由闑左矣

餕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一解

餕餘不祭自是不行餕食必祭之禮然以論語君賜食宜迫之則朱子所謂食恐或餕餘故不以爲之意雖父亦不以餕餘祭其子夫亦不以餕餘祭其妻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已有故得自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與喻之諸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則此解豈可通乎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疏亦云古人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古者田宅皆君有無自以獻人之理竊以上之賜下敬之則亦曰獻此或君以田宅與賢者則操書以致之而所以獻耳古不騎馬然房心之南有車騎騎官等星此豈甘氏石氏所造之名抑或車騎只猶言車馬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云弔傷皆謂致命詞也孔疏云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也愚按此只分而言之曰弔曰傷故弔有弔詞傷有傷詞若通而言之亦曰弔而已矣集說殊欠分明

知生者弔弔弔生者也知死者傷傷傷死者也若與死者不相知自無傷死之情弔其所知之生者而已與生者不相知自無弔生之情傷其所知之死者而已此自當然之情不必拘拘以致命之辭言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卽與許慎同愚按集說于此亦畧不言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須看事體何如公羊言復百世之

讎孔疏言復讎之義不過五世皆非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載有兩說其前一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于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于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盖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屈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于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袒而存疑解鄭義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何如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何者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自不一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謂既聘而享主客裼以將事享用圭璋有皮幣之屬以藉之備升於堂其執玉亦垂繅以將也其無藉者則襲謂初聘時主客襲以將事聘禮圭璋特達只通言其是無藉則襲也襲裼之分說者多異同孔疏言凡衣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則謂之裼愚按今世其外衣如釋氏之著偏衫此必無此禮況經文明言襲裘裼裘見有所謂襲衣裼衣者只襲衣皆以表爲上若如所言左袒出其裼

衣則足見其中之衣耳所謂見美充美者豈此裼衣之謂乎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該以見美而欲衣裘之同色也若不見其美又何取於衣裘之同色乎近郝伯符亦覺其說之非因謂裼衣即皮弁之屬古冕弁朝服皆直領可見其裘故曰裼襲衣謂深衣也深衣兩衿左右有衿加深衣於弁服之上則內衿相掩不見其裘故曰襲此說似近之矣然愚按冕弁朝服皆嚮服之正且尊者而深衣則達於庶人及士燕私以朝聘重禮而反加下服於上又當其宜曰其古深衣而有加衿尤必非古制也古衣之衽不及領記曰長中繼掩尺中中衣也中衣長衣麻衣深衣皆同制鄭注張之中衣以采緣諸侯則朱綠所謂表衣朱襮也弁服則以布只曰中衣緣之以素則曰長衣緣仍以布緣曰麻衣深衣則不加袂而袂短緣之以青黑及五色皆以深衣深衣長衣中衣則袂其袂中長可反屈及肘皆以半掩尺也而中衣加於裘外至腋之內故曰中中衣之領可交可開交使左右相掩開則左右不相掩只其可相對故曰曲衿襲裼之分亦以中衣而別蓋交掩中衣之領又放其長尺之袂則裘色不見於外是爲襲而充美也開其中衣之領又捲其掩尺之袂則衍袖間皆見裘色是爲裼而見美也若裼若襲則相易相介之衣亡於內外相稱而言之是故朝服而緇衣則羔裘與之稱皮弁服素衣則麑裘與之稱息民之祭黃衣則狐裘與之稱是

裼衣即弁服之領何必別有裼衣乎又何必偏袒許多衣服而後見裼衣乎人何必加采衣於外而後謂之襲乎若古之冕弁朝服則固皆直領也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孔疏引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而不言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違矣

鄭云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此條不可不議按上父母始死之儀故最厭厭重於衰衰重於絰杖又重於厭冠也

孔疏曰案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按此朝覲之制與書與注所說侯甸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來見各有疏數此最近情

理但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之言不合顧周官或有更
定不必盡同周禮又或周禮所謂見者雖使卿大夫來
見亦可不必其君親來朝也
鄭康成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
入孔疏云此內朝卽路門外朝也對臯門內三槐九棘之
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為外又云凡天子三朝
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
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
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按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
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

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孔疏並不詳其何故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者路寢牖戶之間覲禮
諸侯入路門北面見天子曰覲故曰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從路寢有堂有階汶秋之義也宁者路門之外應門
之內其間樹屏所謂天子外屏天子出路門宁立於屏外應門
之內諸侯入應門兩朝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由路門朝
已下訖矣鄭注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孔疏曰此內朝卽
路門外朝正所謂治朝當宁而立者也但周禮司士掌
治朝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

上與此不同者周禮所言殿內在朝之臣曰朝于王之
位與外諸侯來朝不同然其以西為尊也孤尊故特朝禮
受贄于朝受之于朝受享于廟受之于廟覲也受之
于廟然則所謂當依而立者亦是廟寢之依鄭云覲者
位于廟門外而序入蓋廟門卽廟之寢門故言宗廟雖亦
五門而不設三朝之位也
即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除喪三年除喪之後乃
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
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
略而不言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意其當見天子之時而見亦類于
朝見之禮猶其郊祀而有事於天曰類于上帝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
事御其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却云御御車也甚謬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御猶主也固勝於集說
然集說亦不謬理
下制鄭康成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
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
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
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臣大者

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
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
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
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愚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
合而程朱之意則以爲是出于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
周禮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
程朱之意

康成謂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乃大封
五等諸侯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
爲百里此真紙上空談中國之地西盡流沙東距東海

北盡朔漠南距南海不能方七千里且兗豫居中國之
中其州境又將安擴周禮職方九州雖與禹貢爾雅有
分合不同要其州境之山鎮川浸方位則未嘗有異未
見有加擴也夫殷侯錯處各有故境循九州中安得許
多閒地勢必搬移去二十五個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
上國之公搬移去十六個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侯國
搬移開九個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伯國搬移開四個
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子國天下諸侯一動百動如何
其可又何處得地來皆益之使百里乎不然則所新封
之國皆將在所擴邊境之地而不在中國乎然爵衛唐

宋因未見皆居邊境也大概周制雖云公之地方五百
里侯之國方四百里然而新封大國不過齊晉宋衛陳
蔡諸國約略可數而當日皆謂之監且初封當亦不甚
大但許多小國皆受其節制云爾其後淮夷徐奄武庚
管蔡霍皆畔而成王周公平之滅國者五十然後諸新
封國皆得以益其封舊國多方皆有罪而不滅其國者
只使之爲附庸周公因爲之限曰方五百里方四百里
以著之爲經亦其大界而已九州之經界山川自若周
公安得而擴之即曰擴之亦維夷鎮蕃之服寧得以廣
分王者之後有功之臣哉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
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
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
千里者六孔疏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
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
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
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
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愚按謂之殷
制則周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

爲殷制者皆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乎七百七十三國與禹當因數復其然云禹承堯舜之國地方七千里是皆禹之地廣于唐虞也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退狄于夏也又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是謂周之拓地又擴于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皆闕而不論而其解尚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四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于

肅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于王制雖從鄭而于尚書則仍[illegible]千里

若以五服至于五千爲方萬里此鄭說尤謬海內之地何嘗得爲萬里若實考九州內壤則方五千里者給未足況黄州已在北偏冀州以北焉能有二千五百里哉王制言九州州方千里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此九州內地大數而不盡二字亦自爾若盡流沙東海恒山以北衡山以南則五服今五千里亦其大畧至于禹時萬國殷時千七百國則朱子所云初時只是聚族類各爲君長天子乃以法制定之到後來漸漸兼并行大了周有天下封其伯叔甥舅不得不大其封以錯居之然萬國千七百國者亦約畧言之非必實如其數亦未必先王封分多少國也禹殷與周服不同者曾氏以爲禹服是治田制去各五百里周服是有邊合言其五百里[illegible]此最近是蓋如此則周之[illegible]當禹何服[illegible]周之[illegible]何當禹侯服周之男采當禹綏[illegible]之衛綏當禹要服[illegible]周之夷鎮當禹之荒服[illegible]周之蕃服即禹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周亦大行人於衛

服以外仍謂之要服蕃服當要服之外而九州之外謂[illegible]則仍是要服也之蕃國何嘗有禹地擴于虞殷地狹于夏則公又斥大九州而爲七千里萬里要服以內仍七千里之理乎王肅程朱蔡九峯之說審矣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時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又不同也

中庸九經原不限是天子所行乃孔子畧言其事以告
哀公言是侯國可行者耳故朱子引王制比年小聘三
年大聘五年一朝以解朝聘以時只欲得以時二字明
耳不必合周禮也將解以此九經之事爲即文武方策
所布之政泥矣

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
之命謂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
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敢也愚按此推說頗
覺委曲得情

造乎禰疏引白虎通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此義甚
精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註云殷之制天子曰辟
廱諸侯曰頖宮鄭不註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廱古
無此名蓋始於周恐亦想揣大司樂賈疏曰五帝學總名
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廱當代則各
有異名

辟廱之名自周以前所未見而靈臺爲文王之詩若如
鄭賈之說三代天子之學總曰辟廱則文王時爲諸侯
不當有辟廱矣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以其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
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
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愚按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畧
而不言豈不疎乎

凡禮家前後所言少有異同只看義理何如不必一一
求合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
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
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其三公即與諸侯同
愚按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却與侯伯異
又士一廟鄭注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

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
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按既與諸侯之大
夫同爲中士下士又與諸侯之中士下士異此等皆可從
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
侯有卿祭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上孔疏謂周禮都鄙建
其長立其兩卿鄭皆云立卿兩人愚按此可以佐王制之
闕

凡禮家所數天子諸侯大夫士其大夫士皆只據諸侯
之大夫士言耳天子之大夫自見侯伯子男如三公八
命視上公九命六卿六命視侯伯七命中下大夫四命

視子男大夫上士三命中士二命得視諸侯之卿大夫

陛下士一命又天子之卿大夫其車服皆與侯伯子男

同安得只立二廟以與諸侯之大夫同鄭說非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

祫此條集說與鄭注不同集說謂有時祫有大祫王制所

言乃是時祫鄭注則只是大祫並無所謂時祫集說謂祫

嘗祫烝與嘗祫烝祫變文而已非有異也愚謂則云天子

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又王肅以禘為大祫

為小康成則以祫為大禘為小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

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若穆

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

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

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練時之禘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

杜預謂祫即禘也尤謬若康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

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

禘其意以禘祫之年皆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

春祠者祭告之而已夏禴者禴亦薄祭也如易言利用禴不如西鄰之禴祭皆言薄也

春夏物未成也以物薄故犆祭又或犆或祫

秋嘗物始成嘗之也冬烝物備成而盛進也以物既成

而厚故皆可祫而時禘祭小則罕見于經烝嘗禮大則

鮮見於經詩雅上禴祠烝嘗而祠禴則惟一見於天保詩亦止言有烝嘗春秋則只言有嘗烝不言禴

禴祠同禮乃得止祠春禴夏嘗秋烝冬周禮一書漢初未出及既出而藏

之祕府儒者皆未得見故漢初儒者鮮識祠禴之名而

禘又大祭多見於經禴亦言禘在秋嘗之禘祭亦行於夏月故王

制以禘為時祭之一而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又子思

之中庸以禘嘗並言後漢儒知禘嘗之義之大祭義郊

特牲則因以禘嘗對言而曰春禘秋嘗蓋作王制者未

及與作郊特牲祭義者參會以故為說不同康成以春

禘為當作春礿亦遷就以同其說耳然於食嘗無樂則

亦終無可據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此語立義甚嚴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趙伯循曰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明白甚矣周禮不見有禘祫之名然祠

禴嘗烝之上有肆獻祼饋食二條司尊彝有四時之間

祭追享朝享是肆獻祼追享即禘也肆只是四字王與皆各四獻而初以獻

而禘於地禘禮祼重獻各不重嘗食故以獻申之追享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則太祖配之

之故曰追享也鄭以追祭月之郊所自出之天帝以太祖配靈威仰之類因誤於經言祠不可從不以祭天則只祭之于人鬼食之

以祭亦然饋食朝享即大祫也廟之祭上大夫以下皆有饋食則紹文後矣

太祖矣蓋祫主記禮事合食而不薦祼之獻故以享之也言也朝享者禘毀廟之主皆朝于太祖之廟而以享之也

非時祭而間於時祭之間故曰四時之間祭也四月以祫夏以

以秋九月三代皆起自侯國公子爲祖而諸侯不敢祖天子及晉爲天子則得以祖天子又不可舍契稷而更祖帝嚳故五年而一追享之祖帝嚳於契稷之廟以紹其統此則禘祭之所由起歟若爵而禘文王於周公之廟則以諸侯而祖天子非禮矣又康成云爵禘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稼書先生云鄭以禘祫之年皆自三年喪畢數起此似近理然曰春曰羣廟則終爲謬誤康成又有練時之禘蓋殷練而祔祔祭其主東面新死之主南面祔之是有似於追享故或亦以爲禘祔必以其昭穆故有禘祔昭穆之說杜預謂祫即禘則又誤矣既曰禘曰追享則當專其誠必不及羣祧之主也

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

周禮門關市皆有征而孟子言關市譏而不征夫商賈一概無征則民皆便於逐末矣然以周禮玩之則司布所征有絘布（列肆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之稅）廛布（商賈所居屋稅）是皆孟子所謂廛也其質布（所罰在市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質不平者之錢）泉則孟子所謂法也五布不必皆出錢即征其所有之貨以當廛稅若既取廛稅則不征其貨矣是廛而不征也凶札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廛也司關聯門市與司市皆聯故亦曰掌其征廛蓋征廛於市則不復征貨於關征貨於關則不復征廛於市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賦其廛皆只一征無再征也歲凶時荒有廛又有征征於市又征於關又有夫征里布則專征不已故孟子屢言之孟子固未嘗與周禮異矣

孔疏引鄭考靈曜註曰日有九道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

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並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而然今法既不用四遊則日恐難以九道言

謂月行九道已不親切謂地與星辰四遊日行九道更無據

鄭注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于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于此

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愚按以月令車馬衣服爲殷制此亦說得有據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月令只是先秦之儒所著以將爲秦法之書鄭注謂其取於殷時而有變焉只是曲說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大皞及勾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注則鄭說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

四時迎氣自當祭天神而配以古帝倘所謂靈威仰之類歟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按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于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於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白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只是交不交之象不必搶易卦六爻來說只看春天自似日低地之滋潤蒸上秋冬之天自似日高地氣亦不潮溼

鄭注于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又于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愚按此鄭注仔細虞集說皆略而不言

解月令自不必一一與周禮對合

鄭注黼黻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註絕不同

使經以爲黼黻文章自合依考工記所言釋之不必如斧形背己之繡繪

中央土孔疏中央土分時寄王十八日其說本起于日之四游四游之說似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

中央土自以五氣論之當附於季月不必問日四遊之說

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應候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

能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按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分長則長五寸二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愚按此處必有訛誤四寸五分之管既不可候六月之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乎六月乎

十二律只應得十二月決無十三律可以應中央土但以宮音屬土而黃鍾又爲律本土以成五行而於時無不主十二律皆以黃鍾取正故配土之耳此條孔疏甚明若黃鍾半律則不推不能應氣亦并不可以起宮蔡

氏熊氏說皆誤也顧月令此語亦自多事後世有別求三寸九分之管爲黃鍾之宮者皆自此語啟之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注疏皆作結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注疏集說又云周公踐阼句缺一相字遂致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于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弊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是古人記注簡冊分段語耳

文王世子古公族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廟中序爵今講家以爲專是異姓者誤矣

公族於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亦如之宗廟之中本朝之子孫無官爵者則序昭穆於阼階下有爵之同姓自以爵序

孔疏謂鄭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脫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爲熟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

豚解云熟其殺謂體解而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熟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熟次于腥而薦之堂愚按此解熟其殺雖引特牲少牢然周禮人疏云人君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熟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熟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又司几筵注曰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疏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

饋食其食未有黍稷集說不分別朝踐饋食又不分別大
夫士欠明澄酒在下孔疏云鄭意以為沈齊酒為三酒與
集說不同
謹按設是儀禮饋食下當木有黍稷及陰厭後迎尸入
宗乃饋食有黍稷其後亦合熟人大夫則只有室中饋
食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叔郎曰黃鍾下生林鍾
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
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
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馬鄭蔡

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此因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
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
志上下之說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若重上生
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
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並行而不悖
嵩愚按今集說所用亦京馬鄭蔡之說也
律呂皆陰陽相生之正亦皆為吹候之用而京房及杜
佑皆自蕤賓上生大呂與馬班之書志不同抑知呂居
其衝律守本位呂在東方則倍之呂在西方則如其本
數其長短則京班不異也蕤賓可上生大呂亦有時當

下生大呂仲呂上生黃鍾蕤賓則仲呂只可下生變半
黃鍾遂當之用不得從京杜也必新考蔡西山之律呂
新書而又博參之古今之說觀蔡之琴瑟簫管之用然
後律呂可言不然則只是浮談耳其有當者鮮矣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巫
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何常在左右非也大全西山真
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
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蒙之瞍以歌詩諫王一人
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愚按此
一條當從真氏又禮必本于太乙孔疏云太乙者謂天地

未分混沌之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
字翻出一个太一仍是諸子語真氏讀書記云太一者即
太極之異名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真氏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
守至正此數語惟心無為三字不善看則有病善看卻
亦不妨若巫史卜筮瞽侑之在左右則為益多矣禮必
本於太一孔疏以天地未分混沌元氣言則亦微有病
若只以至一之理言則亦無病石梁王氏是先撥一禮
記不醇之心者
禮也者合于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為本易見而義

理為文雖殺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為文之本集說無此明
白又損取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孔疏云禮物必鄉
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國
之大法集說於此亦殊混

禮器說義理之文處多猶中庸說中節之和處多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
內心也此分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為貴亦是心
之盡於外處內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禮器篇大旨重一稱字稱即時中之謂也文有不當多
處多文則忠信之心反薄故宜謹其獨文有不可少處

少文則無以達其忠信之心於外故又樂其發要以陳
其時中而已內心是存此心於內外心是達此心於外

非內心外心一時俱有之說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解溫為溫藉孔疏皇
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藴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
自承藉愚按今人猶用藴藉二字蓋本此即易不可以苟
合之意又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鄭注云
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孔疏云禮須積
漸不敢切迫也按注疏解慎字俱用溫藉之義蓋經文慎
與溫本交互言之

溫之至也溫字只如字讀如殺火之烽溫煖以漸而不
迫也不必轉作蘊內則柔色以溫之亦然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注疏集說俱無解

芥醬以芥子為醬今人猶有之

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大全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得
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人子婦者須
當知之以供于祭祀則思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賓客樂
之以侍于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內則之最
為人處

凡醢醬之與膾殺配者皆是以其物調臨而食之如

膾芥醬配殺則以魚膾濡芥醬而食之梲諸梅諸卵
鹽配殺則以梲梅蘸卵鹽而食之故論語曰不得其醬
不食也抑不徒教人如法以制之而已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以太牢鄭注云接
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集說則云以太
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接以太牢接字只是接待不必如鄭氏讀作捷王肅以
為接待夫人尤非以為接見其子按此禮本是特重太
子則陳說為長然子非能食仍是接待夫人而已以接
夫人以重太子之故而重夫人也補虛強氣之說淺矣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

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　玄端而朝日注疏皆謂端當為冕集說亦從之人全方氏則云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此與注疏集說俱不同

玄端與玄冕不同凡朝祭之服皆裳袂二尺二寸袪尺端服不裳袂袂幅如布之幅故曰端士無朝服士之朝服即玄端大夫以上則不然矣方氏謂玄端為祭服燕服之總名非也

康成主明堂五室之說而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

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解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說其意蓋以九室乃後人誤解不韋月令也集說于月令玉藻殊欠明白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注云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終月孔疏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于明堂門反居路寢門呂氏云明堂有四門則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四路寢如明堂之制則路寢亦四門為難信

明堂之制本於月令所云則當如九室之說故朱子亦取之若路寢之制亦如此則必不然路寢只是嚮南且五門而後及路寢安得有四面八方皆開門也月令所云居當亦只是聽朔時居其門位耳非終月居此也康成于明堂五室之外而一聽其朔于門中閏月則闔門立于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呂氏云路寢亦有四門夫路寢則安得有四門哉若五室則路寢之後為四小寢此退息宴安之所傳公薨於小寢君子少之豈天子可每一時居一小寢哉愚謂南郊明堂自當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亦制器尚象之旨若太廟路寢則必不與明堂同制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之五史參攷

之知其即太史內史愚見精細集說則不問其為何官矣亦備載孔疏之說

左史太史右史內史孔疏此說是

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孔疏云衣上制同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之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又朝玄端夕深衣疏曰大夫士視私朝故服

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無異但其裳以素耳愚按此分朝服與玄端甚明但朝君則君臣同服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玄端亦不服朝服故論語集註謂君臣同服者非告朔聽朔之祠內朝外朝之所此處孔疏說得最明

天子諸侯之玄端朱裳大夫之玄端素裳天子諸侯爲燕服大夫爲居私朝之服士則以朝服玄端即士之朝服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玄端不言祖若齋服之玄端則上下同皆玄裳

麑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鄭注既云絞蒼黃之色又引論語素衣麑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集說絕不分別殊畧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謂皮弁服也大夫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謂玄冕也以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皮弁服也絞衣也言白色也鄭注云絞蒼黃之色恐耳蒼黃之色當作絞若云羔裘緇衣則朝服狐裘黃衣則息民之祭之服也

孔疏謂十書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武王崩九十三而成王年只十三或曰只十歲豈武王年八十餘始生子與成王邑姜出也邑姜太公女也武王年八十餘則邑姜年雖甚小亦宜六十餘矣豈婦人六十餘而始生子哉且猶有小弱弟也由此言之則成王年必不止十三不則武王崩時不及九十也要之新王諒闇不言冢宰攝政此時之常惜周公多才多藝德望素隆故反來武庚之煽以啟管蔡之疑耳其稱曰孺子曰孺子王則家人親暱之辭猶武王呼康叔曰小子也（今世人以父兄呼子弟雖年四十九十猶曰小子）其曰小子同未在位曰弗克經歷則恐王德未成忠愛之深顧慮之切也其自言

惟予幼沖人則自謙之辭殷盤庚亦自言沖人也（盤庚繼其兄陽甲而立則年必非幼矣）成王豈不能蒞阼而待於七年之後方始親政者然則文王世子一篇不獨尤論夢錫之疑及周公踐阼之語即此成王幼不能莅阼之語已貽後世無窮之惑其獨其教世子及庶子官職之辭則有不可廢者擇之焉可耳

少儀云不疑在躬鄭注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集說似明毋身質言語及曲禮疑事毋質即此意

不窺密與不度民械對則宜淺看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量處言鄭注謂量

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是由處大節

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作州者非

術有序術字遂州二義皆可通術遂以聲近而轉審端徑術術字亦讀作遂術州則以文似而誤也篆文術州相似故其文似也宜竝存之

中年考校．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洒掃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

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為家考校之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大學小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集說則並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至近來講家有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大學比校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全背

離經辨志條解以為小學

多其訊言及于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孔疏云云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解之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而有所言而雜作術有法象也猶若則術既太一二則穆然二儀但本義不然混為配當此解從集說

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是．串說言及入者顯材授業嚴立之課而遂其得則人安之而得及游以其心有得若只督以口誦之功而又多為責問之言以及大學進之進而不顧其此習游遊若則學者必只是口頭強記隨便苟且以塞責而不復優游涵泳以自求心得于於默識心融矣只使之苟且而不自盡其誠教之以肉莽滅裂而不能盡其材也愚此意略本張子多其訊言一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九字作一句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注謂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解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間斷言之亦非

學非心得未有不速去之者或苦而棄之或淺而忘之皆是也此正論讀時未嘗由誠未嘗盡材而徒以口頭強記之病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孔疏云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其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則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愚按集說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

答者亦少想亦由此

師汲汲於取善則人皆相觀而善矣

注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成狹局者或失則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

或失則多務博之病或失則寡徑約之病或失則易粗心之病或失則止畏難之病此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謂之耳愚按

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悉不可一槩說

記明言天地之情如何說天地無情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云其辭未聞孔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氏日抄亦譏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

南風之詩殊不似舜時詩然以為南風之詩亦無大失

變有樂非專以賞諸侯自夔始耳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注云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酇也鄭謂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黃氏日抄亦主此解集說乃以行綴遠為德隆樂盛行綴短為德薄與注疏相反似宜從注疏

治民勞治民逸陳氏謂勞於治民逸於治民也鄭氏則謂其民勞其民逸也愚從陳說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據周禮以解禮記集說皆不暇及

自韶以上其樂俱難的考謂堯因黃帝所作之咸池更增改修治而用之其不增修者則別名大章是堯在位百年地平天成而不自作樂也大章又名大卷雲門亦無可証據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注疏以樂言集說以人之感于樂者言恐當從注疏

廣則容姦逆成滌濫而容姦律之聲則不和也 姦律者非其本

對所當用之律狄則思欲煩慘促節而起淫欲之思則不淡也所謂嘈嘈切切如私語者皆以樂言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言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言集說誤

情深則文明矣氣盛則化神矣化神言樂感人之妙也

陳註非

君子於是語于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開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引彼文恐臥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子是語因樂而論其詩歌動容之理子是道古因樂而道及古人之德行事業又因以得其理法其事則以之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集說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此本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蓋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存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證經未可以此疵康成也

紀綱不必分定六紀如疏說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〻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試爲減以減爲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〻解與孔疏及馬氏注俱不同不可從

禮勝則離即禮減而不進則消樂勝則流即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減而進嚴肅中自有從容不迫之意若一味拘迫則不成文矣樂盈而反和樂中自有中正和淡之節若一味流蕩則不成文矣孔馬劉諸說都未明白

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注疏即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

審一定和是審其詩之志意與聲音而定其所合之律

應氏之說非是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直即直養無害之直直己者正直己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得於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其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爲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

直己而陳德直如敬以直內之直陳者布列有序之意

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有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

經解首節未必全是孔子之言然其言要自無病後世
以詩書爲史之過甚者正多矣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
疏云過謂犯之有害者遇犯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
知也愚按孔依注說過字最明然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
自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
矣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語自有病且以過與功對則
過非遭遇犯害之謂孔疏多爲回護耳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

參讀禮志疑　卷下

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黃氏日抄引
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爲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
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人凱性和而有才者
也皆有強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參明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　言凱樂也強如自強
不息之強性情和樂之至而無拂戾之私則萬物一體
自誨人不倦教思無窮矣弟易也如易簡之易心體平
易之至而無險陂之念則中國一人自愛無不至而容
保民無疆矣強盛戰勝之解皆淺求也
事君遠而諫則諂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
諂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王氏謂此亦
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
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被初出貴賤皆
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
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
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
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是也愚按此又
可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參讀禮志疑　卷下

諫君不可不量遠近如位卑而言高罪也之類是也
然有身雖遠而不能忘諫者如屈原之類不可概以謂
譏之也石梁王氏疑非孔子之言不爲過矣
緇衣　甫刑苗民孔疏曰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
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
九黎　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
其子孫爲居于四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
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
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苗民以此言之鄭以九黎爲苗
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爲九

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愚按此敘三苗之始末最詳

九黎三苗俱在南方亦不同推類今廣東沿海及瓊州皆有生黎熟黎堯舜時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間今則實貴川湖之境猶多苗民蚩尤則在北於涿鹿即今順天之涿州鄭孔皆是臆說附會

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下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其

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縫爲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

深衣續衽鉤邊楊氏復曰鉤邊如今之覆縫蓋以邊爲每布幅之邊非謂裳之邊也於邊已縫而覆其縫是鉤之也蓋裳幅既皆斜裂不鉤之則恐不牢矣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今不識曲裾之制何似意者如盤領袍之加兩擺敷然如孔疏一旁有曲裾一旁無曲裾則亦不稱矣深衣裁制之法瓊山邱氏爲詳但十有二幅當總衣裳言之未可以裳之一幅分兩者爲十二幅今兩身兩袖只四幅裳六合十幅耳布幅之廣二尺二寸若於背幅裁去四寸則衣身之廣只各得一尺八寸加兩袖各二尺二寸每旁只得四尺又減去縫殺之長僅及指記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四幅之布袂不能反詘及肘矣是兩袖當各加一幅所謂長中繼揜尺者如此則衣亦六幅是十二幅以應十二月也若萬氏加兩衿及揣角之說則斷不可從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皆無解集說呂氏云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近世講

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即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于改過處愚按此說勝于呂氏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鍔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與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黃氏日抄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涵容言與後所謂砥礪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儒行篇語自多不醇不必一一强爲回護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放此愚按此說得最明皆審時以射習人於禮樂故觀射之鵠如己之道猶今之以教其習人也集說不分明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此以繹志言之觀射此則如自己爲父爲子之道爲父者惟恐在己不能盡父道爲子者惟恐在己不能盡子道而皆必求其盡以此心射鵠則亦惟恐不能中鵠由於己之未能盡道也孔疏亦未甚明白

大司徒文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爲準而較其四面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注云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最明賈疏五表之說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與羲和分驗四方亦是如此

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是八尺之臬之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亦是此八尺之臬之景土圭長尺五寸以夏至之日午樹臬測之其景之長如土圭則爲土中自土中而北則去日漸遠而景漸長五百里而長及一寸自土中而南則去日漸近而景漸短每五百里而短一寸自土中而東則午前而景已斜自土中而西則午後而景已斜中只此正此以日景測地之四方也賈疏日景最短尺五寸只此後以之南天至冬至日景最長冬至後又以之南而短至夏至南日行知其由古之在天夏日行南陸而去中國近冬則行北陸而去中國遠也此以日景測天之四時也堯典寅賓出日以春分卯中而日出卯位其景正西指西也寅以夏至日中午景而景正指子也寅餞納日以秋分酉中而日入酉位其景正東指卯也此以四方正四時也臬八尺法中人之身人參天地爲三才也土圭尺五寸兼三才而五之法五行也

小司徒任商賈之制鄭注正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卻不引管子內政軍令之文孟不欲合王伯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論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法因農以出軍也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廢農以爲軍也王霸正相反而賈疏引之亦不詳矣

老子可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爲以至德道老子常道及上德不

德爲一是燧皇以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以敏德與老子可
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失道而後德爲一是三皇五帝所
行以孝德與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爲三
王所行又以仁義爲五帝三皇所同有唐初儒者猶崇信
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也此其所以
爲陋也

鄭氏之至德即大司樂六德之中和也敏德即祗庸也
孝德即孝友也至德者性情之極乎中和至靜而無少
偏倚和則發之而無過不及也敏德者存省之不忽然
勉彊無間於須臾庸則好惡必求其合儀也孝德者

愛敬之真誠孝則發其仁於一本友則自本而推之也
老子以道可道則非常道以無名無爲爲自然之至也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若下德不失德則斤斤於有所守矣
是以不足爲德以其有爲也漢唐儒者不足以知道而
昔於附會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矣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昔先王[illegible]云俗者續
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俗不可[illegible]行禮
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illegible]不可衛然鄭注
于論訓之方歷亦引曲禮此語顧云土均是謂先王舊禮
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

禮俗有禮之俗也如冠禮或三加而總一醮或每加而
皆一醮醮醴可並存因其俗行可也俗禮則所謂委巷之
禮非先王之傳者也然可行不可行亦當審其重輕焉
如清明掃墓及端午中秋俗節[illegible]人此無妨今已有
之則亦不可不行也如居喪作佛事及以酒食延賓及
分弔帛於弔者此皆背先王之禮而必不可行者也又
如居喪而不免於出弔生日而不免於受賀受觴而不
能六禮之備明功而不免從卜之事之宜皆非禮而不
可行而在俗又不能盡違者則不得已而從俗行之然
君子爲之有不安於心者若竟以流俗爲是則敗禮將
無所不至矣

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爲饋獻
者亦尊相因也愚按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酳尸即饋
食之酳也朝獻者即王之酳尸也再獻者即后及賓之酳
尸也此經于春夏則言朝踐再獻于秋冬則言朝獻饋獻
是省文互文之法

祼用鬱鬯王后各一祼爲初獻再獻朝踐薦腥王后各
一獻爲三獻四獻饋熟獻[illegible]王后各
獻爲五獻六獻此皆堂上事然後陰厭而延尸入室饋
食至此乃食也有黍稷已食而酳尸王后各一酳爲七獻八獻

賓長畢九獻焉

守人先王之廟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先王遷廟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岐葬于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門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次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昭

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按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僖兄僖昭閔穆此逆其位也公若次今則當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

昭穆之序如閔公僖公以兄弟相承閔公當昭則僖公多一昭廟同在昭廟僖在閔下多一廟而實只同世不害也所謂逆祀者躋僖于閔上故不可耳若但躋僖穆則文公當穆而又昭穆次豈不以此亂乎

人司樂奏黃鍾歌大呂疏云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愚按依此則樂以律爲本八音之律又以鍾爲本鍾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又引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

大子之樂鎛鍾十二應十二正律[illegible]皆特懸如十二辰之位[illegible]特磬十二亦如之所謂宮懸也[illegible]如奏黃鍾之宮則以

黃鍾起調先擊黃鍾之鎛鍾以聲之笙簫箎管塤篴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聲之起止則又以笙鍾發逐聲之始頌磬收逐聲之韻鼓鼗居中爲節發居上下句之間其黃鍾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和宮蕤賓爲和徵也[illegible]及夫奏終則必於末一聲以特鍾收黃鍾律而後擊黃鍾之特磬以收之若奏太簇則亦以太簇鎛鐘起以太簇特磬收之如歌大呂之宮則以大呂起調先以大呂之鎛鍾引聲之琴瑟及歌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字之起止則又以歌鍾發逐字之聲頌磬收逐字之韻搏拊鼓

贖爲之節皷居上下句之間其大呂宮用夾鍾爲徵夾
鍾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變宮黃鍾爲和應鍾爲變林鍾
爲繆徵變及夫曲終則必於末一句仍收歸大呂律而後
擊大呂之特磬以收之若欲息鎛亦然也凡鎛鍾特磬
倍於笙鍾笙磬鎛鍾當倍於歌鍾而笙磬堂上貴人聲
尚清也然今之又有與笙大不同者大樂有鎛鍾金
奏如先奏金奏鼓之一樂無鎛鍾則但有金奏如郊祀徵商後以鎛鍾奏
凡樂事今人全不知理會矣
大司樂圜鍾爲宮條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
玉而裸焉賈疏謂據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

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此據天地言
禮也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植璧秉圭只是變禮
外神有玉無祼宗廟有祼無玉金縢植璧秉圭此有事
祈禱非祭祀也所以告神或用玉或用幣此無牲者也
圜鍾爲宮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注有避有不用
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有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注
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賈疏曰或先
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注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
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呂者所當知
凡樂圜鍾爲宮一條圜鍾爲宮則無射爲徵仲呂爲商
變宮黃鍾爲羽變林鍾爲角變宮大簇爲和變南呂爲
繆即夾鍾宮調也凡以宮祭祀則爲角商則爲羽此黃鍾
爲角者以變半黃鍾爲角則是以變林鍾爲和變太簇
爲繆爽則爲宮夫鍾爲徵無射爲商仲呂爲羽此夾則
角調也大簇爲徵者以太簇爲徵則是以南宮爲商以
姑洗爲羽以應鍾爲角以蕤賓爲和以大呂爲繆以林
鍾爲宮此林鍾徵調也 姑洗爲羽者
以姑洗爲羽則應鍾爲角蕤賓爲和大呂爲繆林鍾爲
宮大簇爲徵南呂爲商皆如上鈞 人
而以姑洗發聲是林鍾羽調也下禮地示神舅一條所

言法亦以此推之四聲而無商者不用商調耳若一曲
中皆無商聲則必不可用也如謂不用隔八相生之法
則如以夾鍾黃鍾太簇姑洗四律合爲一曲而奏之豈
復成曲况清濁與律又不相應乎鄭賈皆長於數典而
不知樂律所謂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與
先生亦未考西山律呂新書及朱子論樂之說矣
樂師舞先王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獻
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
羽是旄皮十八等舞祭祀有分用而十羽爲正宗廟兼
用二鄭之說皆非

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娶妻而呂生子之義皆本律曆志司
見賈疏不可不知史與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
篇皆言從橫辯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
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愚按四字說盡從橫人
肺腑

以律生呂謂之娶妻以呂生律謂之生子律本位而呂
居衝亦其義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曰，言與其聲歌則云
樂者主於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而下別云聲歌明
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言雅頌

得所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可見朱注以詩樂並言此不易
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者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遂
謂雅頌即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本偏謂詩用以
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律生于詩者也如鄭此言則詩反生于律矣且
如夾漈說則興于詩成于樂亦皆合而爲一矣予又何用夾
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者其意抑甚
矣此特見延陵觀樂時雅頌其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
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乎今日詩樂皆本既亡故不
見夫子刪正之妙若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詎足可貴者
之觀聽皆足爲萬世之準繩乎延陵之嘆樂猶之韓起之
嘆春秋耳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以詩歌之聲合之律
呂之聲以人氣合之天地之生氣所謂協、以定和此
非詩生于律亦非律生于詩也詩之與樂有分有合分
之則詩有文字義理所以言志所謂文足論而不息其
義嫌而易見也詩可別爲詩教以詩合之音律而動
爲歌舞則又有聲可聽有容可觀而聲容皆合於生氣
之自然者之行所謂淫足樂而不在其感人又有神於
不知不覺而與之俱化者故樂又別爲樂教也故詩主
於文字可以兼收貞淫以使人知所懲戒樂主於聲容
則鄭聲不可不放以使之、於和淡此興於詩成於樂

之所以有分也鄭夾漈謂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其
言誠有偏矣若合之則詩即樂之章歌即永其詩也，
舞亦動其詩之容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矣先
王恐其聲其容之以盈而不能反也故律呂以範之行
綴以齊之是歌舞聲容又皆有節詩而成之者哉韶咸
夏濩皆必有詩而今不可考大武之六詩則猶多有周
頌中左傳可證以成周制作得其詩之正者彼之管弦

協以歌舞而用之宗廟朝廷邦國及於鄉閭又及於房中別其宗甲大小使各有定分然則既定則音律有缺而器數之大小多寡亦因之以異其祭祀有不盡於正者亦不可使以管弦爲以歌舞合於音律但以其不能皆正則亦是存其篇什以資論議是故風雅頌各有正變以正爲有用不用之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用皆失其所之[illegible]

[illegible]是故大武祭祀及商則[illegible]是音律之失正也[illegible]使得而歌湛露形弓金奏肆夏工歌文王是所用之失正也此必當時詩之篇冊陵亂散失故樂人隨手拈用又加之以自作聰明故失之如此夫子敘雅頌之篇章使各還其次序是雅頌既分明則雅頌之音律亦得分明而雅頌各篇之用處亦得分明器數容儀不至參差定詩即以正樂而雅頌得所即樂正之實詩與樂本相因而稼書先生謂樂自樂詩自詩樂正言分爲兩事其意謂樂正于雅亦未是也

卜師四兆鄭注謂占兆之書分爲四部若易之二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疑按卜筮一理而龜書獨不傳聖人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詩如易上下兩經本子樂如揲蓍求卦而用之今使易經本了卦爻皆錯亂則揲蓍所得之卦亦亂雜而失其象占矣[illegible]不傳今之用錢卜易者其說皆離宗亂道以不識易經本子故也

[illegible]氏[illegible]致日[illegible]四時之狩賈疏謂四時之[illegible]故[illegible]則水旱[illegible]若以今歷家言之則此皆由歷之疎密耳顏氏家訓音辭篇內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說當並存

寒暑失時風雨不節此德政有以致之若日晷長短進退則由於歷之疎密

[illegible]謂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辰又分其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使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歷無跳辰之義故注云今歷太歲[illegible]此且依按之不足歷辰之大歲則所指又是何

[illegible]

入前辰非跳過一辰也
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補
鄭注所不及其說甚是
分野之說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實然
古人則天垂象在其中則祭其星故鶉火分柳星張因
仍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
皞分奎婁顓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
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世乃分別郡國謂某郡某地
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闢者又謂天體轉旋天
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
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子中
庸註是用其後一解
六體為書（象形會意指事諧聲假借轉注）四聲五音曰名（四聲平上去入五音知喉齒牙舌脣及合口開口齊齒撮口閉口卷舌之呼法之類）皆有定體近於禮名
有定聲通於樂書體自篆變而隸又變而楷而鍾王作
又徒逞其筆姿以悅人目是以古體日趨於訛書體日
訛而呼名亦以日外古道之賊也況禮樂乎許慎說文
甚有功於書學朱子嘗稱其說之精沈約四聲猶留古
之遺音而邵子亦稱其為知道者（以其始於一東合口之音然後以漸而發揚終

以十五咸閉口之音是陰陽闢闔始終之道）明太祖洪
其分一東二冬皆有深意而今人不識之矣明太祖洪
武正韻以正字體而別韻不取沈約張爾公增補字彙
以明音釋而說義不取說文皆師心自用也

參讀禮志疑卷之下終

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陳祥道撰

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明修本

禮書一百五十卷（內府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紀談、稱其許少張榜登科。又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注、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為太常博士、賜緋衣。不旬餘而卒。又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義郎。宋史則作官至祕書省正字。然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與廌所記同。廌又稱嘗為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為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則稱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宋史陳暘傳則稱禮部侍郎趙挺之上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案樂書實二百卷宋史字誤）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則廌與振孫所記為確、公武朝廷聞之之說非其實也。其書中多掊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祫謂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說。論禘大於祫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闢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為王安石之徒見晁公武讀書志祥道論語解條下）安石說經、既刱造新義、務與先儒立異。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佃禮象今不傳、惟神宗時詳定郊廟禮文諸議、今尚載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別解、與祥道駁鄭略同。蓋一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然綜其大致、則貫通經傳、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陳振孫稱其論辨精博、間以繪畫、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晁公武元祐黨家、李廌蘇門賓客。皆與王氏之學異趣。公武則稱其書甚精博。廌亦稱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則是書固甚為當時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服器之制靡不悉備他日其弟賜又作樂
書定五聲十二律之本二變四清之辯雅
蒐衰正之分槩然明白成一家言惜時尚
安石新說二書雖出竟未有傳習之者
皇元積德百有餘年
聖上銳意中古禮樂之治儒臣行四方購
求遺書不知幾人而二陳之書莫有知者
晉寧趙公宗吉來僉閩憲求二書於民間
二年而始得之送郡學官方鳩工鋟梓而
趙公移節浙右繼是經歷前進士達君可
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允中取而播閱
之曰是大有益於制作者豈可使之泯泯
耶爰命前國學貢士福州路府判官保奉
訓董其事郡學正林天賀會諸儒相與校
讎而完成之是歲仲秋釋奠之前一日翰
林學士臨川邵庵虞先生序成將命適至
嗟夫作者不蘄人之知知之者常在百世
之後二書不行於昔而行於

文明盛時豈偶然哉必有服習而得其說
以贊
聖代之制作者非曰小補云爾禮書凡一
百五十卷樂書凡二百　卷至正七年
龍集丁亥八月三山後學余載謹序

校勘督工
直學揚聰
直學張文俊
司書張伯通
葉戭　黃誠　陳淦
六齋訓導
陳良琛　鄭拱辰　韋泰
福州路儒學學正陳　彬
福州路儒學教授林　光大

重刻禮樂書序

自古帝王之為治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為邦夏時也殷輅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故故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關雎

麟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

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與

列聖繼作至於

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佾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駸駸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通乃建郡縣置守令托之以民

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備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為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刑按察之官蓋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後又易提刑為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噫禮樂其在是矣閩為東南文

物富庶之邦其部置憲踰六十
年吏民之所共識者其長貳數
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仰
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
盡其思矣今
皇上如天之仁覆育寰宇功成
治定鼓蕩崇配固其時乎耳曰
親切之司豈有內外之間哉去

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
始欲發明其微而推充之乃得
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
書與其弟暘所進樂書送郡學
官刻而傳之方鳩工而趙君移
節浙右於是經歷前進士達理
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
君汝遴允中相與讎校而究成

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見憲
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
聖治於今日者也乃使郡儒學
訓導韋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
使之敘焉夫禮樂之事大矣三
君子之心至矣集何以言之哉
切嘗論之歷代之史載其所謂
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

矣宋承五季之後禍亂粗息乃
敕劉溫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
書為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
闢蘇洵修太常檢討以成而陸
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為簡
繁失中又或以為雜出衆手其
論蓋未定也而陳氏之言曰考
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

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
道德之蘊凡廿年而後成可謂
勤矣進書在元祐更政之初其
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為
書曰聶崇義之圖辨疑補闕釆
繪尤精書存繪本不甚傳於世
為可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
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
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
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為說尤有
感於陳氏之言焉其曰中則和
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
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
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
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
之設二變之終不復可生是以

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
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
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
可易是故宗之議樂也急於中
聲之求而士均以成調者無所
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
王朴用縱黍定尺而管之容黍
為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
之容黍為不足且黍之生豈函
大小不可齊也故范鎮之為雅
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
而過不及之差誠有如陳氏之
所憂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
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
矣哉蓋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
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為律而身

為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怨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為國而陳氏之説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

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

是為叙 雍虞集書

進禮書表

臣某言隆禮興樂聖人之極功窮經著書儒者之本務顧惟蒐瑣之末學冒究情文之大端愧無補於分毫徒有塵於旒纊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先王建法本情性以導民中古右文師典常而經國卑高貴賤煥然有辨因革損益卓爾不磨書一而風俗同上下和而神人洽故三王其盛之舉實百代無前之休大抵以還舊章無幾禮或求之於野官或訪之於夷卑論發於炎劉高談起於東晉日加以累世之澆俗競煽一時之澆風千歲寖寥不聞復古諸儒藉藉聚訟至今道豈終虛理固有待光興運祚大振人文冠偉蹟於百王揭休聲於七葉迄成帝業以翼孫謀恭以

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如天厚德配地

皇帝陛下睿謀神畀孝治日躋增隆積累之基潤色泰平之化收功制作留意討論廣開宸聰過采士議擢臣久專禮學粗成家言給筆吏於秘書鳩續工於禁扃采令傳錄上備覽觀雖盛德涵容不弃陋儒之糟粕然終篇蹇淺曷裨聖作之丹青臣無任

禮書序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臣陳 祥道上進

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兢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脫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

法亡於殊俗之常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
故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施諸侯塞門反坫素
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爲是先王之制没以掃地天
下學者亦失其傳故趙武子不知穀齊孟僖子不知相
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曾不知尚羔衛不
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叔孫通纂綴禮儀
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卑齊魯二生之論雖
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脩禮之
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傳咸極
論於晉而謫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弃於一時繇漢
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其上者非一君欲成
禮法於其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
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任之則禮之
事終不行此厖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
復見也今上有願治隆禮之君下有博古明禮之臣都
俞賡歌於廟堂奕奕之間四方万里涵泳德化制作之
盛在此時矣臣位卑學淺何敢望禋萬一然嘗攻六藝
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形名度數者必
辨其制凡載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蘊僅二十年著成
禮書總一百五十卷其於歷代諸儒之論近世羣崇義
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闕庶幾古人之髣髴可以
庶推而見之藏諸巾衍非敢以施當代豈謂伏蒙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曲加采聽特給筆札俾寫
上進臣何傶淺陋固不足以承命菁備覽録始塞明詔
而已臣謹序

尚書禮部
近准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勅中書省傳部侍郎
兼侍讀陸佃劄子奏臣聞六經之道禮
樂爲急方當盛時所宜稽考以飾治具然非博
洽該通之士莫能盡也臣竊見秘書省正字陳暘著
成樂書二百卷貫穿群籍頗爲詳備暘嘗以制策登科
其兄祥道亦著禮書禮關古今制度曲盡元祐中嘗
因臣僚薦祥道家朝廷給筆札畫工錄其書以付太常
寺今暘所著樂書卷秩既多無力繕寫以進臣欲乞
依祥道例特賜筆吏書工三五人寫錄以進獻如蒙
聖慈允以爲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道所著禮書同共
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本部尋下太常寺抄錄到元祐四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勅中書省臣僚上言竊以爲朝廷乞
朝廷量給紙札及差左街書畫工等付太常博士陳祥
道錄進禮書未蒙降勅指揮方今
朝廷講修令具以禮書爲先臣切知所撰禮書累歲
方成用功深頗究先王之蘊然而卷帙浩大又圖
寫禮器之屬不一祥道家貧無緣上進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量給紙札并差楷書三五人畫工一
二人付祥道處俾圖寫進以備
聖覽必有所補取
進止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仍揩書許差三人畫工一人須至公文
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十日牒

禮書目録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臣陳　祥道　上進

進禮書表　禮書序

第一卷

冕服　十二章之服

大裘而冕　衮冕

鷩冕　[illegible]

毳冕　希冕

第二卷　[illegible]

玄冕　裨冕

日月　星辰

山　龍

華蟲　宗彝

藻　火

粉米　黼

黻

第三卷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　上公衮冕

侯伯鷩服　子男毳冕

王之三公鷩冕　王之孤卿毳冕

王之大夫希冕　諸侯之孤希冕

諸侯之卿大夫玄冕　褒衣

第四卷

諸侯祭服　玄端

素端　縓

武　紕

纓

第五卷

紘　緌

綖

瑱　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　衡

笄　簪笄

第六卷

皮弁　韋弁　爵弁附

裳

第七卷

五色　間色　緣

虞皇　夏收　商冔

第八卷

冠　冠制

毋追冠　章甫冠

委貌冠　緇布冠　太古冠　後世冠

第九卷

天子諸侯始冠之冠　諸侯士齊冠

子姓冠　既祥冠

第十卷

惰游冠　不齒冠

大白冠　黄冠　黄衣

深衣　長衣

第十一卷

中衣　諸侯　大夫士　衽

纚　髦　角羈

總 組總 錦總 布總 明衣裳
第十二卷
裘制 黼裘
羔裘 麛裘
鹿裘
第十三卷
狐白裘 狐青裘 黃衣狐裘 貍裘
虎裘 狼裘 熊裘 羆裘
第十四卷
帶 天子素帶 諸侯素帶 大夫素帶 士練帶 革帶
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第十五卷
深衣帶 童子錦紳
鞶鑑 率帶
芾帶 王冕服赤舄 皮弁白舄 后褘衣玄舄
繶 青屨 赤屨 白屨 黑屨 葛屨
第十六卷
繶 絇
純 綦
鞮屨 用屨悅屨之節
褻 童子服屨
第十七卷
后服 褘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褖衣 士褖衣
第十八卷
宵衣 袗衣
深衣 裂衣 副編次

纚笄 象揥
第十九卷
佩 天子佩 諸侯大夫佩 世子佩附 衡
瑀 璜
衝牙 琚瑀
第二十卷
組綬 玭珠
象環 婦人佩
績結佩 男子婦人事佩
第二十一卷
觿 韘
捍 紛帨
燧 遰
金燧 木燧
第二十二卷
刀 削刀 鸞刀
劒 劒櫝 夫襓
綬 鞶厲
第二十三卷
天子韍 諸侯韍
大夫韍 士韎韐
素韠 爵韠 邪幅
第二十四卷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王城
經涂環涂 王畿
六鄉六遂

第二十五卷
都鄙之制　都鄙三等之制
夏商采地之制　鄉遂都鄙三等之地
第二十六卷
尺 十寸尺 八寸尺　步
畮 夫 屋 井 邑 丘 甸 成 縣 都 通 成 終 同
第二十七卷
廛 廬　餘夫田
賞田　加田
第二十八卷
貢助徹　五藉
五涂
第二十九卷
耕藉　耕田
耕壇　先農壇
神倉 倉　人耦 牛耦
土牛
第三十卷
后躬桑蠶　公桑蠶室
繭 鞠衣之禮　后乘翟車
先蠶壇　躬桑壇
蠶月　曲植
第三十一卷
千乘之國　諸侯附庸
圭田
第三十二卷

禹貢五服 周九服　侯國采邑貢賦之法
賦稅征斂之辨
第三十三卷
力政 以旗致民 以鼓致民　方伯連帥之職
軍制　羨卒
第三十四卷
九州　九州所宜
五地所宜　十二分
第三十五卷
尚書中星圖　月令中星圖
月令二十四氣圖　挈壺氏刻漏圖
第三十六卷
璿璣玉衡　測景圖 土圭
致日月之法　十日
十二風　水平法 爲規識日法
第三十七卷
天子五門 路門 應門 雉門 庫門 皋門　屏 廟屏
諸侯三門
第三十八卷
天子三朝 外朝 內朝 治朝　眡朝退朝之禮
卿大夫二朝 內朝 外朝　王后夫人朝
第三十九卷
六服朝覲之禮　朝覲冕服
諸侯朝天子送逆之節　諸侯貢享之禮
第四十卷
湯沐之邑　世室 重屋 明堂

第四十一卷
明堂朝諸侯之位　壇壝宮
方明
第四十二卷
珠盤 玉敦　桃茢
聘儀　盟詛
第四十三卷
王諸侯寢廟制　大夫士寢廟制
內九室 外九室　大次 小次
第四十四卷
寢宮 王六寢 后六宮 諸侯三寢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二寢 庶人一寢
士庶子伯衛制　虎士五隸介衛制
第四十五卷
房　宁
庭　圯
垂　楮
位　屏攝
雷
第四十六卷
碑　隅阿坫
垣牆墻壁序　門制
賓館　庭燎
市制
第四十七卷
五帝　熊席
蒲席 莞席　越席 [illegible]

第四十八卷
裕　蒯席
周禮五凡 書四凡　學校
周四代學 魯四代學　諸侯頖宮
第四十九卷
塾　庠序
鄉官書攷之法　秀選俊造進士之法
問不帥教之法
第五十卷
天子諸侯視學之禮　視學養老之禮
養孤之禮　鄉飲酒之禮
第五十一卷
笏　大圭
諸侯荼　大夫笏
士竹本
第五十二卷
玉　冒圭
鎮圭
第五十三卷
六瑞　三駔琮 后駔琮
公侯伯子男圭璧　介圭
繅 三采 公侯伯繅 子男繅 與二采繅 問諸侯繅
第五十四卷
四圭有邸 蒼璧　兩圭有邸 黃琮
圭璧　璋邸射
青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牙璋 中[illegible]

第五十五卷
圭瓚 璋瓚 大璋 中璋 邊璋
宗廟禮神之玉 穀圭 大璋
琬圭 琰圭
第五十六卷
璧羨 瑑圭 瑑璋
合六幣 圭以馬 璋以皮 璧以帛 琮以錦 琥以繡 璜以黼 璧帛 琮錦
玉案 瓚
瑁
第五十七卷
節 八節
英蕩 傳
璽
第五十八卷
幣帛 祭祀用幣之禮
饗食燕用幣之禮
第五十九卷
牆壓 守壓
釋幣 贄
篚
第六十卷
贄 鬯
皮帛 羔鴈
第六十一卷
士昏贄鴈 雉腒
野外軍中贄
婦人贄
第六十二卷
大宗 小宗 有小宗無大宗 有大宗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辨嫡上 辨嫡下
姓族氏
第六十三卷
九族 三族
宗族 族燕之禮
族飫之禮
第六十四卷
冠禮儀 士冠筮日之儀
陳服設筵加冠之儀 孤子冠
庶子冠 醴醮儀
醮賓
第六十五卷
婚禮 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 請期
親迎
第六十六卷
婦見舅姑禮 醴婦饗婦禮
舅姑饗送者 姪娣媵
致女 還車之禮
婚姻之時
第六十七卷
廟制 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 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　官師一廟
第六十八卷
壇墠　不遷之廟
王者立四廟　廟位
第六十九卷
大寢小寢　廟飾
寢廟薦新上　寢廟薦新下
庶人祭於寢　昭穆
第七十卷
虞主　吉主　師行載主
祏　匰
坫
第七十一卷
禘祫上　禘祫下
第七十二卷
時祭之祫　月祭時享
三代祭時　天子諸侯大夫卜祭
卜郊
第七十三卷
六龜　燋　楚焞　卜法
蓍　筮法　蓍櫝　[illegible]　卦[illegible]
繫幣
第七十四卷
戒誓　王齊宮　后齊宮
齊服　尸
第七十五卷

牧牲官　卜牲卜兆牲
養牲　三牢
飾牲
第七十六卷
用牲之別　省牲迎牲殺牲之儀
互盆簝
第七十七卷
骨體　血腥爓熟
舉肺　祭肺
第七十八卷
大夫士肵俎　腸胃膚
脯　腊
第七十九卷
魚　醢
膴　粢盛
第八十卷
田獵　火田
田禽　射禽之儀
第八十一卷
大夫廟門之位　士廟門之位
尸次　朝踐之儀
大夫士饋食儀　加爵
第八十二卷
三詔　燔蕭
茅苴　茅旌　道布
第八十三卷

陰厭陽厭　綏祭
受嘏
第八十四卷
五齊三酒　鬱鬯秬鬯
六飲五飲
第八十五卷
祼　十二獻　九獻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飯數
第八十六卷
大夫士儀禮　脤膰蜃器　豕?
第八十七卷
祭日祊明日祊　拜儀上
拜儀下
第八十八卷
天帝之辨上　天帝之辨下
郊丘　方丘
第八十九卷
祀明堂　祀大神祇地示土示之辨
祀后土之辨
第九十卷
旅祭　類祭
雩祀　祭日祭月
第九十一卷
長駱　四望
祭四方
第九十二卷

社稷 王社大社　國社
大夫以下社　亳社
而社　社三
第九十三卷
蜡臘 附　賽禮
第九十四卷
釋奠　釋菜
五祀
第九十五卷
六彝 雞彝 鳥彝 斝彝 黃彝 虎彝 蜼彝
六樽 犧尊 象尊 壺尊 著尊 大尊 山尊
黍彝
第九十六卷
卣　祀天犧樽
金罍 六罍　山罍
第九十七卷
圜壺 方壺　廢禁 棜豐
彝舟
第九十八卷
琖斝爵觚觶角散
第九十九卷
觥　勺 龍勺 疏勺 蒲勺 椑勺
斗　鼏鼎 鼐 鼒 鉶
第一百卷
冪 疏布冪 畫布冪　巾 疏布巾 畫布巾
籩豆巾 蒲巾　梡嶡 椇 房俎

第一百一卷
敦 廢敦 簠 簋
豆 籩
竹簋方 登
雕簋
第一百二卷
鑊 錡釜 鍑 鬲
甗 甑 匕 黍匕 疏匕 [illegible] 桑匕
第一百三卷
棘畢 桑畢 體柶 [illegible]
鼏 禁
鬴 考工記鬴 律歷志鬴
第一百四卷
洗 罍 槃 匜 料 盆 筥
篚 笲
簞 笥 匴
第一百五卷
射儀 侯制
天子之侯 虎侯 熊侯 豹侯
第一百六卷
畿內諸侯 熊侯 豹侯 畿內卿大夫麋侯
畿外諸侯 大侯 參侯 干侯 天子虎侯 熊侯 五正
諸侯 熊侯 豹侯 三正 大夫麋侯 三正 士犴侯 二正
第一百七卷
質 天子熊侯白質 大夫麋侯 諸侯麋侯赤質 士布侯
主皮之射 貫革之射

射服 扑
第一百八卷
貢士與射 射樂
大射之位 鄉射之位
第一百九卷
祭侯 楅 [illegible]
物
第一百十卷
中 兕中 閭中 虎中 鹿中 [illegible] 籌
乏 拾 朱極 決
第一百十一卷
椹質 并夾
弩 [illegible]弓 [illegible]弓 [illegible]
第一百十二卷
弓 弓韣
弓檠 弓柲
依撻
第一百十三卷
矢 [illegible] 矢箙
鍭 矢括
第一百十四卷
投壺 賓主投壺之儀
設壺釋矢之儀 數算立馬之儀
觥 馬
籌 算
壺 鼓

第一百十五卷
五兵　殳
矛 酋矛 夷矛　戈
第一百十六卷
戟　甲 釬 甲裳
胄　介 駟
第一百十七卷
五声　八音
十二律 [illegible]圖　管
均
第一百十八卷
天地辰建旋[illegible]圜　祀祭享天神地示人鬼
登歌下管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一百十九卷
鐘虡磬虡　大鐘
撞木
第一百二十卷
大磬　編磬 編鐘
鎛　錞
鐸　鐃
金鐸 木鐸
第一百二十一卷
鼓制　土鼓 [illegible]
足鼓　楹鼓
第一百二十二卷
晉鼓　靁鼓 靈鼓 路鼓

[illegible]鼓　提鼓
[illegible]二十三卷
鼗　叢鼓
鼙　拊 相
第一百二十四卷
雅　[illegible]
缶　琴
瑟
第一百二十五卷
柷敔止[illegible]　牘應
竽　笙
[illegible]
第一百二十六卷
[illegible]
篪　篴
[illegible]　管
[illegible]
第一百二十七卷
堂上樂圖　樂縣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一百二十八卷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舞
武舞[illegible]六成之位
第一百二十九卷
文舞武舞之位　文舞武舞之節
[illegible]
第一百三十卷

四夷舞　舞衣
朱干　玉戚
翟
第一百三十一卷
旗制　綏
太常　旂
第一百三十二卷
熊虎爲旗　鳥隼爲旟
龜蛇爲旐　通帛爲旜
雜帛爲物
第一百三十三卷
大閱治兵之旗　旞旌
龍旜　翿旌

第一百三十四卷
旌　[illegible]　微識
招大夫士以旌旂之禮
第一百三十五卷
車制　五路　[illegible]
王行五路先後之儀　[illegible]
第一百三十六卷
王后車　重翟　厭翟　安車　翟車　輦車
第一百三十七卷
夏篆　夏縵　棧車　墨車　役車　大車　柏車　羊車
第一百三十八卷
戎路　廣車
闕車　苹車

輕車　[illegible]
第一百三十九卷
車戰之法　輦車
輦　安車
駟車　奇車
第一百四十卷
軨　轐
轂　較
輻　牙
第一百四十一卷
轄　軸
輪　蓋
弓
第一百四十二卷
轛　輿　[illegible]
軫　輢　軹　軌
任正
第一百四十三卷
輈　陰　[illegible]
衡　[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四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綏
第一百四十五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六卷
乘位 [illegible] 乘車 節 [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七卷
馬 閑 [illegible]
車 [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八卷
喪期 喪服升數
斬衰制 喪服祥禫月日
第一百四十九卷
括髮 免
髽 笄
杖 竹杖 削杖 [illegible]
第一百五十卷
絰帶 絞帶 衰辟領負板之制
倚廬 堊室
苫[illegible][illegible]翦廬堊室之辨
含禭賵賻贈之别 從服
禮書目録終

禮書卷第一

冕服 十二章之服 大裘而冕

衮冕 鷩冕

冕服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illegible] 周禮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衣服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 [illegible]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禮運曰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家語作兵車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為濫矣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鄭氏曰朱綠似夏商禮周禮天子五采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天子大裘而冕[illegible]）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學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明堂位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冕而揔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祭義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

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哀公問曰冕而親迎郊特牲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周弁殷冔夏收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曾子問曰大祝裨冕諸侯將適天子冕而出視朝詩大車曰毳衣如菼毳衣如璊終南曰黻衣繡裳九罭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采菽曰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文王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韓奕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論語曰禹致美乎黻冕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又曰服周之冕周語單襄公曰陳侯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又曰襄王使太宰賜晉文侯命晉侯端冕以入武宮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世本曰黃帝作冕服史記曰放勛黃收純衣大戴禮曰公冠四加玄冕（家語同）黃帝黼黻大帶家語曰黃帝與炎帝戰克之於是衣裳作黼黻又曰將郊天子皮弁以聽祭報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左傳臧哀伯曰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illegible]）公與公冶冕服（[illegible]）及疾

畢其日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昭二十五年伐楚之役許男卒而以衮衣斂穀梁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公羊曰已練可以弁冕荀卿曰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又曰天子山冕諸侯玄冠爾雅曰黼黻彰也又曰衮黻也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也次國服三大夫服二上服一衣文日玄故號焉許慎曰衮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後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李氏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阜服也漢承秦故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冕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埀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後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擬於至尊復損略之宋齊皆王公平冕九旒衣山龍以下九章卿七旒衣華蟲以下七章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衮冕自龍以下凡九章山冕八章鷩冕七章冕通十有二旒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衮冕九章三曰山冕八章四曰鷩冕七章五曰火冕六章六曰毳冕五章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衮冕山冕八章鷩冕七章火冕六章毳冕五章俱八旒諸伯自方冕而下七又無山冕鷩冕七章毳冕五章火冕以下俱七等俱七旒諸子服自方冕而下六又無鷩冕火冕六章毳冕五章毳冕以下俱六等俱六旒諸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無火冕毳冕五章冕五旒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六章三曰毳冕六章四曰藻冕四章五曰繡冕三章六曰爵弁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毳冕五章藻冕四章繡冕三章六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毳冕藻冕四章繡冕三章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繡冕三章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無爵弁繡冕三章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無爵弁繡冕三章士之服三一曰爵弁二曰韋弁三曰玄冠 [illegible] 庶士之服一玄冠隋既受周禪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服十二章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服九章王國公開國公三公衮冕青珠九旒服九章侯伯鷩冕八旒

服七章伯冕五旒服七章子[illegible]
冕五旒服五章唐制天子之服十四[illegible]
之服也冕廣八寸長一尺二寸[illegible]
袞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金[illegible]
二旒鷩冕八旒七章[illegible]
皇太子之服六袞冕[illegible]
冕者一品之服也毳冕[illegible]
三品之服[illegible]
一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六品[illegible]
宗廟
十二章之[illegible]

冕服之作尚矣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服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黼黻
而上之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
收而祭商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則皇收而下皆冕也
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詩稱
商之孫子常服黼冔則夏商服章蓋與古同矣[illegible]之服
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絺於裳則是五采之章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illegible]粉米[illegible]
文也黻黑與青文也蓋日月星辰[illegible]成象者也山龍華
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illegible]成象者首
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首[illegible]始終於東北
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者東北冬春
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黼
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
[illegible]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宗彝陽之陰也故繡
而在裳[illegible]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
故宜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於旌旗服止九章以
[illegible]陽數故章與四時相[illegible]鄭康成謂[illegible]九章登龍於
[illegible]宗彝以尊其神明也或然也鄭周禮稱袞冕[illegible]記
稱天子龍袞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袞而不言山
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上之服則毳冕毳毛物毛
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宗彝[illegible]宗彝可知
也升華物於[illegible]春[illegible]上升夏物[illegible]之前則[illegible]與四
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袞以象天則龍行天之物
變化不測[illegible]道之[illegible]也康成釋禮記[illegible]袞有日月星
辰與司服之說不同其自惑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
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言[illegible]止
於九文則周之袞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詩
[illegible]又曰玄袞赤舄康成謂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詩[illegible]謂天子朱[illegible]諸侯[illegible]衣冕考之於禮
王之五冕皆[illegible]玄冠朱組纓[illegible]禮稱

也玄纁束昏禮納徵亦玄纁束聘禮之篚[illegible]
禮之笄纚被纁裏方相氏玄衣朱裳銘物亦緇[illegible]
則玄緇所以贈[illegible]所以象事幽道者常在上象事
者常在下故易稱垂衣裳以取諸乾坤天玄地黄而纁赤
黄色則六服皆玄衣纁裳[illegible]荀卿天子袾裷之說豈其
況傳者異耶荀卿[illegible]山冕諸侯玄冠[illegible]山冕司
袞冕也袞冕有登龍[illegible]也山冕本山龍言之也考工
記曰火以圜山以章[illegible]以龍爾雅釋丘曰上正章丘釋
山曰上正章山[illegible]然則火圜山上正而龍卷
曲云爾禮言交龍爲旂[illegible]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衣亦
之飾蓋亦如此[illegible]之一升一降乃不爲亢君[illegible]之象
也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illegible]公袞亦有升
龍矣[illegible]天子有升龍[illegible]公袞[illegible]龍
[illegible]
誤也司尊彝有雞彝鳥彝[illegible]明堂位
曰雞彝夏后氏[illegible]黄目周尊也則虎
彝蜼彝[illegible]以前之彝可知矣先儒[illegible]華非虫蜼粉非米
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illegible]至華蟲
尊者在上[illegible]尊者在下[illegible]備焉
繡[illegible]之精者爲繡孔穎達申安國之[illegible]尚質[illegible]
繡而繡[illegible]以爲祭服後代無用[illegible]成[illegible]
爲前世[illegible]於後代以疑古[illegible]亦曰[illegible]被繡求載琴
玄袞而冕[illegible]

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illegible]
[illegible]
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illegible]師掌
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illegible]鄭氏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illegible]
禮記玉藻曰[illegible]裘以祖[illegible]大裘[illegible]
[illegible]故服不充故[illegible]裘不
裼乘路車不式[illegible]之説至泰壇王脱裘
服衮以[illegible]之上又有玄衣
裘五[illegible]大裘[illegible]以黑繒爲之其制式
如裘[illegible]皆[illegible]文繡冕則無旒[illegible]詔遣昊世基等
[illegible]古制定冕服合八等[illegible]周禮大裘[illegible]冕無旒其
服[illegible]以羔正黑者爲之取同色繒以爲領
袖其裳[illegible]飾緣韠[illegible]圜丘感帝封禪五
郊明堂等[illegible]大裘冕[illegible]冕廣八寸長一
尺六寸[illegible]以組爲纓[illegible]如其綬裘以黑
羔皮爲之黑領[illegible]
周官司裘掌[illegible]祀昊天上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illegible]王則[illegible]部
曰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illegible]十有二[illegible]大數也
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illegible]則[illegible]周官
[illegible]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illegible]龍衮[illegible]以
[illegible]裘[illegible]美也服之[illegible]充美也禮
不裼服不充[illegible]裘可知也議者以司裘
言大裘[illegible]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
在裘冕之上又節服氏衮冕六人[illegible]王之太常[illegible]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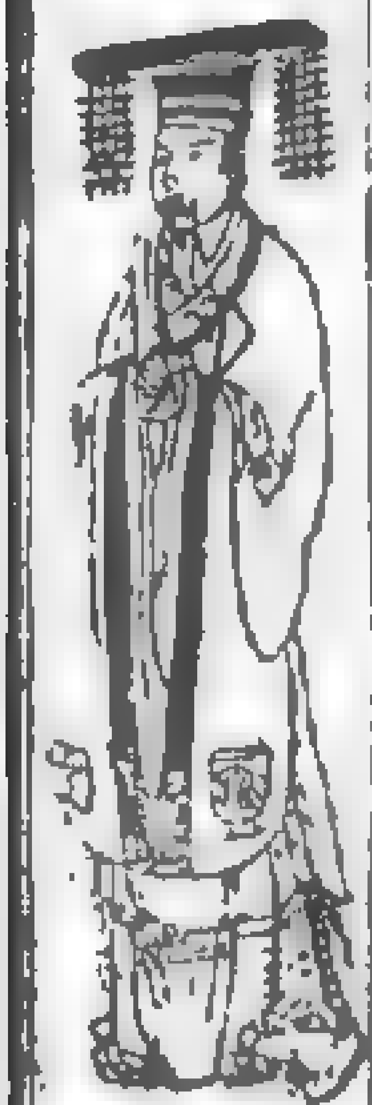
人執戈逆尸是袞冕與裘冕不同明之大裘而冕
不加袞矣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
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
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遥蜡服玄端蜡服黄
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黄黄則
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
用裘故釋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
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
是褻之裘所以維太常者不必有裘裘所以送逆尸者
必有衣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蒙之……則裘
冕加袞又可知也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一也表裘
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
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
也語曰褻裘長則凡行禮之裘短矣果徒服大裘而加
長焉其與褻裘奚異哉……
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此尤無據也禮記唯君
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教之旣用黼裘而後
世服大裘爲故記者識之家語謂大裘黼文以象天
王至泰壇脫裘服袞張融又易之以爲王至泰壇脫
袞服裘蓋王肅託孔子以信其說張融猶述王肅以變
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則前祭未嘗
服大裘也又大裘無文與黼不同二者之說誤矣……
……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
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其掃地而祭……
……素車之類此……亦內心之敬
然袞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星有郞八

……之音黄鍾大……約此……外心之……
以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
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
之禮盡矣不特此也以神事之則有五齊以人養焉則
有三酒至於不壇而有壇焉禮曰燔柴於泰壇祭天是也至質
不裸而有鬯焉大宗伯九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
鬯禮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也孰謂祀天之
禮一於無文哉

袞冕 冕十二旒……用玉……五采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
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鄭氏謂繅不言
皆有不皆者則袞冕十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
五旒玄冕三旒觀弁師於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不及
玉瑱於諸侯言玉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於王言繅
不言旒於諸侯言繅旒不言玉數……言繅旒皆就而
不言采數……言玉笄而不言紘是皆約辭以互發
之則五采繅十有二就不言皆者其旒如康成之說信
矣春秋傳曰上物不過十二郊特牲曰戴冕璪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以祭是
……之袞冕十有二旒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則上公
之袞冕九旒九玉也弁師言繅十有二就以見旒亦十

有二言繅斿九就以見斿與玉亦九於王舉衮冕於諸侯
舉上公之冕皆指其盛者言之也孔子曰麻冕禮也記曰
漢前後邃延漢叔孫通之冕制版廣八寸而長倍之後
方前圜後仰前俛則版貫而麻飾之上玄爲延下朱
爲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紘貫之以笄周之以紞五采玉則
朱白蒼黃玄也[illegible]
[illegible]玉十有二則每玉間以寸也其玄朱方圜俛仰
如此[illegible]而辨物之德應物之事不變之體興方之用
[illegible]夫不賤存乎其間命之曰冕者禮爲應物而辨故也然
服飾於下陰也故司服之服六冕飾於上陽也故弁師之
冕五而已猶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三而已[illegible]則大
裘衮皆同冕猶三翟同副也康成謂大裘無衮其冕無
旒於經無據玉藻同龍卷以祭其文在朝日聽朔之上則祭
[illegible]昊天五帝先王之舞皆以玉藻龍卷此又與郊特牲象天
則天數之說合矣蓋先王兼服其內明衣加以中衣中衣
繡黼丹朱然後加衮衮焉則大裘之所著見者領而已
衮服玄衣纁裳而九章則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
繪於衣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於裳前後邃延[illegible]前十二旒其
玉百四十有四後十二旒玉亦百四十有四[illegible]
[illegible]其韍朱韍其帶素帶朱裏朱緑終辟執
梁王搢大圭[illegible]佩白玉而玄組綬赤舄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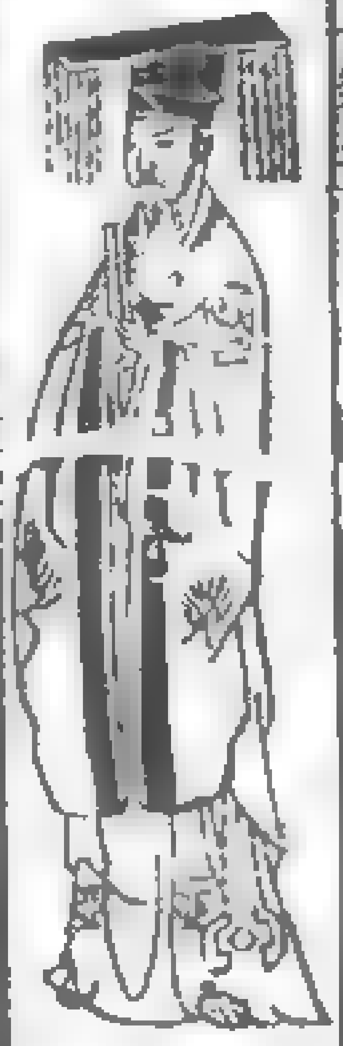


鷩冕七章鷩雉也雉之[illegible]物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翟
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也司服又謂之[?]
者別其名也考工記曰鳥獸蛇鳥而類於獸蛇者指其
文也[illegible]故鷩冕以祀先公饗射[?]先公尊矣所
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爲[?]則各以其服授尸服
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爲致敬尊[?]也其制亦五
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二[illegible]前後皆九旒其玉二百
一十六玄衣纁裳飾於衣者華蟲火宗彝也飾於裳者
藻粉米黼黻也紱帶圭佩[illegible]與衮冕同然則饗射
亦以鷩冕者王朝覲諸侯[illegible]衮冕故饗賓射以鷩爲
[illegible]冕祭祀以衮冕故大射亦[illegible]鷩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
覲而大射殺於祭祀故也[illegible]射於寢則皮弁而已賈公
彥謂賓射服皮弁燕射服[illegible]鄭氏釋司服謂鷩爲
[illegible]
冕饗射者饗食賓客也[illegible]射不以皮弁矣
又皮弁即王之朝服耳雖[illegible]說誤也左傳曰五
雉爲五工正爾雅有鷷雉[illegible]秩秩海
雉鸐山雉翰雉[illegible]雉南方曰翯東方曰
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illegible]章之所取者特鷩雉與翬
雉耳以其文尤著故也

禮書卷第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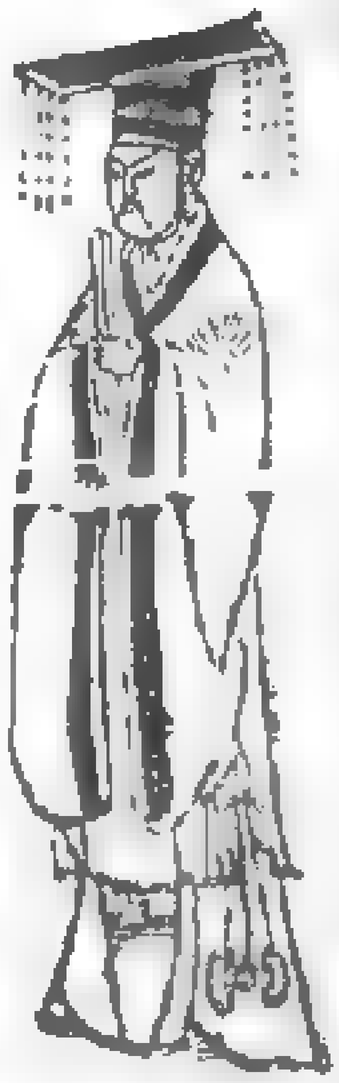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二

衮冕　希冕　玄冕　祀冕　日月
星辰　山　龍　華蟲　宗彝
藻　火　粉米　黼　黻



衮冕 七旒旒十二玉共百六十八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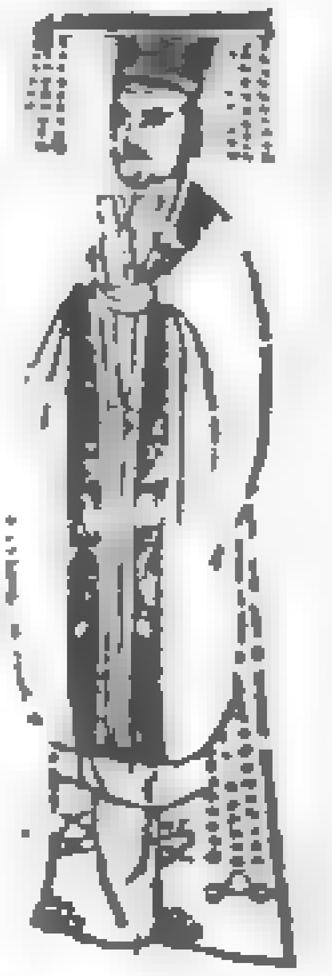
衮冕五章說文衮獸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衮衣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毳冕王所祀四望山川之服也五采四就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七旒共玉百六十有八[illegible]衣五章則宗彝藻粉米也繡於裳則黼黻也[illegible]詩曰毳衣如菼菼之初生其色玄則如菼言其衣也又曰毳衣如璊璊之為玉其色赤（毳之赤色）則如璊言其裳也劉熙釋名以毳為藻文鄭司農以彝為蜼又與宗彝之制不合不足信也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曰蜼似獼猴而黃黑尾數尺鼻上向雨則以尾塞鼻兩指塞其鼻蓋先取其義雌取其智



希冕 五旒旒十二玉共玉百二十

希冕三章王祭社稷五祀之服非卑之於祭射也以社稷五祀之神[illegible]於利人故也粉米而已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為絺以黼為對謂刺粉米無畫然畫陽事也在衣繡陰功也在裳希衣之粉米固亦畫矣繡而不畫則與餘章之衣者不類其說非也孝以希冕為繡冕畫亦類鄭氏之失附希冕亦三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五旒共玉百二十孔安國謂天子九章侯伯七章大章七章各依命數章也則九章之中十二七章章皆七若然則舜十二章之服日月星辰之類皆十一乎不必然也孝之於權衡龍為一章虎蜼為一章則山火而下蓋皆在衣畫繪之也

玄冕 [illegible]



玄冕一章王祭群小祀之服其衣玄而無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以玄名之玄冕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三旒共玉七十二而王之齊服亦玄焉荀卿曰絻而乘[illegible]玄冕也諸侯之齊以玄冠不以玄冕及親迎則玄冕齊戒攝盛故也宗彝於十二章之服在裳於九章之服在衣粉米於七章之服在裳於五章之服在衣蓋次服之首章上服固已升之矣夫黼斧而比[illegible]武故黼之色白黑取居東

終

故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備
以黻終焉鄭曰亞陰陽之相代取於後小而辨於物者器
之相推終於未濟之辨物居方舜命九官終於黜陟分
北周官六計終於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然剛斷者
在下之所沉潛非鄉而上之也故黼黻設於後席用黼
純設於下而中衣繡黼設於中皆六服後黼之意也詩
曰玄衮及黼黻衣繡裳常服黼冔書曰麻冕黼裳語曰
致美乎黻冕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衮黻也凡此
皆衆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
裨曰冕覲禮侯氏裨冕曾子問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又曰
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鄭康
成釋覲禮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裨釋
玉藻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
特以鷩為裨衣拘矣
日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而周登三辰於旂左氏曰
三辰旂旗是也王肅謂舜時三辰亦畫於旌旗然明堂
位曰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虞氏之綏尚未有交龍
之制謂有日月星其說無據
星辰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
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
次孔安國釋書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
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為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
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為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
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故禮記言
昭其在上稱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

山古者衣[illegible]山[illegible]有山龍考工記曰山以章[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古者衣畫龍旂旗[illegible]皆飾以龍周
禮曰交龍為旂爾雅曰[illegible]龍降龍爾雅曰升[illegible]記[illegible]
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illegible]青也龍[illegible]升降[illegible]
下降則[illegible]降矣[illegible]陰而升陽而降[illegible]
而已卷龍繡於不裾一龍蟠阿上鄉於龍繪於上衣非
黼於下幅袞之說誤矣
華蟲[illegible]翟[illegible]不特[illegible]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
亦謂[illegible]重翟厭翟是也不特后之車服而
舞與[illegible]周官舞旄爾雅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言
揄狄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為二章非是
宗彝[illegible]於宗彝則宗彝
宗廟之彝[illegible]而衣[illegible]以[illegible]為章者以
虎蜼[illegible]之宗彝[illegible]
從[illegible]虎蜼因號虎[illegible]宗彝[illegible]而已此說
[illegible]大傳曰宗彝[illegible]
[illegible]孔安國[illegible]宗彝[illegible]為飾[illegible]也
[illegible]水草[illegible]於衣與[illegible]而已[illegible]王[illegible]曰藻皆
[illegible]而[illegible]大傳[illegible]火赤[illegible]氏釋巾車曰藻
[illegible]鄭[illegible]其一偏耳
火左傳曰火[illegible]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
[illegible]火周禮[illegible]則火之[illegible]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
以[illegible]形[illegible]火[illegible]如[illegible]是也大傳曰火
亦[illegible]火為火[illegible]其說與考工記不合
粉米鄭氏以粉米為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

人之父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顏氏曰粉取
絜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爲之一物而爲二章與宗不
類其說非上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銎黑有
斷之義故裘裳席巾中衣領襈之領冒之殺襈之
[illegible]飾稚用[illegible]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黹[illegible]其文
兩已相交蓋左青而右黑比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黻弗
而韍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衮冕黻
珽昭其度也則黻斑之黻乃韍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
可否相濟見善毀惡賈公彦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

禮書卷第二終

禮書卷第三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　上公衮冕

侯伯鷩冕　子男毳冕

王之三公鷩冕　王之孤卿毳冕

王之大夫諸侯之孤希冕

諸侯之卿大夫玄冕　褻衣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周禮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illegible]）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衣服各眂其命之數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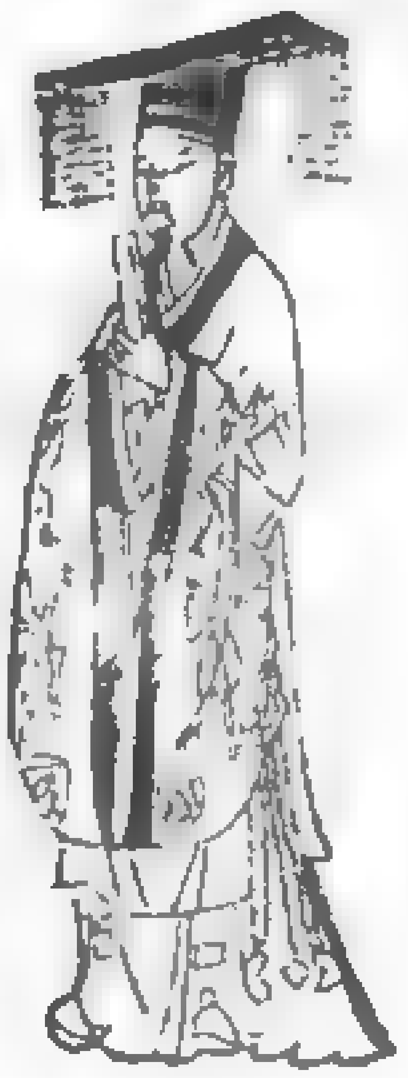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illegible]）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大車詩刺周大夫云大車檻檻毳衣如菼（[illegible]）

[illegible]大車哼哼毳衣如璊[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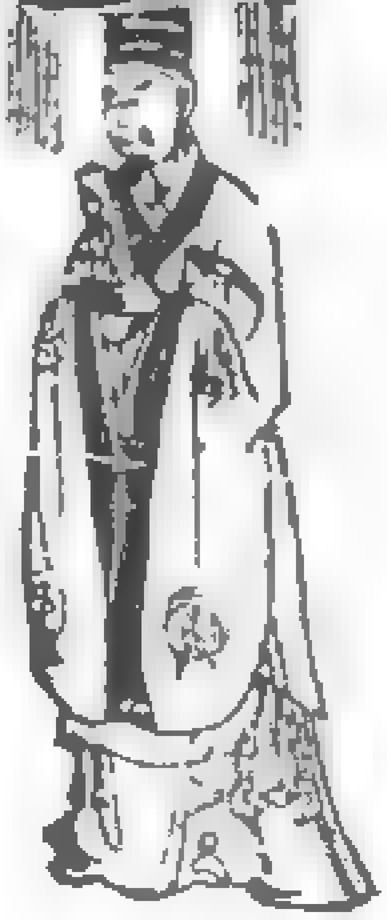
無衣美晉武公也豈曰無衣七兮又[illegible]豈曰無衣六兮[illegible]

[illegible]禮記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illegible]禮有順而討也[illegible]有放而文[illegible]有放而不致[illegible]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天子服五諸侯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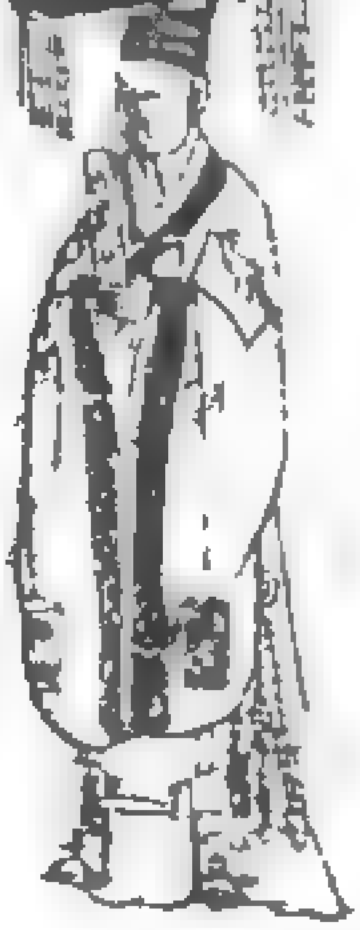
上公龍袞 [illegible]



侯伯鷩冕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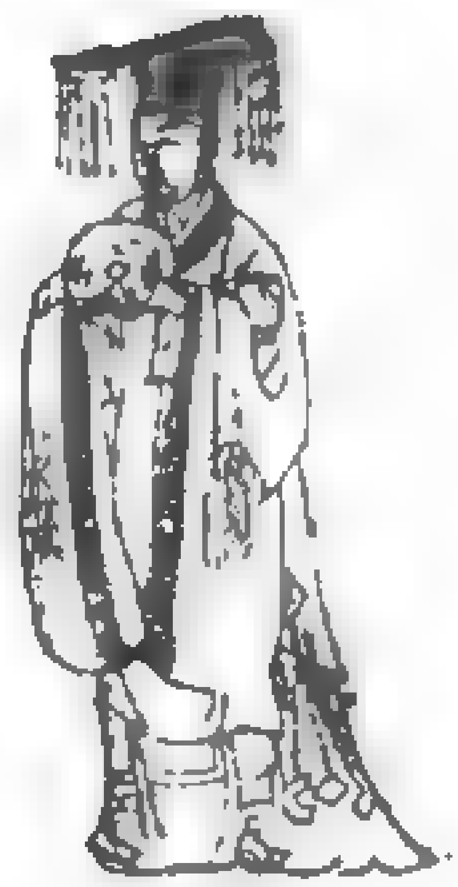


伯鷩冕 [illegible]



子男毳冕 繅五就前後各五旒旒五玉
王五十[illegible]下皆三采執穀璧

男毳冕 [illegible]
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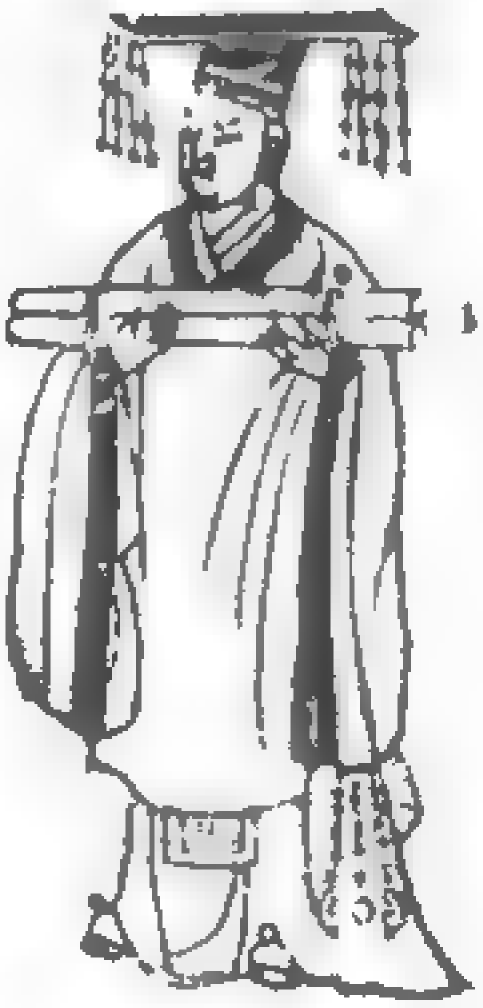
王之三公毳冕 繅八就前後各八旒旒八玉用五百二十八執圭射則服
鷩冕四周公東[illegible]戎冕執[illegible]執[illegible]執旗圭

王之孤毳冕 繅六就前後旒旒六
王用玉七十執皮帛

王之卿毳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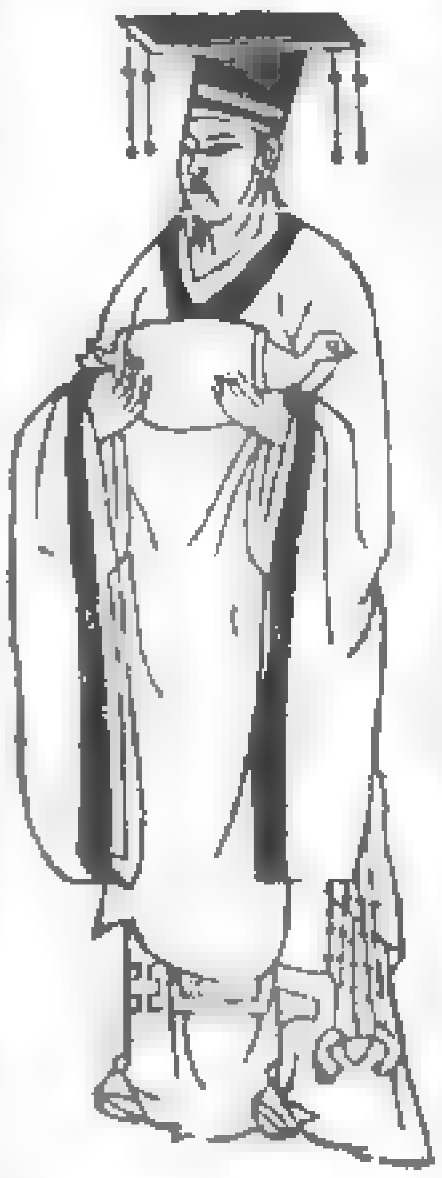
王之大夫希冕

諸侯之孤希冕



諸侯之卿大夫玄冕

諸侯之大夫玄冕（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illegible]　一命之大夫繅一就用玉二[illegible]）



公卿大夫之命以四以六以八陰數也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五以七以九陽數也典命上公九命衣服以九爲節司服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爲節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是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則是上公一命衮而衣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玄冕則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也詩言周大夫之服毳衣則王之上大夫卿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則希冕玄冕也然則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孤自希冕而下其服二服雖不同而冕同賈公彥曰諸公繅玉同文惟有一冕以冠五服其說是也弁師諸侯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氏謂上公繅九就用玉百六十二侯伯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玉五十繅皆三采（介所聘玉二采朱[illegible]鄭氏曰瑉　[illegible]當作無旒文讀二采五）孤繅四就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玉八繅三皆朱綠考之聘禮諸侯朝天子圭繅朱白蒼大夫問諸侯圭繅朱綠則朱白蒼者君之繅朱綠者臣之繅冕繅之別蓋亦如此鄭氏之說是也希冕三章鄭氏謂孤繅四就蓋孤四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則服雖三章而冕四旒旒四就無害其與服章異也晉武公之臣請服于周始曰無衣七兮次曰無衣六兮以示不敢上眡侯伯姑請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也孔穎達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弁飾六玉冠六辟積然則卿服雖五章而冕繅六旒旒六就猶大夫之服三章而繅四旒旒四就也不特人臣之冕如此王服九章而繅十有二旒旒十有二就是繅旒與服章不必同也鄭氏又曰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然與命言各眡其命之數果一命之冕無旒則眡其命之數矣者爲虛言也夫冕之有旒爲敝明也繅之就數固雖不同蓋皆其垂過目而每就非止一寸每就一寸殆王之十有二就者然也（賈公彥曰每就相去一寸和二玉則十二寸　鄭康成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射人三公執璧執璧則服毳冕而已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於王射降而服毳冕矣鄭氏曰諸侯入爲卿大夫各服本國服章與在朝仕者不同然卿大夫出則伸而加一等入則屈而降一等則各服本國服章之說無是理也（書曰周[illegible]　[illegible]人云公）（執璧蓋圭乃公之常禮璧特射時所執也王之卿大夫其所執亦不應特其餘與諸侯之卿大夫不同）周語單子譏陳侯弁衮冕而南冠春秋伐楚之役許男卒而以衮斂夫陳侯有衮冕許男以衮斂者等三恪而優死王事者也（左氏曰凡[illegible]）

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
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
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
曰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然
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
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
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漢明帝時冕皆廣七寸
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繫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服山龍九章冕七旒青
玉爲珠卿大夫服用華蟲七章冕五旒黑玉爲珠皆有
前無後以承大祭然旒有前無後非古制也又古者大
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則大夫以上助祭皆冕
服也明帝之時百官不執事者祠玄以從失之矣

襃衣 雜記內子復諸侯復公襃皆有襃衣鄭氏曰內子
襃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諸侯襃衣亦始命爲諸
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王制曰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
賜孔穎達謂九命龍袞之外君衣特賜雜記謂之襃衣
是矣昔魯季氏取卞使公冶問璽書公與公冶冕服及
疾斂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然則復斂
以襃衣者蓋榮其德賞故也

禮書卷第三

諸侯祭服　玄端　素端　綖
武　紕　緌

諸侯祭服 [illegible]

祭統曰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于阼
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謂諸侯祭宗廟
之服唯魯及二王之後家冕皆玄冕考之雜記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以其祭於公者尊與己同則諸侯以與天子祭無冕
祭於己者爵弁宜矣然則玄端以祭言其服也
玄端無章則三旒之冕可知以易端爲冕過矣

玄端 [illegible]

周禮 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illegible]

[illegible]內則曰子事父母冠

玄端韠紳[illegible]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illegible]卒食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illegible]朝玄端夕深衣[illegible]無君者不貳采[illegible]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玄[illegible]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illegible]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illegible]子羔之襲也[illegible]素端一公襲卷衣一玄端一儀禮士冠[illegible]布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illegible]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冠者既冠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見于君見於鄉大夫鄉先生[illegible]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論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荀卿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左氏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晉語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周語曰晉侯端委以入武宫[illegible]穀梁曰弁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illegible]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而請冠端而襲[illegible]鄭氏釋士冠禮爵弁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用絲耳賈公彥曰此據朝服皮弁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布為之是以雜記大朝服十五升布玄端亦朝服之類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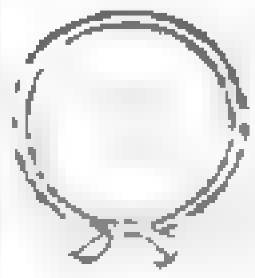
司服言及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則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鄭氏曰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illegible]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illegible]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可祭及緣衣之袂侈[illegible]則玄端之袂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端玄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宫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端玄是也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為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周不一矣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若大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玄端[illegible]公襲朝服一玄端一[illegible]禮自西階[illegible]服自堂

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皆也鄭氏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illegible]赤
閼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
耳釋玉藻曰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與據服玄端者守[illegible]
則緇布冠齋則玄冠特天子齋用冕無則玄冠而已然
齋戒用素端則其冠不玄矣鄭氏曰素端為札荒有所
禱請是也

綖 鄭氏曰延冕之覆在上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禮記天子玉藻十
有二旒前後邃延左傳曰衡紞紘綖國語曰夫人織紘
綖先儒謂延冕上覆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上玄下朱以
表裏冕版三十升則麻之尤精者也書稱康王麻冕黼
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顏淵問為邦孔子曰服周之
冕則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
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故荀卿曰郊之麻冕喪服之先散
麻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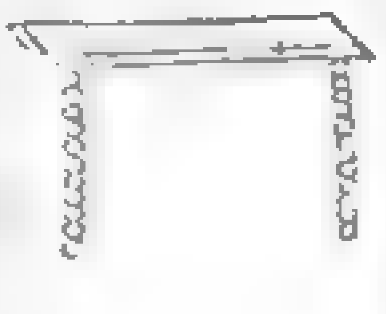
武 鄭氏曰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



紐

弁師五冕皆紐鄭氏曰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蓋武
冠卷也古者吾冠吾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雜冠
條屬則非有喪者緇武異材也[illegible]子
姓之冠縞冠玄武不齒之冠玄冠縞武則非子姓與不齒
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后蕤鄭氏謂秦人
曰委齊東曰武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
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
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則武之所設所以約冠也
紐垂於冕之兩旁其長及武笄以貫之

繅 鄭氏曰繅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為之[illegible]



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illegible]
[illegible]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
斿皆就玉瑱玉笄[illegible]
[illegible]
天子冕[illegible]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illegible]

紀其顏青組就之物 [illegible] 禮器曰天子之冕朱綠藻
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郊特牲曰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
天數也 [illegible] 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龍袞以祭 [illegible]
弁師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諸侯之繅斿九就瑉
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諸侯及孤卿大夫之
冕各以其等為之其禁令鄭氏曰繅雜文之名也
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
繩每一匝貫五采玉 諸侯繅旒皆就皆三采也每繅
九成則九旒也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孤繅四就卿
繅三就大夫繅再就理或然也然冕五而已未有不設
繅斿者鄭氏謂大裘之冕無旒 [illegible] 如冕亦無旒此不
可考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
大夫五士三其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㯼而文
象采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旗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
或作繅以絲為之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
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
有前無後非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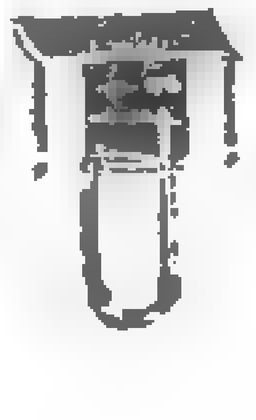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四

禮書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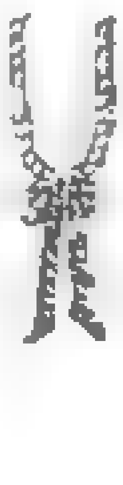
冕

紞 纓紘 瑱

衡 笄 簪笄



紞 鄭氏曰冒組為紞 [illegible]



纓 [illegible]

弁師掌王之五冕朱紘 [illegible] 士冠禮緇布
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illegible] 爵弁皮弁緇組紘纁邊 [illegible]
禮器曰管仲鏤簋朱
紘君子以為濫矣 [illegible] 祭義曰天子
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
躬秉耒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
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
之齊冠也說文曰紘冠卷也纓冠系也緌系冠纓也 [illegible]
傳桓二年衡紞紘綖昭其度也僖二十八年楚子玉瓊弁
玉纓襄十五年子路結纓而死喪禮斬衰繩纓 [illegible]
以下布纓大功長殤絰纓絕 [illegible] 後漢輿服志 [illegible]
鳥獸有冠角頿胡之制遂作冠冕纓 [illegible]
旒冕皆以其綬色為組纓乘輿黃赤綬 [illegible]

一代此組紫綬九卿青綬千石六百石黑綬百石青紺
綬唐制天子大裘冕組帶纓色如其綬袞冕朱組帶
爲纓皇太子袞冕紅組爲纓羣臣之服皆以組爲纓
色如其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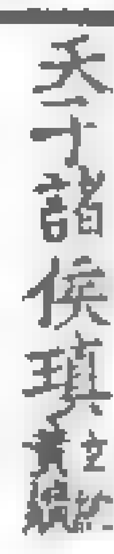
緌

詩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禮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緌 [illegible]
[illegible] 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
未之聞也王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illegible]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大
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雜記曰大白冠緇布
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illegible] 內則子事父母

冠緌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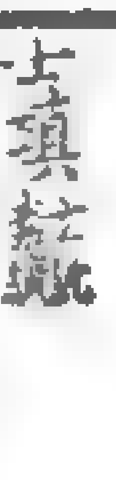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
爲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缺項組纓皮弁爵弁
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爲紘青者少
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爲紘卿大夫冕
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
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
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二紘組屬於笄
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緌 [illegible]
[illegible] 喪冠緇布冠纓而不緌冕弁紘而不纓春秋之時
楚子玉瓊弁玉纓自漢以來冕纓各象其綬色冕弁而
有纓非古制也夫縣鍾磬者亦謂之紘繫簨虡者亦謂
之紘佩容臭者亦謂之纓馬之膺飾亦謂之纓旌旗之
旒亦謂之緌禪被之識亦謂之紞則紘纓緌之名非特
施於冠冕也

天子諸侯瑱 [illegible]



卿大夫瑱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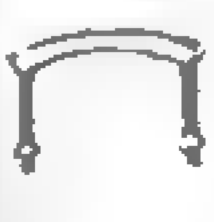
士瑱 [illegible]



周禮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玉瑱玉笄詩旄丘曰叔兮
伯兮褎如充耳君子偕老曰玉之瑱也淇奧曰有匪
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illegible] 著曰俟我
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illegible]
[illegible] 尚之以瓊華乎而 [illegible]
[illegible]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illegible]
[illegible] 尚之以瓊瑩乎而 [illegible]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illegible] 尚之以瓊英乎而 [illegible] 記檀弓曰練
[illegible] 士喪禮 [illegible] 白纊既夕記曰瑱塞耳楚
語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
瑱寘之於耳 [illegible] 曰瑱君用之也故言 [illegible] 不然四瀆
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魯語曰王后親織玄紞 [illegible] 左傳
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又曰紞 [illegible] 一瑱 [illegible] 大戴皆
曰紞纊塞耳東方朔傳曰黈纊 [illegible] 曰旒垂目纊
塞耳亦不聽讒不視非也後漢輿服志曰旁垂黈纊
[illegible]瑱纊也不使妄聽自瑱重也吳語吳王親有[illegible]者以

絢曰莫如此以瑱瑱相間也
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喪用白纊即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即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爲士之服充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爲人君之服毛說是也然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爲黃玉而用瓊華以飾象則是上瑱用二物與餘瑱不類非禮意也鄭氏以素爲素紞青爲青紞黃爲黃紞人君五色人臣三色然魯語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則夫人以至士妻特有所加而已其織玄紞一矣未聞有五色三色之別也又紞所以垂充耳而充耳不在紞謂紞爲充耳非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玄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朶制垂以珠瑱班固賦曰雖玉瑱以居楹璣石亦謂之瑱則瑱居纊下可知也賈公彥曰古者瑱不用纊士死則用白纊然士之襲禮皮弁祿衣緇帶靺韐竹笏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孰謂瑱用白纊特死者之飾哉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之

衡 [illegible]曰衡王爲之[illegible]有衡垂
衡 [illegible]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



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左傳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王后之衡笄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孔穎達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衡亦玉諸侯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維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維以紘是衡有紞笄有紘也

笄 鄭氏曰笄卷髮者
王爲之長尺二寸

禮記內則子事父母櫛縰笄總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諸侯之繅斿九就玉笄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同篋（今笄）（之笄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士喪禮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illegible]纋笄之中央以安髮）[illegible]用組乃笄國語曰武丁以杖擊其子折其委笄荀子曰鬠而不笄

婦人笄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以許嫁爲成人）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蓋榛以爲笄長尺內則婦事舅姑櫛縰笄總男女未冠笄者櫛縰拂髦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其未許嫁二十則笄）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男

子冠而婦人笄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

人執其禮[illegible]燕則

鬈首[illegible]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illegible]

[illegible]

后之首服[illegible]副編次追衡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

于房中南面[illegible]女從者畢袗玄纚笄

被纚[illegible]在其後[illegible]姆纚笄宵衣以見舅姑記女

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illegible]

喪服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

舅姑惡笄有首以髽[illegible]

吉笄尊[illegible]折笄首以笄布總[illegible]

[illegible]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

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

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內御者浴鬠

舞笄[illegible]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詩君子

偕老副笄六珈[illegible]楚語司馬子期欲

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

可乎[illegible]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玉笄諸侯

[illegible]玉笄士冠皮弁爵弁笄則冕弁有笄也國語

[illegible]以枝[illegible]其子折衰笄則冠有笄也[illegible]喪服婦人

吉笄有首尺二寸[illegible]男子[illegible]亦或尺二寸

[illegible]士之笄亦或象為之[illegible]

[illegible]

冠[illegible]謂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illegible]

無笄蓋指緇布冠言之也然記曰緇布不蕤則緇布非

特無笄又纓而不紘矣古者笄亦謂之簪易曰朋盍簪

鄭氏謂笄今之簪是也荀卿[illegible]以為父則簪形

似鍼而巨也考之士喪禮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士喪母

之喪內御者浴鬠無笄[illegible]鬠笄與冠弁之笄異矣鬠笄

四寸所以安髮男子婦人皆有之男子死有鬠笄而無

冠弁之笄以其不冠故也婦人死不特無冠弁之笄亦

無鬠笄以其不以髮為猶男子之冠故也家語曰孔子

之喪襲而冠此王肅附會之論也荀子亦曰鬠而不笄

禮書卷第五終

禮書卷第六

皮弁

象邸

韋弁

爵弁

裳

皮弁 [illegible]

司服眡朝則皮弁服 [illegible]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illegible]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illegible]

[illegible]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 [illegible]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illegible] 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 [illegible] 賓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 周弁殷冔夏收 [illegible] 三王共皮弁素積 [illegible] 聘禮賓皮弁聘 [illegible] 公側授宰玉裼降立 [illegible]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illegible]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illegible]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爵弁服純衣皮弁服 詩淇澳曰會弁如星 [illegible] 鳲鳩其弁伊騏 [illegible] 頍弁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illegible] 賓之初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禮記檀弓周人弁而葬商人冔而葬 曾子問諸侯相見皮弁 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 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三王共皮弁素積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illegible]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illegible] 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illegible] 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illegible] 子羔之襲也皮弁一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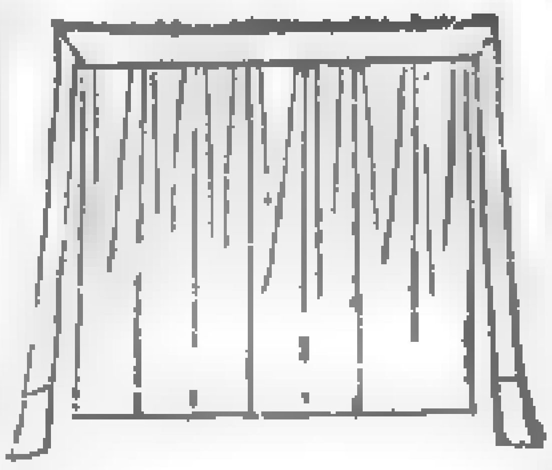
弁一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祭義[illegible]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illegible]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于蠶室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illegible]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儀禮士冠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賓[illegible]右執項左執前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爲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主質其爲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是基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璂則縫中冒笔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託以皮者也[illegible]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康成曰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於理或然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二又可知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illegible]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illegible]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綬爲士之齋世子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illegible]康成讀玉璂爲綦以綦爲結其臆說也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麑裘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韠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illegible]以聽祭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韋弁 [illegible]

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illegible]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illegible]聘禮卿使卿韋弁歸饔餼[illegible]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荀子曰士韋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illegible]

紘纁邊 其布三十升 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爵弁方
弁緇布冠各一匴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書曰二人
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雀韋弁 禮記檀弓天子之哭諸
侯也爵弁絰紂衣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尸 弁爵弁也冠玄冠也 公助君祭也大夫自祭
祭於己 唯孤爾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子羔之
襲也皮弁一爵弁一公襲爵弁二成廟則服之其禮祝
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喪大記復士以爵弁後漢
輿服志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
大纓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商哻者也弁
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
之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
氏釋周禮謂以韎韋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
之跗注是也釋名 韎韋 韎布以為衣而素裳既曰韎韋
為衣又曰韎布為衣既曰韎韋為裳又曰素裳蓋以軍
國之容不同故也然賈服之徒謂韎韋之跗注者袴屬
於足跗也袴屬於足跗則非衣也詩於兵服曰制彼裳
衣与子同袍与子同裳載是常服春秋傳曰袀服振振
則兵事上下同服矣詳不可知也或曰周禮有韋弁无
爵弁書与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
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
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覲弁師司服
者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 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弁也 士冠禮
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主卿贊禮服
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
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

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即戎服之弁士冠禮爵
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檀弓天
子哭諸侯爵弁紂衣書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
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襲皮弁一爵
弁一玄冕一祭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
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
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
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
其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為之如皮弁制鄭氏釋士冠禮
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巾車又
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黑少鄭氏為之
二說是自惑也
裳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詩綠衣
曰綠衣黃裳終南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七月載績載
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九罭曰我覯之子
袞衣繡裳東山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禮喪
子不衣裘裳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 書曰王麻冕黼

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蟻玄色彤赤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者与冠同也爵弁服纁裳純衣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袘謂緣也特牲饋食禮及筮日主人冠端玄特牲記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喪服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若齊裳內衰外削猶殺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襥明衣裳見明衣深衣裳見深衣

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喪服裳內削幅幅三袧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鄭氏曰袧者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為陽後為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明衣裳不辟喪裳三袧則吉裳不特三袧而已明衣長及轂則凡裳不特及轂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縓綼緆緇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袘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然冕服玄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雜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記鄭氏曰有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之裳非間色也蓋衣之玄緇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為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為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兩者豈非以玄為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蟻裳玄形裳纁詩曰毳衣如璊又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裳以纁為主纁亦黃色以上無正位必託於火故也右太玄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古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玄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襥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孔子曰非帷裳必殺之記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孰謂深衣之裳乃削幅耶

禮書卷第六終

禮書卷第七

五色 間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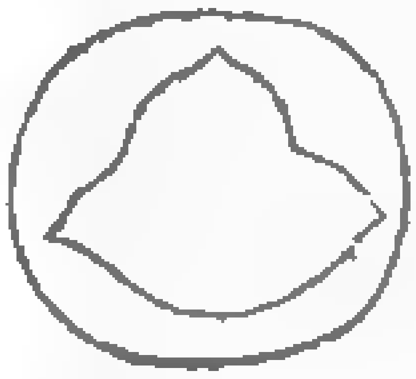
緑

虞皇

夏收

商冔

五色 間色



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鄭氏曰緅今禮俗作爵如爵頭色又再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又曰六入爲緇四入爲朱爾雅赤色蓋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騮黃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己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孔子曰君子不以紺緅飾淮南子曰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黑色也禮文緅或作爵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紺黑於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爲紺紺入黑則爲緅不可考也說文又曰緇黑色綠青黃色絳大赤也縓淺絳也縓赤黃色紅赤白色緋蒼艾色緅與紫則紫青赤色紫青赤色而与緅色不異其說誤也然則考工記繢事則青白赤黑玄黃而對方繡事則青赤赤白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繢陽事也輕清而在衣繡陰功也重濁而在裳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陰則親而不尊故比方而不對

緑

爾雅曰緣謂之純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司几筵莞筵紛純繅席畫純次席黼純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女次純衣纁袡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既夕禮明衣縓綼緆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象天地也士冠禮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純緣也緇絇繶純純博寸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爵弁記曰屨

白屨[illegible]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illegible]一曰[illegible]

縓布衣錦緣雜記[illegible]以[illegible]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

素紃以五采[illegible]子羔之襲也繭衣裳[illegible]

[illegible]史曰縹纓[illegible]

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席有緣而純施紕緶緆褘襈攝緣

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

緣素[illegible]弁絰裳之緣緇明衣之緣縓[illegible]中衣黼領之緣

丹[illegible]童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褖衣緣纁[illegible]

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綠或玄華席之緣或

紛或黼或繪韠之緣爵与素笑服之緣白絇其他不可

考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衣黃裏縓緣既祥然後縞

冠素紕大夫士去國衣緣以喪禮處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夏收 商冔

[illegible]云黃帝造冕史記云堯黃收純衣王制云有虞氏

皇而祭[illegible]虞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郊特牲与冠禮記

云周弁[illegible]夏收鄭氏釋王制謂皇冕屬也畫羽飾焉

釋冠[illegible]謂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

名出於憮憮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白

虎通曰弁攀也攀持其髮比雖不可以致然周禮掌次

之皇樂師之皇舞皆以鳳凰之羽為之則皇冕畫羽

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冔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

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黼冔云者猶所謂黻

冕也冠禮記與郊特牲以收冔對弁言之者三王共皮

弁素積則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

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禮弓曰周人弁而葬

商人冔而葬[illegible]

禮書卷第七終

禮書卷第八

冠制

毋追冠

委貌冠

太古緇布冠

後世緇布冠

冠制

司服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為其有喪象也）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illegible]）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冠不入公門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於太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illegible]）范則冠而蟬有緌（[illegible]）文王世子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禮器曰晏平仲祭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郊特牲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總拂髦冠緌纓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縗冠繚纓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illegible]）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記弁者蕤裳加武（武吉冠之卷也）緇布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儀禮士冠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illegible]）委貌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illegible]）冠者易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illegible]）喪服斬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齊衰冠布纓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為其妻縓冠斬衰冠六升受冠七升齊衰冠七升受冠八升既夕記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特牲禮主人冠端玄（[illegible]）晉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詩素冠曰庶見素冠兮南山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甫田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illegible]）孟子問陳相曰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子章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荀子曰其冠進其衣縫其容良是父兄之容（[illegible]）其冠進其衣縫其容愨是子弟之容也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是學者之嵬也又曰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皆賢乎孔子曰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又曰魯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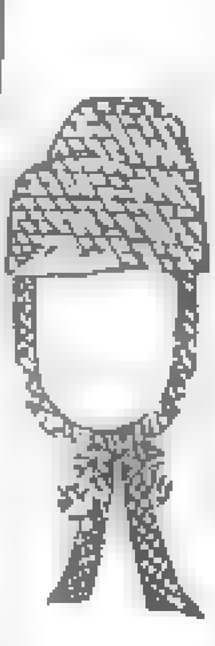
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
好生而惡殺焉(淮南作拘尚書大)莊子曰冠圜冠者知天時後
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
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
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
學弟子皆一梁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
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說文曰冠絭髮也白虎
通曰冠者惓也所以卷持其髮

冠制

荀卿稱魯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曰古者有務而向領
請(大戴作拘)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
見鳥獸有冠角鬚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為首飾則
古者冒而已及冠冕纓緌之作皆有所象也檀弓曰古
之冠也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雜記曰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蓋一幅之材
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
縮縫順緯為衡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衡縫
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識之右為陰左
為陽陰事也大功以上右辟而縫之所以明凶也吉
陽禮也小功以下左辟而縫之所以趨吉也其飾有緌
其冠有笄其束有武其條有纓其垂有緌記曰素冠緌

緣又曰縞冠素紕則冠有緣矣國語曰[illegible]文子[illegible]以設
衍委貌則冠有笄矣居冠屬武則凡吉冠不屬武矣喪
冠不緌則凡吉冠皆緌矣古之冠其飾不過纓武緌其
名不過毋追章甫委貌而已後世有長冠通天遠遊高
山竹皮進賢方山巧士却非却敵之制而其異有若鷸
冠鶡冠[illegible]若有漉酒墊角之類非古也

毋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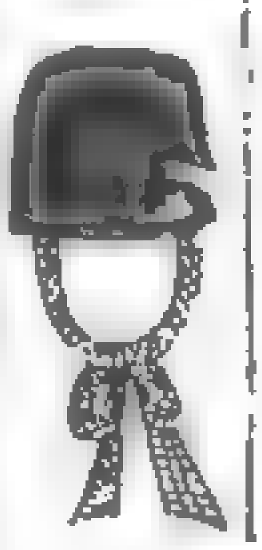
郊特牲曰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
后氏之道也鄭氏謂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
也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推也夏后氏質
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白虎通曰夏十三月
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言其形大也商十二月
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為極其本相當
也周十一月為正万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
委曲有貌也漢輿服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
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
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繒為之狀如白虎通所言則三冠
之制異輿服志所言則三冠之制同禮文殘缺其制度
名義莫究其詳大抵吉冠左辟喪冠右辟吉冠內畢喪
冠外畢吉冠屬武喪冠厭吉冠玄喪冠素吉冠不條屬喪
冠條屬吉冠緌喪冠不緌吉冠縿喪冠不縿居冠屬武
非居冠不屬武此其略也禮圖謂毋追有覆杯之形於
義或然鄭司農釋周禮言夏后氏之牟追蓋古有毋
追用[illegible]內則有敦牟卮匜敦牟乃食器則與覆杯之說

蓋有所傳也記曰大古冠布則毋追章甫委貌下以有矣孔穎達謂三冠皆緇布為之誤也[illegible]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殷宗辨行出于大門商道也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則所謂委貌周道章甫商道毋追夏后氏之道者義亦若此鄭氏謂服以行道誤也

章甫冠

論語曰端章甫儒行曰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曰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鄒說者爽冠厭而無邸吉冠邸而不厭章甫之邸枝木猶皮弁之邸象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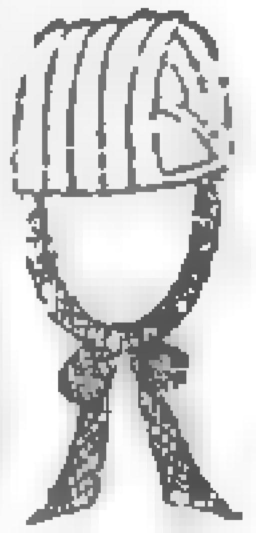
委貌冠 [illegible]



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朝服[illegible]天子至士亦以為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士冠禮緇布冠有缺無笄則委貌與緇布異矣

緇布冠 [illegible]

後世緇布冠 [illegible]



傳經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賓筵前坐正纚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諸侯下達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又曰大夫卜宅與葬日緇布冠不緌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蓋緇布冠有前有項纓屬于缺無緌焉後世以尊者不可以無飾故加繢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則卑者無緌可知也緇布冠蓋用之於始冠及大夫之卜宅與葬日而已庶人或以為常服也用之於始冠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用之於卜宅與葬日則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人則深衣為冠氏曰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其詳不可考也鄭氏謂緇布冠缺項者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然詩以頍為弁之貌則頍非缺矣頍非缺矣鄭氏謂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項為頍無所經見緇布冠謂之緇撮則無梁矣漢志謂緇布冠為進賢冠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私學弟子一梁唐制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非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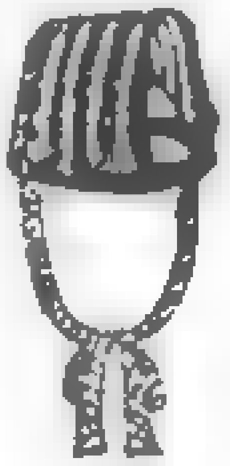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八終

禮書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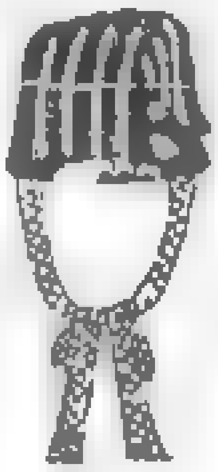
冠

天子始冠之冠
諸侯始冠之冠
士齊冠
子姓冠
既祥冠

天子始冠之冠 玄冠朱組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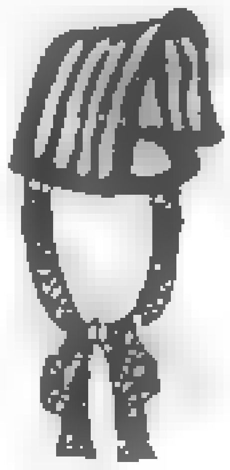


諸侯始冠之冠 緇布冠繢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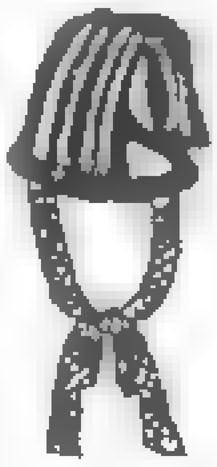


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氏曰皆始冠之冠也於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然其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唐志天子始冠緇布冠五采非古也玄冠朱組纓則緌可知也緇布冠繢緌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垂緌有緌士冠禮緇布冠無緌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緌諸侯始冠之冠無緌明矣家語大戴禮公冠四加玄冕賈公彥謂天子宜五加袞冕雝成王加元服其頌曰去幼志心袞職則五加袞冕可知

諸侯齊冠 玄冠丹組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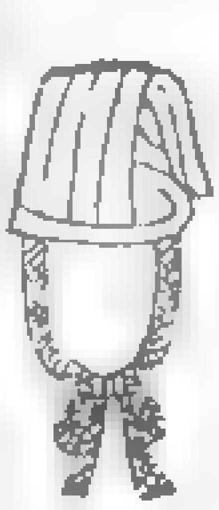
士齊冠 玄冠綦組纓 綦蒼文也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又曰齊玄而養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荀卿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若太古之齊冠以緇周之齊冠以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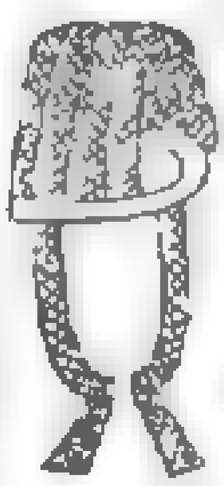
天子齊則玄冕而端玄所謂綄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玄冠玄端而已所謂玄冠丹組纓玄冠綦組纓是也然則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說文綦作綥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為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為世子之佩綬皆德未成者之禮也孔子佩象環而綦組綬則其義見此矣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玄冕以祭羣小祀其冕蓋與齊同而其異者玄服玄端而已士之齊祭一於冠端玄其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異者組纓之色而已然則武王端冕以奉丹書則天子齊而端冕信矣諸侯昏禮玄冕齊戒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祭以玄冕盛也魏文侯之端冕非攝盛則僭也鄭康成釋祭者謂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釋冕司服以齊服玄端為士禮此說非是

子姓冠 縞冠玄武其制象



國語言師其子姓及國子姓詩言振振公姓喪大記言子姓立于西方玉藻言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蓋孫之傳謂之子姓子姓之於大父母服朞而已縞冠玄武以父之喪服未終而子不敢純吉故也以縞為之則無緌可知

既祥冠 縞冠素紕其制未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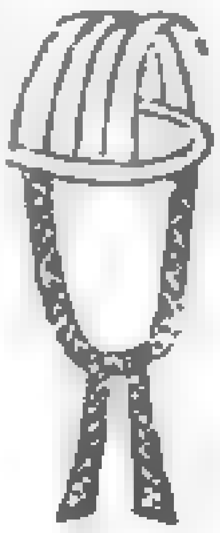
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則是大祥之祭縞冠朝服而有黼於吉既祥則素縞麻衣而未忘乎哀則祥與既祥之冠同而其服異

禮書卷第九終

禮書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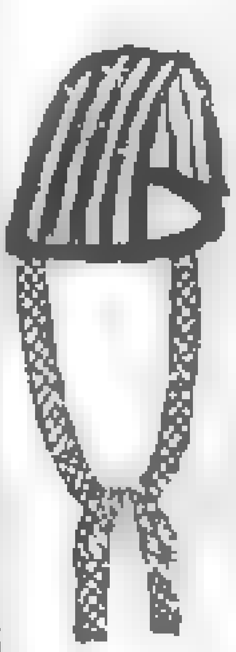
惰游冠
不齒冠
太白冠
黃冠
黃衣
深衣
長衣

惰游冠 縞冠素紕垂緌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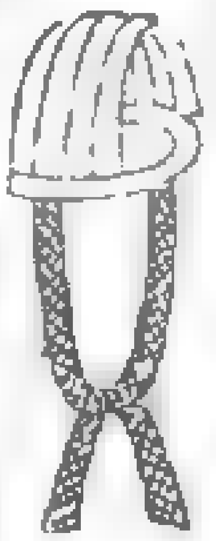
玉藻曰縞冠素紕垂緌五寸惰游之冠也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蓋士之失位曰喪人其服飾則素衣其相見則弔惰游失業之士也縞冠素紕垂緌五寸宜矣先王之於民與正趨其務重而實罰之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其罰之以貨罰之以罰施之以禁亦已至矣又垂緌五寸所以深恥而勸之也周官司寇以野刑上功糾力士師有野禁漢世有田律然則縞冠素紕垂緌五寸蓋野刑之類也

不齒冠 玄冠縞武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illegible]王制曰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玉藻曰玄冠縞武不齒之冠也惰游之罪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罪則重而不齒之罪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罪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棄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彼哉然則以重辱暫義也以輕辱久仁也義故民畏其義仁故民懷其德夫是以不勵業而任[illegible]之縞冠玄武則凶其上不告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

太白冠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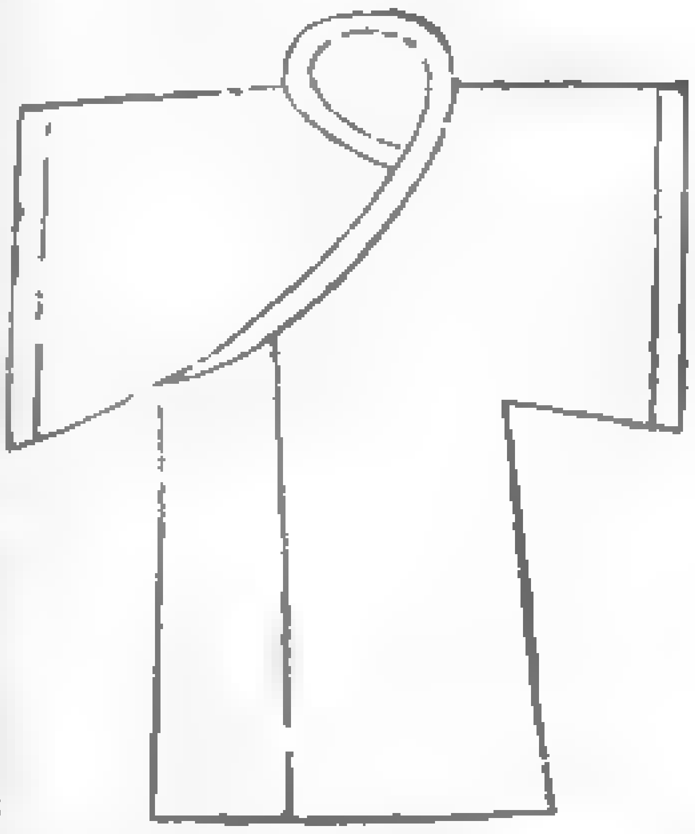


喪禮成服布冠小祥練布冠大祥縞冠布冠春秋傳所謂大白之冠是也縞冠詩所謂素冠是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又曰大白冠緇布之冠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是條屬則不委武不委武則不蕤委武▲縞冠

后裂用玉藻所謂大帛不緌者乃雜記所謂大白也鄭氏以帛爲白於說是也

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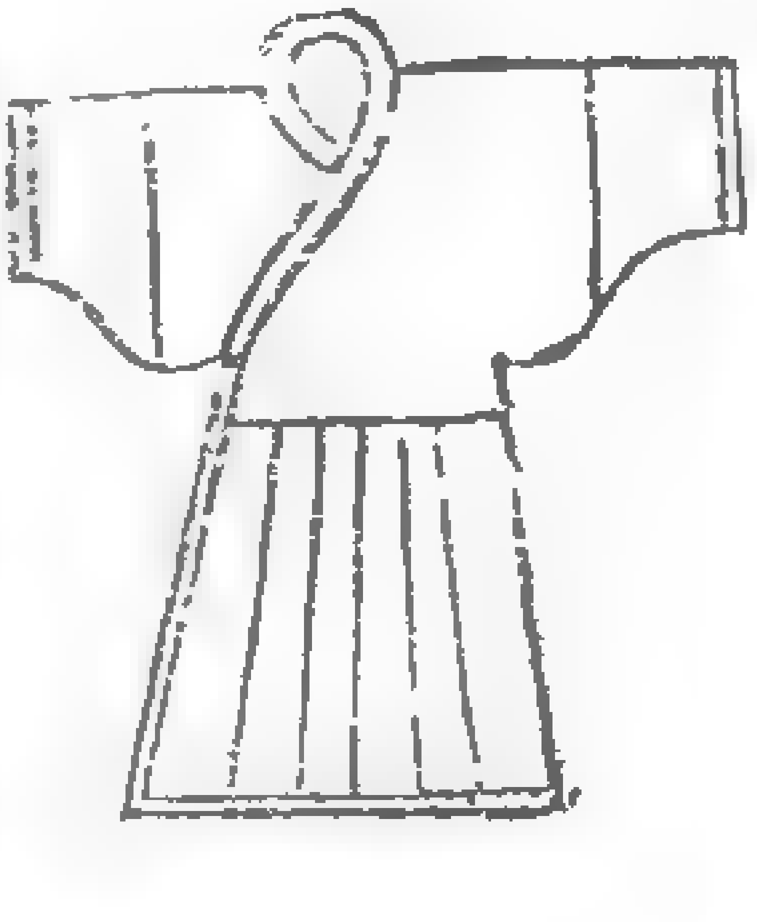
黃衣



記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然則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貍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蜡祭及蜡祭也王於蜡服玄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illegible]

事[illegible]

深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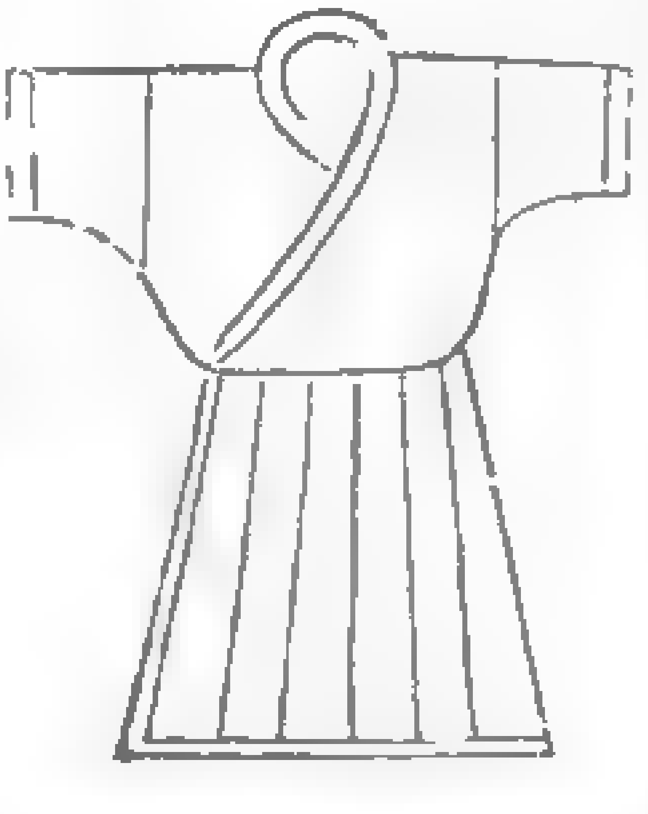


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illegible]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illegible]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illegible]又曰朝玄端夕深衣[illegible]袂可以回肘[illegible]袷二寸[illegible]袪尺二寸[illegible]緣廣寸半[illegible]飾除喪亦[illegible]台越人來[illegible]問喪車在塗而[illegible]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illegible]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illegible]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illegible]故[illegible]取其無私繩

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
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
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
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
衣布衰（麻衣布衰…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詩曰麻衣如雪（鄭氏…）
（麻衣深衣…諸侯之…則深衣之）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十五升喪服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麻衣…小功…是也）
鄭氏曰續衽鉤邊今曲裾之如鳥喙必鉤之鉤邊若今
曲裾也曲袷者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孔穎
達曰領廣二寸方折爲之鄭下交乖鄭云似擁咽若今
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以其方領濶袍方漢江充傳曰
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交輸…）
（後漢…）廣川惠王傳
曰姬榮愛爲廣川王去刺方領繡（…）
（…）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
方領上服也馬援傳曰朱勃衣方領能矩步頸下施衿領正
方學者之服晉及隋唐天子冠通天冠白假帶方心曲
領深衣視肘以爲袂袪袂以爲袪三袪以爲要倍要以
縫齊七十四尺續衽鉤邊則曲而當旁背後交合矣緣廣
寸半則純緣表裏共三寸矣袂圜以應天袷方繩直以
應地幅十二以應時及其歸也要在安志平心而已此
所以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也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績備
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
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父母…以青）孤子純以
素小功純以縓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矣唐
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朝夕端

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爲燕服在周
以爲夕與喪服以至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此所謂可以
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
之次也蓋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
次之先儒以善衣爲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
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而不相連深衣
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
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
帶則當無骨者矣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襥郭氏曰削殺
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則凡裳皆然不特深
衣而已深衣曲袷如矩則其領方而已鄭氏謂如小兒
衣領服虔釋漢書謂如小兒部襲衣而後世遂制方心
曲領加於衣上非古制也

長衣（其制如深衣袂長）



玉藻言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其爲長衣中衣繼揜一尺）
（…而已）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
服（…長衣…）聘禮遭喪
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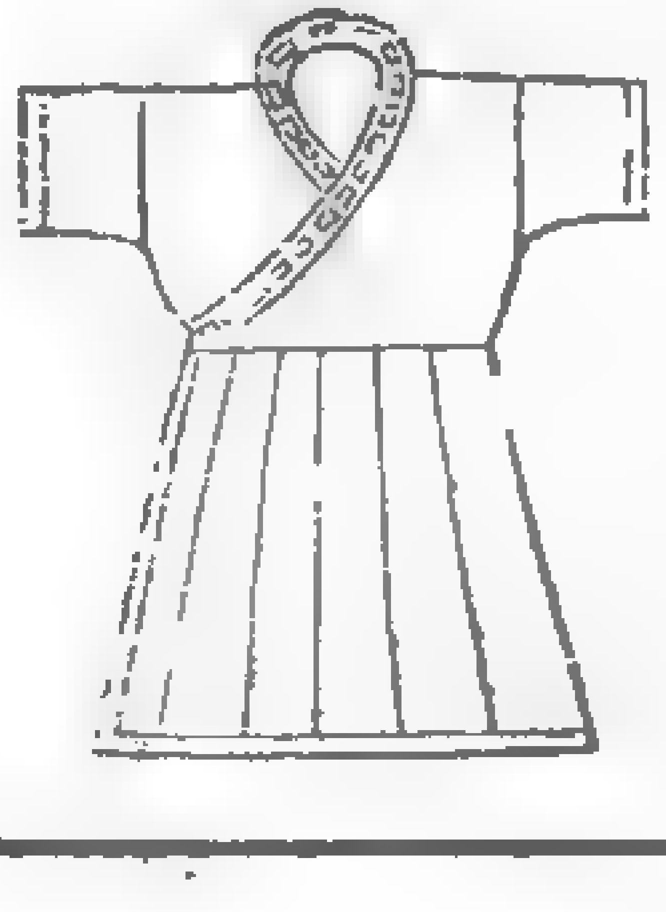
續[illegible]以純 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賈公彥曰中衣之制與深衣同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一尺玉藻言深衣之制而閒以長中繼揜尺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衽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所謂揜尺若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袂之末揜餘一尺長衣亦揜以布中衣揜或素若布各象其衣然也若深之則緣而已此其所異也蓋以其衣裳遂焉故為深衣以其袂褎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聘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喪服小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則聘禮不以凶服接吉[illegible]而筮不以吉服卜凶是長衣所施通於凶而非純凶也

禮書卷第十終

禮書卷第十一

諸侯中衣
大夫士中衣
衽
纚
髦 角附
組總
錦總
布總
明衣
明衣之裳

諸侯中衣 制如深衣 其領繡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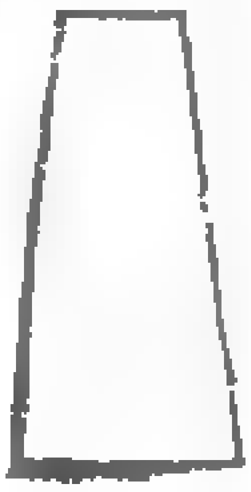


大夫士中衣襟

長衣與深衣同以爲中衣與長衣同袂深衣中衣用
素者以素衣用於此而已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素衣朱
繡黼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黼領謂
之襮蓋素以爲衣繡黼以爲領丹朱以爲緣諸侯之服
也鄭氏謂讀朱繡爲朱綃誤矣禮曰以帛裏布非禮也
蓋爵弁而上則衣以帛而中衣亦帛皮弁玄冠則衣以
布而中衣亦布故大夫祭於家而中衣必布士祭於公
而中衣亦帛以其所以裏朝服與爵弁服異也檀弓曰
練練衣黃裏縓緣鄭氏曰練中衣以黃爲裏則中衣亦有裏
皇侃說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夏則
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如此之說算中衣
施於裘裘之下也然裘上之裼衣即朝服耳其言以衣
之上又有朝服是襲鄭氏之論也禮言繡黼丹朱中
詳素衣朱襮朱綃說者皆以爲諸侯禮而天子領以
無聞漢明帝始以阜紗爲之謂之中單隋唐
長冠以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袍衣絳緣領袖

隋書志天子祀天地宗廟冕服中衣以絳緣其領袖
冀先聖則阜紗袍絳緣中衣其朝服通天冠絳紗袍阜
緣中衣絳之緣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之中單
也明帝初詔有司採周官礼記尚書棟與服從歐陽說
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絳緣袖領爲中衣絳
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傚於袴
遂除之後齊天子平冕十二章緣絳中單又有通天冠
絳紗袍阜緣中單朝服冠幘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阜領
袖阜襈隋志天子袞冕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襈裾祀圜
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宗廟社稷則服之通天冠絳紗
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襈裙朔日受朝元會及冬諸祭還
則服之白下公已下祭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襈裾冕
冕已下內單青領弁從九品已上助祭則服之白紗
內單青領標襈裾朝服亦絳紗單衣白紗內單阜領袖
阜襈唐志天子之服大裘冕白紗中單阜領青標襈裾
袞冕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襈裾通天冠者冬至受朝
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絳紗袍白紗中單朱領標
襈裾皇太子袞冕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襈裾遠遊冠者元
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絳紗袍黃裳白紗中單黑領
標襈裾群臣之服袞冕者一品之服也白紗中單黼領
青褾襈裾絺冕中單青領爵弁中單青領標襈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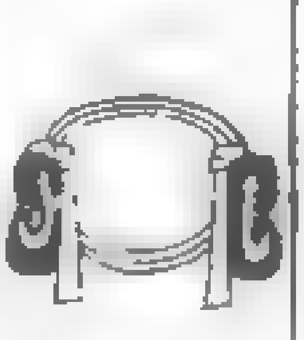
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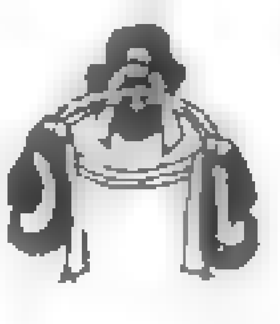


儀禮喪服傳曰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王藻曰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深衣曰續衽鉤邊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二尺五寸上下皆有以掩裳也衽上廣下狹而屬於深衣之衽是衽上廣下而爲殺或殺而下或殺而上小要然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詩曰佩言衽之漢言襭之爾雅曰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書曰四夷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韓詩外傳曰衣成必缺衽管子曰振衽掃席鄭氏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考工記曰終歲衣衽不敝說文曰衽交也史曰斂衽而朝衽所以掩裳際也深衣連裳故衽屬衣餘衣不連裳故衽屬裳衣裳殊垂而放之一也故有事則或扱或執是衽未嘗殊之以合也棺之小要謂之衽以其掩縫若衣衽然非爲小要而名之是衣衽皆狹上廣下未嘗有殺上殺下之異也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袺衽或襭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上右記曰親始死扱上衽是也死者與夷狄上左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書曰四夷左衽語曰被髮左衽是也七喪禮重寨用葦席左衽是亦死者上左之意與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又曰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賓坐正纚婦坐櫛設纚賓坐正纚卒紒主婦纚笄宵衣鄭氏曰纚今之幘梁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蓋櫛以理髮而後纚以纚爲紒然後笄古之言纚笄者未有先笄而後纚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蓋雞斯云者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爲笄纚恐不然也纚亦作縰

髽 角 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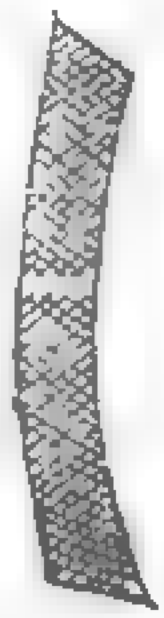


詩曰髧彼兩髦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內則子事父母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男女未冠笄者櫛縰拂髦總角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鄭氏曰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揚子曰羈角噴果許慎曰髦髮至眉左傳曰豈若弁髦因而殺之王藻曰親沒不髦喪大記曰諸侯小斂說髦髦以則士既殯說髦孔穎達曰髦者事父母之飾也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父母俱沒則因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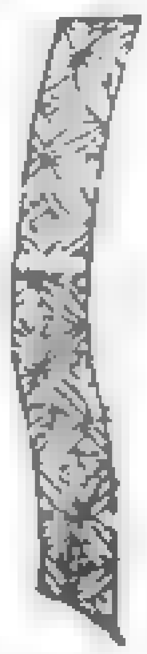
之幼也父母翦髮爲之鬌及其長也因以爲飾謂之髦有存而不忘弃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礼及親死始而猶幸其生爲未忍脱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脱之可也故喪大記諸侯小斂脱髦既夕礼士既殯脱髦（髦毛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毛皆謂之髦礼記所謂髦爲尊）（所謂髦[illegible]皆長毛也）

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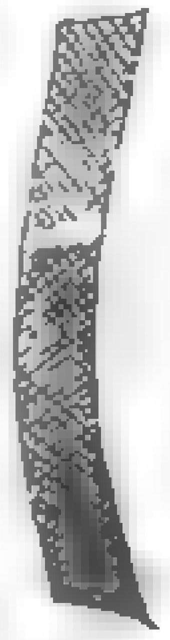
組總



錦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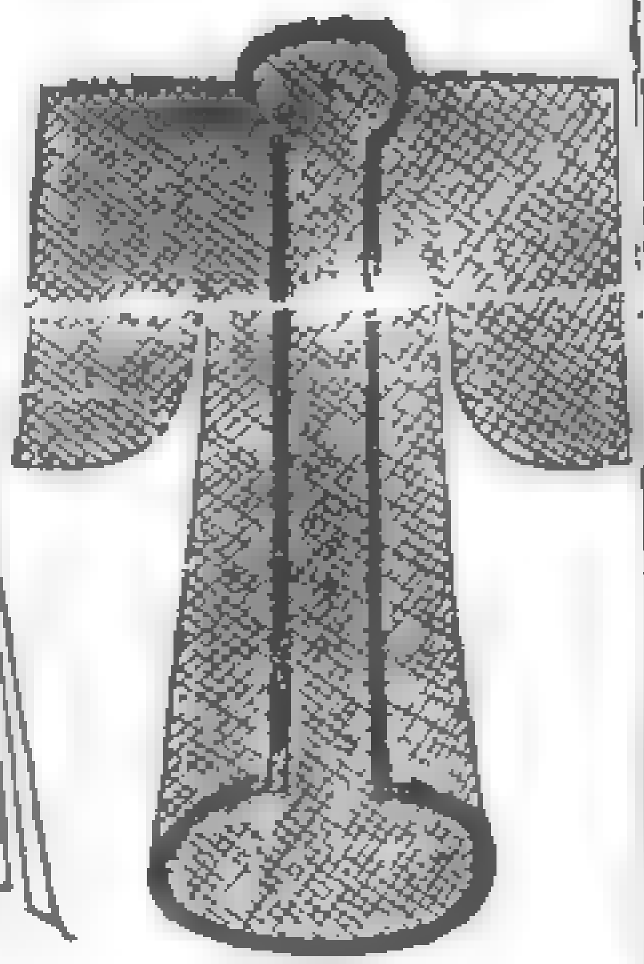


布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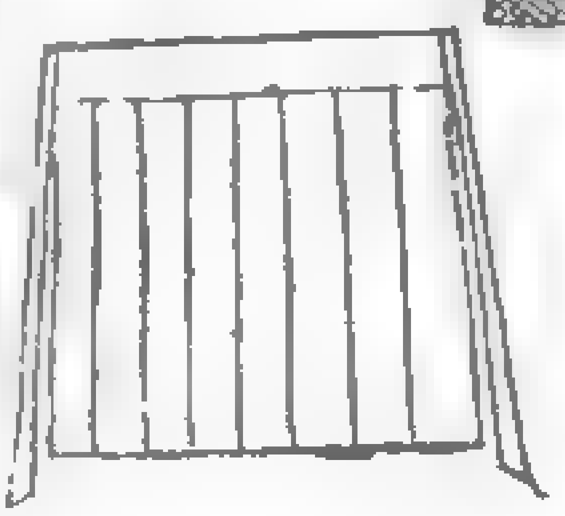


內則曰櫛縰笄總則縰韜髮也一總束髮也玉藻曰童子錦束髮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總六寸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妾爲女君君之長子布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士喪[illegible]髻用組乃笄然則總或以錦或以布或以組吉凶之[illegible]異也婦人總或六寸或八寸出於紒後所爲飾者異也謂之總以旣束其本又總其末也孔穎達曰[illegible]總八寸[illegible]大功總亦八寸總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此不可考

明衣



明衣之裳



孔子曰齊必有明衣布士喪礼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布又曰明衣不在算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illegible]）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illegible]）縓綼緆（[illegible]）純（[illegible]）然則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一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裳屬異矣（[illegible]）裳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者將祭而齊明衣布死以齊然亦明衣布然則凡襲身之衣不以布歟

[illegible]書卷第十一終

禮書卷第十二

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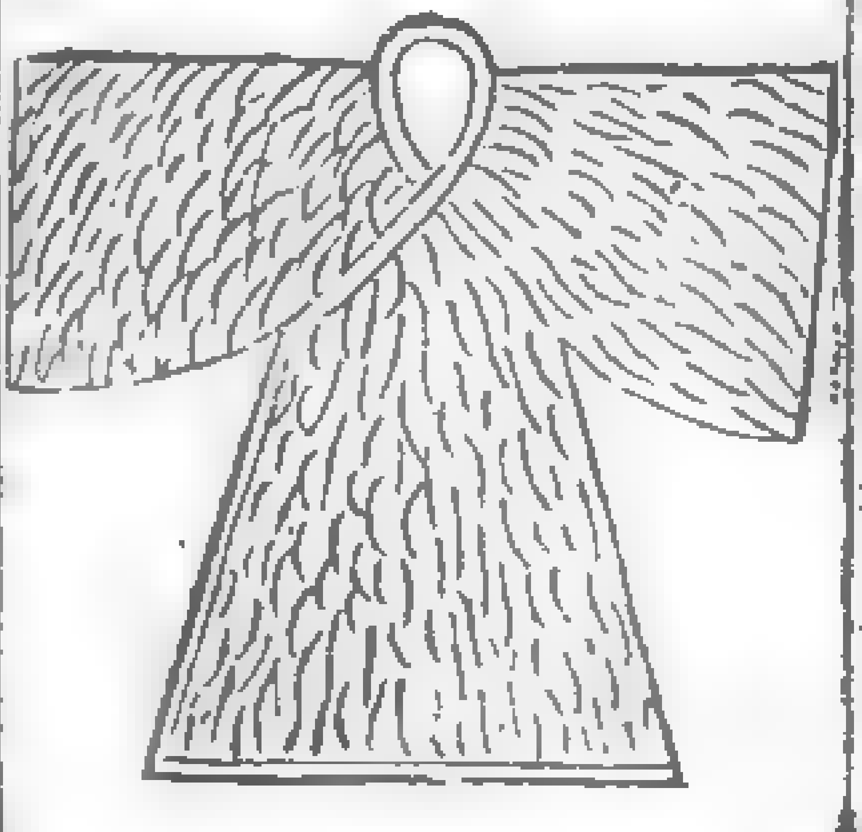
黼裘　羔裘　狐裘　麑裘

裘制

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良裘王所服也）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又曰大喪廞裘飾皮車（廞興也若大師之廞樂器然飾皮車以革輓之）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又曰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大裘也）記曰童子不衣裘裳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不以弔（不以弔）練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袪袂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內則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童子不裘不帛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

絰與主人拾踊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緎縫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旄丘責衛伯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鄭羔裘刺朝也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三英三德也）晉羔裘刺時也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蒹葭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檜羔裘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豳七月一之日取彼狐貍為公子裘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大東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之人）家語大裘以黼之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又曰公西華乘肥馬衣輕裘又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荀子曰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淮南子曰夏之不被裘非愛之也燠有餘於適也冬之不用翣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左傳曰東郭書皙幘而衣貍製又曰臧之狐取我於狐駘又曰蔡昭侯如楚持羔裘二又曰渾良夫紫衣狐裘列子曰榮啟期被裘帶索林類底春被裘拾遺穗又曰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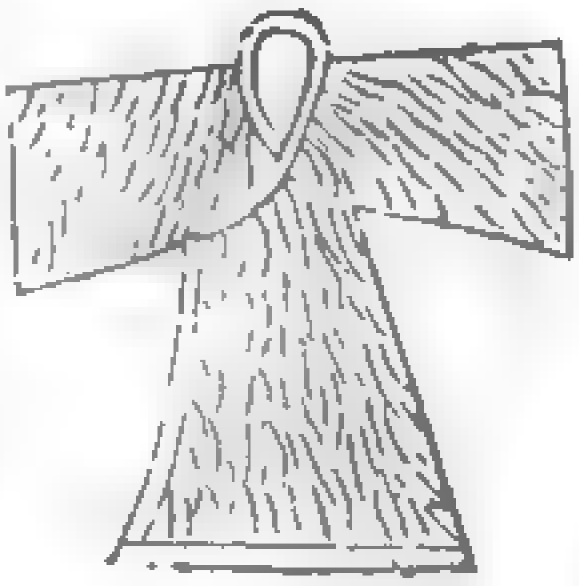
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則良裘其貢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麛裘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狐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惟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祀天尚質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省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上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盟重於既祀誓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宗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糾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爲獮則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天裘絲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



一大裘以祀天詩狐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蓋羔取其有禮羔乳必跪而受之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德成道潤先王之所尚也然大裘尚質羔裘有文故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毛氏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總數也爾雅曰緎縫也孫炎曰緎界也蓋羔裘以素絲爲紀施於縫中以爲英飾其界有緎有縫有總其別爲紽其聚爲總而又飾之以豹此所以與大裘異也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褎麛裘青犴褎何也豹取其武犴有文青犴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裘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其言物同而意異者義德一也蓋

用之則爲武不善用之則爲亂亦言豈一端而已哉先
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白則襃飾異焉然天子諸
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麛裘
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襃飾也若曰其以用全爲貴則
狐黄之裘無異豢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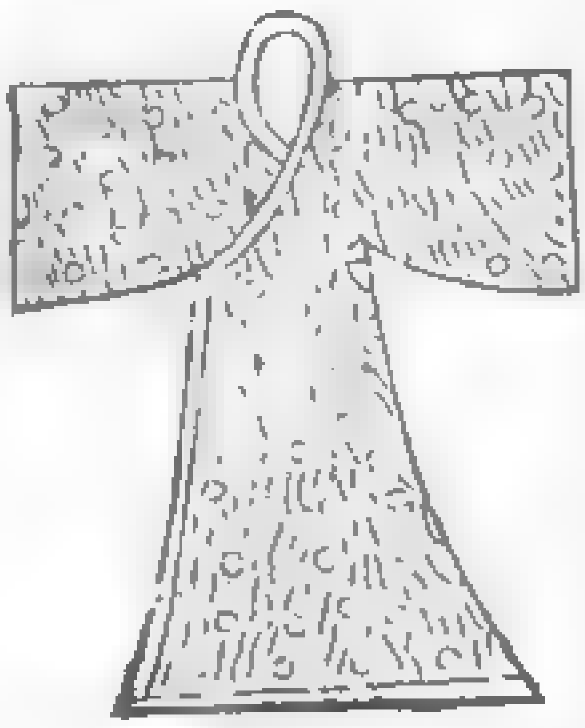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麛即麑也詩曰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爲物善接
其類而麛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玉藻曰麛裘青
豻褎絞衣以裼之孔子曰素衣麛裘鄭氏釋鄉黨曰
麛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麛裘素衣以裼之則絞衣
素衣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黄之色其說無據記曰
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裘曰裼
揜而充裘曰襲素衣麛裘則麛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
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黄衣狐裘錦衣
狐裘蓋亦若此鄭氏崔靈恩之徒以爲袒而有衣曰裼
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衣在
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耶禮記曰練衣黄
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其裼之也亦裼受

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
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詩曰衣錦尚褧蓋惟錦
絅以惡文著錦衣固不然也昔衛侯戒渾良夫食良夫
紫衣狐裘至袒裘而食則所袒者紫衣耳抑未聞紫
衣之外復有衣也

鹿裘衡長袪



禮記練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列子曰孔子見榮啓
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則之服固不足論練用鹿
裘何也禮始喪則衣服盡白至既練則可以接物而善接
其類者也故喪用焉周禮既練乘漢車鹿淺楨與此同
義鹿裘袪裼之則揚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裼也鄭氏
曰有袪而裼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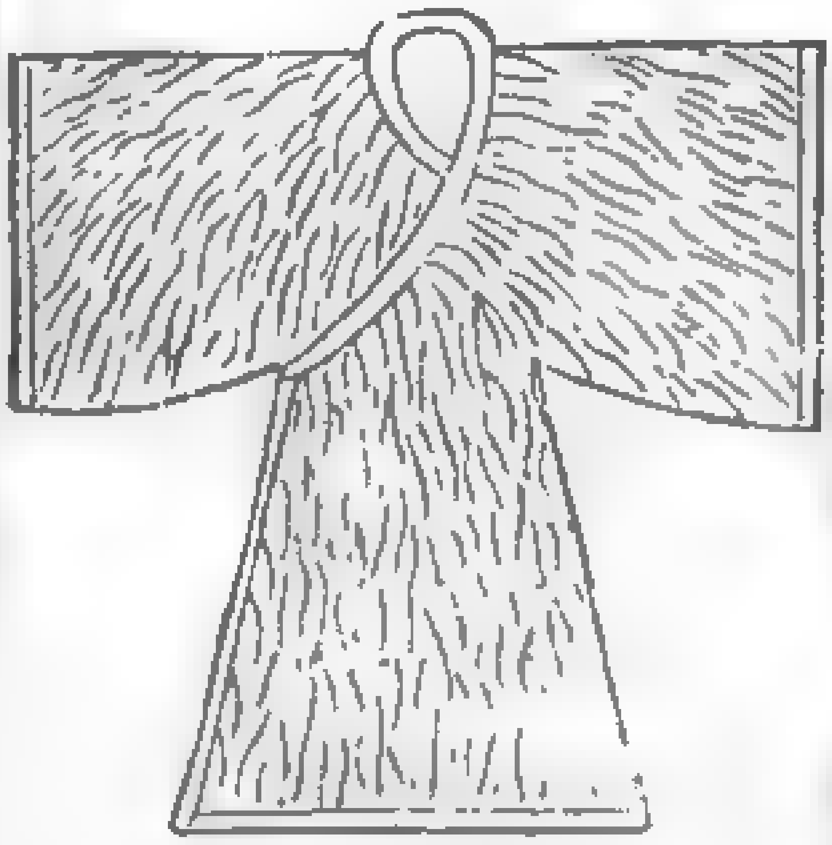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十二終

禮書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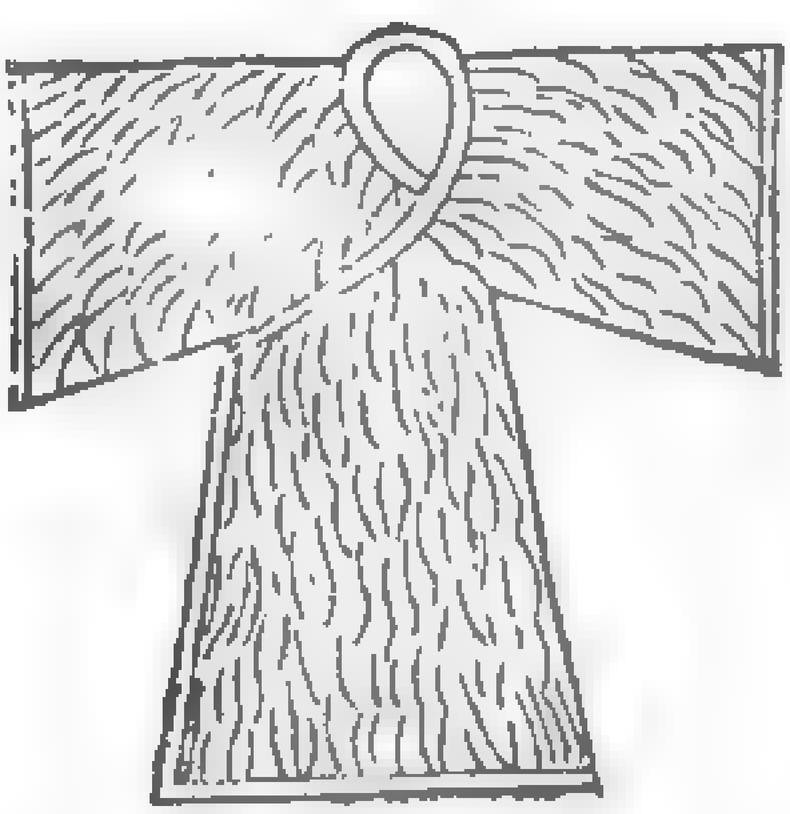
狐白裘　狐青裘　黃衣狐裘　貍裘

虎裘　狼裘　熊裘　羆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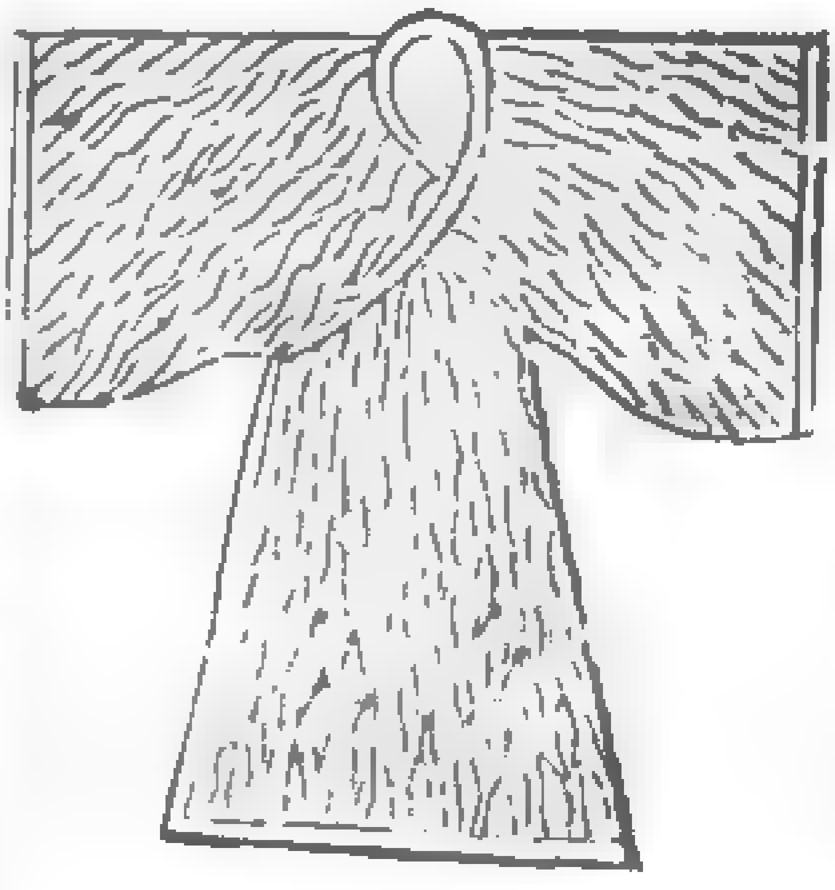
狐白裘



狐青裘



黃衣狐裘



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又曰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又曰取彼狐貍為公子裘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曰黃衣狐裘蓋狐善疑貉善睡疑斯戒睡斯安燕息者之事也故燕居與蜡服之然則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燕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蜡與燕服也玉藻曰天子卒食玄端而居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制言養老之禮虞氏深衣夏后氏燕衣商人縞衣周人玄衣於夏言燕衣則深縞與玄皆燕衣也鄭氏以此為燕衣目之[illegible]燕服人燕禮天子夜不以玄諸侯蓋天子齊則玄端而冕燕則玄端而冠卒食玄端則以不必玄端也諸侯夕深衣則非夕不必深衣也故周官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而不言所服則王之燕服豈特玄端而已哉此所以有狐白裘錦衣也終南之詩言錦衣狐裘繼之以黻衣繡裳蓋始言燕服而繼以祭服也鄭康成以狐裘為行禮之服謂狐白之

上衣皮弁與非詩論語之意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蓋大夫士之燕服也何則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戚服宮數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貂青鳳麟雉頭鶡鷩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illegible]

貍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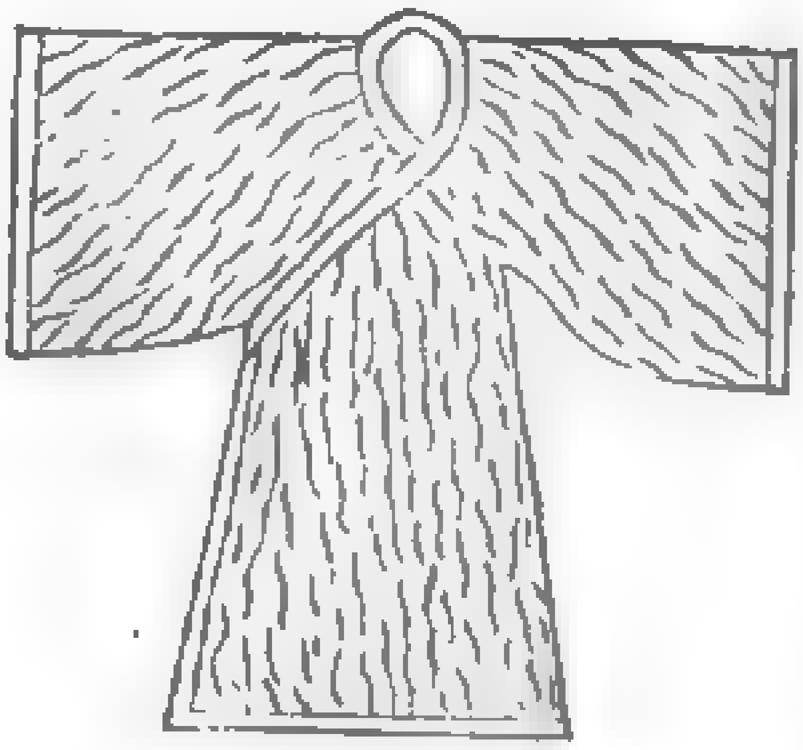
詩曰取彼狐貍為公子裘左傳曰[illegible]而一貍製衣豹袪大夫公子無豫於事而貍裘東郭即戎而貍裘則貍裘[illegible]服之裘也傳又曰臧之狐敗我於狐駘[illegible]則[illegible]秋之時戎服亦以狐裘也

虎裘

狼裘

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幦之飾則左右虎狼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爾雅狼牡貛牝其子獥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曰善爲小兒啼禮記有狼臅膏

熊裘



羆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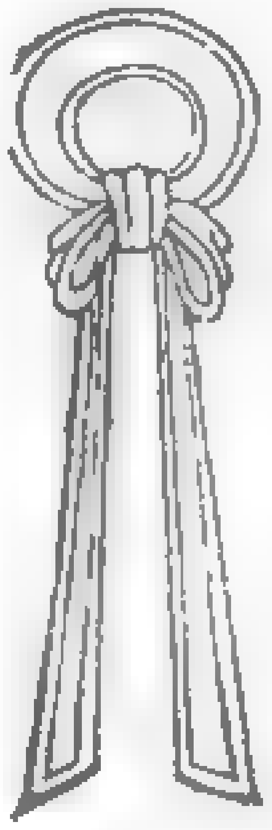
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熊羆亦裘之美者也

禮書卷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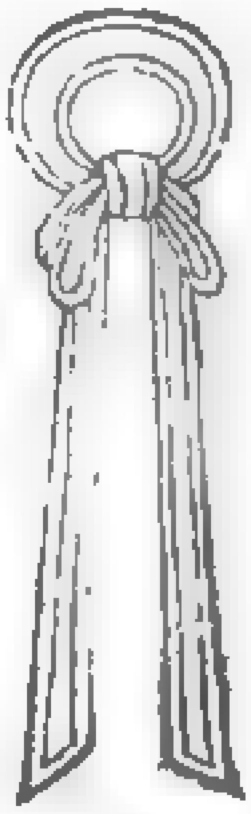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十四

天子素帶
諸侯素帶
大夫素帶
士練帶
革帶
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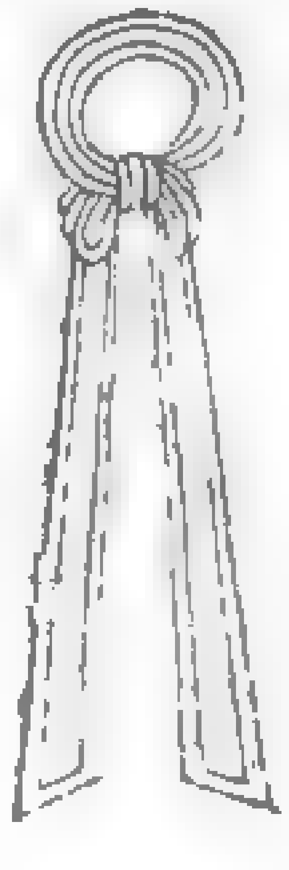
天子素帶 素為帶朱裏竟帶之日終辟以朱綠帶之緣裏右組紐以組貫其紐而約之垂長三尺与帶齊廣四寸紳紐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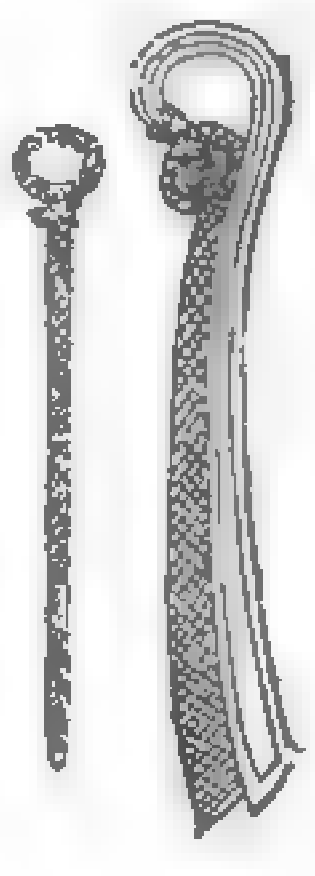
諸侯素帶 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飾終辟其長与天子同



大夫素帶 素帶不終辟飾以玄華大夫以上素帶士練帶弟子縞帶皆帛為之



士練帶 練帶辟其下朱三寸其廣不充四寸紳組長三尺鄭氏謂士以下皆禪不辛緣辟下故謂從帝言辛帶則辛不辟者於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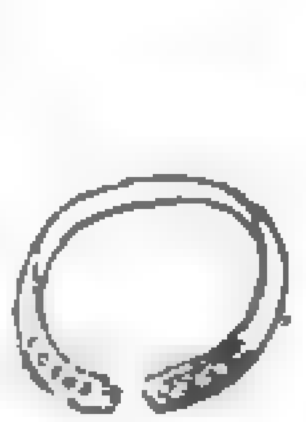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詩曰其帶伊絲又曰垂帶而厲晉語曰內子爲大帶荀子曰逢衣淺帶〈博帶〉儒不疑傳曰褒衣博帶釋名曰帶帶也內則子事父母鞸紳搢笏婦事舅姑并總衣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

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
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
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記曰公襲卷衣一朱
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又曰率帶諸侯
大夫皆五采 左傳曰鞶厲游纓昭其度也
深衣曰帶上毋厭髀下毋厭脅當無骨者左傳曰樂祁
于請帶於季武子 武子乃使者裂裳帛與之曰帶其褊
矣 昭元年
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
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子言鞶帨以至詩言
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帨
之囊誤也荀子言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
之垂者特鄭氏以厲為裂繒亦誤也辟猶冠冕之辟
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皆
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
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玄
弁緇布冠皆緇帶則上以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
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之亦
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
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
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矣
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
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
乎下故朱裏而禆以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下
飾以朱綠而

則一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
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
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繚而已
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弁細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
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予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
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紳韠結三齊
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韠亦二尺五寸數古者於物
言華則五色備矣
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
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再大夫以上用合帛士
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說也隋志曰乘輿大帶素
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王公侯伯子男素帶不
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垂
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儀羅曰大帶
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綠五品已
下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六品已下練
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約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

革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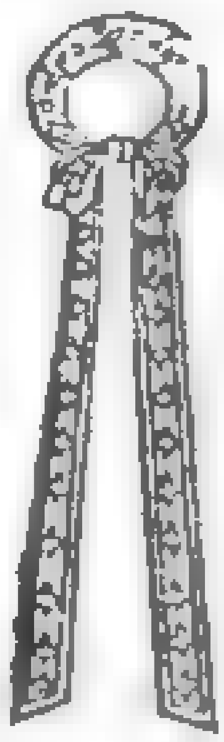


內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 玉藻曰革帶博二
寸士喪禮韐帶搢笏鄭氏曰韐帶韎韐緇帶不言緇
者從見韐曰有帶韐帶用革笏搢於帶之右旁
帶其博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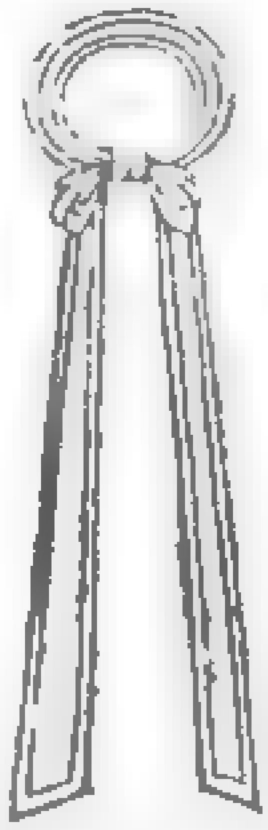
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鞮曰乾時之役
申孫之矢集于袪鉤近於袪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
以拘之後世謂之鉤鰈亦既謂玄鮮螳蜋鉤以相拘帶
謂之鉤鰈唐以玉爲鉤鰈與古異矣然革帶用於吉而
已荀卿曰譖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色韠[illegible]
象裳色而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宜亦與韠同色

欽

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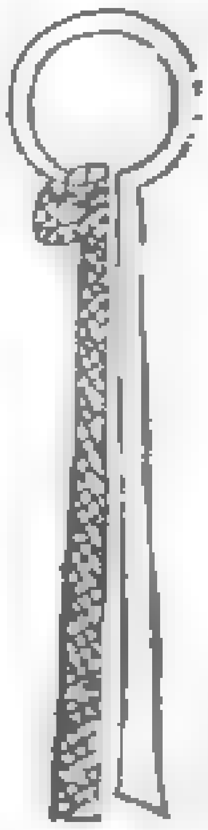
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
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民之
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曰居士錦
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也居士錦帶以其有德成之
文也弟子縞帶以其有受道之質也縞薄繒也與素帶
不同吳季札以縞帶遺子產焉矣地之所宜者縞也荀
卿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
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然則處士即居士也
古之所謂處士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
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
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謂君子處士
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

禮書卷第十四終

禮書卷第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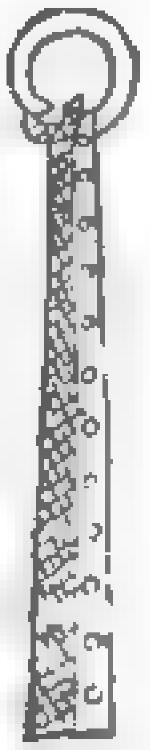
深衣帶　　童子錦紳
鞶鑑　　率帶
布帶　　玉曷服赤舃
皮弁服白舃　　冠弁服黑舃
𧙗禕衣玄舄　　揄狄青舃
闕狄赤舃　　鞠衣黃屨
展衣白屨　　禒衣黑屨

深衣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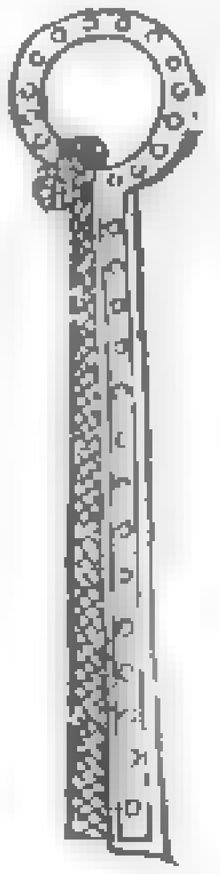
深衣曰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玉藻曰紳三尺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然則人長八尺紳三尺而居帶下之二則大帶以高爲貴而帶下四尺五寸矣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氏曰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故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當無骨者以進退爲貴則其下無四尺五寸儀禮士朝祭皆緇帶則天子諸侯大夫亂玄與異帶矣深衣之帶其緇帶若大帶歟

童子錦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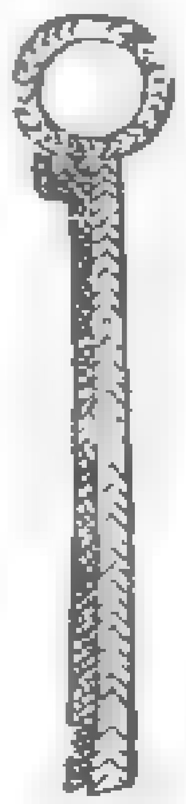
王藻曰童子錦紳并紐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然則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規在致飾而已肆伸之也束組紐也紳束及帶所以爲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鄭氏以肆爲肄

鞶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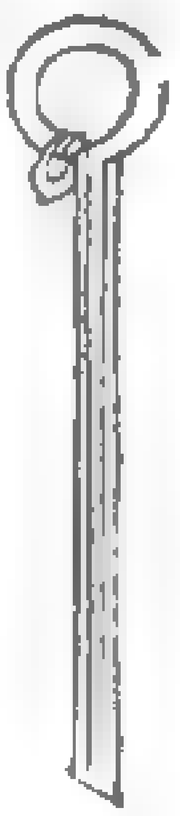
內則曰婦事舅姑衣紳又曰女鞶絲左傳桓二年王子伯以后之鞶鑑定六年衛公叔文子曰定之鞶鑑杜氏曰鞶帶以鑑爲飾今西方羌胡猶有之然則漢孝惠時郎侍中皆貝帶其飾蓋類婦人歟

率帶



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布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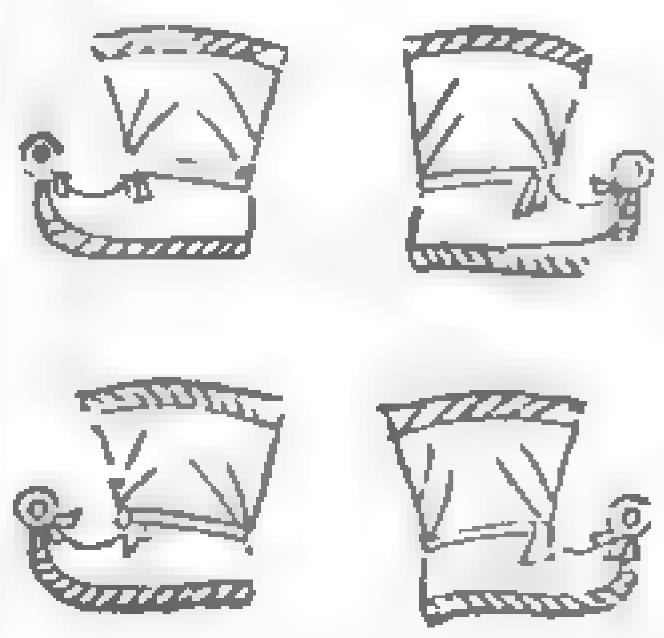


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不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蓋非純吉

故布衰因喪屨而帶非純凶故深衣緇布冠斬衰冠絰
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斬衰絰
布帶齊衰衰以下皆經布帶以衆臣厭於天子諸侯齊
衰以下輕於斬衰故象革帶其冠布而已

王冕服赤舄 黑絇繶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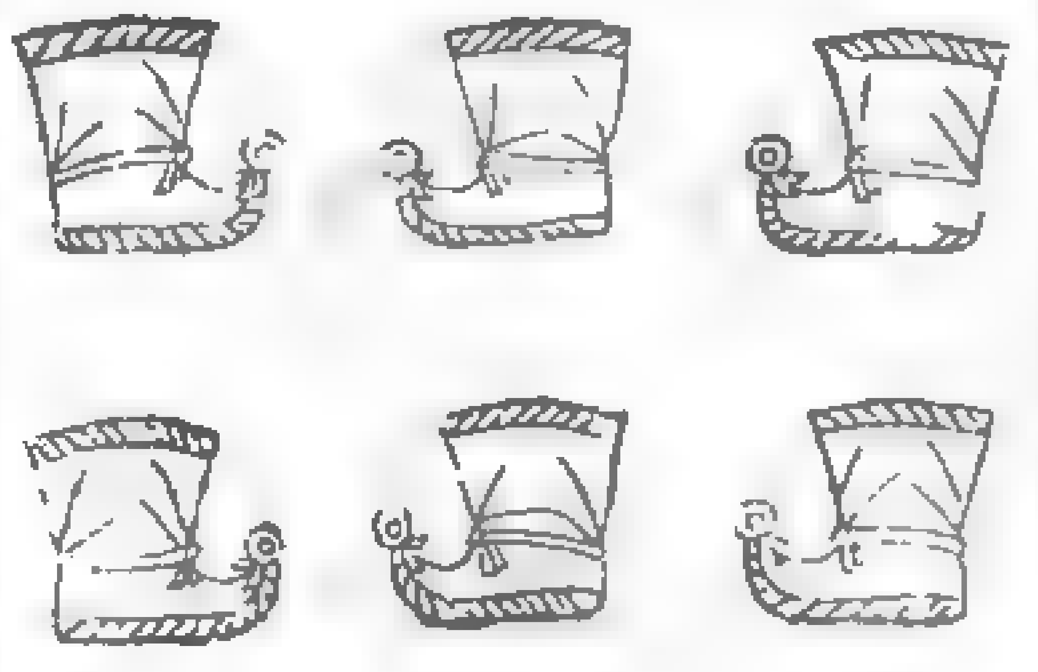
皮弁服白舄 青絇繶純



冠弁服黑舄 赤絇繶純

后褘衣玄舄 黃絇繶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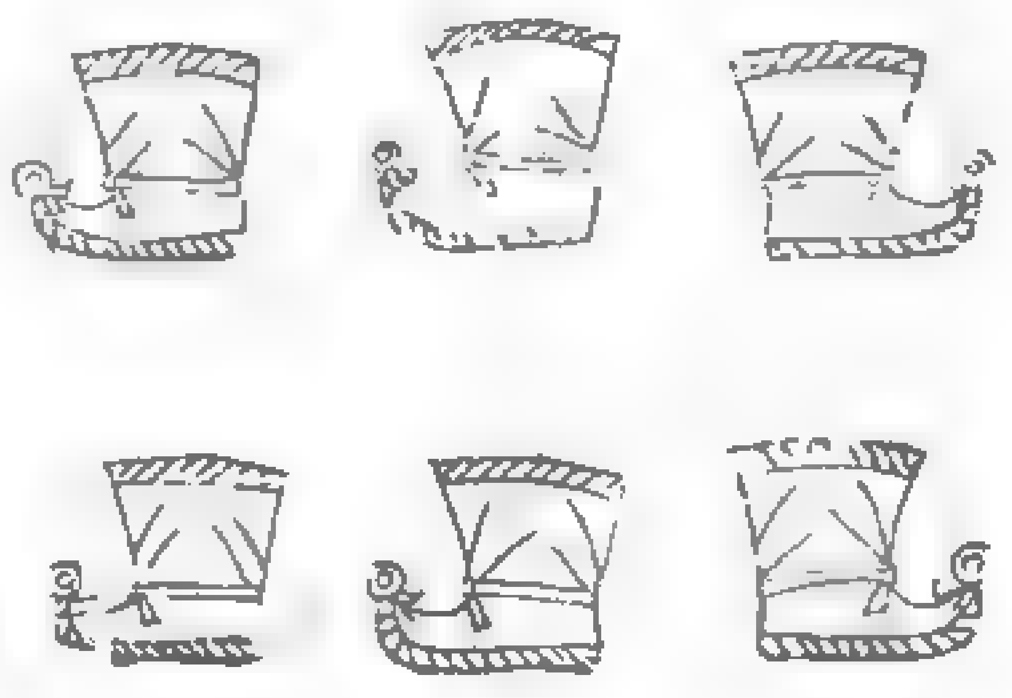
榆狄青舄 白絇繶純



闕狄赤舄 黑絇繶純

鞠衣黃屨 白絇繶純

展衣白屨 黑絇繶純



褖衣黑屨 青絇繶純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絇素屨葛屨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士冠禮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緇絇繶純組綦結于踵（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詩曰玄衮赤舄又曰赤芾金舄又曰赤舄几几檀弓曰有子絲屨春秋傳曰共子劉屨莊子曰履方屨者知地

形漢書曰孝文革舃（東方朔傳）鄭氏釋周禮謂複下曰舃襌下曰屨凡屨舃各象其裳之色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后惟祭服有舃褘衣之舃下有青舃赤舃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舃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舃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舃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舃之飾青絇者王白舃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舃皆黑飾后之青舃皆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

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舃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玄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爲繢次青赤赤白白黑黑青比方者爲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絇繶純白屨緇絇繶純皆比方之色爵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爵弁服不曰韠而曰韎韐衣不以布而以絲皆尊祭服故也）則凡舃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絇青繶黑而繶純如之則繶純從絇色可知也由是推之

王之吉服九而舃三赤舃配冕服而黑絇繶純白舃配皮弁服而青絇繶純黑舃配冠弁服而赤絇繶純

后之吉服六而舃屨各三玄舃配褘衣而黃絇繶純青舃配揄狄而白絇繶純赤舃配闕狄而黑絇繶純黃屨配鞠衣而白絇繶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絇繶純黑屨配褖衣而青絇繶純司服言舃止於赤黑言繶止於赤黃言句止於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謂雜互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於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不及玉瑱言繅而不言斿於諸侯言玉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繅斿而不及玉數言繅斿皆就而不及采數大宗伯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社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者不可勝舉而禮皆約辭以互發之則舃屨之辨如鄭氏之説信矣然謂韋弁衣素裳白舃此不可考

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屨人辨內外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鄭氏謂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蓋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鞠衣則纁屨爵弁而上之屨也黃屨鞠衣之屨孤卿大夫之功屨白屨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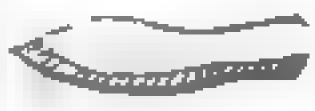
屨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與孤妻內子功屨亦白屨黑屨以其服展衣褖衣故也女御士妻以黑屨爲命屨以其所服者惟褖衣故也詩士赤舃几几玄袞赤舃赤芾金舃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舃也赤舃謂之金舃者鄭氏謂金舃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漢尊黃赤纁裳赤黃爲黃朱而諸侯之芾亦黃朱（鄭氏釋斯干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舃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屨與鄭氏之所傳者異也

禮書卷第十五終

禮書卷第十六

繶　絇
純　綦
鞮屨　用屨脱屨之節
韈　童子服
童子屨

繶



士喪禮曰有繶之屬謂之繶爾則繶緣也鄭司農曰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鄭康成曰繶縫中紃正[illegible]康成曰繶者□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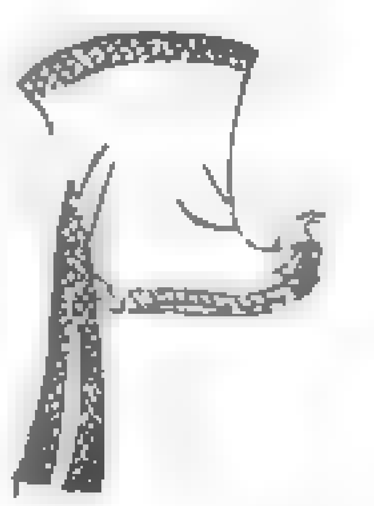
絇

屨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絇說文曰絇布纏也纑繩絇也鄭釋屨人曰絇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屨舄之頭以為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于跗連絇者絇在屨頭以紐連之止足拆也賈公彥曰絇謂屨頭以條為鼻或謂用繒一寸屈之為絇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絇以絲為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福束也童子不絇未能戒也喪屨無絇去飾也[illegible]人臣去國鞮屨不絇以變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為口緣

綦



儀禮曰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絇內則曰屨著綦鄭康成曰正爾綦繫屨也鄭氏曰綦屨繫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illegible]以兩端繫而前而[illegible]綦約止足[illegible]也

鞮屨

[illegible]周禮有鞮鞻氏曲禮曰鞮屨素簚鄭[illegible]鞮屨無絇之[illegible]

用屨脱屨之節

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鄉飲酒禮曰主人曰請坐于賓賓主人介眾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illegible]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illegible]士虞禮曰尸坐不說屨[illegible]曲禮[illegible]不入[illegible]解屨不敢當階[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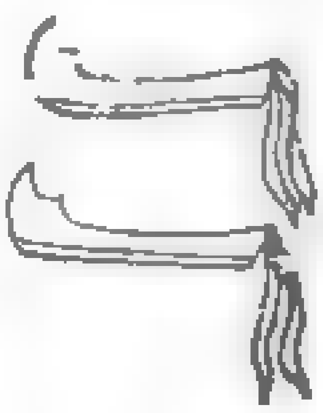
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屨少儀曰排
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於
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禮凡祭於室
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尸以至
凡執事之人白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算爵）與夫尸謖
餕食之節皆不說屨而尸坐亦不說屨以其侍神不敢
褻瀆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說屨以其
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於堂在室則
屨不入於戶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
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坐於側
取屨必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還之必跪納之必俯說之
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
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声子韈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
[illegible]
之此知說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目說屨然後升堂此
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韈

左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韈矣史曰張釋之爲王生結
韈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間
尚書參議按禮跣韈非小（官）所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
其廟堂威儀絕常增凡有措行者應須跣韈蓋方是時
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

童子服（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

童子屨（無絇）



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童子
不衣裘裳內則十年學書計不帛襦袴玉藻童子緇布
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
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
事不麻見先生從人而入然則童子緇布衣錦緣此冠
禮所謂采衣也不裘裳爲其消陰氣也不衣裳爲其未甫
事也不屨絇未約之以行戒也無緦服聽事不麻經未
責之以盡恩也問喪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
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則不緦不麻不當室者之禮也既
夕禮朔月童子執帚從徹者而入卒奠從執燭者而東
（入則隨先而徹者後出則從者先而執燭者皆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不同）少儀曰適有喪者曰
比童子曰聽事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則聽與在主人
之列者皆適有喪者之事也夫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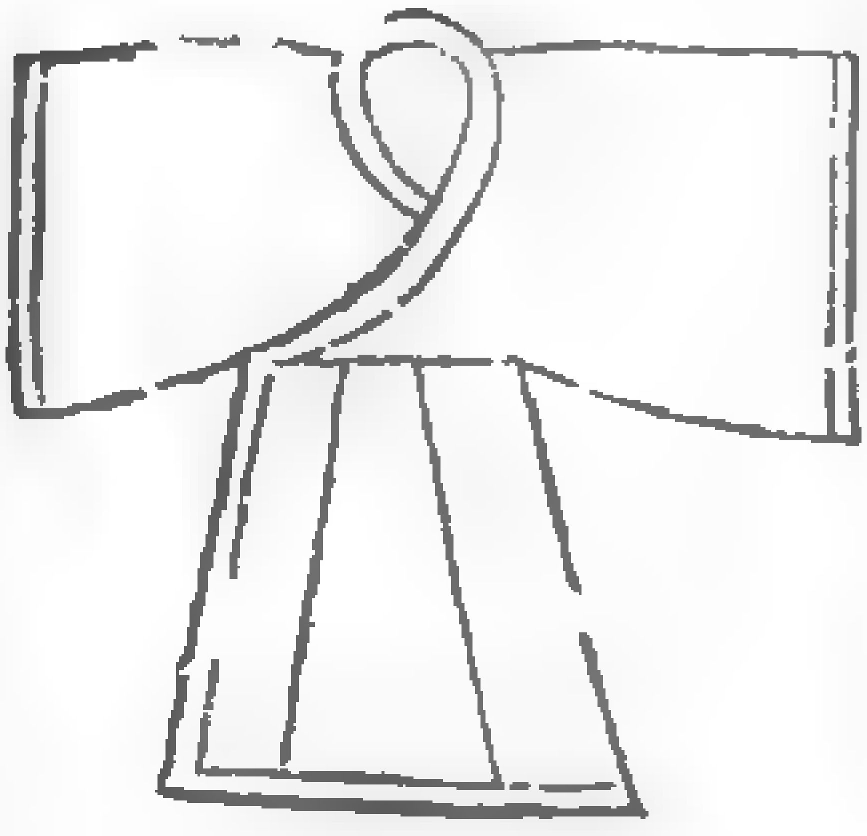
先王制禮常寬之而不嚴略之而不詳故冠而不字紒而不
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摯也
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
廬豈特無緦服聽事不麻而已哉雜記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几皆
以為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
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

禮書卷第十六終

禮書卷第十七

后褘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褖衣
士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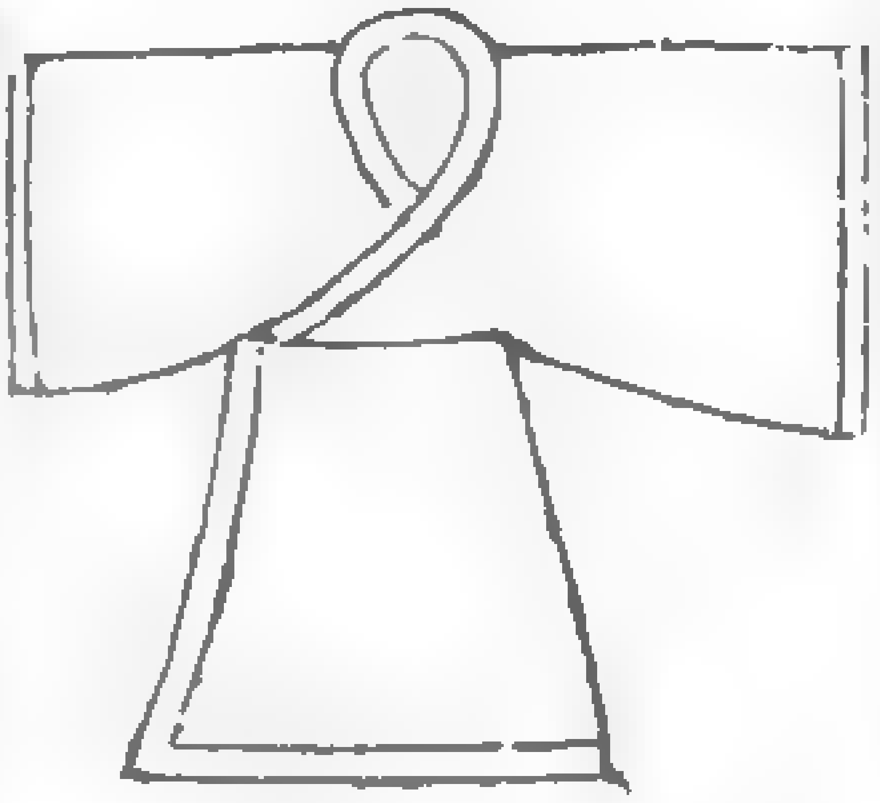
后褘衣 [illegible]王之服也上公如王之服[illegible]上公之夫人如后之服[illegible]



揄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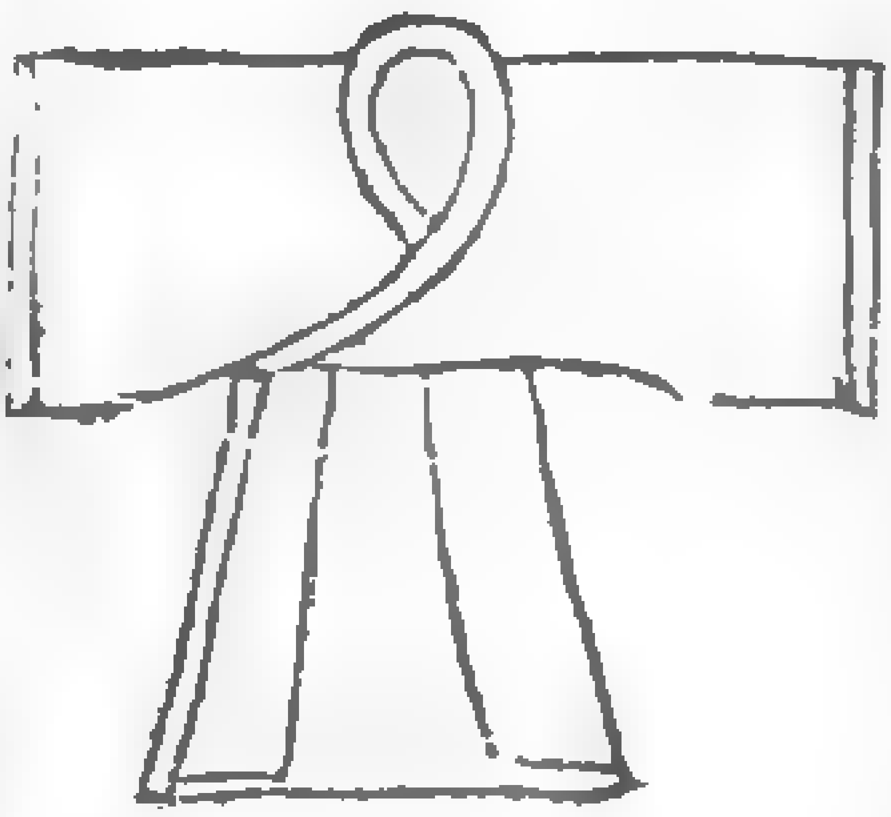
揄狄，后從王祭先公之服[illegible]夫人亦揄狄。雜記曰：復，夫人税衣揄狄。[illegible]夫人皆揄狄也。[illegible]

[illegible]



闕狄

后從王祭群小祀之服，王[illegible]曰君命屈狄。[illegible]夫人以屈狄，其子男之夫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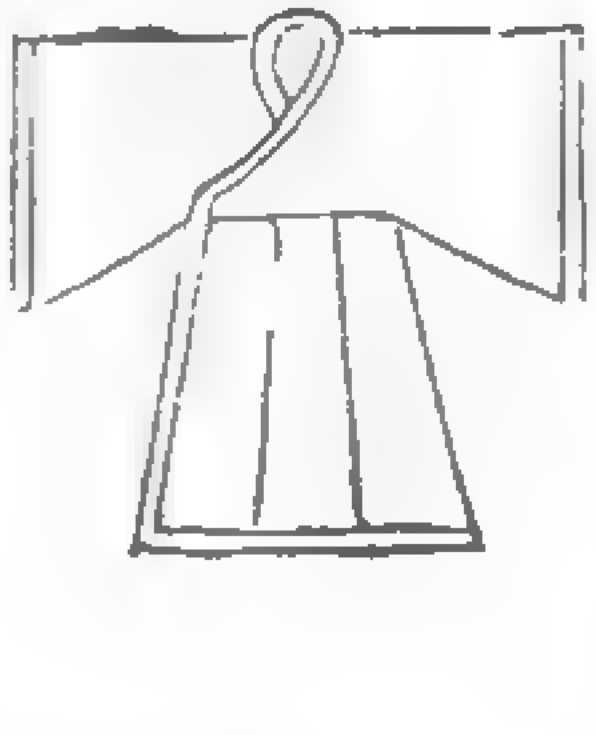


鞠衣

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鄭氏曰：先帝，太皞之屬。孔穎達曰：鞠衣者，黃桑之服。[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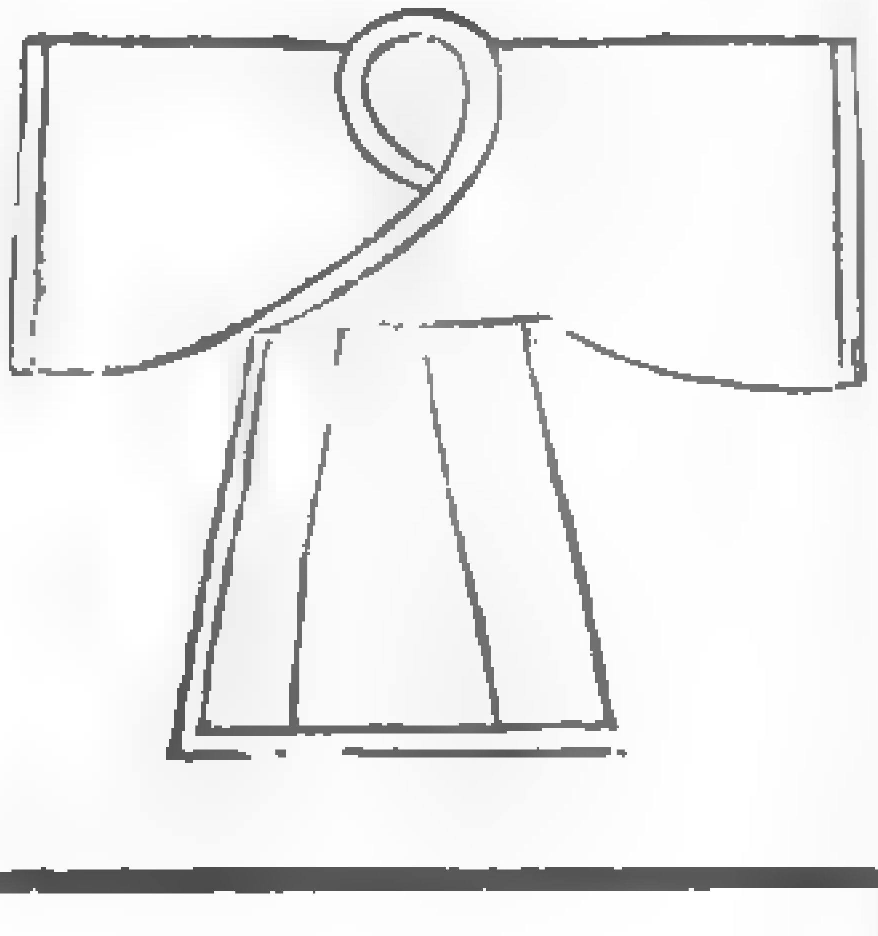
[illegible]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illegible]

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



展衣

詩曰：其之展也。鄭氏曰：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illegible]內外命婦之服，展衣[illegible]，則其卿大夫之妻[illegible]



周禮內小目掌王后之命正其服　位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司農曰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揄狄闕狄[illegible]

[illegible]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

[illegible]

緣衣素沙

[illegible]

玉藻曰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明堂位曰夫人副褘立于房中祭義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詩曰副笄六珈又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雜記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曰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頳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

后

褘衣

揄翟

闕翟

鞠衣

展衣

褖衣

三夫人及

揄翟

闕翟

三公之妻

鞠衣

展衣

伯之夫人

褖衣

子男

闕衣

九嬪公之

鞠衣

鞠衣

孤侯伯子

展衣

展衣

之夫人

男之卿之妻

褖衣

褖衣

公之卿大夫子男之大夫之妻　展衣　褖衣

女御

公侯伯子男之士之妻　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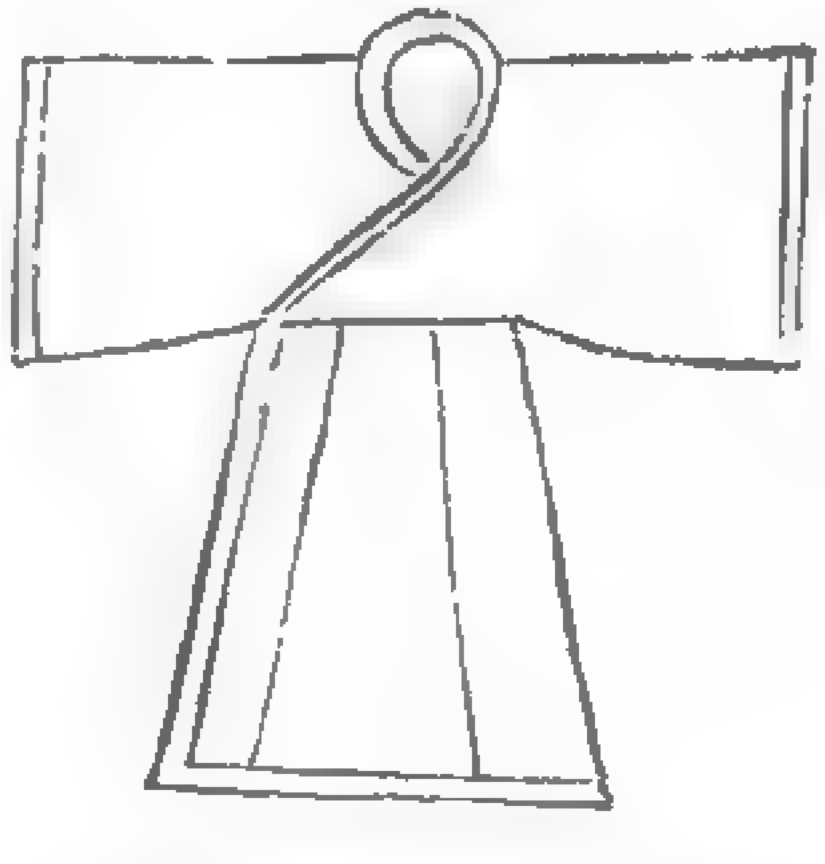
禮記十七　　六

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內宰大祭祀掌贊明齍而天地祼內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而不及外神昌不可以大物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鄭氏曰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以為裏此服言衣則衣裳則婦人連衣裳而不異色可知王之服襌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襌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鷂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為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為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褘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實之說謂褖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褘衣玄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群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褖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維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維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三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內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為后禮之隆也黑者陰之正色褖者陰之上達緣則

褖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逮為褖緣而已右行之盛也王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周官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并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illegible]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褘衣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攷褘為鞠其說異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illegible]褖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為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副褘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袂不侈

褖衣

士褖衣



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褖衣王藻言褖衣士喪禮襲服亦言褖衣雜記喪大記之衣服言稅衣則緣褖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褖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三服玄端皮弁服爵弁服有玄端無褖衣士喪陳三服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褖衣連衣裳玄端無緣褖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鄭氏以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蓋丈夫褖衣緣以赤婦人褖衣緣以纁古文褖為緣鄭氏亦曰褖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褖衣則褖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閒之色異耳賈公彥曰爾雅[illegible]

衣　鄭氏以士之禒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不道之此應論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袡鄭氏曰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復衣不以袡明非常也然純衣禒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袡則明凡禒衣皆有袡也孰謂袡特為昏禮施哉

經書巻第十七終

卷第十八

宵衣

袗玄

景衣

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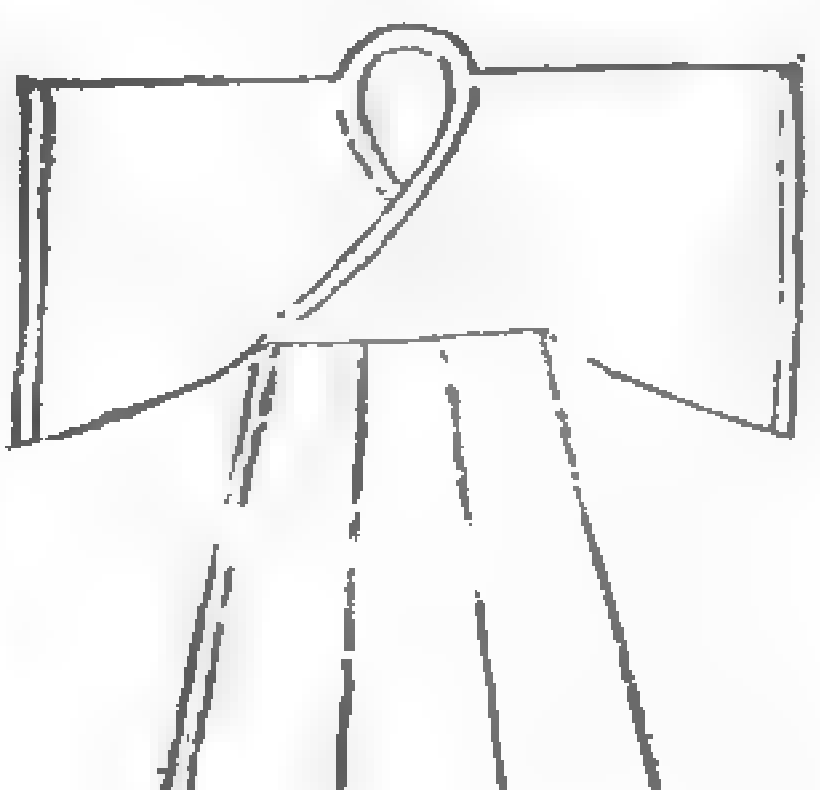
副

編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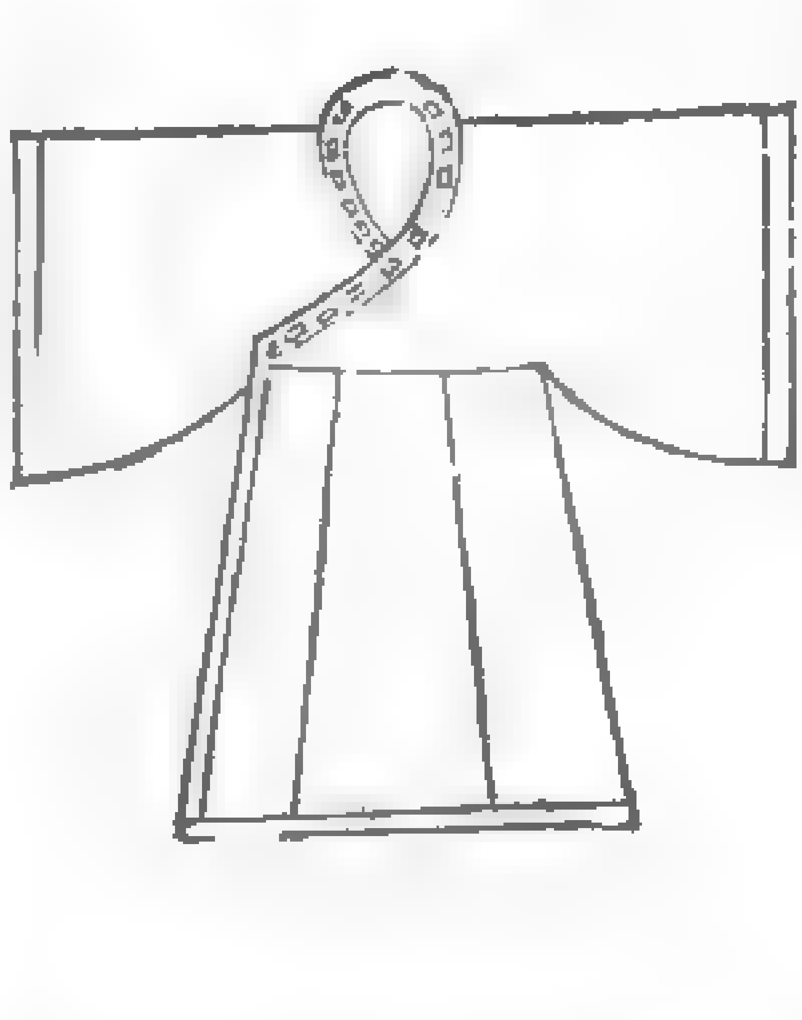
纚

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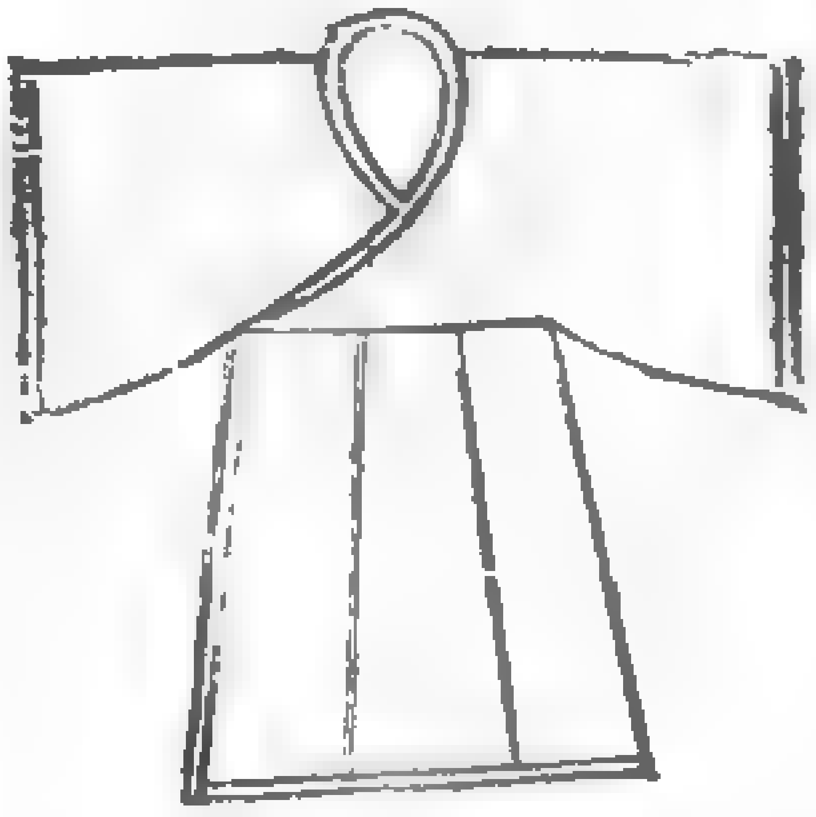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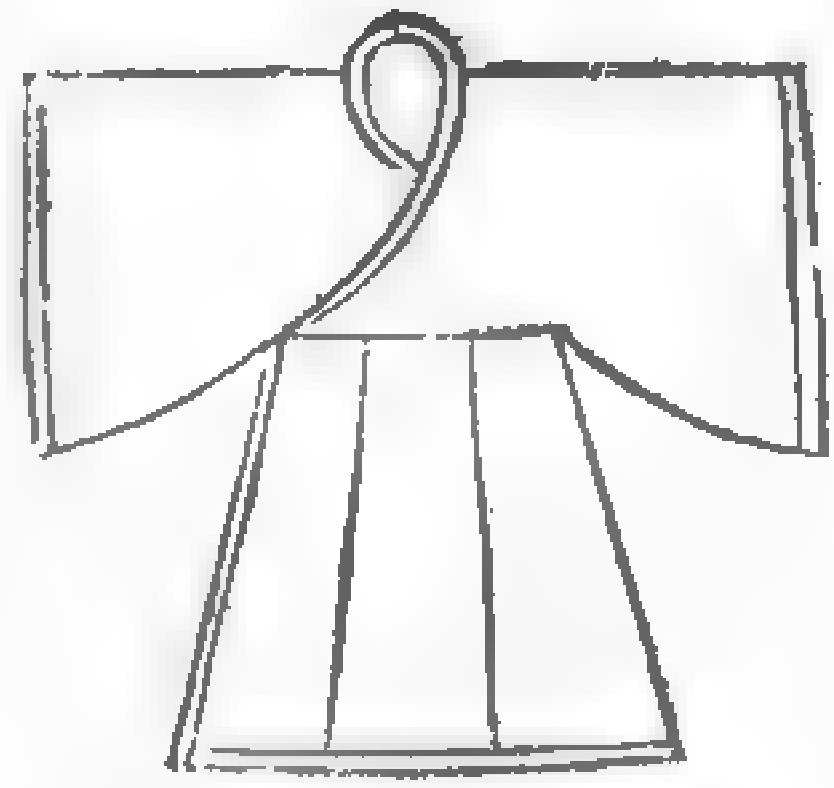
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鄭氏釋昏禮曰宵讀爲素衣朱綃之綃綃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釋特牲謂其繒曰宵染之以黑則有玄宵衣釋少牢曰被錫讀爲髮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主婦[illegible]緣衣或作稅衣曾子[illegible]若之[illegible]私衣纁袡則女次純衣纁袡者衣[illegible]也昏禮之姆特牲禮之主婦皆纚笄宵[illegible]則宵[illegible]矣少牢禮之主婦與贊者一人皆被錫衣侈袂則錫衣[illegible]主婦[illegible]被[illegible]士昏禮曰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潁黼[illegible]曰被於衣則被者服之也不特首飾而已鄭以被爲首飾以少牢之被錫爲髮鬄以特牲之纚笄爲髮髻誤矣不特此也釋[illegible]以侈袂爲侈緣衣[illegible]釋少牢則以侈袂爲侈宵衣之袂釋昏禮[illegible]以綃[illegible]領[illegible]謂主婦宵衣以綃爲衣[illegible]可也禮有錫衰[illegible]大夫朝服以布則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亦[illegible]則申上服內司服曰辨外內命婦[illegible]衣素紗凡祭祀賓客凡命婦共其衣服鄭氏謂外命婦唯士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皆[illegible]然則諸侯之卿大夫[illegible]以禮佐夫人蓋以亦[illegible]

士妻衣黼領



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潁黼在其後鄭氏曰袗同也潁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也然論語曲禮皆曰袗絺綌孟子曰被袗衣則袗設飾也說文曰褧檾也枲屬潁與褧檾通用則袗玄者設飾以玄也潁黼者潁枲爲領而刺黼也從者畢袗玄女與姆之衣玄可知從者潁黼則女與姆之領不以枲可知袗玄而黼領此表衣耳與黼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與昏禮婦人從者均於畢袗玄鄭氏以袗爲同曲禮曰袗絺綌鄭氏又以袗爲禪是自異也





士昏禮女次純衣乗婦以几姆加景乃驅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乗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褧褧也景以禦塵褧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爲絅則景衣蓋亦禪歟衣錦尚褧夫人始嫁之服庶人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曹志本作攝

副編次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詩曰副笄六珈左傳曰衡紞紘綖禮記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士昏禮女次純衣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而緫王后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孔穎達曰王后衡笄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若編次則無衡於笄言珈以玉飾之奄后夫人有焉夫人六珈后之多寡無文漢之步摇以金爲鳳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摇魏晉因之隋改爲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袞冕十二旒司馬彪續漢志云步摇高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糾八雀九華亦能天鹿辟邪翠羽爲飾

副者褘之配以配褘翟則禮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翟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褖衣之配禮所謂

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爲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
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
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以其
髮爲髲髢云者蓋有所傳然也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衞莊公髡己氏之妻髮以
爲呂姜髢說文曰髲益髮也蓋髢所以益髮而以髮若
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者不特髮髢也少牢曰
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髮髢也鄭氏皆以爲髲

髢弁見

纚笄

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
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
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
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爲妾者不
笄士姆纚笄亦婦容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
而已此不可考

象揥

詩曰象之揥也又曰佩其象揥毛氏曰所以摘髮也劉
熙曰揥摘也孔穎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
曰揥蓋有事則因以爲飾無事則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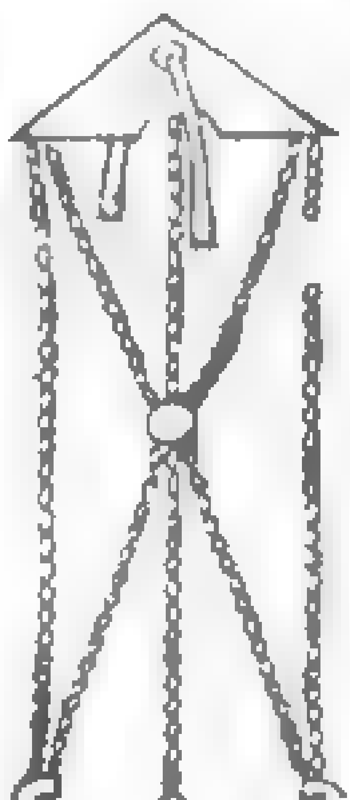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十八終

禮書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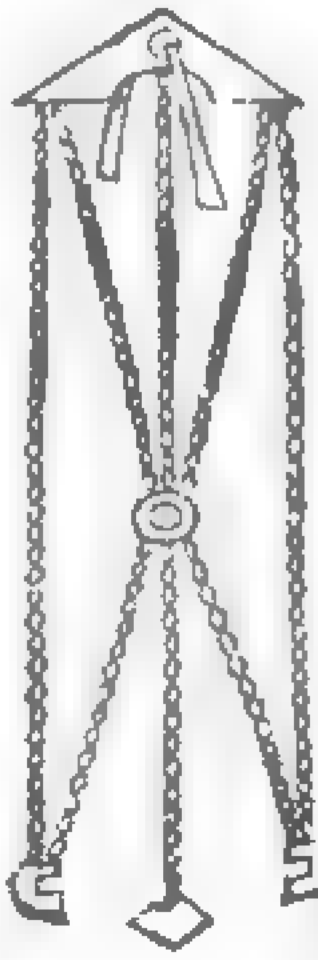
佩

天子佩　諸侯佩
大夫佩　衡
璜
衝牙　琚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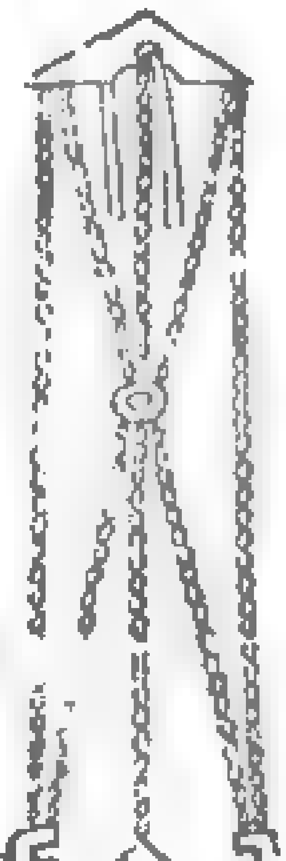
天子佩



諸侯佩



大夫佩



周官玉府掌共王之佩玉詩木瓜曰報之以瓊琚瓊瑤瓊玖丘中有麻曰貽我佩玖（玖石次玉）曰雞鳴曰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有女同車曰佩玉瓊琚（琚佩玉名所以納間）渭陽曰瓊瑰玉佩（瓊瑰石次玉）采芑曰服其命服有瑲葱珩大東曰鞙鞙佩璲公劉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爾雅曰璲瑞也縌綬也佩衿謂之褑玉藻曰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君在不佩玉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經解曰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左傳曰佩衷之旗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曰改步改玉（定五年）申叔儀曰佩玉蕊兮（哀十三年）晉語曰白玉之珩六雙（珩似磬而小）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戴禮曰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琚瑀中出）荀子賦篇璇玉瑤珠弗知佩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隧處子佩璜又曰蠙珠以納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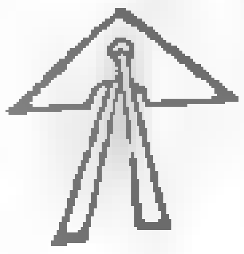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禮記曰君子比德於玉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觸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蓋玉之貴者莫如白（晉以白珩誇秦而貴白珩以閑於晉則白玉之貴可知）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勤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或作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

衡（亦作珩象形珩似磬而小）

詩曰有瑲葱衡晉語曰白玉之衡六雙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戴禮曰上有雙衡玉藻曰一命幽衡再命幽衡三命葱衡韋昭曰珩似磬而小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觀晉語大戴禮皆言雙珩則珩雙設矣珩貴白而韍幽綬貴玄而服素方叔非上三命而佩葱衡者

孔穎達曰王藻果一命而上於三命自三命以至九命皆葱衡也以理或然何則方叔所乘者路車所服者朱芾則所佩者豈特三命之衡哉爾雅曰青謂之葱

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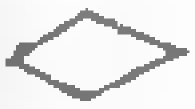


爾雅曰衿謂之袸佩衿謂之褑則衿衣之小帶也褑佩之衿也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褑也

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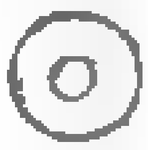
内佗好謂之璧半璧謂之璜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佩璜大戴禮曰下有雙璜璜居前後而牙衝之然後有宮角徵羽之音

衝牙



玉藻曰佩玉有衝牙鄭氏謂牙居中央以爲前後觸擊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兩端之璜然璜非牙也當從鄭說

琚瑀



[illegible]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瑀玖石次玉也考之於詩[illegible]之瓊琚又曰佩玉瓊琚大戴禮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毛氏詩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璜爲之也[illegible]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illegible]昭公賜仲環[illegible]佩之制[illegible]古者佩玉有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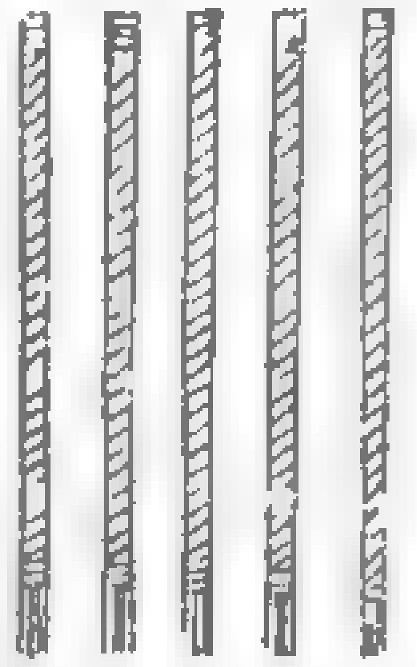
[illegible]第十九[illegible]

禮書卷第二十

組綬　玭珠　象環　婦人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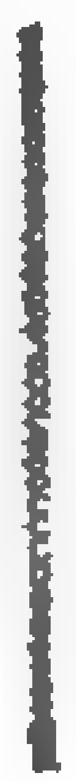
績結佩　男子事佩　婦人事佩

組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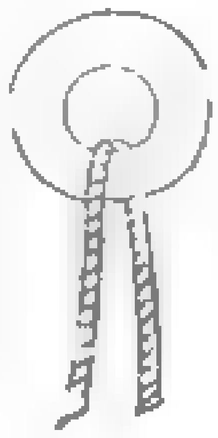
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鄭氏曰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詩曰青青子佩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玟而青組綬爾雅曰璲瑞也璲綬也漢志曰縌者佩璲也然則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之璲以其貫璲玉也謂之縌以其貫玉相迎也其飾天子玄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玄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黃者事之雜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鄭氏以大夫純綬爲緇綬毛氏以青爲士佩豈其[illegible]詩與禮紳韠結三齊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制青者從長三尺二寸卑者縌之長三尺古者之佩蓋亦類此然秦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天子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唐制天子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綠爲純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首半之皇太子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羣臣一品衮冕山玄玉佩綠綟綬綠質綠紫黃赤色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二品鷩冕佩水蒼玉紫綬紫質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三品毳冕紫綬如二品自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紅爲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五品玄冕黑綬紺質青紺爲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進賢冠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遠遊冠纓朱綬朱質赤黃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然大綬之飾於古無有特後世之制也

玭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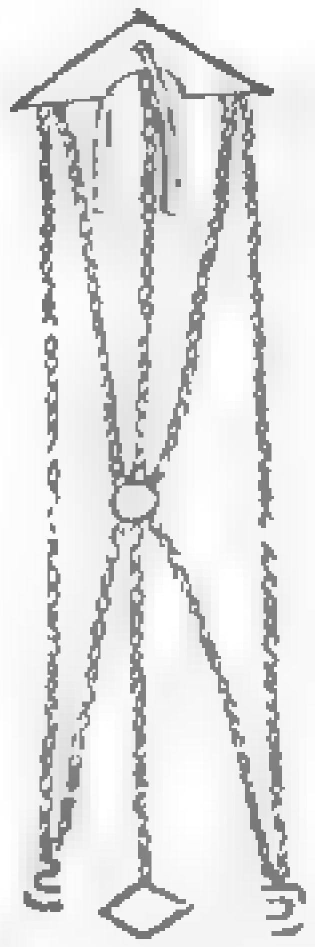
王府共王之服玉佩𤣩珠夫戴禮曰玭珠以納其間韓詩傳亦曰蠙珠以納其間蠙者蚌也玭即蠙也然苗鄭賦曰■玉瑤珠非但佩也謂之瑤珠則以玉爲珠非蚌珠也蚌之蠙珠蓋其狀若蚌珠然

象環 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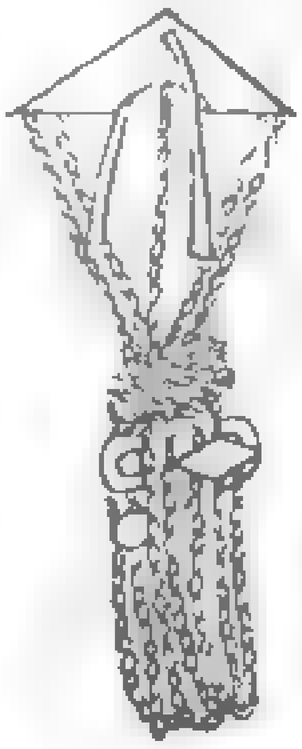
亦猶曰肉好若一謂之環王蒼曰天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家語稱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佩象環而綦組綬夫孔子其服也鄉其見也從衆以爲大夫也不敢舍車而徒以無臣也不敢爲有臣而詐然佩不以大夫之水蒼玉而以象綬不以大夫之純而以綦者孔子制行有從衆者有違衆者要適於義而已考之於禮象次於玉（象路次於玉路）綦下於純則象環綦綬聖人之謙■

婦人佩



竹竿詩曰佩玉之儺有女同車詩曰佩玉瓊琚衛之男子環佩璆然阿谷之女佩璜而澣皆婦人佩也其笄詳不可以考或亦眂其夫而爲之度歟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綬與乘輿同公主綬與諸侯王同唐制亦皇后佩綬如天子公主王妃佩綬同諸王然其所謂綬者非古綬制也

綪結佩



玉藻曰齊則綪結佩鄭氏曰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之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音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儀禮之陳服器有順有綪則凡淨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房中西領南上綪士虞禮曰器兩兩上綪既夕禮乃陳明器西上綪上下綪鄭氏曰綪讀爲絳絳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絳

男子車佩

婦人車佩

詩芄蘭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睨彼涣矣曰鞞琫有珌公劉曰鞞琫容刀内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詩曰無感我帨兮又曰佩其象揥士昏禮母施衿結帨玉藻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鄭氏曰世子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結其左者若於事未有能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之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君在不設佩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鄭氏以爲世子之禮是也尸於君所佩必垂委而相必鳴玉是與世子之禮異也考之内則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而已則佩者成人之服也衛詩以惠公驕而無禮故譏以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以言無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也子衿詩曰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者言之

禮書卷第二十終

禮書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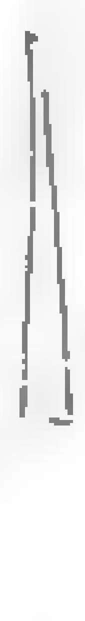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上進

觿　韘　捍　紛帨　礪

燧　金燧　木燧　鑒

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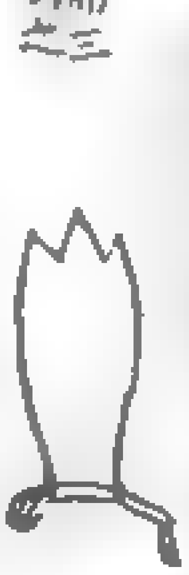
或以象或以角



禮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小觿右佩大觿詩曰童子佩觿毛氏曰觿所以解結鄭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說文曰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然則佩觿成人之服也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詩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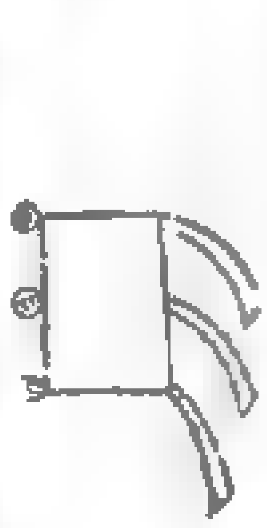
韘

韘者極一韘而三名以朱韋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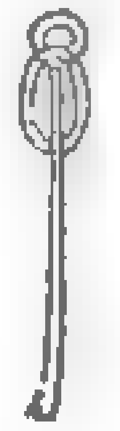
詩曰童子佩韘毛氏曰韘玦也鄭氏曰韘之言沓也說文韘亦作弽弽射決也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大夫用骨天子諸侯用象矣鄭氏釋大射以爲人大射大射朱極三士喪纊極二則韘生者以韋死者以纊矣韘謂之極以其中於指也謂之沓以其沓於指也毛氏詩傳以韘爲決誤矣

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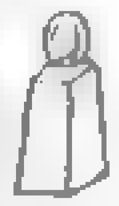
禮曰右佩玦捍捍韝臂也以韋爲之可以捍弦亦謂之拾亦謂之遂則捍拾遂一物而三名韝

紛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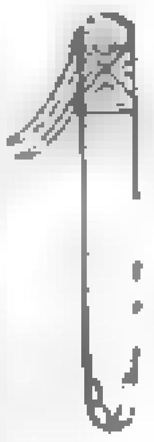
詩曰無感我帨兮內則曰女子設帨於門右昏礼毋施衿設帨內司服后之喪共內具之物鄭氏曰內具紛帨之屬然則帨佩巾也佩小觿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故禮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鄭氏曰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蓋自巾言之謂之紛與帉同義[illegible]自拭物言之謂之帨与挩同義[illegible]唐制天子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皇太子公服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趕自進賢冠者紛廣四寸長六尺六寸色如綬此又因以為飾者也

礪



禮曰左佩刀礪詩曰取厲取鍛書曰礪砥砮丹又曰若金用汝作礪漢書曰泰山若礪又曰砥功女厲莊子曰新發於硎鄭氏曰礪礱也則礪謂之硎亦謂之礱又謂之砥孔安國曰砥細於礪

遰 鞞刀



禮曰右佩遰遰刀鞞也驕彼洛矣詩曰鞞琫有珌公劉詩曰鞞琫容刀左傳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毛氏釋瞻彼洛矣曰鞞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釋文公劉曰下曰鞞上曰琫劉熙亦曰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蓋琕琫珌皆刀削之飾而琕尤在其下也璆謂之琳珧謂之珕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蚌此天子至士鞞飾所以不同也[illegible]杜預云上飾曰鞞下飾曰鞛与毛氏劉氏之說不同不可考也削遰皆刀室之異名削亦作鞘 鞞亦作琕琫亦作鞛

金燧

木燧

鑒

古者燧人取火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考工記曰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王充論衡曰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也鄭司農釋周礼謂夫發聲鄭康成謂夫遂陽遂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然則鑒金為之則夫遂亦金矣內則以夫遂為金遂是也鑒之躰方則夫遂圜矣世謂鑒為方諸是也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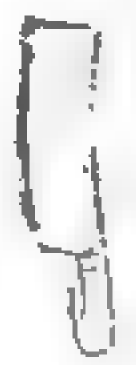
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以陽召陰夫道也故
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言鑒以躰言於遂
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高誘曰方諸陰燧大
蛤也熟摩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觀漢之
歆附夕牲以鑒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illegible]唐之
李恭真背八九月中取蛤尺二寸試之得水數斗[illegible]則
取水亦以大蛤矣或謂之方珠蓋其類也莊子曰木與木
相摩則然文子曰木中有火不鑽不發故四時變國火
者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
檀而木燧取火蓋不必然先儒[illegible]則取火以金燧陰
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
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而[illegible]於陰晴耶

禮書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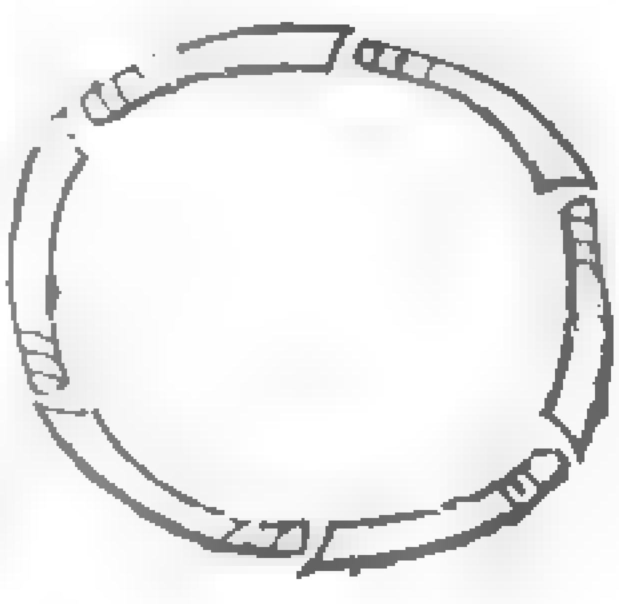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二十二

刀 削 鸞刀 劒
劒櫝 夫襓 纓 [illegible]

刀



削刀 合六成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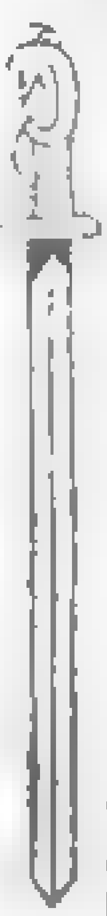


考工記曰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
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曰築氏爲削長尺博
寸合六而成規桃氏爲刃鄭氏曰刃刀劒之屬削今之
書刀詩曰鞞琫容刀書曰赤刀大訓孔安國曰赤刀赤
刃削少儀曰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
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言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
形似環也今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

鸞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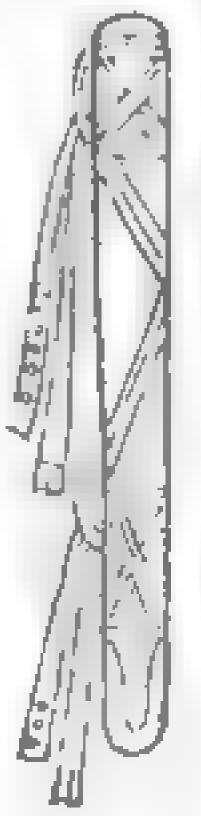
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曰鸞刀以封公羊傳曰鄭伯右執鸞刀以逆楚王毛氏曰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穎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雝雝曰發車聞和鸞之聲有鸞必有和鸞在前和在後詩有言鸞鑣有言八鸞則和可知有言和鈴則鸞可知然則何休言鸞刀之制蓋有所援耳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illegible]

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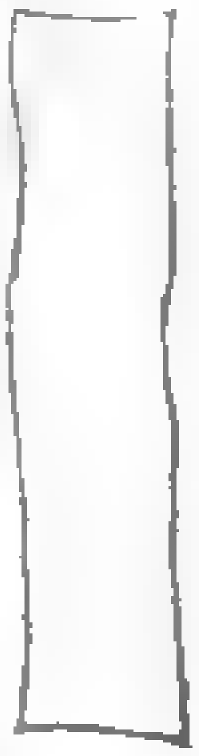


考工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三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蓋劍術之名六後夾[illegible]身莖鐔首也劍刃之名三臘脊鍔也所握者為夾中於夾者曰莖其旁鼻曰鐔[illegible]設其下而大之者為後圍其上以接刃者為首兩刃為臘其中高者為脊其末殺者為鍔鍔亦謂之鋒鼻亦謂之衛[illegible]亦謂之珥[illegible]上制九鋝下制五鋝鋝六兩大半兩此劍之大略然也少儀曰僕者右帶劍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家語曰子路拔劍而舞莊子曰孔子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春秋傳曰衛渾良夫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數三罪而殺之[illegible]君行車僕勇力之士帶劍其服冕弁以行禮者佩玉而已至秦始皇乃冠冕帶劍漢禮自天子及百官皆佩劍魏氏唯朝服佩之晉氏又以木代之唐亦有焉蓋承秦漢之制然也春秋繁露曰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則古之所劍者必左而少儀右帶劍者蓋車上之位尊在左車右僕居中居御右帶劍避君也

劍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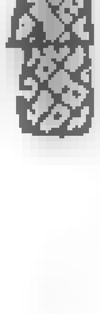


夫襓 劍衣



少儀曰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莊子曰干越之劍柙而藏之則櫝劍柙也夫襓劍衣也凡藏玉與莖筴者曰櫝藏弓矢者曰韣而劍室亦謂之櫝以其有所容故也又謂之柙以其有所檢故也[illegible]者夫襓傳雅作袪襓蓋進劍者左首而加於夫襓之上則左首者尊其首也加於夫襓之上不敢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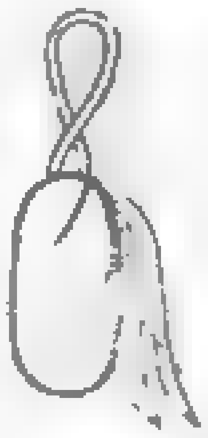
纓



曲禮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婦事舅姑衿纓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衿纓皆佩容臭詩曰親結其縭士婚禮女嫁母施衿結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又曰衿謂之袸郭璞曰縭系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又曰

袂衣小帶也蓋纓帶曰衿婚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綌所垂曰綌爾雅所謂綌綏是也鄭氏曰衿猶結也則詩所謂親結其綌爲衿纓可知也孔穎達之徒以詩言結綌儀言結帨則曰綌帨巾也然詩言帨纓維之爾雅作帨亦曰綌綏也則綌非帨巾矣內則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婦笄矣何則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爲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

鞶袠



內則婦事舅姑佩箴管線纊施鞶袠鄭氏曰鞶小囊也鞶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內司服后之喪共凡內具之物鄭氏曰內具鞶袠之屬也熊氏曰袠刺也刺袠而爲鞶囊故曰鞶袠然則士婚禮所謂衿鞶者蓋此也鄭氏以衿鞶爲盛帨巾之囊然內則左佩帨巾右佩鞶袠而帨巾不聞有鞶唐志婦人帨巾亦不施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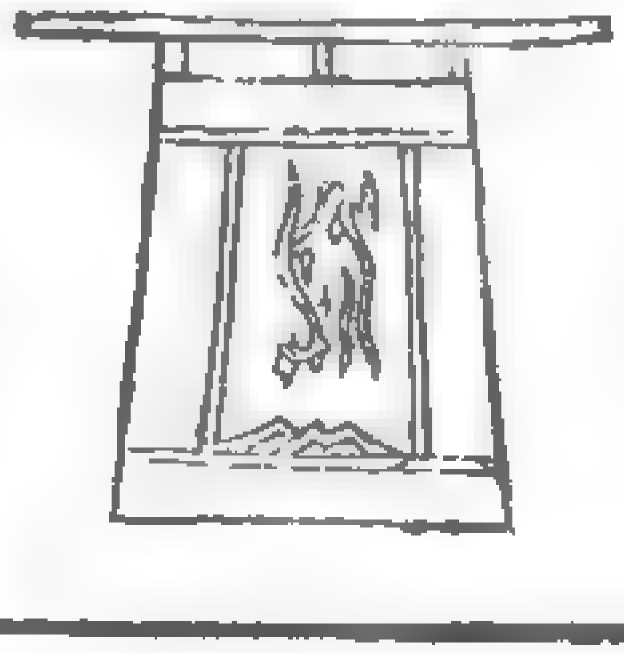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二十二終

禮書卷第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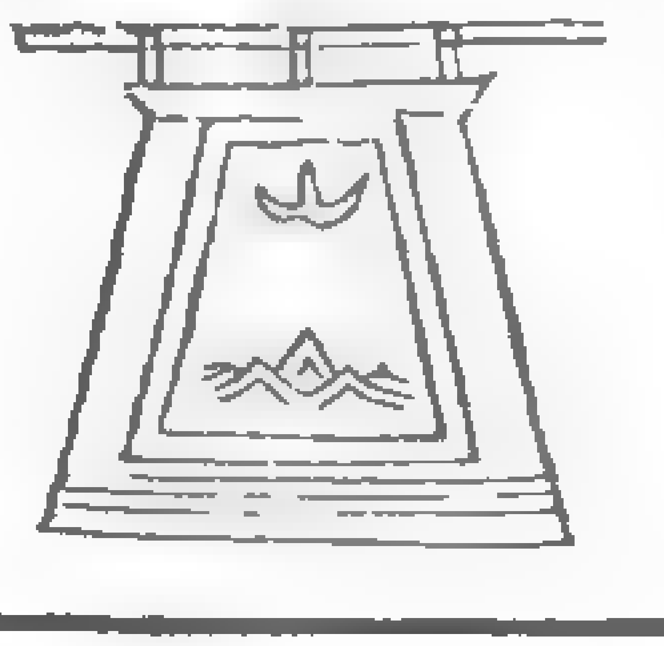
天子韍　諸侯韍　大夫韍　士韎韐

素韠　爵韠　邪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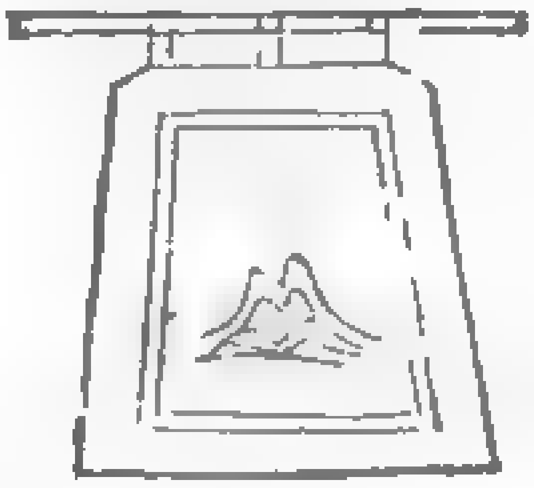
天子韍 [illegible] 直其繪龍火山上有□□有芳與上有紕下有純中有糾紕不至下五寸繪去上五寸則中二尺矣鄭氏曰肩四角直無圜殺孔穎達曰禮圖天子韠制形與此鼓參驗不附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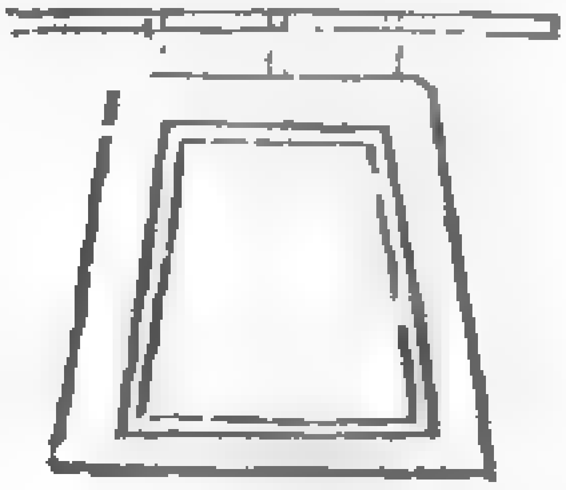
諸侯韍 [illegible] 後方其繪勿山頸有紕純糾與天子同鄭氏曰前後方頭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孔穎達曰方肩殺也所殺之處以物備飾之使方變於天子然考工記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地體方而四陽有雄削射四寸是其偶也韍之前後方表亦類此所以異於天子直也毛氏釋詩曰韍大夫赤帯諸侯黃朱奇之禮周尚赤而尊者赤韍諸侯黃朱爲命韍則韍周赤黃朱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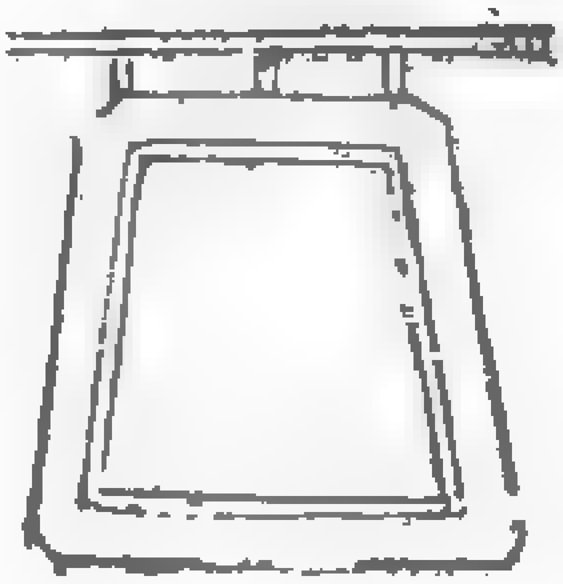
大夫韍[illegible]則大夫之韍其色赤其韠前方後挫角其繪山也助祭冕服之韍也若祭祭已則朝服用素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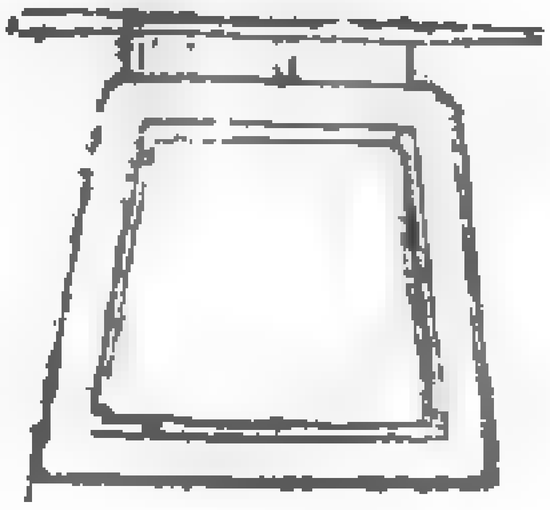
士韎韐[illegible]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孔穎達曰正不袤也直而不袤謂之正方而不袤亦謂之正考之說文士無芾有韍而無韠缺四角缺四角則與正同方後挫者不同所以扯體正也士缺上下諸侯方而不挫天子正而不方此尊卑之辨也



素韠



爵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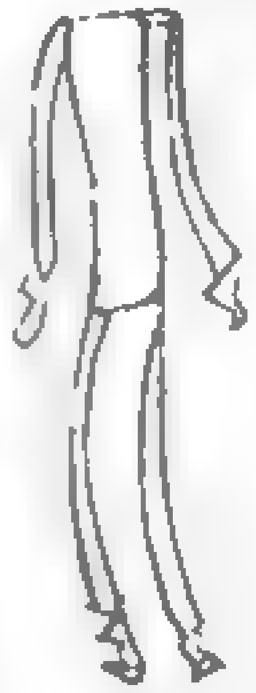


詩曰朱芾斯皇三百赤芾赤芾金舄赤芾在股庶見素
韠兮[illegible] 易曰朱紱方來困于赤紱玉藻曰韠君朱
大夫素士爵韋[illegible] 圜殺直天
子與公侯前後方[illegible] 大夫前後挫角[illegible]
[illegible] 士前後正[illegible] 韠下廣二尺
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又曰一命
緼韍再命赤韍三命赤韍[illegible] 又曰齊則綪
結佩而爵韠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火周
龍章雜記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
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illegible]
[illegible]
詩曰韎韐有奭[illegible]
士冠禮爵弁服韎韐[illegible]

皮弁服素韠玄端爵韠特牲少牢食其服皆朝服玄端緇
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illegible]
服之左傳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古者田
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
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爾雅曰蔽膝謂之袡[illegible]
名曰韠蔽也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也
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
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祭服之韠也[illegible]君祭
[illegible] 冕服玄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
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
韠[illegible] 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illegible]
[illegible] 爵弁玄衣纁裳故縕韍[illegible] 所謂一命縕韍是也公
侯[illegible] 二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則王以玄冕

[illegible]
[illegible] 玄冕纁裳[illegible] 所謂再命[illegible]三
命赤韍是也韠之為物[illegible] 以其蔽前則[illegible] 以其一巾足
矣故曰韠以名則曰緼以[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 者之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illegible] 爵弁言韎
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illegible] 芾之通
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illegible] 雖以朱而
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illegible] 是也士雖
以爵允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illegible] 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
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皆者
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緼韍也韠長三尺所
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

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
純以素紃以五采會[illegible] 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
也純緣其下也夫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
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
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
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
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
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然雖曰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為頸
而會為領緣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玄酒俎
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為敬與不
應也[illegible] 之說戾矣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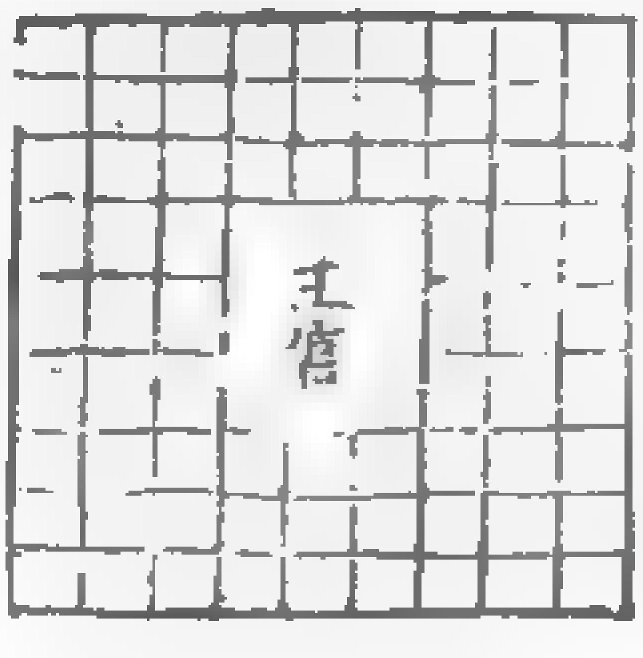
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曰韠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
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韠也荀子曰共
艾畢[illegible]韠也及戰國連兵韍非兵飾去
之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
故字或作紱 徐廣車服儀制
邪幅 朱色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舃內則曰偪
屨著綦 [illegible] 鄭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義以偪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偪邪幅所以自偪束也
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內則男子事
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偪則凡行皆有偪特婦
人不用焉故內則婦事舅姑無偪
禮書卷第二十三

禮書卷第二十四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王城　經涂環涂
王畿　鄉制　遂制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
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
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匠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匠人 [illegible] 方九里旁三
門 [illegible]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王宮門阿之
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 [illegible]
[illegible]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
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
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illegible] 文王有聲曰築城伊淢作豐
伊匹 [illegible]
制 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 [illegible] 不度非制也春秋隱七年宣九年
定六年皆書城中城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尚書
大傳古者百里之國 [illegible] 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典命上公九命諸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以七以五為節故上公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子男各放以兩城之里數無所經見蓋國家之下得從宮室車旗衣服之制必眡其命而城則不然觀公侯受城地百里而不以九以七為節則城豈以命數制哉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祭仲曰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爵也城千五百步則五里而已然則孟子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子男適小國也然康成嘗謂周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又謂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宮方九百步是自戾也昔以築城伊洛蓋亦為之城以捍患為之洫以利水而已鄭氏以城方十里言之是不知考工記所記成間有洫者非謂成包以洫也井田之制城中之宅乃家二畝半而納稼之後工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矣六鄉之民七万五千家又上亡廬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見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為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郭數加多於城則王城之郭其廣不特又九里也說文曰郭郭也蓋郭有重口之義而郭猶孚甲之於物歟（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鄭氏釋禮記謂天子畿內千里諸侯百里以此差之遂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其餘以半之其說又與書傳不同皆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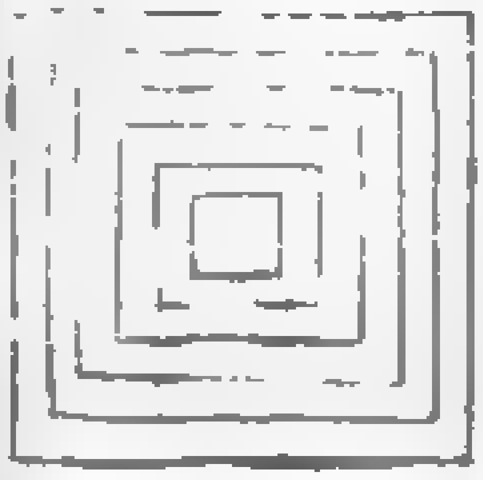
經涂環涂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鄭氏曰天子門通十二子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

是為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蓋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涂言經緯猶所謂廣輪阡陌也賈公彥曰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然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者非謂各由一塗也詩曰宛然左辟此所謂婦人由左

王畿



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面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万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illegible]官田牛田牧田[illegible]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邦甸之內置六遂七万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家削之地所以[illegible]大夫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鄙故也邦縣之地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邦都之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邦甸遠矣又無九等之地故餘地為公邑邦[illegible]至都又廣矣而三等采地之外其餘亦為公邑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

甸地者皆公邑始於此也蓋公邑閒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預焉[illegible][illegible]鄭康成謂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或然或然也然邦甸亦謂之削司馬法二百里曰削是也邦縣亦謂之鄙載師所謂小都是也邦都亦謂之疆載師所謂疆地是也[illegible][illegible]

六鄉

六遂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有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鄉之官凡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總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二人學者固疑財不足以祿之然王畿受天下之財貢六鄉六遂乃軍之所在而邦家之本繫焉是雖祿養之[illegible]

先王不以爲贅也夫鄉以嚮於內遂以遂於外內者禮之民則以禮義爲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教法外者甿甿則以功事爲主故遂人夫齊之以政令鄉官卿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故鄉大夫鄉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而比長則下士遂官謂之爲邑者而其爵皆降鄉一等故遂大夫中大夫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而鄰長則非士鄉學加遂一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降鄉一等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教射藝鄭氏曰鄉之所辨有貴賤遂則辨老幼廢疾而已鄉之徵賦有閭師遂則里宰徵斂而已鄉則大祭祀羞牛牲遂則凡祭祀共野牲而已鄉官大喪執纛御匶執斧以涖匠師遂官大喪帥蜃車先道抱磨共其能而已鄉稽鄉器遂稽遂器鄉大比以三年遂大比以三歲三年大比則致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三歲大比則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則賢能不待歲而後明功事必待歲而後見凡此鄉遂之辨也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相賓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爲比爲鄰積而上之至於万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爲伍爲兩積而上之至於万二千五百人爲軍而又十家爲聯以聯其居十人爲聯以聯其事鄉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爲連十連爲鄉出則五人爲伍十伍爲戎十戎爲旅卒爲旅蓋放先王之遺制然也

禮書卷第二十四

禮書卷第二十五

都鄙之制　都鄙三等之別　夏商采地之制

鄉遂市亭之別　都鄙上中下地之別

都鄙之制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都之所居曰都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以九賦斂財賄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鄭司農云長諸侯也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臣之以利）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旋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群都諸采邑也）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大夫則共麋侯（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祭祀與群臣射以擇也）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illegible]
地遺人以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大祝頒
祭號于邦國都鄙都宗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家謂大夫所食采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量人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掌固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都鄙用管節以竹為之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illegible]）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illegible]）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illegible]）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惟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凡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天子之縣內諸侯[illegible]外諸侯嗣也[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illegible]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先王之建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鄭武公為周司徒其詩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鄭氏謂還在采邑之都然列職於朝而往返乎數百里之遠則是在途之日多而在朝之日鮮也鄭氏之說其果然乎采邑謂之都鄙者都以其有已都也鄙以其在國之鄙也臣之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則其明缺遠日則其明全臣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伸故外諸侯世內諸侯則祿而已外諸侯曰君內諸侯則曰長曰主而已其城制不以宮隅而以門阿其經涂不以環涂而以野涂其卿不設三而立兩其射侯不射三而射二其守節不以玉而以角其達節不以金而以竹則其邑謂之都鄙宜矣然有社稷臣民其實國也故亦曰縣內之國與內諸侯

都鄙三等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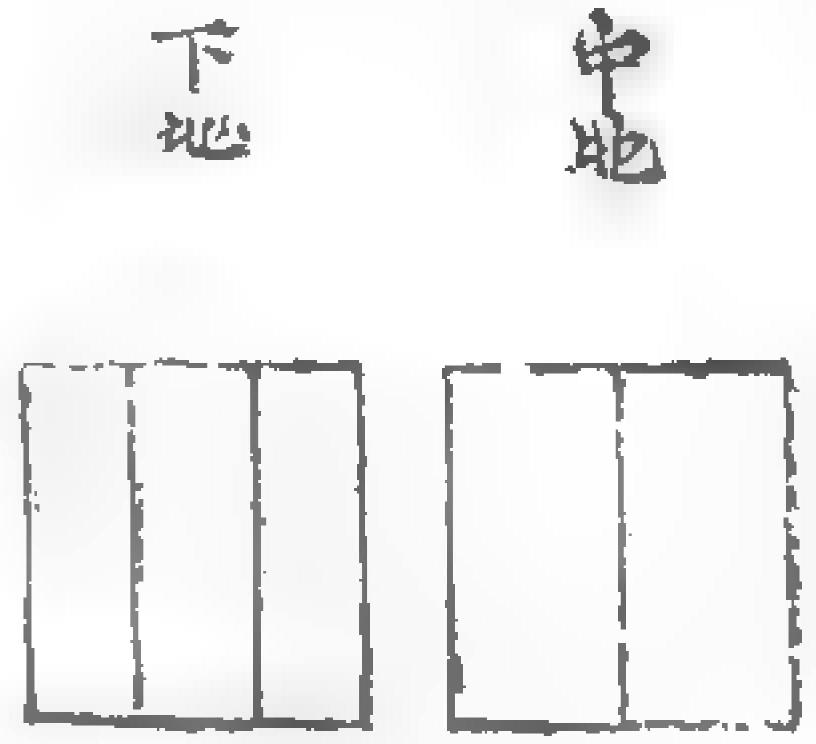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之公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食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伸在外者崇命而祿大異乎內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故而近地爲可近者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於遠地亦可仿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別也鄭氏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百里之國九四都五十里之國九四縣二十五里九四甸[甸謂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三百里內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戾也

夏商采地之制

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天子之元士不與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鄭氏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然則王制言王臣采邑之所視與孟子之說不同其爲夏商之法固可知矣鄭氏以王制前所言爲商制後所言爲夏制不可考也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失王之法不然

鄉遂都鄙三等之地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小司徒均六鄉之土地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遂人辨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大司馬凡令賦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禮記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班固曰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然則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所言者地利也於遂言田萊者地力也都鄙以政為主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為主故以地力言之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畮為異於鄉 与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則中食七人其次六人下地家五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以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蕃以及中上者而後厚此富而庶之術也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春秋之時楚蔿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牧隰皐大率二牧而當一井則三家受六夫之地与不易一易再易之法同也漢趙過教民治田一畮三甽歲易其處謂之代田与一易再易之意同也觀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蔿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等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蓋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惠上

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注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六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与司徒三等之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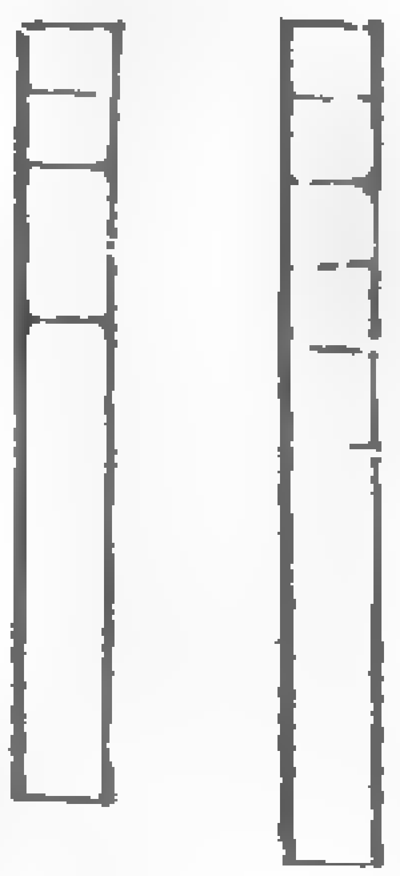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二十五

禮書卷第二十六

尺　步　畮
夫　屋　井
邑丘　甸成　縣都
成　通終　同

十寸之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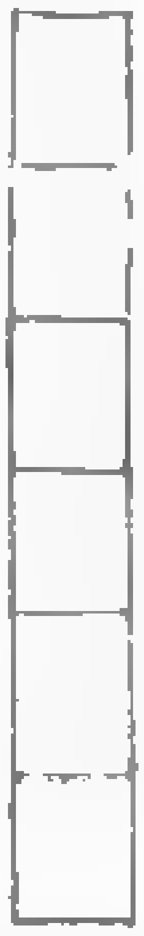
八寸之咫



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度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與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羨之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

尺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餘見制門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十一十五種盖古尺旣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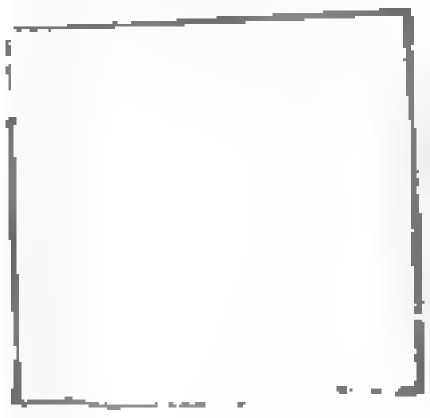
步 六尺爲步



秦穆公曰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之閒荀卿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然則荀卿所謂六尺者步也注穆公所謂六尺者皆六尺也故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班固論此亦以此畝亦相之以爲說則古者以六尺爲步明矣王制言今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然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其步數與荀卿之說不同蓋各述其所傳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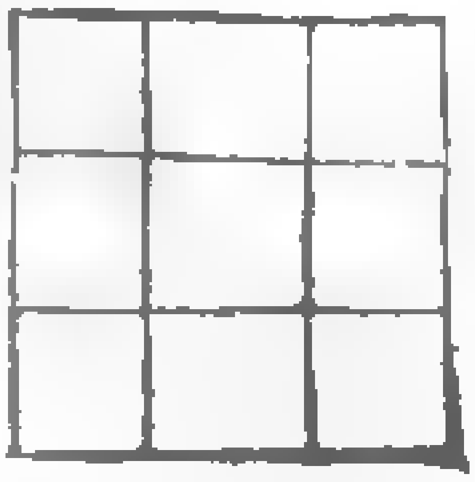
畝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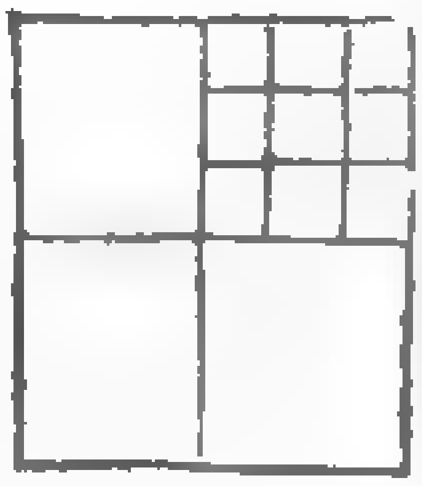


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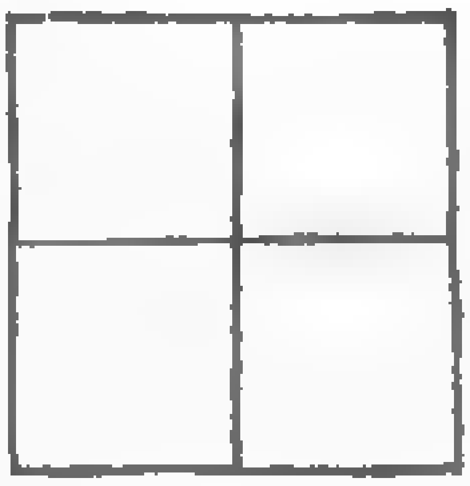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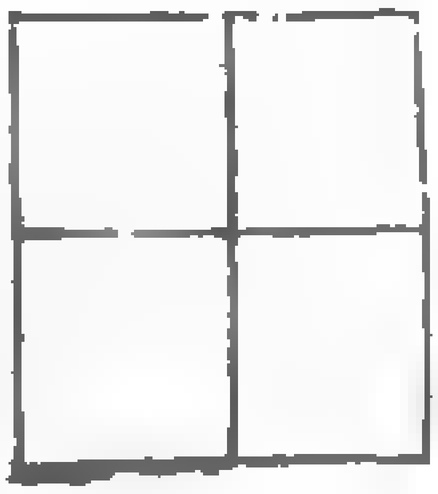
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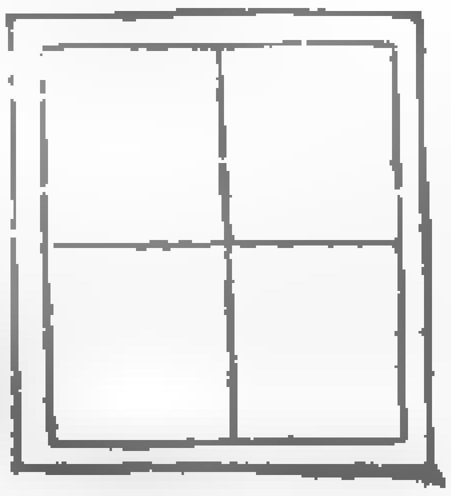
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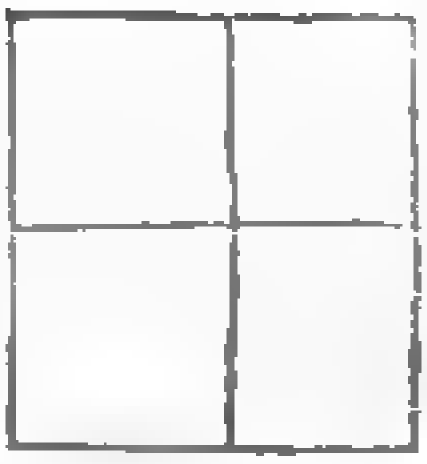
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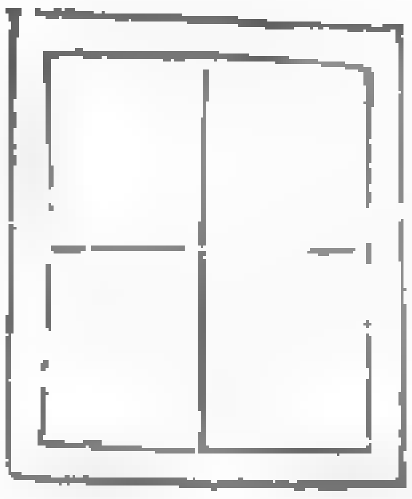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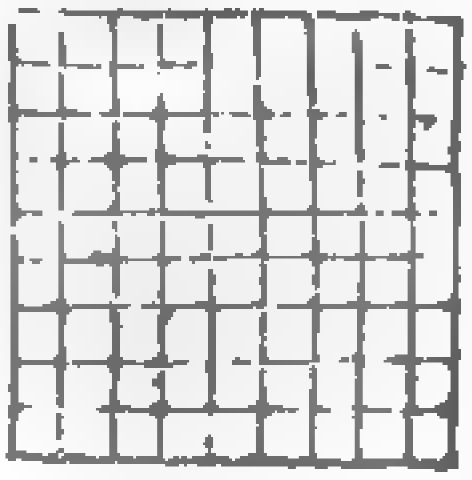
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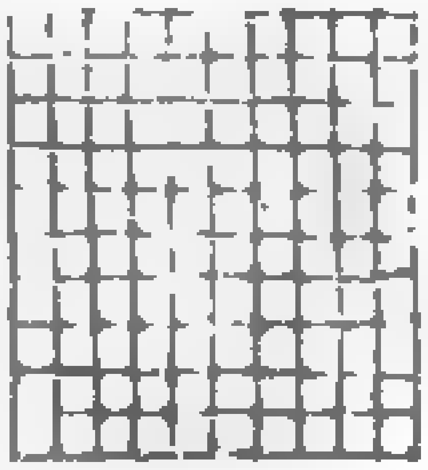
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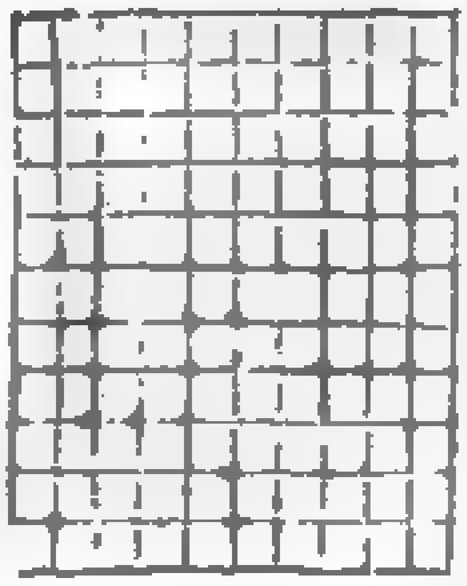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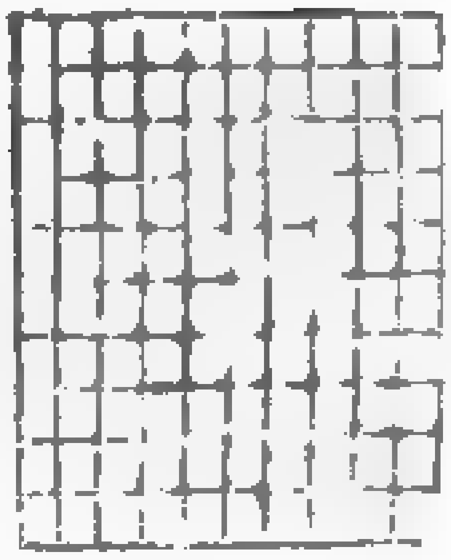
成



終



同



虞書禹曰濬畎澮距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illegible]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illegible]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illegible]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illegible]

一成 一同 又曰 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畮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畮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方田万億畮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万億一萬億畮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畮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畮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畮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畮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

四尺二寸二分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 箋云禹治而丘甸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 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云甫之言大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 文王有聲曰築城伊淢作豐伊匹淢成溝也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 噫嘻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illegible]

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 左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藉民力以治公田不過此 成元年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哀十二年用田賦 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左傳又曰楚蔿掩爲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襄二十五年 又曰昔夏后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公羊曰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illegible] 哀十二年用田賦 公羊曰譏始用田賦

穀梁曰初稅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illegible]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成元年作丘甲 公羊曰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illegible] 穀梁曰作丘甲[illegible] 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用田賦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illegible]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illegible]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畮餘夫二十五畮卿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畮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畮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所以別野人也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己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

[illegible]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illegible]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　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左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illegible]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
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
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
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
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四百里百四十
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
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
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
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
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
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
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遂為貪暴税民無藝故徹
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貢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
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
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
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
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
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
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
無井田何又以一成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
自戾也孟子曰[illegible]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
井田可知矣若[illegible]之[illegible]徹[illegible]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之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
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illegible]為公田而廬舍[illegible]

公田八十畮而家治十畮廬舍二十畮而家二畮半受
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
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予
罷者有所罰厚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
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
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
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
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謂有鄉遂公邑之
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
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
兼采余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
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
同同間有澮則九万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
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
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
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
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蔿掩為政井衍沃牧隰皋而小
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
之州五黨亦謂之州万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
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
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禮書卷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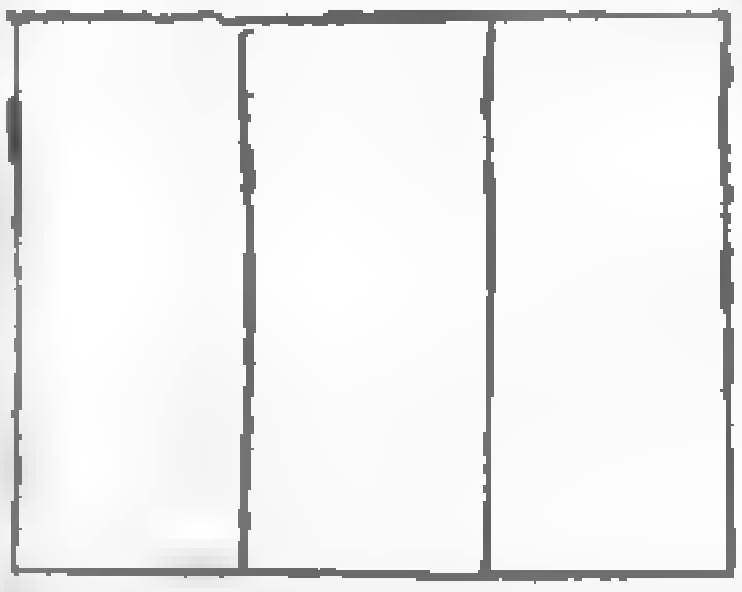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二十七

廛　廬　餘夫田

賞田　加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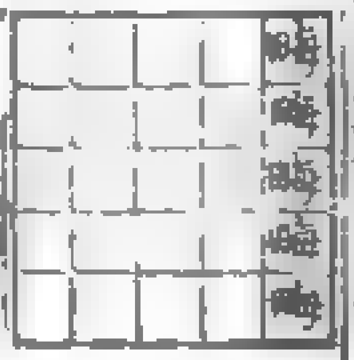
廛

廬



周禮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一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又曰亟其乘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又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五母雞二母彘穀梁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班固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曰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　夫一廛者國中之居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邑曰里之人也廬者田中之居也所謂廬舍二畝半是也（何休[illegible]頃自[illegible]畝半）廬舍二畝半而廛亦二畝半則五畝之宅合在野在邑言之耳其在邑則春出於野詩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是也其在野則冬入於邑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考之於禮鄉師巡國及野以稽夫家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廛里於國中矣廛里所以奠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已觀遺人言十里有廬詩言廬旅莊周言蘧廬則田之有廬亦若此耳然詩又曰胡取禾三百廛兮楊子曰有田一廛亦謂之廛者據一夫所受而統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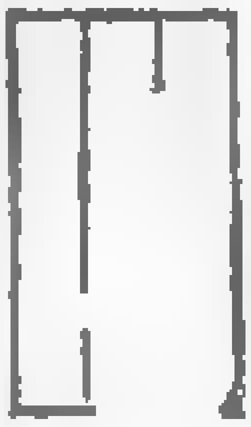
餘夫田　二十五畝



周禮遂人以彊予任甿（謂彊予者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芟詩曰侯彊侯以（[illegible]有[illegible]力者[illegible]曰以彊予任甿）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班固曰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衆亦以口受田如比賈公彥以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同謂比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　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彊禮所

謂以疆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餘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畝[illegible]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illegible]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彦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illegible]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賞田



[illegible]賞田任遠郊之地[illegible]遠郊二十而三司勳凡有[illegible]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illegible]載師掌地之政令[illegible]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三之一食[illegible]唯加田無國正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則賞田無多少之限矣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則賞田無上中之壤矣賞田任遠郊遠郊二十而三則賞田非止什一之稅矣鄭氏謂載師自廛里以至賞田牧田九者通受一夫半農人焉定田十二万家以謂九者之地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九万夫爲四万五千加以六鄉七萬五千夫爲十二萬夫此特言其大致然也賞田無上[illegible]之壤肯有不易再易之辨乎古者任地之法常以養民爲重故臺榭不奪穡地而牧馬必在坰野則賞地[illegible]食其稅二十而三鄭司農謂不以美田爲采邑蓋以此也後世[illegible]常重於養民故春秋之時或予犒公以酒泉[illegible]或予濤塗以虎牢[illegible]或賜公孫先餘以六十邑[illegible]或賜[illegible]桓子以高唐[illegible]或賜晋以陽樊溫原攢茅[illegible]或賜而班以門之征[illegible]豈先王賞功之意哉

加田

司勳惟加田無國正[illegible]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illegible]先王之於功臣也以車服不足以旌之故有賞田以賞田又不足以報之故有加田賞田二十而三則有國正矣加田無國正則正於鄉者容有之也何則王制論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秀士升於司徒者無鄉征周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司馬弗正凡國征不及則國子正於太子者無國正又均人言力政有公旬用之法則役於鄉者非公用之也以此推之凡有田里者正於鄉也又正於國加田無國正則正於鄉而已此所以優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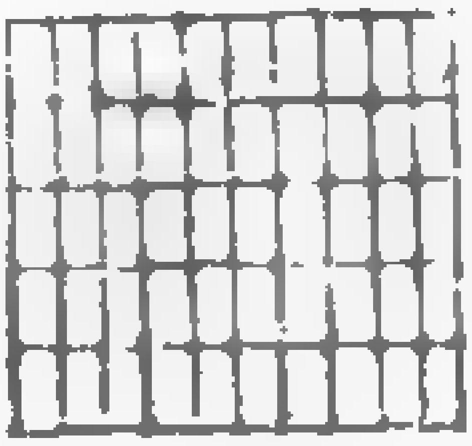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二十七

禮書卷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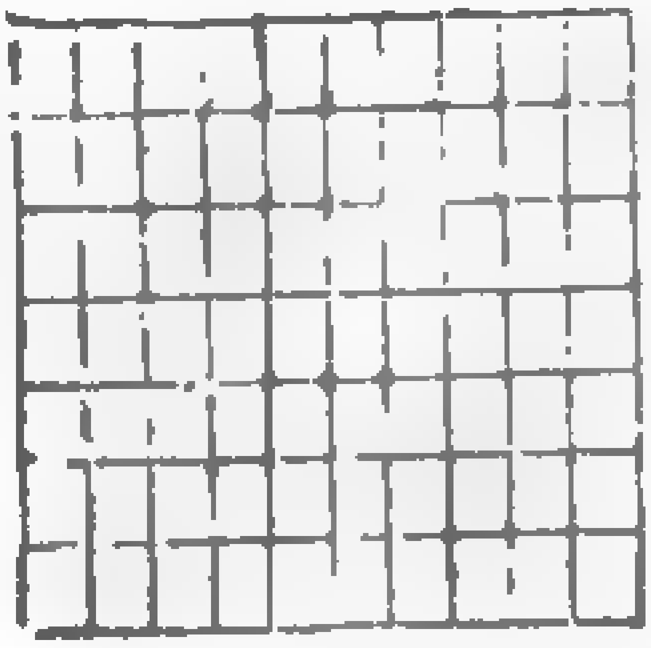
夏貢　商助　周徹

五溝　五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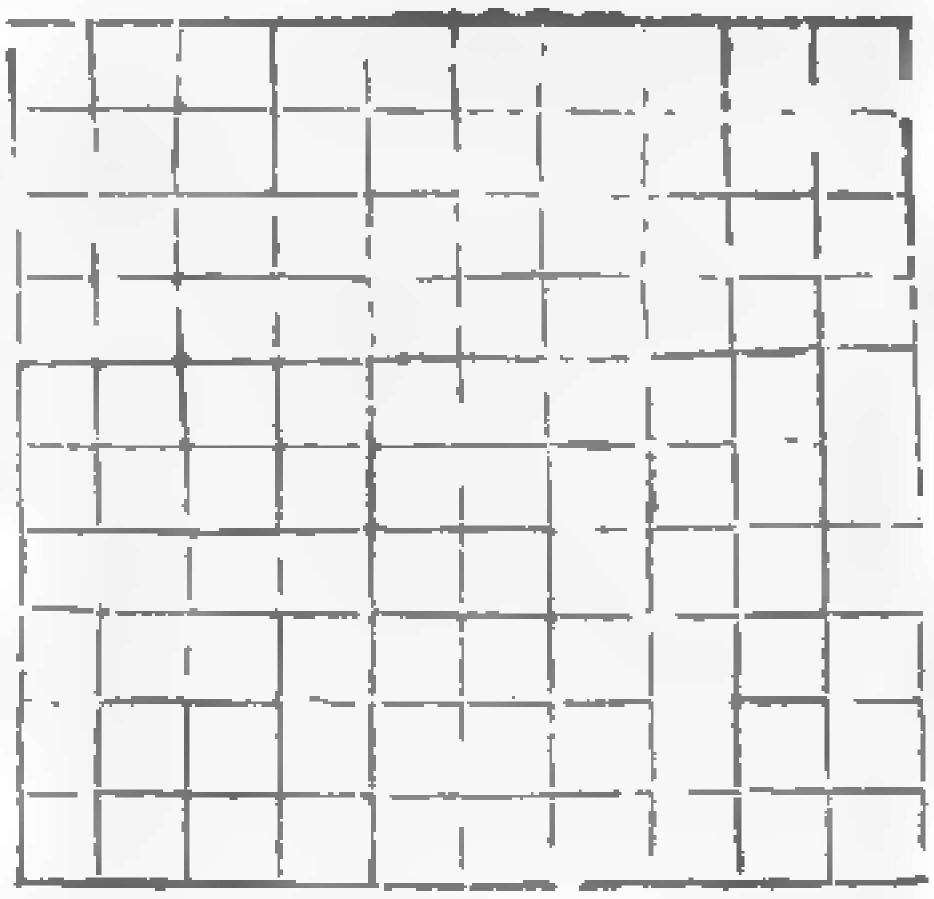
夏貢五十畝



商助七十畝



周徹百畝



詩曰徹田爲糧又曰徹申伯土疆有若謂魯哀公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左傳曰穀不過藉以豐財也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之者周人之徹也

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

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爲助
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
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illegible]其貢
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畮而以五
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
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畝徹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
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
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
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
爲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
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
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
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
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
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
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舉氏謂夏之
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
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
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
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
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
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
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
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
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
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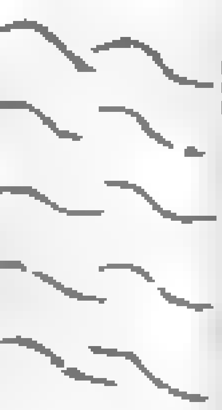
五溝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爲盡力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
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廣尺深
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專達於川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
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凡爲
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
之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
衆力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
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
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王制曰方
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淤裁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月令季春命有司脩利
隄防導達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鄭特牲曰祭坊與水庸事也荀卿曰脩隄防通溝澮行
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旱使農夫有所耘艾司
空之事也班固曰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
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曰甽欲深以端甽欲沃以平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
於甽則甽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畝三甽一夫
三百甽縱則遂橫甽橫則遂從遂從則溝橫遂橫
則溝從由溝以達洫由洫以達澮其橫從如之春秋
傳稱晉人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國佐對曰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
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者乎蓋天
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
其畝畝之所嚮溝涂隨之則南東其畝者亦其大致
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
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物
非於万夫之外必有大川圜而匝焉顏達疏許謂鄭
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
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荀卿曰
脩隄防通溝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
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之
法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曾溝洫也所謂梢溝者

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
首溝淺而不深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不足以
殺其勢觀易以爲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千里一曲
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
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水利也及井
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涇
往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
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
闓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鮏虞李襲譽之於
雷陂史冊書之以爲異績此特名生於不足耳

五涂



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
有路鄭氏曰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以匠人之制推之也匠人
王城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
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由是差之諸侯環涂五軌野涂
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路容三軌道容
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或然也匠人曰凡溝必因水
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
防廣與崇方其殺三分去一大防外殺蓋溝成則涂
立涂立則防立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
曰五溝是也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
五涂是也然涂不特如此而已亦謂之涂記曰旅樹

是也亦謂之衍[illegible]是也爾雅曰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蓋涂莫小於徑莫大於路莫枝於逵書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刺小作惡之害大故也兔罝之詩言在彼中逵在彼中林以中逵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也量人掌天下之涂數[illegible]司空視涂[illegible]其數欲知所達之遠近視之欲察其涂之修否

禮書卷第二十八終

禮書卷第二十九

耕籍　耕車　耕壇　先農壇

神倉　人耦　牛耦　土牛

耕籍

[illegible]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illegible]

[illegible]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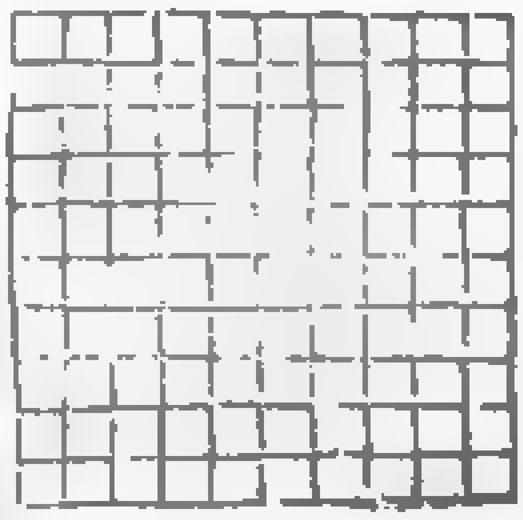
[illegible]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illegible]

[illegible]

樂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祭義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國語曰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日月底于天廟天廟營室也土乃脈

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illegible]陽氣
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王即齋
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及期王祼鬯乃行百吏庶
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敬從
之王耕一墢班三之[illegible]
[illegible]庶民終于千畝[illegible]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
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廩于籍東南鍾而
藏之又曰王治農於籍搜穫亦於籍習民數者也[illegible]秋
春御廩災穀梁曰以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
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
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
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藉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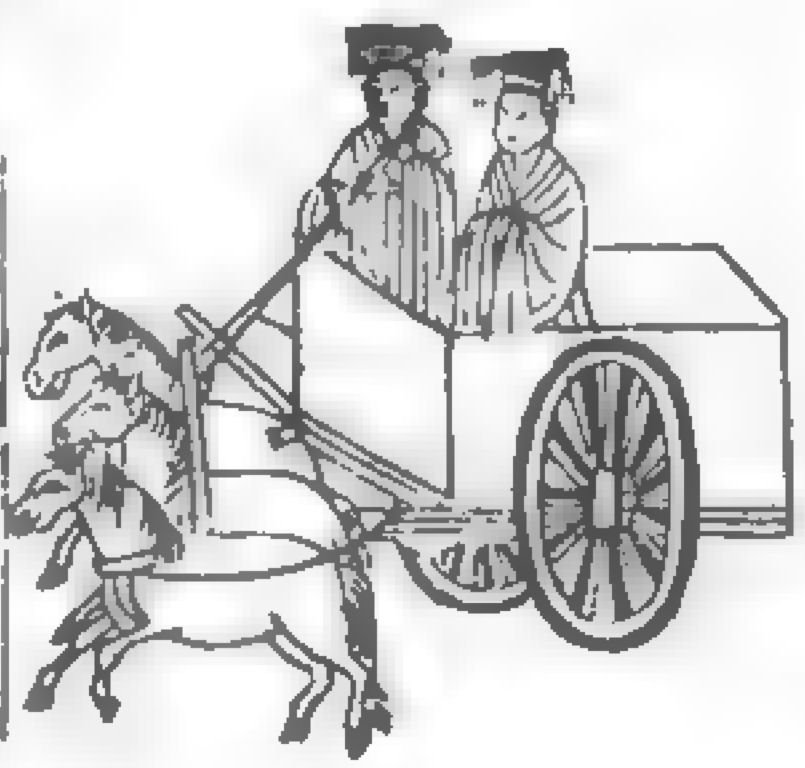


記曰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
祭之道也然則天子為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
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為藉百畝於東郊少
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
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日月底于天廟至

于初吉[illegible]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宮三日乃行
是也其日則用日曲禮曰外事用剛日月令曰乃擇元
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于內耳先農于外詩曰春籍田
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籍禮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贊
師贊人儀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于外周禮內宰
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國語曰太史
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
載必措于保介之御間又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即所
謂一墢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即所謂班三之也王以一
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
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庶人終于千
畝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
[illegible]食反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
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
亦於籍是也後世月或用孟春[illegible]
[illegible]
日或用亥[illegible]或用乙[illegible]
耕或於東[illegible]或方東南[illegible]或於近[illegible]
[illegible]或於遠[illegible]衣或以通天冠青幘
青衮[illegible]耜或以黛[illegible]耕或青壇[illegible]壇或祭先農
或祭社[illegible]祭或以太牢或
以羊此歷代之禮所尚異也考之於禮皆合萬物而索饗
之則群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
則耕籍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illegible]司徒
凢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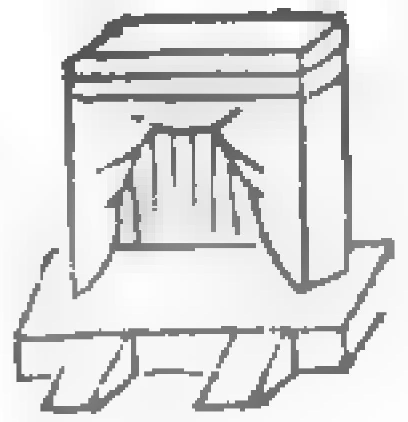
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耤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

耕車（周禮木路注以耕藉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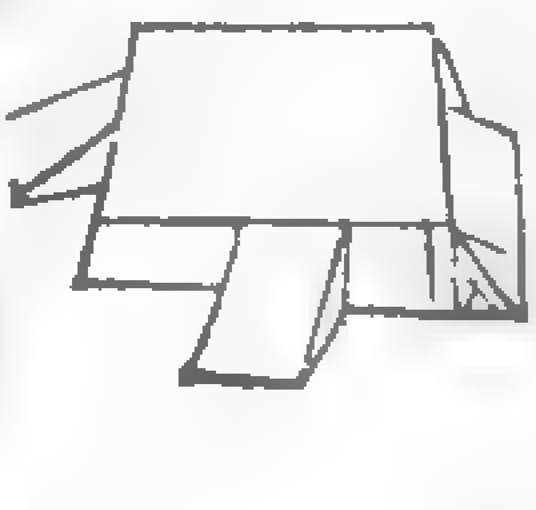
漢志耕車三蓋東京賦曰農輿路木薛綜曰所謂耕根車也然晉武及梁乘木路宋文及唐乘耕根車三重蓋而唐志木路黑質耕車青質則木路與耕根車少異耳考之周禮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曰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巡行縣鄙然則耕藉於亦蓋木路歟

耕壇（掌次掌凡邦之張事則坫壇有幄也）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而宋有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北齊於藉田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又外設御耕壇後梁有親耕臺在壇東亦親耕畢登臺以觀公卿之推而晉及北齊隋唐皇后親蠶亦有蠶壇然則古者躬耕田有耕壇司空除壇不特除先農壇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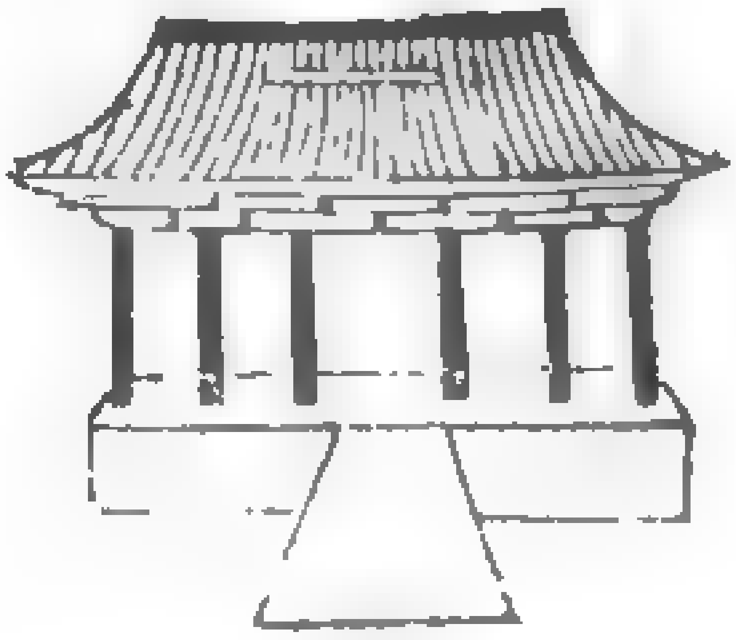
先農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以一太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後漢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已享乃就耕位晉以太牢祀先農宋元嘉中度宮之辰地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耕日以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後魏太武天興中祭先農用羊一北齊藉田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太宗親祭先農藉于千畝武后改藉田壇爲先農壇神龍初祝欽明奏曰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藉田之中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爲帝社然則先農即壇所謂先嗇也歷代所祭或以太牢

或以羊或以乙日或以亥日要皆不違於禮其改先農壇為帝社此於經無見特傅會詩序為之說

神倉 亦曰御廩別而言之圓曰廩方曰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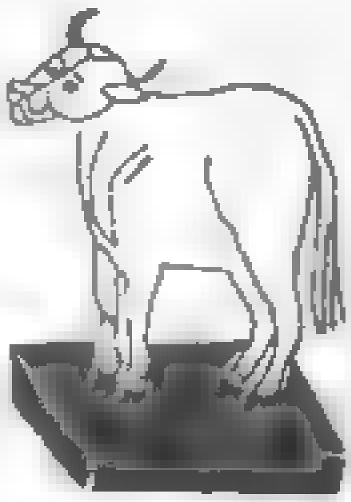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米廩 [illegible] 詩曰亦有高廩國語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春秋書御廩災公羊曰御廩粢盛之所委也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諸御廩月令季秋藏帝籍于神倉廩亦謂之倉者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倉人掌粟人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徒三百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徒四十人鄭氏謂藏米曰倉廩人以粟為主廩人者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說文曰廩而取之故謂之廩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或曰方曰倉圓曰廩倉廩之別雖不可併其詳然詩言乃求千斯倉則言倉之多言亦有高廩方筐反稱則言藏之多又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九穀之物而廩人為倉人之長則廩固大於倉矣詩曰曾孫之庾月令曰脩囷倉考工記曰囷窌倉城逆牆六分鄭氏曰囷圜倉穿地曰窌荀卿曰垣窌倉廩財之末也吳語曰囷鹿空虛 韋昭曰員曰囷方曰鹿 爾雅曰廩廯也然則倉也廩也廯也囷也窌也鹿也皆禾穀之所藏露積曰庾地藏曰窌窌或作窖鹿或作麓 [illegible]

人耦 齊語曰夫農首戴茅蒲身衣襏襫 耦韋昭曰茅蒲簦笠襏襫蓑襞衣也

牛耦

詩曰十千維耦周禮里宰合耦于耡匠人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鄭氏釋周禮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又謂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王弼釋易亦曰牛者稼穡之資而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特以人亦以牛也然史稱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而王鄭且云爾者賈公彥曰或周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於義或然

土牛



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正義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唐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 後漢志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

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甲至癸爲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寅至丑爲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倣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蹄又若丙寅日立春則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脛納音火其色赤赤爲蹄)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禮書卷第二十九終

禮書卷第三十

后親蠶

公桑蠶室

薦鞠衣之禮

后乘翟車

先蠶壇

親桑壇

蠶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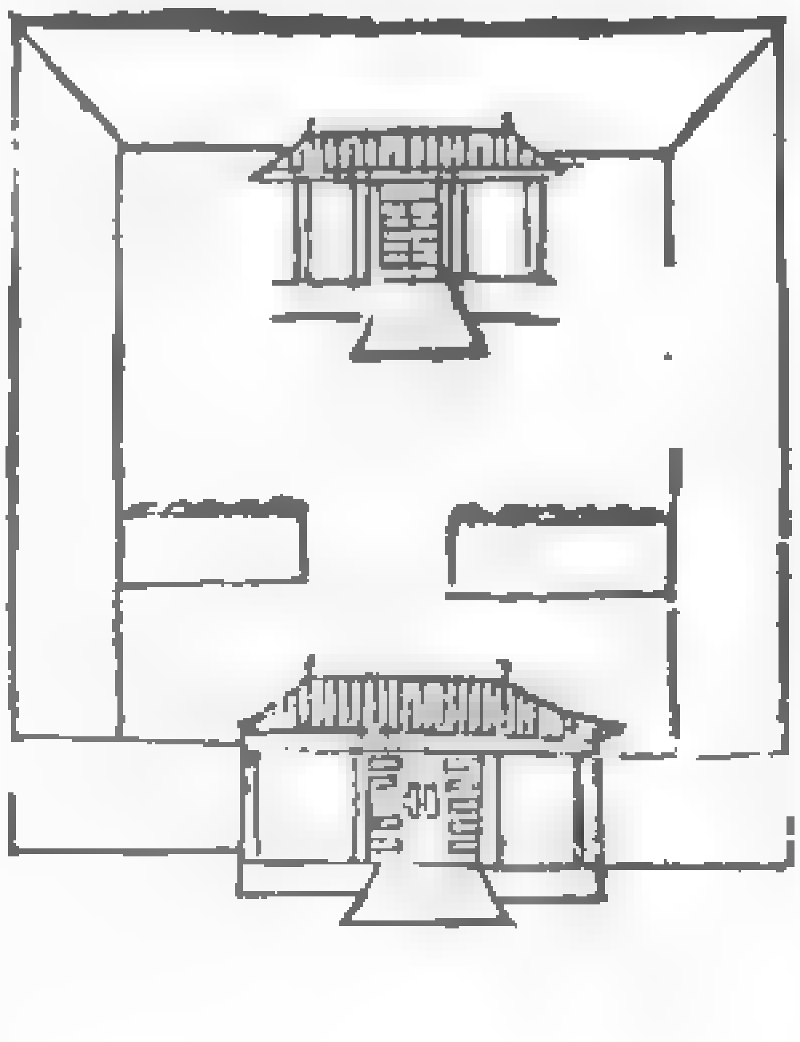
蠶器曲植

后親蠶

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馬質禁原蠶(天文辰爲馬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illegible]故知非天[illegible]太皞之屬者以蠶功既大[illegible]既民事蠶故爲在郊[illegible])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illegible])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illegible])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季夏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內外命婦[illegible]公桑蠶室[illegible]收以近郊之稅[illegible]公桑在國北近郊)唐月令三月之節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illegible])三月中氣后妃齊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illegible])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風戾之使露氣燥乃食蠶三月月盡之後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王義曰近川而爲之取其浴蠶種便也七尺曰仞仞有一尺高一丈也棘墻者謂墻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又曰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按馬質云禁原蠶彼注天文辰爲馬以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仲春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之有與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穀梁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公桑蠶室近川爲之



六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殺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禁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皆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黃屨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當

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褘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褘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内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祼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黄之以為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晉制後乘載鉤筐從周皇后採桑三條公主五條鄉縣以下九條北齊又用亦如之然則採桑三條與三推同其載鉤筐以後車載耒耜不類是不純乎古也後漢蠶于東郊晉蠶于西郊宋齊蠶于西北而漢制后乘鸞輅載龍旂千乘萬騎鼓吹鉦鐵莫不咸備晉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而女尚書著貂蟬佩璽後周之蠶后乘翠輅皆非古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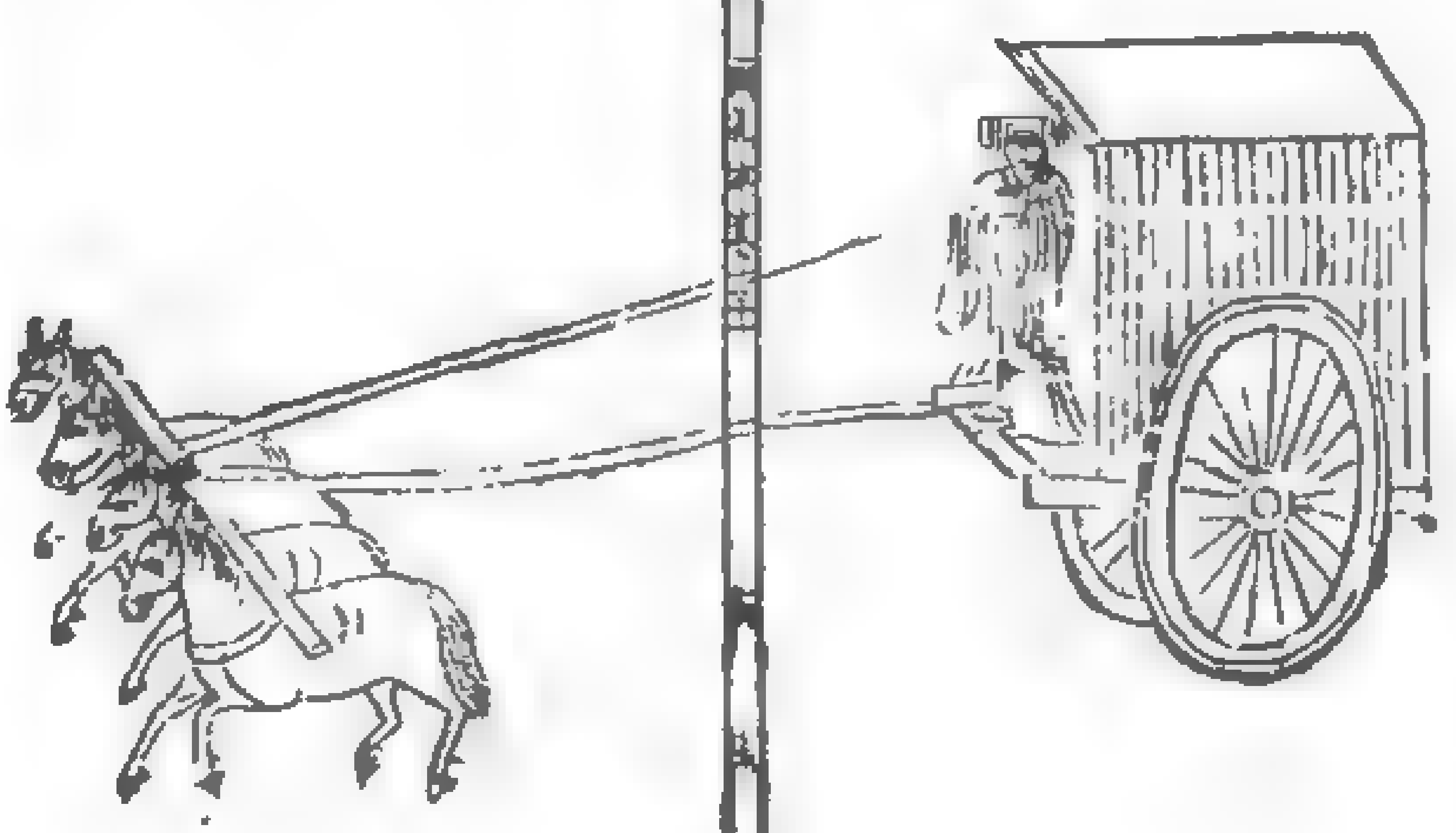
薦鞠衣之禮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曰先帝大皞之屬孔穎達曰薦鞠衣罷於神坐前熊氏之徒謂其祭在蠶堂李林父曰進鞠衣於太廟此不可考

后乘翟車

巾車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氏曰以翟飾車之側有翟蔽此無蓋與夕翟車異也后所乘

以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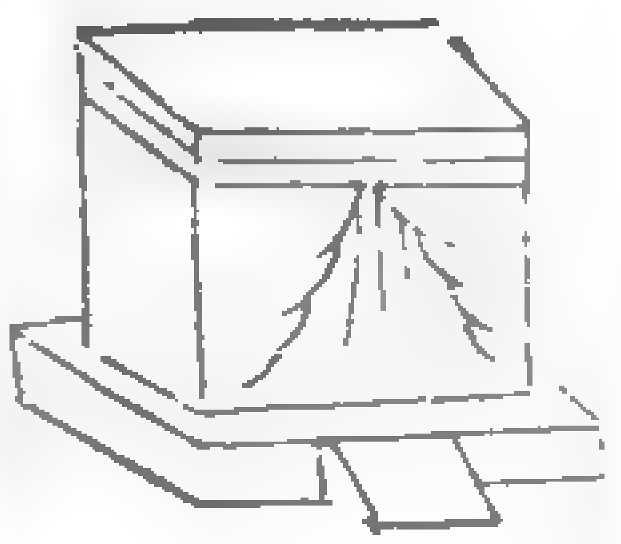
巾車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四東有蓋

而翟車無蓋有握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后所乘以出桑也

先蠶壇

呂氏月令言為鞠衣于先帝不言享先蠶唐月令言為鞠衣于先帝又言享先蠶考之於古食必祭先爨飲必祭先炊稷學祭先聖先師養老祭先老射祭侯師祭禡則將蠶而享先蠶其禮然也漢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晉武帝時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北齊為蠶壇高四尺方丈四出陛陛各廣八尺置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二丈四出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乃躬桑後周皇后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一獻為壇故歟隋制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太牢制幣祭先蠶用一獻之禮唐制亦皇后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李林甫注月令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說或以為菀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歷代儒者議論不一然則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以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始教蠶者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蠶於志無見漢祀菀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有所傳然也其壇或在桑壇東南或在桑壇之西其祭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歷代之所尚異也然禮必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祠之非古也

躬桑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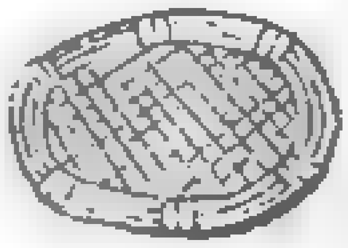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籍籍而有壇則躬桑有壇矣掌次掌凡邦之張事而與時有在幕王耕壇之上然則桑壇蓋亦張幕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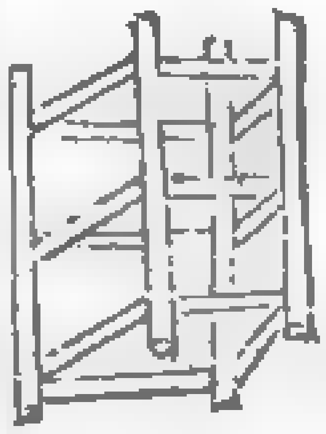
蠶月

詩曰蠶月條桑周禮仲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月令季
春后妃齋戒躬桑祭義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又曰歲既單矣世婦
卒蠶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歲單三月月盡之
後也孔穎達謂中春浴種季春將浴之理或然也荀卿
賦曰夏生而惡暑則蠶有四月生者有三月生者不特
春生而已然蠶馬無兩盛故原蠶者禹貢禁之

曲



植



曲薄也植槌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
之曲或謂之𥷑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
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
之槌齊謂之[illegible]

禮書卷第三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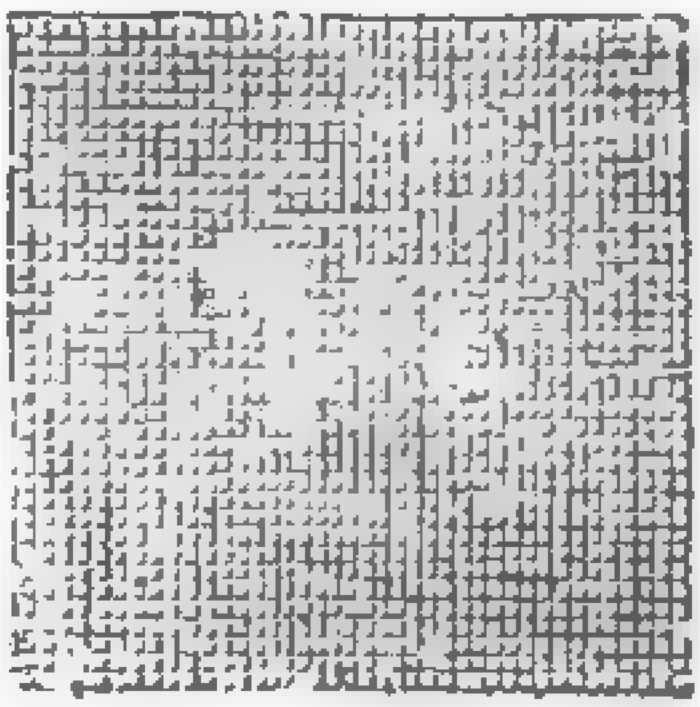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三十一

千乘之國

五等諸侯附庸（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男一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

圭田

乘之國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洫言之其實一也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里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闆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以五十人合三十五人為車一卒則所餘五千人又在後車矣九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外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栽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卒七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為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實爭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羨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邪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閭境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治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三之大車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illegible]

諸侯附庸

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illegible]

[illegible]

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

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禮記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謂不合）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又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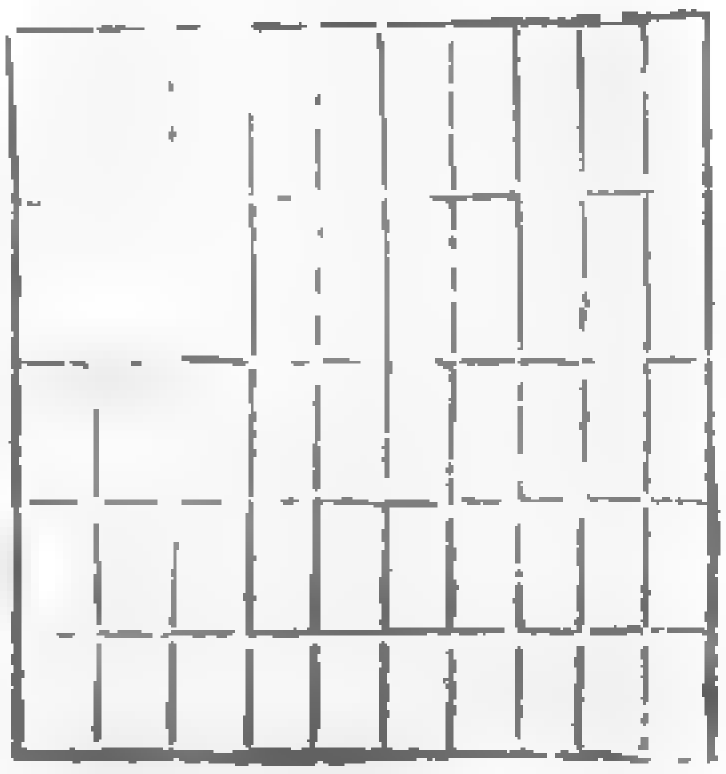
諸公（五百里） 諸侯（四百里） 諸伯（三百里）

諸子（二百里） 諸男（一百里）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政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其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以大司徒之所言皆為正封則同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皆於百……

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魯曰侯
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
謂錫之也

圭田 五十畝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治者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
下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周禮載師以士田賈田任近郊
之地 士者不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
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illegible]
田 孔穎達曰夫猶治也卿以下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
稅其物必六圭者圭絜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
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
通士稅之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
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
官諸州有職分田
士虞禮曰圭爲哀薦之饗詩之吉蠲爲饎古圭則圭田
絜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卿以
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籍田 [illegible] 無征所以厚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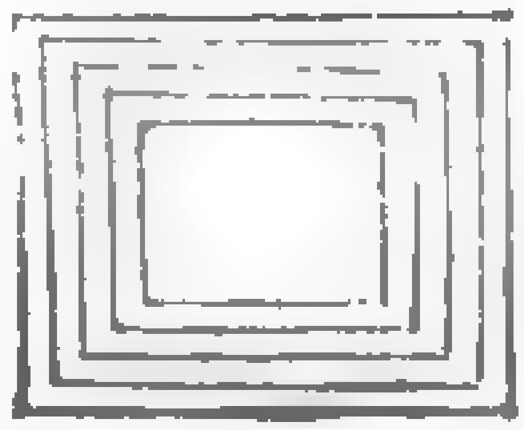
也鄭氏以周禮士田爲圭田以士 [illegible] 無征爲商制而周
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人一 [illegible] 繼之以圭田五十
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餘外 [illegible] 也餘夫外之田也
據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 [illegible] 之此自百畝而等之
然也古者自卿士以於圭田同 欽各致其誠敬而已
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亦非禮意也
禮書卷第三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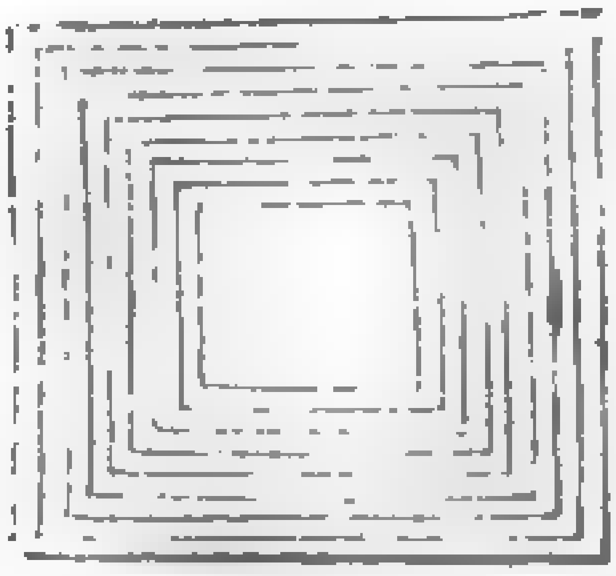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三十二

禹貢五服　周九服

侯國又采邑貢賦之法　賦稅征斂之辨

禹貢五服





書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周禮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職方氏乃　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四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　國語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

刑罰之辭有攻伐之兵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詞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而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荀子曰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至荒服終王已[illegible]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事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注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夏之服甸侯綏要荒[illegible]自甸至荒凡五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矣面二千五百里則為方五千里矣[illegible]周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自侯至蕃九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矣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則為方五千五百里矣

蓋夏服先甸後侯而甸內畿也周服先侯後甸而畿非侯也夏之侯以當周之侯甸而綏以當周之男采周之衛要以當夏之要而夷蠻以當夏之荒諸蕃服在禹貢之外然則周之斥大中國不過增夏五百里而已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此夏五服之域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此其內外也孔安國司馬遷王肅之徒其說皆然特鄭康成創竟之舊制服五百里又禹輔而成之服加五百里則面相距為方萬里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万國是不知經傳凡言万國者舉盈數也孔穎達謂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數不同者直而計之以鳥迹曲而量之以人迹異耳此說是也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河南不盡衡山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蓋漢儒記三國之時地域然也然則康成之說不待[illegible]貢而已其言夏衰夷狄戎狄內侵國數減少商湯承之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域要服之內方七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方五百里不過四方四百里者不過六方三百里不過十一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又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職方之法蓋兼附庸言之安有四十六國之外復有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王制州二百一十國皆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王制言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仕以為閒田然後摠之以九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為商禮以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為夏禮誤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商周而縣獨施於夏乎康成溺於禹會塗山之說皆曰夏縣內四百國又曰夏縣內九十三國是自矣也

侯國及采邑貢賦之法

諸公之地其食者半

侯伯之地其食者三之一

子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

大司徒諸公之地其食者半侯伯之地其食者三之一子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以食者半爲半入於公半入於王三之一爲一入於侯伯二入於王則大國貢輕小國貢重康成以食者半爲之食其半三之一爲王食其一則大國貢重小國貢輕然春秋傳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由此言之以爲大國貢輕則與夫列尊貢重矣以爲小國貢輕則又有卑而貢重矣二者之說皆非周制鄭氏又謂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九四都而王稅以一都五十里之國九四縣王稅以一縣二十五里之國九四甸王稅以一甸不知何據而言耶然則所謂食者半則食不食之地各半也其食者三之一則不食之地二食之地一也其食者四之一則不食之地三食之地一也先王制地不以其實如此蓋以德尊者國大而祿重故其地狹德卑者國小而祿輕故其地恩於是要其大率而爲之法耳然則所謂食不食者非制貢之數也此與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三之一司勳九賜賞地三之一食其受地之法同

賦稅征斂之辨

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九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征亦終之以賦則征賦者稅斂之揔名征稅者賦之別稱斂者賦征稅之事而已荀卿曰刀布之斂門野之稅關市之征此又對言之然也周法邦中之賦則園廛二十而一四郊之賦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之賦皆無過十二若夫關市山澤之賦蓋不一而已九賦

非出於口率也鄭康成釋大宰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或謂之賦然筭泉之法特出於後世先王之時無有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之者役之也與禮記所謂征於鄉征於學之征同義康成亦以征之爲口率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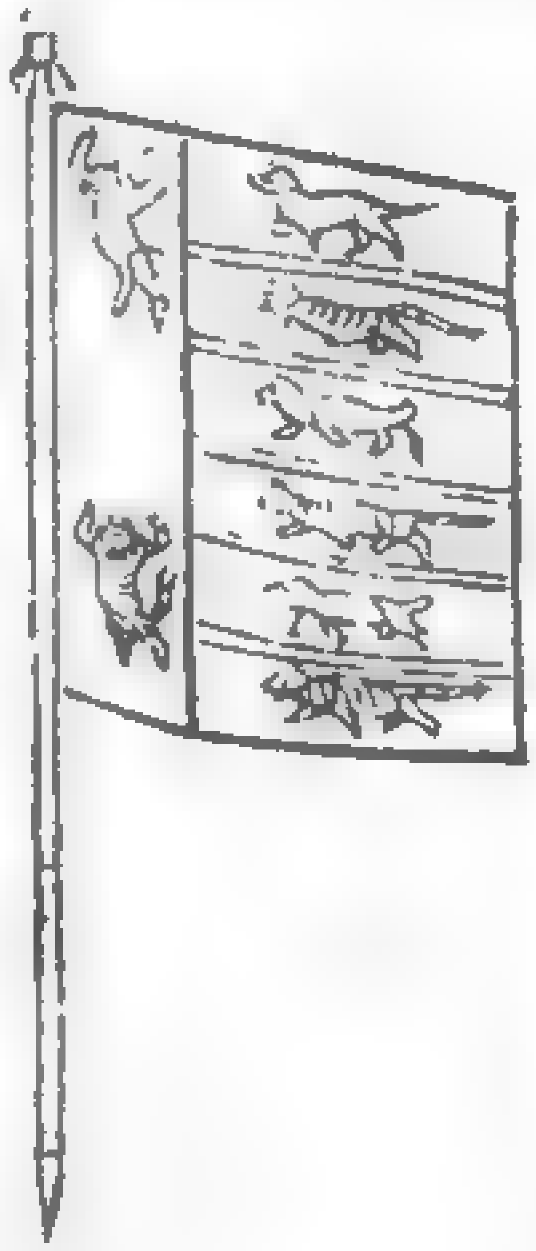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三十二

力政　方伯連帥之旗

軍制　兵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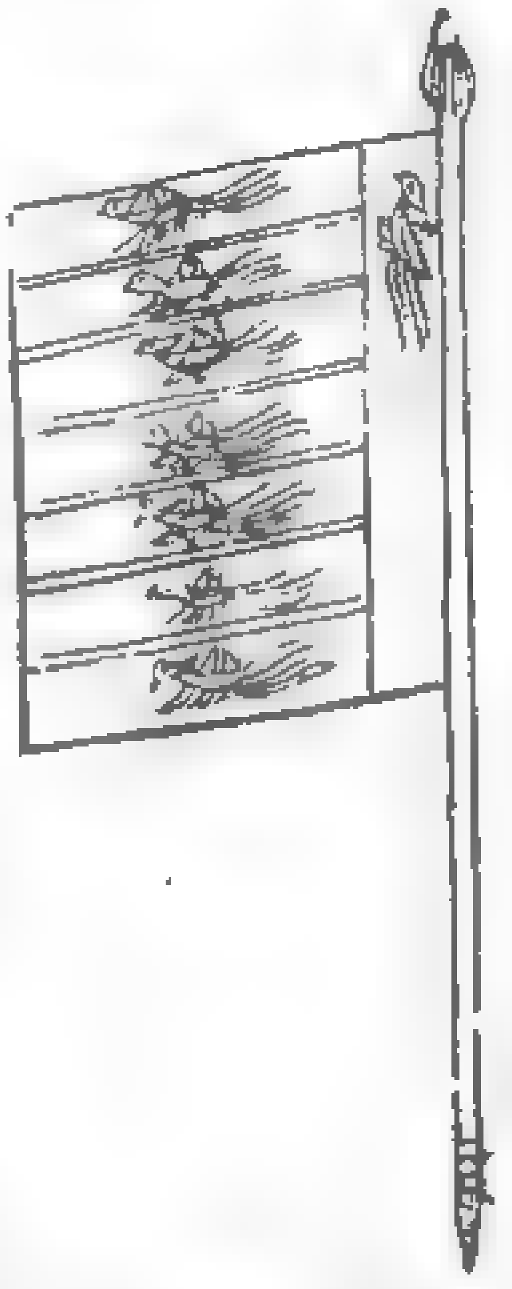
力政

大司徒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



遂人若起野役則以遂之大旗致民

大夫以旗致民（[illegible]）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鄭司農云比居謂伍籍也[illegible]）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illegible]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

與其賞罰黨正若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鄙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媺惡而誅賞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遂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誅賞（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司空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癈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詩大東曰東國困於役北山曰役使不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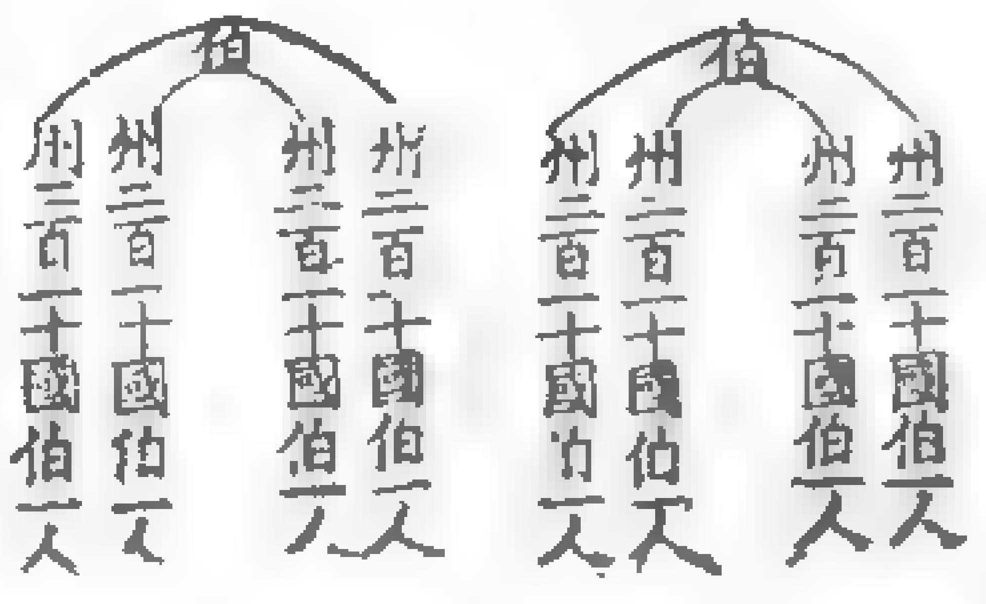
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單旅田
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
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
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
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
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
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
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
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
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
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逸輕重
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二
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
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
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
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
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
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鄰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
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
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
鄰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王
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

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
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
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
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從家期不從政然則舍之
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志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詩
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可聞於上也
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乎
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
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礼均人無年之力政
循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然大宰
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
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
恐周亦然班超傳引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
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其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
也

方伯連帥之職

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周禮太宰乃施典
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曰牧以地得
民大宗伯曰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大司馬建牧立監
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以維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堂交諭
九牧之維詩旄丘序曰衛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
允泰苗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

職方其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者二伯也亦以此尊之而益謂此爲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王之使不爲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九州之外大亦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非有侯伯之地本爵亦與男子是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州七之而爲卒卒三十國一正則州七正矣卒三之而爲連連十國一帥則州二十一帥矣連二之而爲屬屬五國一長則州四十二長矣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

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乎重州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仗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於內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

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故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左氏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為商制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鄫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蓋亦設牧而太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為邦國故也康成釋詩謂周之制使伯佐牧蓋以傳所謂五侯者五牧也九伯者佐侯之伯也孔穎達申之以為一牧之下二伯然質之於商州伯之下無二佐則周州牧之下無二伯

軍制

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

小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

周官大司馬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以國家宮室車旗禮儀言之上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次國也子男以五為節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為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左氏曰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預曰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何謂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曰襄公委任[illegible]司馬作中[illegible]王制說）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啖氏曰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常所以不稱國語曰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魯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為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作猶作僖公主之類也及舍中軍以起於禮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兵卒

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羡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賈公彥曰此謂上地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以上皆爲羡卒羨大夫也七六以下剩者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羡卒其餘皆爲餘夫謂虛故也遂人以下劑致甿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賈公彥曰大抵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樂業下遂上地有事是其異也鄉大夫老者皆舍鄭司農云老者舍今公劉詩曰其軍三單其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羡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羡卒也其軍三單毛氏部也上公少

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羡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則一人爲正卒餘可任者皆羡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家三人中地可任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羡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胥盗賊人所同惡故也羡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羡卒自公言之故也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羡卒是也

禮書卷第三十三

禮書卷第三十四

九州

九州所宜

五土所宜

星分

土分

九州

禮言共工霸九州黃帝書言地有九州則堯以前九州耳至舜之時洪水泛濫通道阻塞乃盡下土方設居方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州封十有二山建十有二牧然後政教之所加貢賦之所出各有所統焉及水土既平禹又即舊域而辨之以爲九州故書言禹別九州傳言禹貢金九牧則肇十有二州亦在治水之後矣孔安國謂禹治水之後始置十有二州誤也禹貢先冀次兗以治水始於近也周官先揚次荊以治地先於遠也詩言九有之師商頌言奄有九有式于九圍王制於商亦言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商之九州蓋亦襲夏而然以爾雅之九州爲商制於義或然然禹貢有徐梁而無幽并爾雅有幽營徐而無梁并青周禮有幽并而無徐梁則禹之時徐梁入於青雍而析冀於幽并矣至漢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則地域之判合因革固不常也班固曰冀州民多慷忮李巡曰兗信也徐舒也揚輕也荊強也豫舒也雍擁也冀近也謂兩河之間情性相近其論俗方之情性大槩或然然以冀爲近則與班異矣蓋民生天地之間其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謂之風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秦人上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恩慮多輕薄凡此皆水土使之然也陳楚之信巫重祀衛之巫會流淫魏之薄恩主分周之商富下仕韓之權剽跕躧燕之輕色急人齊之俊詐不愉吳粵之好劍輕死朝鮮貴正信而尚廉器重廉耻而尚禮義宋多君子而好稼穡凡此皆俗使之然也班固以鄭俗流淫繫於險阻之所居以揚州多上本於淮南王之所化是不知鄭風所刺之由職方氏所辨之宜也

九州所宜

冀州 [illegible] 其民五男三女 [illegible]

兗州 土黑墳 田中下 其民二男三女 [illegible] 其利蒲魚

青州 土白墳 田上下 其民二男二女 [illegible] 其利蒲魚

徐州 [illegible]

揚州 [illegible] 其穀宜稻

荊州 [illegible] 其民一男二女 [illegible]

豫州 [illegible] 田中上 [illegible] 其穀宜五種

梁州 [illegible]

雍州 [illegible] 其民三男二女 [illegible] 其穀宜黍稷

五地所宜

山林 毛物 皁物 民毛而方

川澤 鱗物 膏物 民黑而津

丘陵 羽物 覈物 民專而長

墳衍 介物 莢物 民皙而瘠

原隰 臝物 叢物 民豐肉而庳

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中下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土白墳田上下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厥土赤埴墳田上中貢土五色厥篚玄纖縞揚州厥土塗泥田下下貢金三品厥篚織貝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厥土青

黎田下上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厥土
黃壤田上上貢球琳琅玕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
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荊州其利
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豫州
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青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
麥兗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
四種雍州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
宜黍稷幽州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
穀宜三種冀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
其穀宜黍稷并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
擾其穀宜五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
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
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
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
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
曰[illegible]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illegible]載
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illegible]以土均掌平土地之
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以
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
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
用蕡輕㶟用犬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
者土宜謂九穀稙稺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潟列子曰土地各以
其類生是故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

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
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
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
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
人美耗土人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
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
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
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
之人武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
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
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
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
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
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
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
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
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
方曰譯
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
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
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氏曰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
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
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蓋無塊其質也和緩其性也禹
貢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亦
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
別耳此所以禹貢揔言三壤而周官揔言十二壤也

墳其起者也埴其黏者也壚其踈者也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踈其字有傳然也禹貢壤墳塗泥青黎各繫一州此言其大致而已然則草人土化之法凡地通有之也凡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纖西北多毳皮先王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行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居澤者不以豕鹿爲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九州上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揚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開豫主揺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邪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言占相之術以歲之所在爲福歲之所衝爲災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也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虛也其星爲大水以陳爲火則大皞之木爲火母故也以衛爲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而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然則十二域之所主亦若此也班固曰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

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

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北又以方位辨州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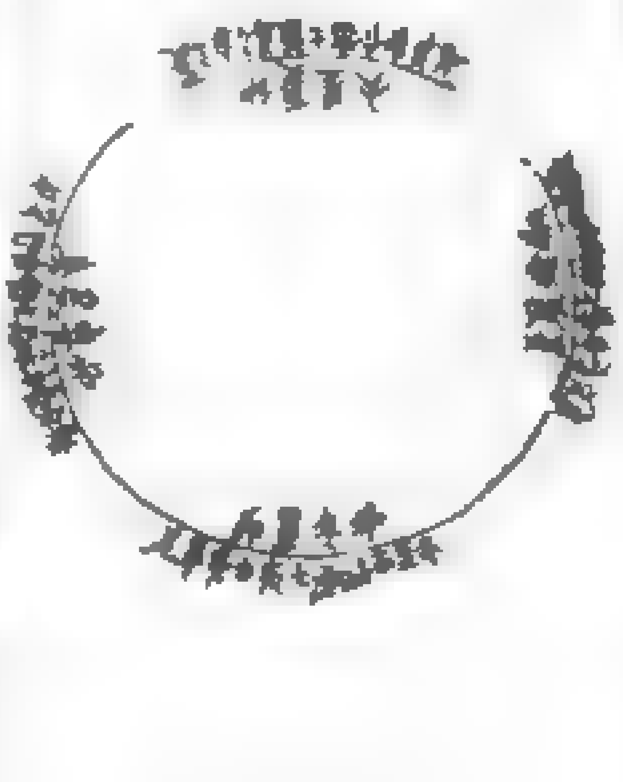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三十四

禮書卷第三十五

尚書中星　月令中星　二十四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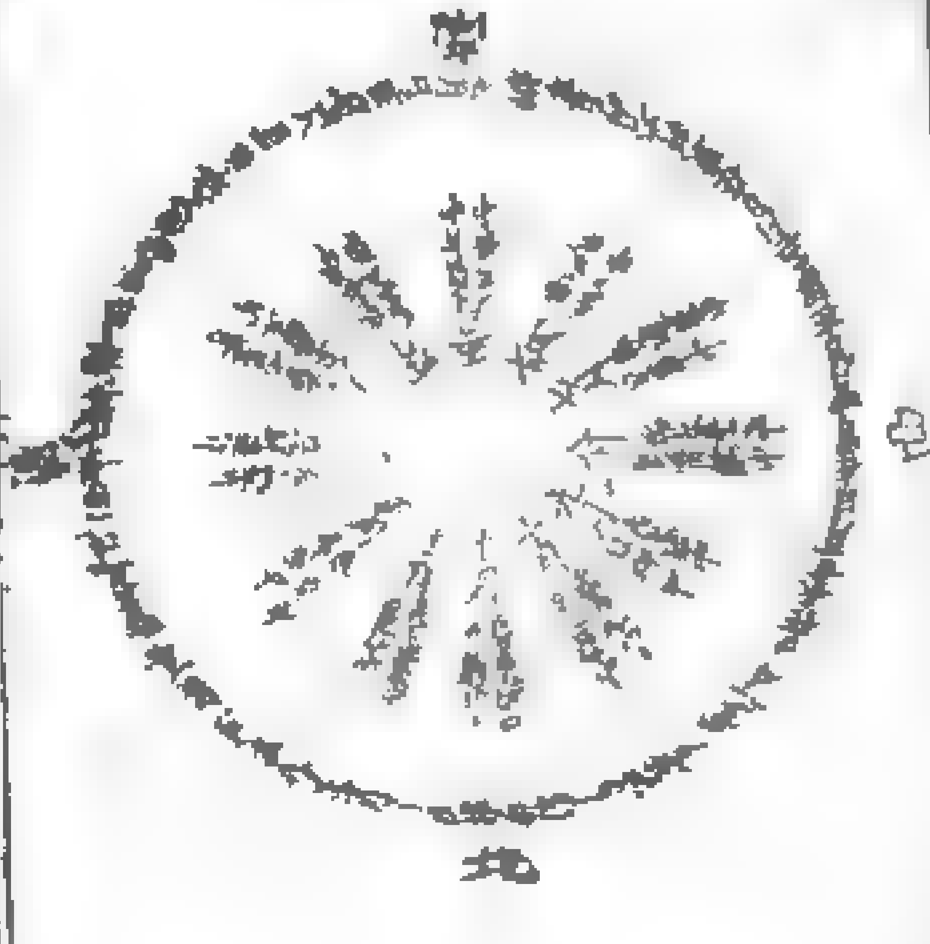
挈壺刻漏之圖　壺　箭

尚書中星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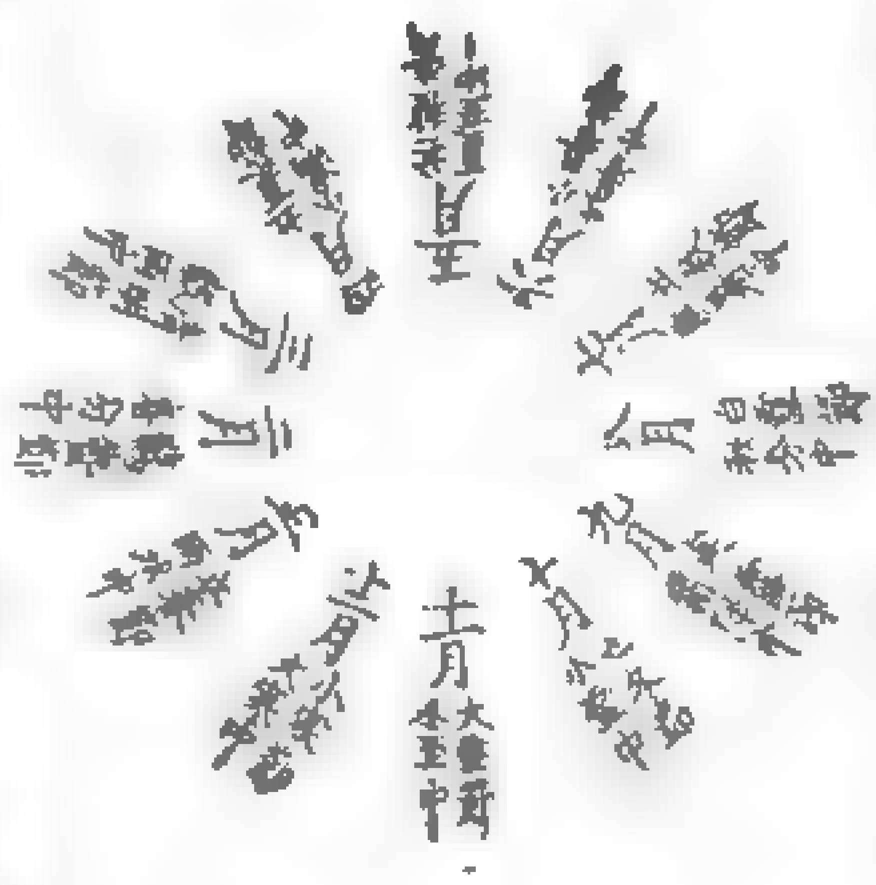
月令中星圖



而生於子故日之行也　自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
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在營室
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
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
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牛以仲
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
也日遡於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
見西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
翼軫在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
箕在辰仲秋宵中星虛則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
在辰仲冬日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
辰月令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
月昏星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
危中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
昏牛中旦觜觿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
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氐中該
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
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
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
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考之大衍正月節
昏畢中旦尾中正月中昏參中旦箕中二月節昏井中
旦斗中二月中昏鬼中旦斗中三月節昏星中旦斗中
三月中昏張中旦牽牛中四月節昏翼中旦婺女中四月
中昏角中旦危中五月節昏亢中旦危中五月中昏
氐中旦室中六月節昏火中旦奎中六月中昏尾中
旦奎中七月節昏箕中旦胃中七月中昏斗中旦畢中

八月節昏斗中旦參中八月中昏牛中旦井中九月
節昏女中旦鬼中九月中昏虛中旦星中十月節昏危
中旦張中十月中昏室中旦翼中十一月節昏壁中旦
軫中十一月中昏奎中旦亢中十二月節昏婁中旦氐
中十二月中昏胃中旦心中月令於四月五月十二月
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星於十月昏
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星於正月
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
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
次皆互見也昔王孝通詰傅仁均推步之法謂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而仁均專守昴中
不亦謬乎又月令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為常准若堯
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昏翼
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
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
者豈徒然哉亦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書傳曰主春者
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
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不特是也龍
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
而畢則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

二十四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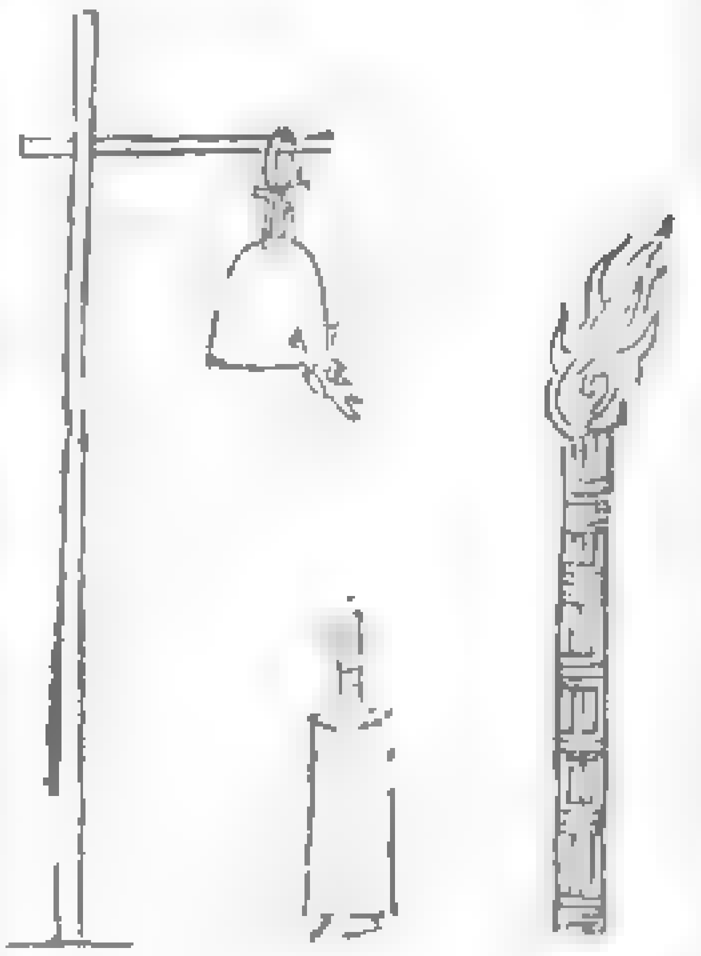


劉歆三統曆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三月穀雨節清明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然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而非二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降而非八月者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以啓蟄爲正月中然則劉歆以驚蟄在二月蓋謂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於二月也其他與月令不同者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曆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内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

又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下數閏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措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挈壺漏刻之圖

月	晝	夜
正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四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七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㰌[illegible]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illegible]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illegible]及冬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illegible]

鷄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illegible]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illegible]

齊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illegible]

也[illegible]漏刻經云漏刻之作蓋肇於黃帝之日宣乎夏商之代渾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淸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illegible]漏刻決曰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之其鑄金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李蘭漏刻法曰以銅爲渴烏以引器中水以銀龍口中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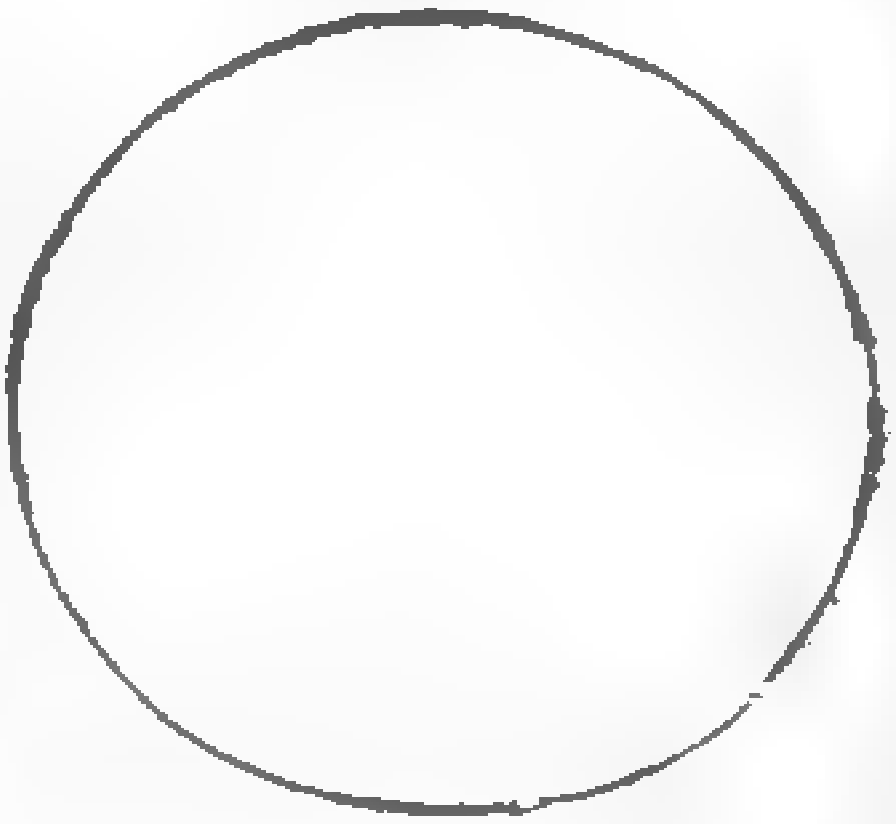
周天之星二十有八而星之辰十有二辰之度三十有奇十二辰之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循天而左旋日月五星遡天而右轉日陽也舒而遲故朞而周月陰也疾以速故一月而周日月會於辰則爲月十有二會則爲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氣差不齊先王於是刻箭浮漏以擬之此挈壺氏所以設也蓋日之行也斗建寅卯辰乙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百刻而已故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然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明常先於日出昏常後於日入則日出之前二刻半爲明日入之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二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自春分以至夏至晝所增[illegible]九刻有半自夏至以至秋分所減者亦然自秋分至於冬至晝所減者十刻有半自[illegible]冬至以至春分所加者亦然挈壺之法蓋爲箭四十八以候二十四氣大率七日大半而易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准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爲度蓋各述其所聞而已然浮沒不同大概一也渾儀制曰時金銅人爲晷夜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握箭右手指刻以別早晚則出刻之說與此合然挈壺氏曰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㰌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晝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則以火爨鼎使之不凝以火守壺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警守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哀以至朝廷朝夕禮亦莫不以是爲節焉然昏官雖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刺挈壺氏著者蓋天子儀注[illegible]挈壺掌漏雞人告之諸侯則[illegible]挈壺氏而已

禮書卷第三十五終

禮書卷第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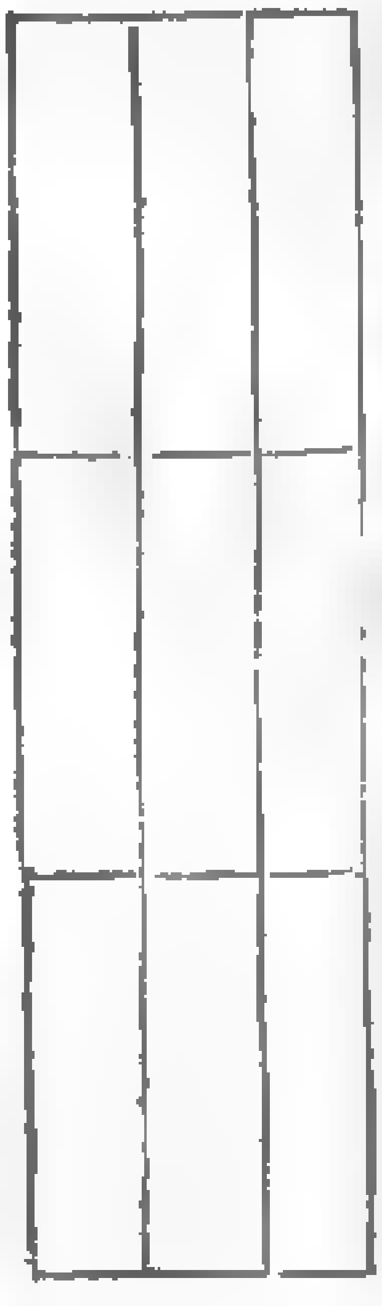
璿璣
玉衡
測景圖
土圭
致日月之法
十日
十二風
水平法
爲規識日法

璿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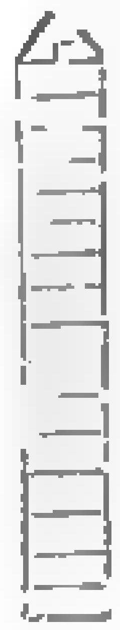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匠人建國夜考之極星然則周之察候蓋亦不過璿璣玉衡之法而已禮無明證不可考也荀卿曰璇玉瑤珠說文曰璿美玉也孔穎達曰以璿爲璣以玉爲衡璣爲轉衡爲橫蓋懸珠以象天而以衡窺之漢謂之渾天儀是也蔡邕謂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有其名而無說周髀有其術而無驗惟渾天爲近之後世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雄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違則天曰蓋哉應難未幾也說者以蓋天爲周髀則雄於二者特取渾天而已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北極所臨爲天地中日月周行於旁日近爲晝日遠爲夜論渾天者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爲晝在地下爲夜文以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之王蕃晉之姜岌葛洪宋皮延宗錢樂之徒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眂精禨察災祥有足驗焉故也

測景圖



土圭 又見前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匠人曰晝參諸日景鄭康成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則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則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則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則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又曰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而得地之中鄭司農曰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賈氏曰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景不如度者歲惡人僻神讀如引入引者樹杙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

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相去如之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於長移一寸則於地差千里故於相距准表之度而表八寸以升降之半准土圭之度而圭尺有五寸是以夏至日在東井地升而南遊萬五千里則上日近矣故晝漏以半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地降而北遊亦萬五千里則[illegible]丈三尺蓋有所傳然也致日以[illegible]言教致大司徒特於夏求地中者[illegible]也所謂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於日爲近南則南表之北得景尺四寸其地多暑於日爲近北則北表之北得景尺六寸其地多寒於日爲近東則晝漏以半日已夕矣其地多風於日爲近西則晝漏以半日未中矣其地多陰先王必西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陰雨之不和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於安然後以建王國焉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蓋如此也易言巽爲風禮言東多風蓋風之所屬者東方也五行傳以風屬中央失之矣

致日月之法

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詩曰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又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蓋月之始則生於西其盛則生於東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黃道也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景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景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景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

陰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爲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爲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爲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者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入日與不盡入日得陰陽之正乎故也考之於經仲夏平秩南訛敬致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則致日不於春秋致月不於冬夏而漢書有春秋致日之事蓋襲後世之法也然日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也

十四

周官馮相氏掌十日之位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則甲丙戊庚壬五奇剛日也乙丁己辛癸五偶柔日也甲木之剛乙土之柔故己配甲乙木之柔庚金之剛故乙配庚丙火之剛辛金之柔故辛配丙壬水之剛丁火之柔故丁配壬戊土之剛癸水之柔故癸配戊其相生以相繼其相尅以相治故木王則火相水廢金囚而土死火王則土相木廢水囚而金死土王則金相火廢木囚而水死金王則水相土廢火囚而木死水王則木相金廢土囚而火死施於一日則爲旦晝夜之期施於一歲則爲春夏中央秋冬之候施於一旬而五行之理亦具矣先王於內外之事可以不順之乎外事師田外祭之類故用剛日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內事冠婚內祭之類故用柔日書丁未祀于周廟春秋己卯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大事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大廟辛巳立武宮癸酉有事于武宮丁丑夫人姜氏入是也士之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何也始虞再虞曰哀薦祫事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祫事則內而已以陰也故用柔日成事則變而之吉吉陽也故用剛日亦外剛內柔之意也郊外事也以用辛社內事也以用甲何也甲者日之始而主生辛者乾之位而主成萬物之主本乎社其成功則歸諸天故社用甲而郊用辛不可以內外拘之也然則先王之於十日以生五聲則戊癸爲宮庚乙爲商甲己爲角丙辛爲徵壬丁爲羽是也以配仁義則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甲斷仁庚斷義是也以禮鬼神則以其至之日而事以其協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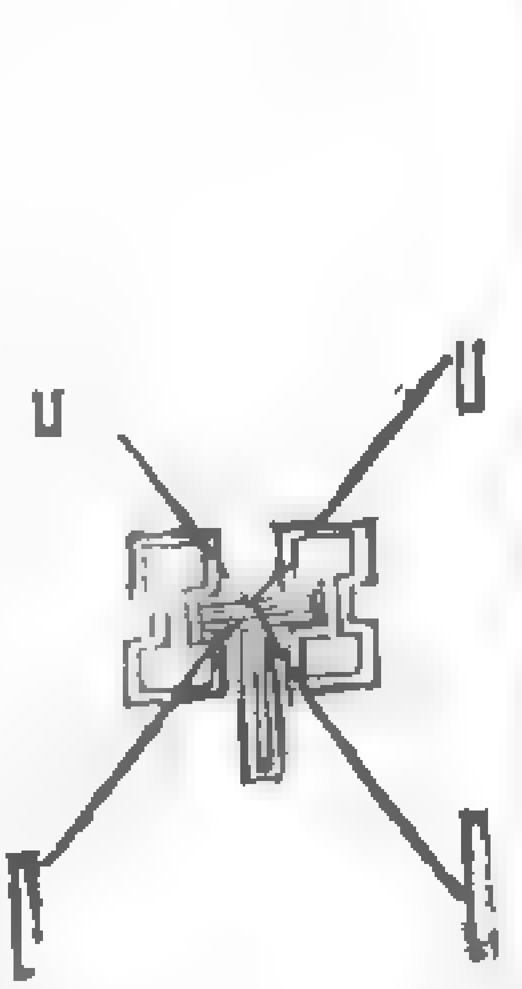
於天爲則方書十日之號縣之於巢□動作注錯罔不
率循然後天人之道盡矣夫有日必有辰日以辰爲子
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故日甲乙則辰寅卯日丙
丁則辰午未日庚辛則辰申酉日壬癸則辰亥子日戊
己則辰戌丑未而甲子在人則始甲子次乙丑順而數
之以陽主進故也在地則始甲戌□癸酉逆而數之以
陰主退故也

十二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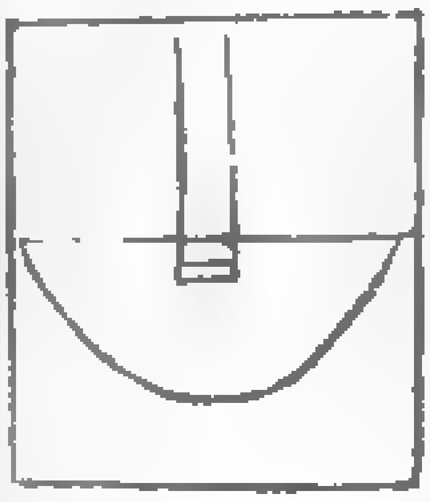
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鄭
氏曰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春秋楚師伐
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服虔曰北
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以南□□考之傳記陽立
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
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風離爲景風坤
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卦不
過八風亦八而已其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
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
維之風皆主兩月此□所以爲十二風也古人占風
以知未然之事者□□多矣若周之尹喜占風而知
神人漢之張成□風□而知有赦則師曠之歌□不

此類歟

水平法



爲規識日法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illegible]置槷以
縣眡以景[illegible]爲規識日出之景與
日入之景[illegible]
[illegible]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
夕[illegible]正義曰於造城之處四角立四柱於柱
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
柱高下平高就下也置槷以縣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
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
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以景
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求望其高下所
以求地之平置槷以縣眡以景則植一槷而懸繩
焉眡其出入之景將以求四方之丁眡其出入之景
可以正東西而已又爲規以度兩□之間以求其南

丸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爲未也又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

禮書卷第三十六終

禮書卷第三十七

天子五門

諸侯三門

觀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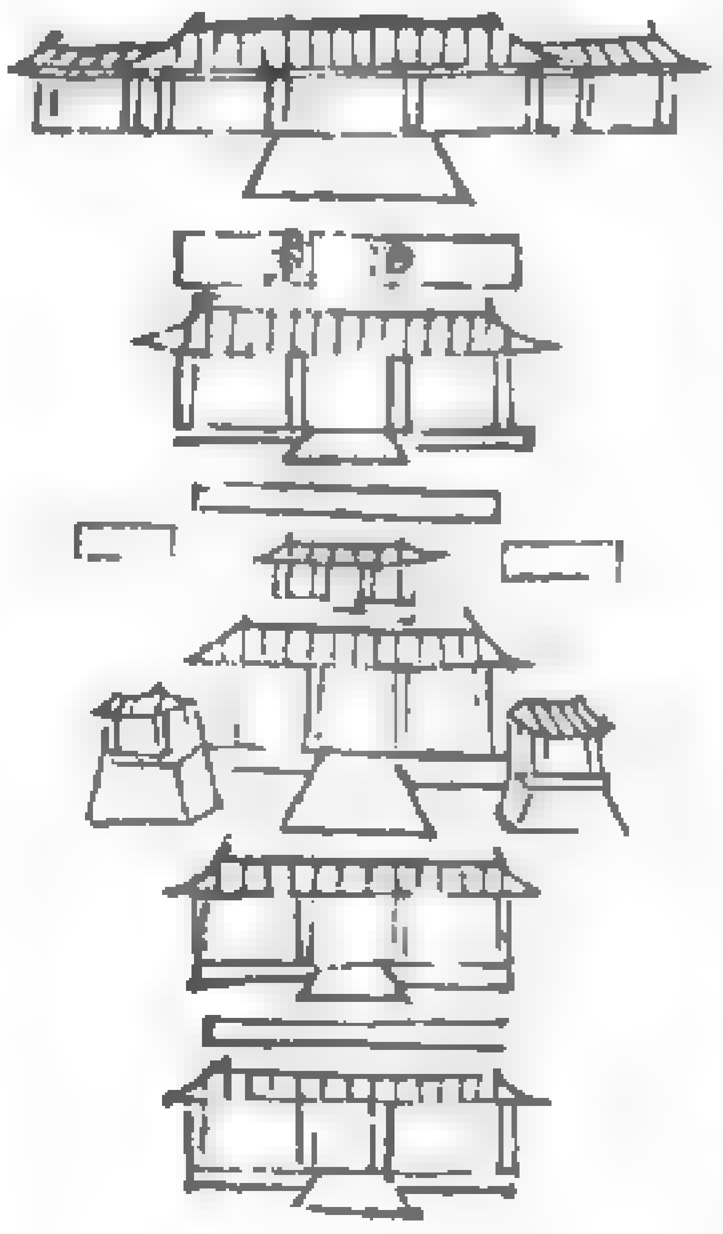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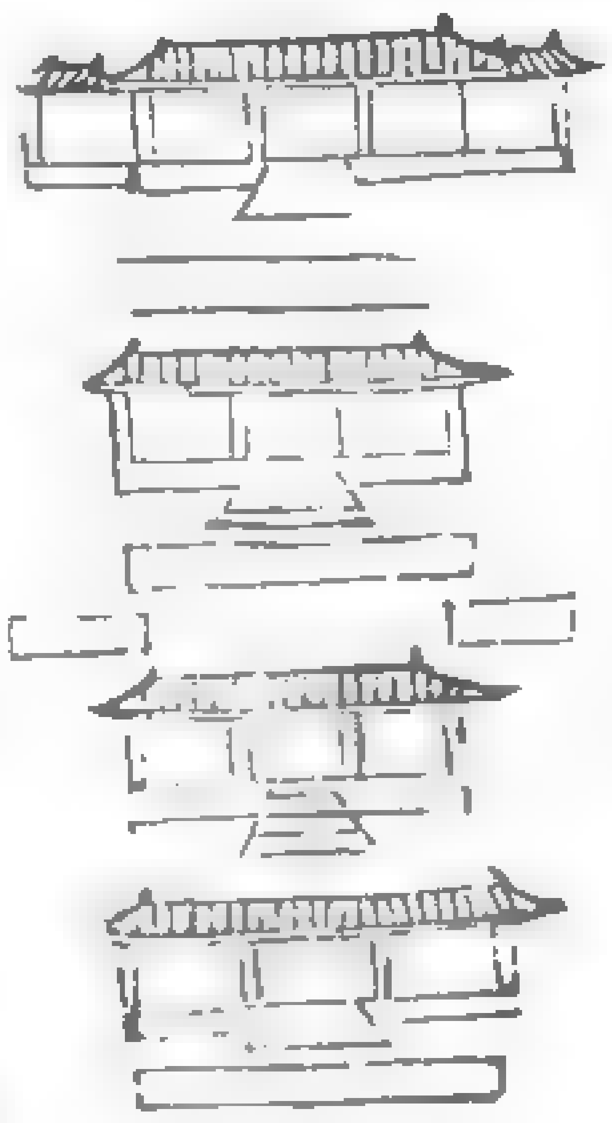
廟屏

路門 一名畢門

應門

庫門 雉門 皋門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illegible]
[illegible]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illegible]
[illegible]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
[illegible]
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
其政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應門二徹三个[illegible]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illegible]
[illegible]書
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illegible]一康王之誥王
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記曰君役於庫門四郊斷卒哭一等夫
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illegible]
[illegible]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魯莊公之喪既葬
而經不入庫門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上喟然而
嘆[illegible]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臺門而旅樹大
夫之僭禮也獄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illegible]

明堂位九采之國應門之外[illegible]庫門天子皐門雉門
天子應門[illegible]詩曰[illegible]之於[illegible]
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月令季春[illegible]
之蔡毋出九門[illegible]春秋僖
二十年新作南門穀梁曰南門法門也定二年雉門及
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illegible]穀梁曰有加其度也春秋
傳曰[illegible]於虎門鄭子[illegible]伐虎門爾雅正門
謂之應門[illegible]闕門[illegible]謂之[illegible]
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
門也[illegible]諸侯外門四與天
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要天子畢詩以天子之禮
追大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做天子之制皆稱皐
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亦稱應門
[illegible]
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
子之門謂之皐[illegible]路者矣特[illegible]門之說不見於
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
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畢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
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
漸於路門謂之南門毀鼓以樂物謂之應門畢於
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
而已哉畢門之內外朝也[illegible]法小司寇掌其
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獄訟詢
大事在應門之內台號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
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路門之內燕朝
也大僕正其位[illegible]相而[illegible]朝[illegible]服以
燕朝退適路寢聽政[illegible]天子[illegible]視朝於[illegible]朝而退

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
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
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
子皐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衛莊公繹於
庫門之內檀弓曰君復於寢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
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又曰軍有
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公閎公
之故借不可以稱皐門應門特爲皐應之例而已況
非魯乎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
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
于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是禁誥
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彼其民得以達外朝
而奇服怪民得以入皐門庫門甚矣於法於中門宜
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
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不出闕門諸
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
中門之外其說無據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路門皆曰路則大寢之
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
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蓋昧
此諸侯之門亦效其名耳

應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蓋
明堂之南門猶路門故南門之外門亦謂之應門

皐門

左傳曰魯人之皐杜氏曰皐緩也皐鼓皐舞皆以皐
爲緩則門之遠者謂之皐宜矣毛氏以皐門爲郭門
非也

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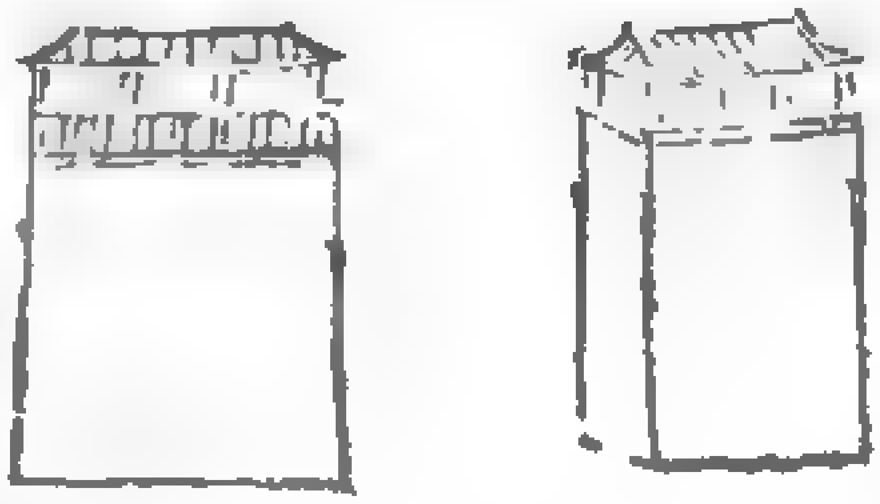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曰五板爲堵五堵
爲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
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庫門

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
爲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
兵庫在焉

觀門

爾雅曰觀謂之闕禮運曰出遊於觀之上禮器曰天
子諸侯臺門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
周禮縣法于象魏註周曰心遊魏闕之下左氏曰季
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又曰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蓋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以其闕中也釋名曰闕在門兩旁
中央闕然爲道也謂之魏以其巍然也謂之象魏以其縣象也
臺門以其高於垣墉若臺然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
魯有兩觀爲周公故也春秋傳新作雉門及兩觀譏
加其度耳子家駒以魯設兩觀爲僭誤矣先王之將
門皆南嚮漢有北闕東闕非古也漢志未央宮東闕
罘罳災先儒謂罘爲罘思罘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
有之屏上亦然故樹屏曰罘思然則先王觀闕亦
宜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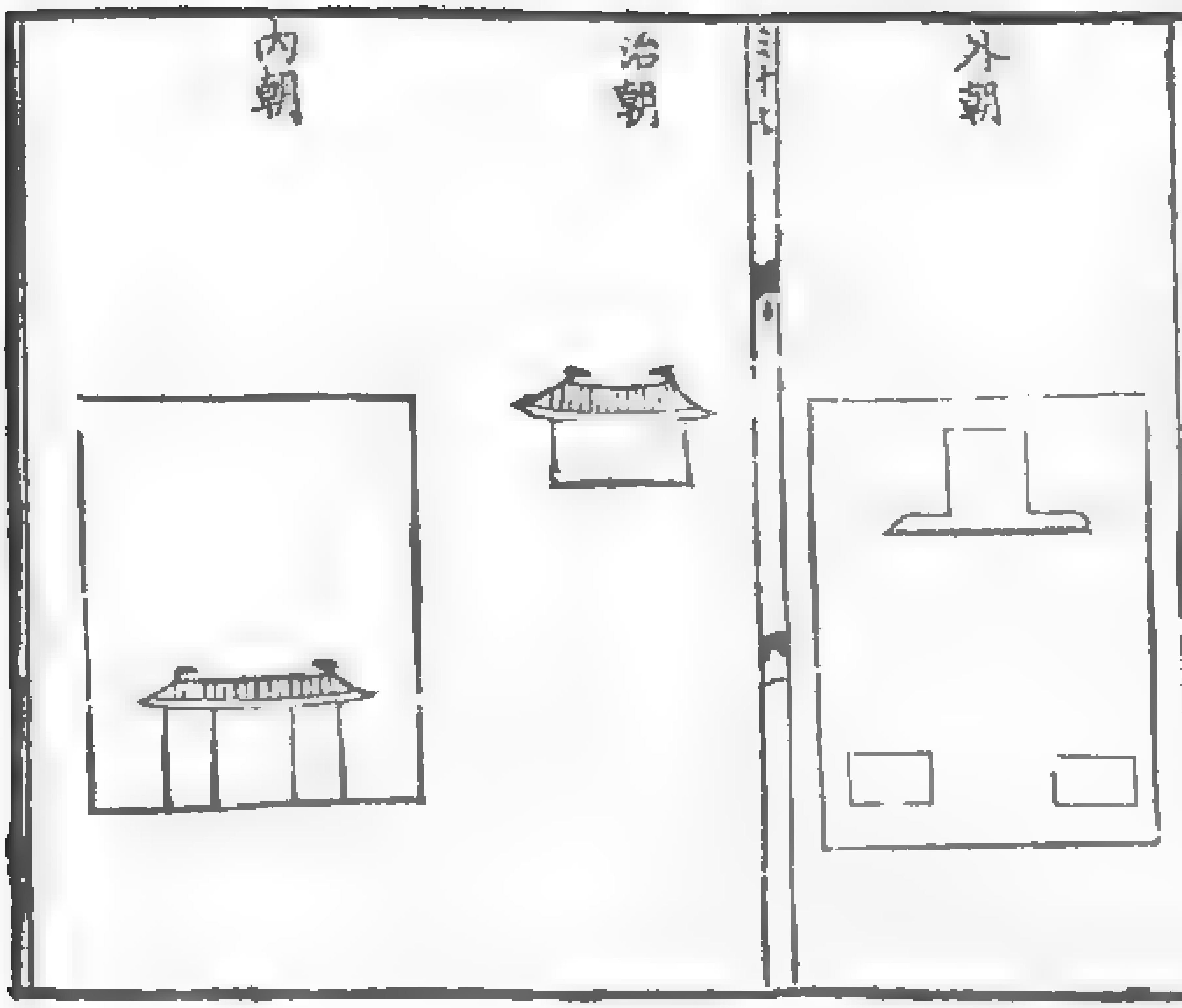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曰門屏之間曰宁爾雅曰門
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illegible]詩曰四方爲屏之屏之
翰論語曰邦君樹塞門[illegible]氏亦樹塞門荀子曰天子外
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孔子曰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illegible]
[illegible]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鄭氏釋[illegible]位曰屏令浮思也刺之[illegible]
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illegible]曰漢時謂屏爲罘罳不
思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illegible]思念其事則罘罳小樓也
故誠隅闕上皆有之然則[illegible]亦爲屋以覆屏稱於[illegible]
曰罘思漢[illegible]五行志曰東闕罘罳災[illegible]晉天文志屏
四星在端門之外近右執法[illegible]蔽帝庭也

吾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外諸侯設之於內禮書
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施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
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
之屏也
國語曰吳王背屏而立[illegible]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
曾廟疏屏天子之廟飾[illegible]明之屏也月令天子田
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穀梁
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
達也然記曰亳社屋之[illegible]使天陽亳社北牖使陰
明也公羊曰蒲社揜其上而棧其下則亡國之社屋之
三面幽閉設牖於北[illegible]所謂疏屏者異矣春
秋傳曰閽于吾社焉[illegible]則亡國之社蓋在于東
而非廟屏也爾雅曰[illegible]謂之[illegible]語曰吾恐季孫之憂
在蕭牆之內則屏謂[illegible]又謂之蕭牆漢之時罘罳
罘罳災鄭康成釋明[illegible]曰屏若今浮思釋匠人曰
城隅角浮思孔穎達[illegible]浮思小樓也城隅及闕皆有
之而屏亦然則屏又[illegible]之浮思孔子以管仲樹塞門
爲不知禮禮記以旅[illegible]爲大夫之僭而禮緯謂大夫
以簾士以帷於理或[illegible]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
右執法然則先王[illegible]屏非苟然也

禮書卷第三十七終

禮書卷第三十八

天子三朝
諸侯三朝
視朝退朝之禮
卿大夫二朝
王后夫人朝



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掌焉）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illegible]）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illegible]）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illegible]）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illegible]）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illegible]）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illegible]）

異有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門外朝雜有）又曰公族朝于內
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
也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之三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魯語曰公父文伯之
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
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
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
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
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
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
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周官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
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
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
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
謂內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
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
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
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
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
諸侯內則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
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
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子曰公族朝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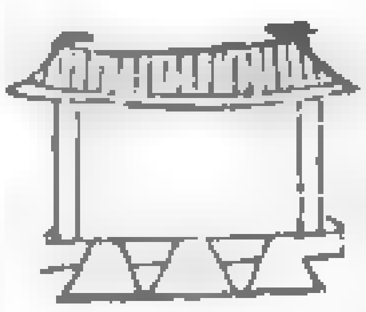
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
也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
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
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則朝士又達
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夫掌
邦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行夫之所掌者而已鄭
康成以公食大夫拜賜于朝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
朝不言毀入則謂諸侯之朝在大門外然大門外則
經涂耳非朝位也

眡朝退朝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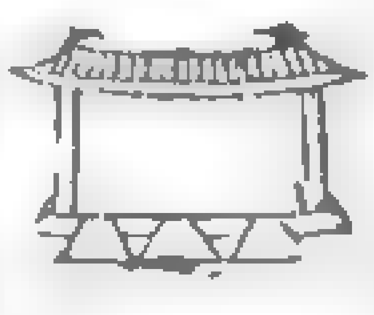
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
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
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
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
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眾至然後天子至燕
禮設賓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
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
以後爲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
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
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
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
常後至夕常先退

卿大夫二朝

內朝



外朝



國語敬姜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則卿以下有二朝矣韋昭謂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非是

王后夫人朝

左氏曰齊侯使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則后夫人治家事於內猶天子諸侯治邦事於內故內宮亦有朝

禮書卷第三十八終

禮書卷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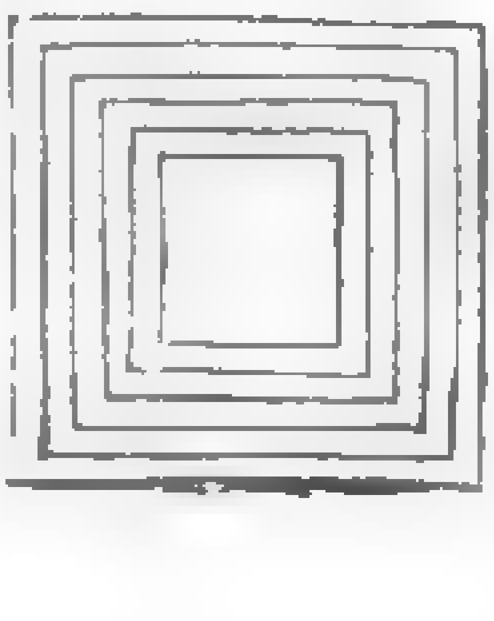
六服朝覲會同之禮

朝覲冕服

諸侯來朝天子送逆之節

諸侯貢享之禮

六服朝覲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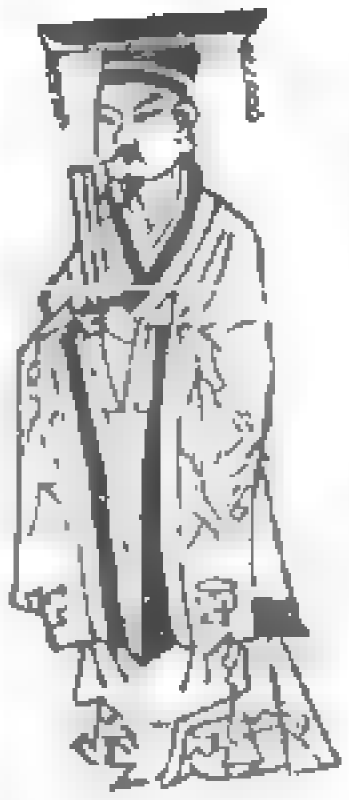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illegible]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郊特牲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又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

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
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
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
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
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樂記曰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
覲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
敗起矣中庸曰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詩蓼蕭澤及四海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
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車攻赤芾金舄會
同有繹繹陳也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
至止鸞聲將將沔水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嗟
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雨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
夕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
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采菽采菽筐之筥
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菀柳刺幽
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韓奕尹吉
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烈文成
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振鷺二
王之後來助祭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有客微
子來見祖廟也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
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殷武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太宗伯以賓

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
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
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
于王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
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
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
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
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
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懈不數者不至
於罷矣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
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
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
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於
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
衛各一見矣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
要服者以其當朝之年而不數之也又六年王乃時
巡則從王巡守各會于方岳矣晉叔向曰明王之制
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先儒以爲間朝在三年再朝在六年再會在十二年而再朝再會之年適與書合則叔向以爲明王之制乃周制也然周三年一朝男服之禮耳叔向之言特爲男服而發何耶考之周禮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此之謂歲聘服之見有歲方之見有時此之謂間朝朝有常歲而會盟無常期故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同盟邦國有疑會同以掌其盟約之載）則固疏於朝而盟又疏於會此所以言再朝而會再會而盟非謂會必六年盟必十二年也然則六年盡朝於京師與有事而會者異矣大宗伯殷覜曰視鄭氏謂殷覜者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公彥謂甸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而元年七年十一年甸侯采衛皆不朝矣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然觀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各執壤奠歲進陳戒則天下諸侯莫不盡朝矣自此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爲始未聞元年獨一服朝也又行人云殷覜以除邦國之慝蓋邦國有慝諸侯乃使其臣行衆覜之禮則衆覜亦無常期此鄭賈之說之誤也

朝覲冕服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鄭氏曰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illegible]）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illegible]）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行人上公之禮（[illegible]）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諸侯執信圭諸伯執躬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廟中將幣三享諸子執穀璧諸男執蒲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廟中將幣三享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諸侯在朝則北面書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諸侯入應門奉圭兼幣群公既聽命趨出王釋冕反喪服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天子衮冕負斧依又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三百步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illegible]）東門之外反祀方明（[illegible]）（[illegible]）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曾子問稱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illegible]）

古者諸侯將適於王則裨冕而出眡朝至漏水之邑則齋戒以入見而王觴齊馬乘齊車以其等爲送逆之節其致敬朝者如此則侯氏裨冕王衮冕矣觀於朝與廟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又以覲禮王服衮冕司服王眡朝皮弁服則諸受朝於廟而冕服受朝

天朝則皮弁然皮弁服王日眂朝之禮非受諸侯朝
覲之服也行人之職徒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
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
則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未聞不以冕服也又節服
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維王之太常
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孰謂王之於朝與廟
其服異耶或曰冕服祭服也施之於廟則可施於朝
廷則不可是不然大車詩言周大夫聽男女之訟則
服毳衣禮諸侯親迎則玄冕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
籍則冕而秉耒是祭服有不施於廟也又司服王饗
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
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雁諸侯在朝則亦北面鄭氏謂
燕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
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
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射於
朝以冕服則受朝於朝亦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
諸侯入應門奉圭以進既事王乃釋冕出在朝冕服
之事也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通天冠張衡東京
賦曰冠通天佩玉璽章彤曰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
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
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裏加於通天
冠上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
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
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
本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用漢儀服通天冠絳紗袍
恐非古也

諸侯朝天子送逆之節

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之禮
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之禮其朝位賓主之
間五十步此朝也將幣三享侯朝覲宗遇皆乘金
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郊特牲曰覲禮
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也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
其送迎之禮雖同然朝宗於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
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
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於廟
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
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夷王
當覲而下堂故記者譏之賈公彥孔穎達之徒於是
謂秋覲無送逆之禮其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諸侯貢享之禮

夏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

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蛛曁魚揚州厥貢惟
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荊州厥貢羽
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
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
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厥貢
球琳琅玕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
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
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洛誥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周禮太宰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
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大
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 小
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太府掌
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司會以九
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
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土均以均地貢大司馬施
貢分職以任邦國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行人公
侯伯子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行人邦畿方千里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 服四歲一見
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
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
其所貴寶為摯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
之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黼考工記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曲禮曰五官致貢

曰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
職方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
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
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禮器曰大饗其
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
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
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
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詩商頌曰莫
敢不來享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
大共為下國駿厖泮宮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
象齒大賂南金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
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
璧庭實唯國所有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
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
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
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春秋傳
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
服也
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太宰以九
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
用有祀嬪器幣財貨服斿物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
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氏揚州之
金錫荊州之丹銀青州蒲魚雍州玉石之類是也其

用則太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弔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侯氏升致命王撫之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禮記曰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示和也然後繼之以丹漆絲纊又聘禮夕幣之儀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及見主君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凡庭實左先皮馬相間可知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由此推之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若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專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氏謂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地采其美物以當穀稅是也周禮太宰序九貢之物先祀貢嬪貢而繼之以器幣材貨服斿物之貢行人序九服之貢亦先祀物嬪物而繼之以器服材貨之物者侯服貢祀物上先而下後也甸服貢嬪物內先而外後也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以器服作治之功多而責近以詳也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以材貨作治之功少而責遠以略也材貨邦用所通服則王身所備太宰退服在材貨之後此又著其先所發而後其所自奉也幣斿物六服所共貢者也以幣繼嬪器之後以斿物繼貨服之後事之序也行人無幣斿物貢者以其所共貢者不可六服言之也賈公彥曰太宰言歲之常貢故有幣行人因朝而貢三享之中已有幣矣故不及幣此說非也鄭康成於太宰以器貢爲銀鐵石磬丹漆而與鄭注異於行人以器貢爲尊彝之屬而與鄭注同於太宰以材貢爲櫄幹栝柏篠簜於行人以材貢爲八材是自惑也古者邦國致貢不必元日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宮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唐禮正至朝會戶部陳諸州貢物禮部陳諸蕃貢物而議者以此爲周官春入貢之禮是附會之論也

禮書卷第三十九終

湯沐之邑

夏世室

商重屋

周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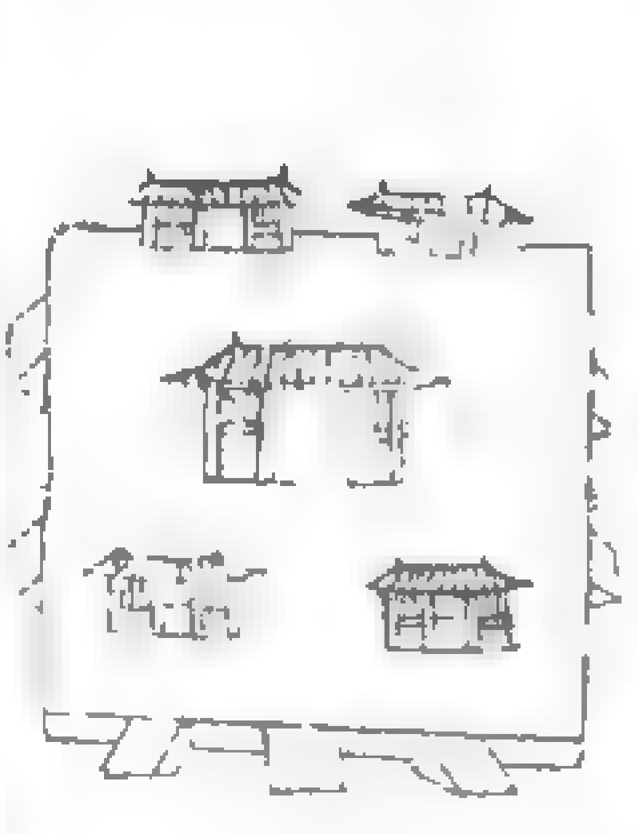
湯沐之邑

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曰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公羊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曷為謂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定四年召陵之會衛祝鮀私於萇弘曰衛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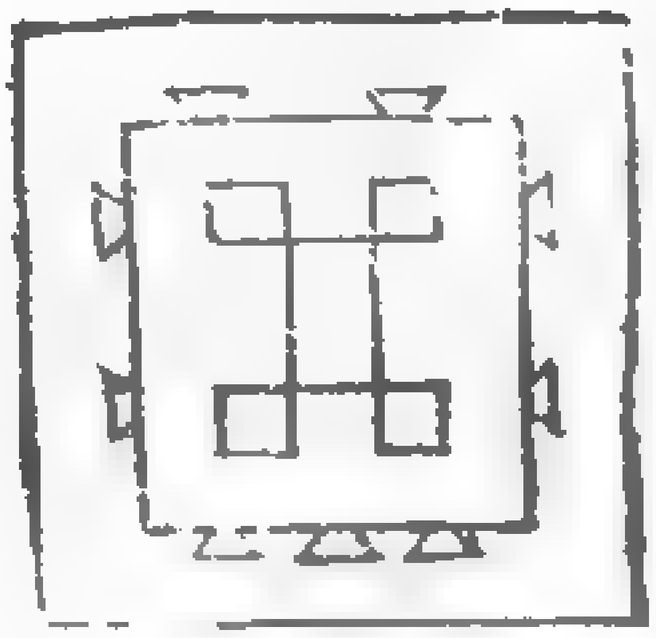
周本紀曰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泰山田也魏公子傅公子無忌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湯沐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齋戒以見君也

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亦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而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況衛晉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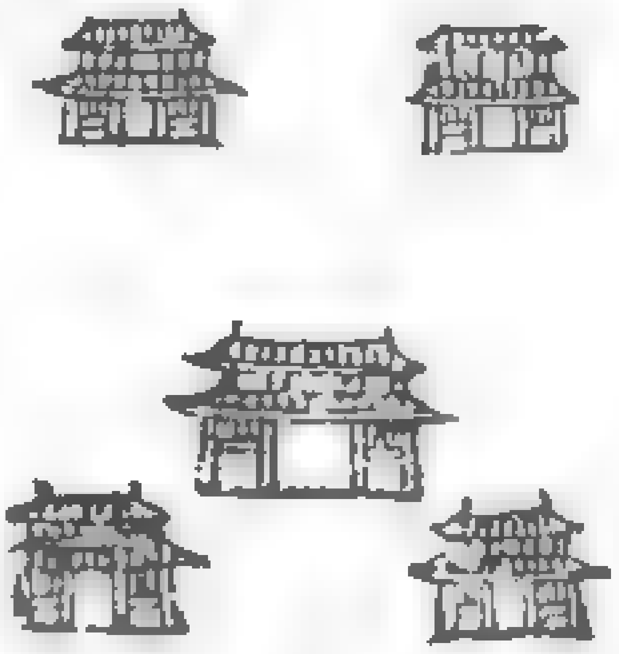
夏世室



周明堂



商重屋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
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illegible]堂崇三尺四阿[illegible]重屋周人明堂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
筵鄭氏曰世室宗廟也[illegible]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illegible]仲春居青陽大
廟東堂當太室季春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孟夏居明堂左个南堂東偏
[illegible]仲夏居明堂太廟明堂當太室也季夏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
也中央居太廟太室中央室也孟秋居總章左个西堂南偏仲秋居
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季秋居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居玄堂
左个北堂西偏也仲冬居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季冬居玄堂右个
[illegible]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
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
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
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
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曰太廟天子明
堂詩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饗
帝唐月令九月大享於明堂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玉藻曰天子聽朔
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illegible]
[illegible]左傳
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孟子稱齊宣王問曰人皆謂

我毀明堂毀諸巳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
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誡荀子彊
國篇曰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也孔
穎達曰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
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
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水木用事交
於東北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
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
一室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戸八牖三十
六戸七十二牖蓋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明
堂月令說曰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
堂四戸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又云堂方百四
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
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
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
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四戸八牖
乘九宮之數也戸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
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二統四鄉五色各象其
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又戴德云明堂辟雍是
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
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
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云明堂祖
廟並與鄭說不同鄭注王制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同制云小學在公宮之

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illegible]不得與明堂同為
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illegible]經緯云明堂在國之
陽王肅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
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
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
央皆曰大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言其正
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
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
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
事義同各有所為而代之儒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
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
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
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
下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
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而祭天於人鬼
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
張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如准所論與鄭義合或以周府德澤洽和高作以為名
柱名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呂氏春秋曰昔茨蒿柱上
階三等漢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有古時明堂處險
不敞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未曉制度濟南公玉帶上黃
帝時明堂圖其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
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以
拜祀上從之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
太宗時寓于圜丘正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

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上
中允孔穎達以為非侍中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圜下
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為如
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
秘書監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
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
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高禖九門磔
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
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
哉且門有臯庫豈得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宮中徵及師
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此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
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以為五室或
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
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琮上設
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天始毀東都
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則制汙侈無復可觀皆不足紀
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開元五年玄宗遣將作大匠
康䛒素毀之䛒素以為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真瓦而
迄唐之世季秋大饗皆寓圜丘

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
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
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
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堂
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凡室二筵
此三代明堂之別也[illegible]

[illegible]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
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
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
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
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
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
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
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
二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
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
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
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
帶淳于登[illegible]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
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一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
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
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
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
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上圜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以茅環之
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
寢異實同制[illegible]
[illegible]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說豈
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
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
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illegible]

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非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褻非尊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曰登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記仿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於此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illegible]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異路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王象四時以巡岳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位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為閏月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為質郎顗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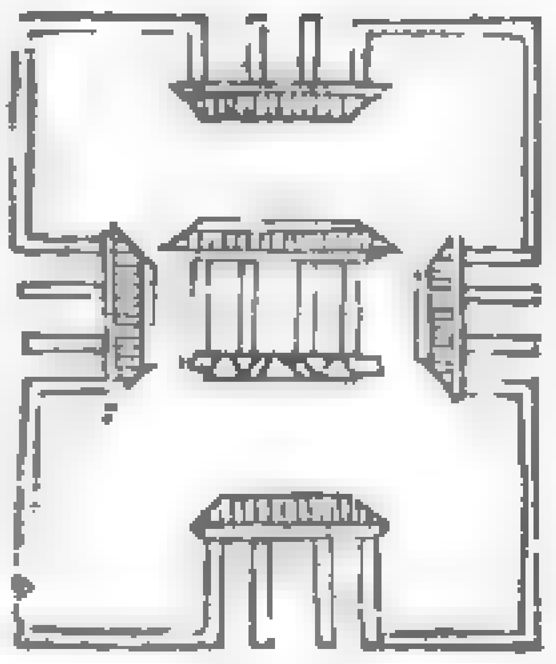
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誣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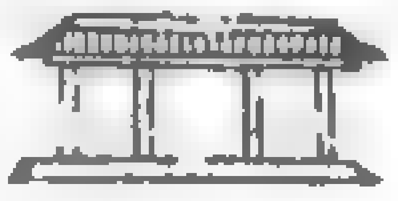
經書卷第四十終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上進

明堂朝諸侯之位　壇壝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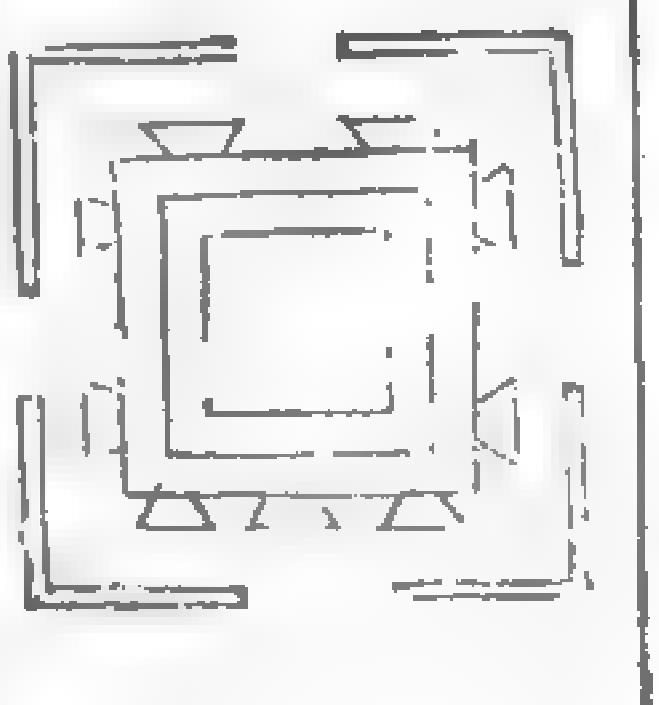
方明





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有不尚北何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壇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鞮鞻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於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東夷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宣帝之敬眞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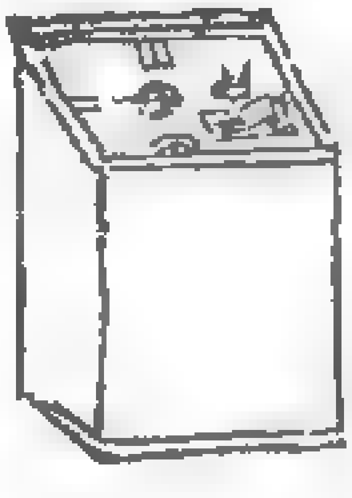
壇壝宮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illegible]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illegible] 四傳擯 [illegible]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

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其將幣亦如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　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壇土為宮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為壇而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旁一門則棘門矣壇三成則三重矣十有二尋則方九丈六尺矣深四尺則一等一尺矣春宮於東夏宮於南秋宮於西冬宮於北加方明于壇上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丘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諸侯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左尚左鄭氏謂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公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然覲禮不言壇增而鄭氏曰前三階者以其宮四門而位尚左與明堂位相類故也不言侯氏奠玉降拜升拜而鄭氏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者以其致命王受之玉降拜升拜與覲於廟相類故也掌次王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鄭氏謂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公彥謂大次去壇遠小次去壇近其說是也壇者君子所設以行禮者也故去祧有壇凡祭天及日月方望之類皆有壇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公羊曰莊公升壇是也諸侯適鄰國有壇左氏曰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是也大夫士去國為壇於鄉國而哭魯公孫歸父聘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是也凡王者之會諸侯乎司儀言將合諸侯令為壇則凡巡守于方岳之下皆有壇壇宮矣



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東方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然司盟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又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鄭氏以會同必盟方明之設為盟而已其說拘矣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設上下四方之色上圭以象天神之制用下璧以象地示之右禮東圭而南璋西琥而北璜各象其方而禮之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丘陵畢則升壇以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於壇而以載辭告之覲禮於春言拜日於夏秋冬言禮日月與四瀆山川丘陵鄭氏曰變拜言禮者容祀也其說以為春無盟誓不祀方明特拜日以教尊尊而已三時盟誓祀方明故言禮然天子之出必禮天地四方以示敬也祀方明豈為盟誓而已哉言祀與禮蓋互見也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茀[illegible]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其文與今書不同不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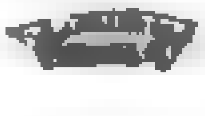
禮書卷四十一終

禮書卷第四十二

盟　珠盤　玉敦

詛　桃茢　聘儀

珠盤



玉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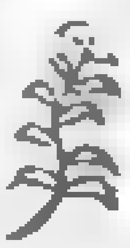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illegible]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封人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飾其牛牲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illegible]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illegible]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illegible]禮記曰涖牲曰盟又曰周人作會而民始

讀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書盟多矣或書
盟或書同盟 [illegible] 或書會盟 [illegible] 或盟于不地 [illegible]
與及而不稱公 [illegible] 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子大叔曰文襄
之霸也諸侯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荀卿與穀梁曰盟詛
不及三王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請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
血而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
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
者也漢高帝刑白馬以盟
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
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絕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
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
於教也其可忽哉故周禮有盟萬民之盟諸侯有詛萬
民之不信有敘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
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
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
文繡其殺也置之於坎加書其上 [illegible] 盤以盛耳敦以盛
血尸之者執耳 [illegible] 大者
先歃小者亞之 [illegible] 有玉帛以禮明神 [illegible] 有桃
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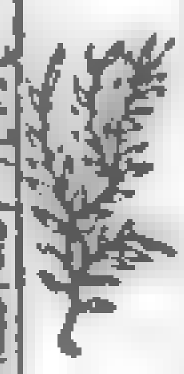
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 [illegible]
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覲禮諸侯覲天
子春拜日夏禮日秋禮山川丘陵冬禮月與四瀆而
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氏
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
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
然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
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
明神 [illegible] 春秋諸侯盟于亳 [illegible] 曰司
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
之祖齊諸 [illegible] 公與諸侯飭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
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
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此禮無據穀會曰平王
東遷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
盟不以雞犬蓋騂旄之盟非王賜者得用也 [illegible] 詛
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
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illegible] 詩曰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illegible] 左傳曰鄭伯使卒出
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 [illegible] 書無逸曰否
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
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
閎詛諸五父之衢 [illegible] 陽虎囚季桓子 [illegible] 于稷門
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 [illegible] 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詛于五父之衢 [illegible]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
射潁考叔者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於盟則大

事必要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為將來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豭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子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厚人以城下曰以長亂莫之或塊皆先王之罪人也

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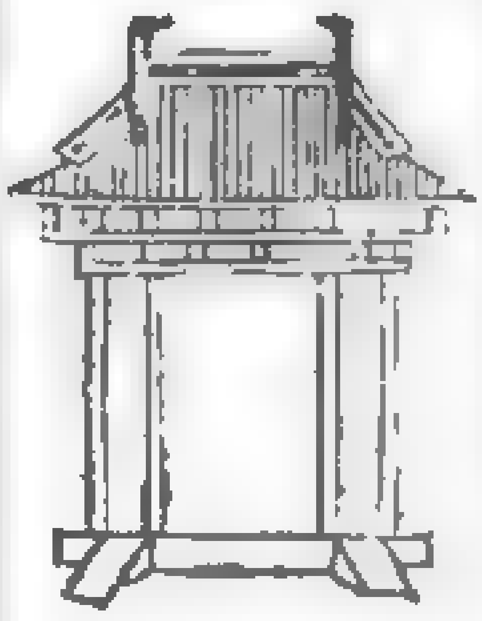


茢



鄭氏曰茢苕帚也說文曰茢苕也古者人君出戶則巫覡有事弔日則桃茢在前開冰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故臨則葦桃茢以辟凶邪[illegible]則盟用桃茢宜矣蓋桃茢凶邪之所畏避者也觀古人變朝之命桃湯之用則桃又過於茢矣

聘儀



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遵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聘殷中也盛也既殷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周禮又言殷覜曰視殷覜以除天下之慝時問以諭諸侯之志王人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氏特來曰聘衆來曰覜聘有圭覜有璋蓋覜為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書於四時之中皆曰殷漢天文志於衡星殷南斗殷中州河濟之間則殷中也易有殷薦儀禮有殷奠傳有殷祭[illegible]則殷盛也然則周禮所謂殷同殷國以衆來為盛也所謂殷相聘以聞聘為中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然則小聘蓋亦御爾以其與君為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夫其說無據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凡聘女曰聘門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illegible]或稱名或稱字[illegible]或稱弟[illegible]或稱公子或稱公孫[illegible]或稱人[illegible]或不稱氏[illegible]或不言使[illegible]其褒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趙子曰凡言聘則知君使矣君為又稱君以別乎不當稱使也此說非也凡聘所以通好則天子之於諸侯非不可以行聘也祭叔不言使所以譏其專

行諸侯之禮使非不可以稱使也傳大夫之事也稱弟稱子譏之也公羊曰大夫來曰聘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也啖子曰九夷狄朝聘皆稱人

禮書卷第四十二

禮書卷第四十三

王及諸侯寢廟制

內九室　外九室

大夫士寢廟制

大次　小次

王及諸侯寢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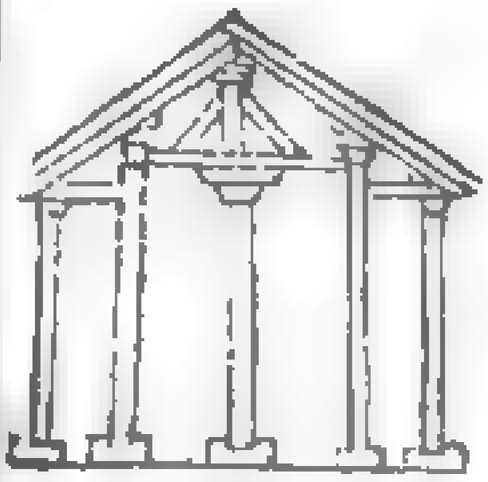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illegible]司[illegible]居虎門之左司王朝[illegible]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illegible]匠人營國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illegible]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illegible]冠禮設洗直于東榮[illegible]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致命[illegible]燕禮設洗當東霤[illegible]少牢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illegible]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illegible]觀禮記几俟于東箱[illegible]喪服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書有西序東序[illegible]西夾東房[illegible]賓階阼階左墊右墊東堂西堂[illegible]西垂[illegible]側階[illegible]畢門[illegible]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illegible]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illegible]

檀弓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
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王制寢不踰廟[illegible]
王世子公族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
公宮正室守太廟[illegible]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
下宮下室又曰世子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內則由命士
以上皆異宮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
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又曰妻將
生子居側室[illegible]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又曰國
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
之又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又曰妻以子見於父夫入
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又曰世
子生則君[illegible]阼階名之[illegible]又曰妾子生三
月見於內寢[illegible]公庶子就側室庶人無側室[illegible]朝
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illegible]又曰將適公所宿齊
戒居外寢雜記路寢成則考之又曰婦見舅姑皆立于
堂下見諸父各就其寢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
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
妻皆死于寢[illegible]詩斯
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illegible]閟宮曰松桷有舄路寢孔
碩[illegible]殷武曰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
寢成孔安春秋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公羊曰路寢
何正寢也[illegible]小寢[illegible]穀
梁曰小寢非正寢也[illegible]定十五年公[illegible]于高寢穀
梁曰高寢非正寢也僖二十年西宮災[illegible]西宮者

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illegible]
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illegible]
[illegible]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
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
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
南隅謂之窔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
之間謂之宁宮中之門謂之闈其[illegible]者謂之閨小閨謂
之閤門側之堂謂之塾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
堂途謂之陳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尚
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
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
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
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
西房北堂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一為高
有室無房堂[illegible]其楣天子
斲之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illegible]天子賁
庸[illegible]諸侯斵礱[illegible]士大夫
有石材[illegible]庶人有石承[illegible]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
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
[illegible]之窔東西牆謂之序[illegible]之閤謂之家宮中之門
[illegible]之閤門側之堂謂之塾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
室居中左右房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
堂東夾西夾[illegible]賓階阼階[illegible]房之南有東西夾[illegible]
[illegible]
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以室北是也孔安國謂[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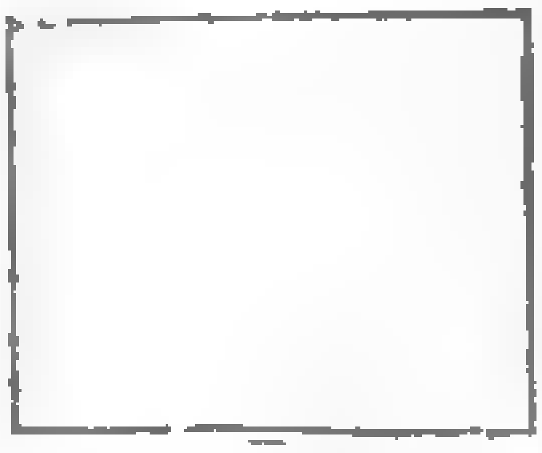
西夾室東房東夾室是也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髺髮于房婦人髽于室注大記主人即位于戶內婦人髽于房士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髽者為卑之別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膳于東房賛者負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曰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房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然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墉室有北墉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墉矣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大夫士寢廟制 五架之屋



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士大夫則五架已五架之制棟居中而南北爲[illegible]楣昏禮賓當阿致命則是大夫士之廟棟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迫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鄭氏謂天子路寢太廟明堂同制豈非路寢太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之說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者蓋其崇其飾與明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制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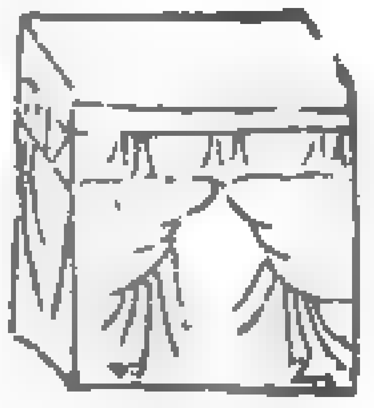
內九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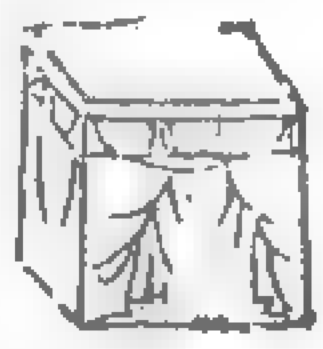
外九室

考工記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氏曰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周禮有王后六宮則路寢之後有小寢五則王宮亦九嬪[illegible]后宮[illegible]王之北宮是也

大次



小次



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蓋案所據之㡙邸所宿之邸大次初往則止之大幄也小次旣事與退俟之小幄也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而不設氊案皇邸師田張幕而不設大幄小幄者以氊與皇羽首是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大幄小幄有敝飾之具師田而張之非所以與衆皆作也

禮書卷第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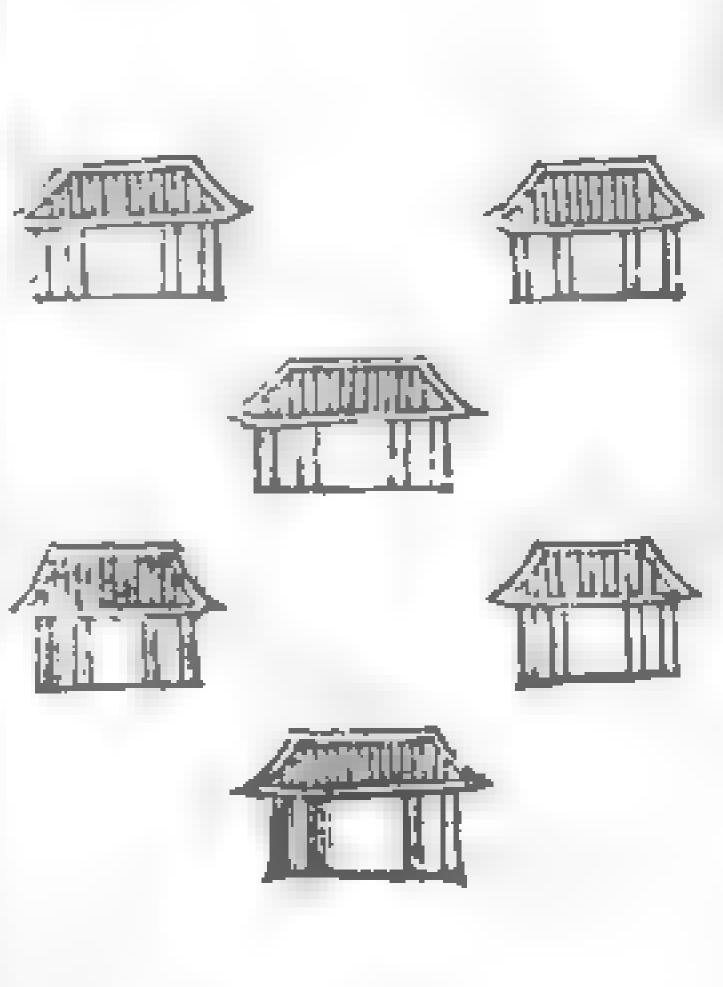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四十四

王六寢　后六寢　諸侯三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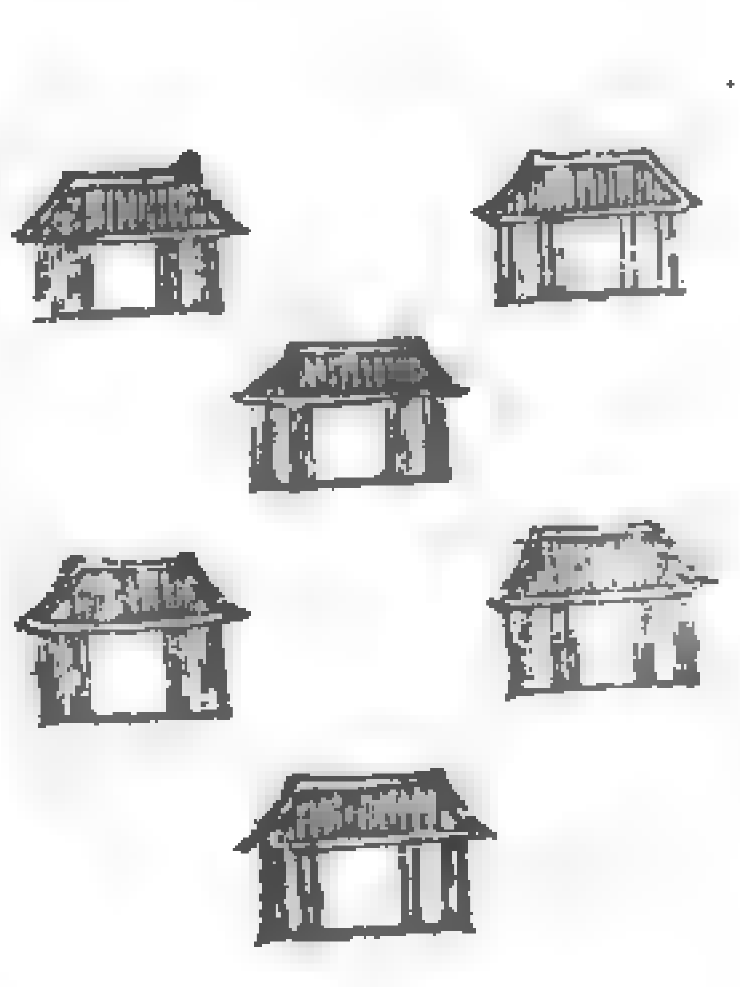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三寢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

士庶子宿衛制　虎士五隸守衛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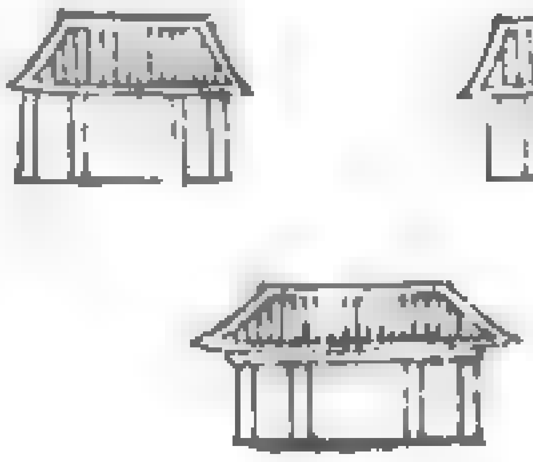
王六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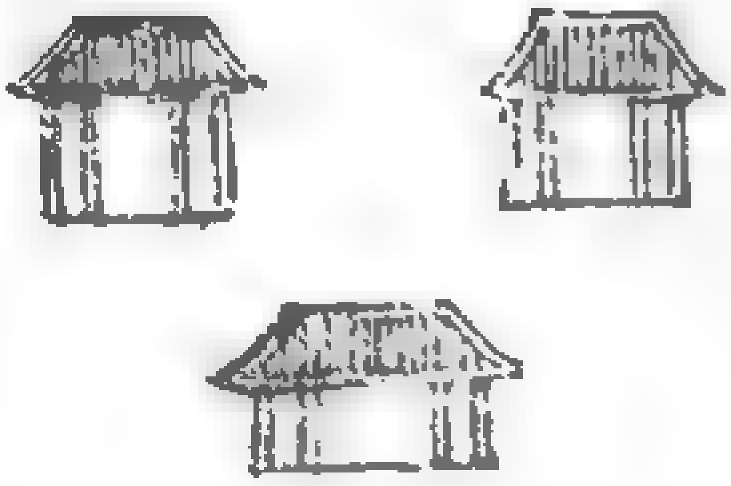
后六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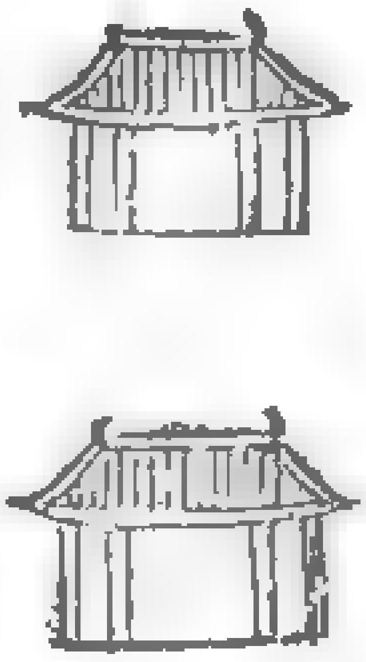
諸侯三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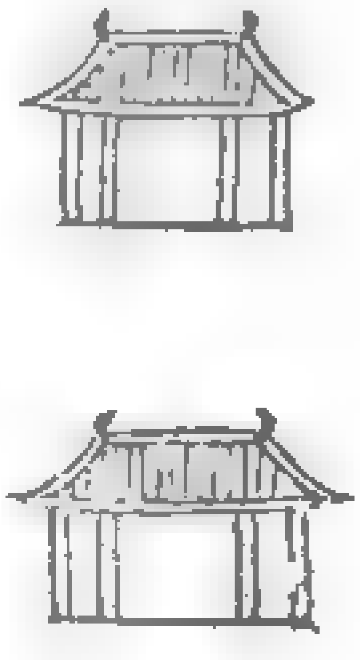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二寢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



周官宮人掌王宮六寢之脩女御掌御序于王之燕寢人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昔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還襄公殯于大寢宋大尹盟于小寢之庭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內宰正歲令于王之北宮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六宮祭義曰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使蠶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喪大記曰大夫世婦卒於適室內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于寢上士之妻皆死于寢士

喪禮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illegible]
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
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
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御明而治也故在
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
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北
冬居西北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亦王宮在前五
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諸侯小寢二而東西是二
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夫人三宮亦正宮在前二
宮在後其制如諸侯之三寢曰卿以下二寢正寢在
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何則諸侯
三宮而有東宮西宮則正寢在中可知以退適小寢則
小寢在後可知曾定公之時有高寢公羊傳亦謂諸侯而
[illegible]
公羊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
曰小寢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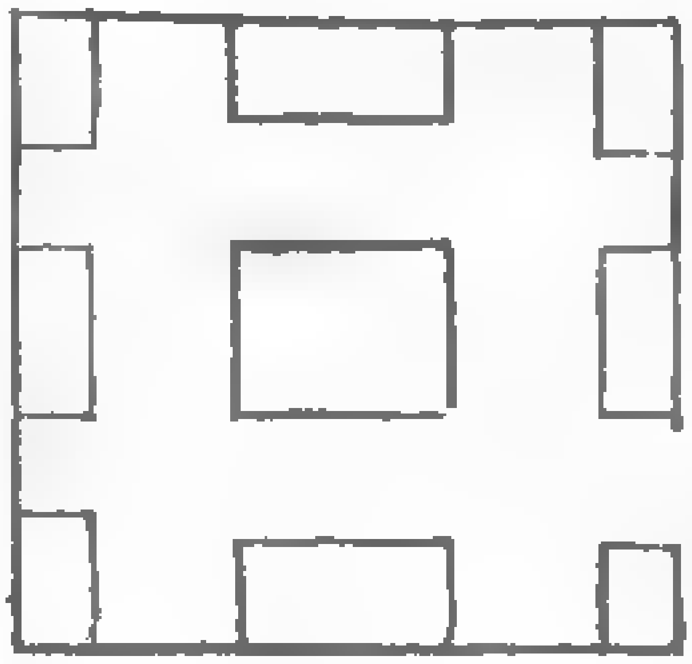
士庶子宿衛制 [illegible]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宮正
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其有不共國有大刑宰夫[illegible]
則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
者以告于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
官府次舍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
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
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
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
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
眾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
其誅賞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
事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一曰宮禁漢中郎將分掌三
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
千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故郷校附牧守待價於此公
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
亦先蒞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者有
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illegible]
[illegible]
惟議郎不在直中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
得出號曰山郎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勳光祿選
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
廉吏六人為長理劇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弗許
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
受其殃後代親衛之府一曰親府勳衛之府二曰勳
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一府二曰勳二府翊衛之府二一曰翊一府二曰翊二
府凡五府武德正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
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
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
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

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
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
在版者鄭康成曰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
宰內史之屬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
庶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官司農以庶子爲夏官
之諸子康成固不取之矣諸吏之適子或未爲士不
可謂之士康成以士爲諸吏之適子亦誤也蓋士衛
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
則國子與焉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
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
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者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
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
邇節而徼候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
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文宮
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
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問曰進職業曰脩足以備顧
問謹侍衛則王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
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署郎而中郎
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脩
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第公
府掾史試補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
方朔揚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
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
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
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
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
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
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
補之亦古之遺制也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 周禮下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有二人史八
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illegible]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司隸掌五隸之法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罪隸掌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夷隸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其守王宮者與在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illegible]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後復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而不常置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李善注[illegible]衛尉率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隋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以監門衛掌宮內屯兵唐龍朔二年改為司衛寺正卿咸亨中復舊唐之宿衛以府兵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各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而人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竊發皆不能受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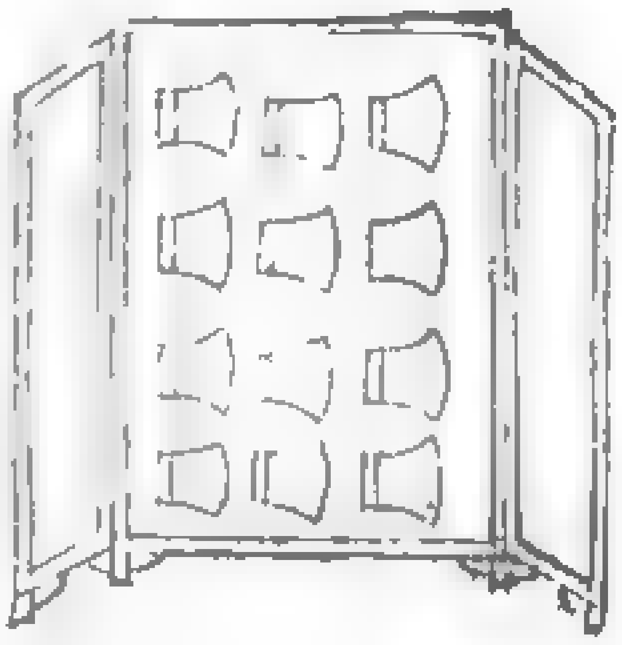
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府率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德武以文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illegible]之時以南方為遠尤畏其來也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illegible]以南[illegible]則周人之意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四中四角而虎士五隸之所直於經無見漢之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而張衡有八屯之說則先王之制蓋亦如此

禮書卷第四十四

扆　宁　序　心　乘

楮　位　琛　窗

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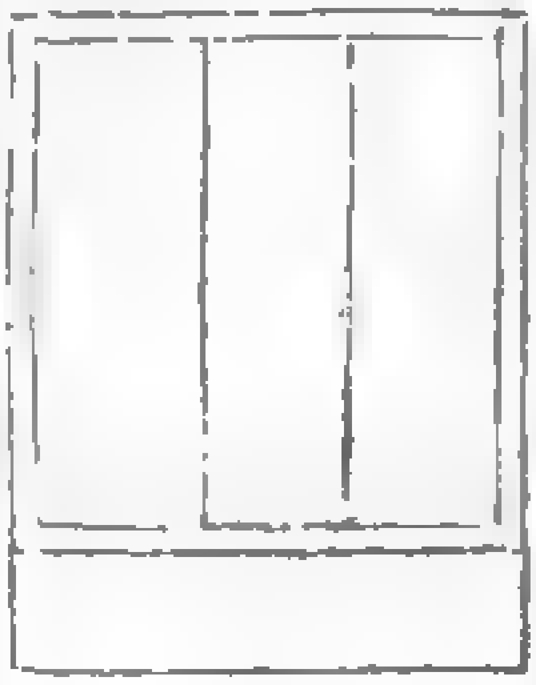


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狄設黼扆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詩公劉曰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荀卿曰居則設張容負依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扆容謂之防釋名曰依倚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黼或作斧扆或作依則依欲其有所依黼明其有所斷也朝於寢則於廟射於郊學朝於明堂皆於戶牖之間設之其制左右有張容荀卿曰居則設張容負扆容之爲物

君爲射則張容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謂如曲屏風觀此則天子張容之制可知矣然禮言負黼依則張容不盡黼矣詩曰既登乃依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戶負依南面蓋諸侯至士皆有依焉或畫或否不可考也掌次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鄭康成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而爲之孔穎達謂大次版於坐後此不在寢廟無扆不得去扆故別名皇邸然皇邸非扆類也其說誤矣

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詩曰俟我於著記言天子春朝當宁而立則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大夫士簡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



詩曰不入我陳又曰中唐有甓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堂與門堂下至門之徑行廡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二分爲峻令甓即甓也裓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

陀

曰人執戈夾階祀鄉飲酒設工席于堂廉西樣
非當內廉鄭氏曰側邊曰廉孔安國曰堂廉曰祀

垂

書曰一人執鉞立于東垂一人執瞿立于西垂史曰
坐不垂堂孔安國曰東西垂者東西下之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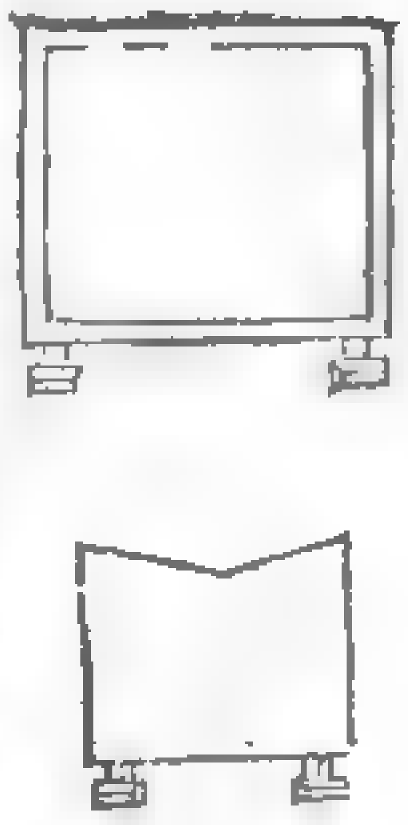
檐

明堂位曰複廟重檐爾雅曰檐謂之樀士喪禮爲銘
置于宇西階鄭氏曰宇梠也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
人謂之梠樀宇梠同實異名也夫轑末謂之宇疆境
亦謂之土宇又謂之邊垂則宇與垂皆檐之窮也故
轑末疆境取名焉自屋言之曰檐自堂言之曰垂檐亦
[illegible]

位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爾雅曰中庭左右謂之位禮
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
於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格位著以敬其官又曰
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
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
是也人目過此必加敬焉語曰過位色勃如也

屏攝



會有表朝有著祭有屏攝皆明其位也周禮大史祭

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左傳稱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
巡群屏攝至于大宮楚語曰屏攝之位韋昭曰屏并
屏也攝如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
然 鄭氏釋禮云曰翣以布衣木如攝與扇喪大記曰黃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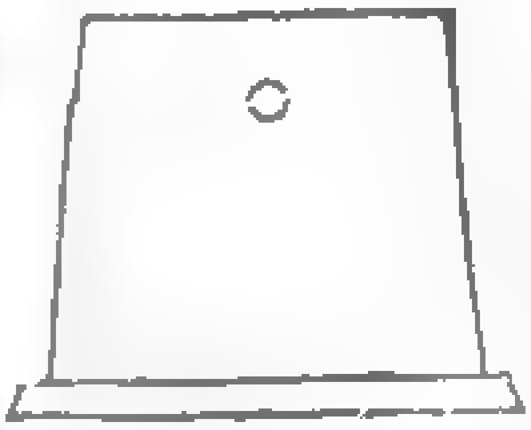
霤

月令曰其祀中霤先儒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
是以名室爲中霤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
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遠於牖下牖下遠於中霤則中霤至中室可知昔齊
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亦
中室也次禮有東霤[illegible]有內霤[illegible]
霤[illegible]有重霤非屋霤也[illegible]
[illegible]

禮書卷第四十五終

碑　隅阿雉　垣墉牆壁序
賓館　庭燎　市列

碑 碑石為之鄭氏釋禮曰[illegible]



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歸禮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illegible]鄉飲酒賓入庠門[illegible]賓入庠門皆三揖至于階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無碑[illegible]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illegible]窆碑如桓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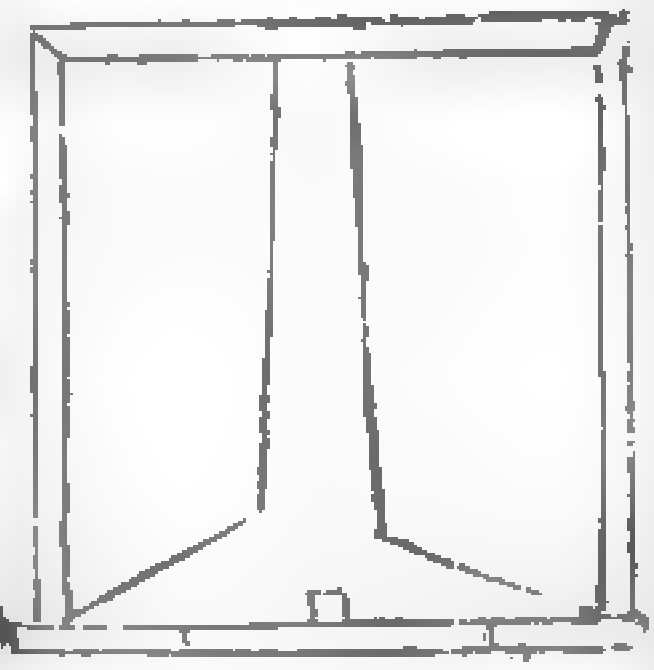
隅阿雉

春秋書齊師墮費公羊曰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記曰都城不過百雉鄭叔段居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雉五步也步六尺則五步三丈也書傳曰雉長三丈鄭康成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是連五堵而為三丈也今夫雉之所處各有分域而飛不過三丈古者所以立雉制蓋取此也毛氏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詩傳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皆不可以考[illegible]然板廣二尺而雉高一丈此先儒之所同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illegible]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蓋門阿外也故庳宮隅內也故崇都城近也故庳以屈諸侯遠也故崇以伸

垣墉牆壁序

爾雅曰牆謂之墉詩曰崇墉言言易曰乘其高墉則墉牆之高者也[illegible]儀禮於房室言墉[illegible]於堂下言壁牆之卑者也[illegible]書有東序西序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牆也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牆也考工記曰牆厚三尺崇三之則牆者垣墉之總名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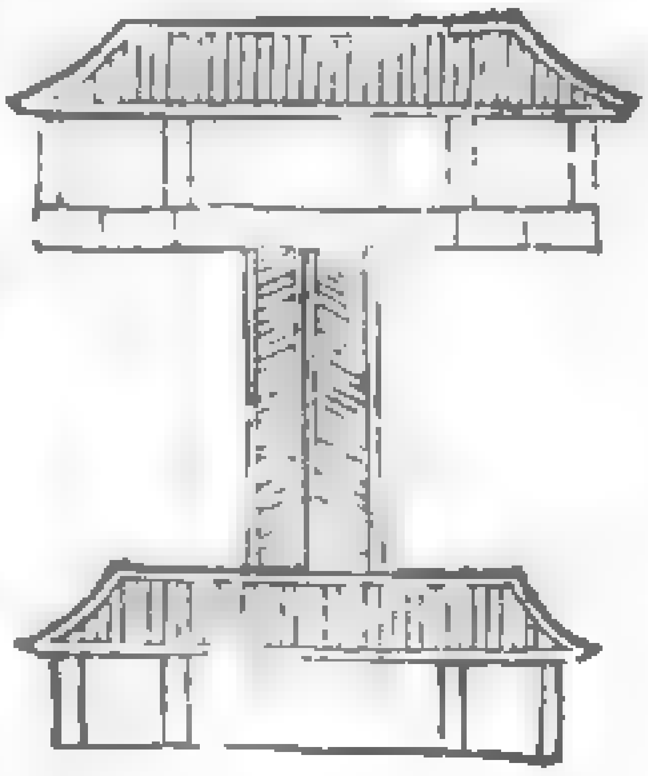
門制



爾雅柣謂之閾棖謂之楔楣謂之梁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illegible] 落時謂之戹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又曰橛謂之闑 [illegible] 謂之梁 [illegible] 于門者析也亦曰柣曰閾中于門者閫也亦曰閑曰柎旁于門者楔也亦曰楔所以開闔者樞也亦曰根樞上之横梁 [illegible] 楣也 [illegible] 月令曰以脩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復瞻九(?)蓋彼北 [illegible] 則扇也闔也扉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 [illegible] 木曰闔竹葦曰扇蓋對而言之然也禮君入中門上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 [illegible] 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君入門以中為尊 [illegible] 故君入中門上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上介拂棖入以自高為戒故賓不履閾君入中門諸侯相朝之禮也賓入不中門諸侯交聘之禮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由闑西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無植大夫出入門右主於君也聘禮賓入門左賓他於主也聘享公事也故入門而左所以致敬覿面私事也

故入門而右所以致親

賓館



周禮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致館亦如之 [illegible]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illegible] 旅擯三辭拜辭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illegible] 皆如初之儀 [illegible] 致館 [illegible] 之儀 [illegible]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illegible] 聘禮 [illegible]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大夫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禮記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覲禮侯氏至朝天子賜舍 [illegible]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illegible] 侯氏再拜稽首擯之束帛乘馬 [illegible] 國語 [illegible] 宰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芳館者 [illegible]

里授館[illegible]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illegible]僕人巡宮賓至如歸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趙文子[illegible]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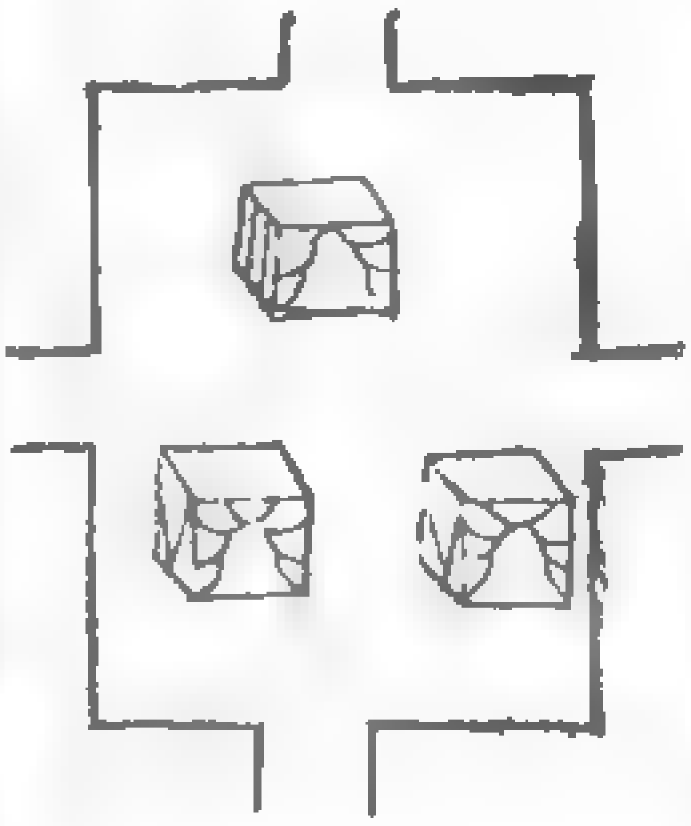
古者天子巡守館於諸侯之祖廟禮記曰天子適諸侯舍於祖廟是也王人出聘亦館於諸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聘則不必館於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曰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聘禮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是也鄭氏曰館者必於賓拘矣禮既授賓館則從而致之故諸侯相朝主君致館諸臣相聘卿致館主君致館必有幣賓繼主君亦然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三辭拜受拜受受幣而也致館亦如之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是也若天子之於侯氏賜舍則無幣而侯氏猶儐賜舍者以束帛乘馬尊王使也諸侯之於聘賓致館亦無幣而賓亦不儐致館者將以禮也鄭氏釋司儀謂致館如郊勞不儐耳及釋聘禮則曰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賈公彥於司儀言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於聘禮言以上卿禮明有束帛可知是自矣也

庭燎

詩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未艾庭燎晣晣夜向晨庭燎有煇[illegible]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illegible]也[illegible]日鄭為田燭[illegible]少儀曰主人執燭抱燋周禮宮人宮中廟中則執燭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illegible]周語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單子謂定王曰敵國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illegible]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在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於燭言執於燎言設而已

古者祭祀朝覲賓客皆用庭燎而司烜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則非大事之所用者不必司烜所共也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蓋其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所執者用荊燋為之於理或然漢志祭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illegible]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燧火而後世祭祀或粗而用焉非古也

市制



易曰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illegible] 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illegible]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禮記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徙市則奚若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 家語衛靈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於西方失之矣 左氏昭二年鄭子皙請以印爲褚師 杜預曰市官也 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illegible]

先王之居也左聖向仁右義背藏嚮仁故面朝背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廣一夫其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羅列之以肆有泉府以斂賖思次介次以治訟其敘有候其從有時古之言市必曰市井 [illegible]

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楊子曰市井相與言 以市同井故也何休曰同井田以爲市風俗通云 人有所鬻必濯於井上然後至市二說不知何據然 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大市於中朝市 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所設皆隨陰陽自然之理 衛之時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治市也每肆一 長二肆一胥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賈 師一胥師其法有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 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市遊飲食者不得行關譏而不 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 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其犯禁者司門舉 之於門賈人舉之於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 後治於司市其附于刑則歸于士凡以阜民財一民 行而已此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然市不特 立於國中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 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 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爲明堂北曲十二星曰旗 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 之象也

禮書卷第四十六終

禮書卷第四十七

五席

能席　華席　萑席　衽

越席　藁秸　蒯席

王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祀先王酢席皆三

諸侯祭祀席二

諸侯酢筵國賓席二

公食大夫席二

大夫鄉飲士鄉射席一

周禮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玉爵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書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詩行葦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筵禮記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公食大夫[illegible]

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上大夫蒲筵[illegible]加萑[illegible]
皆如下大夫純鄉飲酒鄉射禮蒲筵緇布純[illegible]禮司宮
筵于戶西東上無加席[illegible]小臣
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大射小臣設公席于阼
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聘禮賓
土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illegible]賓請覿
宰夫徹几改筵[illegible]公出迎賓以入公升側受
[illegible]
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illegible]公東南
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illegible]受几于筵前
東面俟[illegible]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公食大夫禮宰
夫設筵加席几[illegible]司官具几與蒲筵常緇
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illegible]
宰夫筵出自東房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
[illegible]
席于室中東面右几尸出執几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
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特牲禮几席陳于西[illegible]視筵几
于室中東面少牢禮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illegible]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
主人降受宰几[illegible]二手橫執几揖尸升主人西
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
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
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illegible]宰
[illegible]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
厞用席曲禮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illegible]為人
子者坐不中席毋[illegible][illegible]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

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
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
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侍坐於
所尊敬毋餘席[illegible]室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虛坐盡
後食坐盡前有憂者側席而坐[illegible]有喪者專席
而坐[illegible]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
三重大夫再重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莞簟
之安而稾鞂之設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
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illegible]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
之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浴出[illegible]蒯席君賜之
食越席再拜受登祭之論語曰席不正不坐鄭康成曰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
之編以五采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莞小蒲席孔安國
曰筍桃枝竹也底蒻苹也豐莞也筍蒻竹也爾雅曰莞
符離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
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畫之席莫貴
於篾席而篾席亦黼純孔安國以篾席為桃枝席鄭
氏以次席為桃枝席蓋有所傳然也司几筵王筵有
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繢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
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蒲不如莞繢不如紛紛
不如畫而斷割之義又王之所獨也司几筵王席三
諸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已禮器曰禮有以
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
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舉重數也司几筵王之
朝祀席皆三諸侯祭祀席二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
者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之禮也司几筵諸侯筵國

賓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公食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鄭氏釋聘禮謂蒲筵萑席筵上下大夫也莞筵繅席筵孤也公食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鄭氏曰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蒲筵常萑席尋五八明常度九尺之筵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其卷之也必自末其升之也加橋衡數必請鄉升必由下主人敬客則請為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所尊者敬無餘席為人子者不中席食坐則前席虛坐則後席有畏者則席有憂者專席此禮之大略然也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無異席則祀先公亦用之矣賈公彥釋禮器謂天子大祫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三重上公大祫四重諸侯大祫三重禘與時祭同二重其言無所經見然書皆言數重席毛氏釋詩亦曰設重席則士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熊席

司几筵甸役設熊席鄭氏謂王司有司表貉所設席然經言甸役不言甸役之祭則熊席之設位盖王也王師田華次張幕設重帟重案司几筵設熊席皆野外之禮也蓋大田簡衆大役以祭祀之不可以親威故席以熊皮為之

萑席

爾雅曰炎薍也又曰葭華蒹薕薍郭璞曰薍葦也薍似葦而小毛氏曰薍為萑葭為葦孔穎達曰菼也初薍成為萑葭長為蘆成為葦然詩於萑言之時言蒹葭蒼蒼於物長之時言敗於八月則言葦此必初生之名葦非以已成之稱也萑似葦而小則萑席蘓於在矣故司几筵喪禮萑席柏席用萑黼純鄭司農以柏席為迫地之席鄭康成以柏席為椁中之席二者皆不可考然士喪禮始死與小斂之奠設於地大斂然後有席特牲有几士虞素几葦席則斂之席亦葦席也司几筵言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則虞亦喪事也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筵皆喪之也諸侯而上無有几

越席

禹貢甸服三百里言秸服書言大路素而越席郊特牲曰蒲越槀秸之尚明之也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鄭氏曰大路越席所以養體而已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席五重諸

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又曰禮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
祭單席正義曰熊氏云天子祫席五重此文是也諸侯則
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祭
天則蒲越稾鞂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
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是也祭統曰鋪筵爲依神也淮
南子曰越席不緣漢儀云高皇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
綵綺席六重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饗
帝之義歸地而祭尚質也其牲用犢其席稾秸其器陶
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
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
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
宋書志南郊皇天神座太祖坐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
者席藉五帝之左用蒯梁南郊席用稾秸五帝以上悉用
蒲席稾薦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
席以稾鞂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以
稾鞂五星十二辰可漢及内官五十五座席皆以莞
祭天服大裘乘素車用陶匏藉用疏布約用撣牲
用犢凡皆以爲德產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以稱
其德故情報以内心之誠而已則藉用稾鞂越席不
亦宜乎稾鞂本於自然越席出於人爲人爲者不若
自然之尤質故大路用焉則越不施於天神可知矣
唐禮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稾鞂高祖
神堯皇帝席以莞亦古之遺制歟

杖

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曲禮曰請席何鄉請
衽何趾鄭氏曰衽卧席也卧席北趾然請衽何趾則
趾特未定謂之北趾拘矣管子曰俶衽則請有常則
否則請以何趾者以其始衽故也昏禮御衽于奥媵
衽良席在東北趾玉藻曰君子之居常東首喪大記
曰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蓋
寢東首者庸禮也昏寢南首斯須禮也其他不必皆
然至疾病則復其常寶以正終焉此所以特言東首
於北牖下鄭司農釋玉府去衽單席也賈公彥曰詩
云下莞上簟内則云斂枕簟席襡器而藏之則所
之簟席也然衽於文從衣非簟也

蒯席

玉藻浴出履蒯席鄭氏曰蒯席澀便於足考之經傳
草蓐亦謂之蓐春秋傳曰蓐食又曰軍行左追蓐是
也蓐亦謂之茲漢周紀衛康叔布茲春秋傳諸侯病
曰負茲是也

禮書卷第四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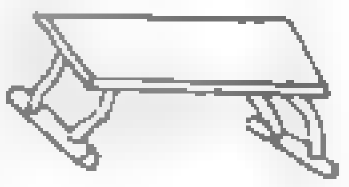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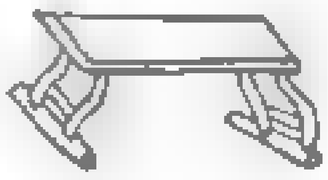
周禮五几　書四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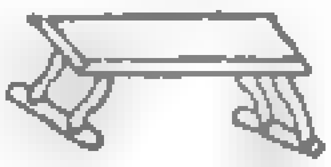
學校　周四代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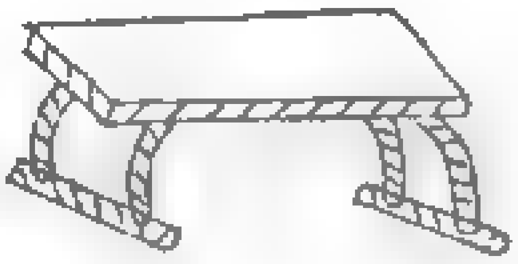
魯四代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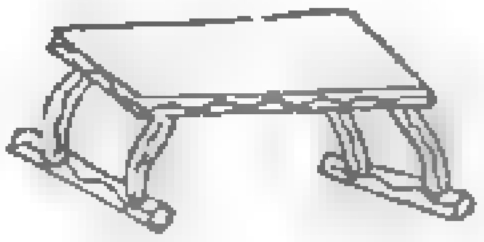
周禮五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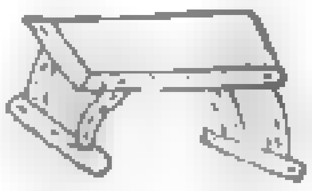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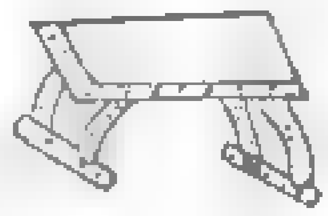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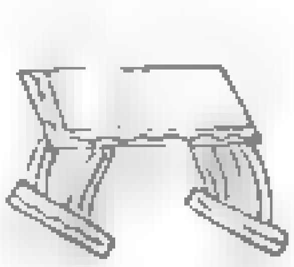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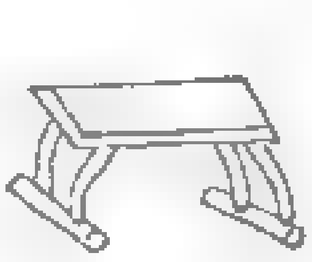


書四几









周禮司几筵五几莫貴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王設几於左右優至尊也諸侯而下或設之左或設之右適事之宜也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右之筵國賓陽事也故左之士虞禮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少牢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有司徹尸莫几于筵上左之卒蓑而獻祭設右几鄭氏謂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而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故也鄭氏以甸役右几為禡祭然經言甸役而不言甸役之祭鄭氏之說其果然乎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蓋吉事尚文而几必變凶事尚質而几常仍故也孔安國以書之仍几為因生時之几不改作誤矣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聘禮主人拂几授校(校几足)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公於序端受宰几攝之(一手受之)以授賓賓進訝受(謂以兩手於几兩端執之)有司徹主人降受宰几二手橫執以授尸尸二手橫

于手間則席常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常授於行禮之
際其將授也必拂（曲礼曰進几杖者拂之士昏礼主人拂几授校[illegible]氏曰内拂之也[illegible]公東南拂外拂也[illegible]）（内拂几三蓋於獻以下外拂之拂於尊者内拂皆拂之）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執之
或横或中攝授之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間其避拜送
也或以几辟（[illegible]以賓客禮[illegible]）或不以几辟（[illegible]）其辭受
毋不傳（内則父母[illegible]几不傳）其謀於長者必操以從是皆稱情以
爲文故也禮王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
王昨席皆玉几諸侯祭祀彤几昨席莚國賓彤几凡
甸役漆几鄭氏謂諸侯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聘者孤
彤几卿大夫其漆几皸然禮於祭祀言彫几而朝者
不與於國賓言彤几則無間於孤卿大夫不知鄭氏
何據云然耶馬融曰几長三尺阮諶曰几長五尺高
二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蓋各述其所傳然也觀

禮天子設斧扆左右玉几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封
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左右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
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礼曰天子當依而立[illegible]）
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太宰謂立而設几優
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
所傳聞者異歟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
賓鄉飲酒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别也喪或同
時在殯則每敦異几（鄭氏曰敦讀曰燾燾覆也）及祭則同几生事異
事之别也几不特施於行禮而已燕居亦有焉士喪
禮所謂燕几是也不特施於燕居而已田役軍旅亦
有焉周禮甸役右漆几春秋之時智伯在軍授之以
几是也（[illegible]）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亦有用之絢足尸與嫁者或用以乘車士喪禮綴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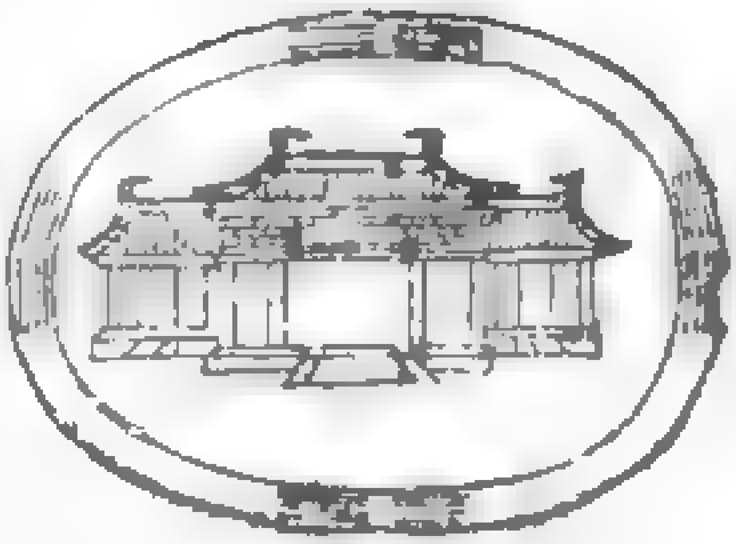
燕几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illegible]禮[illegible]乘以几是也

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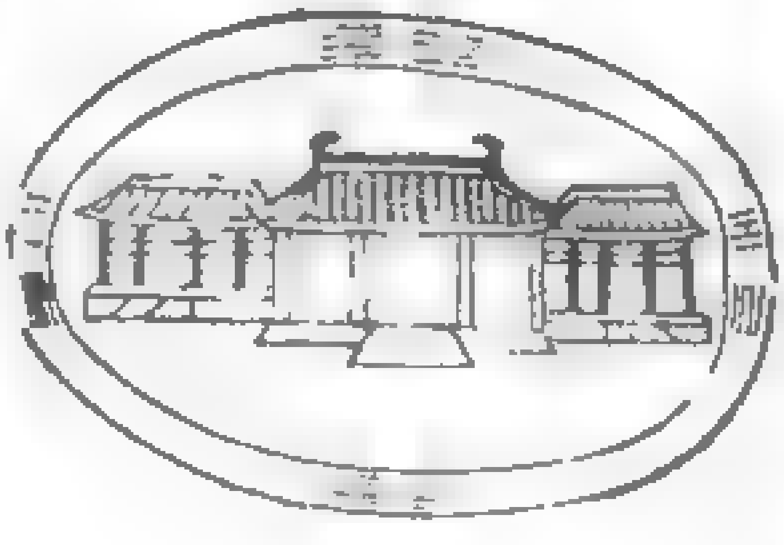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又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又曰耆老皆
朝于庠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記曰古之教
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文王世子曰凡祭與養老乞
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凡語于郊者於成均
以及取爵於上尊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有司卒事適東
序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商學也頖宮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
先有事於頖宮祭義曰祀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
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illegible]）又曰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illegible]）鄉飲酒賓迎
于庠門之外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詩曰鎬京
辟廱又曰於樂辟廱又曰思樂泮水又曰子衿刺學校
廢也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
民飲酒于序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
於瞽宗又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賈誼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
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元士大夫之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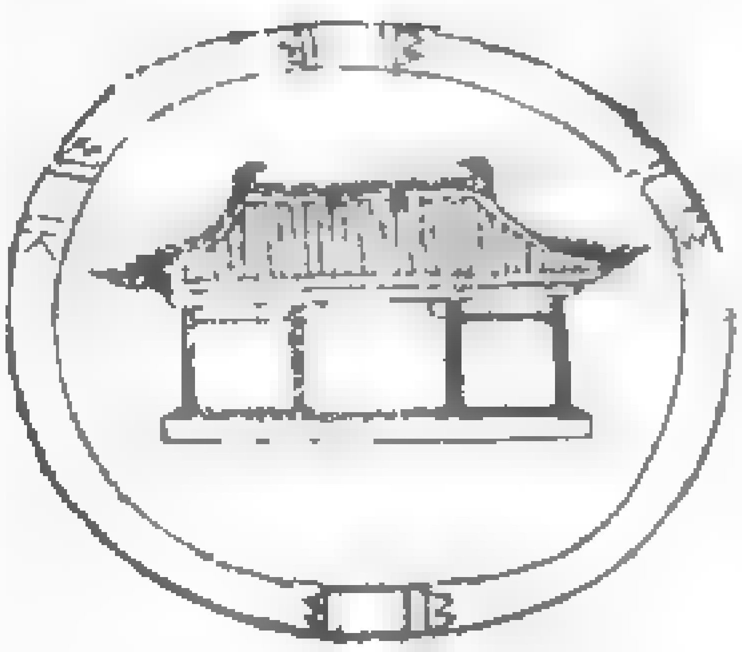
周四代學



魯四代學 [illegible]



諸侯學 頖宮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孔注前云義等注解其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口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郊即祀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頌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

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曰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頖宮周學也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懸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示南所以便人之觀也泮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何也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者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會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古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永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至於

贊宗之禮樂由贊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漢明帝時親御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則周人辟雍之制宜亦然也（白虎通曰辟者璧也圓以法天也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 [illegible]）董仲舒以成均爲五帝之學大戴禮有帝入五學之說鄭康成謂周有四小學之虞庠[illegible]門側堂耳此皆不可考也

禮書卷第四十八終

塾　庠　序

鄉學當方之法

周不師教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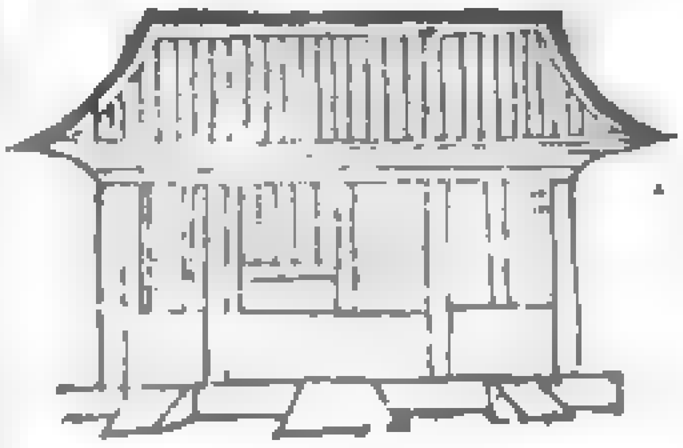
秀水張[illegible]

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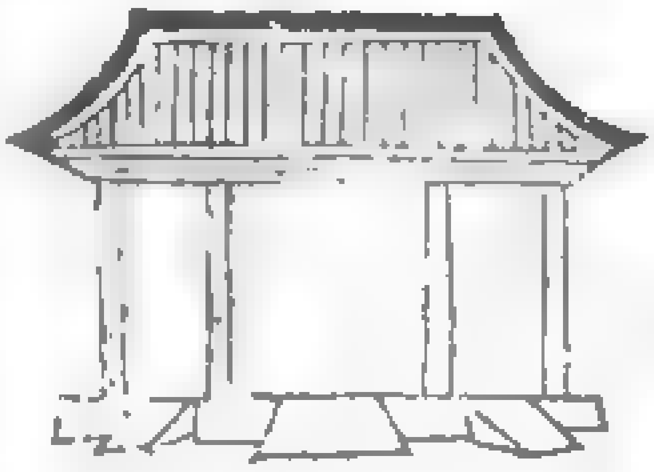
說文曰門側堂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illegible]）食貨志亦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古者八家而爲鄰二十五家而爲閭閭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書曰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於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木路在右塾則左塾者東塾也里胥尊於鄰長而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則右塾者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

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
也又曰公事自闑東私事自闑西此右東而左西也
然則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外言之異
耳漢之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門[illegible]

序



序



孟子曰序者射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
之間鄉射尊於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
故尊于房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於賓
席之東[illegible]則鈎楹內無室則由楹

外也堂序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室則序在其外
揖所讓之位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讓之位深
而後爾雅曰東西墻謂之序序之名蓋本於此

鄉官書攷之法

鄉大夫

三年大比 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 賢者能者

州長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illegible]

黨正

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illegible]

族師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illegible]

閭胥

[illegible]

比長

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illegible]以月吉
與春秋祭酺一歲屬民以[illegible]與正歲州長屬民以正月之
吉然後[illegible]大比之以衆寡[illegible]
[illegible]

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與之無所讀攷
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雖知者也
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
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與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
正攷之在州長與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
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方其仕學
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
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
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序而辨異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
退之此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從如此鄉之攷察又
如彼所學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
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齊桓公用管仲進鄉之法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
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者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桓公又問曰
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者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桓公又
問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
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
親見之遂使役官又五屬大夫復事其言亦然此亦古
者鄉舉之遺意也

參選俊造進士升論之法

王
司馬
學 司徒
士
鄉 秀士
鄉 秀士
鄉 秀士
鄉 秀士
鄉 秀士
鄉 秀士

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蓋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
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
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
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
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
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
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
也有發則司徒選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
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
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
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
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
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
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小師取小學

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以爲左右漢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凡此其言詳略與王制雖少異其實皆先王之遺迹也

命鄉簡不帥教之法

遂六

遂則右

將左鄉

王制曰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然則鄉簡不帥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屛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屛之者先王以四夷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攷常在三

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攷故必至於四不變然後屛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屛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鞭撻其重者不過屛斥而已若秀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禮書卷第四十九終

禮書卷第五十

太子諸侯視學之禮

視學養老之禮

養孤之禮

鄉飲酒之禮

天子諸侯視學之禮

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詩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又曰在泮獻囚在泮獻功在泮獻馘賈誼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問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儒林傳明帝即位祖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禮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皆非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祭義曰天子當入學而太子齒蓋天子將視學以鼓徵眾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大略也漢明帝祖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豈亦先王之意乎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蓋古者喪畢則禘未卜禘而視學非所以示孝道而不足以游學者之志也春秋傳稱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未禘祀猶不可務外事況視學乎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於天子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馘因此以訊馘告也

視學養老之禮

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

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

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伊耆氏共王之齒杖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老者皆舍

與七十者與未齓者不為奴

曲禮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君子式黄髮

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

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illegible]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illegible]
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
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illegible]於左學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illegible]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
養老商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illegible]
[illegible]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
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斑白者不提挈君子
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
[illegible]
授几杖行糜粥飲食[illegible]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
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illegible]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授數凡大合樂必遂養老[illegible]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
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
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illegible]
[illegible]適東序釋奠於先老[illegible]遂設三老
五更群老之席位焉[illegible]適饌省醴養老
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illegible]
[illegible]反登歌清廟[illegible]既歌而語以
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

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
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
仁也[illegible]
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illegible]
[illegible]三王有乞言[illegible]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
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
皆有惇史[illegible]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
諸侯之弟也[illegible]祭義貴老
為其近於親也[illegible]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
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illegible]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
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illegible]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
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
達乎朝廷矣[illegible]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三老五更
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illegible]天子巡守
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
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七十
者弗敢先[illegible]
[illegible]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
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illegible]中庸燕毛所
以序齒也[illegible]太學曰上老老而民

興孝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
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
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
孝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
國可安也詩七月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肯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焉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曾孫維主酒
醴維醽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閟宮黃髮兒齒書曰播棄黎老弗迪又曰
尚猶詢茲黃髮又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孟子
西伯善養老漢文帝具爲常食老令年八十以上賜粟
帛酒肉東漢明帝賜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賜天
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
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
樂工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
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
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輲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
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
俟朝以朝送之舍下鑾輿御于前祝饐祝鯁以食乘
與轉輪御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
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
天子之養老也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
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中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雜
記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

杖在仲秋又王制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
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
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
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
者也若夫階不飽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
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其冑謂之國子
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
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
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
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
爲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
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
外饔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
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
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
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
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庶人
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
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
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
視學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
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

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
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
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
爲三代之制誤矣（[illegible]）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
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礼
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
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
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饔
掌割亨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
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
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
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焉之行
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
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
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礼言凡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礼而服燕衣
殷人以食礼而服縞衣周人脩而兼用之而服玄衣
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礼夏后氏以饗則以礼勝恩
殷人以食則雖恩礼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
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礼養老也行葦
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礼養老也祭
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礼養老也然
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以冕服者以
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也冕
而總干施於食礼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燕尚

[illegible]雅言以
[illegible]有鍾鼓既戒鼓鍾送尸則嘗有樂矣舞師饗
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鎛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
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
蓋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日乘輿先到
辟廱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
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
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
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老
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養孤之禮

周禮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酒正饗
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
孤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
孤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庶子共其食郊特牲曰饗禘有
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
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文
王世子曰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
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尚書大傳舜五祀秋
饗耆老而春食孤子

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況出身致力而死
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
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春饗孤子所以象
陽之生秋食耆老所以象陰之成

司門撟人皆共其職事焉然財必出於遺人司門者用以利犯禁之財養以義死政之老與其孤則趣利者知所愧而徇義者知所勉矣冢人之職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不足以示懲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子秋未嘗不食而以饗爲主秋食耆老而春未嘗不饗而以食爲主周禮皆言饗耆老孤子書大傳言食餔子則饗食與食固無別也耆老養於學孤子亦養於學文王世子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謂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春秋之時齊將救鄭爲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乃般鄭

又魏文侯舉有功而進賞之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凡此皆有所爲然也

鄉飲酒之禮

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illegible]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illegible]

禮記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仲尼燕居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射義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豳七月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illegible]

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illegible]

漢明帝永平三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晉禮志武帝臨辟雍行鄉飲之禮

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於耕穫則曠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於是因其暇時制爲飲酒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鬭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 [illegible] 黨正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之飲酒 [illegible] 於每歲蜡祭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鄉大夫三年 [illegible] 行鄉飲酒禮則州之飲酒 [illegible]

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尊於房戶之間若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鄉飲有介鄉射處士為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上為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世鄉飲酒廢閒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於上代湛李忠常行之於下而史臣稱之以為美談蓋名生於不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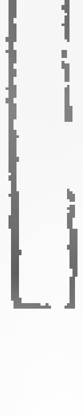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五十終

禮書卷第五十一

笏　大圭

諸侯荼　大夫笏

士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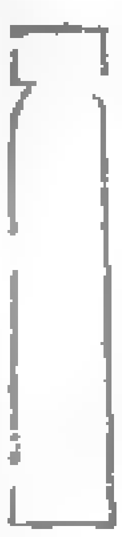
笏

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illegible]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illegible]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illegible]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又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illegible]內則曰子事父母縉紳搢笏樂記曰武丁散軍而郊射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儀禮士緇帶靺韐竹笏禮器曰大圭不琢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荀卿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笏即手版也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

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

天下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愼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爲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稱其名以見其義覩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撫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朝可執鎭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子也入太廟說笏非古也皆禮之不可易者也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略略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禮有可勝禮故說之小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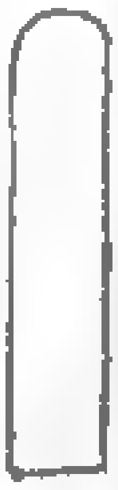
大圭 三尺杼上終葵首[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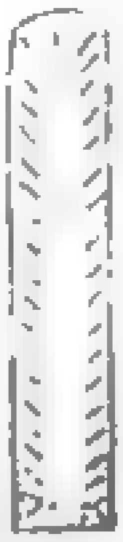
典瑞王搢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左氏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禮器曰大圭不琢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illegible]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illegible]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珽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曰必進象笏諸侯之禮也然王朝日禮神執鎭圭而搢大圭既禮神矣宜置鎭圭而用大圭歟玉藻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而六寸爲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不足蓋王藻所言非天子之笏孔穎達曰二尺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

諸侯荼 荼音舒

玉藻曰笏諸侯以象又曰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荀子曰諸侯御荼鄭氏曰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觀考工記弓人曰斵目必荼 鄭司農曰荼讀爲舒 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史曰月朓則王侯其荼蓋古者荼舒通用荼之度一尺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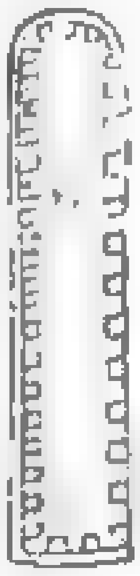


大夫笏



大夫之笏以魚須文竹鄭氏曰文猶飾也庾氏曰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考之書大傳曰東海魚須曰鄭氏曰魚須今以爲簪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爲旃柄則大夫以之飾笏宜矣 爲 蓋竹取其堅貞有節也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亦卑者不敢用純之意

士竹本



儀禮士竹笏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蓋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儀爲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玉藻曰上不順成君楷本蓋竹本也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蘇度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外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妻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意與此同

禮書卷第五十一 終

禮書卷第五十二

王　冒圭　鎮圭　必

王

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illegible]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illegible]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illegible]玉府王齊則共食玉[illegible]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illegible]凡王之獻金玉兵器受而藏之內府凡四方之幣獻金玉齒革兵器入焉[illegible]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illegible]亦如之[illegible]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illegible]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illegible]公執桓圭[illegible]侯執信圭伯執躬圭[illegible]子執穀璧男執蒲璧[illegible]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illegible]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illegible]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illegible]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illegible]玉鬯省牲鑊奉玉[illegible]

號[illegible]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illegible]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illegible]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illegible]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illegible]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illegible]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illegible]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illegible]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illegible]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illegible]圭璧以祀日月星辰[illegible]璋邸射以祀山川以贈賓客[illegible]圭以徵守以恤凶荒[illegible]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illegible]以起度[illegible]穀圭以和難以聘女[illegible]琬圭以治德以結好[illegible]琰圭以易行以除慝[illegible]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illegible]

謂之柏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illegible]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illegible]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illegible]繼子男執皮帛[illegible]天子圭中必[illegible]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illegible]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illegible]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illegible]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illegible]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illegible]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illegible]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illegible]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illegible]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illegible]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illegible]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illegible]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illegible]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illegible]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illegible]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illegible]

[illegible]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illegible]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illegible]曲禮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凡摯天子鬯諸侯圭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春服蒼玉[illegible]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illegible]曾子問曰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illegible]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器[illegible]諸侯以圭為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又曰圭璋特琥璜爵此以少為貴也[illegible]大圭不琢此以素為質也大饗其王事與[illegible]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大圭不琢美其質也[illegible]束帛加璧往德也玉藻曰執玉龜襲[illegible]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明堂位曰[illegible]大圭[illegible]爵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又曰執玉執龜筴不趨雜記含者執璧上介賵執圭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illegible]聘義[illegible]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illegible]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

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
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
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聘禮受
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
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
義使者授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旣述命同面授上介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
人衆介不從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
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
与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
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禮玉束帛乘皮　皆如還玉禮使者歸
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
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
宰自公左受玉　受上介璋致命亦
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
私幣不告　聘禮賓不賄不禮玉不贈　記所以朝
天子圭与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
六等朱白蒼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
皆玄纁繫長尺絇組　凡四器者唯
其所寶以聘可也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賓執圭入
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藉者襲　觀禮至于
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
氏還璧　朝以瑞玉有繅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坐取

圭升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
璧侯氏升致命　王撫玉　方明者木也設六玉上
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記奠圭于繅
上　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韓
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爲
下國綴旒　雲漢曰圭璧旣卒寧
莫我聽　書曰東獻其琛舜典曰輯五瑞班瑞
于羣后又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
乃復禹貢揚州厥貢瑤琨雍州厥貢球琳琅玕金縢曰
武王有疾周公乃爲三壇同墠　爲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与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屛璧与珪顧命越玉五重陳寶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
王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秉璋以酢　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康王之誥曰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周語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
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　內史過
曰執玉卑替其贄也　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
鎮　誣王無民魯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
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魯饑文仲以鬯
圭与玉磬如齊告糴仲臣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
也齊語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綦以爲奉　鹿

皮四分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玉足
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
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晉語
公子夷吾居梁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夷吾以
白珩六雙納之公子縶 重耳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左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
王王皆賜玉五瑴非禮也二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
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
章物也僖二年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六年許男面
縛銜璧見楚子七年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與之璧
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
也已其何繼之有二十三年曹共公饋重耳盤飧寘璧
焉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三十年衛侯納玉
於王與晉侯皆十瑴文十二年秦伯來聘襄仲辭玉答
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又秦
伯以璧祈戰于河宣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
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十
五年伯宗曰瑾瑜匿瑕成二年韓厥奉觴加璧以進齊
賂晉以紀甗玉磬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
之襄十五年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十八年晉侯伐齊將
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十九年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二十六年宋夫人
饋左師錦與馬先之以玉三十年鄭伯與子上盟用兩珪
質于河昭四年賴子銜璧輿櫬於中軍王受其璧五年楚

蔿啓彊曰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十八
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七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
玉櫝斝耳不克而還二十有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
玉者取其玉將賣則為石三十三年蔡昭侯為兩佩一獻
楚昭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四年子魚曰武王分魯
以夏后氏之璜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八年
陽虎取寶玉大弓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哀七年
子服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十三年
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朝覲玉帛不同十四年向魋出
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十七年
殺呂姜髢取其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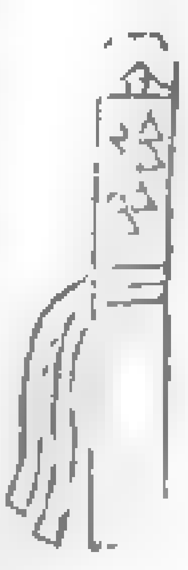
冒圭圖

玉人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書曰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
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
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
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
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
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
見屬鄭康成曰冒言德能覆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

以小爲貴也孔安國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孔穎達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則冒當邪刻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也瑁方四寸則圭首之廣無四寸耳天子以一瑁冒諸侯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冒圭而已璧亦稱瑞其所以齊信未之聞也

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書曰上長冒楷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群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搢者禮曰見於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与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与諸侯盟會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則小球者蒲璧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与三尺之圭矣穎達之言豈非惑於詩傳之說歟

鎮圭



周禮大宗伯王執鎮圭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曰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職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

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山也山之大者四方仰焉四鎮也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鎮山大司樂有四鎮五嶽鄭氏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鎮圭以四鎮爲瑑飾於理或然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瑕雜也考工記曰天子用全其中有必防失隊也考工記曰天子守中必鄭氏曰必讀古之飾刀室者謂之珌正固弓者謂之鞑則約圭之中央以爲飾而命之曰必亦若是耳鎮圭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恤凶荒蓋曰能鎮於下然後可以事上能鎮於此然後可以召彼邸凶荒亦所以鎮之也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則后之内鎮猶王之鎮圭耳鎮圭尺有二寸言其長也内鎮十有二寸言其方也小行人作瑱典瑞作珍故書作鎮一說

禮書卷第五十二終

大琮　駔琮　后駔琮
桓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介圭
王繅　公侯伯繅　子男繅
聘王繅　聘諸侯繅

大琮

王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彥曰八角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也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射者四角而已考工記曰土以黄其象方則八角之説未之聞也天子鎮圭以禮鬼神宗后内鎮其用無所經見不可考也禮大圭不琢而大琮謂之内鎮蓋亦列鎮山以爲飾而与大圭不類也夫王尊而不親故爲天下之所君后親而不尊故爲天下之所宗觀祀天以璧祭地以琮則后固有宗道矣然謂之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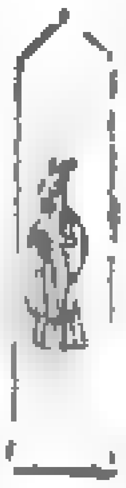
王駔琮

后駔琮

玉人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鄭康成云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然則駔琮與駔圭璋璧琮之駔同以爲權則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駔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言關石和鈞月令言正權石衡石稱錘亦權不以琮而以石也班固言圜而環之令肉倍好此權不以琮之方而以圜也禮曰天子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獻尸后亞裸王親牽射牲后親薦豆籩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王亦王有鎮后有内鎮王有駔琮七寸后有駔琮五寸駔琮以爲權而后有之者以其[illegible]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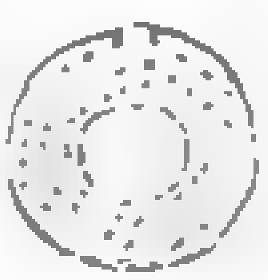
上公桓圭

侯信圭



伯躬圭

子穀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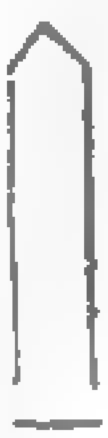


男蒲璧

書曰輯五瑞修五玉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
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illegible]男執蒲璧[illegible]執桓圭侯[illegible]圭伯[illegible]
[illegible]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illegible]
[illegible]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
[illegible]
人成六瑞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
男用蒲璧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
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
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illegible]剡上左右
各寸半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
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與躬字蓋
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不執
圭者未成國也蓋桓檼之不撓所以安上為任故公
圭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足以侯外而亦內承若
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於長人
而可以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於養人而可以安
人故璧瑑以蒲[illegible]天子所璧者[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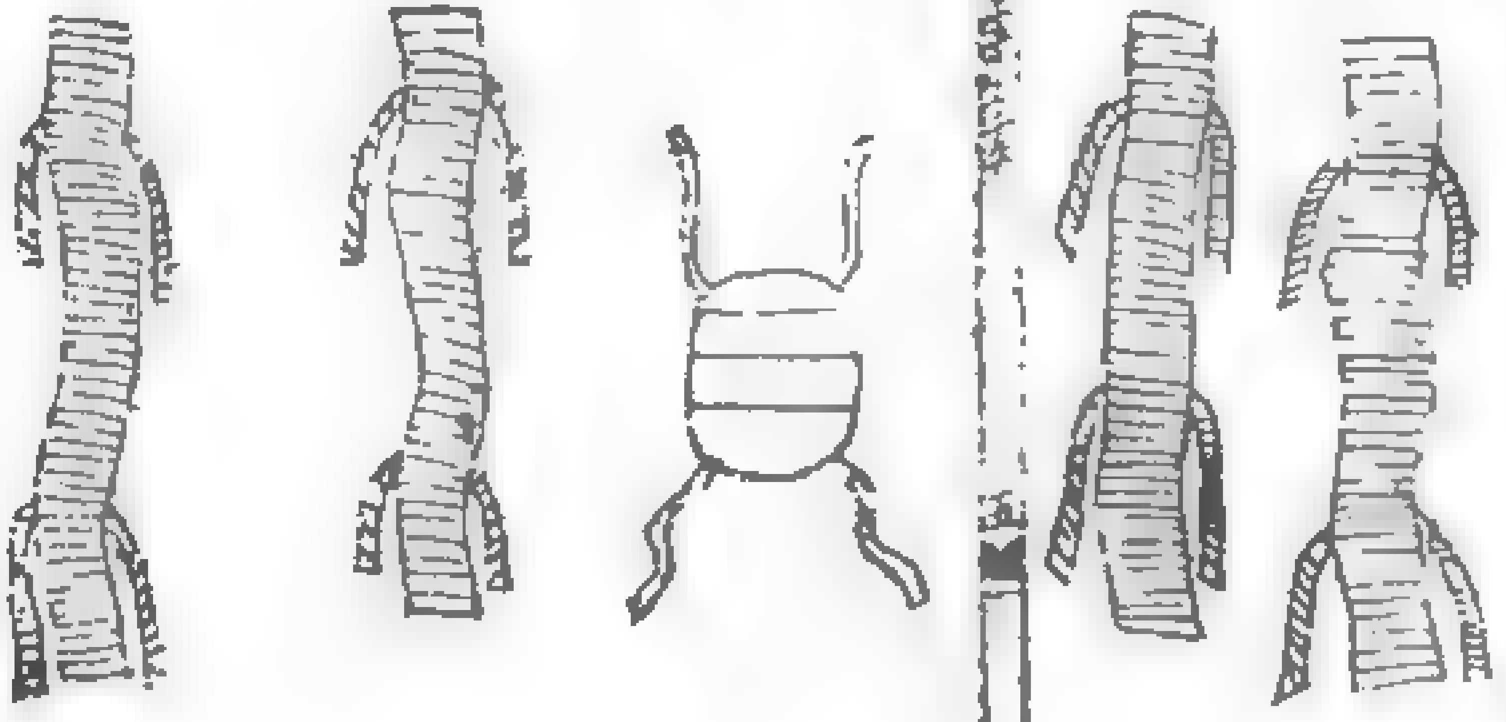
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
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illegible]其執七寸[illegible]
圭及大射則王服[illegible]冕故公[illegible]服毳冕
則執躬圭而已此禮[illegible]曲而殺也[illegible]謂之五器
亦謂之五瑞亦謂之贄[illegible]大宗伯[illegible]六瑞自王
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
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玉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
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illegible]特小行人言用
則行禮非小行人所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
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皆[illegible]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
守之也覲禮侯氏入門[illegible]圭升致命王受
之玉侯氏降增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是時安玉崇
坫之上明堂位所謂崇坫康圭[illegible]此也若夫壇壝宮
[illegible]
之禮則諸侯升受王玉王授之於宰實賈公彥曰壇
上無坫當約聘禮則授宰玉其[illegible]口良其身
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亟身為躬信躬
為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作為身[illegible]不必然也桓
說文作瓛

介圭



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爾雅曰介大
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illegible]夫王之大圭長三尺
則尺有二寸所以[illegible]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
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書於介圭言太保承

之於瑁言上宗奉同之介圭則大圭也[illegible]
鎮圭搢大圭是諸侯執桓圭而大圭不搢與大保
承介圭非此乎先儒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
為王之介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
為公之介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為所錫之
圭尺二寸韓奕之介圭為覲王者□圭與公之
介圭曰鎮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諸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王人瑑圭九寸而繅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有繅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覲禮侯氏奠圭繅上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鄭氏謂繅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之廣袤各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王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若禮窮則同也繅或作璪璪繅城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亦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亦據也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則博剡若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繅二采再就則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繅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然則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繅蓋亦然春秋傳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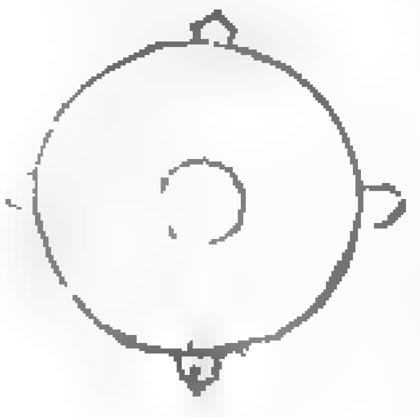
揖於子再拜皆奠幣璧紉是也先儒以垂繅為有藉承
繅為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圭有以繅為之藉有
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旂以其帛而
已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
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兼以帛而其禮殺此裼
襲所以不同玉人曰天子圭中必則必繅之絇組異
矣先儒以絇組為必异必者人之止當禮莫識國語
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謂朝日繅五采夕月二采

禮書卷第五十三終

禮書卷第五十四

四圭有邸　蒼璧　兩圭有邸
黃琮　圭璧　璋邸射
青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牙璋小璋

四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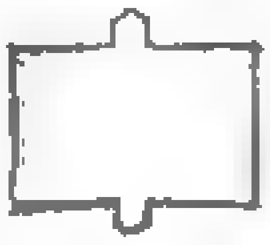


蒼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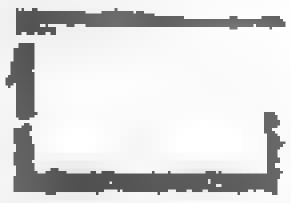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四圭尺有二
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氏謂蒼
璧禮天冬至祀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四圭祀天夏
至祀感生帝於南郊者黃琮禮地者崑崙之示兩圭
祀地者神州之示賈公彥謂黃琮以禮崑崙之示於
夏至則兩圭以祀神州之示宜於七月然感生帝與
崑崙神州之號不見於經又分郊丘以為二然在別感生
之禮以異於五帝王肅嘗攻之矣要之蒼璧禮天冬
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至
之祭也兩圭有邸非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
至用黃琮牲幣亦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
也非冬至則四圭非夏至則兩圭而牲幣蓋用騂黝

矣所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者日禮神之玉蓋
皆植於神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大司樂
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之亨奏黃鍾太
蔟之類以祀天神之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
又在禮之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
一降裸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
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
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不應如是之
缺也然則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祀為禮其神於
義或然書曰宏璧在西序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漢郊祀志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蓋
瑄所之禮天者異矣然則冬至禮天必以璧何也蒼
春者天之色圜鍾春律之管樂以圜鍾玉以蒼璧而牲
幣牲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故也

兩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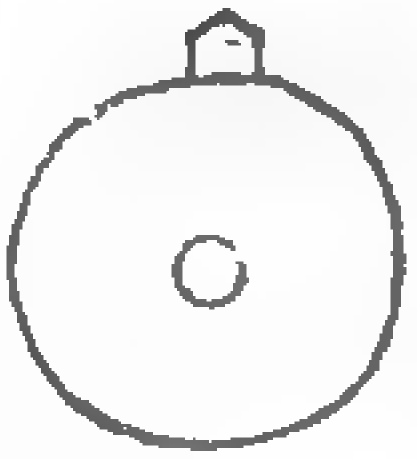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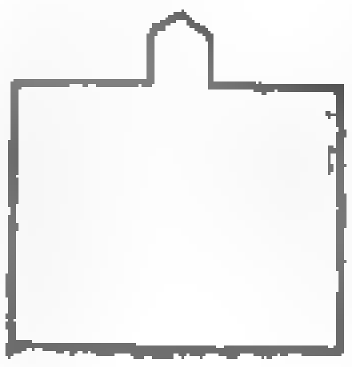
大宗伯曰黃琮禮地典瑞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爾雅曰邸謂
之柢鄭氏謂四圭有邸中央為璧圭末四出兩圭有
邸餘而同邸圭璧者圭其邸為璧賈公彥曰四圭兩
圭及下璋邸皆言邸獨以邸為璧圭璧不言邸故
鄭還以邸解璧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
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邸
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
所稱也四圭則無所不達尺有二寸天之備數也兩
圭則能地而已五寸天地之中數也玉人言玉之制
其長不過大圭之三尺其短不過冒圭之四寸由四
寸而上之則祀地之兩圭祀日月星辰之圭璧宗后
之駔琮皆五寸侯伯之信圭躬圭殺守之璽璋起軍
治兵之牙璋中璋王之駔琮聘女之穀圭諸侯聘女
之大璋皆七寸覜聘之琢圭璋享夫人之琢琮皆八
寸公之桓圭象德之琬圭除慝易行之琰圭享天子
之璧琮殺守之大璋皆九寸璧羨度尺而鎮圭四圭
裸圭大琮王宗皆十有二寸上圭尺有五寸則大圭
三尺三寸之道也土圭尺有五寸夏至之景也其
餘長短不倫各有所稱豈苟異哉

圭璧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
賓客公羊傳曰璋判白則璋於圭璧半於兩圭兩圭
半於四圭以禮有隆殺故工有等衰也先王以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日月星辰有合祭有異祭有正祭有
禱祈禳雖不一而用圭璧一也

璋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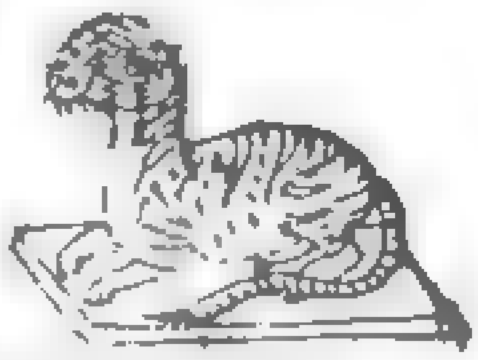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玉人璋邸射素功
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中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
為賓謂諸侯為客山川實謂寶衮雖殊其祀與造贈用
邸射一也賓至致飧如致積致饔致贈如將幣賓
所過之邦則以其禮所聘之邦則致館客夫朝
聘設飧賓既聘享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夕夫人使下
大夫韋弁歸禮皆於是時用璋邸射歟璋邸射素功
以其剡牽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瑑飾若然是
四圭圭璧之類有瑑飾乎玉人大琮大璋中璋皆射
四寸牙璋亦射四寸特璋邸射不言寸數其詳不可
以考

青圭

赤璋

白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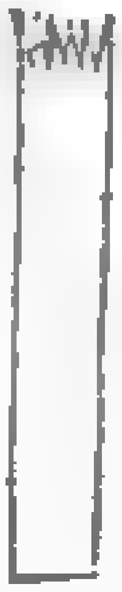
蔡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
文一名騶虞尚書大傳曰白虎黑文尾長
於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
大傳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尾
倍其身名曰虞周以為安林有耳若虎
彩長一倍其身然則騶虞即白虎也大
宗伯以白琥禮西方
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
未之見有傳焉也

半璜

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
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盡璧圜以象天而天以
始事爲功故以蒼琮方以象地而地以終功爲事故
以黃東生物之所也故圭銳以象春西殺物之方也故
虎猛以象秋南正陽也陰居其半故璋以半圭北
陰也陽居其半故璜以半璧鄭氏禮方明東方圭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猶有未能明乎王有六器皆其類也六玉之制不同

而虎特取其形焉以形成於秋故也古者盟為虎形以示武致為虎形以止樂亦此意歟然則禮神則璧琮重於圭璋圭璋無閒於琥璜朝聘則圭璋重於璧琮而璧特重於琥璜而已何也圭璋二王之後所以享王与后也璧琮五等諸侯所以享王与后也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者也又圭璋特達不加於束帛琥璜特送酬爵而已此六玉輕重之別也至於禮神則上下四方各象其類以求之与朝聘之禮異矣昔成王賜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明堂位曰大璜天子之器則陽虎所竊之寶杜預所謂大璜是也公羊曰璋判白謂矣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則雙琥亦嘗之所寶也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白虎通曰璜以徵召然先王之時發兵用牙璋以鎮圭召人以璜後世發兵乃用銅虎符不知許氏文白虎通何據而言然

牙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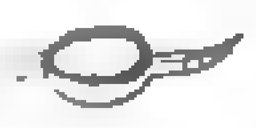
中璋

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彥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哀公十四年左以命其徒攻桓氏杜預曰瑞符節以發兵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以發郡國兵並牙璋之類歟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於義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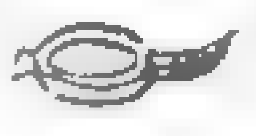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五十四終

圭瓚　璋瓚
大璋　中璋
邊璋　宗廟禮神玉
穀圭　大琮
琬圭　琰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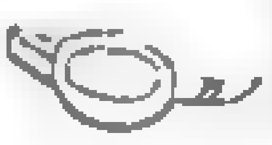
圭瓚



璋瓚



大璋中璋邊璋



鬯人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illegible]大喪及井共其祼器遂貍之[illegible]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illegible]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illegible]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illegible]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illegible]詩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illegible]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illegible]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

卣告于文人[illegible]書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illegible]又曰周公贊用秬鬯一卣[illegible]魯語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illegible]白虎通言九錫之禮曰孝道備者錫以秬鬯[illegible]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明[illegible]君子之性金者和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illegible]宗伯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illegible]天子圭瓚諸侯璋瓚[illegible]蓋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祼圭后之亞祼與王之巡守以祼璋此王與后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外隆殺之辨也[illegible]圭尺有二寸[illegible]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illegible]以辨其玄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illegible]勺則王多石少[illegible]鄭康成許慎所謂[illegible]瓚四[illegible]一石是也圭瓚璋瓚則王為之三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三璋射四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繅[illegible]鼻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繅藉也圭璋瓚制蓋亦如此先儒謂凡流皆為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古者有圭璋瓚而無槃有鼻而無龍口先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將圭之名物鬱人掌祼事之儀[illegible]王鬯則大宗伯贊祼將則小宰而內宰皆后之祼獻大宗伯攝行之載祼此王與后祭祀賓客之祼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典瑞祼圭止於肆先王玉人祼圭止於宗廟則天地無祼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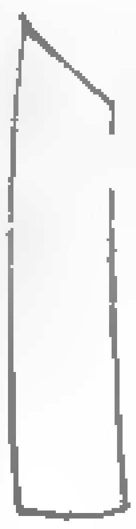
傳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故旱麓詩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
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謂君執圭
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諸侯用圭瓚之
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
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室裸記曰既灌
而後迎牲則尸入裸之然後后亦裸焉后亦裸則大
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一裸也內宰大祭祀后裸獻
觀周官行人裸侯伯子男一裸則小祭祀一裸可知
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瓚者之禮也

宗廟禮神之玉

大宗伯作禮天地四方之玉典瑞玉人有祀天旅上
帝祀地旅四望祀日月星辰山川之玉特於宗廟言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則
裸圭非禮先王之玉也賈公彥釋大宗伯謂天地有
神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神玉裸用圭璋用玉氣也
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然考之大宰祀五帝贊玉幣
爵之事祀神示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
鬼祭大示並玉鬯鄭氏皆以玉爲禮神之玉又書稱
周公之禱太王王季文王而植璧秉圭曾子問稱天
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反必設奠斂幣
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宗廟之玉非特圭而已且裸以
求神及神之格然後可得而禮則裸圭非禮神之
物也裸之所不用者天地而已其餘裸以圭璋又禮
以玉而禮賓客亦備然且裸與造贈與玉況先王乎然
則典瑞不及之不言宗廟有禮神之玉者特其文不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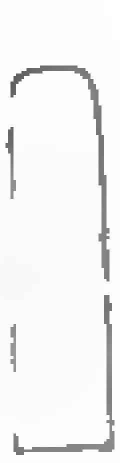
穀圭

大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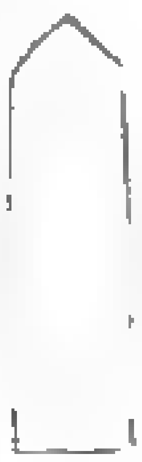


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
以聘女蓋穀圭以穀爲文以善爲義故可和難以釋
仇聘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
穀圭諸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別也然皆
玄纁束帛以將之此尊卑之所同也士婚禮納徵玄
纁束帛周禮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
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是也蘇秦傳曰錦繡千
純屠首傳曰文繡千純裴駰曰純端名則周禮所謂
純帛者匹帛也鄭氏改純爲緇與士婚禮玄纁之制
不類其說非也考之經傳大璋有三爾雅璋大八寸
謂之琡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
天子以巡守而諸侯聘女之璋如邊璋制亦謂之大
璋則九寸八寸皆可以大璋命之也

琬圭



琰圭



書曰琬琰在西序典瑞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謂琬圭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謂人職用辟則与之瑞節而以執之鄭康成曰瑞節琰圭也說文曰琰璧上起美色也蓋琬圭圓而宛之也琰圭剡而有鋒也圓而宛之仁也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以除慝琰圭判規則圭上圓而判之与凡圭之琰上寸半者異矣康成謂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賈公彥曰判半也又云規謂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下為瑑飾可知然琬琰之有瑑飾於經無見此不可考

禮書卷第五十五終

禮書卷第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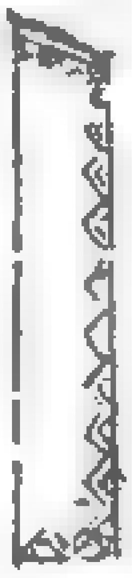
璧羨　瑑圭　璋
璧　琮　合六幣
玉案　環　瑗

璧羨 袤一尺 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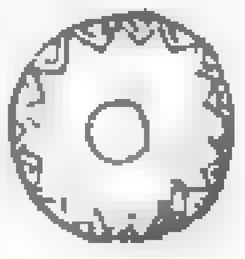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曰好璧孔也羨徑也鄭康成曰羨不圜之貌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蓋璧圜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為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又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又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illegible]方八寸而為嘉量鬴長一丈八尺而[illegible]皆璧羨繅藉之尺然也度心為璧以起度[illegible]一之制又為平其中矣度起於璧羨權起於[illegible]起於黃鍾之長則先王制器豈徒然哉蓋以[illegible]存天下萬世之法耳

瑑圭 八寸

瑑璋八寸



瑑璧八寸



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爲之瑑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王有朝覲之玉有覜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上言其所瑑桓躬信穀蒲是也覜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illegible]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瑑矣言

[illegible]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illegible]降其[illegible]以馬若皮[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二王之後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illegible]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爲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即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illegible]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illegible]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覜聘亦瑑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寸則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覜聘亦如之可知[illegible]玉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瑑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爲公何也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公之繅斿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公之圭繅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於[illegible]者也楚遠啓疆曰朝聘有圭享覜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聘之禮重於殺覜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一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啓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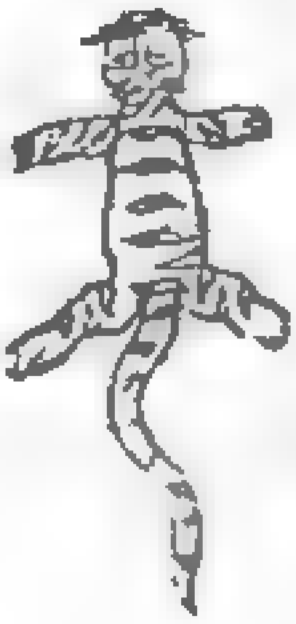
有幣則圭璋賢於璧琮矣至於禮神各以所象求之

此璧琮又重於圭璋

合六幣

圭以馬

璋以皮



璧以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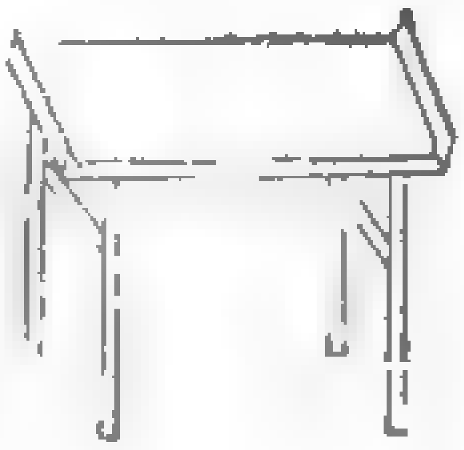
琮以錦

琥以繡

璜以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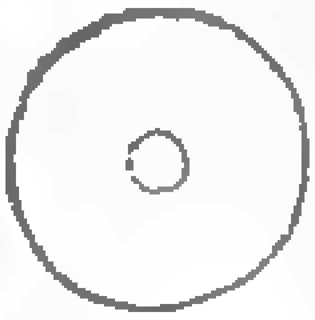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可也昔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illegible]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illegible]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illegible]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illegible]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之以[illegible]盤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貴[illegible]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貴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貴賤之成貴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玉案 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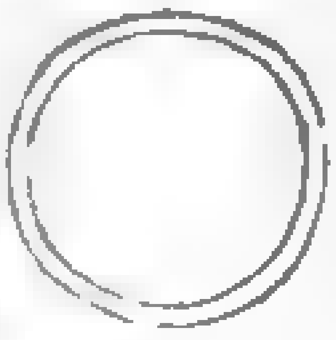
說文曰案几屬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司農曰案玉案也鄭康成曰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以勞諸侯也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則棗栗實之器乃加於案也然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漿人有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即此后夫人之禮王夫人頂爲非必記時諸侯夫人與王后同號也

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曰子見南子環佩璆然又曰晉公賜仲環佩妹子宋子一環一璧又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爲物或施於佩或施於反絶佩環則不佩玦故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所以離之也反絶以環不以玦故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於夷吾將以還之也然環有以金銀爲之其制蓋與玉環不同毛公釋詩曰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其言蓋有所受也

瑗



爾雅曰好倍肉謂之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荀子曰召人以瑗說者曰周禮玲圭以徵守然則天子以玲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考之於禮君召臣以三節一節以走一節以趨天子徵諸侯則以玲圭非諸侯則以瑗歟

禮書卷第五十六終

節

玉節　角節　龍節
人節　虎節　符節
管節　旌節　英蕩
傳　璽節

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illegible] 守邦國者用玉節 [illegible] 守都鄙者用角節 [illegible]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 [illegible] 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illegible]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illegible]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illegible]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illegible]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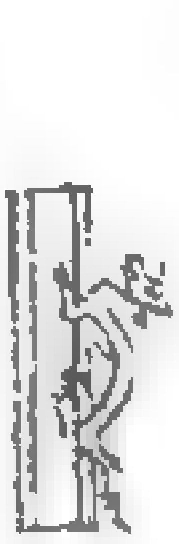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illegible] 行夫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 比長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若無授無節唯圜土內之 鄉大夫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大司徒若國有故則令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施惠 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 司險若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唯有節者達之 懷方氏達之以節 野廬氏凡有爵及有節者至則為之辟 [illegible] 周語先王為[illegible]節以数之故國有賓至關氏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人節

玉節 [illegible]

角節 [illegible]

龍節 金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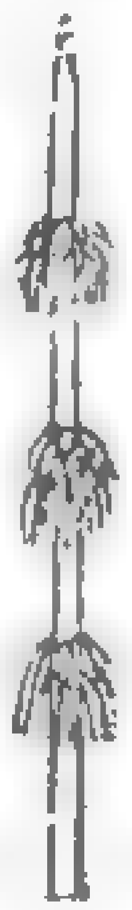
人節 [illegible]

虎節 [illegible]

符節

管節

旌節



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illegible]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illegible]者入王官也角節[illegible]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illegible]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illegible]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illegible]山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illegible]爲之以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illegible]民者也[illegible]旌竹[illegible]人[illegible]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以也[illegible]行人所[illegible]謂之天下之節則所[illegible]節人[illegible]節旌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以非王官以掌[illegible]之使節以使都鄙[illegible]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與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illegible]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瑑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瑑圭琰圭穀圭使者爲信[illegible]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於道路者也謂人[illegible]和難非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illegible]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illegible]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illegible]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逹而適齊[illegible]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illegible]記牙璋穀圭七寸[illegible]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illegible]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illegible]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由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illegible]藏焉亦做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似以右者非是

英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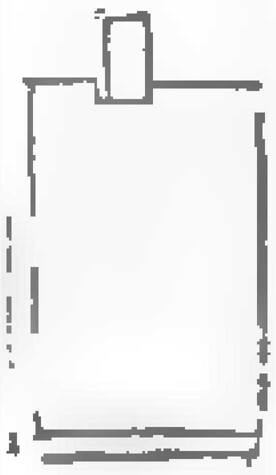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illegible]皆金也以英蕩輔之[illegible]氏曰使節使卿大夫

傳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杜子春讀蕩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考之於經禹貢揚州貢篠簜大射禮簜在建鼓之間則簜竹也詩曰二矛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為之而有飾焉先儒以爲[illegible]說是也言凡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之所執非邦國使者之所執也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它也

傳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illegible]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所過文書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曰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為掌節所部傳者凡通達於天下之節有傳也司關所謂傳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明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事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為無虞而輕廢不為有變而後設

璽



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左氏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illegible]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illegible]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它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唐符寶郎[illegible]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illegible]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又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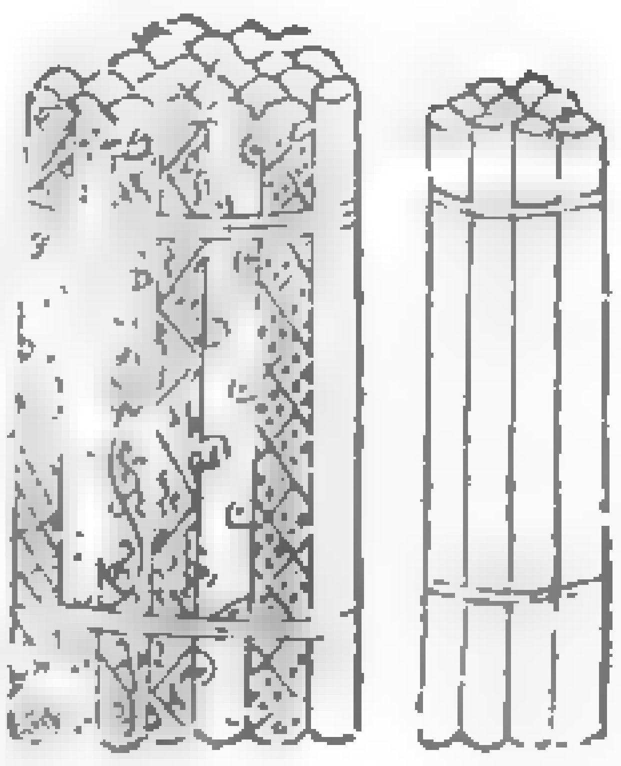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五十七終

幣帛

祭祀用幣之禮

饗食燕用幣之禮

幣帛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昏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 舅姑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若不親迎則婿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 士相見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史讀書展幣

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入境斂幣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 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 有司展群幣以告 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束錦儐勞者 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止也賓執梁與首之西序端 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 受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 卒食徹于西序端 東面再拜降出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東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儐之束帛乘馬饗禮乃歸 士虞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祀大神示亦如之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 小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幣之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

何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illegible]大宗伯以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illegible]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illegible]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illegible]大祝六曰幣號[illegible]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illegible]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illegible]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illegible]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illegible]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illegible]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illegible]及將幣為前驅[illegible]曲禮幣曰量幣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不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禮運列祭祀瘞繒[illegible]禮器圭璋特琥璜爵[illegible]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禰以幣帛皮圭諸侯適天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君薨太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東几又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illegible]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以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illegible]左氏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晉韓宣子如楚送逆女曰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illegible]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illegible]陽虎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晉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餚烝范子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解節折而飲食之嘉好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illegible]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illegible]厲公克楚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

之酒交酬好貨皆厚（交酬飲酬之幣）飲酒燕語相說也晉羊舌肸
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
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
幣（用幣與人大夫贄）吳伐越使來好聘獲骨焉節專車賓發幣
於大夫及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也）客執骨而
問晉語王饗禮命公胙侑（以幣侑助食者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
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
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
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
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
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
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
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
宗廟則玄纁雜焉聘禮制玄纁是也 [illegible] 其
數則十端爲束曾子問執束帛非聘禮玄纁束是也
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
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于殯東几上
聘禮奠于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
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
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大宰小宰贊幣是也諸侯
則小宰曾子問世子生小宰舉幣是也大夫則祝而
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
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祀
則玉帛牲牷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之

故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
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 [illegible]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
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
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
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
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
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
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
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
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禮有
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
饗醴命之宥皆王五瑴馬三匹又曰王饗醴命晉侯宥
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賓有
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
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
聘于周定王享之餚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
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餚烝酬幣宴
貨以示容合好周語王叔簡公飲郤至酒交酬好貨皆
厚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
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
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

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爲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特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為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薳啓彊曰宴有好貨又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亦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虢公晉侯皆玉五瑴馬三匹左氏不識其物而譏其數之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皆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公食大夫飲酒賓辭者人凡饗食共其米鹽人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主者異耳

禮書卷第五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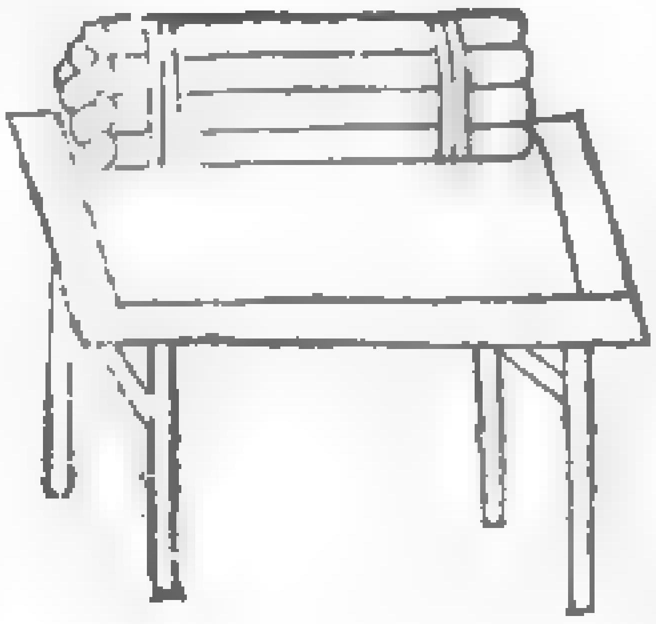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五十九

燔瘞　守瘞　釋幣　筵節

燔瘞

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喪事守瘞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郊特告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又曰柴于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饌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春秋之時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盟子上用兩圭質于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沈

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大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柴在行事之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玉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書曰用牲于郊牛



二則宗牛與稷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

晉實為謂犧牲左胖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體其制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因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沈積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曰積柴禋祀槱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豕此牲施於天地之祭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禮之間燔瘞皆於祭末郭璞大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瘞埋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祭固燔瘞矣

守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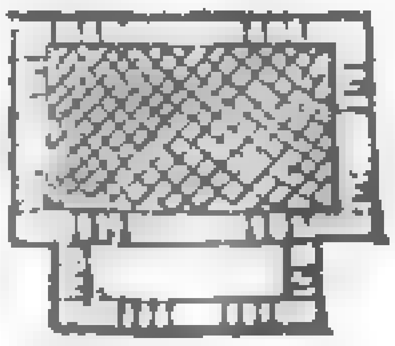
司巫凡祭事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illegible]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illegible]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illegible]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illegible]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illegible]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illegible]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illegible]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illegible]遂朝奠[illegible]小宰升舉幣[illegible]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illegible]諸侯相見必告于禰[illegible]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illegible]覲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禰[illegible]受命釋奠于禰于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醴不預也聘禮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于禰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禰故舉幣而埋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也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有用牲者矣亦言小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曾子問[illegible]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釋師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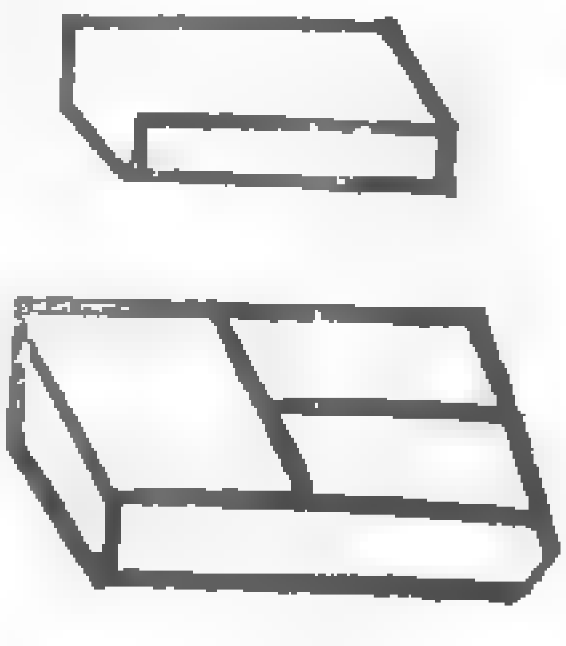
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太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皆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告謂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若緯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卜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齊儀孔子請祈以幣玉家語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筐



詩曰不敢傾筐頃筐墍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實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易曰女承筐無實儀禮公食大夫筐盛實實于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記曰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禮記曰蚕則續而蟹有筐又曰具曲植籧筐又曰執筐入簋六六八筐士四筐鄭氏曰筐筥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筥蓋筐亦有頂蓋一有蓋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以五斛小筐實以饋食幣帛篚實而已筐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篚



詩序曰實幣帛筐篚書曰厥篚玄纁而織文絲縞之類皆以篚儀禮無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可以代肵俎士虞禮饌黍稷可以實黍稷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篚此篚之實以黍者也公食入夫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篚而篚又與筐異也其用以實箴瓦實直矣鄭氏曰篚其筐字之誤敦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禮書卷第五十九終

贄儀　圭　皮帛
羔　鴈

贄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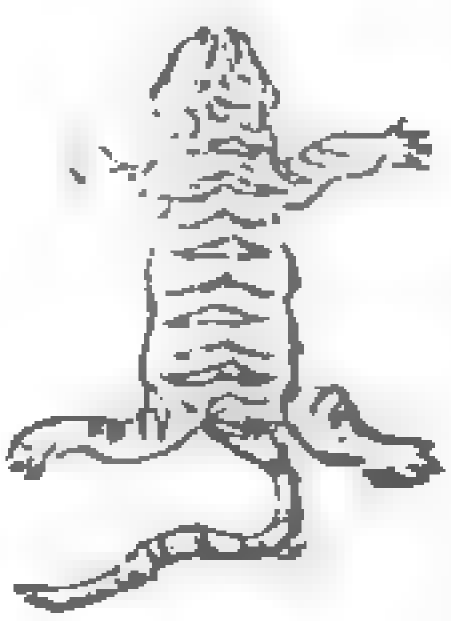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大宗伯曰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司約曰治贄之約行人曰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聘禮賓執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禮記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春秋之時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覿用幣左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

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執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執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儐還之大夫於其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賓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墦於門則奠贄士嘗為臣於大夫亦莫摯童子於所尊則委贄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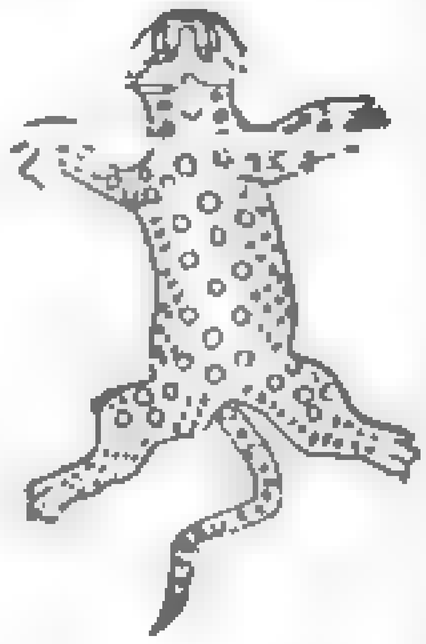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為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裸將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搢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皮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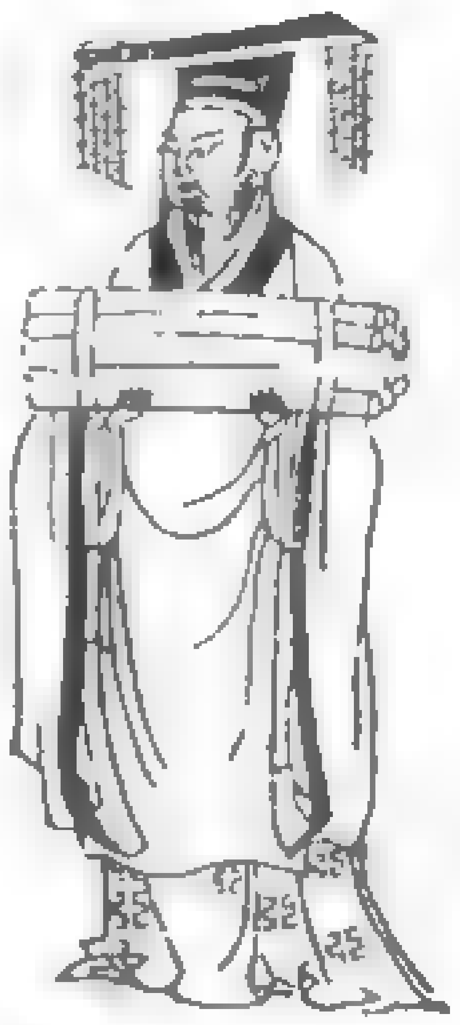


虎皮

豹皮 公之孤飾贄以豹皮



孤 王見



書見之言贄有三帛周禮言贄亦三帛周禮之三帛
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
國以為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
言雖無經見然天子之孤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
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
鄭氏以為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
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執贄以五玉而已
其[illegible]誤矣[illegible]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
其束十端[illegible]或素或玄纁也以婚禮納徵玄纁束帛儷
禮轉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享君束帛則玄纁而已[illegible]
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 丁之卿大夫飾羔[illegible]以
續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 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

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
皮理或然也士婚納禮儀無幣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
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
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
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
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實
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
贄袭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鴈

羔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士䄡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先儒謂飾以繢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群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沿歷漢魏其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毳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爲常禮誤矣

禮書卷第六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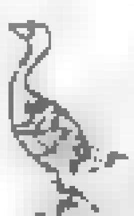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六十一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　祥道進

士昏贄鴈　士雉　腒　庶人鶩　工商雞

童子贄　野外軍中贄　婦人贄

士昏用鴈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爲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袡領必顈黼腒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鴈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間湏旦詩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爲之說歟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不飾以布以士□

以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腒取士死制同意用雉乎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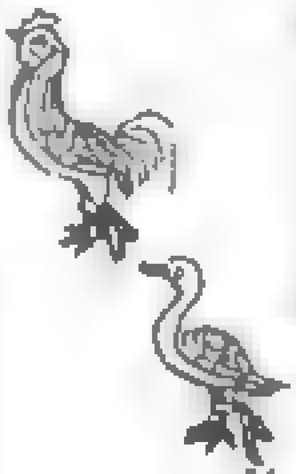
行腒脩同意臣之於君莫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

敵以下授贄而不莫所以交之也婿之見婦用臣見

君之禮鄭氏謂婿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婿之

親迎稱賓則贄以爲三月然後稱婿故贄以雉

鶩　鷄



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鷄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

當爲鶩鶩然鶩之爲物有馴擾而無敵避其謂之匹可

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鶩李巡曰鶩鴨也野

曰鳧家曰鶩然則庶人執鶩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

見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庶

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爲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

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楚句謀

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褐不絇

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

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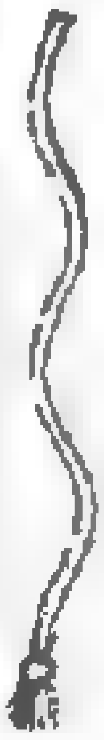
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與

禽闕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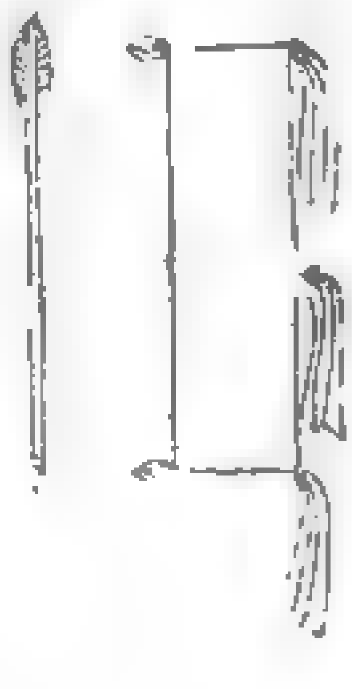
制與成人同所以隆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贄

纓



拾　矢



周官掌舍野在外殺禮曲禮曰野外軍中無贄以

纓拾矢可也蓋君子之爲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

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

然不若備物之爲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

笄

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

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笲服脩升拜奠于席姑坐

舉以授人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

士昏禮不言棖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

已特遵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棖榛棗栗者盛禮

也魯莊公使宗婦覿用幣左氏曰男贄大者玉帛小

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棖榛棗栗以告虔也公

羊曰宗婦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棗栗陽也故

贄於舅服脩陰也故贄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

竹簋方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

手授栗王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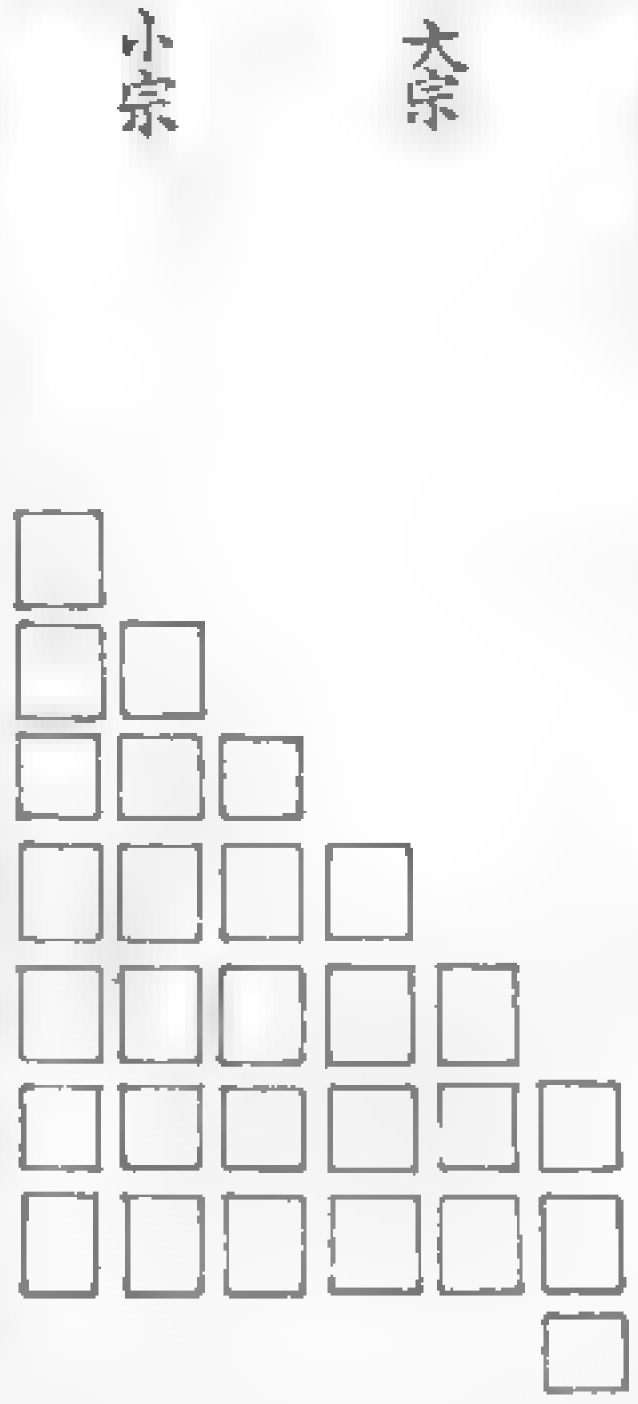
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豈特

爲贄而已哉

六十五卷終

禮書卷第六十二

大宗　小宗　有小宗無大宗
有大宗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辨嫡上　辨嫡下
姓族氏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小記曰支子不祭明其宗也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周礼太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諸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儀禮喪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也禽獸知母　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

則知尊禰矣士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大夫爲宗子何以服齊衰三月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

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賤有繫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遠繼至於絶屬猶爲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躰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絶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爲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記曰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大夫之嫡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雖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去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廢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穪其祭衆主從不敢以入

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illegible]
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縶非人也將不列於宗[illegible]
哉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惟且非其
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illegible]行[illegible]
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
國有倫以此纂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
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
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
道浸淫後世蔑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
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
異之以爲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辨嫡上

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朞而長子三年以其傳
重也孫服祖朞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朞亦
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
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
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
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
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絶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
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
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
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
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
之長則無閒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illegible]人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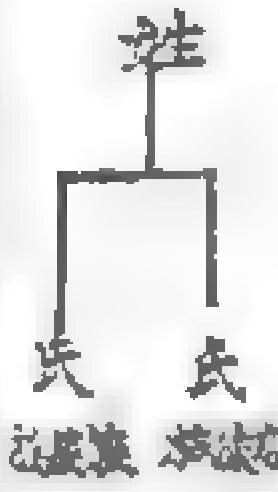
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娣
子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右媵姪娣無子立左
媵姪娣子不識何據云然卿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
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内
則以冢子母弟爲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
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
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爲後者四有正
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
孫爲後是也有躰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有正而不
躰嫡孫爲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
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
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
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
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
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若然是無嫡
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兄弟無嫡曾孫則
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弟嫡子之子宜立
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之是絶正統而辱
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絶云不亦異乎

辨嫡下

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
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
傷宗廢其嫡則宗絶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
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
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

旣以太宰庶子少牢宗子不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
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
女嫁之重輕隆殺加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
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
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
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
而擇子弟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
之服長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
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
立與夷而與夷立　於是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
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
晉齊景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
而已立之只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
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
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禮言予以駁其辜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無嫡
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
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
爲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別子爲祖也爲
祖而不爲宗則其所立者非爲傳襲其先也果使之
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鑒哉

姓族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
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
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illegible]謂
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
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
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
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
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
蓋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
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
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
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
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
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
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
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
命氏[illegible]衆矣秦興滅學而司空小史之職於是舉
[illegible]宗[illegible]漢司馬遷[illegible]世本修史記因周
[illegible]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唐李[illegible]有[illegible]譜[illegible]
[illegible]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之而有[illegible]姓氏之學[illegible]

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休懼其動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

禮書卷第六十二終

卷第六十三

九族

三族

宗族

族燕之禮

族飲之禮

九族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illegible]皋陶謨曰惇敘九族庶明勵翼仲虺之誥曰志自滿九族乃離詩葛藟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illegible]其詩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頍弁諸公刺幽王也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其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其詩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行葦忠厚也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illegible]

三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禁令[illegible]禮記仲尼燕居曰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illegible]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illegible]史記秦紀襄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illegible]前漢張耳傳趙相貫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宗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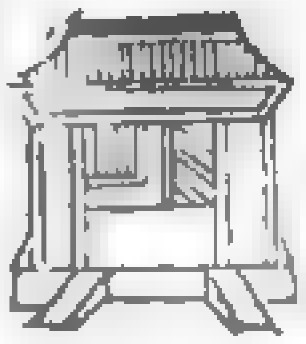
周禮大宰宗以族得民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
親宗族兄弟　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
死刑焉　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
路門之右　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
巾車金路封同姓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
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
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登餕獻受爵則以
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
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
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
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
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
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
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
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
族無宮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
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公族之罪雖親
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
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
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
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
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
道竭矣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

禮記坊記君子因睦以合族杕杜詩曰晉人刺其君不
親九族左傳曰族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宋昭
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
焉叔向曰公族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
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譖之於平公而逐之左師
曰汝夫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
既而華亥果亡

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
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
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
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為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
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
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
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
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同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
四者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己
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
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
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
然於母之黨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
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
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
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為
正何則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
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蓋已上親父下

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九也然已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遞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朞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朞適孫朞庶孫大功[illegible]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illegible]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朞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朞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一年之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又為二朞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朞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朞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禮耳

族燕之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禮記曰君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族無宮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大傳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常棣燕兄弟也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illegible]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illegible]兄弟既翕和樂且湛[illegible]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illegible]楚茨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illegible]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illegible]

先王之於同姓有特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

於路寢（王忌升以曰設明諸侯不能賓）宰夫爲主異姓爲賓王
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餚烝所
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別親疏也昭穆以序
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
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肴燕羞以
盡愛爵樂無筭以盡驩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
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
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
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
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與族人飲也此徹
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
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
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
子諸侯而已

飫飲之禮

周語定王謂晉隨會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
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餚烝今
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
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
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
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故歲飫不倦
時宴不淫敬王十年萇弘欲城周衛彪傒見單穆公曰
萇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
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詩以爲飫歌
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
是以爲之日惕

欲救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崩者必盡知天地之
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
難乎魯語公父文伯之母發惇子康子與焉跗不受徹
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請守龜卜
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
謀不過宗人

古者合族之禮方其平居無事則不燕以申好及其
有大疑謀則有飫以圖事燕則脫屨升堂坐而不立
其牲體折節而共所以致愛飫不脫屨升堂立而
不坐其牲體半解而序所以致嚴周語曰王公之
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故立成禮烝
而已又曰歲飫不倦飫則飫以圖事非必歲爲之也
國語言歲飫特燕蓋明其疏數之異而已衛彪傒曰
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
永監焉以其形容尤在於飫之時也公父文伯之
母康子與焉繹不盡飫而退則飫非若燕禮
之多儀也

禮書卷第六十二

禮書卷第六十四

冠　筮日筮賓之儀

陳服設筵又加冠之儀　孤子冠

庶子冠　酬酢冠儀　醴賓冠儀

冠

周禮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illegible]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illegible]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詩甫田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illegible]

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酬尊一甒醴在服北主人迎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晉語六趙文子冠[illegible]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　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成　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左氏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

卜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
而假備焉晋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
焉禮也又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成二年曹叔孫齊景公
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荀子曰天子諸侯
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敎至也賈公彦曰書金縢云王
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
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
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
天子諸侯與商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
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
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巳下皆為殤故二十
乃冠矣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
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
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案
下文天子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
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則天子
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三加可
知孔穎達釋冠義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
也家語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
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喩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
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
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
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

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
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
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
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
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
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
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祝雍辭曰
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
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
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
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
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
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
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
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
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
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
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
可也漢孝惠即位四年而冠[illegible]孝昭即位十年加元服
續五行志曰上加元服後漢志曰正月甲子若丙子為
吉日加元服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
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
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
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
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
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

縣不嘗從事示與天細杜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
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
主御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
人爲太子舍人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
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爲
侍中假貂蟬如濟北王給之
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
之於廟冠之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
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爲人
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
臣而忠爲少而順然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然後可
以治人則冠禮其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
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
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
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
而不爲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
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
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
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
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緇布冠繢綏
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
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袞冕矣然
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綏諸侯之
冠鄭氏皆以爲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
去幼志心袞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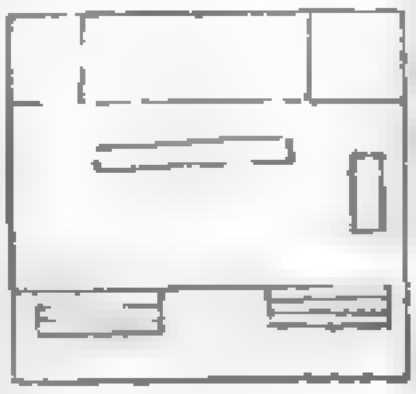
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
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
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
者以謂加數非儀禮士冠無裸享之禮無金石之樂
而季武子曰君冠必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
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與國君自冠有享
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
地而祭於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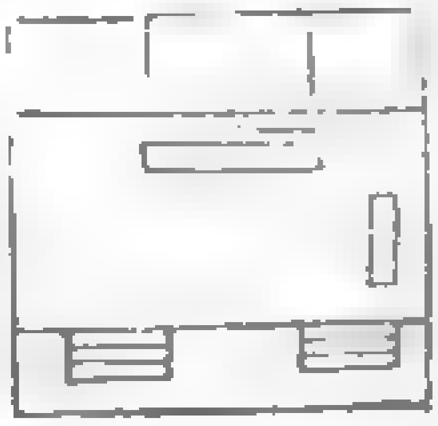
士冠筮日之儀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
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
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
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
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
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
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
告事畢然則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
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
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于先君
之祧卿受問于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者凡言廟
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
出涓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少牢筮旬有

宋張說[illegible]於加冠之儀

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特牲士冠不言旬有一日而特牲若不吉則筮遠日者以士筮旬内大夫以上筮旬外也特牲筮祭同服玄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日服朝冠日服玄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遠筮之靈由廟神其說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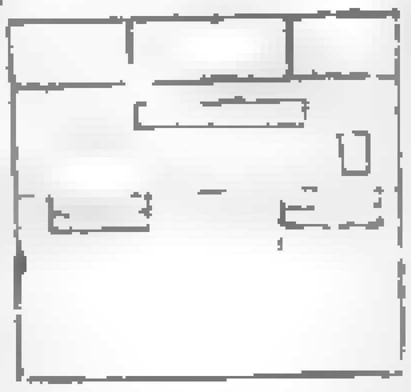




服陳于房東領上北賛者立于房西面上南醴設于房尊匪籩豆上南冠弁執于西坫南上東主人立于東序西面西賓立于西序西面東冠者未冠既冠面南即席加冠面西醴之西南其降而見母面北其始也賓揖冠者即筵坐賛者坐櫛設纚賓降與升王纚降受弁進容祝而冠之既冠揖之適房服其服又揖之即筵坐櫛纚祝加如初益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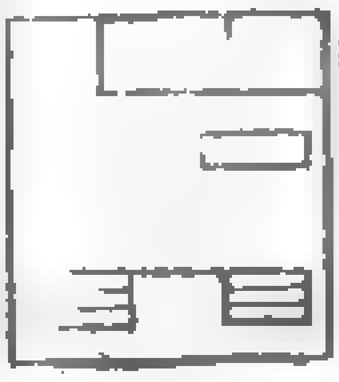
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始祝弃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禮記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礼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其說是也

孤子冠



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九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然則孤子戒宿以父兄而迎拜揖讓不以父兄者以戒宿者非冠日之事冠日迎拜揖讓者冠日之事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鄭氏曰孤子得申礼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賈公彥曰九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内者家私之禮也父在陳鼎不於門外是在外者爲盛也

庶子冠



知二則冠于房外南面遂[illegible]則冠于房[illegible]尊東
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也觀此
則孤子之冠雖不言醮位其醮於客位可知

主醮儀

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
上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
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illegible]西面賓受醴于戶
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
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
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illegible]
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illegible]
面見于母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illegible]
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
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荅拜
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
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
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
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皆如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
醴婦[illegible]
一甒無禁無玄酒[illegible]中而醴冠[illegible]
如[illegible]況故醴醮初醮[illegible]則[illegible]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如初一醮有乾肉折俎嚌之若殺牲則特豚載合升如
[illegible]初[illegible]兩豆[illegible]兩籩栗脯三醮加俎嚌之如初
[illegible]而醮用觶醮用爵[illegible]尊之篚亦在房醮之篚則在
[illegible]則贊者酌禮賓賓不親酌故無升降醮則賓親酌
[illegible]洗爵故有升降蓋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
者大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
[illegible]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
[illegible]婦使人醮之不饗[illegible]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
[illegible]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
[illegible]醴則醮者身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耳記曰醮於
客位此適子之醮也鄭氏遂以醴爲周法醮爲夏商法此
不可特牲少牢牲首用右胖鄉飲鄉射主人牲用右
本少儀大牢少牢則以左肩爲歸胙右肩以祭特牲士
虞喪祭反吉用左則凶之吉禮皆用右也鄭氏釋特豚
合升之文謂凡牲皆用左胖不知何據云然

醴賓

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爲
贊冠者爲介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
禮饗送者[illegible]飲[illegible]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
也士醴賓以一獻之禮公醴賓則三獻之禮故家語
曰以卿爲賓其禮則如士以三獻之禮也

嘉禮卷第六十四終

婚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親迎

周禮大宗伯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大司徒荒政十曰
昏當注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媒氏掌萬民之判
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
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
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illegible]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
付于刑者歸之于士 [illegible] 典瑞穀圭以和難
以聘女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
禮記曲禮三十曰壯有室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
其門 [illegible] 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非有
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
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賀娶妻
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illegible] 納女於天
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正義
春秋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注云
公羊傳致女也知婿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

[illegible]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是也而天子亦有親迎以否者異義云戴禮
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
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大姒親迎
于渭又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
子諸侯有親迎之者不親迎則使致女云備百姓也曾
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
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
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
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
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
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
女反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
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
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
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
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
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
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
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 [illegible] 郊特牲曰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illegible] 娶於異姓所以 [illegible]

必誠辭無不從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
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
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
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
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
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
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
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
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
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敬乎共牢而食
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
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
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
通周道然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
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以冠娶妻下殤小功則不可納幣一束束五兩兩
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
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
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
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哀公問孔子曰非禮無以別男
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大婚為大大婚至
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哀公
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
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
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
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
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
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坊記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
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婚
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
坊民民猶有不至者婚義曰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
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
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宗廟而拜迎于門外
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
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
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
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
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
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是以古
者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
藻所以成婦順也詩桃夭曰后妃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國無鰥民也鵲巢夫人之德也曰之子于歸百
兩御之百兩將之百兩成之摽有梅男女及時也野有
死麕曰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何彼襛矣美王姬

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四牡有驕朱幩
鑣鑣翟茀以朝刺時也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
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是刺亂也昏
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衣錦褧衣裳
錦褧裳（庶人之妻嫁服也）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俟我於著
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士之）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
乎而（卿大夫之服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人君之服也）綢
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東門之楊刺昏
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大明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春秋
韓奕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隱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先配後祖鍼子曰是不
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莊公二十四年夏
公如齊逆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
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
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
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文四年夏逆婦姜
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敬主之謂也七年穆伯爲襄仲聘焉穆伯如莒
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
之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禮也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

異姓則否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
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命太宰伯州犂對曰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唯大夫圖之鄭徐
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
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
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
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
欲殺之子南執戈逐之子皙傷而歸二年四月韓須如
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
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請曰送從
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三年齊侯使晏嬰
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不
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
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
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
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
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
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
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昭
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
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薳啓彊曰晉之

寡君臣曰可矣求諸侯乎求婚而爲女君親送之
上卿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
何楚子終從禮之成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
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
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
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不能死亡婦人遂行
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
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
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襄十二年靈王求
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
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
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
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哀十二年昭
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
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
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
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
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
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
子國人始惡之公羊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何以不稱
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
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
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又

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歸于紀
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
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
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
夫人猶曰吾姜氏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遂者何
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
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
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九年春紀季姜
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
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莊元年單伯逆王姬
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
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
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
爲之改築者也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
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大
夫宗婦覿用幣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
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其言來何
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莒慶來逆叔姬何以書譏大夫
越境逆女非禮也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用者不
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
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
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九年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
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
何有姑之辭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
在三年之外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
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
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
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
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四年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
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
司城來奔司馬司城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
大夫三世內娶也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
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
欲服罪然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成八年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
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
錄伯姬也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外逆女不書此
何以書過我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
也使大夫非正也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
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
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
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讓之曰
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
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
後何謂已重乎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其不言使
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棄其使也

不與使之辭也其曰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
外王命之則成矣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為之中者歸
之也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
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莊元年單
伯逆王姬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曰躬
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築
王姬之館于外築王姬之館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
[illegible]築之外變之
[illegible]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
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
禮也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
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
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
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夫人姜
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二十二年公如
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
正其親迎於齊也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
非正也夫人姜氏入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
受以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
受也覿用幣禮也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
其行婦道故惡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
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
謹而日之也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
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

夫婦之稱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為其禮成乎齊也其
逆者誰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
其不言公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其不言氏
婦人與有與也十二年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
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
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成
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
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春秋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
齊啖子曰古儒者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二
說不明未敢定也然春秋所載皆譏也趙子曰康成據
毛詩義以文王親迎為證據文王乃非天子不可為證
考之大體因繫自逆之道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
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
尊而行親迎之禮即何莫敢敵之有乎曰夫子對哀公
云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非謂天子乎荅曰魯有郊天
之禮故云爾何得言天子乎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
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
逆女啖子曰諸侯親迎皆常事不書穀梁云親迎常事
不志是也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為君逆夫人皆以
非禮書遂公子而行昏禮尤不可也左氏以卿逆為合
禮殊誤矣公穀並云譏不親迎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成八年衛人來媵九
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
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公羊云媵不

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說甚是[illegible]
故同姓媵之異姓則不書然則書姓[illegible]
同姓至乃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illegible]
子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是[illegible]
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illegible]
於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illegible]
為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甚明
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納采者
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姓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
納吉則昏禮成矣故納徵然則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illegible]
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贄納徵以玄纁束帛由徵
以前或恐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
於期言請焉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春秋
之時楚公子圍娶於鄭曰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
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婚禮既納采問名然後
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
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鄭氏謂受命迎乃卜卜婚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
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白虎通曰娶妻告廟者示不
必人女此譏說也異議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
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
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大姒親迎於渭又孔子荅哀公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
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著人君之
飾又文王迎于渭梓侯迎于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

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爲正漢東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東帛聘黃金二萬斤十二匹其後桓帝納后采後其故事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至納徵訖告圜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並如開元禮然皆不聞有親迎者蓋其傳襲於古然也

納采問名

禮言婚禮下達而體之以納采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謀納采則納采之前已達其言矣納采於廟賓受主人鴈訖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醴賓主人迎于廟門外揖讓如初一使而二鴈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贄用鴈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以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贄以鴈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

納吉納徵

士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釋周禮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賈公彥曰庶人用緇無纁其大夫無冠礼有婚禮若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婚禮亦纁及鹿皮則同於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之也然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又曰文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爲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纁也先王之制婚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以衆鳴鄒孟光之綺繡衰袍却爲倫之褒裝王通亦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蓋不知此

請期

納采以至納徵主人不辭而請期辭者以期在夫家而不在主人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蓋惟父之昆弟已與子之昆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礼焉其言此

祇三族而不及母妻之黨者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妻之父母小功也故不避焉

親迎

將迎則齊戒居外見神陰陽也及期則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女立于房中南面主人迎于門外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升階奠鴈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几壻先俟于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禮書卷第六十五終

禮書卷第六十六

昏禮

婦見舅姑禮
醴婦饗婦禮
舅姑饗送者
媵姪娣
致女
還車之禮
昏姻之時

昏禮

婦見舅姑禮

士昏禮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記曰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笲雜記曰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諸父各就其寢然則婦於嫁夕次純衣纁袡厥明則纚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棗栗腶脩贄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者以棗栗者夫所齊嚴脩者人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腶脩進於姑而姑拜之以禮無不荅猶冠禮母拜也燕禮君荅月祭禮尸荅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舅也拜於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若舅姑沒則有奠菜之禮焉後漢晉魏以來有拜時三日之

婦張華曰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婦成吉於
夫氏乎於古義可以成婦○寧邊孔等曰未廟見之婦
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此知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
明拜舅姑爲重卻夫爲輕所以然者陳鍼子曰先配
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
時重於三日之證也

醴婦饗婦之禮

冠必醮子昏必醴女以不忘主人醴賓舅姑醴婦皆致
其誠敬而示以賓也醮婦必於戶牖間其酬以解
其蔫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荅則贊者而已若
夫饗婦則不然故舅先在庭姑先在北堂則所與行
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戶牖間猶冠者之醮
於客位也婦降自阼階授之室者之冠於阼也庶婦則
使人醮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舅姑饗送者

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
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鄭氏曰丈夫
送者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也凡饗
速之蓋嫁女之禮父送不下堂母送不出門則其送
者非尊者也春秋之時齊侯送姜氏左氏譏之曰非
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
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
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然則士使有司送之可知也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
出境聘弓鍛矢不行國中故大夫無外娶欲一致於
其君而不外交也春秋之時魯大夫婦皆娶齊高固娶

于魯公子圍娶于鄭衰仲娶于莒蓋不知此公羊曰
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若士卑不嫌故有異邦送者

姪娣

易歸妹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詩云有氾曰有
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鄭氏曰諸娣從之祁
祁如雲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
及齊侯宋公盟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
齊人來媵公羊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
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
再娶晉人來媵錄伯姬也齊人來媵錄伯姬也三國來
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
侈也穀梁曰衛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
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
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
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
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左氏曰衛人來媵
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預曰古
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
三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周禮天官序官有
九嬪世婦女御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
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曰國君不名
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檀弓曰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氏曰帝嚳立四
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其三小者爲次妃帝

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夫人而已夏后
氏增以三三而九爲十二人商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
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 立正妃又三 二十七爲
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毛氏釋衛詩曰古者后夫人必
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
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
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周禮九嬪
以時序于王所鄭氏曰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
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
嬪九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
之論語曰管氏有三歸
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
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以御妻而上其數百
[illegible]
二十有一諸侯夫人而下其數不可考也諸侯娶一國
二國媵之國三人則夫人與二媵各有姪娣凡九女
而天子國媵之數不可考也孔子譏管仲三歸之不
儉而不以爲不知禮則大夫一娶三女矣士昏禮女
從者畢袗玄鄭氏曰從者謂姪娣然則士亦有姪娣
也春秋之時衛人晉人齊人來媵伯姬譏三國媵之
也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
王御不參一族是立明前後自戒也趙氏曰媵不異
姓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
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

致女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
大夫曰備掃灑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不親迎則女之
家使人致之此其辭也春秋之時晉韓宣子栽句如
齊送女左氏曰上卿及大夫致之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其辭蓋亦
如曲禮云爾

還車之禮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車二乘婦車亦如之谷風詩
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鵲巢詩曰百兩御之百兩將
之何彼襛矣詩曰衣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鄭氏
謂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
之然諸侯夫人百兩御之則特有送之之車而已送
車雖又乘之以歸故泉水詩有還車言邁之嘆 鄭氏曰還車者[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之時齊高固子叔姬有反馬之禮此
皆古之遺制也

昏姻之時

[illegible]
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illegible]
[illegible] 禮記內則曰男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十有五年
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家語曰男子二十
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
而往則自昏矣楊氏曰先儒起於二人之所生也男從子
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於巳古者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法於此也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二十
不娶父母有罪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
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孫卿曰霜降逆
女冰泮殺止毛氏釋東門之楊曰不逮秋冬鄭氏曰古者
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禮言男三十而娶非必三十也以謂三十不娶則失

也女二十而嫁非必二十也以爲二十不嫁則非也故家語曰男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然荀卿亦曰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其說是也若夫嫁娶之時則詩言迨冰未泮而家語曰姻皆以冰泮爲期則仲春之月會男女而無夫家者蕊皆權於正月至仲春則極矣毛鄭釋詩或期以秋冬或期以仲春皆非一端言之也

禮書卷第六十六終

禮書卷第六十七

廟制

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

附庸五廟

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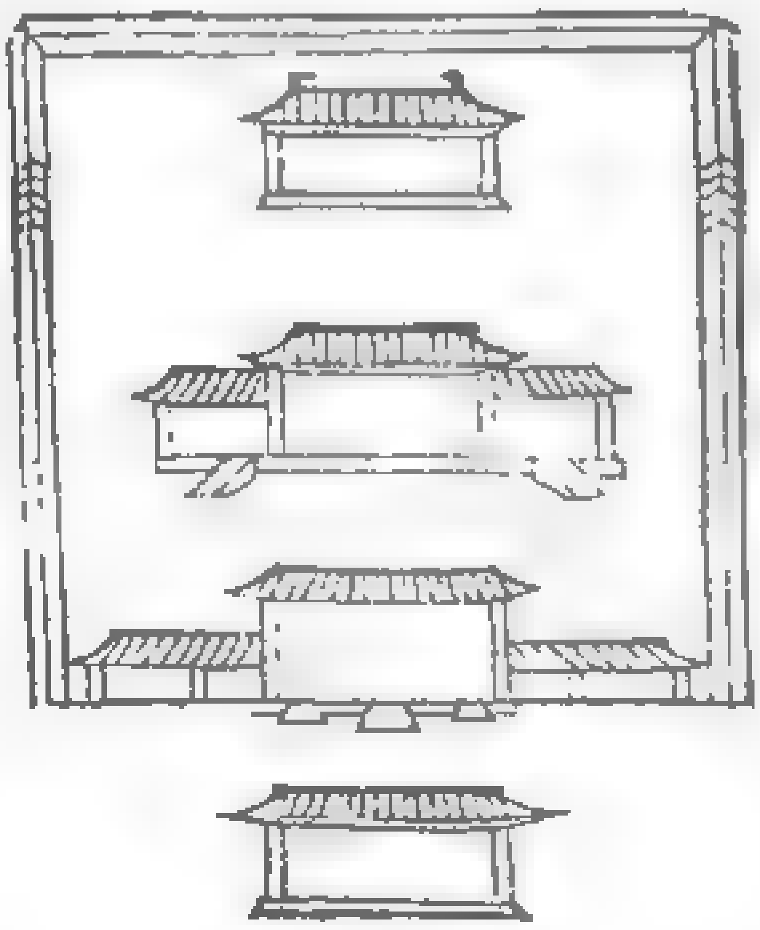
書舜典曰禋于六宗[illegible]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祭僕大喪復于小廟[illegible]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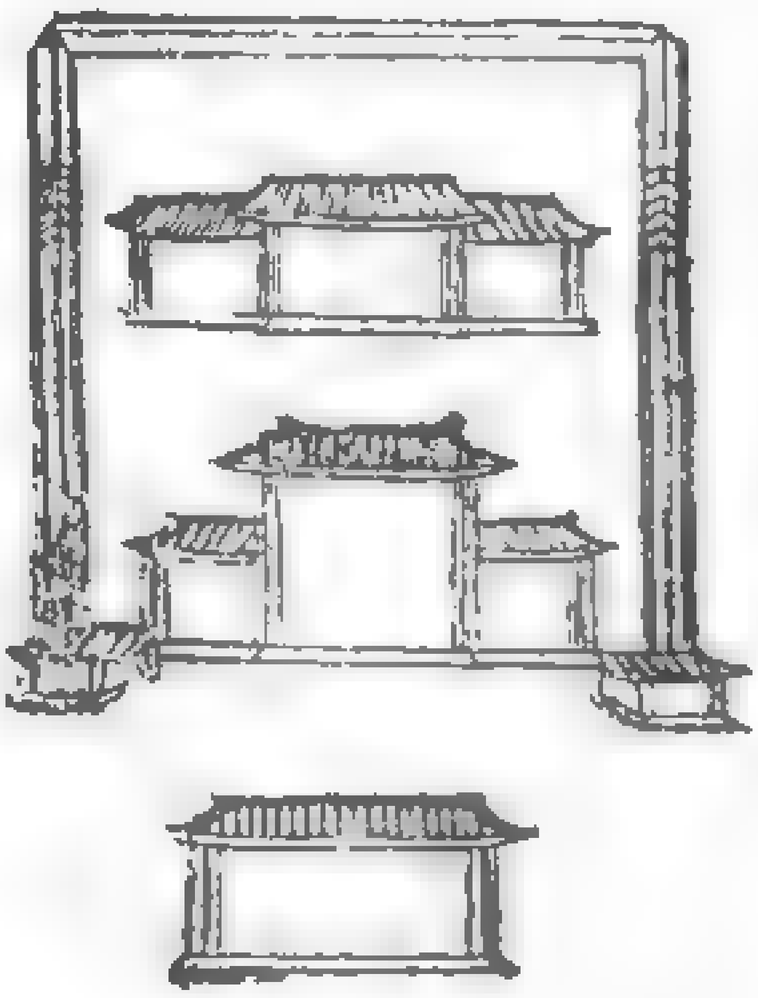
天子七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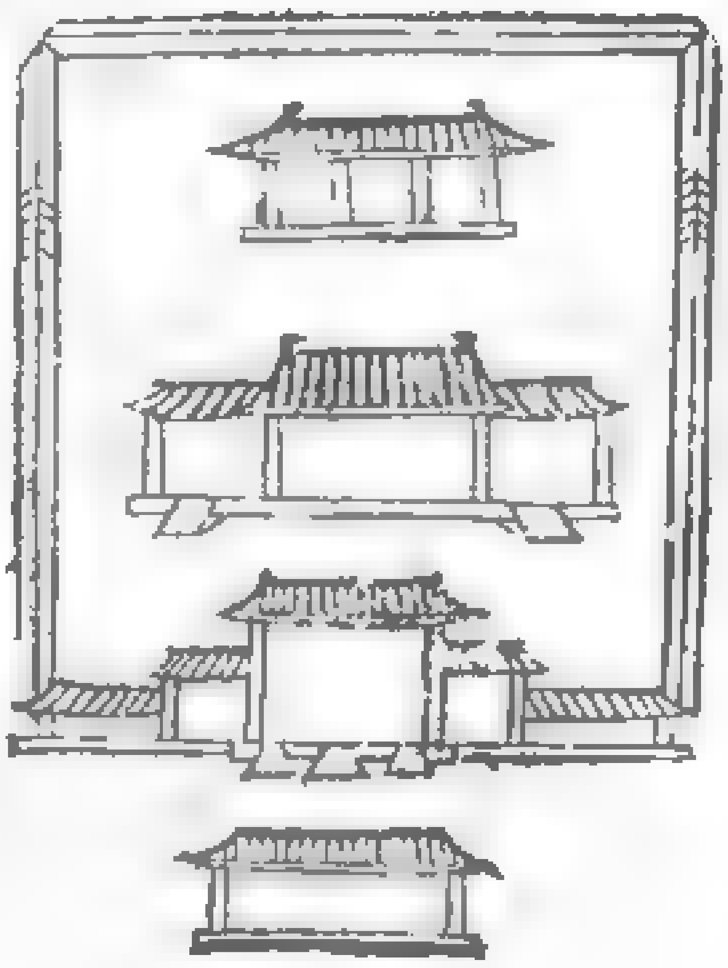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illegible]）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illegible]）士一廟（[illegible]）（下士名曰官師[illegible]）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曾子問曰非禘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又曰諸侯相見祝史告于五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春秋（[illegible]）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書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記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	附庸五廟
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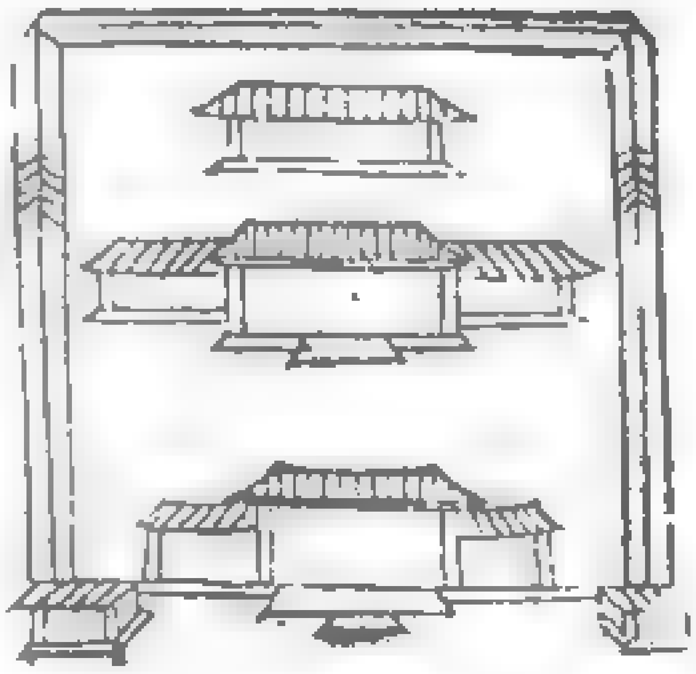
天子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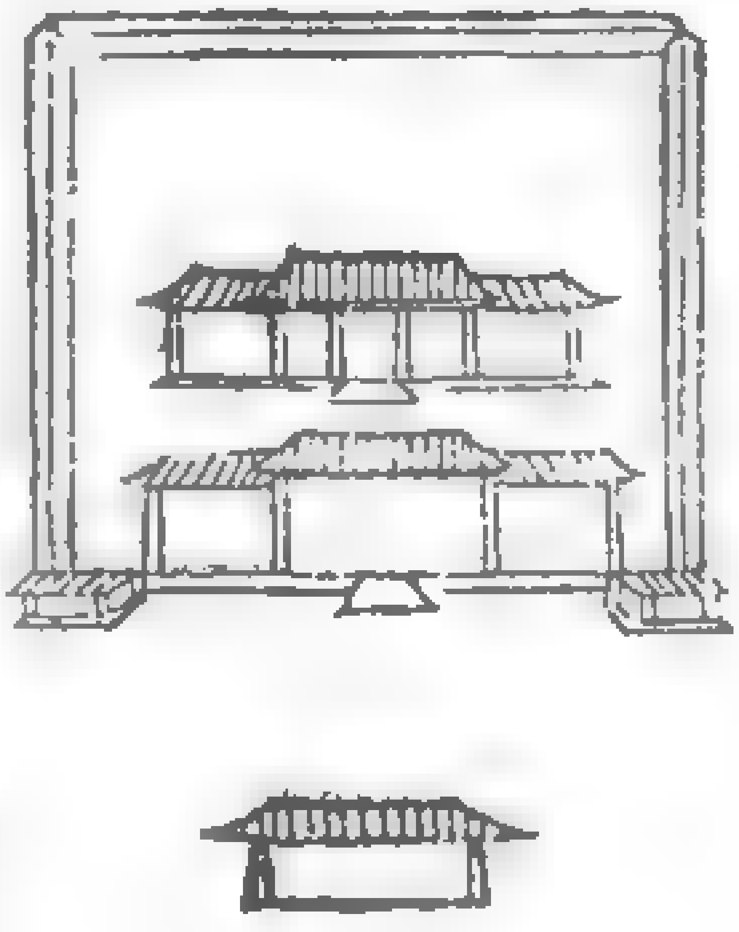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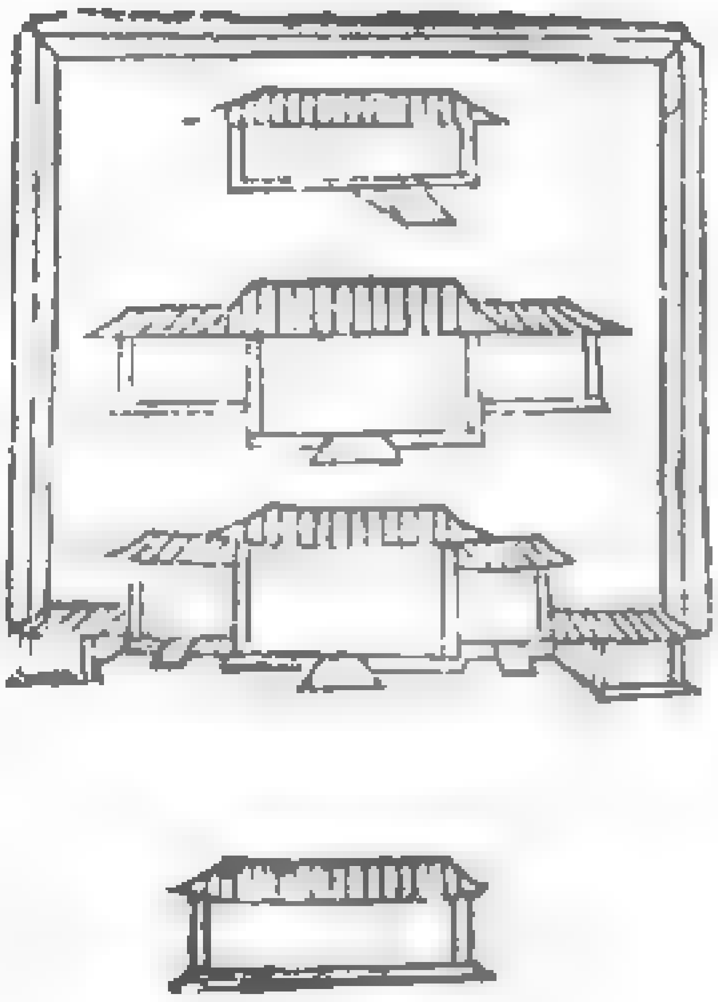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
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
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者也
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
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
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
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
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
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
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
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
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
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
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内是臆説也王肅聖證論曰禮
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
然而五下以無親之孫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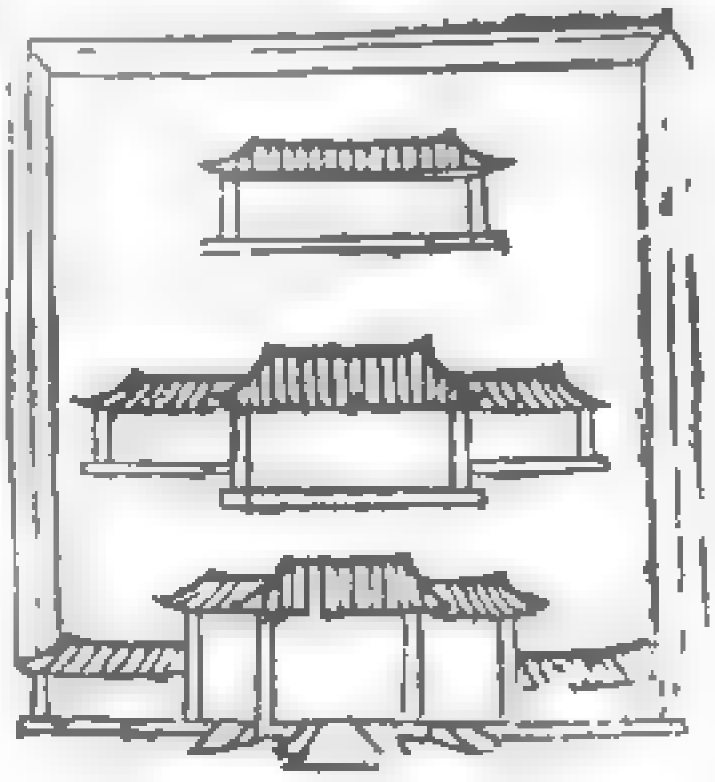


及與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諸侯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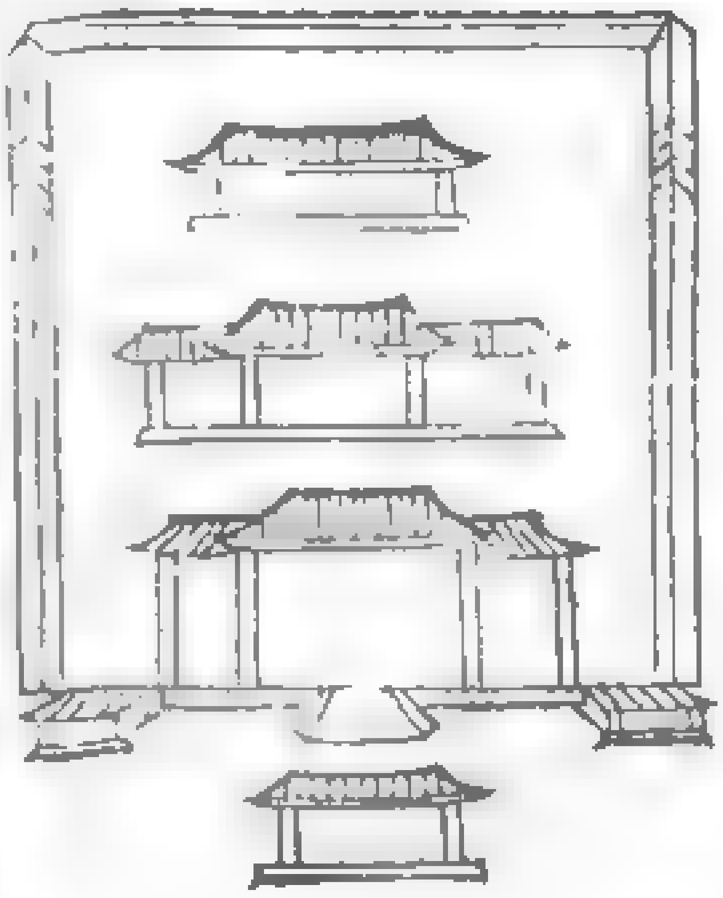
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已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祀其先代之王者宋祖帝乙是也孔穎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祖之廟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此是月祭及太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于禰廟其說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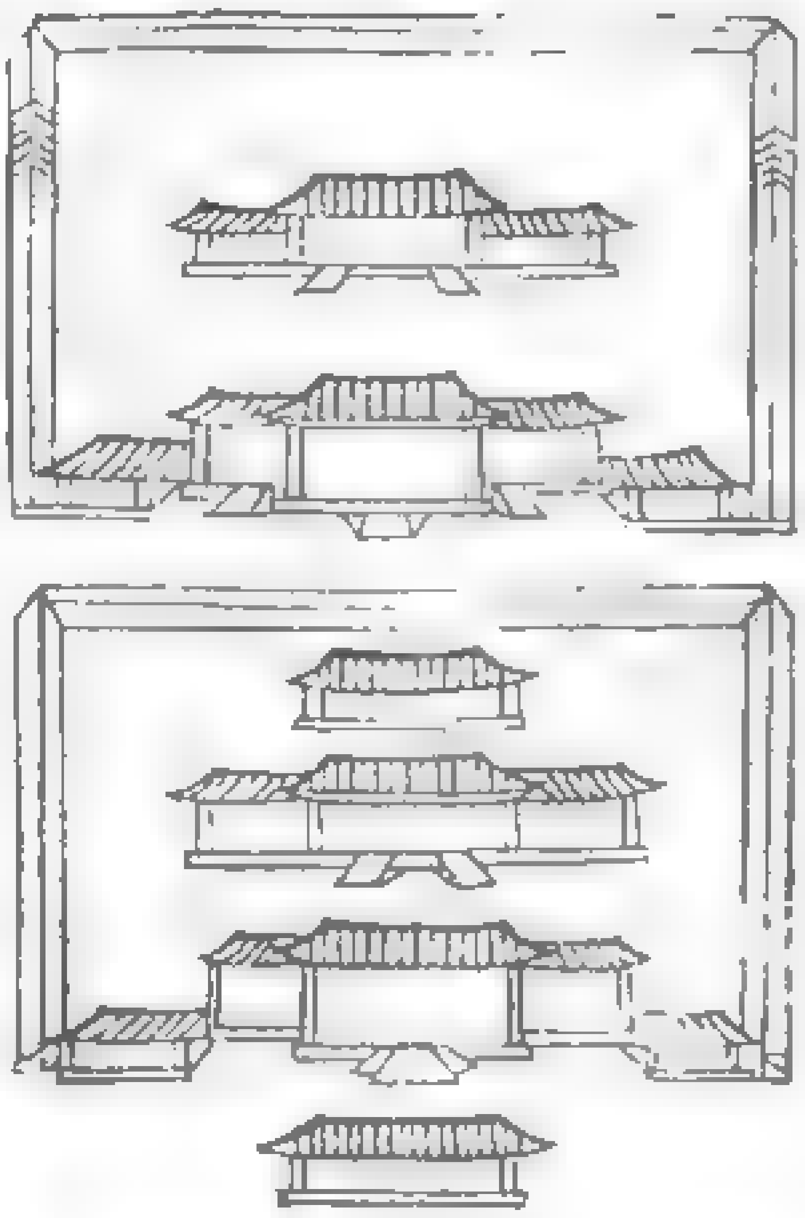
附庸五廟

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

春秋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illegible]王廟
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附庸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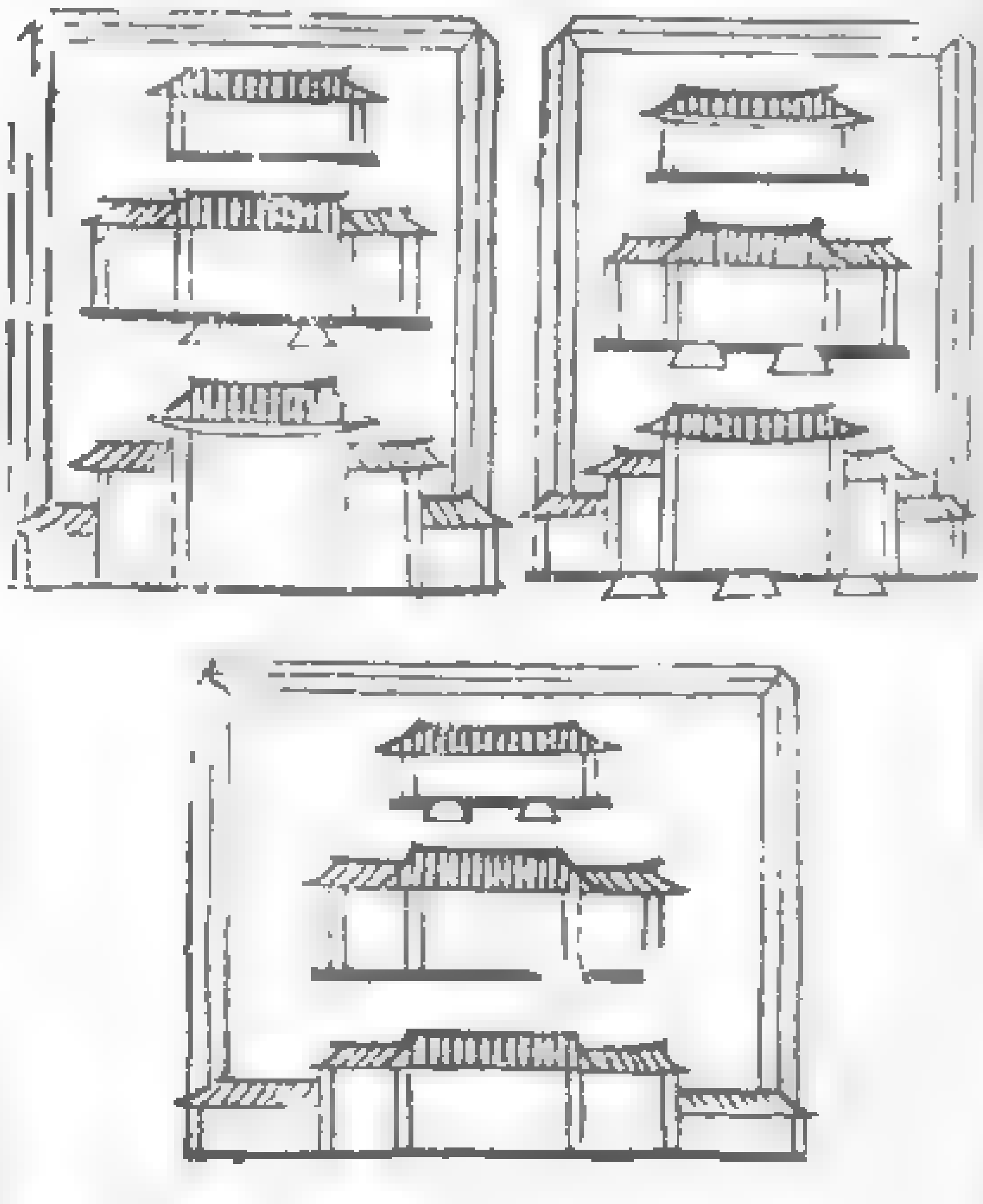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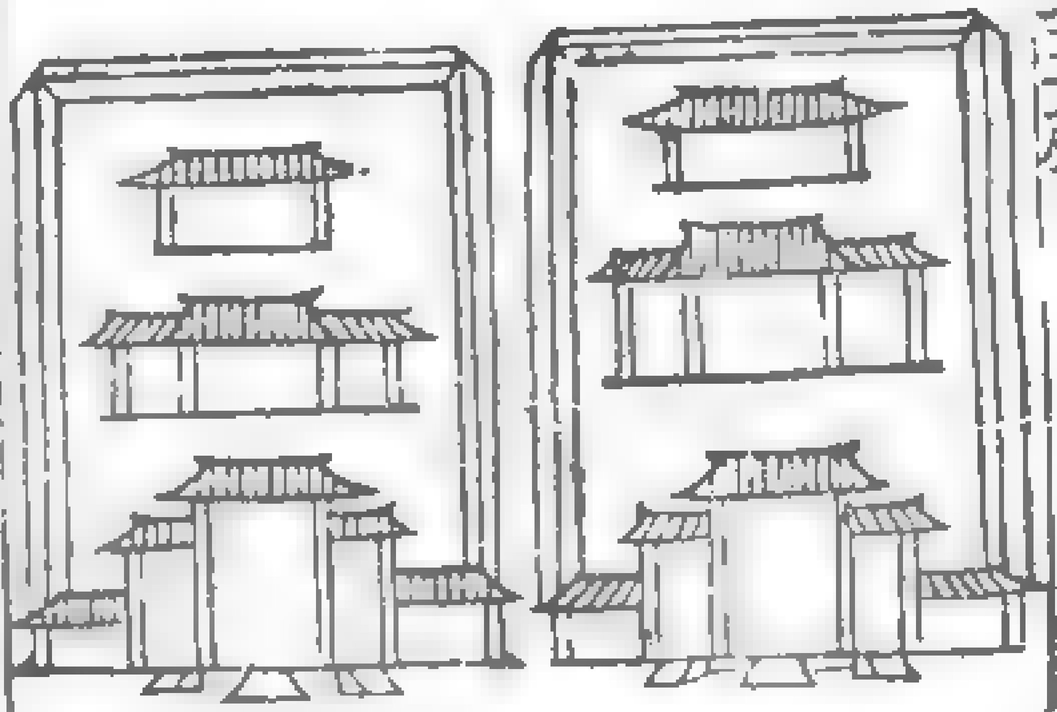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曰
太祖別子始爵[illegible]非別子始爵者亦[illegible]

商[illegible]王制商制故雖[illegible]諸[illegible]之別子亦[illegible]太祖之
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illegible]大夫但立父
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也然左
氏曰大夫有二宗賈卿曰大夫士有世小宗則大夫有
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亦是太祖之廟
常不遷也特牲法曰大夫三廟考廟王考皇考有廟
[illegible]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也孔
[illegible]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也
[illegible]春秋穀梁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
或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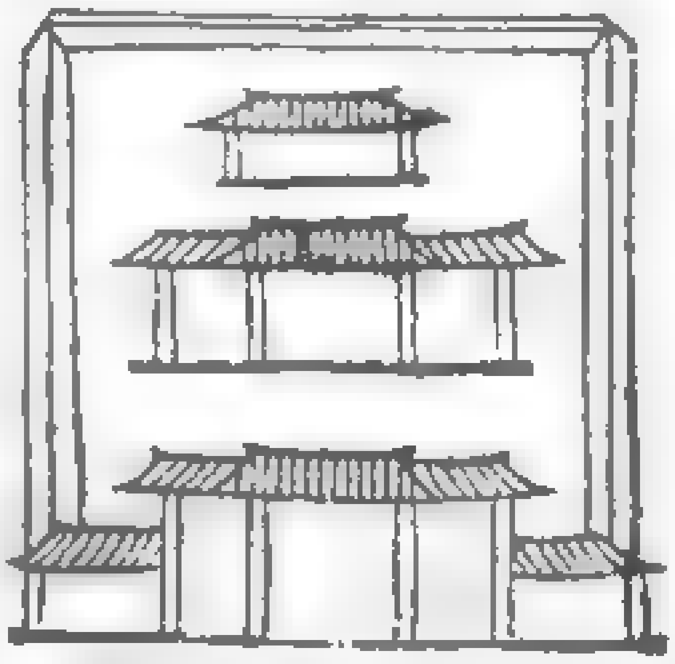
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鄭氏謂考當作皇考)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禰同廟然鄭氏此特以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illegible]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其曰禰祖共[illegible]所[illegible]也[illegible]八[illegible]曰[illegible]於侯之中士下士一廟[illegible]大子之士[illegible]二廟[illegible]一元士而不別上下[illegible]以[illegible]其皆二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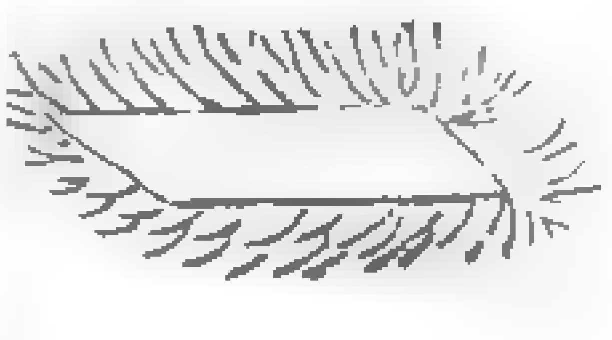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六十七終

禮書卷第六十八

壇
墠
不遷之廟
王者立四廟
廟位
廟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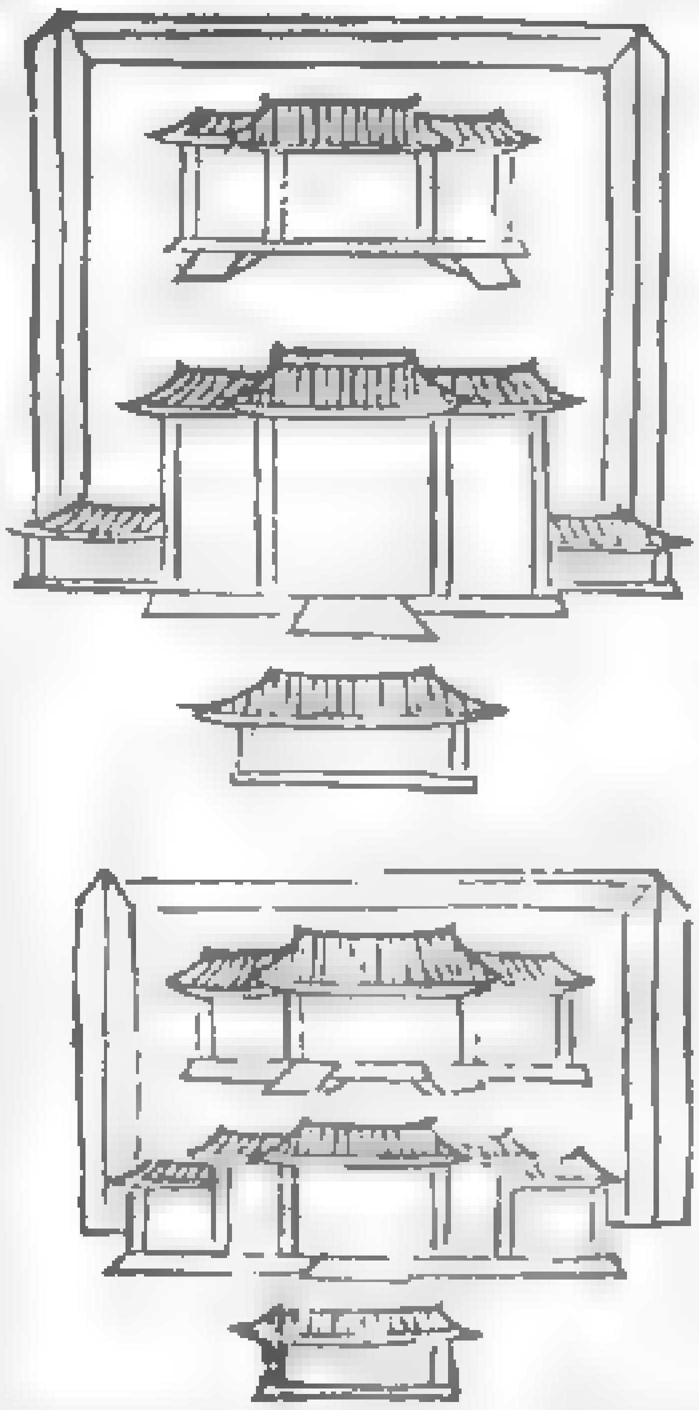
壇

墠



祭法言王立七廟一壇一墠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五廟一壇一墠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

爲鬼適士二廟一壇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
爲鬼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鄭氏曰
天子諸侯爲壇墠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
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唯天子
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
爾凡鬼者薦而不祭國語曰壇場之所
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墠等
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
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禘去祧無
廟此以義廢仁也夫祧爲壇去壇爲墠之設爲
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禱祈則出其
主於壇墠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惟禘
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
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則鄭氏謂大夫士無不主誤
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
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
不遷之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
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
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
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
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
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
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
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
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
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
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
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
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
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
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
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
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
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
文武爲下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
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
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盛德不著於世自武至
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
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戰
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
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
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王者立四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何[illegible]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illegible]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為立廟親盡也[illegible]則玄成以禘為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為始受命而一[illegible]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為人後者為父母期公子為後為其母[illegible]祭於孫否蓋為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為後雖受重一於[illegible]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為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illegible]昭穆之體一也於其立[illegible]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為孝宣以兄孫繼統為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廟位

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illegible]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南嚮於北墉下而薄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illegible]可知傳禮賓入大門內公揖入每門[illegible]及禮[illegible]司儀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然後及廟賈公彥[illegible]門東行至廟[illegible]其間有每門者諸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之兩旁有墉墻之中央通門則祖廟以西閤門者三東行而登三門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禮書卷第六十八

大寢 小寢

廟飾

寢廟薦新

庶人祭於寢

昭穆

大寢 小寢

詩曰奕奕寢廟 禮記……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備其……大寢復于小寢大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左傳曰氏有寢廟又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月令曰乃修闔扇寢廟畢備詩曰寢廟奕奕鄭氏釋周禮謂寢廟繹繹相連貌也

蓋上詩之文或作繹繹又春秋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道也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自此觀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一廟異飾非古制也

廟飾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穀梁謂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天子之楹刮之而飾以黝堊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堊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穀梁之言黝堊則楹可也若謂以黝堊為黑飾誤也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問於孔子彼皆斷耶匠過之耶孔子曰非無良材也蓋以貴文也魯廟如此則天子之廟可知矣後世禮廢臧文子之室繪而龍之僭於諸侯臧文仲管夷吾山節藻梲又僭於天子

寢廟薦新上

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少儀未嘗不食新……詩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禮獻人春獻王鮪……詩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儀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既夕禮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漢惠帝時叔孫通者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菓之獻由此興觀物高堂隆按禮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亡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

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可也皆有黍稷粢曰羞
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羞豚則薦新之
禮也後魏詔曰有邑之君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
月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
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隋唐因仍其失
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至開元五禮精義所說但設
神座從漢詔書亦以薦新味多非其節或強孰或
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自今當奉祠陵寢皆
須時乃上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
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
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
一人奉薦太廟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人子之於親飲食與樂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
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
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衣冠
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
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若蓋有
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
雜記秦禮春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
之寢乎古者守外事之兆有兆祀掌廟有守祧掌寢
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
于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
祧黝堊之隸僕祭祀脩寢
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
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
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於寢則及大寢者
以廟嚴於寢故也

寢廟薦新下

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祭
至不出神主薦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
新之大略也鄭氏釋王制謂
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剂有常月薦以仲月祭
以致孝而供薦時周禮之賦皆在仲月是
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
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魏高堂隆謂天子諸侯
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薦新
之祭也豈非惑於鄭氏之說然耶漢舊儀嘗韭之屬
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
而薦新在焉唐禮太常卿一人奉薦新物有司行
事然薦非盛禮一之於廟失之太瀆有司行事失之
太輕既夕禮朔月薦新不饋于下室禮弓亦曰薦新
如朔奠古人之重薦新如此可知

庶人祭於寢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曾子問曰無祿者稷食祭法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楚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
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曰庶人食菜祀以
魚又曰士庶人舍時
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

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
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
及豚鴈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与
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
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外之適寢故聘禮記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
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
可知

昭穆

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
穆爲左右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小史大祭
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
之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此之謂長幼有序又曰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
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而群
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仲尼燕居
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
人道竭矣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
而祔必以昭穆雜記曰士不祔大夫祔大夫之昆弟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
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亦從其昭穆之妾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祔春秋書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穀梁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

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
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爲
宗祭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
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
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
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
恐其踰也弗聽遂躋之左傳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
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富辰曰管蔡郕霍文之昭也
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曹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
唐叔武之穆也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
後者從祖祔食劉歆曰孫爲王父之尸正昭穆則與祖
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大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
曰穆穆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太祖
之子南面爲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爲穆張純曰元
始中禘禮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面父子不並坐
父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
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
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
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
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
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
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
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
穆齒此祭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

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昭穆食食死而葬[illegible]皆以
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
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邪則毀昭廟始
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
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所之陽爵也子
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祝父與孫齒亦無嫌乎尊者
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
而事之則昭穆之不可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以先
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
王廟於理或然

禮書卷第六十九終

禮書卷第七十

虞主

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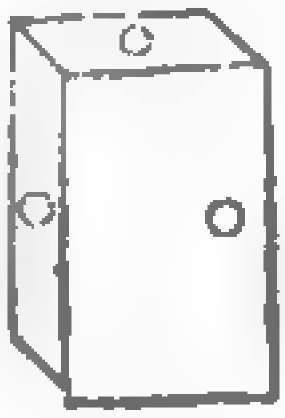
師行載主

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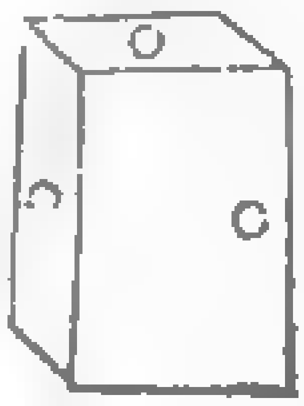
匰

坫

虞主



吉主



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illegible]司巫祭祀則共匰主[illegible]禮記曲禮曰措之
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齊桓公亟
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
始也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

其目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崩薨[illegible]
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
其廟 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illegible] 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
主以從禮也 鬼神依人者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檀弓曰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郊特
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
宗廟之有主也示民之有事也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
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
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 [illegible]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illegible] 練主用栗 [illegible]
[illegible]
栗者藏主也 [illegible] 作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立
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
[illegible]
有時日有練焉壞廟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
悝反祏於西圃 [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注士虞禮曰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
廟練而後遷廟士之皐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
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
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大戴禮五經異義公
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以備火災鄭高堂隆曰正廟之主
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
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
設坐於埳下韋玄成等議[illegible]皆[illegible]宜毀[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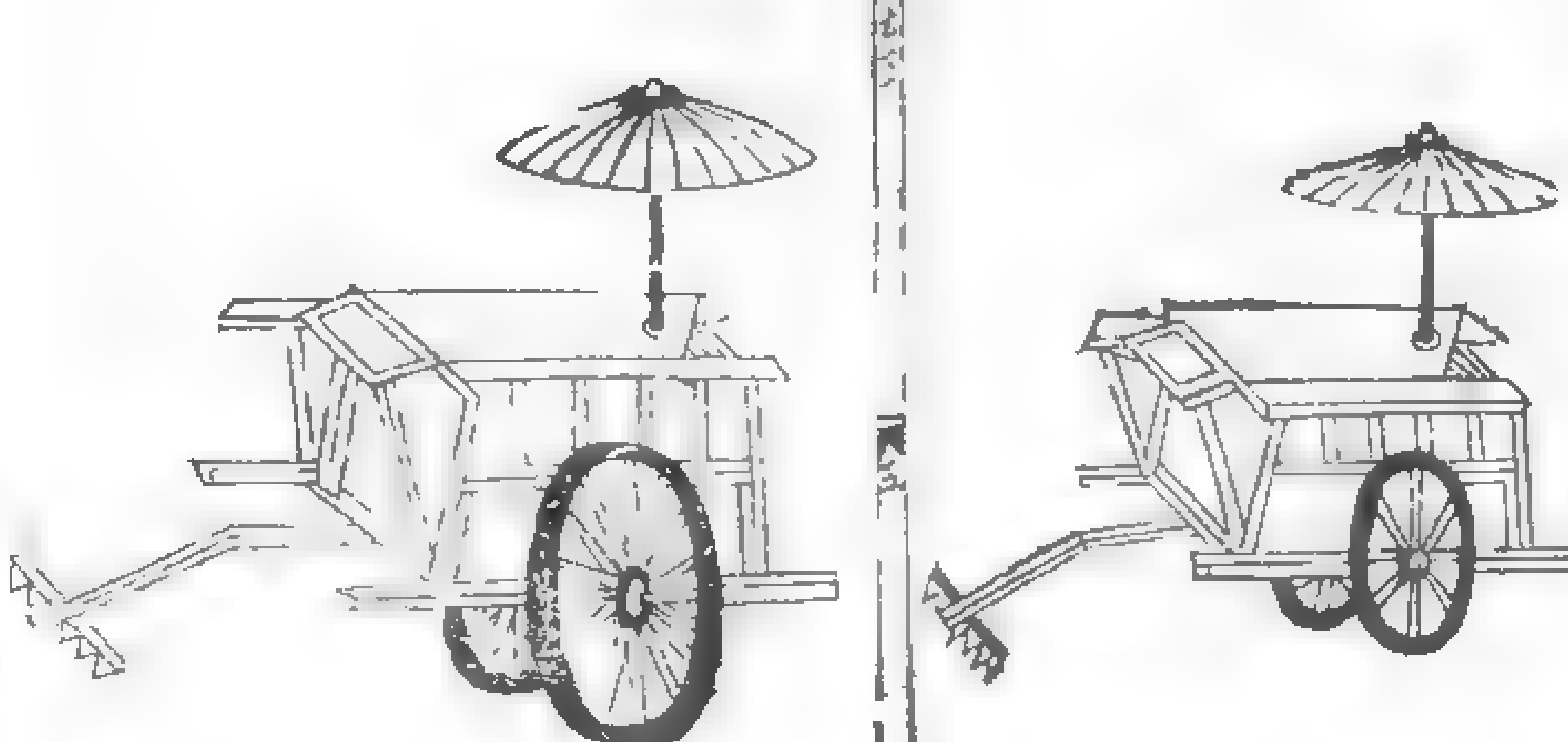
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
可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
中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
寸上林給栗木晉志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
者十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
以準遠廟漢元帝時親盡之廟主瘞於園晉尚書符問
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神主應共
處七室坎中當別處陰室[illegible]太常賀循上曰按
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illegible]晉元帝江左建廟主爲
帝之代有坎室者十也孝武帝時廟坎室十八唐會要貞
觀二十二年許敬宗奏言皇祖洪農府君廟應迭毀按
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但[illegible]有所
從來一日瘞藏事不允[illegible]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
[illegible]
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
故亦未合儀又議者言毀主藏於天府按天府祥瑞所
藏本非斯意今準量去祧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
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爲首若在
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祈享方諸舊議情
實可安洪農府君廟遠親殺請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
參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爲宏從之開元
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廟西
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
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於室中 江都集禮云太祖室北
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也唐志禮部奏准舊儀
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
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睿宗皇帝祧遷

有翊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諸侯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主右室制從之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內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illegible]依[illegible]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祭主作祭主埋則祭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盖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后作之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喪而既祖柩不可反執爲將祔而餞主可反乎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柘說謂大夫士無主乎[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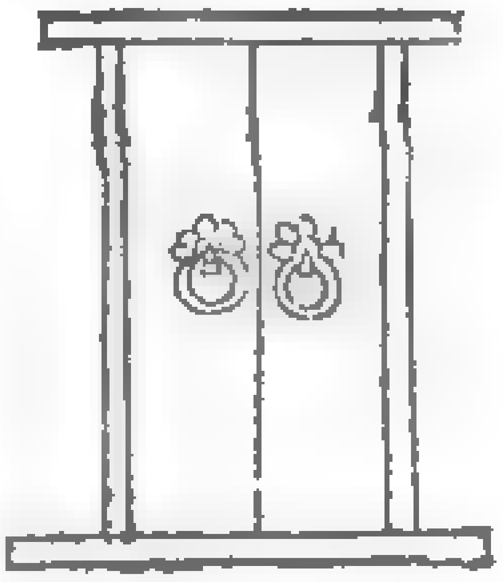
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廟遷之主藏於大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爲石埳非禮意也按少牢饋食藏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晉明帝時廟有埳室者下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爲埳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師行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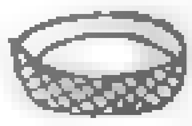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宜奉主車大師則執事涖釁主及軍器〔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肄師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社主宗遷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大司馬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衛祝鮀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金路〕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又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又曰主出入廟必蹕又曰卷柏公亟爲左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詩傳曰三升舟鼓鐘亞觀盒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此謂出軍將用宗廟則遷主也亞次也舟載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禰行主也〕然則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孔穎達曰遷主在左社主在右齊車〕用命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戮于社則社主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蓋與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社主示也石土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蓋有所授之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宜乎社造乎禰肄師用牲于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祓社后釁祖其行也前社而后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禰稱也文王世子謂之公禰[illegible]之也

祏



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反祏於西圃杜預曰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穎達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匰



司巫祭祀共匰主說文曰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以匰器盛主至祭所大祝取主匰器退摯虞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然則匰笥類也

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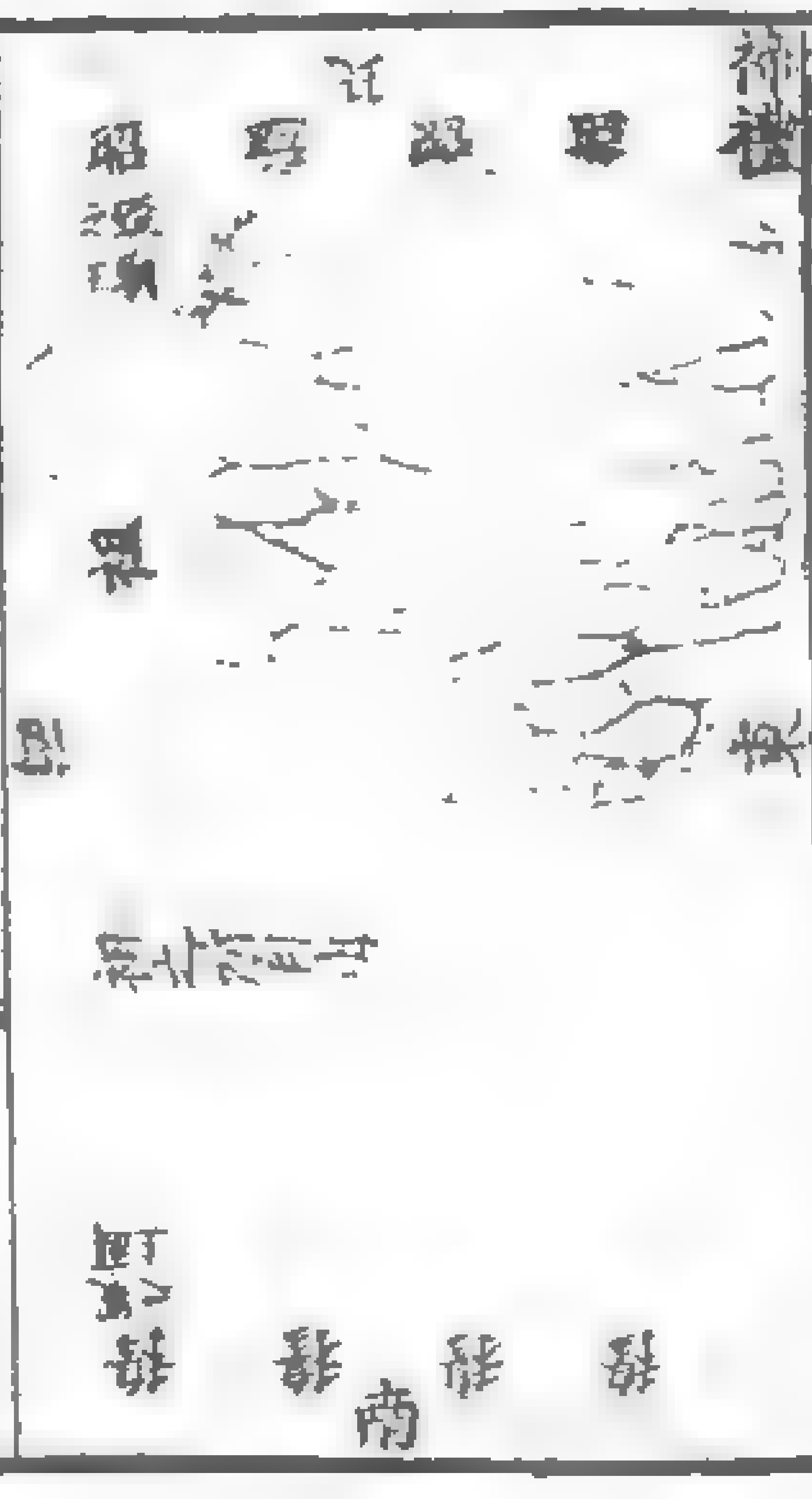
坫者以土為之其別有二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illegible]又於其南為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隅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以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而不康之於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改康為亢非也

禮書卷第七十終

禮書卷第七十一

禘祫上

禘祫下



上同吳禮曰歲遍祫事[illegible]使服都邑之士則曰侯于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illegible]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

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illegible]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illegible]

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㲈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illegible]

詩雝禘大祖也[illegible]

玄鳥祀高宗也[illegible]

長發大禘也[illegible]

禮記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illegible]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曾子問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者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又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illegible]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氏禘祫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illegible]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illegible]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汎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illegible]其祼鑄用雞彝鳥彝[illegible]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illegible]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右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土加室中之左右也[illegible]

[illegible]祭禮右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illegible]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
[illegible]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
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
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曰說禮記祫于太廟之禮云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備五齊三
酒禘唯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
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
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
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
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illegible]
[illegible]禘之爲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
[illegible]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
高廟爲常後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
主而已謂之殷祭[illegible]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爲昭景宣二
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袁準曰祫及壇
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
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
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於四時
皆大祭也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再閏八年又殷兩
頭如四實不至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閏含二則
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
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illegible]說
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illegible]則禘於太廟以致新[illegible]

徐禪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
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
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禘三時皆祫禘雖有定年而文
無定月[illegible]
邈答曰五年再殷象閏無取二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
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
曰特禘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特況祫
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唐陸淳
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
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
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
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
年一行可知也鄭氏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
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
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
絕祭者有四種耳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
之爾何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
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之靈威仰也此何妖妄
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
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氏述之通於五經
其爲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答
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
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之義也[illegible]
[illegible]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
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
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illegible]以其

不逆祀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言
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
月為之 今備引諸經
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 左氏
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云晉人以寡
君之未禘祀 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郊特牲曰春
禘而秋嘗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 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礿夏禘
又曰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仲
尼燕居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王制云春礿夏禘 又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烝則不礿 詩周頌序云雝禘大祖
也 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也
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禘郊
之牛角繭栗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謂
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
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
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
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
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
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 皆約春
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
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
所以 之夏或各自書不相共會

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為礿祭義
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
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
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
小於祫 儒者通之云三年喪畢小禘于禰五年大
祫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群廟之主何
謂之大若迎群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又曾子問篇
中何得不序 乖繆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
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大祖 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 禮記曾子問篇
云祫祭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 又云非祫
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
禘不為殷祭明矣 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
本魯禮也不合 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
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
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助祭而往助
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礿禘酌鬯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
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大備漫故夫子退
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
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
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
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
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 當先陳

設壇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
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祼然後設位乎先儒亦[illegible]
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illegible]述祭祀若不達
[illegible]
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
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
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
並即文爲說不能遠觀天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
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信如鄭說
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
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
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
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又云夏礿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
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焉何也答曰禮篇之中夏礿秋
嘗冬烝甚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
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
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
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
頌[illegible]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礿
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問曰
禘若非圜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
皆及五帝五帝大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
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猶繭栗則大皞
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以禘祫俱大祭祫則於
大廟列群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illegible]

[illegible]子謂凡大廟之有祫祭象生之有族食之
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食之
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illegible]若信
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處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illegible]
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怪哉周
禮大宗伯以肆祼獻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
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夫祼獻饋食在時享之上追
享朝享謂於時享之閒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祼獻爲主
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
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
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
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二年一禘[illegible]
[illegible]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
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
嘗[illegible]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十一月或未畢而祫且
躋僖公爲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illegible]
[illegible]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
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
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
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祫[illegible]踰年
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
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
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
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
爲禘可知此三年而祫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
畢祫于其廟從後禘於大廟明年[illegible]

畢之祫明年之禘同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于群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或之也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祫及其高祖是學士大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大祖而已有祫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祫則周公有大勳勞者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禘可施於群廟故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考之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祫小也康成以配祖之禘為圜丘之祭以群廟之祫為魯之正禮於是謂祫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祫後終則祫先禘後此不經之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易之以七月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曰禘宜在夏張融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祫之年月紀傳無文禮緯與康成謂祫在三年張純謂祫在十月於理或然蓋禘以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在上陰在下有尊卑之義也祫以合群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根有合於本之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祫禘祫嘗祫烝為三年之祫而祫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兩岐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併享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禮經頗為乖失然則五年再殷之制可以不通計乎

禘祫下

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韓詩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祫則未毀廟之主畢矣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陸淳謂禘祭不兼群廟為其疏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其遠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高陽商宜郊契其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高陽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后在夏商為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禮

是也由此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禮興衰成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諸侯長鑊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脀又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為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若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有事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祫而已王制之言祫非三年之祫也

禮書卷第七十一終

禮書卷第七十二

時祭之祫

月祭時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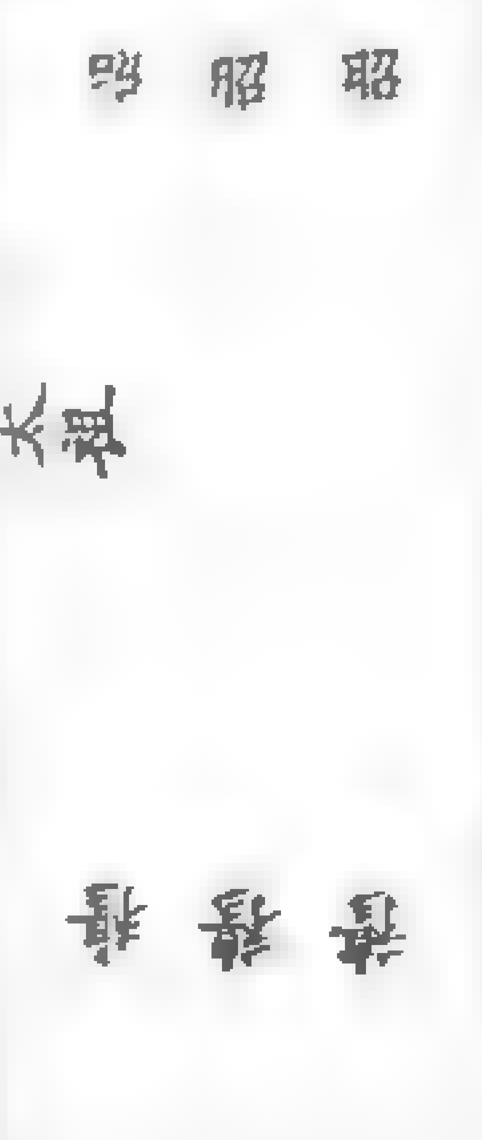
三代祭時

天子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卜郊

時祭之祫



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須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商禮春曰礿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祀夏曰礿而五年之禘不嫌大焉詩頌雝禘太祖是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喜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

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禴而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禴祫諸侯言禴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illegible]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並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於烝嘗而其醉者祫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illegible]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月祭時享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國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曰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玄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兆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為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与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大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於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于禰則異於王諸侯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illegible]祭法諸侯月祭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耶

三代祭時

夏 祭其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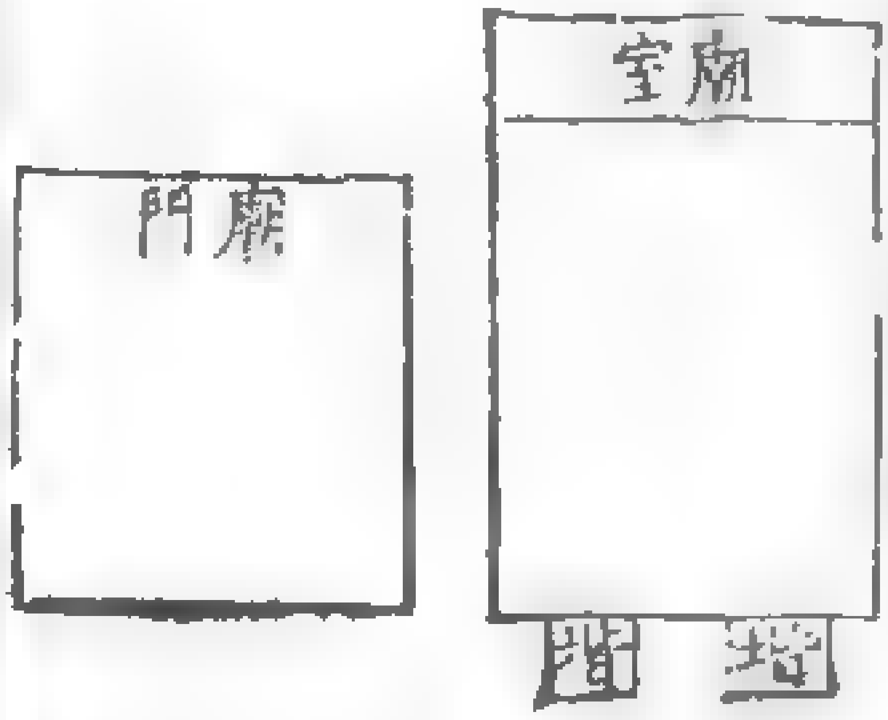
商 祭其陽

周 祭以朝及闇

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商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言之大事于大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尚黑用昏故祭其闇商尚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尚赤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illegible]蓋三代正朔之所尚正則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朝則夏以平旦商以雞鳴周以夜半是皆夏據其末商周探其本則祭之早晏亦昔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則周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周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蓋雞人告于宗伯宗伯告于王然後行事

天子諸侯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周官有大卜龜人占人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表記則曰天子無筮禮器言諸侯以龜為寶記則曰諸侯有守筮蓋天子至於龜而未嘗無筮諸侯主於筮而未嘗無龜鄭康成謂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此皆指其所主者言之也周官凡祭祀之禮肆師於卜日宿為期大宰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曰大史與執事卜日郊特牲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龜筴傳曰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儀禮特牲少牢士冠皆筮於廟門之外士卜葬亦於廟門之外則人君卜於禰宮之內大夫士筮於禰門之外也[illegible]考之於禮大夫士有筮無卜筮則有筮史卜則請於君故臧氏居蔡孔子所識騶乞請卜子產弗與則士又可知矣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少牢大夫朝服而祭亦朝服而筮特牲士冠端玄而祭亦冠端玄而筮則卜筮之服與祭同也然大夫士筮則主人西面筮史亦西面天子之卜則易南面天子北面何也北者正陰之位西者少陰之方天子求北於正陰大夫士則求北於少陰而已猶之天子藉於正陽之南郊諸侯藉於少陽之東郊也然天子之卜易雖抱龜南面受命及其卜也亦北面觀士喪禮筮之筮者南面受命然後北面筮之則天子之卜蓋亦然也士筮宅以筮而卜日又以龜豈非請於君乎

卜郊

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天神皆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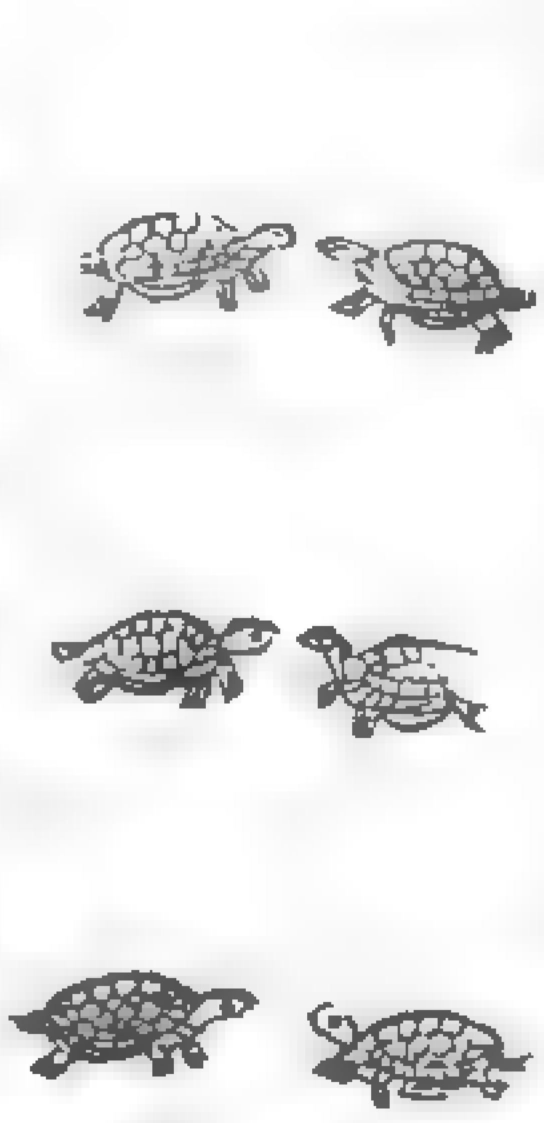
而禮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則周之始
郊周正月之郊也周正月之郊以冬日至則非始
郊者用辛矣家語曰冬至之月用辛此王肅傅會之
論也春秋成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定十一年五月
辛丑郊哀元年四月辛丑郊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
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
矣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考之於禮卜筮
不過三則僖襄之四卜郊成之五卜郊其爲非禮與
強可知也然詩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左氏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
矣啖氏曰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
吉則卜下辛此說是也穀梁謂自夏正月至三月郊
之時也皆卜上辛然考之儀禮少牢饋食筮旬有一
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曲禮曰旬之外曰
遠日是古人踰旬則卜未聞踰月乃卜也社用甲郊
用辛者甲者日之始辛者歛之方生物者社也故用
甲成功者天也故用辛鄭氏謂用辛者凡爲人君當
齋戒自新若然是祭祀之卜日其義不在神而在人
也公羊曰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魯郊以周公之故不
爲非禮

禮書卷第七十二終

禮書卷第七十三

六龜
燋
楚焞
卜法
蓍
筮法
蓍櫝
畫本爻
卦版
繫幣

六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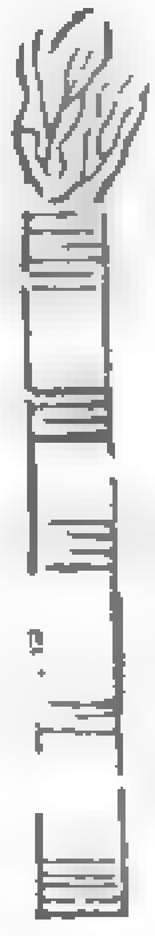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
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卜師凡卜辨龜之上
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爾雅十龜一曰
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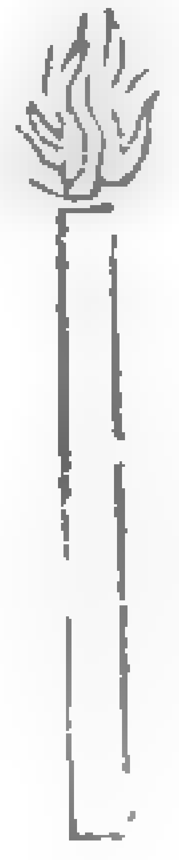
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
若龜策傳八龜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
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
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
則爾雅所謂射即繹不類
靈屬也不若即若屬也天龜仰西龜左倪也
龜右倪皆其首然也東龜其甲
也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右左倪也左右倪也陰後弇
也陽前弇也其色則天龜玄地龜黃東西龜白
北龜黑此所謂各以其方之色也樂記曰青黑緣天
子之寶龜也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頾也天子
[illegible]之龜青頾然則六龜之色其亦視其方而已其長
則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
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筮而已則大夫無寶
龜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也凡龜取以秋攻以
春龜人其藏有室
[illegible]之必[illegible]而[illegible]莫之必
端而辨其首卜則腹骨灼則四
或自或陳其事不一若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
眡高作龜祭祀之事則眡高命龜國之大遷
大師涖於喪祭則陳龜凡旅則陳龜而已考之儀禮
卜人抱龜宗人示高而乃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
則太卜所大祭祀凡八授卜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

也國大貞作之而不命者宗伯也貞龜則正之於卜
位而不親命也陳龜則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燋



契焞



卜法

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
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
龜致其墨士喪禮將葬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宗人立于門西東面
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席于闑西閾外主人北
面免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蓋燋炬也
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焌楚焞之燋

痺葬其村也[illegible]曰將其體也[illegible]契其
用也淩與將其名一也契與作其義一也上喪卜葬
始則卜人貝龜于西塾上南首楚焞置于燋在龜東
以龜莫也既而莫龜西首燋在北以占者在南也掌
共燋契謂之菙氏者鄭氏曰燋炬用荊菙之類也卜
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
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至葬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書曰惟洛食又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曰貞曰悔[illegible]凡七卜五占
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
占龜之法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小大坼有微明
兩霽[illegible]克其兆狀然也君占體然後大夫占色史占
墨卜人卜其事存然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卜掌三兆之法有玉兆瓦兆原
兆而洪範占者必三人士喪禮占者亦三人先儒以
爲三人所以[illegible]三兆也於義或然然王葬卜人定龜
即占坼也而鄭氏以爲定所當用之龜卜師作龜致
其墨則後墨也而孔氏以爲兆廣墨龜乃爲之其說
誤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龜策傳曰龜千歲乃
游蓮葉之上蓍[illegible]莖共一根其旁生獸無虎狼草無
毒螫又曰上有擣蓍下有[illegible]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
必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劉向曰龜千歲而
靈蓍百年而神然則蓍龜皆以久而後可用也龜從爲
動物而屬乎陽故知象蓍植物而屬乎陰故知數屬
乎陽者其長或尺二寸或八寸[illegible]之以陰也屬乎陰
者其長或九尺七[illegible]大衍二五記曰

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者之儀
禮特牲饋食筮者坐筮少牢饋食筮者立筮鄭氏云
卿大夫蓍五尺立筮士之蓍短坐筮由便也推此則天
子諸侯之蓍其長如大戴之說信矣周禮上春釁寶龜
相筮月令孟冬則釁祠龜筴周祭之法異也鄭氏曰蓍
龜歲易然[illegible]傳曰夏商欲卜乃取蓍龜已則棄之
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則所謂相筮者擇其不可
用者而已非歲易也

蓍

筮法

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illegible]

[illegible]

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蓍大衍之數[illegible]

爲本實其六四[illegible]以[illegible]而爲二以象兩[illegible]

陽也掛一以象三[illegible]陰陽之中也[illegible]

四揲四時歸奇而爲閏天道之變[illegible]過四而爲之所

營亦如之以至十有八變而後成[illegible]則每爻三變

矣三易共六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也於三代

之前固已重矣揚子曰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娱也古

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曰筮咸作筮商爲筮咸後

世有神筮季咸蓋祖其名耳九筮之名自筮更筮咸

以至筮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名書非若龜之

八命也鄭氏以巫易筮以九筮況八命而已事釋

之不可考也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曰

汝有大疑謀及卜筮故舜禪禹武王伐紂而卜筮兼

用[illegible]此所謂大事大疑者也

降於此則卜筮不相襲或卜若筮而已然太卜凡小

事涖卜則小事亦卜矣記曰大事有時日用卜小事

無時日有筮蓋此所謂大事者小事之大者也小事

非不用卜以用筮爲主耳禮先筮而後卜春秋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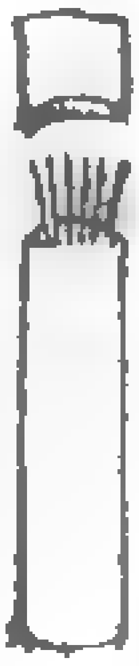
魯桓公卜成季之生晉文公卜逆襄王獻公卜娶驪

姬甞先卜而後筮何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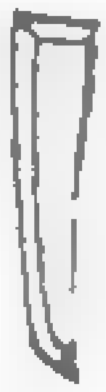
後有數卜筮自明求乎幽故先筮而後卜從也先卜[illegible]

後筮失之矣

蓍櫝



畫爻木



卦板

如冠禮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illegible]

[illegible]士喪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illegible]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少牢史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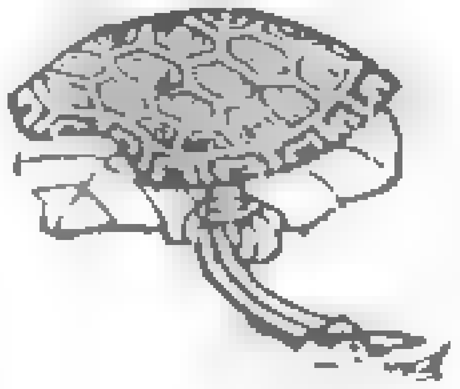
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

人命之史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

筮乃釋韇立筮吉則史韇筮

龜之藏有[illegible]之藏亦[illegible]櫝以木蓍櫝以革未

筮則筮者執筮抽上韇以筮命將筮則抽下韇左執筮右兼韇執之以擊筮筮者及筮則釋韇跪坐列韇筮士冠士喪筮有韇而特牲不言韇少牢言上下韇而士喪不言下韇互備也士冠特牲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illegible]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 [illegible] 主人受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以告[illegible]宅筮人指中封而筮卦 [illegible] 在左下筮卦執卦以示命筮者乃旅占特牲饋食筮 [illegible] 即席西南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少牢饋食筮者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 [illegible] 筮者常在右卦者常在左大夫以上筮者立卦者坐士以下筮與卦者皆坐 [illegible] 畫爻於地卒書卦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卦以木是也書卦以板少牢所謂卦于板是也古之筮法見於春秋多矣有以前卦繇後卦有以後卦斷前卦有兼二卦有止一卦 [illegible] 侯筮敬仲遇觀之否 [illegible] 其吉在於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illegible] 筮畢遇困之大過 [illegible] 其凶在於困于石據于蒺藜此以前卦占之也魯桓公筮季友遇大有之乾 [illegible] 其吉在於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以後卦占之也晉獻公筮仕遇屯之比 [illegible] 其吉在於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 [illegible] 穆子遇明夷之謙 [illegible] 其凶在於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此兼二卦占之也秦穆伐晉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晉筮救鄭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止一卦占之也然懼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故以私志而問者兆不必應若魯穆姜居東宮遇艮之隨其繇元亨利貞無咎南蒯筮叛遇坤之比其爻曰黃裳元吉皆卒以凶此又吉凶在人也



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鄭康成云既卜筮史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然經言凡卜筮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則繫幣於龜策矣當從杜子春之說為正

[illegible]書卷第七十三　終

禮書卷第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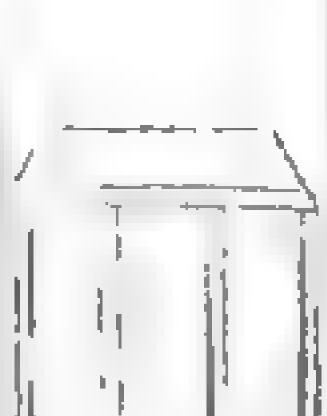
戒誓
王齊宮
后齊宮
祭服
尸

誓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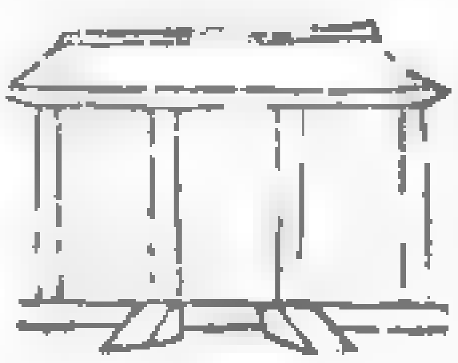
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先王亦如之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誓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明堂位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少牢饋食筮旬有一日

戒者物以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別其戒而已矣小宗祭則兄弟皆與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則周禮所謂百族郊特牲所謂百姓者儀禮所謂子姓兄弟之屬是也澤郊學也誓於澤即其所習而誓也繼之以庫門太廟者庫門之內象法之所在戒百官於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然古者用刑之法官掌以實誓人之辭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孥戮汝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百官之辭也條狼氏所謂殺轘鞭墨者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齊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天子諸侯誓以卜吉之日戒宿以卜尸之日七日前有十日之戒則與天子諸侯同後有一日之宿則與天子諸侯異此所謂有曲而殺也士有筮日而無諏日有宿而無戒與大夫異宿以三日而不以一日則與天子諸侯同此所謂有順而摭也考之月令教習田獵誓設于弊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聘禮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氏曰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誓以勑告士衆然則祭祀之誓亦應如此禮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北面獻命因其理也古之讀誓者史官耳大史所謂戒及宿之日讀禮書而協事是也唐制太尉讀誓非古也今摘襲之

后齊宮



王齋宮



曲禮曰立如齊齊者不棄不中禮弓曰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石駘仲卒[illegible]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王制天子齊戒受諫冢宰齊戒受質月令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illegible]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illegible]禮器曰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禮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玉藻將適公所齊戒居外寢沐浴君羔幦虎犆[illegible]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illegible]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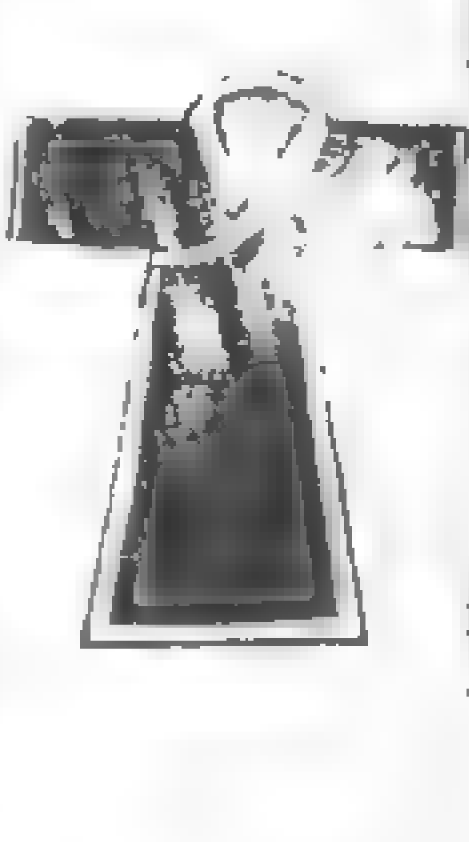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齊則綪結佩而爵韠[illegible]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illegible]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周禮膳夫王齊日三舉[illegible]玉府王齊則共食玉[illegible]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illegible]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illegible]大史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illegible]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illegible]餼夕記士處適寢有疾者齊[illegible]養者皆齊[illegible]孟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孔子曰齊必有明衣布子之所慎齊戰疾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illegible]由不飲酒不茹葷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莊子曰[illegible]

孝者齊乎其能存亡乎蓋薦此祀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
齊見父母之行也是以齊不寘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
文公諫曰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
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
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左氏傳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
于寪氏也
祭統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檀弓曰非致齊也非疾
也不晝夜居於內儀禮疾者齊鄭氏謂寢國語耕藉之
禮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蓋君齊於路
寢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
處適寢亦猶外事所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也致
齊晝夜處適寢不濁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居
於內是也鄭氏曰散齊不御不樂不弔則散齊雖從
外事其它與致齊同矣故不飲酒不茹葷不寘不聽
喪者則弗見也不蠲則弗見也凡不以哀欲慝貳其心而已則
浹旬之間其可伐鼓乎季悼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
伐鼓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
何居蓋季悼子之於祭特齊三日而已非禮經所謂
致齊之日也然有大小禮有輕重先王之時蓋有三
日齊者國語所謂百官各即其齊三日月令天子迎
氣亦齊三日是也考之儀禮大夫旬有一日筮日前
祭二日宿戒尸明日筮尸又明日乃祭士筮日又前
期三日之朝筮師未備謂人君卜日則散齊卜尸則
致齊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則散齊九日致齊日士前祭
二日筮尸則致齊與人君同而散齊與人君異然節

齊不外於筮尸大夫致齊一日散齊九日於禮無
據古之齊也非特施於祭祀而已故莊公所宿齊
戒居外寢沐浴則見君必齊矣昏禮玄冕齊戒以神
陰陽也則娶妻必齊矣周禮王路以齊車其
僕謂之齊僕其右謂之齊右則會同賓客必齊矣兵
於道發以齊敬也則旅必齊矣祭統曰君子非有大
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凡所以致恭敬者
未嘗不齊也然會同賓客其齊服蓋亦服玄端而已
鄭氏謂王齊服袞冕無據

齊服



同官同服其齊服有玄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
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
冠也又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又曰玄冕齊戒鬼
神陰陽也荀卿曰玄端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
食葷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玄天子齊則
玄冕玄端所謂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
則玄冠玄端所謂玄冠丹組纓是也

諸侯之弁於緇以下之冠
緇緌故也然諸侯與士之弁祭祀其齊則同玄冠玄
冠以一其誠其分其異故殊組纓以辨其等天子諸
侯大夫齊於異服士齊祭則一於冠端
玄而已其玄冠蓋與朝服
之冠同其所異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
為組纓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者陰陽之雜士以為組
纓以其未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為女巾
書與詩以綦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綬為世子之佩則
綦皆卑者之飾也儀禮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氏
謂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於義或
然然齊之飾不特如此而已其明衣布其韠爵其縓
緇紳綦組鹿帶

尸

曲禮坐如尸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
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禮運曰醆斝及
非禮也是謂僭君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
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
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
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郊特牲曰周坐尸
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周旅酬六尸尸陳也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
玉藻曰尸襲與尸行式大夫禮式上中式小卫
曰練笄曰遂口視纚皆繩屨大祥吉服而筮尸少儀父
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之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婦人為
尸坐則不手拜酌尸之僕如君之僕雜
記曰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
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
必有前驅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尸
飲君與卿四人餕尸在廟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
於君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尸執足坊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
有事也坊記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

者過夫以鼓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臣有上下也[illegible]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則執豐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盛逆尸沃尸盥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illegible]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illegible]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illegible]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illegible]詩鳧鷖曰神祇祖考安樂之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illegible]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illegible]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illegible]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illegible]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illegible]中霤禮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逸禮記祫于大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鳧鷖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illegible]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傳曰舜人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illegible]禮記曰爲人子者[illegible]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焉禮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終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几則一尸喪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司服享先公則鷩冕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袞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弗敢也然小記曰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者鄭氏曰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其爲君也以卒者不成其爲君故不敢服其爲君之服也儀禮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再宿而一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所壓士之禮有所伸推而上之則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儀禮大夫士祭也皆祝迎尸於門外祝入門左則固張於廟門之西矣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面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按祭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觀儀禮大夫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略可見矣[illegible]

禮書卷第七十四終

禮書卷第七十五

牧牲官

卜牲（卜免牲）

養牲

三牢

簡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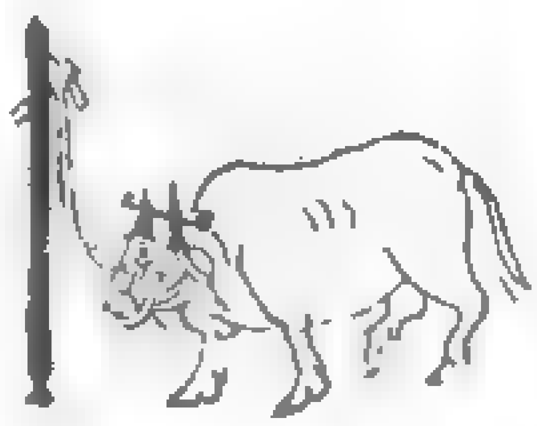
牧牲官

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illegible]充人掌繫祭祀之大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卜牲（卜免牲）

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公羊傳曰養牲必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而卜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當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又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羊亦曰免牲[illegible]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illegible]神也無非卜用故擇牲必不[illegible]免牲必卜[illegible]敢專去也在牧為牛在滌為牲在滌[illegible]其傷之則不成牲也故以在牧名之

養牲



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illegible]司門凡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牛人凡牲不繫者共奉之[illegible]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槁[illegible]詩閟宮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illegible]禮記曰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又曰犧牲不粥於市牲死則埋之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祭義曰擇其毛而卜

上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公羊曰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大牲國語楚昭王問於射觀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唐郊祀錄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十日中祀三十日小祀十日史記莊周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郊祀志注漢祭天養牛五歲

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毛氏曰楅持牛也綴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又曰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蓋楅衡以木爲之橫設於角則楅楅其角猶射以楅楅其矢也然則少儀祭統所謂紖也康成旅言合楅衡以爲一於禮離楅衡以爲二是自惑也穀梁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惟具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蓋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以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具而不必卜也求牛猶曲禮所謂牽牛春秋傳所謂牽牛馬也以職授人而芻之則職人者充人司門之類也大祭祀之牛授之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是也散祭祀之牛授之司門大人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人養之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旬浹則先王繫牲不必皆三月矣唐郊祀錄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十日中祀三十日小祀十日理或然也莊周言郊牛食之數歲漢之郊牛養之五歲此非先王之禮也然則稷牛惟具而先王之牛必卜何也稷祀於郊則屈而不伸故用求牛而與帝牛異先王享于廟則伸而無屈故用享牛而與帝牛同古者之於世也視之則召見之則下於歲時則齊戒沐浴以朝之於朔望則皮弁素積以從之牽之必親殺之必射割之必袒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致嚴於鬼神然見而下之夏商之禮乎周官齊右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式則下前馬則周人於牽牛式而不下也

三牢

養馬謂之閑養牛謂之牢閑以防之牢以固之各象其性而制之也然牢不特施之於牛而已羊之所在亦曰牢禮凡言少牢是也豕之所在亦曰牢所繫三牢各主一月唐制一月在外牢二月在中牢三月在明牢其言蓋有所受也

飾牲

周禮封人飾其牛牲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
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將事于四
海山川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莊周曰犧尊
衣以文繡廣儀夕牲被以絺然則羊人飾羔曲禮所
謂飾以繢也校人飾黃駒猶傳所謂文馬也羊人掌
羊校人掌馬其飾羔馬宜矣封人非掌牛而飾牛者
牛土畜也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封樹而疆之則飾土
事也使飾土事者飾土畜因其類也小子凡沈辜侯
禳飾其牲則凡牲無不飾矣鄭氏以飾為刷治絜清
之然則刷治潔清之非所謂飾

禮書卷七十五終

禮書卷第七十六

用牲之別

省牲迎牲殺牲之儀

玄

畜

蒼

用牲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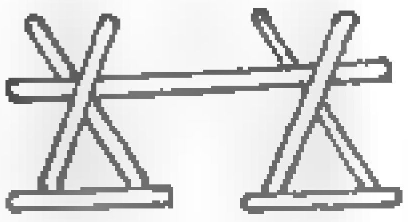
周官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
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
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
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盖純謂之牷完謂之犧
故禮記言毛以告全左傳言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為
犧則牷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也然牲者亦必完犧
者亦必純禮凡言牷物其為犧可知也凡言犧牲其
為純可知也先儒謂陽祀祀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
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望祀四嶽四瀆也然大宗
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
以黃而不以黝若孟騂者陽祀之易祀以騂為主
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盛色陰祀以黝為主而不必
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閟
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牲
閟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爾雅
曰黃牛黑脣曰犉詩曰殺時犉牡此社稷之用黝者
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
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
湯之告天以玄牡用夏禮[illegible]

騂白其升於廟乎兼三代之禮言之也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曾子曰諸侯祭牲曰大牢大夫祭牲曰少牢士之祭牲曰特豕無祿者稷食楚屈建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豕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觀射父曰天子祀以會諸侯祀以大牢卿祀以特牛大夫祀以少牢士祀以特牲庶人祀以魚儀禮大夫饋食以少牢士虞與饋食皆特牲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皆少牢然則大夫用牛士用羊豕蓋天子大夫士之禮歟凡此特宗廟用牲之別而已若夫王之喪祭用馬牲伏瘞用犬牲凡酉禳釁用雞牲以至王之社稷大牢諸侯社稷少牢與夫五祀盟詛雩禜招梗侯禳之類其用牲之別蓋又有等矣先王之於牲以牡爲貴而賤其牝以小爲貴而賤其大以純爲貴而賤其尨以充羙爲貴而去其疾故書曰敢用玄牡詩曰白牡騂剛從以騂牡又曰殺時犉牡此以牡爲貴也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則月令仲春祀[illegible]用牝則雖亦有用牝而非所貴也楚語曰郊禘不過角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牧人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此以小爲貴者也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犬人凡幾珥沈辜用尨可也以用尨爲可則不若齊毛之爲貴者也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馬黑脊而般臂螻貍豕盲視而交睫腥盲視亢鼻也莊周以爲不可適河則牛馬犬爲之疾者其可以祭祀哉此以充羙爲貴者也書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公羊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由此觀之廟各一牢然泊禮毀廟之主昭一牢穆一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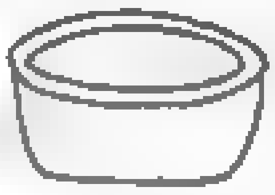
省牲卯牲殺牲之儀

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宿眡滌濯省牲鑊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大司寇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然則今牲之禮於宗伯言省牲則就省之也於王言納亨納其所亨而不就省之也鄭氏云納亨者納牲[illegible]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祭之晨即祭之日也祭之日王袒牽牲子姓從之卿大夫序從之[illegible]樂工奏昭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於庭而麗于碑則王射之卿大夫袒而毛王執鸞刀以封焉[illegible]方是時也不特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馬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而已[illegible]又太宰太僕贊其事[illegible]封人共其水藁[illegible]充人共其互與盆簝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然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則射牲豈特禘郊哉諸侯殺牲之禮蓋與天子同大夫以上皆親殺于門外惟其視之而弗親外之俶不入所以爲正首之事也漢郊祀志武帝祠畤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亦先王之遺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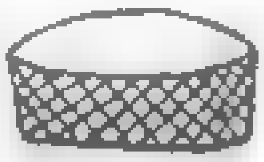
互



盆



簝



牛人凡祭祀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司農謂互若今縣肉格楚茨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氏曰或陳于牙或齊于肉蓋互牙古字通用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盛血以盆受肉以簝然後陳肉於互以受亨人亨之掌舍設梐枑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者互行馬也肉格謂之互蓋其制類此鄭司農以為福衡之屬非是

禮書卷第七十六終

禮書卷第七十七

骨體

血腥爓熟

舉肺

祭肺

周禮王之祭事冢宰太僕贊之五官共奉之內饔外饔司士帥其屬而割牲諸子正其牲體羞司士掌群臣之版諸子掌國子之倅則凡頌之掌故制旅之夫胾

胳[illegible]觳也[illegible]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illegible]
骨三代脅長脅[illegible]正脊[illegible]則臑[illegible]
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illegible]左右股之[illegible]
胳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illegible]六而爲九二
觳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
婦之俎[illegible]於吉祭之俎[illegible]則祭之所用者去
髀[illegible]而二[illegible]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國語曰禘郊
[illegible]王公立飫有房烝[illegible]成[illegible]飫有殽烝
[illegible]解也[illegible]殽烝骨折也士喪禮特
[illegible]亦如之然
則四[illegible]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
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illegible]然後豚解體
解兼有[illegible]大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士有體解無
豚解以[illegible]故也儀禮有言合升有
言升[illegible]右胖者士冠禮特豚載合升喪禮
大斂亦豚合升[illegible]豚於吉凶之禮皆合升也用成牲
者然後升其[illegible]亦升矣士喪禮載兩髀
于兩端是也[illegible]則去髀[illegible]旣夕禮實羊豕左胖
髀不升是也旣夕升羊豕左胖士虞升左胖公食大
夫鄕射記少牢皆升右胖特牲尸俎右肩蓋禮以右
爲貴而喪以左爲上觀吉禮魚進右喪禮魚左首則
喪之反吉可知矣少牢尸俎羊豕體十一侑羊體四
豕體三主人羊豕體各三主婦無豕體而羊體三侑
則[illegible]有而已特牲尸之牲體九祝三主人與主婦五
佐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

而下皆[illegible]尸脊無中脅無[illegible]此尊卑之[illegible]
曰商人貴髀周人貴肩以周人之[illegible]觀之脅貴[illegible]而
賤兩端[illegible]貴右而賤左[illegible]後貴[illegible]
賤下[illegible]則祭不升髀以在體以左後故也賤下而
尙取下體者以脛骨可以久藏故也貴前而祭不用
臑者以非體之正故也士喪禮[illegible]之俎載兩髀于
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中少牢肩臂臑膊胳在
兩端脊脅肺肩在上則俎之有上下猶牲體之有前
後也肩臂臑在上端則膊胳在下端矣喪奠[illegible]髀于
兩端此喪事[illegible]猶用商禮故也特牲尸俎正脊二骨
長脅二骨胙俎亦正脊二骨長脅二骨少牢脊三脅
三皆二骨以並蓋骨[illegible]臂臑膊胳之骨不折所折者脊
脅也脊二以並多爲貴故也少牢脊則先正脊脅則
先脰脊以[illegible]而絲之故也士虞禮尸[illegible]膳俎俎釋
三箇特牲佐食盛胙俎俎釋三箇則士虞釋三箇者
不盡人之歡也特牲釋三箇者[illegible]以改饌陽厭也少
儀凡膳告於君子大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
以羊左肩七箇牲豕以左肩五箇膳以肩不以膊者
貴其前也肩以左不以右者右以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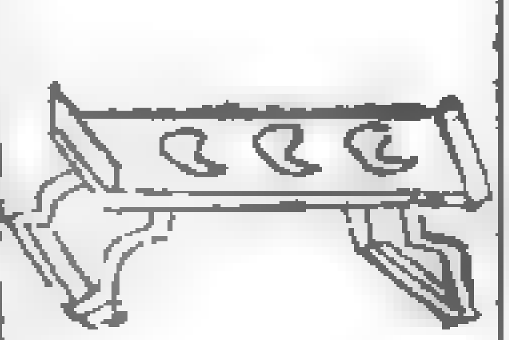
血腥爓熟

禮記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用氣也商人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周人尚臭臭自器至於臭其禮
浸文矣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則自血至
於熟其誠浸殺矣蓋宗廟之祭始則以神事焉故以
腥終則以人養焉故以熟[illegible]坐尸於堂血毛詔[illegible]
以行[illegible]

成謂脀者豚解而腥之以法於上古然者體解而爓之以法於中古是也及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設饌於堂延尸主以入室於是遷堂上之饌進於尸主之前以行饋食焉鄭康成謂薦今世之食是也特牲少牢有饋食無朝踐故有體解無豚解惟士喪士虞有豚解七體鄭康成謂豚解者解前後脛脊脅而已也祭義曰爓祭腥而退則爓祭因已體矣禮運曰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非體解也辨其體以陳之俎也楚茨之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則剝者解之也肆者陳之俎也然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危務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亦先言執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爓熟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先燎焉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舉肺

祭肺



儀禮少牢舉肺祭肺三皆切之則舉肺一者尸之所先食者也故刌離之而不切祭肺三者尸與主人主婦之所祭者也故切之而不刌離舉肺亦謂之離肺亦謂之嚌肺祭肺亦謂刌肺亦謂之切肺則離與刌以所制名也嚌與切以所用名之也祭肺而不嚌舉肺嚌而必祭祭肺三皆在尸俎而舉肺各於其俎故儀禮尸俎肺脊以至主婦佐食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皆離肺一則祭肺三者施於尸主人主婦之俎祭也皆離肺一者自尸至公有司食之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離而不搯心則絶而祭之故捝手則刌而祭者不捝手矣祭以右手離肺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商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嚌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婚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以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耳由是推之是祭閒非不祭肺

必以心與肵爲主而已

禮書卷第七十七終

禮書卷第七十八

大夫肵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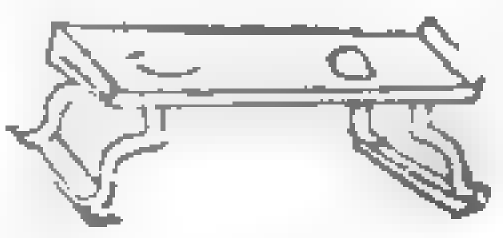
士肵俎

腸胃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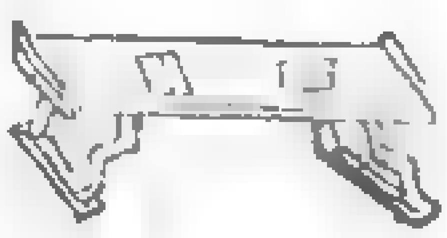
鱐

腒

大夫肵俎



士肵俎



禮記曰肵之爲言敬也郊特牲記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illegible]儀禮少牢禮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則士之肵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肵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縮俎則於俎[illegible]

大夫士截横之則於俎爲縱於人爲縮特牲尸九飯
乃盛肵俎下大夫八飯即盛肵俎則士之肵俎盛於
飯後下大夫之肵俎盛於飯閒[illegible]十一飯肵俎
之禮其升心舌則佐食也其設之則阼階[illegible]其盡
之則主人也其畫之則腊北膚北也[illegible]
[illegible]制之於合身之前羞之在尸食舉之後故尸之
舉幹舉骼舉魚舉肩[illegible]肵以佐食受之加于
肵俎而俎擇三個以備陽厭則神俎之禮歸於肵俎
多矣士喪禮無肵俎祭殤[illegible]俎無尸故也士虞禮
不以肵俎而以篚尚[illegible]祝尸謖佐食徹尸俎
有司徹司士歸尸俎[illegible]奉篚哭從之則與
諸目之自徹者有閒[illegible]

腸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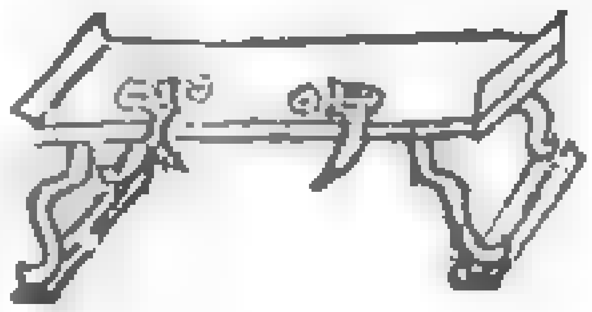
少儀曰君子不食圂腴鄭康成曰惟焊者有膚則牛
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
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
膚以未成牲故也既夕禮大遣奠少牢曰解無膚以
未體折故也士虞禮膚祭三取諸左膉上[illegible]鄭康
成曰膚脅革肉蓋豕肉之美者不過爲脅革肉而已故
禮於膚皆謂之倫膚[illegible]所謂擇[illegible]蓋此類歟公
食大夫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
九蓋士一命故其數七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再命故
其數九大國之卿三命故其數十一公[illegible]膚與
牲皆七而少牢膚與[illegible]皆九隆於祭禮故也聘禮
腸胃與膚不同鼎公食[illegible]腸胃[illegible]同俎腸胃常
在先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於牛羊膚[illegible]於豕牲故
也公食大夫腸胃膚[illegible]少牢[illegible]肵俎胃皆
及俎拒蓋腸胃之長及俎拒膚則無之而已

脯

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illegible]内則牛脩鹿脯
田豕脯麋脯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illegible]牲
曰大饗尚腶脩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
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先儒謂薄析曰脯捶而
施薑桂曰腶脩然則腶脩濁氏之脯也[illegible]腶析
而段之脩則其體長矣脯之於禮可以爲輕可以爲
重可以用之於前可以羞之於後膳夫凡王祭祀賓
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冠禮三加有乾肉折
俎始醮再醮則脯醢而已喪禮則大斂奠塗朔月既
夕士虞有牲體魚腊之俎小斂則特豚脯醢而已以
脯醢之於魚腊俎爲輕故也大饗有腶脩尚腶脩以
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婚禮賓取脯以授從
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又婚禮婦執腶脩以見姑
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爲重故也用之於前
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是也羞之於後則遵人加籩
之實栗脯是也羞脯害之也謂之尹曲禮士虞所謂
尹祭是也體之直也謂之脡士虞禮所謂脯四脡是
也脡亦作挺鄉飲禮所謂薦脯五挺是也脡可謂之
職鄉射禮薦脯用籩五職祭半職職長尺二寸是也

鄉飲鄉射大夫禮也故五挺士虞士禮也故四挺春
秋之[illegible]齊侯唁昭公于野井以四脡脯盍野禮之禮
獻[illegible]

腊



周官獸人掌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蓋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
常先於醢腊常[illegible]公食禮有薦腊有獸[illegible]有全腊有
胖腊或取以用或不用或取以祭或不祭或在庶羞
或不在庶羞或先舉魚或後舉腊或先舉腊後舉魚
聘禮賓之餼鼎九有魚腊鮮魚鮮腊上介餼鼎七無
鮮公食大夫上大夫之俎九有魚腊加鮮魚鮮腊下
大夫之俎七無鮮而婚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
所隆也少牢鼎腊一純特牲士冠婚之類皆用全士
喪大斂士虞既夕胖而已則不用全者禮之所略也
婚禮厥明婦饋舅姑特豚無魚腊既夕禮[illegible]徹巾苞不
以魚腊以非正牲故也公食大夫禮魚腊[illegible]湆不祭
以頭正饌故也[illegible]公食大夫[illegible]不親食[illegible]於

碑內有司徹升羊豕魚三鼎而無腊以在[illegible]故也
特牲後舉魚以三俎腊皆三舉故也少牢後舉皆以
腊魚皆[illegible]故也[illegible]腊之骨也[illegible]體卒[illegible]之腊[illegible]
未異於生也少牢之腊進下[illegible]異於生也[illegible]載之也上
有其舉之也以有[illegible]禮腊肫髀不升喪
禮腊髀亦不升而少牢祝俎髀一觳于尻有司徹腊辯
無髀則腊之賤髀亦與牲同矣禮器曰大饗其王事
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則天子之腊凡田
獸在焉儀禮大夫腊用麋鄭康成曰士腊用兔然特
牲腊用獸則苟有獸焉可也[illegible]必用兔耶

禮書卷第七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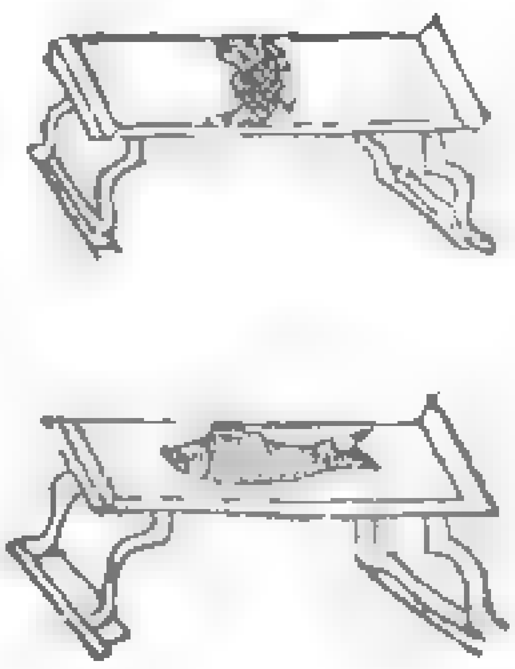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七十九

魚

鱐

粢盛

魚



月盈則魚腦盈月虧則魚腦虧特牲少牢尸俎魚皆十有五取盈數於三五故也若大飲食之禮則不然公食大夫魚臘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五則一命之魚七再命九三命十有一特天子諸侯魚數不見於經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士婚禮魚十有四擯盛也其加不至十有五者貴偶也然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鬐或進腴或右鬐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鬐士喪奠卒塗之奠左首進鬐士虞亦進鬐少牢右首進腴蓋鬐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亡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鬐首而喪奠與虞亦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薧魚周禮䱷人共其魚之鱻薧曲禮曰薧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進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薧濡其說是也魚之為物冬則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躍而趨陽乎上故鬐美冬右腴夏右鬐此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皆異矣然儀禮魚皆縮於俎而少牢獻祝魚一橫載之有司徹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魚一橫載之蓋少牢祝俎所載非一物也故橫之有司徹之橫載鄭康成曰彌變於神是也有司徹尸侑主人之魚皆加膴祭於其上少儀亦曰祭膴蓋膴大也公食大夫禮士昏禮喪禮皆有大則膴者特為大膴以備祭者也士虞用鱄鮒少牢魚用鮒蓋大夫用鮒士虞或鱄或鮒也䱷人春獻王鮪潛之詩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魯語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魚嘗之則大寒降者季冬薦魚之時也土蟄發者春獻鮪之時也此特薦其新者而已然王於凡祭祀奚適而不用魚哉以非正牲故其俎在牲體之下

鱐

庖人夏行腒鱐[illegible]內饔掌其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䱷人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籩人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魚鱐[illegible]曲禮曰薧魚曰商祭鄭氏曰商猶量也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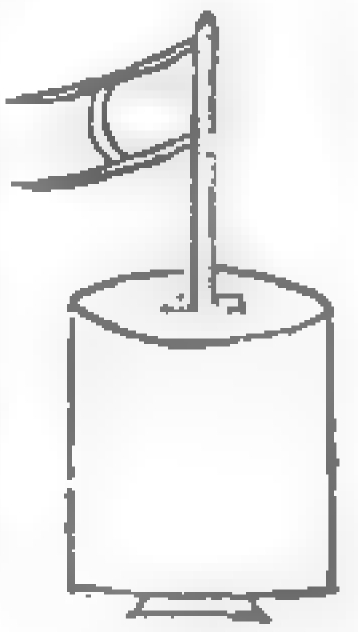
魚曰鱐鱐曰商祭則餔與商羞笄以之謂數蕭人朝
事之籩膴鮑魚鱐加籩實蓤芡栗脯則籩之所薦先
魚而後脯矣

膴

內饔掌其羞而刑膴胖骨鱐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凡賓客之
飱饔饗食之事亦如之籩人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魚鱐
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有司徹
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冬
右腴夏右鰭祭膴 蓋膴反之大臠亦曰
膴所以祭其在俎則加于魚肉之上在籩加于鮑鱐
之上

粢盛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閭師凡
庶民不耕者無盛 廩人大祭祀則共接盛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舂
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 大
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
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

人共奉之 大祭祀祭之日涖盛省鑊肆師祭之
日表齍盛告絜 大祝五曰齍號
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
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郊特牲曰惟社丘乘共粢盛
祭義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以爲醴酪齍盛祭統曰
入籃之實 詩曰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又曰吉蠲爲饎大糦
是承春秋書御廩災穀梁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諸御廩范氏
曰夫人親舂公羊曰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
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 桓二年左傳曰粢
食不鑿 楚語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
周語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晉
語曰日入監九御使絜奉郊禘之粢盛詩曰彼疏斯粺
鄭氏曰疏粗米也粺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
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
一粢五斗爲米二斗四升細者於御也爾雅釋草
云粢稷也郭璞云今江東呼粟爲粢孔穎達曰小宗伯
辨六粢是諸穀亦名粢

天子籍于南郊正陽之方也廩于籍東南長生之地
也舂人祭祀共粢盛之米楚語曰天子親舂郊禘之
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諸侯宗廟
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春秋祭祀之貴於致力以致養故王耕籍后獻種夫
人親桑君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室夫婦
相成以盡志力而後可以交於鬼神盛固所以
自盡也然王耕籍不過三推夫人繅不過三盆

盛也一禮蓋亦如此鄭從舂人卒其事以尹之也黍
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齍盛大
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逆齍大祝齍號之類此
言齍而不及盛也甸師不耕者無盛舂人共校盛饎
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甸師共齍盛舂人
共齍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兼言齍盛也其文各
有所當耕藉異耳齍盛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饎
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逆之以小宗
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舂之鄭氏曰表為
徽識書名書其數以辨異之也九嬪贊后齍者玉敦
也大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舂人之授盛施於大
祭祀而已授猶曾子問授祭之授也鄭氏改以為授
非是

禮書卷第七十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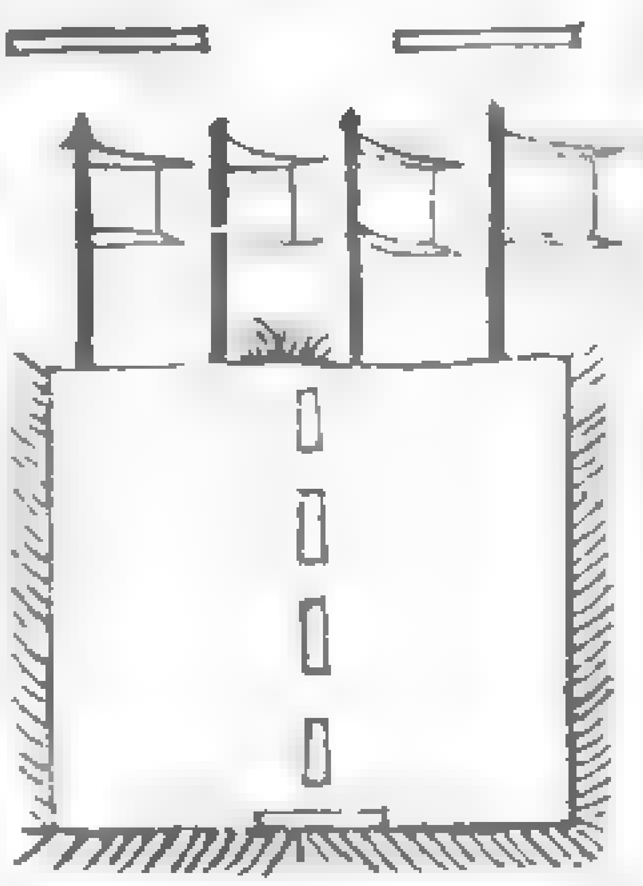
田獵

火田

田禽

射禽之儀

田獵



周禮大宰田役以馭其衆小宰田役之施舍聽師田以
簡稽獸人掌田獸辨其名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
注于虞中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幕人凡師役共其帷幕幄
帟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合田則張幕設案
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縣師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
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
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
者斷其爭禽之訟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
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
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
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
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

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師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凡王之會同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肆師凡師田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司服凡甸冠弁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

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司弓矢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毋大田獵季[illegible]之月天子乃[illegible]

㵋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𣃔外 [illegible]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 [illegible]
[illegible]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
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
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
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
者也諸侯之 [illegible] 而官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
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仲尼
燕居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大叔于田曰叔在
藪火烈具舉還刺莽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
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駟鐵美襄公
也始命有 [illegible] 之事詩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illegible]
[illegible] 豳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illegible] 車攻
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illegible]
[illegible] 吉日美宣王田也吉日維
戊既伯既禱 [illegible]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illegible] 公羊桓
四年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
曰蒐 [illegible] 冬曰狩 [illegible] 諸侯曷
爲必田狩一曰乾豆 [illegible] 三曰充君之庖 [illegible] 一曰
賓客 [illegible]
[illegible]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穀梁
桓四年春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illegible]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
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昭八年秋蒐于
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
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
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
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
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歟 [illegible] 豐卷將祭請田而子
產止之周官四時之田春蒐以教振旅夏苗以教茇
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鄉師於凡田前期
[illegible]
出田法于州里簡其兵器修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
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閱之禮爲表百步則一表爲三
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
群吏以旗物帥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群吏聽
誓于陳前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遂以狩田以旌爲左
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
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
軍以鼙令鼓徒銜枚而進獲者取左耳然則虞人所萊
之野穀梁所謂艾蘭以爲防是也 [illegible] 以旌爲左
右和之門穀梁所謂置旃以爲轅門葛覆質以爲
槷是也 [illegible] 其表 [illegible] 於此及田則驅
禽以入天子發 [illegible] 諸侯發
然後大夫士發 [illegible]

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則饁獸于郊者月令所謂所田命祠祭禽四方是也頒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則彤弓庾弓矢則鍭矢殺矢其出也用牲于社宗而載之行其止也張旃設重帝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田宜社造廟祭馬祖繼之以饁于郊愼之至也詩傳言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制言下大綏小綏既殺之時也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諸侯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諸侯從王蒐之禮也周官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

火田

周禮司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司馬中春蒐田火弊獻禽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爲焚也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爾雅曰火田爲狩春秋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納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鄭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火乎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蓋建辰之月鶉火見於南方則令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於日下故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爟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古春啓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澤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焚非禮也春秋之時焚于丙使齊侯載燧火田之所用者歟

田禽 五牲

庖人掌共六畜六禽辨其名物春秋傳言六畜五牲以奉五味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鄭康成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獻及六摯宜爲羔豚犢麛雉鴈杜預曰五牲麋鹿麕狼兔者之於詩曰一發五豝一發五豵並驅從兩肩並驅從兩狼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發彼小豝殪此大兕爾雅曰豕生三曰豵牡曰豝內則有鹿脯田豕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又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少儀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特內則八珍有狼膶膏則六獸當有狼熊如康成之說五牲當有野豕非如杜氏之論也

禽之儀

敺法曰逐禽左秦詩曰公曰左之則舍之入防虞
紀奉辰牡而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詩曰
惡爭左右以燕天子則亦驅左右之禽以逆於右也
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
之射左髀達于右觻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
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宮蓋中心而死速者上殺也以為乾豆達八
而死緩者次殺也以待賓客中腸胃汙泡而死尤緩
者下殺也以充君庖面傷不獻為誅降也不成禽不
獻為殃天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而乾豆賓客君
庖各十也考之於禮醓醢在豆脯腊在籩則乾物不
施於豆矣言乾豆者周官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
孔穎達謂豆實有先脯之然後漬於理或然

禮書卷第八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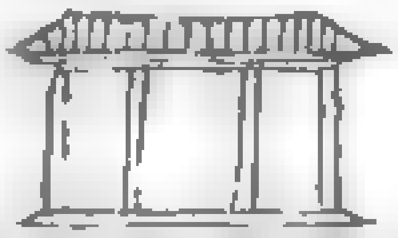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八十一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進

廟門之位　旅次　尸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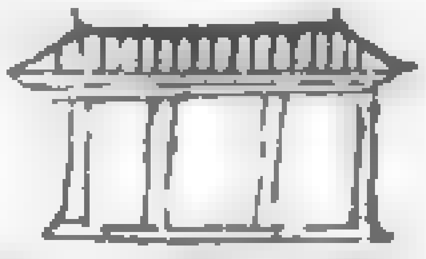
朝踐之儀　饋食之儀　[illegible]酳之儀

大夫廟門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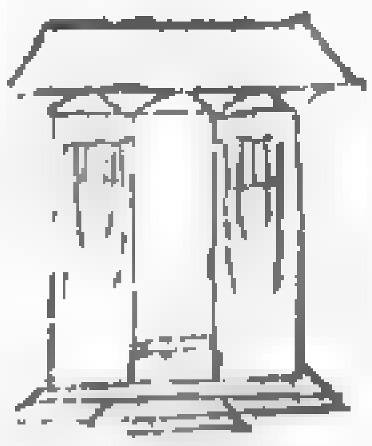
筮日主人西面既宿尸入南面宗人北
面請期[illegible]日主人南面視殺
饔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
鼎[illegible]
筮日史東面受命
記曰卜郊[illegible]又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齊於內然後會于太廟則人君筮與祭日
不在廟門矣大夫士與助祭者勢不相遠故
於廟門之外以筮之

士廟門之位



筮日及前祭主人西南子姓兄弟立于主人
之南西面北上祭日主人南面視殺
饔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
鼎[illegible]
筮日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筮者東面受
命前祭與賓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
北東面南上祭日如初
特牲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
立其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前期三日
筮尸如筮日之儀前祭之夕主人兄弟即位于門

祝朔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既視壺濯宗人請期祭之日主人視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既而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曰主人朝服于門東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宗人西面北上視割羊豕乃退將祭主人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然則士前祭立于廟門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祖復外位而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揖入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廟門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蓋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然皆視殺於門外而已天子諸侯其殺與大夫士異其視濯具以異日與士同然天子諸侯門外之禮無所經見郊特牲言作龜於禰宮則不於廟門矣太宰祭祀贊王牲事大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王藻曰惟君親牽以指著則天子之於視濯具未嘗不親也



尸次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illegible]人祭祀其具惟幕幄帟綬帷設於旁幕設於上幄則四合如屋者也帟則平帳承塵者也掌次於旅言幕於尸言次則次不特用幕而已鄭氏謂尸則有幄是也特牲禮迎尸于門外尸入門左少牢禮祝出迎尸于廟門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則次設於西塾矣尸次設於西塾則旅幕設東塾矣

朝踐

饋食

禮運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禮運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illegible]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illegible]詔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illegible]君親制祭夫人薦盎[illegible]君親割牲夫人薦酒[illegible]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illegible]郊特牲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illegible]詔祝於室坐尸於堂[illegible]

[illegible]用牲於庭

升首於室[illegible]直祭祝于主[illegible]祭義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

腥而退敬之至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

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

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

下用情禮之至也[illegible]周官

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

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

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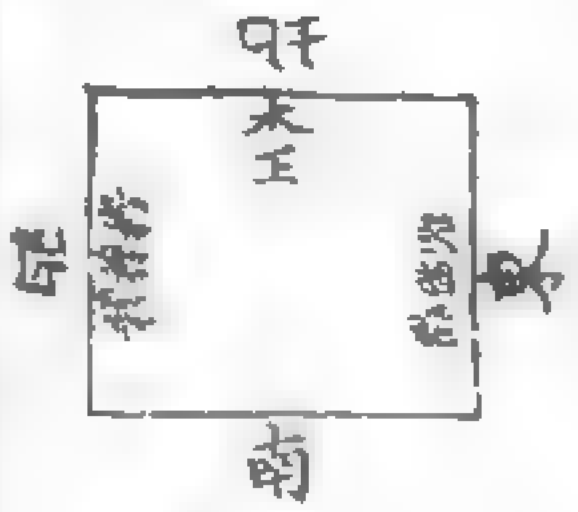
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司尊

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

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

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

山尊



尸入既祼於室然後延之于戶西坐于主東南面行

朝踐之禮焉延之于戶西所謂坐尸于堂是也坐于

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是也南面所謂父

南面子北面而事之是也是時君出迎牲祖而牽之

麗于碑以幣告之於庭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以鸞刀

以刲[illegible]而毛血詔於室[illegible]膟膋合以黍稷燎

於爐[illegible]其實則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豆實則韭

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尊則春祠

夏禴用兩獻尊秋嘗冬烝用兩著尊[illegible]用兩大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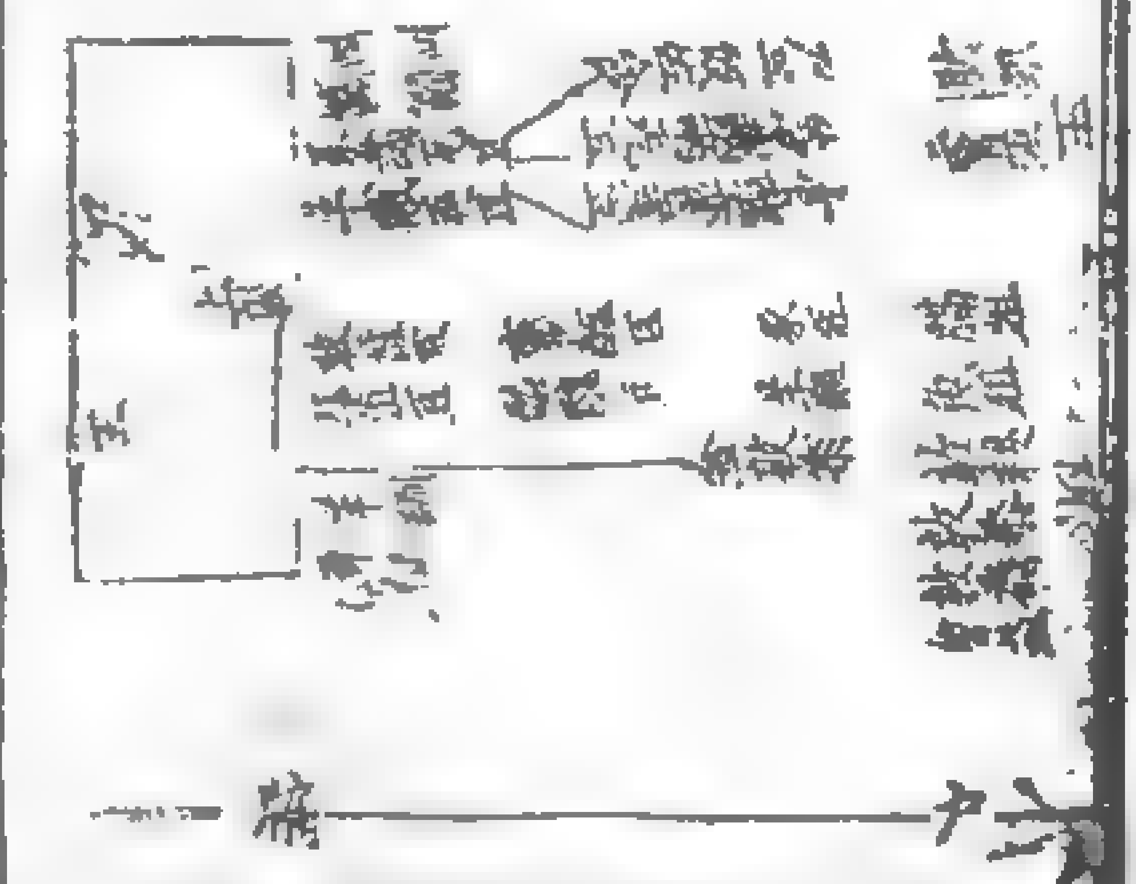
則或腍解而腥之或体解而爓之然後詔以羹定焉

其禮謂之朝踐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其朝時

之所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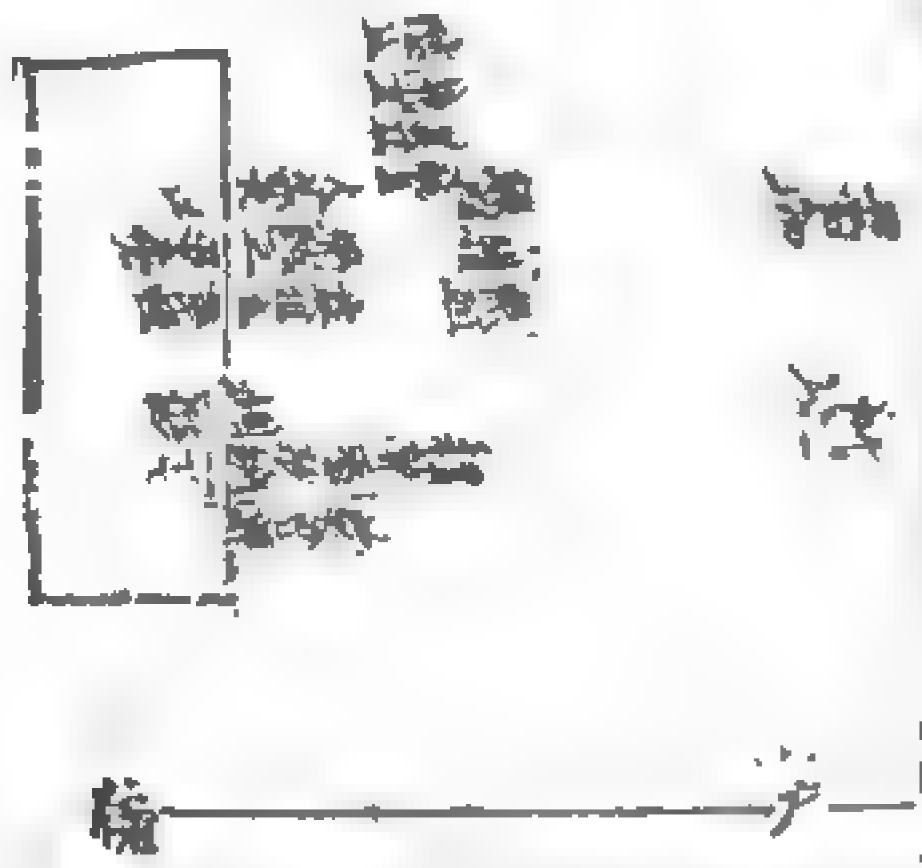
大夫饋食儀

天子諸侯饋食之儀見於經者尤略今圖大夫士禮于從賈公彥曰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存者



天子諸侯食則初有饋獻一段饋孰僎饌陽厭尸入室乃獻大夫士則徒熟黍稷為陰厭陽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

士饋食儀



蓋定訊於堂然後延上于几筵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爲此所謂舉斝角詔妥尸少牢禮所謂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即安坐也其薦實則棗栗挑乾䕩榛實豆實則韭菹醓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尊則春祠夏禴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用兩壺尊迎尸朝踐用兩山尊俎則載合亨之熟而簠簋之黍稷進焉考之饋獻饋食之儀祝延尸于室中東面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醓醢在北主人設俎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黍稷于俎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酌奠于鉶南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尸授祭佐食取黍稷肺祭尸尸祭酒鉶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尸食肺脊主人羞肵俎于腊北九飯告飽主人主婦酳尸

加豆

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蔆芡𣘻脯蔆芡𣘻脯 [illegible]

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illegible] 郊特牲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illegible] 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饋食主人主婦酳尸舉長兄弟先飾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衆賓長爲加爵止 [illegible] 春秋傳曰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又晏子春秋

爵今且有加

則獻繶乘之正也言加籩加豆則於陰之豆籩亦時於

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則加

爵不施於亞獻之節然氏釋籩人謂后亞獻尸所加之

深其說誤也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牲

禮獻用爵加用觚又獻主人主婦加爵長兄弟洗賓長

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禮書卷第八十一終

禮書卷第八十二

三詔　焫蕭　茅苴

茅莤

三詔

禮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又曰詔祝於室迎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曰血毛告幽全之物也蓋尸入則祼既祼則迎牲牲入則用幣於庭以告其將殺禮器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幽全國語所謂毛以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羹[illegible]於堂又用羹以告其飪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皆朝踐之節也儀禮大夫士無祼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祼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視乃燎膟膋於爐君親制祭然後升牲首於北牖下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西東面則尸之在室西東面矣鄭氏曰延主于室之奧尸坐于主北其說然其言堂上坐主於戶東面凡家神者與神異鄉尚無是理也

焫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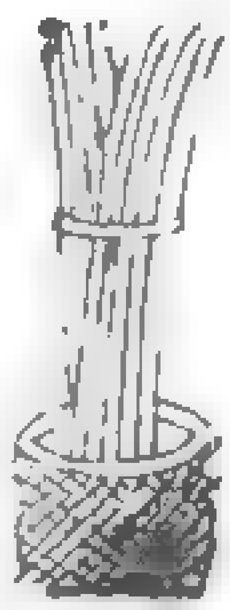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詩云取蕭祭脂又曰取其血膋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氏曰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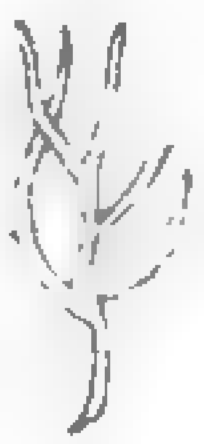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祖以二禮建設朔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鄭氏曰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朔事與薦黍稷也朔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間皆當為覸字之誤也覸當為覸聲之誤也爾雅曰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

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覸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記言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其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illegible]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致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則膟膋之氣也鄭黍稷之氣也[illegible]蕭合膟膋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朔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胖膋燔於堂以達其臭氣而奠定之所謂又在其後[illegible]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焫蕭故異其說[illegible]

茅蒩





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illegible]易曰藉用白茅無咎[illegible]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錯於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illegible]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illegible]司巫祭祀共蒩館[illegible]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禮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illegible]又曰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illegible]

[illegible]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爾貢包

祭不共無以縮酒公羊傳曰鄭伯左執茅[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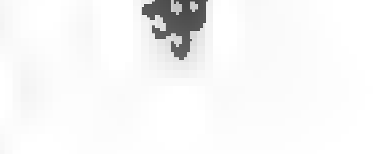
[illegible]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純

束又曰白茅菅兮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晉語曰

置茅蕝設表望史記曰一茅三脊

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藉於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組司巫祭祀共組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illegible]亂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謂將納尸以事其祖禰為神趨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考男巫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蕝設表望公羊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藉鼎可以御柩旌祀或蒩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蒩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以理或然後世祭有罷蕃茅旌之類

道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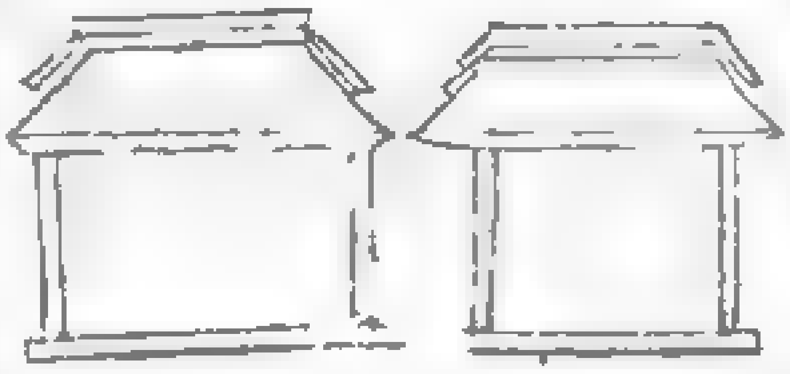


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為席也鄭康成曰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几也神位藉之以席設之以布謂之道布為道神故也

禮書卷第八十三終

陰厭　陽厭　綏祭　受祭

陰厭陽厭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主人及佐食宗人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有司徹卒𩙿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則尸謖之後陽厭也鄭氏曰陽厭殺無尸酒陰厭西南奥陽厭西北屋漏與室之閒故曰陰漏室之白故曰陽陰厭席東面陽厭席南面



禮記曰攝主不厭祭又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人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illegible]又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祭殤不[illegible]

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蓋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鄭康成曰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適殤於其當之廟大夫以下祭殤於廟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宗子而殤有陰厭無陽厭庶子之適爲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若夫成人之祭迎尸之前設奠於奥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儀禮特牲有陰厭有陽厭少牢有陰厭無陽厭蓋天子諸侯上大夫正祭有陰厭繹祭有陽厭下大夫與士無賓尸之繹則陰厭陽厭並於祭之日而已庶子爲殤不祭不厭鄭氏以爲不陽厭者以曾子問先言不厭而繼之以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逆陳其祭末者則不厭爲陽厭可知也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繹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illegible]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illegible]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綏祭[illegible]

周官大祝隋釁令鍾鼓小祝大祭祀贊隋守祧既祭藏其隋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挼祭之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授主人挼祭主婦則佐食授祭亦婦擩之[illegible]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閒主人佑受佐食綏祭[illegible]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禮記特牲曰祭黍稷加肺[illegible]

者隋也皆子隋曰攝主不厭不綏鄭康成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綏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儀禮有司曰司[illegible]而尸與王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綏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鄭康成以禮記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前謂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illegible]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肺所謂制祭也其說無據

受嘏

禮運曰脩其祝嘏正義曰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宜祝嘏辭說邪特牲嘏長也大也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綏當依假不假讀曰王世周禮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胙俎王義曰胙俎者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王[illegible]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illegible]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儀禮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酳尸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illegible]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受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illegible]主婦酌亞獻尸尸酢如主人儀賓三獻如初少牢饋食禮尸十二飯主人酳尸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書王受同瑁三宿三

祭二咤[illegible]上宗曰饗[illegible]

[illegible]太保以異同秉璋以[illegible]太保受同祭嚌

[illegible]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梁天監五年明山賓

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

也詔依其議唐開元開寶禮及儀注郡寧祀儀天子親

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胙

祝以孝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以孝孫某敢用柔

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尚饗之類是也嘏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

祝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

孫[illegible]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illegible]

之之類是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

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illegible]佐詩

懷之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illegible]嘗于

房祝以籩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于一[illegible]一佐食

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

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

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

以興坐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

黍主人嘗之納內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摶黍授祝

祝受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尊而禮煩故佐食兼受

二敦黍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

詩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生祭嚌之乃詩懷之而

又嘗其實于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指所

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酳尸之後而主婦亞獻

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嘏

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

廟受[illegible]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同也其言

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飲福有司

攝事而太尉飲福然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

飲福非也以爲飲福非古達禮受酢之禮此又全失

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酳之後然

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獻加爵

無嫌於受福太盛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

訖然後禮官前導

皇帝飲福受胙而亞獻終獻無復與於酢爵恐非禮意

禮書卷第八十三終

五齊

三酒

四飲

六飲

五飲

五齊 泛齊 醴齊 盎齊 緹齊 沈齊

三酒 事酒 昔酒 清酒

周禮酒正以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儀禮特牲壺禁在東序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又□□□□東西方亦如之少牢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羃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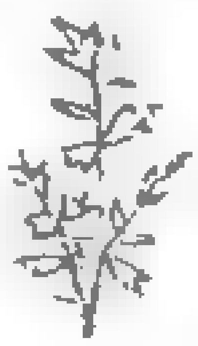
下禮器曰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云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有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式者大祭所酌度用三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奉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神也凡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彝于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罍蓋犧象所實泛齊醴齊也罍尊所實齊也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以親制祭夫人薦盎齊涗酌而□□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注謂尊中之所實者盎而盎之上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不及泛言盎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從盎則罍之所實盎也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罍薦盎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尊于房戶東禮記罍尊在阼犧尊在西此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夫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而弗酌也醴醆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蓋有不同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滋中則盎然而浮少則赤然則沈室者陰之幽戶者陰陽之交堂者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以幽玄醇厚為上以顯著清美為下泛齊在室以其

之醴於道故也[illegible]醆在戶以其雜道未[illegible]
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盎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
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者[illegible]
則以茅縮而後酌此記所謂縮酌用茅明酌是也
盎齊涗酌則以酒涗而後酌此記所謂醆酒涗于清
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
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記於醍齊言粢
醍指其材爾鄭氏改粢爲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illegible]
事酒而盎酒或謂三酒或謂五齊[illegible]
[illegible]祫備五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
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盎則醴
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盎之
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
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鬱鬯 鬱草十二葉[illegible]

秬鬯 秬黑黍也 一稃二米



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喪共其釁鬯[illegible]王齊[illegible]共其秬鬯 凡
王弔臨共介鬯[illegible] 太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涖玉鬯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鬻[illegible]大喪
大渳以鬯則築鬻禮記曰鬯臼以椈杵
以梧[illegible] 又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
以事上帝[illegible] 詩曰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illegible]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illegible]生民詩曰維秬維
秠[illegible]周語宣王不藉千畝
虢文公諫曰瞽告協風至王即齋宮及期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魏略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
金共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
服以降神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凡鬯
之屬皆從鬯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
煑之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
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開寶本草木部中[illegible]

味苦温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按魏
略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
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鬱金本經不載所出州土
蘇恭云生蜀地及西戎胡人謂之馬茶今廣南江西州
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
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木部中品有鬱金香云
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
陳氏云爲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
非也今人不復用亦無辨之者故但附於此耳
禮或言秬鬯或言鬱鬯蓋秬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
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鬱鬯以生
鬱鬱草和之也鄭司農曰鬱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
爲築以煮之其言蓋有所受也禮曰諸侯未賜圭
[illegible]
瓚資鬯於天子則諸侯受封未嘗不資鬯而後祭也
傳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誤矣特牲少牢大夫士有
薰而無裸傳又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不
可考也鬯之所用不特達臭氣以求神而已故王齊
則以鬯浴王弔喪臨諸侯則以鬯爲摯大喪則以
鬯[illegible]

六飲

五飲

膳夫掌王之食飲飲用六清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
二曰醫[illegible]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
四飲之餘及后世子之飲[illegible]共后之致飲
[illegible]
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illegible]
[illegible]然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漿人掌共王之
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
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食醫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凡飲齊眡冬時內則曰飲重醴稻醴
清糟[illegible]黍酏[illegible]
漿[illegible]玉藻曰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又曰惟水漿不祭若
祭爲已偯卑少儀曰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凡齊執之以
右居之以左[illegible]尚禮曰兩漿夾右醢[illegible]
[illegible]公食大夫飲酒漿飲俟于東
房[illegible]賓三飯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
以進宰夫設其豐于稻西[illegible]上大夫庶羞酒
飲漿飲庶羞可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旣冠賓
若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冠者以柶祭醴三
乃醴賓以一獻之禮[illegible]
孟子曰簞食壺漿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莊子曰十
漿之家五漿先饋
酒正四飲清醫漿酏而無水醴涼[illegible]漿人六飲水漿醴
涼醫酏而無清內則有醴清糟[illegible]酏漿醷濫而無水涼
醫玉藻有水漿酒醴酏而無涼醫者鄭皆曰清謂醴
之泲者則可正之清互考也[illegible]醴一也內則[illegible]

稍醴清糟粢醴清糟三醴皆有清糟則糟醴之濁者也醴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內則所謂黍酏也醫內則所謂醷也涼內則所謂濫也水涼之味薄非酒正之所辨酒在飲中非用衆人之法內則無水涼亦以其薄而略之也夫飲之齊必寒其設必重沛者爲清醇者爲糟糟用柶清不用柶右致飲于賓客則醇者而已故酒正曰醫酏糟則醫酏皆糟也夫人飲于賓客則有清爲故漿人曰清醴醫則醴清而醫酏皆糟也夫人致三飲右致二飲爲於王也漿人六飲始水玉藻五飲亦上水貴其本也六飲無酒五飲有酒異代之禮也古者之於六飲用醴爲多鄭氏曰五齊正用醴爲飲者醴恬與酒異也其飲四齊味皆似酒其說是也然儀禮士冠醴子醴賓士昏醴賓醴婦聘禮醴賓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醴而公食燕禮大射鄉飲酒特牲少牢皆不用醴何也古禮之質者尚醴文者尚酒冠禮醴子昏禮醴婦禮賓各其親也聘禮醴賓示其私親也士喪及虞醴神存其養也非此無所事醴則用酒而已儀禮祭以柶玉藻言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僂卑則水漿與醴醢均曰飲其厚薄甘淡故有間也

禮書卷第八十四終

禮書卷第八十五

祼

九獻　十二獻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辨

正飯數　加飯數

祼

書曰王入太室祼小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凡賓客贊祼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　大宗伯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肆師凡祭祀及祼築鬱大賓客涖筵几築鬱贊祼將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行人公再祼而酢侯伯子男一祼而酢　大國之孤以酒禮之　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郊特牲曰諸侯爲賓灌用鬱鬯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又曰裸用圭璋用玉氣也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文王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商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裸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裸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瓚酌鬱鬯裸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其裸尸也如裸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考之於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壝山川四方而已是裸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裸也行人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無裸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大宗伯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宗伯代王裸其說誤也鬯人共秬鬯鬱人和鬱鬯則鬱人和鬯人之鬯而鬯人不用鬱鬯也賈公彥謂山川外十二神用秬鬯而不用鬱鬯於理或然

十二獻

九獻

禮器曰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illegible]

以[illegible]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illegible]一獻質[illegible]三獻文[illegible]五獻察[illegible]七獻神[illegible]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illegible]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illegible]樂記先王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illegible]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illegible]祭統曰古者必賜爵祿於太廟一獻君降命之[illegible]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illegible]

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祼饗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之

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加之及慣
有主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之獻
數固不異矣然祫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祫宜亦
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祫非也行人上公再祼而祼
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
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内非也司尊彝朝踐用
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籩人醢人有朝踐
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
之諸臣之所酢二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
六獻也酳尸三六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
也夫卒食公有酳曾子問言備酳是侑食然後有酳
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然後有酳也
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酳尸則大夫士
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酳尸於飽食之後而已然士禮
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衆賓長利獻之也
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
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
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
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
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
之有加籩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
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
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郊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
加爵之籩豆内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
之可知也士之祭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獻者
禮盛也加爵二者厥隆也書曰

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其事也酢
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郊特牲曰郊
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鄭氏謂一獻祭群小祀三
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其說
以爲王祭群小祀以玄冕一章之服故一獻祭社稷
以希冕三章之服故三獻祭四望山川則毳冕五章
故五獻享先公則鷩冕七章故七獻然周禮大祀次
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
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
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
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
類則希冕一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
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
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
子男五獻侯伯
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
長十有再獻皆服袞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
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五獻爲祭四望
山川誤矣謂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尨
其牲體疈辜其祼器用散
其舞兵舞帗舞或不興舞
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
其牲各因其方之色則用璧玉則兩圭有

冼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社稷
其黝牲其祭血祼以大鼖鼓以靈鼓舞以帗舞奏太
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以禋祀如此則獻數不同宜
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祭則其事地祇而其事
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爓則
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
血祭社稷是也

飯數

曲禮曰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
夫三食力無數王注曰飯謂告飽也論語曰亞飯干適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士昏禮三飯卒食特牲禮
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少牢禮尸三飯
又食胾又食舉腊肩又食舉牢骼又食告飽又曰皇尸
未實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拜侑尸又三飯膳
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詩曰以
妥以侑荀卿曰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曰三侑之不食
鄭康成曰食大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
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曰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
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
一飯而侑孔穎達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與儀禮
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

禮有以多爲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
十一飯有以少爲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
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
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
於瀆故以不同也鄭氏曰士九飯大
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彥謂天子
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必告飽而告
飽必侑侑禮有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
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口告飽主人
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
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此樂以
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
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
寡者蓋禮殺者儀豐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殺
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賈公彥謂諸
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也然以論語
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特牲少牢
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若蓋有每
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
有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亦
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者之於賓
客如祭祀禮而祼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
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
鍾鼓則凡非大食無樂矣

禮書卷第八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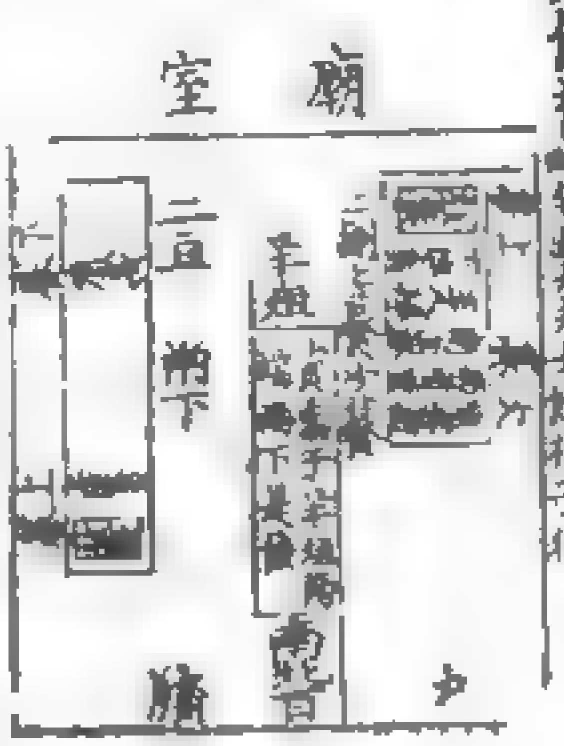
大夫餕

士餕

賑膰 闕

致福

大夫餕禮 天子諸侯餕禮見於經者唯少牢大夫士餕禮于後



地道尊右故二佐食皆右賓長之右

士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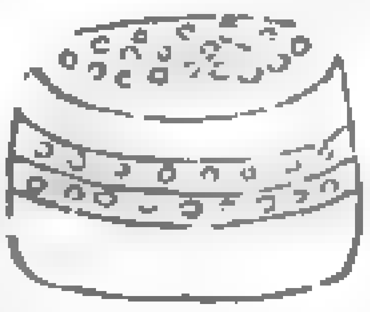
特牲禮尸謖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為將餕去之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兩餕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少牢禮尸謖佐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餕者三人興出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酢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餕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答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文王世子曰其祭餕獻受爵則以上嗣禮記曰餕者祭之末也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

人餕賤餘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
百官進瀸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
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
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首境內之象也
祭禮利成則尸謖尸謖則命餕士餕擧奠與長兄弟
則上餕下餕二人而已故一簋一鉶所謂佐食分簋
鉶是也上大夫之餕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則上
餕亦餕四人而已故兩鉶二豆所謂司士進一敦黍
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
佐食賓長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進一鉶于上
餕又進二豆于兩下是也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
變以衆其分而賞之可知矣餕之簋大夫倍士諸侯
倍大夫每進不過以兩孔頴達謂諸侯之祭六簋留
二以為陽厭不可考也天子諸侯之餕自君以至百
官而煇胞翟閽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內也大
夫之餕止於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臣也士
之餕擧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蓋餕
進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簋鉶就神惠也其禮則
降與俟命而後升祭擧祭鉶然後食拜酳祭酒而後
飲其位則上餕東面下餕不酢而先降上餕酢而後
出餕之大略也然士餕於其擧也戒之曰餕有以也
於其酢也戒之曰餕有與也而大夫之餕不戒士餕
受爵皆拜而大夫之餕受爵不拜大夫之上餕不親
酢而親之士之上餕親酢而不啜何也大夫之餕不
戒以其非擧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上餕不
親酢以其親啜也士之上餕不啜此其降於大夫故

脤膰
致福

蜃器

掌蜃共蜃器之蜃鄭氏曰飾祭器之蜃凡四寸百物用蜃



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脤交諸侯之福春
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
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榖梁曰脤者何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石尚
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
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左氏稱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
舅胙齊侯下拜登受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
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
子有事膰焉孔子曰非祭肉不拜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
之矣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周禮膳
夫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
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鄭氏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
而致膳於君子曰膳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
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
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以牛左

疏以斗云府七个牲豕則以豕左房五个　玉藻曰[illegible]於

君言黄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葦桃[illegible]曰奏[illegible]

命而天下不匡反致文武胙

選曰脤孰曰膰[illegible]以盛之也[illegible]膰燔以炊之也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春秋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之國疎也止歸脤而已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子文武於諸侯而諸侯有致福于天子致福亦謂之致膳[illegible]致膳以肴不以膊貴其前也肴以左不以右右以祭也[illegible]有用葦桃茢祓不祥也[illegible]拜送拜[illegible]反重其礼也[illegible]受而膳之問其福也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請行脤貴複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稱字若宇士稱名石尚士也故名之行脤雖正然諸侯來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能均乎何休謂會不助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藻言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於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鄭氏以膳爲孔美食梁也致福致膳吉礼也樹藩之胙則曰吉而已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彈琴而後食此吉肉也

禮書第八十六終

禮書卷第八十七

祭日祊

明日祊

拜儀上

拜儀下

祭日祊

明日祊

楚茨之詩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illegible]絲衣詩曰繹賓尸也[illegible]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illegible]

[illegible]

尸也。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直

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

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為言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

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 [illegible]

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

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illegible] 書高宗肜日 [illegible] 春秋書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

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家語衛莊公變宗

廟易市朝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

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

於東方失之矣爾雅曰閍謂之門 [illegible] 繹又祭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於祊求諸遠者也祊於

西尊其右也詩[illegible]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而

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為

祊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

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為門內繹祭之

祊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

蓋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

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

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

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

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

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

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

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

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

賓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

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載尸俎是

也蓋正祭而重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

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

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考

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祭有祝而

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

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體進

勝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

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

於獻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從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醉飽尸也其獻至於無算其可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矣

拜儀上

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襃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襃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顙爲頓首則首頓於手而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婚禮婦拜扱地是也襃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大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襃讀爲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爲振動之拜此不可考

拜儀下

檀弓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穆公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者其贈也拜 弔者含者襚者入皆子拜稽顙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又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喪大記小歛男孝尸夷于堂降拜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于堂上[redacted]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又曰君弔於大夫士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送

爲君之荅已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門外不拜弁喪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illegible]凡弁喪有大夫至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旣襲而后拜之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士喪禮旣小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主人出拜送于門外君弔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illegible]哭拜送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所謂喪拜也朞以下之喪拜而後稽顙所謂吉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哀於己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以其示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illegible]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而或以泰爲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喪之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覜則以弔者之尊也故謂妻稽顙以至覜也大夫弔之[illegible]緦必稽首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爲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然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禮書卷第八十七終

禮書卷第八十八

天帝之辨上
天帝之辨下
大神之辨
圜丘
方丘

天帝之辨上

周禮太宰[illegible]祀五帝則[illegible]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illegible]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illegible]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掌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illegible]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illegible]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裁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illegible]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illegible]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illegible]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illegible]大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illegible]大師[illegible]上帝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illegible]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illegible]大司寇若[illegible]

祀五帝則[illegible]之日涖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
水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illegible]
金旅于上帝則共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禮
記曰大雩帝又曰以共皇天上帝之祠又曰因吉土以
饗帝于郊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
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聖人爲能饗帝帝牛必在
滌三月易曰王用享于帝吉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illegible]以事上帝帝出乎震詩曰昭事上帝帝謂文王
上帝臨女有皇上帝皇皇后帝昊天上帝書曰伊尹格
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肆類于上帝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鯀陻洪水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
帝[illegible]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
五帝則兼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
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
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
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
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
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
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
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
之之名則上帝亦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
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
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
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illegible]五帝而謂
之上帝[illegible]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
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
五帝而言者[illegible]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
[illegible]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
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
[illegible]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
亦從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
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
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
之名歷代不同漢[illegible]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開曰皇天
上帝魏初元開曰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
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
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
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
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天帝之辨下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
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

天同以極其隆有異天異以殺其辨故皆禮祀皆服
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
所異也鄭氏之說謂四圭之王旅大呂之樂夏正
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王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
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
太微之帝也 [illegible] 分
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地王肅皆
女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
非夫前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
人帝 [illegible] 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果以
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郊天帝必
配之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
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 [illegible]
[illegible] 春夏秋
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偏與焉者蓋冬於方為
朔於卦為艮於時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
於色有青黑則宜有偏與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
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
令為正
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兆於南郊
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 [illegible]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莞蒻不壇埽地而祭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凡祀二人送逆尸凡樂 [illegible]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
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
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之丘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
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
而澤中之方丘若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
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
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
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
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
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
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
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
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因之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
牲體全脀 [illegible] 其器以陶匏疏布冪樿杓豆
登鉶簠簋籩豆之類 [illegible]
[illegible] 其藉蒲越藁鞂 [illegible] 其樂
歌黃鍾大蔟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
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
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
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 [illegible]
[illegible] 古者 [illegible] 祀大昊如此而已更秦則
興鄜密上下之四畤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畤
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

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圓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illegible]有八觚[illegible]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修雍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蕩然掃盡良可惜也

禮書卷第八十八終

禮書卷第八十九

祀明堂

人宗地宗[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王之[illegible]

祀明堂

我將詩[illegible]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illegible]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illegible]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illegible]是月也大饗帝[illegible]曲禮曰大饗不問[illegible]樂記曰祀[illegible]明堂而民知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illegible]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illegible]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illegible]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illegible]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之也明堂不止昊天[illegible]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illegible]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illegible]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illegible]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說[illegible]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illegible]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illegible]成王[illegible]武王

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
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
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
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
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
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
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
升煙漢武帝明堂礼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
及唐或祠太一五帝 [illegible] 或特祠五帝 [illegible] 或除五帝之
坐同稱昊天上帝 [illegible] 或合祭
天地 [illegible] 或配以祖或配以祖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服也 [illegible] 以衮冕 [illegible] 或以大裘 [illegible]
其獻也或以一 [illegible] 或以三獻 [illegible]
禮書 [illegible] 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
皆一時之所爲也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曰祀大
神示亦如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 [illegible] 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小
宗伯大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典瑞兩圭有邸以
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illegible] 凡六樂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 [illegible] 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illegible] 大祝辨六號二曰示
號 [illegible] 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玉人兩圭
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孔穎達曰黃琮禮崑崙之示以夏

至用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括象云崑崙東南
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地示於北郊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
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
礼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
矣祀天就陽位 [illegible] 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礼
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
不同也 [illegible] 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王有不同也大司
樂 [illegible] 祀地示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
變 [illegible] 則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
然後禮之 [illegible] 然後知所以爲求之之樂也六蔟應
鍾祀之之樂也若大王之黃琮兩圭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祭有不一 [illegible] 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 [illegible] 其至
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
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致天神而
人鬼與之者若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
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鬽宜矣鄭氏謂致人
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
無據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 [illegible]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 [illegible] 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illegible]
以其神后土 [illegible] 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 [illegible]

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礼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皆祭天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礼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礼曰饗帝於郊而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illegible]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illegible]郊則祭社乃所以祭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illegible]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宜于社[illegible]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illegible]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illegible]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illegible]后土[illegible]氏曰君戴皇天履后土[illegible]祠后土於汾[illegible]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礼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卷第八十九終

禮書九十卷

旅祭

類祭

雩祀

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illegible]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illegible]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illegible]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眡瞭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illegible]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大旅則陳之[illegible]雞人若有祭事則奉雞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illegible]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書曰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以其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illegible]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祀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作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或旨以小而旅亦皆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

爲孚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
山川則所以不以禋寀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
大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所設器爲明器
以皇邸爲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
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illegible]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illegible]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
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
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
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
大師或以大烖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
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
造而無祭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
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
類是禡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
稷宗廟非大烖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
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
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
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
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
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
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
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師
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
師之既事亦之既成受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
得而知要之小分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六
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
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雩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illegible]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illegible]
女巫旱暵則舞雩[illegible]凡邦之大烖歌哭
而請[illegible]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
神[illegible]黨正春秋祭禜[illegible]稻人
旱暵共其雩斂[illegible]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
祠[illegible]小祝掌小祭祀連時雨寧風旱禮記檀弓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
若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illegible]者庶人之喪皆令徙市是安域於
[illegible]喪月令仲夏命[illegible]

竽笙篪簧鈞鐘磬柷敔[illegible]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illegible]

祭水旱也詩嘒春夏祈穀于上帝[illegible]論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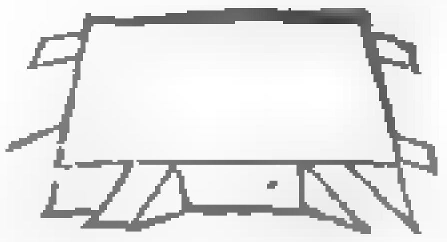
十二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illegible]五年左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illegible]過則書莊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illegible]公羊曰大雩旱祭也[illegible]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趙子曰凡祈澤曰雩穪大國爾雩也勸民之祀也故志之爾雅曰雩號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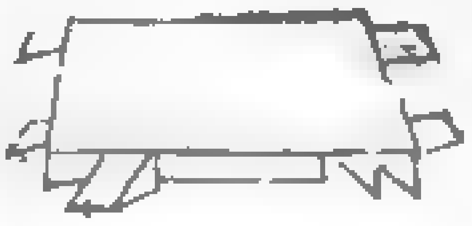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以雩為過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充之時[illegible]祭所以禳旱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又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饗逸氏謂雩稱大國所雩誤矣詩序曰[illegible]祈穀于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illegible]祀帝[illegible]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沈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為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斂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

不可以祈水而爲其以禳祈門不可以求陰而合壇
於東雩受自郊但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祀自
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雩樂以舞爲儀侯
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

祭日



祭月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搢大圭執鎮
圭繅藉五就以朝日又曰王
璧以祀日月星辰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
望四類亦如之掌次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鼓人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又曰凡樂
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元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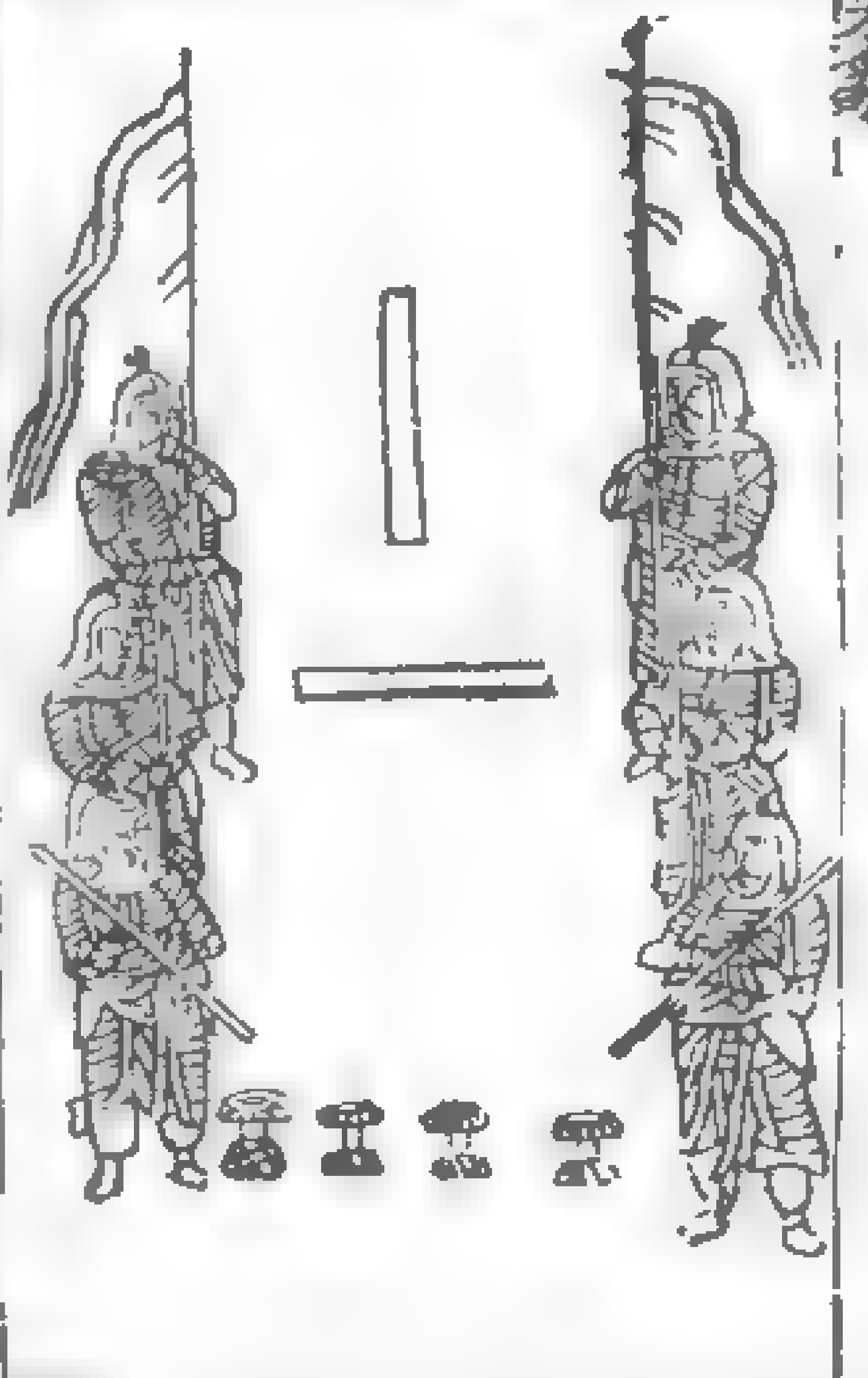
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
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
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
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
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
因郊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覲諸侯而
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
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
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
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明於夜
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
其服則元冕元端其玉之繅藉大采少采禮之
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王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
則衮冕玄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
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
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玄冕與張次設帟
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
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
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
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
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
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
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
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
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

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為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蓋倣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禮書卷第九十終

禮書卷第九十一

表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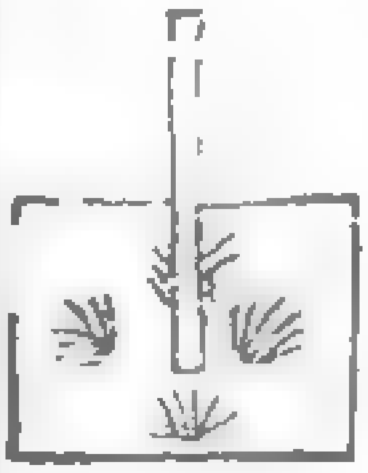


表貉　四望　四方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貉禡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貉誓民是也古者并射獵祭

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類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爲壝於壇設壝埒皇帝服於行營從官服於軍器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牙旗於神座之後而牲幣從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旗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曰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也

四望



書曰望于山川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詩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禮記曰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有祀于四望則前祝春秋僖公三十一年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宣公不郊而望左氏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也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過是也寡人雖不敏河非所獲罪也韓宣子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昭七年周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群望昭十三年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三正記郊後必有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爲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王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爲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布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

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祊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以民祈方以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斂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 [illegible] 而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鬯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帗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祊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艾[illegible]四郊其兆壇尊 [illegible] 其舞皇舞 [illegible] 其牲體則疈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illegible]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頴達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也顔延之言則是謂犧爲純誤矣

禮書卷第九十一終

禮書卷第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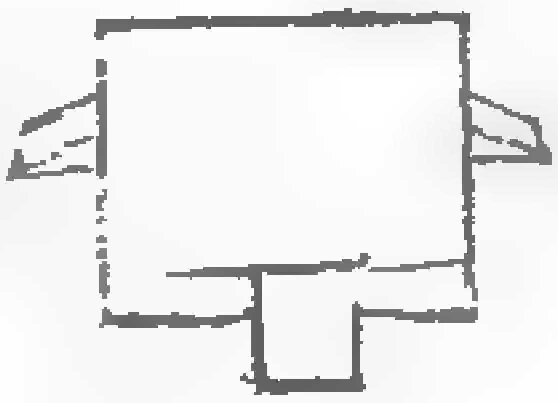
社稷 王社

大社 諸侯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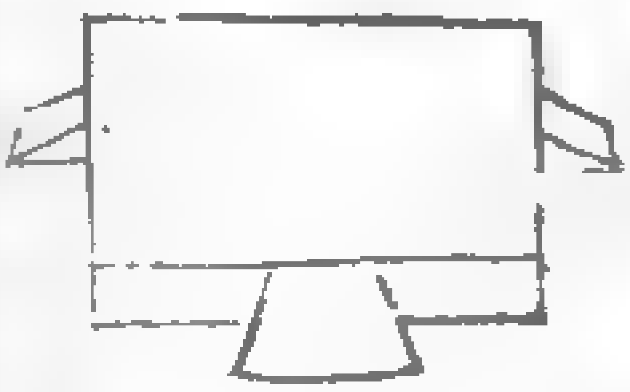
大夫以下社 亳社

市社 社主

社稷



王社



周禮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 [illegible]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illegible]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illegible]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 [illegible]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illegible]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illegible] 州長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 [illegible] 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illegible]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illegible]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illegible]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illegible]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肆師次祀用牲帛 [illegible]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illegible] 封于大神 [illegible]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illegible] 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大司樂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illegible] 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大師宜于社設軍社 [illegible] 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大會同宜于社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illegible] 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illegible]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illegible]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祭社 [illegible]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illegible]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illegible]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illegible] 小子掌珥于社稷 [illegible]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 [illegible]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illegible]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曰奈何去社稷也又曰國君死社稷又曰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王制諸侯祭社稷 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illegible] 季冬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 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 禮運曰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illegible] 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 又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 禮器曰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天地人之別體也 又曰三獻爓 [illegible] 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 [illegible]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illegible]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 [illegible]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illegible] 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明堂位曰春社秋省 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 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illegible]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illegible] 天子社稷皆太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恭哲曰宜于冢土[illegible]恭哲下曰郊社不脩甫田曰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illegible]緜詩曰迺立
冢土戎醜攸行[illegible]又漢
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
秋報社稷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illegible]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六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illegible]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illegible]
伐鼓于朝退自責哀七年魯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illegible]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諸
侯危社稷則變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荀子曰社祭
社稷祭稷正義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
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
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
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
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
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
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

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
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
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
民祭社社若是地神庶民豈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
而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
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
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
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
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
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明知唯祭勾
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
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
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
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曰勾
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
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
配之故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
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
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云仲春命民社鄭注云社后
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
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
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爲后土
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
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
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

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示也是社爲地示也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共工氏子）稷配以柱（烈山氏之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上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然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謂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也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耿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天烖之弥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衅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烖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于黝其祭血祭其鑄大樂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爲稷神有以勾龍爲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戊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太稷爲稷社皆臆論也

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特牲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方取青土封於南

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土封於北方取黑土封於上
方取黃土冪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以白茅授之
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為王
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召誥
用牲于社牛一羊一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尚書
無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
唯槐

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
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
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
言雖不經見然五土 救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
冒以黃信矣諸侯之壝當半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則行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
五色土五色以為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
方之色信矣古者立社皆有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
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
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亳社皆立樹
又為王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
之於義或然

大夫社

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群衆也大
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
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
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
之穀大夫以下無[illegible]田若祭社則[illegible]乘之民共之示民
出力也故曰唯社丘乘共粢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
皆有授致鄭注司[illegible] 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
正則稷神者也

大夫以下其社之[illegible]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
謂州社是也其小[illegible]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
社千社是也 [illegible]
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
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内[illegible]祭酺黨祭[illegible]百家以上
亦不於社特州於後[illegible]者黨祭族非不祭也姑以
別社祭酺之等差耳[illegible]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
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蓋單出里則家出一
人畢作則[illegible]盡起丘乘共粢盛則牢醴亦在所
[illegible]
共皇氏曰大夫以 藉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
其說是也左傳有[illegible]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
以謂自秦以下[illegible] 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
社不[illegible]於秦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illegible] 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illegible]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 [illegible] 禱祠焉小司寇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illegible] 左氏襄三十年傳曰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又曰閒于兩社為社大社也又曰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哀四年亳社災七年曾以邾子益獻于亳社 [illegible] 公羊曰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記異也 [illegible] 穀梁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宗廟屏戒也 [illegible]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五行志曰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韓詩外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桃殳

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亡國之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天子諸侯必存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說言天子大社社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亳社災咎曰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宗之亳社也位必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閒于兩社是也掩上棧下不受天陽設於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趨於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懲惡而不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為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為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

市社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然則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以為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太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下並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

物共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
均也蓋石也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
二寸其殖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
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
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
禮而魯侯嘗攝社以見鄭子展哀二十年左果埋其半則不
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攝

禮書卷第九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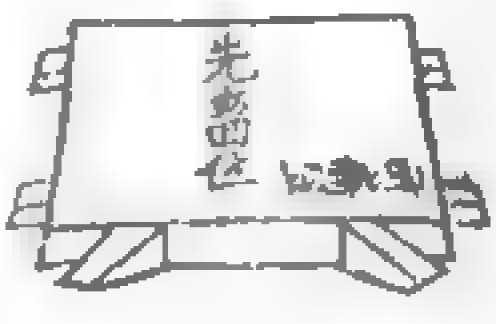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九十三

蜡

臘

祭禮

蜡臘附



蜡主先嗇而祭司嗇則先
嗇居正位而司嗇居配位
矣蜡祭及天宗而天宗者
日月之類日月雖尊非其
所主故記言大蜡八而日
月不與也鄉飲酒禮僎固
尊矣不居正位與此同意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大宗伯以疈辜
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群小祀則玄冕大司樂凡六樂者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
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籥
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
襦考工記梓人外骨內骨以脰鳴者以注鳴者月令孟冬天子
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
而休息之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
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
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

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illegible]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illegible]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明堂位曰大蜡天子之祭也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傳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後曰嘉平左氏曰虞不臘矣楊子曰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

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騂皋其樂六變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illegible]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昔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比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illegible]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illegible]日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於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illegible]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鐘為均於理或然

釁禮

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illegible]釁邦器及軍器大司馬治釁主及軍器[illegible]龜人上春釁龜[illegible]羊人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廐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illegible]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illegible]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illegible]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illegible]鬯人大喪共其釁鬯[illegible]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沉辜用駹可也[illegible]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illegible]雜記曰成廟則衅之其禮以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illegible]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illegible]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又曰釁[?]救孫[illegible]孟子鐘釁大夫以落之孟子曰牛何之將以釁鐘說文曰釁血祭也象祭竈也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illegible]唐制鐘鼓新成使羊豕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豭豚一釁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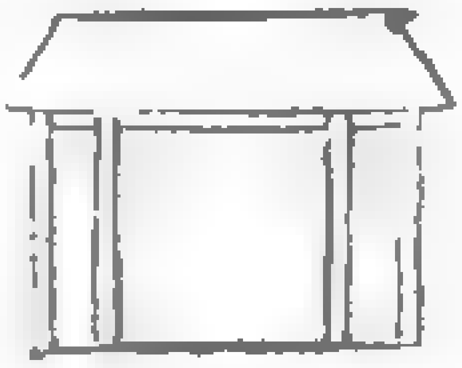
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宗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illegible]釁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記曰成廟之釁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大人釁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皆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大或羊俱得為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珥大人之讒珥士師之剒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為釁禮謂祈幾皆當為刉而珥當為衈毛牲曰刉羽牲曰衈其說蓋以禮記言釁不縱之以衈皆於屋下於是以祈珥為釁其說不可考也[illegible]

[illegible]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人釁[?]圉人釁廄以至社稷五祀與大祝行之[illegible]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illegible]大羊為牲而牛馬不預有可釁幷而不見牲然而不用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悲者有卯人卑以衅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鍾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illegible]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然釁浴之於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授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為薦血誤矣

禮書卷第九十三終

釋奠
釋菜
五祀

釋奠



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文王世子凡學春官[注]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注]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然後釋菜[注]不舞不授器[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注]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注]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注]儀禮賓朝服釋幣于禰又釋幣于

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釋幣于門乃至于禰[注]于是薦脯醢觴酒陳[注]席于阼薦脯醢三獻[注]齊王釋奠於君雜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注]文帝時釋奠[注]齊武帝時喻希議用宋元嘉故事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春秋二仲嘗行其禮每月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唐武德中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初以博士為祭主許敬宗奏曰[注]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稱皇帝謹遣司業亞獻博士終獻州學刺史初獻上佐亞獻博士終獻縣學令初獻丞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正觀中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徽二年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元十一年春秋釋奠用牲牢其[注]縣用酒脯而已後釋奠文宣王始用宮縣之樂後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注]璘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群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禮

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注]考之儀禮聘賓歸至于禰薦脯醢[注]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觶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

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則祝舍奠于祖廟禰亦
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凡學
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
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
師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
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
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爲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
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
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
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
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
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
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
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
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釋幣釋禰醴陳席于阼薦脯醢三
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
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
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
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
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
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
釋奠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

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
之釋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
菜爲釋奠其說誤也

釋菜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鄭司農云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疏食菜羹[illegible]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
夢[illegible]儀禮士婚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illegible]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
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
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
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
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闔牖戶詩采
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
蘩南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采蘋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
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左傳苟有明信澗谿
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禮記月令仲春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
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喪大記大夫既殯而君往焉
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
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
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
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

姑其摯也棗栗腶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
其摯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
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
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
焉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釋菜
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弟子之于先師婦之廟見而已
哉婚禮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
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
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
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
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記
曰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姑菜盛以笲笲飾以緇
被纁裏加之于橋橋設於門外婦盥執笲以入坐奠
于吏戶上然則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
謂婚禮奠菜蓋用菫入學釋菜蓋用蘋藻之屬始立學
釋菜以蘋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菫荁
故有是說也菜之爲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
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
與釋菜異矣

五祀

春祀戶
夏祀竈
季夏祀中霤
秋祀門
冬祀井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制大夫祭五祀 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 孟夏其祀竈祭先肺 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 孟秋其祀門祭先肝 孟冬其祀行祭先腎 是月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禮運曰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五祀正法則也家主中霤國主社郊特牲云三獻文 祭法曰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illegible]

[illegible]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小祝大[illegible]侍五祀[illegible]

[illegible]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illegible]疾病

乃行禱于五祀[illegible]聘禮賓釋[illegible]釋幣

于門荀子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志國家亦有五祀之祭其禮簡[illegible]云

[illegible]鄭集禮戟向虎通云戶祭肥竈祭肺中霤

[illegible]井祭腎者脾土也春木旺故以勝祭之即

[illegible]終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心土位在中央至尊故

祭心者五岳之尊者也故祭之水最卑不得食所勝制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

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九年家語五帝則以五祀

爲重[illegible]脩熙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

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

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

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

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

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

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

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

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

傳五祀[illegible]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

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

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

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

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

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

於中央竈[illegible]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

祀於冬戶有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

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

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

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

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illegible]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

牲[illegible]九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

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

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

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

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illegible]又謂卿以上宗廟

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

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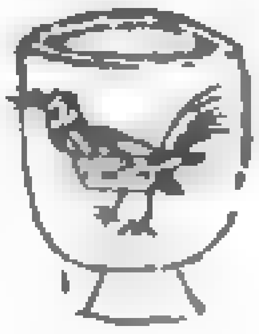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九十四終

禮書卷第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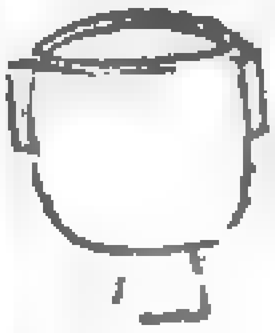
雞彝
鳥彝
斝彝
黃彝
虎彝
蜼彝
犧尊
象尊
壺尊
著尊
大尊
山尊
彝舟

雞彝

鳥彝



斝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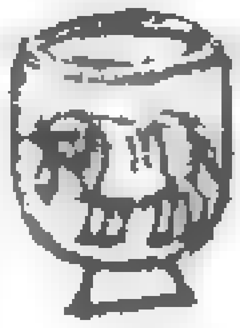
黃彝

虎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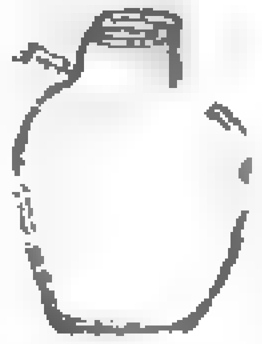
蜼彝

犧尊

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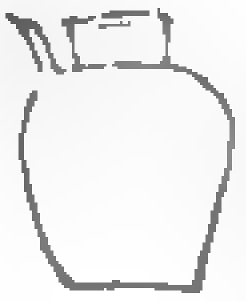


壺尊



著尊

大尊



山尊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illegible]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illegible]以畫布巾冪六彝[illegible]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鬱人掌祼器[illegible]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illegible]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illegible]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illegible]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illegible]禮記禮運夫禮之初汙尊而抔飲[illegible]禮器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又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又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illegible]鬱尊用黃目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illegible]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祭統勳大命施于烝彝鼎王藻凡尊必上玄酒惟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詩曰犧尊將將書曰宗彝藻火又曰班宗彝作分器左傳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illegible]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illegible]爾雅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又曰卣中尊也詩正義曰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曰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

牛為尊然則象尊犧尊為畫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
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犧與毛鄭義異未知
孰是先儒謂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
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
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
彝於常器均名彝左傳曰有勲而不廢撫之以彝器
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
彝之為常可知矣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
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
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
兩壺尊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
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
后氏以雞彝商以斝周以黃目蓋虞氏尚陶故泰
尊瓦則山罍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
亦木矣書稱宗彝絺繡而宗彝在周為毳衣則虎
彝蜼彝有虞以前之彝也說文稱壺昆吾尊昆吾
祝融之後則壺尊商以前之尊也春秋傳曰薦彝以
斝耳爵則斝固有耳矣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黃
者中也目者清明之氣也則黃其色也目其象也蓋
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
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目
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
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以耳目尊以著
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
虎蜼尊以山大以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天

雞東方之物仁也而仁大牲也膺鄭宜於春鳥南方
之物禮也而象大獸也産於南越此王者所以用
祀禴也周彝黃則商彝目矣白者陰之質義也黃
者陰之美信也著以象陽降而著地壺以象陰閉
而藏物此先王所以用於春祭也太玄曰陽氣潛萌於
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則冬之為信可知矣虎義獸
也蜼智獸也白虎率而至之至于祖門合食焉義
也及於祖之所自出義之至也蜼其昭穆尊卑不
使紊焉智也皆升而合食乎其所出智之至也恭則
象道之見於事業山則象道之顯於仁夫道之見
於事業而顯諸仁則可以王天下可以王天下則
可以禘祫矣此先王所以用追享朝享然雞鳥虎
蜼黃目犧象山罍之飾或刻或畫不可得而知也
詩與禮記左傳國語皆言犧
特司尊彝言獻尊則犧者尊之飾獻者
尊之名也先儒讀犧為娑讀斝為稼或云犧
飾以翡翠象飾以象骨或曰犧飾以鳳凰斝飾以
禾稼皆臆論也王肅謂昔魯郡於地中得大夫子
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則象尊為
象形耳此又不可考也尊之為物其上有蓋其面有
鼻其下有足少牢司宮榼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特
牲禮覆兩壺蓋在南玉藻曰惟君面尊少儀曰尊壺
者面其鼻此尊之形制也其無足者若與壺耳觀投
壺之壺有頸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
謂壺有足誤也大射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
兩甒在南皆玄尊兩在此少牢尊兩甒于房户之間甒

有玄酒特牲尊于户東玄酒在西詞亦曰凡尊必上玄酒則兩尊之設一以盛玄酒一以盛齊矣春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盛明水雞彝盛鬱鬯而斝黃虎蜼之相為用亦若此也此先儒謂雞彝虎彝專盛明水鳥黃蜼彝專盛鬱鬯恐不然也尊彝之量先儒謂尊實五十彝實三斗此雖無所經見然以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烝彝

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禮器曰鬱氣之上尊雖異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蜼之象而已凡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勳大命施于烝彝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勳大命者施于烝彝鼎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禮書卷第九十五終

禮書卷第九十六

卣
祀天犧尊
山罍
金罍
大罍

卣

書曰秬鬯二卣詩與左傳曰秬鬯一卣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卣中尊（[illegible]大不小）蓋卣盛鬯之器也古者人臣受鬯以卣不以彝則鬯之未祼也實卣其將祼則實於彝矣周禮鬯人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祼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尊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然卣盛鬯而獻象之屬盛齊酒則卣與獻象異矣其飾或琢或畫不可考也

祀天犧尊

□人疏布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彝禮記曰犧尊
疏布冪椫杓以素爲貴又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孔穎達謂祭天以瓦爲尊畫犧於上或曰以象犧
然則堂上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爲之亦
犧於上理或然也

金罍

大罍

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司尊彝春祠夏
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
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
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
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酢也 曰
我姑酌彼金罍 又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灌罍又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禮記曰廟堂之上罍
尊在阼犧尊在西又曰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又
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儀禮燕大射設洗于阼階東南
罍水在東孔穎達曰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
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
所酢人君以黃金飾之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
之象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
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言
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說黃金罍謂天
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爾雅曰彝
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說文曰罍龜目尊以木爲之郭
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司尊彝犧象之尊王與后之所獻罍者諸臣之所酢
則罍於尊矣記曰五獻之尊門內壺君尊
瓦甒燕禮君尊瓦大卿大夫士旅以壺大射膳尊兩
甒卿大夫士旅亦以壺士喪奠以兩甒而祭以壺則
壺與於瓦尊矣夫有泰尊然後有瓦大有瓦
大然後有山罍曰罍龜目尊以木
爲之則罍非特以瓦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氏謂
人君黃金罍孔穎達謂金飾龜目盖刻爲雲雷之象
周南王者之風則金罍謂天子也於理或然韓詩
謂天子罍以玉大夫以金士以梓此不可考罍之制
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司禮人祭祀社
壝用大罍則盛也儀禮罍洗東則盛水者
也然則罍之爲器施於一曰天諸侯
諸侯之相爲賓春秋之時故孔子曰犧

象不出門則諸侯以[illegible]犧象矣燕禮君尊瓦大[illegible]
卿大夫壺大射膳尊[illegible]卿大夫壺則諸侯燕臣用
壺矣昔周王燕晉侯[illegible]樽以魯壺則天子燕諸侯之
臣亦以壺也詩言[illegible]酌彼金罍[illegible]燕臣之禮歟[illegible]
[illegible]漢梁孝王
有罍樽直千金以世寶之其制蓋倣於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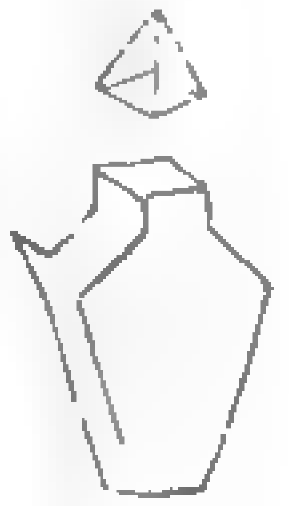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九十六終

禮書卷第九十七

圓壺
方壺
廢禁
棜
禁
豐
彝舟

圓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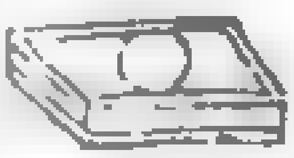
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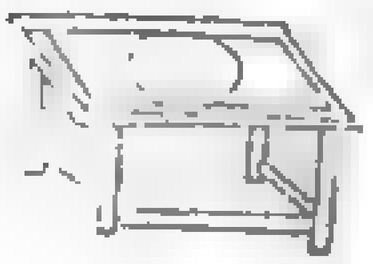
書曰簞食壺漿詩曰清酒百壺周禮秋官叅其饋
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
四左傳曰樽以魯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特牲禮視
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
尊兩壺于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illegible]聘禮陳饔餼或八
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圓壺公尊瓦大
大射膳尊兩甒卿大夫方壺士旅圓壺少牢尊兩甒士
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說文曰壺昆吾圜器也象形

圓者君之道方者臣之義燕禮大射鄉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圓壺以其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圓而足口方圓壺腹方而足口圓然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聖人禁門用瓢齊用匏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處以爲樽爾雅曰康瓠謂之甈賈誼弔屈原賦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爲器其體有小大其制有方圓非必皆瓠爲之特取名於瓠壺而已

斯禁



棜 大夫曰棜士曰禁



豐

周禮司尊彝尊彝皆有舟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 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士冠禮尊于

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 士婚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玄酒在西 鄉射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 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兩有豐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 大射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公食大夫禮無尊飲酒實于觶加于豐既夕徹明陳衣設于東堂下齊于坫饌于其上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在東無禁特牲禮陳鼎于門外棜在其南實獸于其上 壺棜禁在東序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 司宮設二尊之蓋幂奠于棜上司尊彝六彝六尊皆有舟燕禮公尊瓦大有豐聘禮亦瓦大有豐少牢兩甒有棜鄉飲鄉射尊皆有斯禁士冠婚特牲禮尊皆有禁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士之禁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蓋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卑大夫之棜士之禁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爵也大夫之棜亦謂之斯禁士之禁亦謂之棜蓋禁棜同制特其足之高下異耳天子諸侯廢禁之制不見於經特燕禮以尊有豐鄭康成謂豐似豆而卑其他不可得而知也豐公食大夫大射鄉射以之承觶爵棜士既夕以之饌衣牲以之實獸蓋先王制器苟可以便於禮者皆用之也然則謂之舟欲其不溺也謂之禁欲其不放也棜欲其屬厭而已不可益也以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鄭康成曰廢猶去也棜如今之木轝上有四周下有足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足高三寸又言大夫設斯禁名於儀尊也若不爲之戒然謂天子諸侯去禁而無禮有豐謂棜無足而旣夕設齊于坫謂儀尊者若不爲之戒而鄉飲鄉射謂之斯禁何耶舊圖刻人形謂豐國之君嗜酒亡國於是以之以爲酒戒此又不可考也士喪禮凡奠以至虞祭皆無禁蓋禁吉器也冠禮醴尊無禁酒尊有禁蓋醴非飲醉之物不設戒也

彝舟

司尊彝曰彝皆有舟尊皆有罍舟以承彝而罍非廢尊言彝有舟以見尊皆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禁無足以下爲貴則彝之舟之爲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爲去禁謂舟若廢承般亦因而崇之盡恐不然也

禮書卷第九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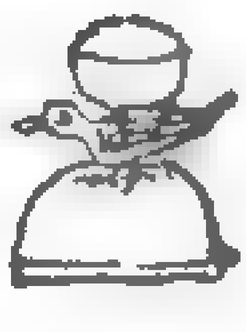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九十八

琖 斝 爵 觚 觶 角 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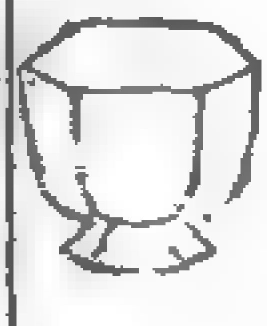
琖

斝

爵



觚



大宰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小注]祀大神
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小注]小宰凡
祀贊王祼將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
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小注]
[小注]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小注]
[小注]鬯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司士凡祭祀掌士之
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小注]梓
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
禮記曲禮飲王爵者弗揮月令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禮運醆以獻薦其燔炙
又曰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禮器[小注]爵又
曰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郊特牲[小注]孔子[illegible]
之又曰舉斝角詔妥尸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
璧散璧角又曰殷以斝[小注]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
[小注]酢爵僎爵皆居右祭義執爵而[小注]祭統尸飲五君洗玉
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
[小注]有司又曰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玉藻君若賜
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
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
燕禮主人以觚獻賓賓以觚酢主人主人以象觚獻于
公主人媵觚酬于賓下大夫二人媵爵二人卒觶以象

送公公取以酬賓主人以觚獻卿又請二大夫媵爵如
初二人以象觶送公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
射人乃升主人獻工以爵坊人遂爲司正卒角觶徹俎
皆坐主人以觶獻士賓媵[小注]于公賓卒爵以象觶奠于
旅[小注]公取之惟所賜[小注]媵爵大射主人以觚獻
賓賓以觚酬主人主人以[小注]獻公主人媵觚而酬于
賓立媵爵二人媵賓爵[小注]用觶以象觶送公公取
以酬賓主人以觚獻大夫[小注]如初以象觶送公
惟公所賜主人以觚獻大夫[小注]獻工以爵[小注]立
司正卒角觶立司射司馬遂射以[小注]飲不勝者作射者
飲角觶以象觶獻公司正洗散[小注]服不[小注]三耦及
諸公卿大夫後射公又[小注]惟公所賜乃徹俎而
燕主人以觶獻士賓以象觚送公公取惟所賜旅無
[小注]算爵無算樂禮畢[小注]賓觶以[小注]賓坐卒醴
士冠父醮子于昏主人禮賓婦見舅姑[小注]用觶士
喪飲奠朔月之奠飲夕朝明之奠皆觶士虞陰厭奠
觶獻尸主人醴爵主婦足爵賓長繶爵[小注]特
牲陰厭亦奠觶主人酳尸獻祝佐食以角獻賓兄弟以
爵主婦獻尸祝佐食及賓獻尸皆以爵主人主人酬
賓兄弟旅於酬尸嗣舉奠皆以觶長兄弟加獻觚
利獻以散少牢主人主婦賓獻尸皆以爵有徹司
主人主婦賓侑尸亦以爵酬亦用觶鄉飲鄉射獻
以爵其他皆用觶燕禮主人獻酬賓賓酢主人皆
以觚獻爵二人卒觶之後公象[小注]酬諸臣主人以爵
獻工司正卒角觶之後衆射皆坐主以觶獻士公以象
觶賜諸臣大射立司正之前與燕禮同既射[小注]以象

觶飲公司馬正以散獻服不氏人以觶獻士公以象觚

惟公所賜聘禮禮賓以醴而用觶公食大夫亦酳以觶

而用觶

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十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小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以二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王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瓘斝則三者之飾可知矣儀禮士虞主人獻尸以廢爵主婦以足爵賓長以繶爵鄭氏謂繶爵者口足之間有篆則爵之繶猶屨之繶也主人廢爵而未有足主婦足爵而未有篆賓長則篆以好而已以虞未純吉故也然則吉禮之爵蓋全以職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仍雕則雕之不在夏而在周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先王之器也於賓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夫天下之理莫之爵者常大爲物所爵者常小爵之名爵以小故也亦名觶亦以小故也爵資於道而所入者小其實一升而已此所以謂之爵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爵量與梓人同觚量與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司徹獻以爵酬以觶鄉飲鄉射亦獻以爵酬以觶

梓人謂觚當爲觶古書觶從角單角瓜易亂故亂之耳其說是也然梓人曰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九獻皆以爵而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以觚特牲禮主人初獻以角者禮器曰宗廟之祭以小爲貴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主婦獻以角致爵而佐食加爵以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大射主人以觚獻賓及公而司馬以散獻服不是貴者以小賤者以大或獻尸或受獻一也士祭初獻以角下大夫也燕禮大射主人獻以觚下饗禮也饗禮雖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用爵以獻可知也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玉可知也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觶獻公則諸侯之爵用象可知也燕禮司正飲角觶而士喪禮奠亦角觶蓋大夫飾以角士木而已喪奠用角觶擕盛也觶中觶也鄭公鄉射記曰其他皆用觶觀士冠禮父醮子士婚士人禮賓婦見舅姑醴皆以觶聘禮禮賓士虞及吉祭與大夫吉祭陰厭之奠皆以觶公食大夫無尊亦以觶則觶之爲用非適於一也先儒言諸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然爵知不同[illegible]則諸觴形制安得而同哉書稱上宗奉同王受同三爵三祭三咤則周之爵又謂之同也先儒謂爵者盡也足也觚寡也觶適也角觸也散訕也又謂總名曰爵

其實曰觴觴爵也此不可考要之爵觚觶角皆示戒之

禮書卷第九十八終

禮書卷第九十九

觥

龍勺

疏勺

蒲勺

椑

斗

罍

鼎

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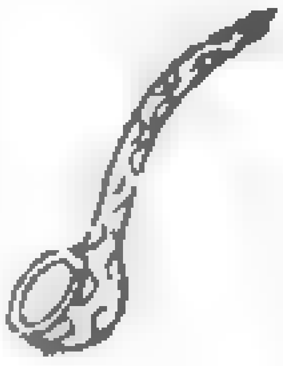
鉶

觥

觥亦作觵詩卷耳七月桑扈絲衣言兕觥則觥角爵也周官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小胥觵其不敬者則觵罰爵也先儒謂其受七升以兕角爲之無兕則刻木爲之如兕角然其用則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觩則饗有觵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舉兕爵是燕有觵也閭胥掌比觵是鄉飲有觵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觵也孟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筭爵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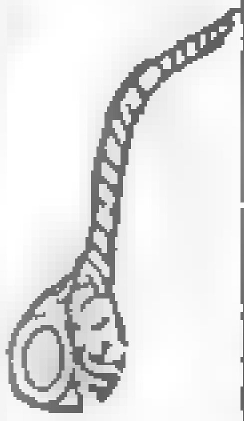
也用篚

龍勺



疏勺

蒲勺



彝巾以蓋巾兩勺有飾明堂位曰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尊巾以疏布而勺無飾禮器曰犧尊樿杓以素爲貴是也樿白理木也與喪士素勺異矣龍勺刻之以龍也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或勺蓋與疏匕疏彝疏非有以象同蒲勺蓋與蒲璧之象同龍水畜也疏水道也蒲水物也勺所以斗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考工記曰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則杓者北面也每尊皆加勺則尊不共勺也鄭康成曰蒲勺如鳬頭不可考也

斗

詩云不可以挹酒漿又曰[illegible]

西柄之[illegible]以大斗[illegible]

[illegible]

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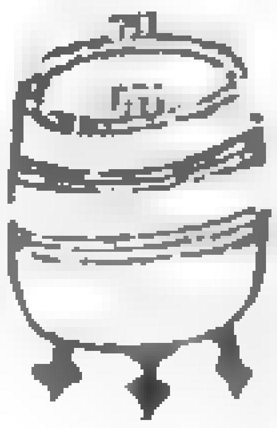
注[illegible]

四寸[illegible]

工人作[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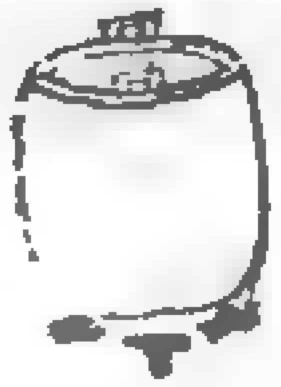
[illegible]王之[illegible]

鼐



鼎

[illegible]



[illegible]

鼎之[illegible]所之亦小於禽[illegible]
之謂鼎下有足上有耳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illegible]
[illegible]將芽爲之長則東其本短則編
其中爲木爲之 大者謂門容七箇小者闑門容參个
詩稱鼐鼎及鼒爾雅曰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
上者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士虞禮有
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
鼎則鼎之體[illegible]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
之[illegible]鼎[illegible]大夫有羊鼎士豕鼎
[illegible]而[illegible]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羣鼎特王有之
也周官膳夫王日一[illegible]鼎十有二[illegible]客諸侯之禮
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饔餼皆飪一牢鼎九而羞腥
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饔餼皆飪一牢
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饔少牢[illegible]鼎五大夫少
牢五鼎士特牲設禮三鼎既夕五鼎而掌客聘禮諸
侯與卿之鼎過於王之數上既夕之鼎過於特牲之
制何也聘禮陳鼎也[illegible]之日舉食鼎也特牲有禮鼎
既夕斯減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
以實羹者也[illegible]鉶羹所以具五味也其[illegible]
則[illegible]苦[illegible]薇[illegible]也其臭則膷[illegible]臐[illegible]膮[illegible]也[illegible]
言之曰鉶羹自聘[illegible]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
以其爲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
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illegible]掌客上公鉶四
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聘禮之賓
饔餼之羞鼎皆三上介饔餼之羞亦三少牢佐食
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然公食大夫之鉶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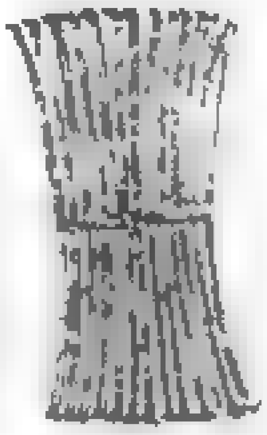
於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故也聘介之鉶同於賓[illegible]
以王鼎殺故也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少牢爨在廟外之東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
之西[illegible]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升之鼎而羹納
之鉶[illegible]羹在登則鑊亦有釜鬵之據名也舊圖天子
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
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
其首於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
謂飾以金與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蓋以後世
之鼎言之也士喪禮陳鼎於寢門外西面士虞陳
鼎于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
鼎于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
詳不可得而知

禮書卷九十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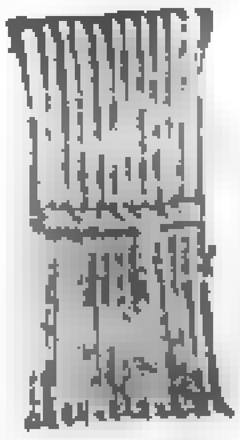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

束冪
編冪
大扃
小扃
疏布巾
畫布巾
籩豆巾
蕉巾
椀俎
嶡俎
椇俎
房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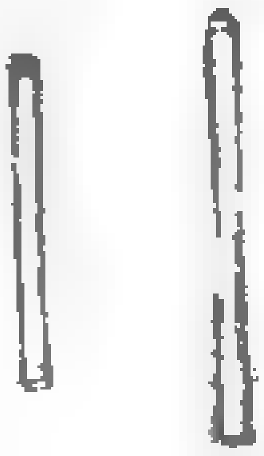
束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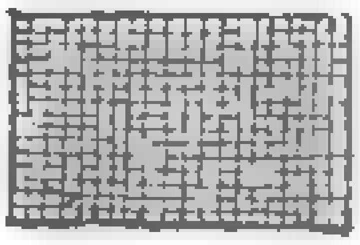
編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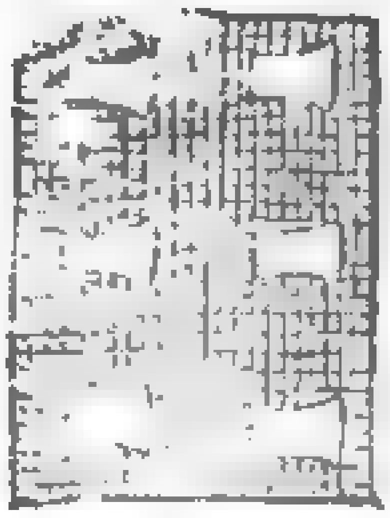
小扃



疏布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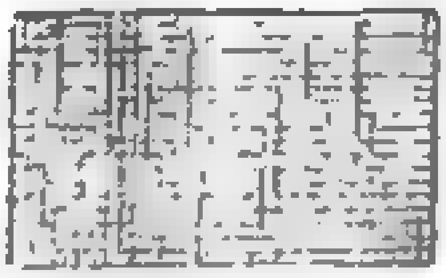
畫布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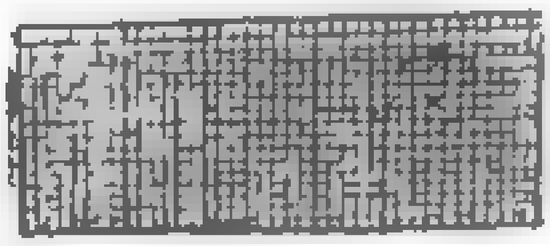


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若束若編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說文曰扃外閉關也蓋鼎扃之制取象於門扃而廟門之度取數於鼎扃取數於廟扃則鼎之出入有容矣大扃牛鼎之扃小扃羊豕鼎之扃也鄭氏謂牛鼎之扃長三尺鼏鼎之扃長二尺然鼏鼎乃牛鼎之陪者也以小扃為鼏鼎之扃而不以為羊豕鼎之扃者以其長止二尺故也扃或之鉉亦謂之鼏易稱玉鉉金鉉說文曰鼏以橫木貫鼎而舉之則木其質也金玉其飾也鼏或為之長者不短者編中陳鼎必於門外舉之則去鼏然後入鼎入則抽扃然後加匕

周官冪人[illegible]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illegible]六
彝蓋八尊以獻及於天地故巾疏冪不畫六彝以
祼施於宗廟故巾畫而不疏冪人言疏布巾則畫用
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巾以覆爲用
象天之體畫必以黼天事武也鄭氏曰周尚武畫黼
其用文德則黻可又曰畫者畫其雲氣歟此皆不
可考也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大射冪用錫若絺
士喪冪用功布士虞冪用絺鄉飲酒士昏特牲冪
皆用綌[illegible]人君尊也故燕與大
射之冪用[illegible]若錫[illegible]人目卑也故[illegible]昏與
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然士冠禮禮賓贊禮
禮婦聘禮禮賓皆用醴而無冪以醴質故也燕用
酒亦無冪從禮子之質故也燕禮君尊有冪方壺
圜壺無冪卑甒於尊故也昏禮尊於室內有冪尊
於房戶外無冪賤甒於貴故也若夫鄉飲鄉射則無
所甒焉故皆有冪大射之禮冪綴諸箭則異於
它冪矣

畫布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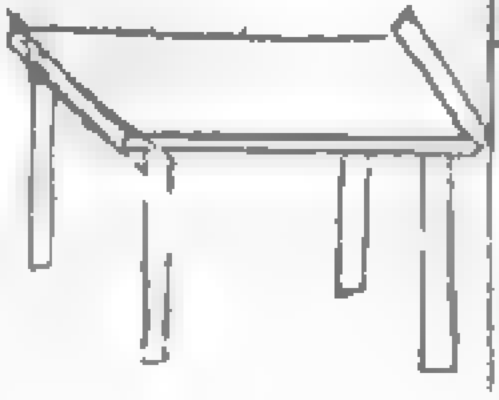


疏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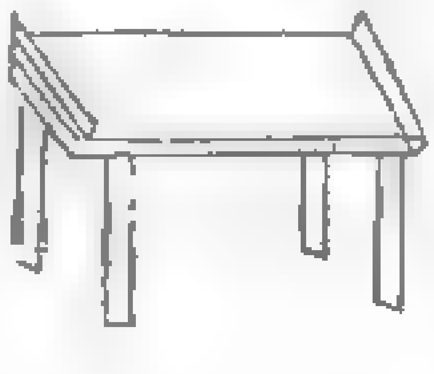
特牲籩巾以綌纁裏[illegible]二豆籩醯四豆兼巾
之士喪籩豆用布巾士昏笲緇被纁裏聘禮
竹簋方玄被纁裏有司徹籩有蓋冪然則冪
巾不特施於尊彝而已籩豆皆有之也冪
人九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畫黼矣

四代之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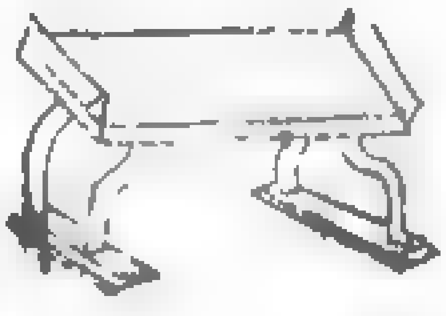
有虞氏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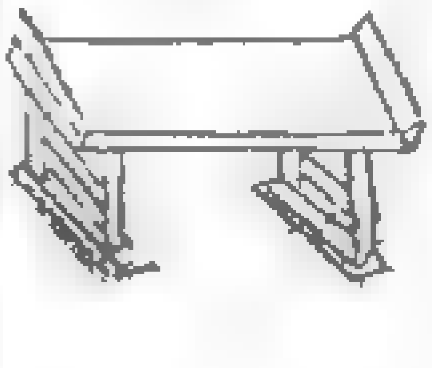
夏后氏嶡



商椇



周房俎



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商以椇周以
房俎蓋斷木爲梡梡距爲嶡椇之夭多橈房之□
戶閾虞氏之俎斷木四足而已夏氏之俎加橫距於
商曲其足若椇然周又設下跗於兩端若房然是
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
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
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橫距也其高下脩廣無
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二寸不可考也唯周
曰加有羃于離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士
喪禮有素俎蓋雕俎始於禹而後世用之於吉
凶者文質於是異矣牲體之在鼎曰脀在俎曰
載脀有數則縮而載則衡鼎俎奇籩豆貴偶
奇以象陽偶以象陰聘禮有牛羊豕魚腊腸
胃膚鮮魚鮮腊之九鼎膷臐膮之三鼎少牢五鼎
五俎特牲三鼎一俎而膚俎非正俎周官膳夫鼎十有
二陪鼎非正鼎玉藻諸侯日食一俎朔月五俎則
鼎俎奇可知矣然有司徹有大俎者蓋尸也侑也
主人也主婦也各一俎司馬之羞羊涪也司士之
羞豕涪也各一俎俎列而陳之則貴奇散而用之
雖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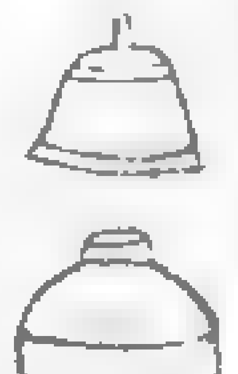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終

禮書卷第一百一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　祥道　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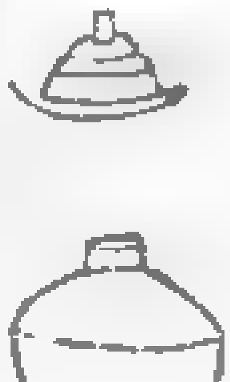
虞敦　玉敦　金敦　廢敦　簠
簋　楬豆　玉豆　雕豆　籩

敦 [illegible]



虞氏之敦無飾
後世飾以金玉

廢敦 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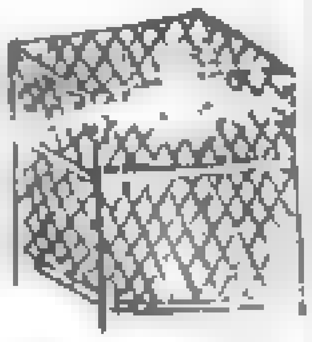


簠 [illegible]

簋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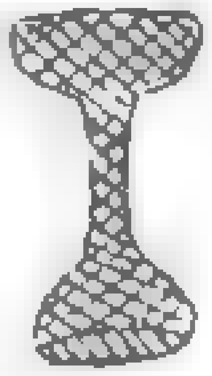
豆 [illegible]

簠



明堂位曰[illegible]鄭氏曰[illegible]
大祀曰食[illegible]
[illegible]

籩[illegible]



周禮王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illegible]
九嬪九祭祀
贊玉齍 [illegible] 禮記內則曰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
[illegible]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
八簋 [illegible] 士喪禮 [illegible] 饌于房黍稷四敦皆蓋
婦至贊者設會郤于敦南對敦于北少牢禮主婦自東房
執一金敦黍有蓋 [illegible] 士
喪禮廢敦重鬲皆濯 [illegible] 朔月奠無籩有
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徹朔奠敦啓會面足 [illegible]
[illegible] 既夕用器兩敦兩杅槃匜無祭器有
燕樂器可也士虞禮設兩敦于俎南特牲禮盛兩敦陳
于西堂藉用萑

簠簋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illegible]
掌客凡諸侯之禮 [illegible] 上公簠十 [illegible] 侯伯簠八鼎
簋十有二子男簠六 [illegible] 十有二 [illegible]

[illegible] 考工記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illegible]
[illegible] 玉藻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illegible] 明堂位周之
八簋 [illegible] 樂記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祭統以四
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聘禮有司
入陳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
南醓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
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西夾六豆設于
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
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
西皆二以竝南陳

豆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
[illegible]
羞豆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九
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
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
薦玉豆眡豆籩掌客凡諸侯之禮豆四十夫人致禮八
豆侯伯三十有二夫人致禮八豆子男豆二十有四夫
人致禮六豆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
一豆酒中人之食也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
田一爲乾豆禮運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
羹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
爲貴者諸侯相朝無籩豆之薦 [illegible] 仲祀其先人豚肩
不揜豆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
實水土之品也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以獻
豆 [illegible] 樂記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

之器也彌𨔣席陳尊俎列籩豆以非降爲禮者禮之末
節也故有司掌之祭統夫祭也者三牲之俎八簋之實
美物備矣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尸執足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夫人以豆則執校[illegible]鄉飲酒六十者三
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
老也鄉義士舉旅行酬而后獻[illegible]俎豆牲體薦羞皆
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聘禮有司堂上八豆設于戶西爲
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四炎六豆設于
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公食大夫六豆上大夫
兩豆士昏四豆士喪既夕四豆士虞四豆特牲
兩豆少牢四豆有司徹四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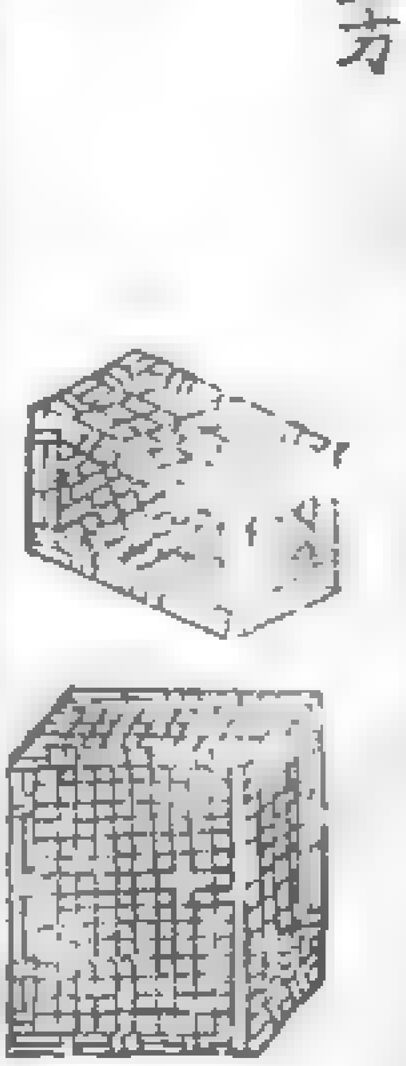
籩

[illegible] 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 [illegible] 朝事之籩饋食
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
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九嬪九祭祀贊后薦徹
豆籩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
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掌客凡
諸侯之禮夫人致禮八籩侯伯夫人致禮八籩子男夫
人致禮六籩禮記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相朝無籩
豆之薦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
實水土之品也明堂位夫人薦豆籩儀禮士冠禮脯醢兩
籩栗脯鄉射禮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薦脯用籩五膱
祭半膱橫于上膱長尺二寸 [illegible] 士喪禮東方
之饌兩籩無縢 [illegible]
考工記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 [illegible] 豆實三而成觳 [illegible]

崇尺中縣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illegible]
然說文古鐙作𨢣盌鐙豆有以瓦爲之有以木爲之[illegible]
先儒謂宗廟之籩豆用木天地之籩豆用瓦然詩云[illegible]
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儀禮少牢
饋食有瓦豆則宗廟有瓦豆矣敦則簠簋之類簠簋[illegible]
相須者也士喪禮有瓦敦而簠之有瓦與否不可考
也儀禮曰蓋執豆又曰右執鐙以蓋降又曰啓蓋[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執敦黍有蓋又曰簠有蓋冪又曰設四敦
皆南首則簠簋敦豆登皆有蓋而敦之蓋有首先
儒以爲簠簋敦之蓋皆象龜[illegible]然也舊仲鍾
簋禮以爲構則大夫士之簋刻龜於蓋而已非若
人君全鍾之也簋內圓外方其實稻粱簠外圓內
方其實黍稷周官掌客上公[illegible]諸侯簋數有差而簋
皆十二有[illegible]用簋則簠從
簠則簠或不稱[illegible]
實豆者瓦然其實菹醢[illegible]則人執而登之其實大羹
之湆旊人簋豆皆崇尺則敦[illegible]可知簋實一
觳則敦簋之量可知士喪[illegible]敦有足則簋簠有足可
知[illegible]
簋豆之有稽可知士喪特牲籩有巾[illegible]
公食大夫簋有蓋冪則簋敦豆之有巾可知有虞氏
曰敦夏曰璉商曰瑚周曰簠簋夏曰楬豆商曰玉豆周
曰獻豆而虞氏之敦在周用之於士大夫故儀禮大
夫之祭有敦先簋特牲佐食分簋鉶而先儒以爲同
姓之士得從周制是也夏后之楬豆在周用之於喪
[illegible]故儀禮士喪既豆兩實葵菹是也 [illegible] 周曰獻豆

非下以王飾也士虞禮獻豋兩亞之則獻豆猶所謂
獻尊也周禮玉府有王敦九嬪有玉齍先儒以王齍
爲王敦豈以其盛黍稷而因名之乎祭統夫人薦豆
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氏謂校豆中直者鐙豆下跗
然則考工記所謂中縣者校也天子玉敦大尹金敦
少牢夫人執金敦則士敦無飾可知崇用彫篹㬈也士喪禮渜
無縢則士大夫吉祭之籩有縢無縢可知舊圖籩豆
登籩豆皆崇尺二寸而篹盛黍豆皆漆赤中考之於
書若作梓材旣勤樸斵惟其塗丹雘周語亦曰器無
彫鏤儉也先王之器多飾以赤而玉人勺亦朱中則
漆而赤中理或然也然崇尺二寸之說与旊人之制
不同是歷論也周官掌客公簋十侯伯簋八子男簋
六而簋皆十二公食上大夫之簋八下大夫之簋六
聘禮饔餼上大夫之簋二十詩言天子之禮陳饋八
簋王藻言諸侯朔月四簋詩言每食四簋多於天子
公食上大夫之簋与天子之禮同黍臣每食之簋与
諸侯朔月之禮同何也蓋聘禮上大夫之簋二十掌
客諸侯之禮多於天子也蓋聘禮上大夫之簋二十
掌客諸侯之簋十二公食上大夫之簋八有所陳者
存焉天子八簋則其所食者也公食下大夫六簋則
公日食四簋可知日食四簋而朔月亦食四簋此異
之禮也觀周官王之日膳用六牲則諸侯日食非止
特牲也王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諸侯日與朔食非
止三俎与五俎也而玉藻所記一切与周禮不類則
異代之禮可知也周官籩人醢人有朝事饋食之籩
豆有加籩羞籩加豆羞豆之二十有六祭祀之籩豆
其數如此聘禮饔餼之禮豈過是哉禮器所謂天子之
豆二十有六是也推此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少牢大夫四豆蓋大夫食於
公與祭於己者異矣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
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而食皆稱之先儒謂豆皆以食前
也豆公食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聘禮致饔餼於上
大夫西上八豆西夾六豆然則禮器之豆數用數也
掌客之豆數陳數也春秋之時鄭享趙子加籩豆六
品晉享季孫夙有加籩蓋古者籩豆有加者皆所以
優尊之也以實菹醢者也而晏子豚肩不揜豆菹醢
濡物也而田獵所獲爲乾豆者蓋豚肩不揜豆識其
用小者也以豆實豚也濡鶉必乾析然後漬之非
謂以豆實乾也鼎俎奇而籩豆偶而鄉飲酒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數不
皆偶者此又視年高下而隆殺之不可以常禮限也

竹簠方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考
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
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氏謂竹簠方以竹爲之實
以棗栗乃加於案其說是也玉人言諸侯以見二王
之後言夫人以見六則棗栗十有二列以勞二王之
後可知也夫人以勞諸侯則后可知也觀圖一器宗

有后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是賓客之禮后夫人預之也鄭氏謂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果然乎謂之盞方則大小長短如簋而方耳若簠圜其口爲其名則名實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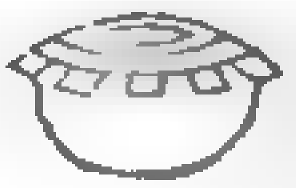
登

登瓦豆也儀禮作鐙則登亦金爲之其實大羹食禮用之飲禮不用故公食大夫設于醬西鄉飲鄉射燕禮不設也士虞特牲有司徹皆設之少牢不言設者以其牲有司徹見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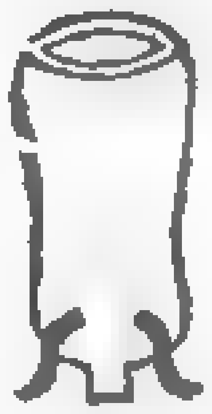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一終

鑊
錡
釜
鬵
甑
鬲
甗
牝
黍稷匕
挑匕
疏匕
桑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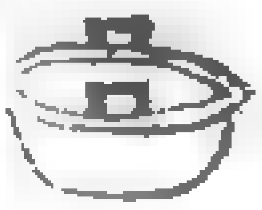
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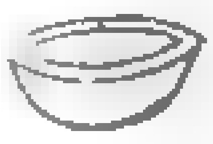
錡



釜



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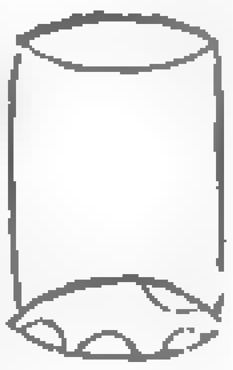
周禮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小宗伯祭之日逆齊省鑊小司寇禋祀五帝實鑊水士師祀五帝伯鑊水少牢饋食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詩傳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又曰鑊鍑釜大口者又曰朝鮮謂釜曰鬵鬵大釜也一曰鼎上大下小若甑曰鬵爾雅曰款足謂之鬲鑊也鍑也釜也鬵也錡也鬲也鍑也鑄也皆烹飪之器也錡有足者也鬲空足者也鬵大釜也鍑之口大者也以釜御某以釜烹魚周禮儀禮以鑊烹牲則鑊又大於釜矣

鬲

考工記陶人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爾雅疑足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也然先儒皆以款為空大史自序曰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則窾非曲也設禮有重鬲蓋亦取名於鼎鬲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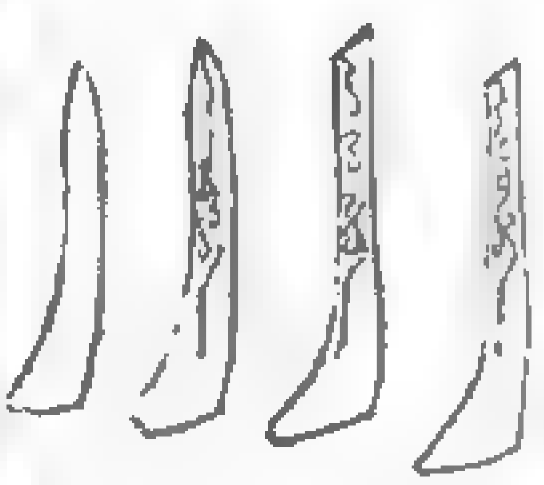
甗

甑



考工記陶人為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少牢禮雍人概鼎匕廩人溉甑甗爾雅甑謂之鬵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甑為鍑方言曰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甗陶器也春秋之時齊有玉甗則其所以實者也鬵大釜也毛氏許氏以鬵為釜屬而爾雅方言以鬵為甑則其名同者也考工記豆實三而成觳則觳之所容斗二升矣庾實二觳則二斗四升也聘禮十六斗曰庾中豐曰秉五十庾杜預亦曰庾十六斗則庾固有大小者也鄭司農曰甗無底甑鄭康成釋儀禮曰甗如甑一孔蓋無底則一孔而已實豆謂者豆而量容四升亦曰豆容六升謂之庾而容二斗四升亦謂之庾有齊謂之釜而無足亦謂之釜則釜屬之甑亦謂鬵可謂鼎上大下小若甑曰鬵則鬵非特名甑而已

黍匕 桃匕 疏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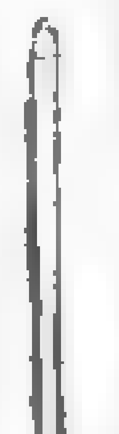
雜記云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易曰不喪匕鬯詩曰有捄棘匕特牲禮棘心匕刻少牢饋食禮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又云雍正雍府加匕于鼎東枋雍人覆二疏匕于俎上蓋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宗人之所摡黍稷之匕也雍人之所摡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小於疏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注于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詩於角弓兕觥皆言其觩於天畢與匕皆言有捄則匕之制非挺然也儀禮或作枇或作匕所謂枇匕摡匕取匕加匕覆匕自匕言之也所謂枇魚枇者乃枇長枇卒枇自用匕言之也特牲少牢有司徹公食昏禮舉鼎執匕俎皆異其人士喪禮執匕執俎皆舉鼎者爲之吉禮尚文喪禮尚略故也特牲右人於鼎北匕肉左人於鼎西載諸俎士虞禮則右人載者以吉禮尚右喪禮尚左故也

禮書卷第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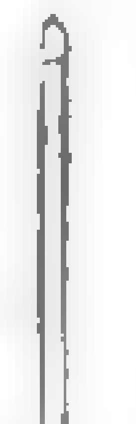
棘畢　桑畢　鉶柶　醴柶

鼓　染　考工記鼓　歷律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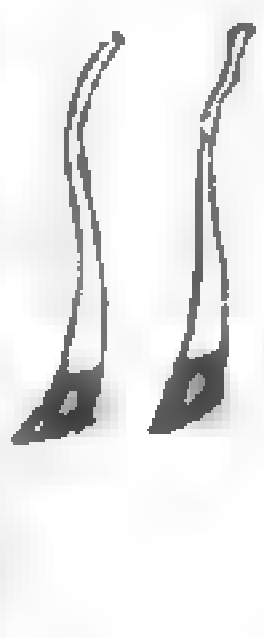
棘畢



桑畢



爾雅曰濁謂之畢濁畋器也（鄭氏曰畢狀如叉）畋器曰畢登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角弓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雜記言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詩言棘匕特牲記亦言棘心匕刻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替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指匕載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无文何哉少牢大夫禮舉鼎宗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大射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鄭氏曰畢所以教助執者則畢又可用以指教也



說文曰柶匕也鄭氏曰柶如匕士冠士昏醴柶皆

角士喪醴柶作日用木以木質類於角故也

用木 玉府大喪共角柶士喪禮圖用角柶以……於

木故也柶施於醴挑於鉶公食大夫少牢鐎……鉶柶

不言其材蓋亦角爲之歟其制則先儒以爲枋長尺

櫬博三寸醴柶之櫬淺鉶柶之櫬深理或然也柶之

所用有參有賓祭授柶之禮有面枋有面葉 公

食大夫設柶鉶而柶扱上鉶少牢羞二鉶皆有柶蓋

仁於賓者以同凡樂仁於神者以異爲敬故也冠禮

贊者既酌面葉以授賓賓面枋以授冠者……柔以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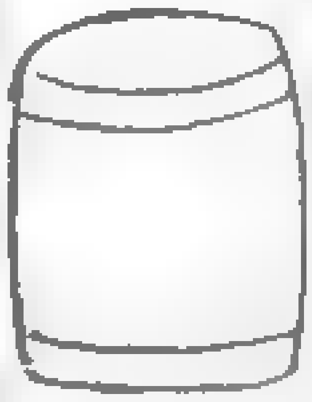
祭昏禮贊者既酌面葉以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

賓亦面葉以扱祭聘禮宰夫既酌面枋以授公公面

枋以授賓而授公不面葉蓋冠之賓昏之主人必訝

受而公不訝受故也

鼓



記曰獻粟米者操量鼓左傳曰晉國以一鼓鐵鑄刑

鼎荀子曰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管子曰釜鼓……

則人概之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爲鼓……

……夫五量終於斛而鼓又十二之

乘又十六之蓋五者數之備過是者亦推此而已

槩

歷律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而以井水

准其槩月令仲春正權槩荀子曰勝斛敦槩者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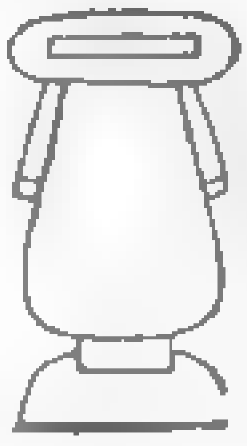
爲情……文同水盈不求槩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

曲禮曰食饗不爲槩考工記曰槩而不稅說文曰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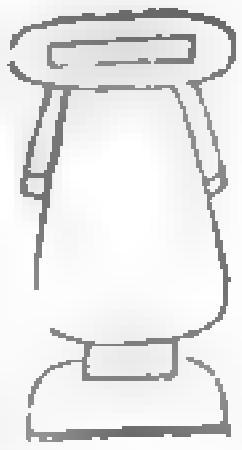
平也謂斗槩則槩以竹木或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

也

考工記鬴



律歷志鬴



史及家語曰黃帝設五量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

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

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

前漢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

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

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

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

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

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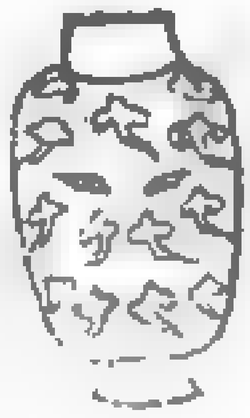
以從爲春秋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釜鍾四升

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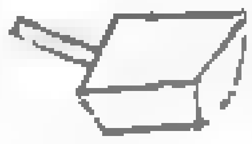
雅曰二升二㪺爲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
四有半曰庾周禮凡万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
也人二鬴下也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鄭氏曰今文籔爲逾十
籔曰秉卌十六論語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孔子與之釜請
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月令仲春仲秋角斗甬
鄭氏曰甬今斛也管子曰斗斛也甬量也謂之法甬亦量器之名又曰釜鏂
之數不得爲侈弇小雅曰坎術鉦量也
㮚氏以鬴爲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鬴是也律歷志
以斛爲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
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鬴故鬴
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爲
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㮚氏之鬴深尺
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律麻志之斛亦方尺而
圜其外其重二鈞斛旁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
與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㮚氏之制從十寸橫八
寸皆爲度尺鬴亦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
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十而八之則爲方六十
四寸漢尺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尺
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方百十此其實
所以不同也㮚氏之制旁爲升臀爲豆腹爲鬴律歷
志之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臀爲斗腹爲斛蓋內
方所以應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博故
因其小者爲升合因其博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
象豈徒然哉周禮上年食人四鬴則二斛五斗六升
中年人食三鬴則一斛九斗二升食貨志人月一石
二斗五人終歲爲九十石然則四鬴三鬴云者亦月
食也其多寡不同皆其大率然也律歷志五量止於
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四秉
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甬管子曰甬
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角管子之甬皆量器也鄭
康成以甬爲斛而鈄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鬴
或作釜庾或作逾區或作甌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

禮書卷第一百三

洗 罍 槃 匜 枓 盆 旹 篋 笄 簞 笥 匴



枓



盆

周禮鬯人凡祼事沃盥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士昏設洗于阼階東南鄉飲酒鄉射設洗于阼階東南皆水在洗東大射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特牲設洗于阼階東南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少牢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盛水者罍也㪺水者枓也盛棄水者洗也天子諸侯之屋四注故洗當東霤大夫士之屋兩下故洗當東榮水在洗東祖左海也南比以堂深則遠近也公食大夫鄉飲鄉射言洗與水而不及罍大射燕禮言罍水而不及枓少牢兼言罍水有枓互相備矣故鄭氏於少牢言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洗皆在東階士虞設于西階西南反吉禮也篚皆在洗西士

[illegible]

耳若人君與尸則有夷匜承槃食大夫小臣具槃匜

在東堂下士虞匜水錯于槃中南流特牲尸盥匜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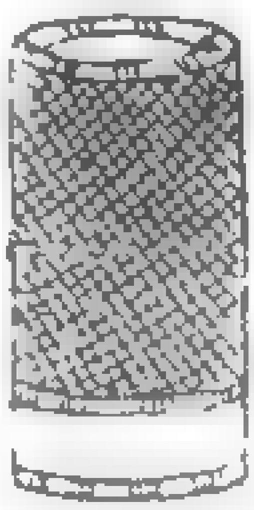
實于槃中少牢小祝設槃匜蓋人君與尸尊不就洗

故設槃匜則匜之用猶罍水也槃之用猶洗也

士喪禮曰盆盥于饌東則其禮未用

罍爲洗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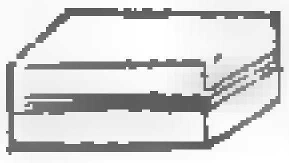
筥



說文曰筥箱也宋魏之間謂箸筩爲筥則其制圓而長矣米筥蓋亦類此

詩曰維筐及筥筥之用禮舍人賓客共其筥米掌客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聘禮君使卿歸饔餼賓與上介皆米百筥筥半斛夫人使大夫歸禮賓與上介米八筐士介六筐筐五斛夫百筥以多爲榮而所實少八筐六筐以少爲貴而所實多則筐大而筥小矣於文筐正而筥圓之則筐方而筥圓矣 天下之物固有同名而異實者聘禮記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則秉把也與十藪之秉不同筥稷也與半斛之筥不同

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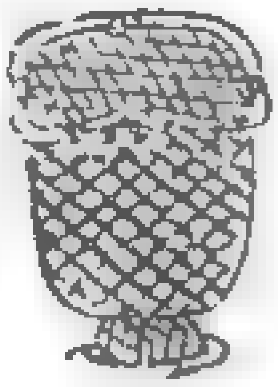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以至緇組紘同篋士喪禮復衣受用篋浴衣盛以篋禮記言入學鼓篋史言士書三篋則篋所以盛衣亦盛書也鄭氏曰隋方曰篋則隋者狹而長也篋亦謂之笈史稱虞卿負笈

笲

昏禮婦執笲棗栗以見舅又執笲腶脩以見於姑沒則執笲菜以見廟雜記升埋一笲以笲士喪禮具三實以笲沐浴巾櫛以笲昏禮記曰笲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氏曰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簝此以冀制況之也舊圖笲稍上於埋亦然

簞



笥

儀禮士冠士喪實櫛于簞士虞特牲少牢實以簞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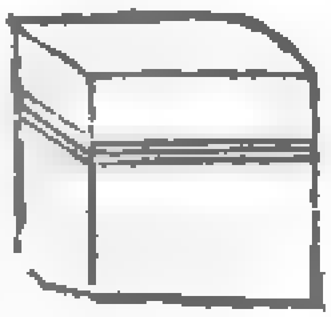
曲禮曰凡以簞笥問人者

補孟[illegible]

氏釋儀禮曰簞笥也 簞笥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禮以圓曰簞方

曰笥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

匴



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鄭氏曰匴竹器名今

之冠箱說文曰匴漉米藪也

[illegible]書卷第一百四

[illegible]之第一百五

射儀 侯制 天子虎侯 熊侯

豹侯

射儀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illegible]

[illegible]

司徒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之職曰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鄉師[illegible]共射器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曰五射 [illegible] 司几筵[illegible]觀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illegible]射則[illegible]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illegible]射義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車僕大射共三

夏司常九射共獲旌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
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
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
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
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
三侯王射則令去侯[illegible]
諸子秋合諸[illegible]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大僕王射則贊[illegible]
弓矢繕人掌[illegible]射贊弓矢[illegible]事梓人為侯廣與崇方
參分其廣而鵠[illegible]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
與下綱出舌尋[illegible]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
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禮記曲禮君使士射
不能則辭以疾[illegible]曰某有負薪之憂王制命鄉簡不帥
教者以告耆老[illegible]元日習射上功九執技論力
適四方[illegible]季秋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
乃厲飾執弓矢以獵[illegible]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
射御角力郊特牲[illegible]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孔子曰士使之射[illegible]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內則子
生男子設弧於門左[illegible]舞象學射御少儀侍射則約
矢侍投則擁矢[illegible]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
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其節天子
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
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
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
者如堵[illegible]至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
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
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孔子
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illegible]詩曰
侯以明之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盤庚上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詩車攻決拾既佽弓矢既調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
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古者祈子帶弓韣生子縣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
貢之也試以射則射豈君子之所可忽耶然則弧矢
之作始於黃帝[illegible]侯以明之見於
虞書至周弓有六別矢有八別[illegible]有三[illegible]侯之別
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
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周官司
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
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見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射一侯五正諸侯射一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為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illegible]以為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則畿內諸侯大射之侯也畿外諸侯大侯參侯干侯故大射禮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是也司裘不言豻侯以士無大射故也不言參侯以畿外非司裘所共故也射人曰士豻侯二正則王[illegible]侯之為虎熊豹者皆二侯之為熊豹大夫一侯之為麋可知也蓋大射有鵠則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則猶大射之飾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則司裘射人之三侯二侯一侯其側則同而所異者中而已鄭司農釋射人曰三侯熊虎豹二侯熊豹是也鄭康成曰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蓋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經言王五正康成謂有三正二正經言諸侯三正康成謂有二正可乎夫天子諸侯所尚者威孤卿大夫所尚者才士所尚者志威以服猛為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虎熊豹才以除害為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

侯以麋一[illegible]方為能以我其秋之守為善禦[illegible]士賓射之侯以豻然燕射天子降以熊[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夫上用虎豹士用鹿豕者以燕勞功則[illegible]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隆下下[illegible]大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夫隆其才以至於[illegible]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為禮所以異乎大射[illegible]守也麋鹿類也豕亦害物者也春秋以[illegible]以田獵鹿場為患礼記以食田豕為[illegible]之不可不除也然則畿外諸侯[illegible]以大侯參侯干侯何也大侯熊侯也參侯麋侯也[illegible]干侯[illegible]三侯能為上故曰大侯大夫麋侯[illegible]天子諸侯之侯為三故曰參侯天子得以燕諸侯[illegible]諸侯得以燕大夫士之侯故有[illegible]以參為[illegible]侯豹鵠而麋飾以大夫用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士用鹿豕不忘君臣相養礼射礼之意也鵠取名於鳱鵠正取名於題肩皆鳥之捷黠難中者故以中為儁焉其義則鵠者直也正也直己正志然後能中故記曰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illegible]鄭衆馬融王肅則以正在鵠內賈逵則以鵠在[illegible]于門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必象正鵠而已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由是言之則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而正居一也蓋以二寸以為中[illegible]侯九十弓則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弓

則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
弓則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賈馬融之徒
以可三三鵠誤也

侯制

射人當侯道之...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鄉射記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
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天子之虎侯...大侯以侯
熊侯...謂之大侯諸侯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則
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可知豹五十弓則
亦五十弓可知先...下則六尺則九十弓者
二丈七十弓者...二丈五十弓者三十丈弓二
侯中則九十弓者中...八尺七十弓者中丈四
弓者中十尺...則五十弓之侯用布
一...丈則中之布...以為躬則上躬下躬
矣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則上左右舌
布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布三丈而出躬各五
尺鄭氏謂半者...其出於躬是也...射記曰侯道
二十弓射人...射...以貍步張三侯大射量人
以貍步量侯道...者也行則上而擬度焉其
...獲大射擇士欲其能擬度而進也故以貍步非
大射則弓而已...六尺貍再舉足亦六尺其
為步同其所用異也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
貍步侯道生於...而侯中亦生於弓弓二寸以為侯
...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而侯
...侯中之廣者雖不止此然十弓者侯道之所
...五十弓...則象人...尺之...五八四

十而用布四丈其下則象人六尺之足五六三十而
用布三丈中其身也上下其躬也躬之左右出者舌
也持舌者綱也籠綱者縜也其不及地者武而已則
下綱其足也武其足迹也中人之迹二尺二寸則侯
之制度取於身可謂備矣

虎侯

天子

熊侯

豹侯

禮記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儀禮大射
畢公入鷔禮記言王之出於澤儀禮言公之出於澤則
天子澤宮西郊小學也諸侯澤宮郊之太學也郊射記

曰於郊則閤中此諸侯郊射之中也司裘天子大射三侯虎侯侯道九十弓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侯道七十弓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氏謂王之大射王射虎侯諸侯助祭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助祭者射豹侯其說蓋以大射禮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而知之也天子諸侯與其目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目則同侯蓋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驩也凡侯面北西方謂之左其張而未射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及射則說束遂繫左下綱

禮書卷第一百五

禮書卷第一百六

射

畿內諸侯熊侯

豹侯

畿內卿大夫麋侯

畿外諸侯大侯

參侯

干侯

天子虎侯五正

熊侯五正

豹侯五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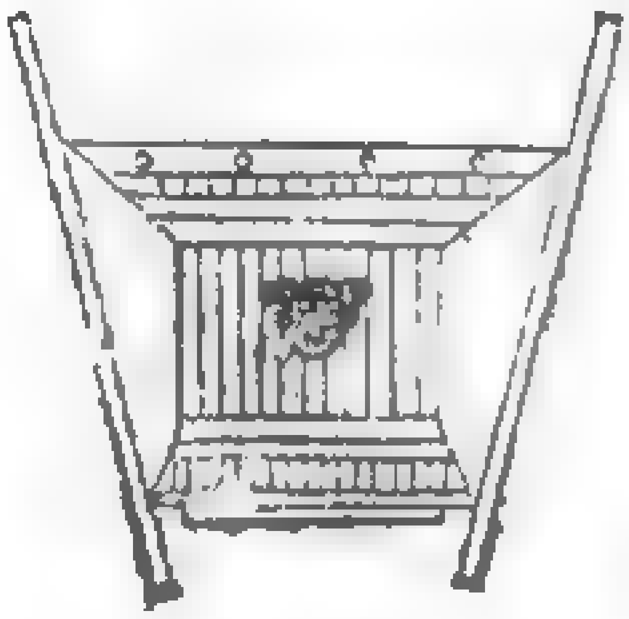
諸侯熊侯五正

豹侯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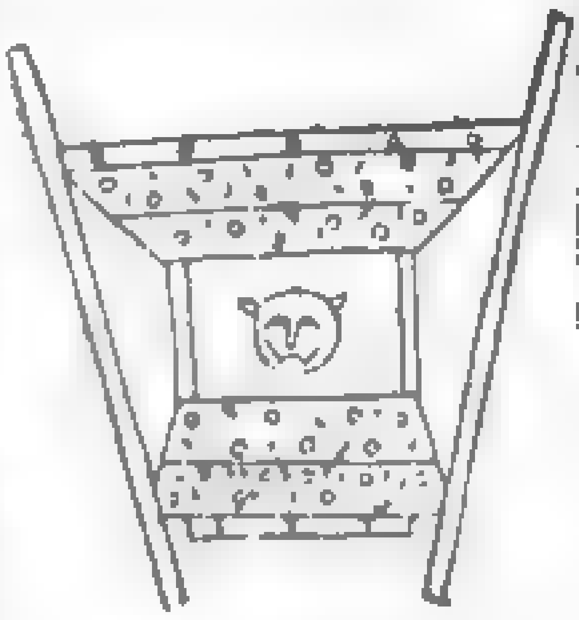
大夫麋侯二正

士豻侯二正

畿內諸侯熊侯 中与上下躬上下个与天子[illegible]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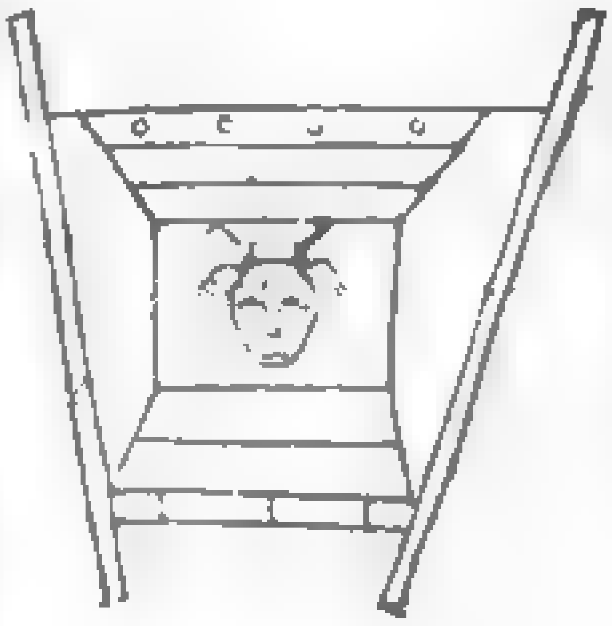


豹侯上中下躬上下个與天子豹侯之制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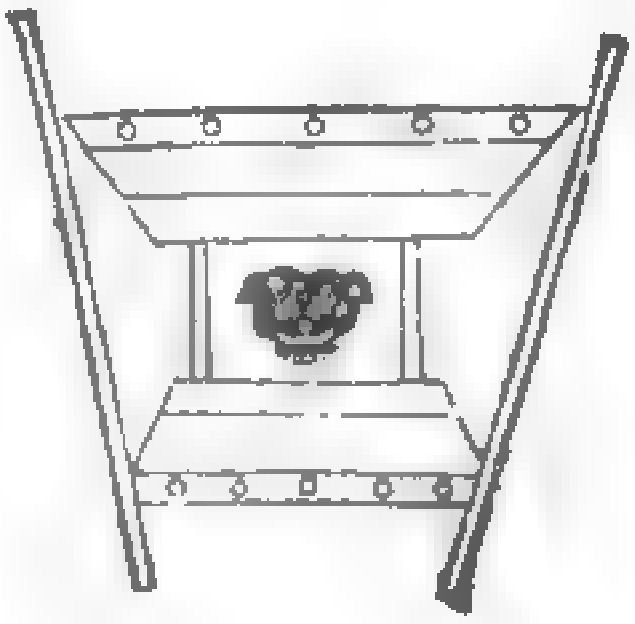
司裘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是也侯步之制蓋與天子熊侯豹侯同與畿外之熊侯參侯異遠近屈伸之勢然也射人諸侯二侯四耦亦畿內諸侯耳

畿內卿大夫麋侯中与上下躬个同豹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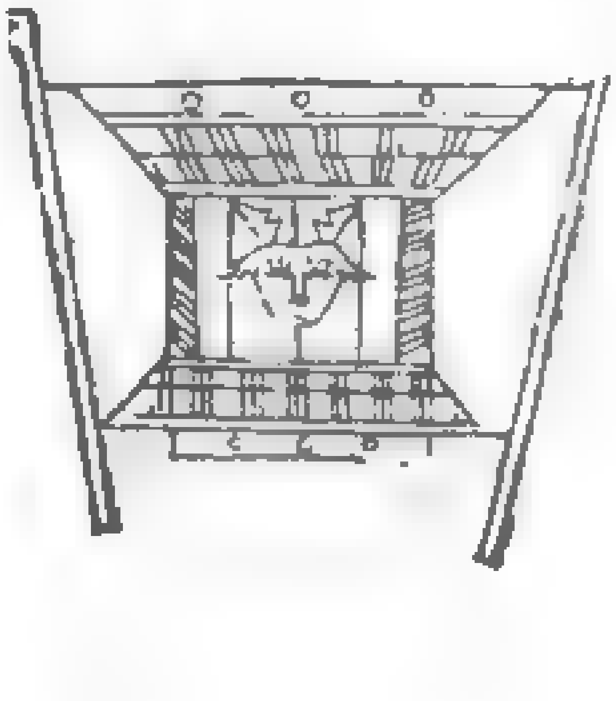


司裘卿大夫射共麋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躬三尺三寸有奇天子諸侯之射與臣異侯尊君也大夫之射與臣同侯避君也士事人非事於人者也故有僚友而無臣故無大射擇士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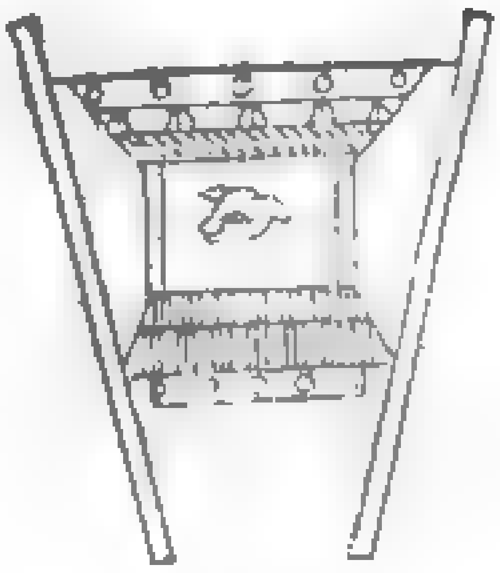
畿外諸侯大侯中亦廣崇又一尺上下躬个亦與天子大侯同



參侯中與个躬與豻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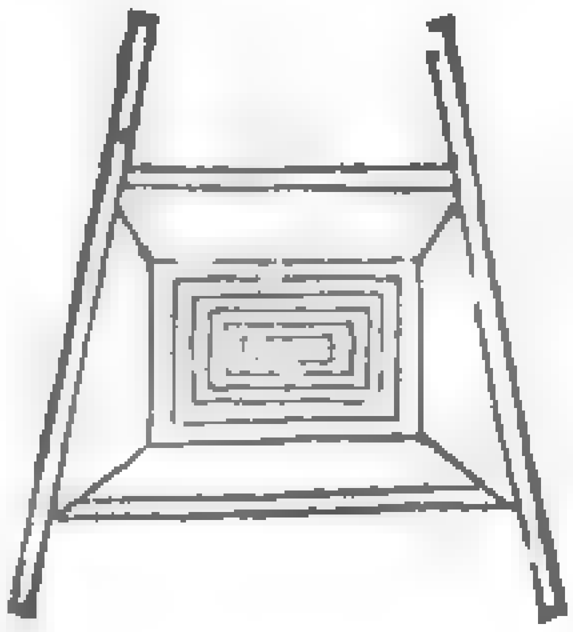
干侯 中鄉小靈觧 与參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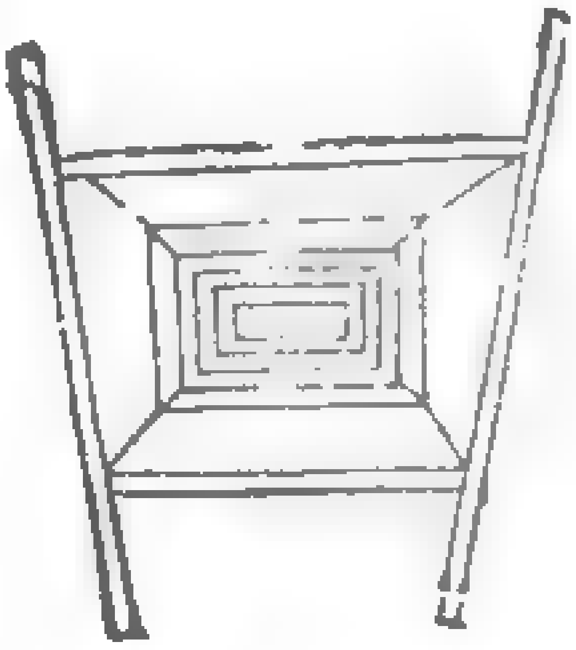
詩曰大侯既抗天子之侯也大射礼大侯九十諸侯之侯也天子大侯九十步而諸侯大侯亦如之參侯以眂天子熊侯干侯以眂天子豹侯則步中躬舌之制可知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鄭氏曰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少半寸是也何則干侯中十尺上下躬舌各二尺爲八尺則丈八尺矣又下不及地尺二寸則豻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矣參侯中丈四尺上下躬舌八尺則二丈二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參鵠之下與豻侯上綱埒此所謂見鵠於豻也大侯中丈八尺上下躬舌八尺則二丈六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大鵠之下與參侯上綱埒此所謂見侯於參也諸侯如此則天子虎侯見鵠於熊熊侯見鵠於豹豹不及地武又可知也

賓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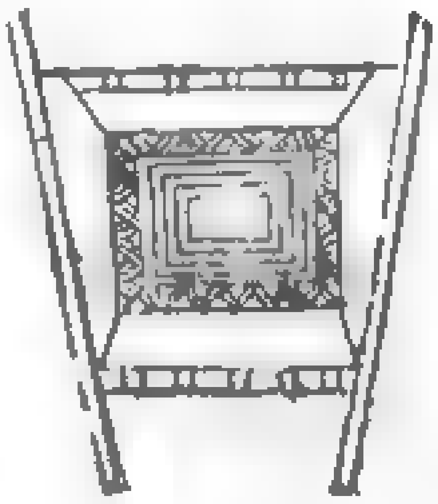
天子虎侯五正



熊侯五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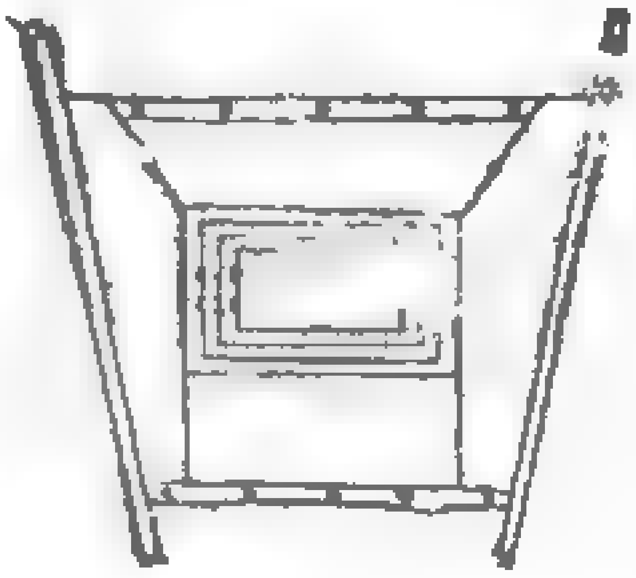


[illegible]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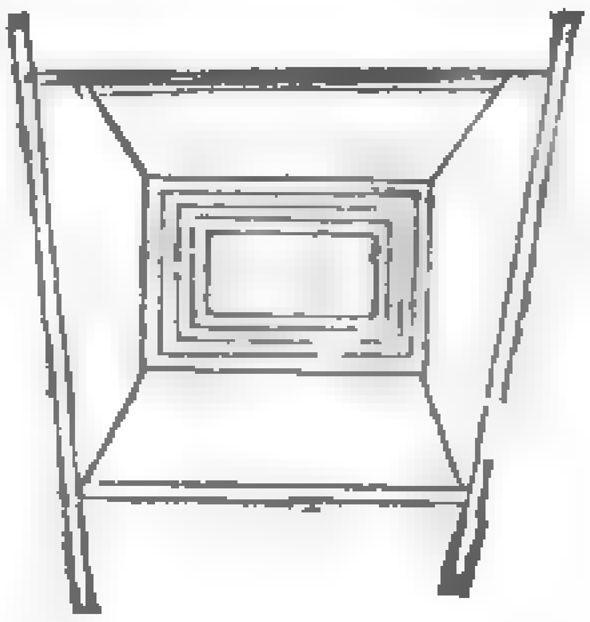


梓人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然則射術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以至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皆賓射也鄭氏曰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居其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賈公彥謂中朱以下皆以[illegible]為次南為首故先朱玫之聘禮記繅藉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則三正去玄黃二正朱綠理或然也司裘諸侯大二侯射人諸侯賓射亦二侯畿內諸侯也若畿外則二侯矣二侯四耦則三侯六耦安儀礼大射畿外諸侯之制也三耦射畢然後公射又三耦射畢然後公再射乃獲飲雠則三侯亦六耦也昔晉范獻子聘於魯魯侯享之[illegible]有三耦公目不足取於家目蓋方是時公室卑矣不能如禮

諸侯熊侯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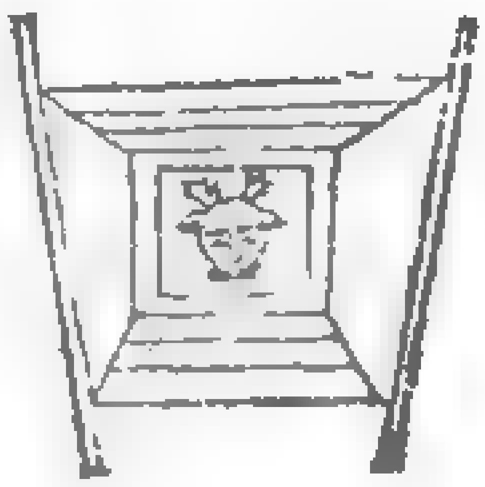


豹侯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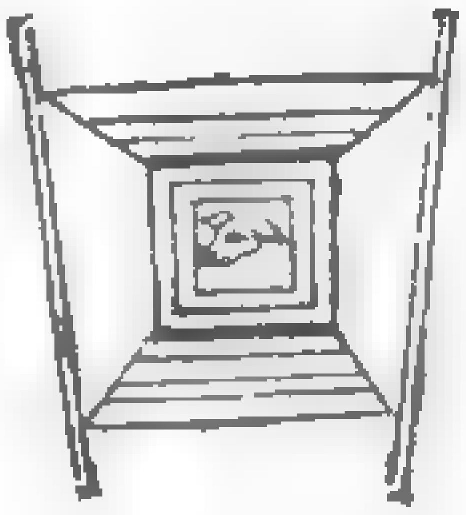


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先儒謂國中燕射也境賓射也然諸侯賓射不特於境而已其在國中亦皮樹中魯襄公享晉范獻子[illegible]者三耦此諸侯賓射[illegible]

大夫麋侯三正



士豻侯二正



士有賓射而不預王之賓射故射人無士之摯位士無大射而與王之大射故司裘射侯士亦焉鄉射記言鄉侯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康成以士射當張麋侯二正

禮書卷第一百六

禮書卷第一百七

射

天子熊侯白質

諸侯麋侯赤質

大夫布侯

士布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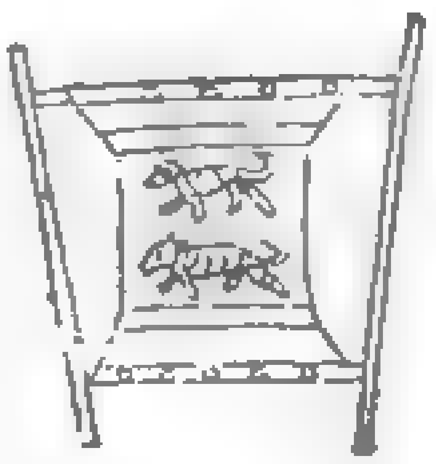
主皮之射

貫革之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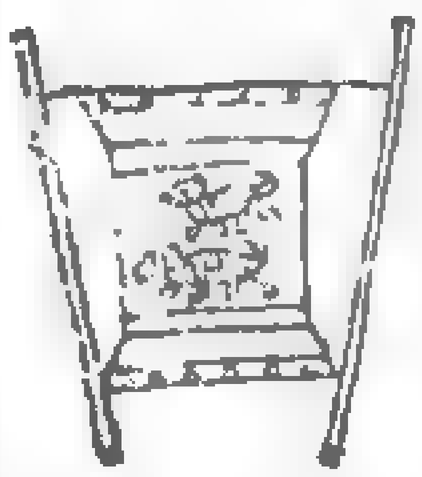
射服

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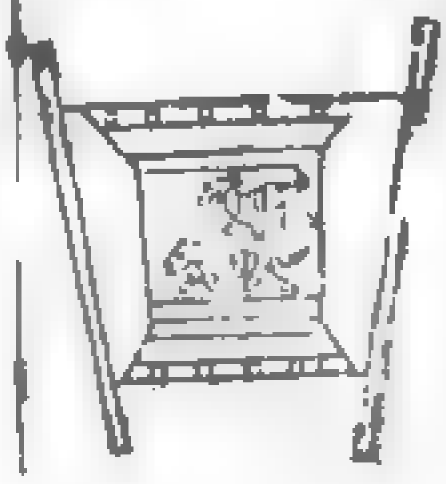
天子熊侯白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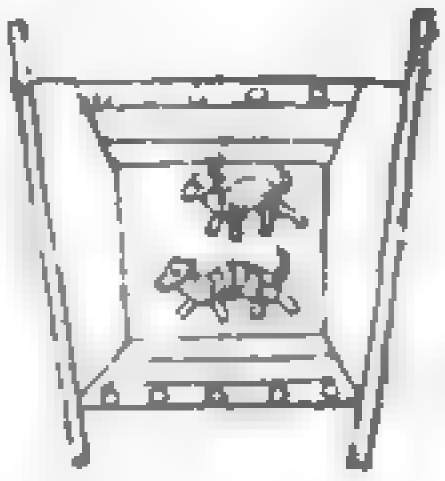
諸侯麋侯赤質



大夫布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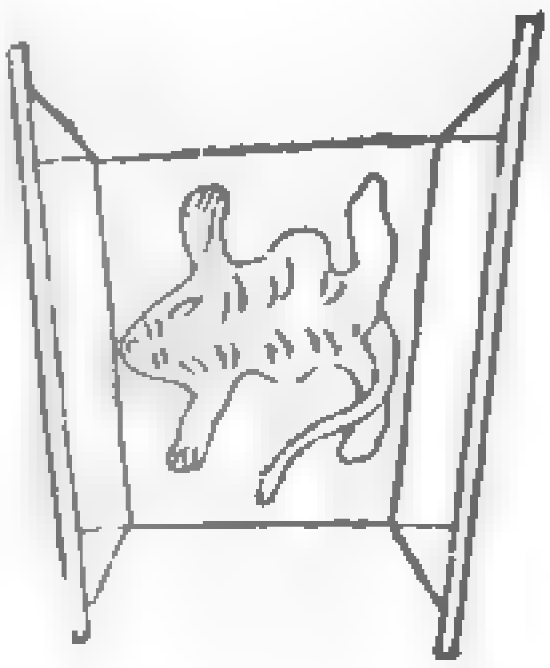


士布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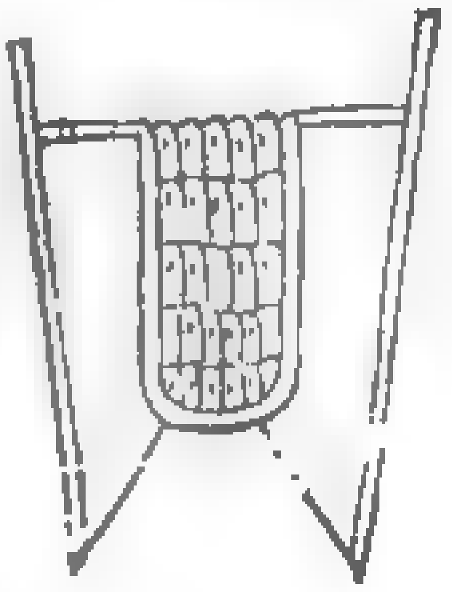
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鄭氏曰此所謂獸侯也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蓋白德之成赤事之著故天子之侯白質諸侯之侯赤質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也君陽而奇故畫一臣陰而耦故畫二畫非特其首而已鄭氏之徒謂大獸皆正面畫其首於正鵠之處猶貍首射不來者之首也然天子歌騶虞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三詩皆為射節而無射事既謂貍首必射不來者之首耶考工記曰張獸侯以息燕鄭氏以息為休農息老物於義或然古者燕服黃衣狐裘蜡亦黃衣狐裘燕蜡同服則射之同侯不亦可乎

主皮之射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有主皮之射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儁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與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illegible]之射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弓人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禮記曰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春秋傳曰楚使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預曰蹲聚也[illegible]）鄭氏釋司弓矢曰曰革革甲也釋弓人曰革謂干盾釋樂記曰貫革穿革甲也考之國語有三革之制（韋昭曰甲胄盾也）則射革非特甲也

射服

下服王祀先公饗射則鷩冕賈公彥曰王[illegible]故服鷩冕大射在西郊莫序亦服鷩冕燕射在寢則朝服（燕禮記燕朝服於寢）賓射在朝則皮弁服然王燕以朝服則燕射亦皮弁也詩以有頍者弁刺幽王之不宴同姓以側弁之俄刺幽王之飲酒無度此燕射用皮弁之證也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卒公執璧孤執皮帛卿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蓋大射賓射燕射之位一也大射王服七章之鷩冕故三公執五命子男之璧執五命子男之璧則五章之毳冕矣王降袞冕以接賓三公降鷩冕以從王卿大夫而下不降故執其等之摯服其等之服

扑

鄉射記曰楚扑長如笴刊本尺（賈注）又曰射者有過則撻之蓋衆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閭胥於鄉小胥於學有觵撻司市於市有扑罰司徒於獄書曰亦有扑書稱扑作教刑以亂之禮稱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鄉射司射既誘射乃適階西取扑搢之及升堂請獲則去扑降而及位則搢扑升而去扑所以敬尊也降而搢扑所以威衆也

禮書卷第一百七

射　貢士與射　射樂　大射位　鄉射位

貢士與射

射義曰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書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絀爵之罰漢武紀有司奏類其言亦類於此則貢士與射其來尚矣蓋人之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楨合常見於行同能偶之際故射於澤宮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人材其有遺乎

射樂

天子騶虞九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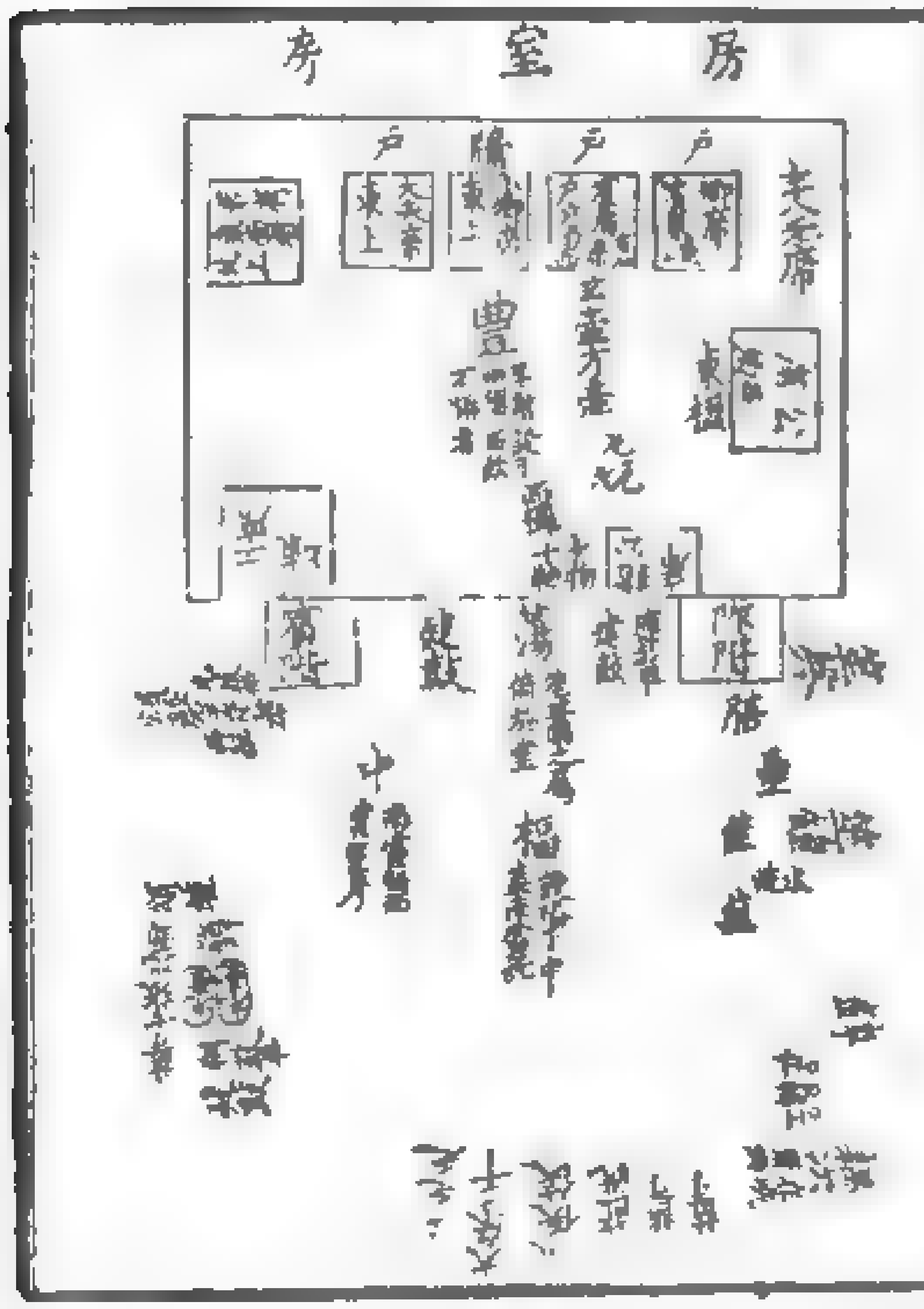
諸侯貍首七節

孤卿大夫采蘋五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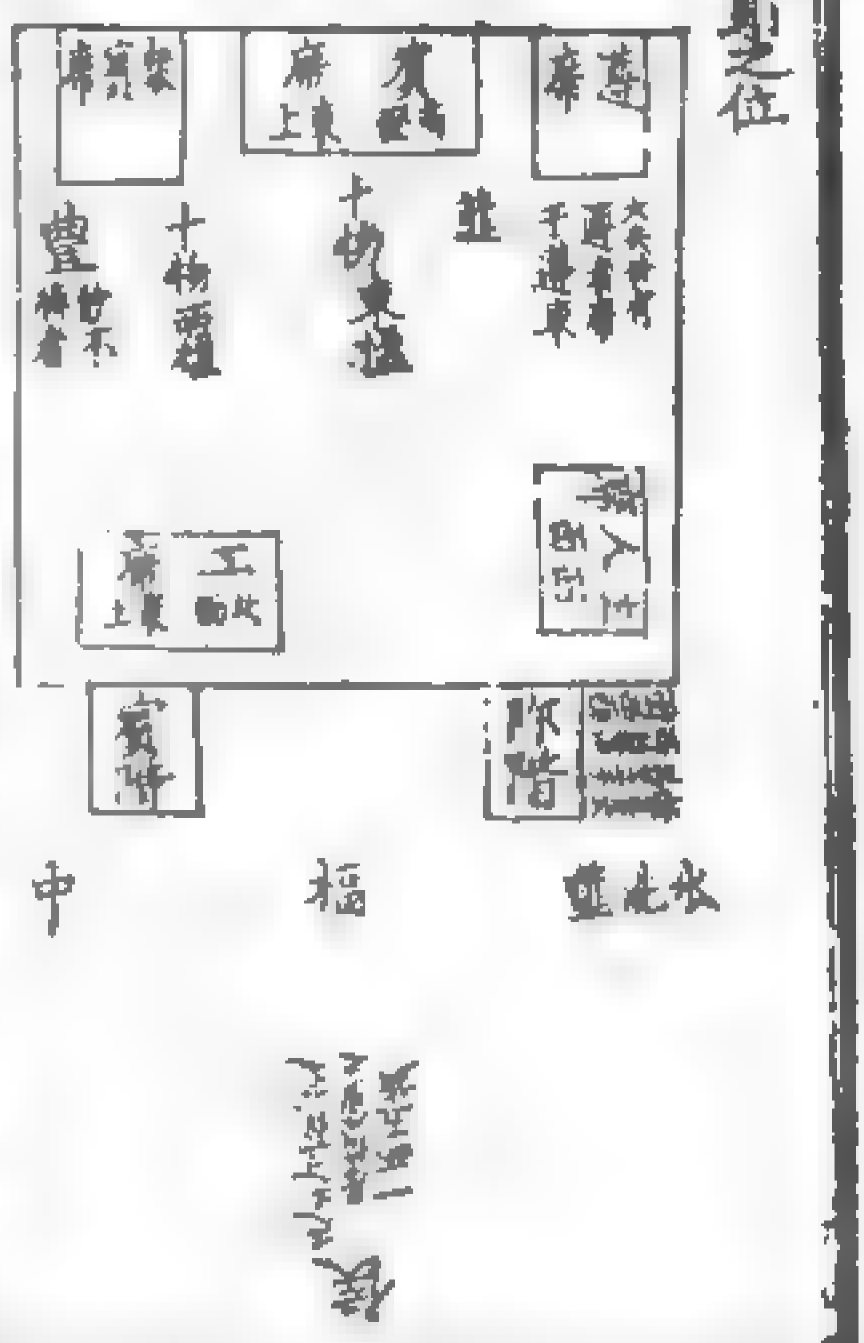
士采蘩五節

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諸侯射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蘩樂不失職也儀禮大射鄉射皆司射命射者曰不鼓不釋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鄭氏曰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然則王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

大射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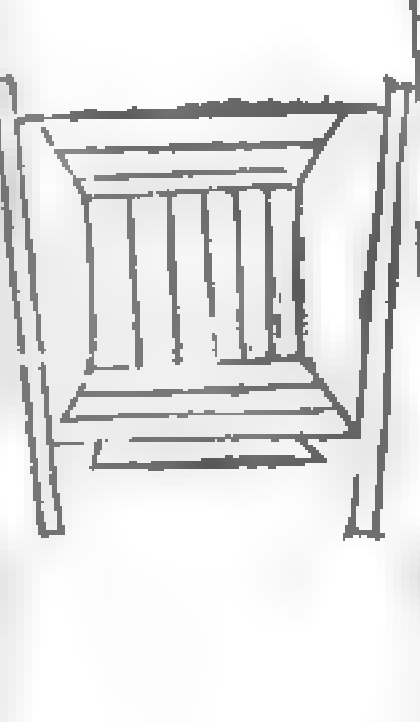
鄉射之位



鄉射於序而用鹿中鄭氏謂士為州長者之禮也然其言射必兼序序言禮必兼大夫周官鄉大夫有鄉射之禮則鄉射不特士而已大射前二日宰夫戒宰及司馬鄉射不言蓋戒與射同日也大射有大射正小射正司射鄉射則有司而已蓋皆主人之吏為之也大射設次於東故不適堂西鄉射無次故射者適堂西而已大射負侯者諾則以宮又諾以商鄉射獲者諾聲不絕而已大射獻服不則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鄉射獻獲者於侯而已以服不士也故獻近於乏鄉人賤也故獻即於侯也大射鍾師以鍾鼓奏裓夏鄉射以鼓裓夏以其蔭故有鍾鼓大夫士卑特用鼓也大射侯道以貍步鄉射則度以躬大射乏西十步北十步鄉射則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此大射鄉射之別也

禮書卷第一百八終

射　祭侯　楅　韋當　物



射人祭侯則為位鄭氏曰祭侯獻服不以祭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鄉射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illegible]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皆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illegible]獲者執其薦使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右个大射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實之獻服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至服不復負侯而俟祭侯獻獲者獲者以祭侯獲者北面拜受爵乃適右个左个中南面而祭侯然則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而卒爵其祝辭則天子之禮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之祝不可考也其薦俎則鄉射大射薦有脯醢俎有折脊脅肺臑天子之禮不可考也其籩豆之設則籩在南豆在西俎當在北其祭

則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設于乏南然後負侯而主之爵不就乏者明其主侯之餘也既祭薦俎設于乏南而不於左个之三步者即其所有事之位也獲者北面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下北面者辟正主也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而不奠爵者不備禮也鄉射獲者以鄉人大射以服不鄉射獲者敖侯受爵大射服不俟西北三步受爵謂近其也然射人祭侯為位則三祭與獲者受爵之位也鄉射記獲者之俎皆有祭則脊脅肺臑皆有大以祭也鄭氏謂位者獲者受爵之位皆有祭皆獲者也祭祭肺者也其說拘矣皆有祭與公食大夫庶羞皆有大少儀然皆有脛同

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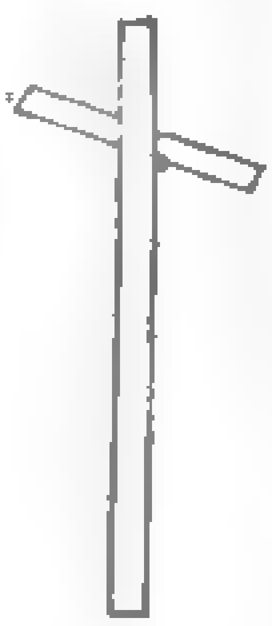
韋當

鄉射記曰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髹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鄉射司射既請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三耦卒射司馬降自西階北面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司馬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既射弟子退楅獲者退中與筭大射司

射請射亦司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三耦卒射小臣師設楅既設楅小臣坐委矢于楅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三耦既拾取矢捆之卒射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

鄉射記曰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髹之蓋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大射三耦既拾取矢捆之所以齊矢也夫楅之楅矢蓋猶楅衡之楅牛考之於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脫則楅卑而無足可知矣舊圖楅有足誤矣

物



鄉射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鄉射司射猶當揖楹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又同上射揖下射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乃射又曰司馬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矢乃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大射既三獻有司納射器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

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位之
物也卒畫自北階下司弓揖所畫物與贊君與射則為下
射樂作而後就物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
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若也
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位謂之
物左為下物右為上物其畫也若丹若墨其設也兩
楹之間於序則當棟於堂則當楣弓長六尺而兩楹
之間容弓笴長三尺而物如笴武長尺有二寸而距
隨長武一縱一橫縱而長橫短此所謂度尺而午也
前足至物之左端後足合而隨之此所謂距隨也凡
射及物則揖履物則先左足先左足以正其位還視
侯中以審其的然後俯正而俟此所謂以志正體直
可以祈中矣

禮書卷第一百九

禮書卷第一百十

鹿中
兕中
皮樹中
閭中
虎中
筭
乏
矢
拾
朱極

鹿中

兕中

皮樹中

閭中

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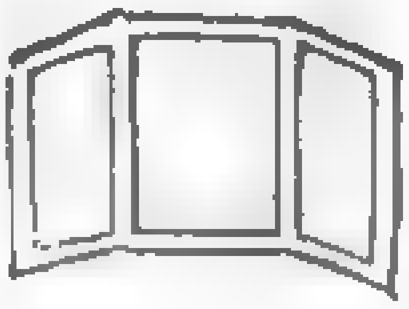
鄉射記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illegible]
於郊則閭中[illegible]
則虎中[illegible]大夫兕中[illegible]士鹿中[illegible]
射于國中[illegible]鹿中[illegible]前足跪鑿背容八算[illegible]
奏之於百[illegible]賈公彥曰閭中[illegible]
公入驁[illegible]此云於郊故知[illegible]
射於大學天子大射[illegible]小學[illegible]
周書曰見於國[illegible]
賓事因送[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天子賓
柔在寅亦在渭[illegible]射不在[illegible]大亦得行
日出無[illegible]孔子爲[illegible]射射於矍
圃[illegible]以受賓[illegible]
[illegible]射[illegible]命[illegible]納射
[illegible]賓在[illegible]西[illegible]
獲子[illegible]西[illegible]命[illegible]
設中遂[illegible]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illegible]
賓八算于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興共而俟[illegible]
是由堂下北面命[illegible]不貫不釋[illegible]
中之八算改實八算[illegible]執[illegible]乃射

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個釋一算[illegible]射於右下射於左
若有餘算則反委之[illegible]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
中興執而俟既射遂釋[illegible]西階西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
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illegible]餘于
中西興共而俟大射三耦既備司射適西階前東面命
有司納射器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illegible]皆
止于西堂下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三耦卒射司射
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
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illegible]射適階西北
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卒
委其餘于其中西興共而俟
皮樹儀禮或作繁[illegible]其狀人面[illegible]而能豎者也
閭如驢一角而跂蹄兕如牛一角而青色[illegible]
[illegible]
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illegible]則虎中大夫射則兕
中士則鹿中鹿中[illegible]前足跪鑿背容八算則皮樹虎
兕之制蓋亦然也惟君有射于國中而燕射大射
賓射畢中大夫士射必於郊而燕射賓射同中君射
則皆納於西堂下[illegible]又納之以適次大夫士射則納
於堂西而已此尊卑之辨也其奉之也先首其設之
也必坐其位則南當楅西當西序其釋則東面[illegible]
八十所容者八算而已上射之算釋於右下射之算
釋於左則賓主之算辨矣二算爲純一算爲奇則勝
負之[illegible]鄉射用鹿中[illegible]投壺亦鹿中者投壺輕
於射[illegible]故用中之下者而已

籌

鄉射記前籌八十長尺刊握握素握布四指指一寸則籌尺有四寸矣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投壺曰室中布五扶先儒謂側手爲膚鋪四指爲扶則握與膚扶一矣握素刊其本也鄉籌八十而中實止於八者籌八十以十耦計之也一人四矢皆中則用八算丟射未必皆中而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中也每一耦射中者一箇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有餘算則反之並釋獲者取八算於中執之設實八算以待後中既釋獲委於其中西又取執而設實焉故中之所容常八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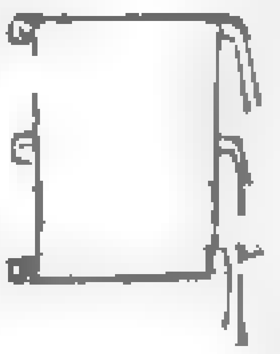
乏



周禮射人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一侯一獲一容士豻侯一侯一獲一容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參侯道居侯黨之西五步大射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鄉射將射司馬命獲者倚旌于侯中射者升獲物司馬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以及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既射獲者三侯獲者負侯拜受爵遂使人執俎從之西設于乏南大射獻服不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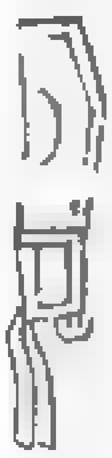
正面北乏西南故文反正爲乏侯各有獲獲各有容故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容韋之鄉射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大射西十北十謂之乏以矢力乏於此也謂之容以獲者所庇也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曰如小曲屛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與防皆乏之異名也

拾



朱極

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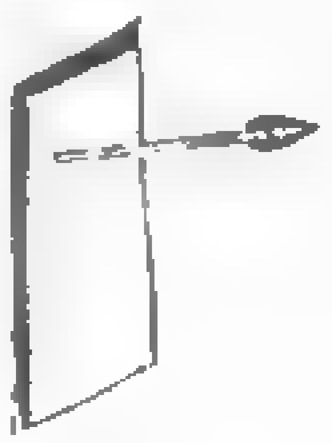
鄭人棄王之[illegible]弓弩各[illegible]獵戈決[illegible]曰決拾所以
又曰童子佩韘鄭射曰[illegible]逆大[illegible]又[illegible]決朱極
三士喪禮決用正王棘[illegible]擇棘組繫纊[illegible]刑曰
佩以捍藏決著於右巨指以鉤弦者也極著於右三
指以釋弦者也[illegible]拾著於左臂以遂弦者[illegible]大
射朱極三士喪禮纊極二則生者以朱[illegible]
而三以致其用也死者[illegible]纊所以復實而二以明其
不用也鄭氏釋周禮謂[illegible]決用[illegible]則天子用[illegible]與
釋大射之決以象骨爲之遂以韋爲[illegible]大
夫以骨不必以大象蓋比擬士禮而授之也拾亦謂
之遂儀禮所謂袒決遂[illegible]也亦謂之捍內則所謂決
捍是也極亦謂之韘所謂佩韘是也[illegible]
儀禮鄉射記大夫與士射[illegible]袒纁襦燕禮記君射袒朱
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發膚大夫則決衣而已
君與大夫射大夫以拾蔽膚君則斂衣而已鄭氏謂
拾所以蔽膚斂衣者此也曲禮曰野外軍中無摯以
纓拾矢可也則拾亦可以爲摯與

樂書卷第一百十下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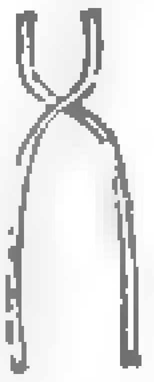
椹質　并夾　弩　彫弓　彤弓　黒弓

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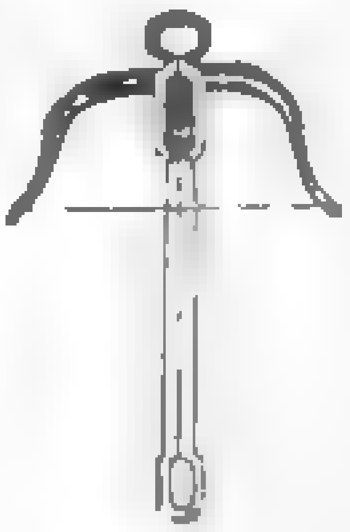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又曰澤共射
椹質之弓矢圉師曰射則充椹質[illegible]曰質的張而
弓矢至焉鄭氏曰質正也植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
試弓習武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
所以擇士也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澤共椹質之弓
矢則射於射宮不用椹質矣射椹質必以王弓弧弓
充椹質必使圉師者蓋椹質以強弓而後入圉師以
所討而使共也先儒謂澤是宮名以其擇士於此故
謂之澤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射宮天子
射在廟也書傳曰[illegible]之取也於闈中勇力之取入[illegible]
[illegible]也於澤將課之處則澤固有宮矣其言[illegible]宮[illegible]
不可考也[illegible]

并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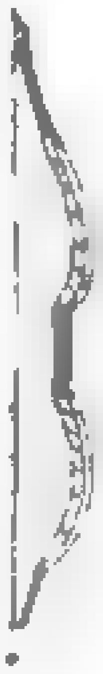
周禮射鳥氏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曰王射則射鳥氏以并夾取之… 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鄭氏曰并夾矢箙也賈公彥曰司弓矢云大射燕射則贊…矢諸之等出於漢行也故之儀禮…以取矢以…白綿…以取矢以…弟其取矢也…弓命之則…之取…亦如此然則…以射鳥氏者以其…高者然歟

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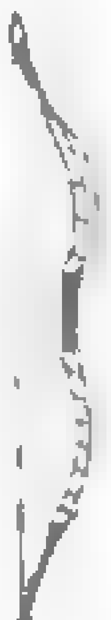


說文曰弩弓之有臂者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氏曰攻守相迫近弱弩疾發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八矢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荀卿曰魏氏之武卒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晁錯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又曰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則弩特施於兵車而已繕人掌王之用弓弩則兵車亦王之所預也易曰樞機之發書曰若虞機張則機者牙也矢人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弓矢比其槀兩旁弩矢比在上下則以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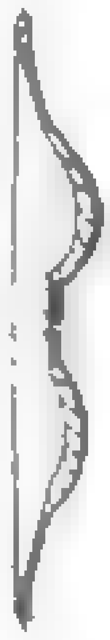
彫弓



彤弓



黑弓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書曰和之弓垂之竹矢弓人取幹之道七…下禹貢荊州貢杶幹栝柏…考工記荊之幹妢胡之笴家語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羽而鏃之…蒼澤之蒲可勝既乎古者弓矢之材以木若竹…弓以木爲上以竹爲下矢以竹爲常以楛爲異弓材謂之幹矢材謂之稾弓之長短視人之形體弓之強弱因人之志氣矢之安危以𥹋弓之強弱故寸之制枉體

余上士下士

則弓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六尺二…

者王弓弧弓也往體多來…

寡者夾弓庾弓也往體來體若一唐弓大弓也材強則往體寡材弱則往體多強弱中則往體來體若一材強故利射革與質往體寡故合九而後成規材弱故利射侯與弋往體多故合五而成規強弱中故利射深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王弧王之弓唐大諸侯之弓夾庾大夫之弓王弧則彤之詩曰敦弓既堅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畫之弓王弧也荀卿何休曰天子彤弓是也唐大則彤之荀卿何休曰諸侯彤弓是也司弓矢以唐大弓授使者勞者詩以彤弓錫有功諸侯平王以彤弓錫晉文侯襄王以彤弓錫晉文公則唐大彤之可知儀禮大射鄉射大夫士用夾庾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黑之可知然士合三而成規則六弓之外弊弓也司弓矢謂之弊弓儀禮士亦用夾庾若蓋士之鄉射有大夫存焉非鄉射則弊弓而已先儒謂士不用合三成規之弓周禮託士而言其說無據明堂位穀梁曰大弓天子之戎器公羊曰弓繡質繡質繡其拊也蓋魯之大弓亦彤天子之弓亦繡質不然不可謂之天子之戎器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以強弱辨其等以安危因其躬辨其等所以明分因其躬所以利用然王之田獵未嘗不以夾庾學射未嘗不以唐大所謂合九合七合五合三者其大致然也

禮書卷第一百十一終

禮書一百十二卷

弓 臂弣敝簫隈淵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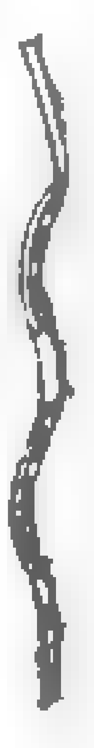
檠

柲

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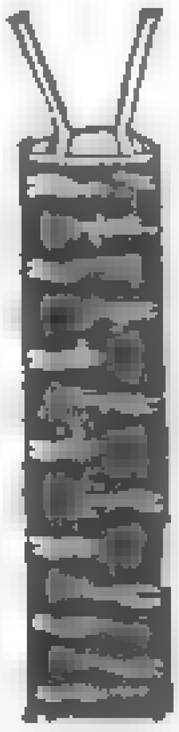
提

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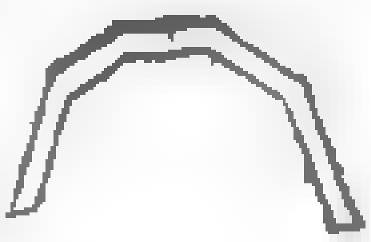
說文曰弓象形史記曰揮作弓弓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所以為深絲所以為固張則筋外而角內弛則角外而筋內弣把中也簫弓端也隈其曲也茭其接也弣又謂之拊又曰質旁曰捷中曰敝簫或作弰又曰弭曰警方絲反曰峻弓人曰摯臂中有柎焉故剽又曰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又曰茭解中有變焉故校廣雅曰柎柄也鄭康成曰茭讀為歒茭解謂接中也賈公彥曰隈蕭角接處也說文曰彃弓戾也詩曰象弭魚服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左傳曰左執鞭弭蓋無緣之弓以骨飾其弭而已故亦謂之弭杜子春曰隈弓之淵鄭司農曰茭謂弓人所握持者毛氏曰弭所以解紛曲禮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則右手執簫矣簫之飾不特以骨而已爾雅曰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

弓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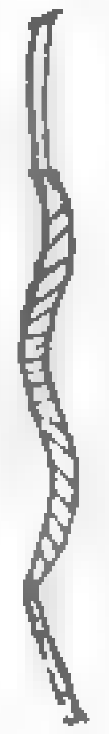
明堂位曰載弧韣月令曰玄鳥至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既夕禮弓有韣詩曰虎韔鏤膺交韔二弓又曰抑鬯弓忌又曰彤弓弨兮受言韔之又曰載櫜弓矢說文曰韔弓衣也左傳曰右屬櫜鞬（杜氏曰櫜以受箭鞬以受弓）韔韣櫜鞬皆弓衣也亦曰弓室鄭氏釋既夕禮謂之緇布爲之韣襌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韔而韔韣皆從韋則古之弓衣以皮爲之也明器之弓以緇布蓋鄭氏以漢禮言之耳內則曰鞈韝而韣之樂記曰包干戈以虎皮名曰建櫜則韣櫜之名不獨施於弓也詩言虎韔（交韔二弓）二矛重弓重弓則一韔之內皆二弓以備毀折

弓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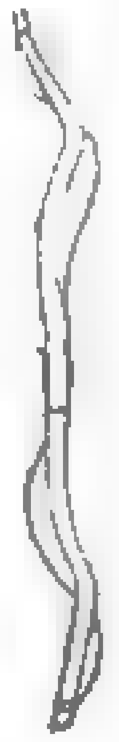
荀子曰接人用枻（楊氏云枻者所以正弓弩之器）揚子曰晃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亦檠之而已矣蘇氏傳曰檠弓弩說文曰檠榜也亦作儆則枻榜皆檠之異名考工記弓人爲弓寒奠體冰析灂寒奠體則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弛者納之檠而已析灂者下於檠而復納之也

弓柲



既夕明器弓有柲詩曰竹閉緄縢考工記曰恒角而達辟如終紲蓋柲以竹爲之狀如弓然約於弓裏命之曰柲所以備損傷也緄繩也縢約之也柲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繫之故亦謂之緄如此則納之韣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矣（柲亦作鞑）

依撻



既夕禮曰弓設依撻鄭氏曰依纏弦也撻弣側矢道也以韋爲之賈公彥曰依令弓强也撻所以撻矢令出也生者以骨死者以韋

禮書卷第一百十二終

矢

矢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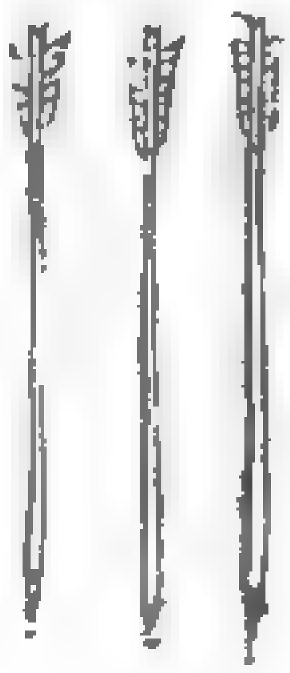
鏃 刃著附

矢括

彤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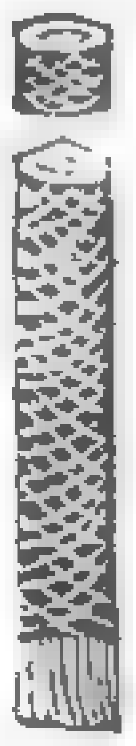
玈矢

矰矢



槀人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鄭氏曰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又曰矢槀長三尺蓋以經無其制故兩言之也枉矢則飛以變界者也殺矢則中而必斃者也矰矢則弋高者也恒矢則常服者也枉矢絜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則其達遠故利火射用諸城守車戰殺矢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則其達遲故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七分四在前三在後則其行高故用於弋射恒矢庳矢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則行平故用諸散射枉矢絜矢兵矢也亦可施於田故鄭氏以矢人之兵矢田矢為枉矢絜矢是也鍭矢與茀矢異殺矢與鍭矢同故鄭氏以矢人之茀矢為殺矢以殺矢為茀矢也詩曰四鍭如樹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則金鏃不特鍭矢有之茀矢以上皆然故鍭謂之鍭也君子志於中而不志於殺故禮射習射之矢皆謂之志也射以剪羽尚疾也志不剪羽尚舒也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而防其傷若夫明乃矢則以金者骨鏃以骨者無鏃長羽者短衛衛羽也既夕禮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是也書及左傳言賜諸侯皆彤弓一彤矢百周官司弓矢入束矢于朝鄭氏亦謂其百箇與則古之束矢皆百也詩曰束矢其搜毛氏謂五十為束者荀卿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則弩一而矢五十也弩一而矢五十弓一而矢百矣決重弓以備毀折則百矢分而二之理固然也司弓矢言六弓四弩而繼之以八矢則八矢皆弓弩之所用也鄭氏曰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四弩皆利攻守與戰而庳矢用諸散射又既夕禮有弓無弩而有鏃矢無弩而有鍭矢則鄭氏之說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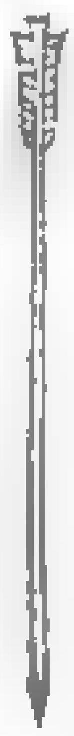
矢箙



槀人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為三等箙亦如之弓與弩異用矢與箙相須言弓必及弩猶司尊彝之有罍也言矢必及箙猶司尊彝之言彝有舟也彝有舟則尊有禁可知矢有箙則弓有韔可知弓與弩有三等矢箙亦三等則箙之長短視矢為之也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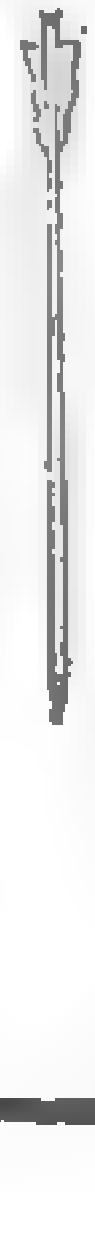
弋用籠服箙竹為之則凡非籠箙皆皮也詩曰象弭魚服陸璣謂魚服魚獸也然所謂魚服者魚皮之輕者皆可為之不必魚獸而已[小注漫漶]以秋堅也司弓矢中秋獻矢箙[小注漫漶]箙蓋欲其徹之不恭也既夕禮為干管詩曰抑釋掤忌左傳曰人徒執冰而踞方言曰藏箭為韇丸則管掤韇丸皆箙名也史稱韓延壽東郡負掤則掤亦承矢者歟

鏃 鍭矢鏃



矢人為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夫矢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稾長三尺則羽六寸矣三分其羽以設其刃羽長六寸則刃二寸矣記言刃長寸鄭康成謂二寸其說是也鋌則金之入稾者也垸之多寡於經無見鄭司農以為量名不可考也詩曰四鍭如樹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鏃今之錍箭骨鏃今之骨骲也方言曰箭關東謂之矢關西謂之箭江淮之間謂之鍭鍭四鐮曰拘腸三鐮曰羊頭其廣長而薄鐮曰錍亦謂之鈀小長而二孔曰鉀鑪[小注漫漶]說文曰鍭矢鋒也禹貢荊梁貢砮孔安國曰砮石中矢鏃者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魏志挹婁國矢用楛青石為鏃然則鏃之材有三金石骨是也鏃之名非一鏃鏑鉀鈀砮是也金鏃謂之鍭而近射田獵之矢獨曰鍭矢枉矢絜矢殺矢鍭矢茀矢之鏃皆有稱而考工記於殺矢獨有稱者[小注漫漶]鍭矢以鏃為節殺矢用金為多故也

矢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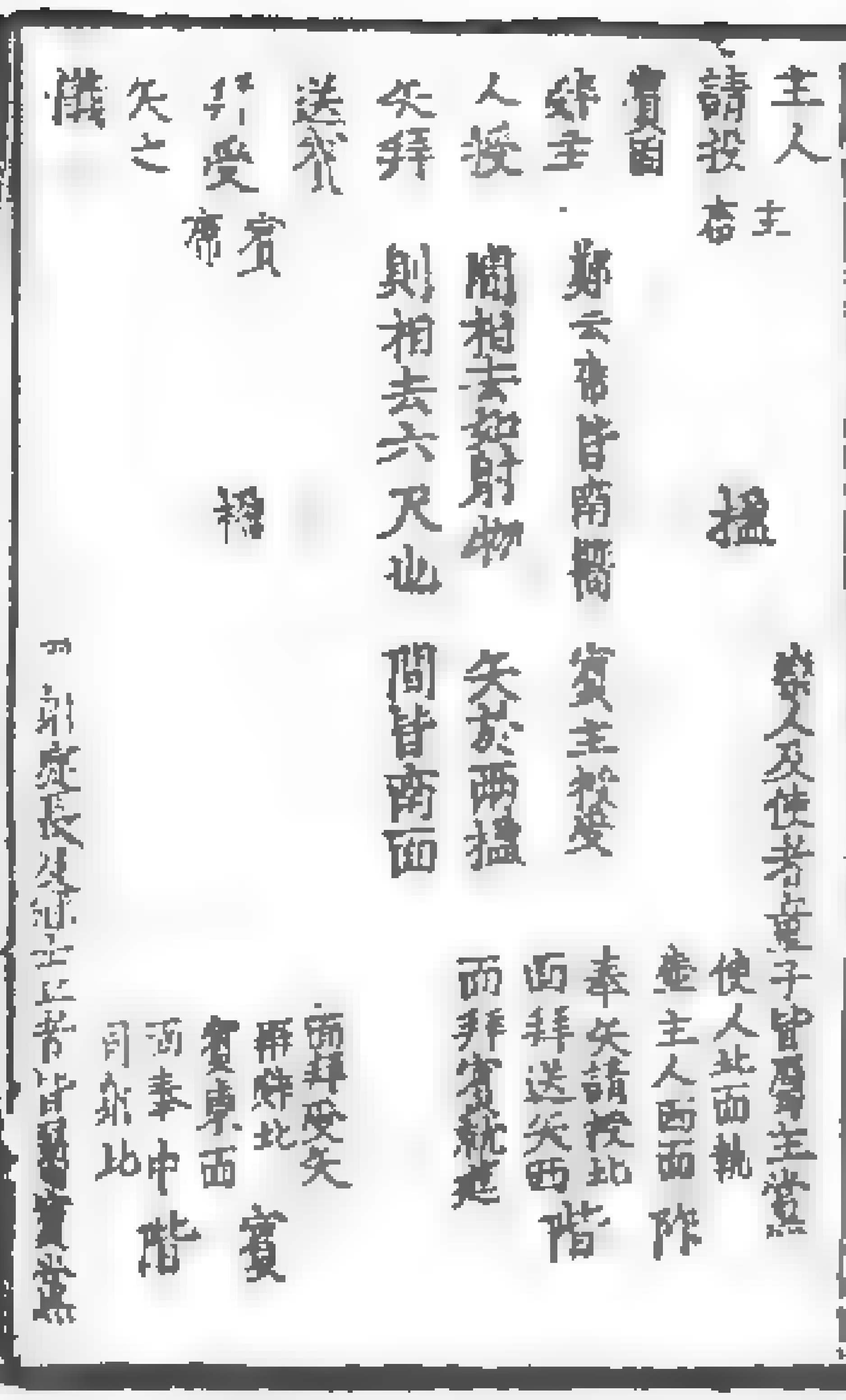
儀禮矢在弓下北括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魯語曰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詩曰舍拔則獲考工記曰夾其羽而設其比家語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又曰後矢之括猶銜弦列子曰後鏃中前括然則括也拔也比也皆矢末也矢以鏃為首以括為末弓矢之括居其兩旁弩矢之括居其上下括或作筈先儒謂筈會也與矢相會

禮書卷第一百十三終

投壺　司射度壺設中釋筭之位
勝飲不勝之儀　馬　筭
筭　壺　鼓

投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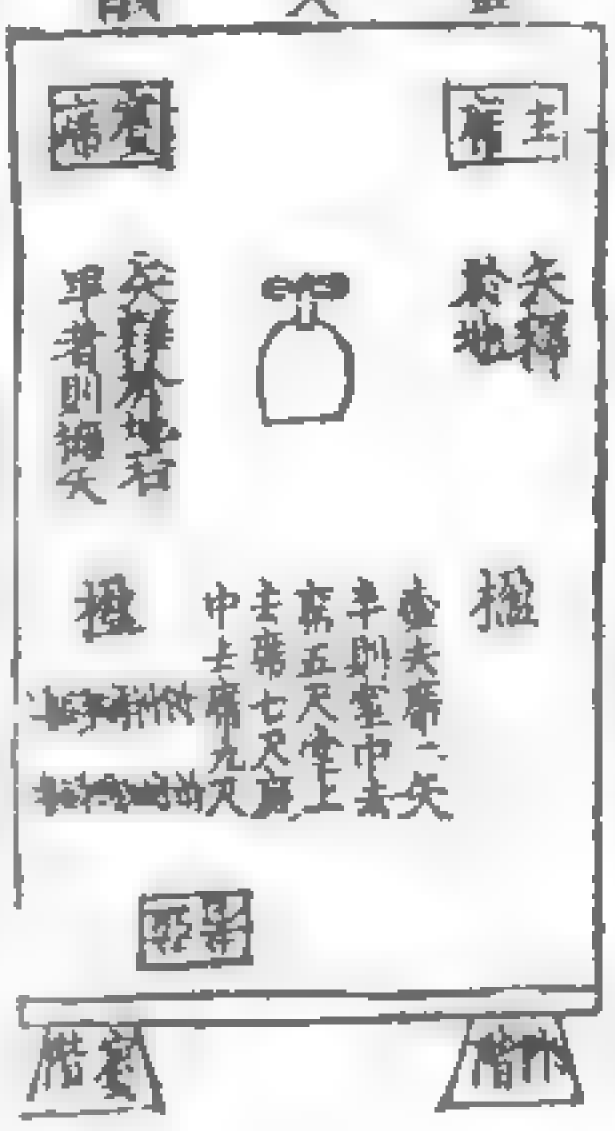
投壺之節曰矢勝筭以馬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筭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筭以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射之類也蓋於兩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所中使謙爲之不懼則平日之所習又異日之所用也昔者侯與侯宴投壺樂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從閒於貧賤軍國之間中其用鹿中者設壺於[illegible]射禮設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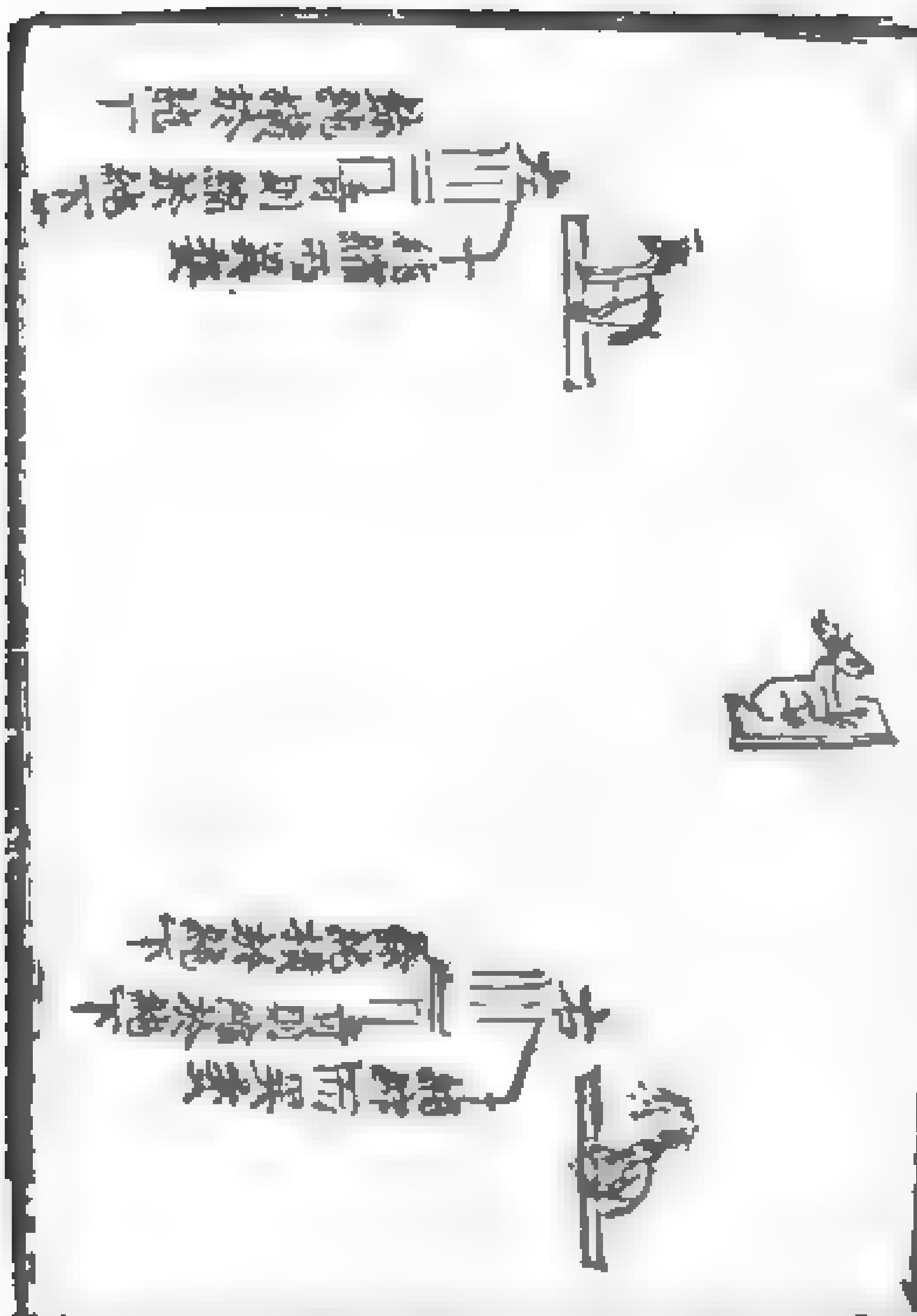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illegible]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之上拜送賓般還曰辟[illegible]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蓋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主人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illegible]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illegible]樂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立于堂人者也故屬主黨[illegible]司射作人者也[illegible]三耦[illegible]庭長正人者也[illegible]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筭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賓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也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鄉飲拜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

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屨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屨升坐之後燕禮取與以小臣大夫皆降賓及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坐乃請射射大射正為司射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矢枉則不直壺哨則不正大戴哨作峭然則小戴作哨誤矣

設壺釋矢之儀



數筭立馬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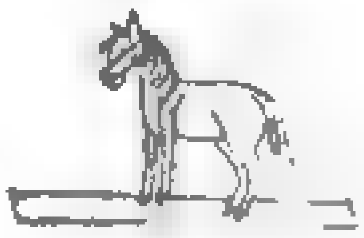


投壺曰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席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筭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筭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横諸純下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東面左筭實于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筭亦如之然則賓黨之筭自地數之以實於手主黨之筭自下數之以委於地矣

驍

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説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祼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己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所用豐焉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馬



投壺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又曰馬各直其算盡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數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然黨不必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兼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以親酌矣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無豐以謂勝者不親酌而使弟子酌者不親受而奠於豐所以賤無能也慶賢者則不然是以偶親酌而無豐然投壺之罰有豐此特鄭氏惑於射禮而言然也廣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雜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類此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蓋洗則勝而以請尊長與客其禮同不角不擢馬特施於尊長而已客不與焉鄭氏亦以不角為待客之禮誤矣

籌

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春秋傳曰膚二十[illegible]先儒謂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一也投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籌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早晏地之廣狹也

筭

投壺筭長二尺射禮筭長尺有握握布四指[illegible]
尺加[illegible]筭矣然射矣不曰[illegible]故籌筭曰[illegible]投矢曰[illegible]故
削[illegible]呼曰筭大夫與籌筭大八分

壺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
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先儒釋大戴禮謂壺
高尺二寸併頸腹言之然則壺固與足矣觀司射奉
壺尊與筭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投壺命絃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而其節之也有鼓
鼙故記者有魯鼓薛鼓之制鄭氏謂圓者擊鼙方者
擊鼓也射禮天子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
蘋士大夫奏采蘩而投壺特奏貍首者蓋取其樂會
時也大戴之言投壺則曰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
王所故抗而射汝彊飲彊食貽爾曾孫諸侯百福其
言與諸侯之禮相類則小戴所記特大夫士之禮而
已先儒以小戴所記辭主人請賓與鄉射鄉飲稱主
者同與燕禮大射稱公者異於是以為士大夫之禮
然觴禮亦稱主人者投賓之辭固無間於諸侯大夫
士也諸侯奏貍首可也大夫士亦奏之者其猶鄉射
大夫歌騶虞歟

禮書卷第一百十四終

五兵 殳 酋矛 夷矛 戈

五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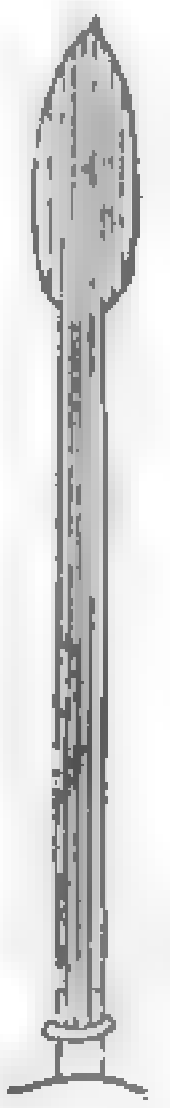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周禮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illegible]）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illegible]）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 [illegible]）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illegible]）考工記燕無函秦無廬（[illegible]）胡無弓車（[illegible]）粵無鎛（[illegible]）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禮記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書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二人執惠（[illegible]）四人執戈上刃一人執劉（[illegible]）一人執鉞一人執戣一人執瞿（[illegible]）詩清人曰二矛重英（[illegible]）二矛重喬（[illegible]）又曰厹矛鋈錞蒙伐有苑（[illegible]）小戎曰龍盾之合（[illegible]）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illegible]）篤公劉曰弓矢斯張干戈戚揚（[illegible]）管子幼官篇曰春兵尚矛（[illegible]）夏兵尚戟（[illegible]）秋兵尚劍（[illegible]）冬兵尚脅盾（[illegible]）

蔡邕曰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不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鍊鐵而為刃貪財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莫不擾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濟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illegible]）兵之所由來者遠矣時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中央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鎩孝經緯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

夫兵之所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而已先儒有以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鎩屬冬有以弓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鍪助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殳（[illegible]）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illegible]）蓋以殳則殳可以攻矛可以守弓矢可以守弓矢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可以為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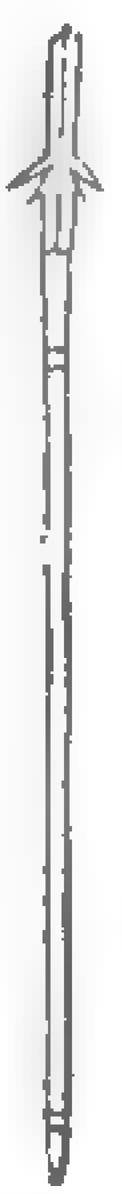
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秘短而易持其胡援倨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鈎鑺富父終甥以戈椿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皙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殳書曰稱爾戈周官司兵又有司戈盾司戈盾祭祀授於貴臣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illegible]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而戎武戡伐戰戮皆從戈則戈奚適而不用哉

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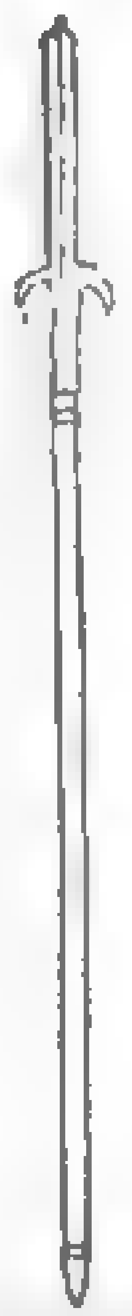


考工記曰廬人爲廬器殳長尋有四尺又曰毄兵同強舉圍欲細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三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蓋舉則取而提之也被則操而用之也晉則矜於㯰者也首則上而鑄者也殳長丈有二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則所操者二尺四寸圍之也三分其圍去一爲晉圍則其𢘆尊者又殺也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則其如鑄者又殺也圍其所操則非所㯰者有殺矣鄭氏謂矜八觚是也細而能毄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爲之是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又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亦殳也蓋止之雖建之於車及王行則州執而前賓賓[illegible]往來則候人[illegible]而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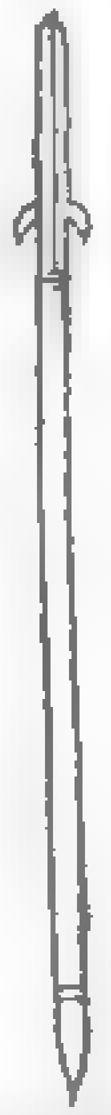
酋矛



夷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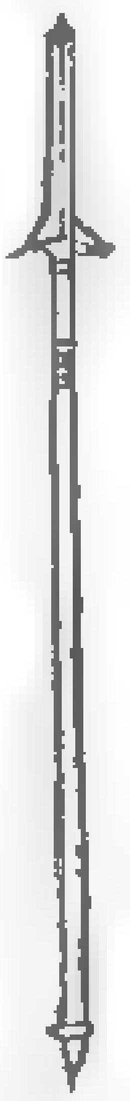


厹矛



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爲酋矛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三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說文曰矛象形然則自考工言之則爲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爲句兵蓋矛之爲器上銳而旁句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句所以象物生之句首言其兢夷言其易短者其體兢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詩曰二矛重喬又曰二矛重弓朱英綠縢毛氏曰重英矛有英飾也重喬累荷也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illegible]則矛之飾以朱而矜飾之間飾以羽毛矣鄭氏曰矛戟柄竹欑秘則矛之柄亦以竹矣然詩厹矛鋈錞[illegible]爾雅曰厹矛三隅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銳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銳矛屬說文曰鋋小矛也風俗通曰矛長八尺謂之矟則矛之制固不一矣

戈



考工記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及已勾則不決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是故倨勾外博重三鋝又曰勾兵欲無彈又曰勾兵椑[illegible]記曰進戈者前其鐏蓋胡則曲而下垂者也援則直而上達者也内則戈柲所以受明者也鋝則六兩三分兩之二也倍之四寸三之六寸四之八寸則其長也已倨已勾長内短内則其病也明乎倨勾外博然後可以為戈明乎椑而無彈而後可以為戈柲書曰執戈上刃則戈之刃與胡同嚮矣然戈勾兵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皆指其胡名之也

禮書卷第一百十五終

禮書卷第一百十六

戟

甲

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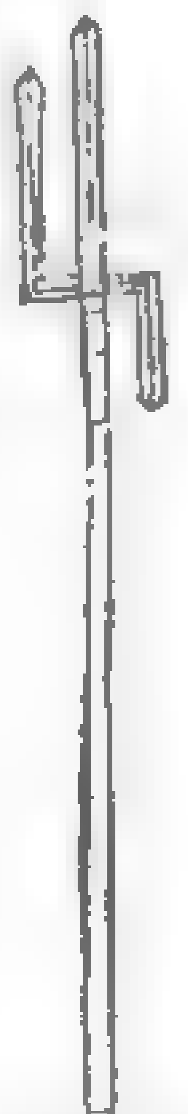
甲裳

胄

鍜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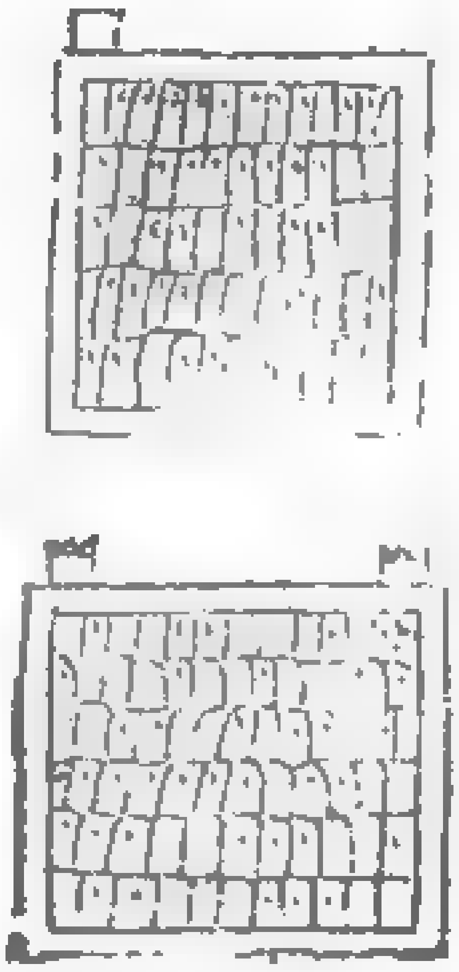
介駟

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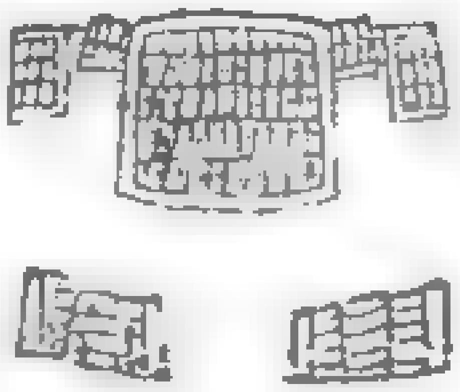


戟或作棘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棘一也考工記戟廣寸有半寸内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勾中矩與刺重三鋝盖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矩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賈公彦曰公知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無用也觀春秋[illegible]衛公戟其附史言戟手罵之則援上嚮可知也晉人以戟[illegible]不欒而殺之宋狂狡倒戟以出鄭人於[illegible]門於[illegible]垂可知也楚武王荆尸授師孑而先儒[illegible]書一人執戣一人執瞿而先儒以為戟屬則戟之異名多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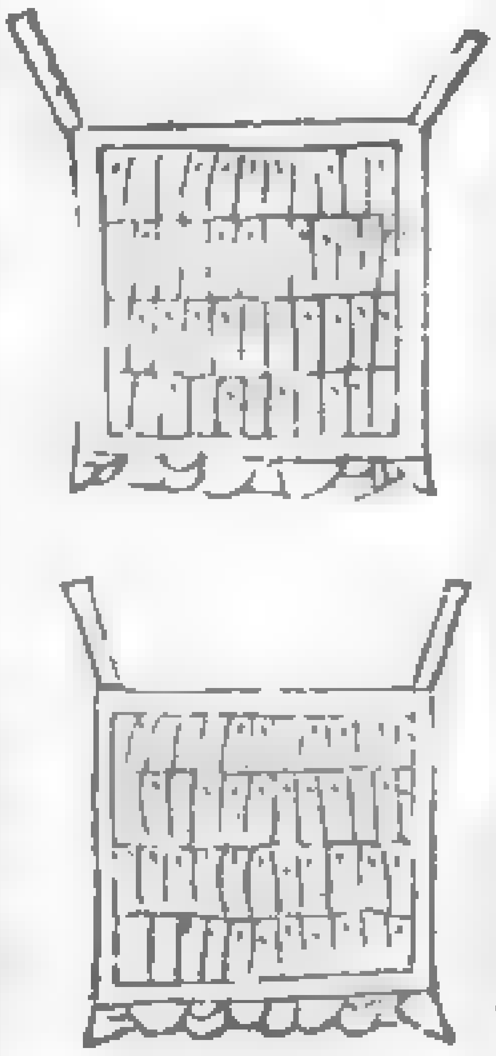
甲



釬



甲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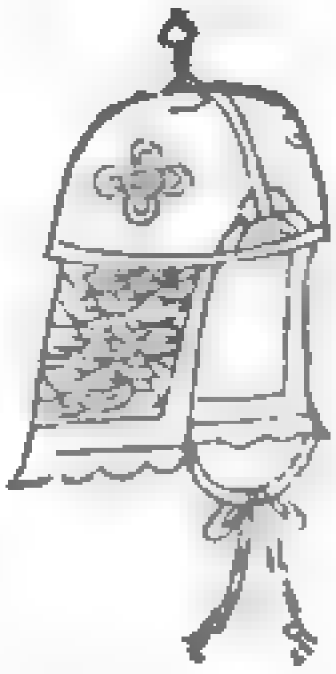
考工記曰燕無函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illegible]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下旅而重若一[illegible]書曰甲胄起戎[illegible]又曰善敹乃甲胄敿敢不弔詩清人曰駟介彭彭小戎曰俴駟孔群[illegible]成二年左

傳曰齊侯與晉戰不介馬而馳之魯頌曰貝胄朱綅[illegible]孔子於論語曰家不藏甲禮記曰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又曰國家靡敝甲不組縢[illegible]又曰擐者甲吏之服者周書曰年登甲則纓縢[illegible]左傳曰楚子重使鄧廖帥組甲三百以侵吳[illegible]又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呂氏春秋曰郢之故爲甲常以帛公息忌曰不若以組穀梁曰作丘甲非正也夫甲非人所能爲禮記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祖橐奉胄[illegible]叔孫之甲有洫[illegible]管子曰輕過癘以犀甲一戟說文曰首鎧謂之兜鍪亦曰胄臂鎧謂之釬頸鎧謂之錏鍜魏武卒負三屬之甲[illegible]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吳語越有白裳素甲望之如荼赤裳丹甲望之如火玄裳黑甲望之如黑吳語又曰奄衣水犀之甲

甲亦曰介曰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玄物之有介也函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愷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爲鎧不可考也甲之制腰以上爲上旅腰以下爲下旅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illegible]屬其續也會衆札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其鍛欲摯其鑽欲小其裏欲易其朕爲直飾之以組交之以纛[illegible]在首謂之胄在臂謂之釬在頸謂之錏鍜此甲之大略然也古之甲犀至五屬兩魏之武卒則甲三屬而以犀甲兕甲合甲而楚人加之以鮫革則後世之制尤加于矣春秋作丘甲非人所能爲也甲

以爲□丘出甲失之矣井田之法四丘爲甸乃出[illegible]
設一乘甲三人哀公用田賦不過十二之法而已
[illegible]公羊[illegible]法也重於十二乎公羊曰譏始丘使
也穀梁曰丘作甲非正也其説可取古者介胄有不
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
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焉不拜而周禮謂
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
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鄢陵
之戰郤至不拜楚使崤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
柳之屯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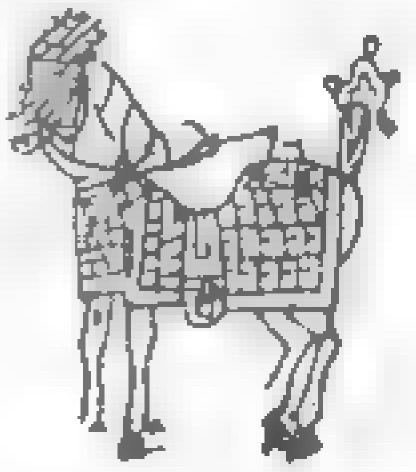
胄



兜以兜之猶史所謂兜鍪也鍪以鍪之猶[illegible]
冠有鍪者也甲曰鎧胄亦曰鎧説文曰首鎧曰胄其
也胄曰兜鍪亦曰鞮鍪揚賦曰鞮鍪生蟣蝨是也

[illegible]人之胄縫以朱綅飾以胄文則古[illegible]胄制蓋[illegible]
此張儀傳曰虎賁之士跿跔科頭科頭不被胄也胄
首飾也故長子亦曰胄子

介駟



詩曰駟介彭彭又曰俴駟孔群左傳曰不介馬而馳
之鄭氏曰俴淺金也秦人以淺金介馬古或用革與
否不可考也

禮書卷第一百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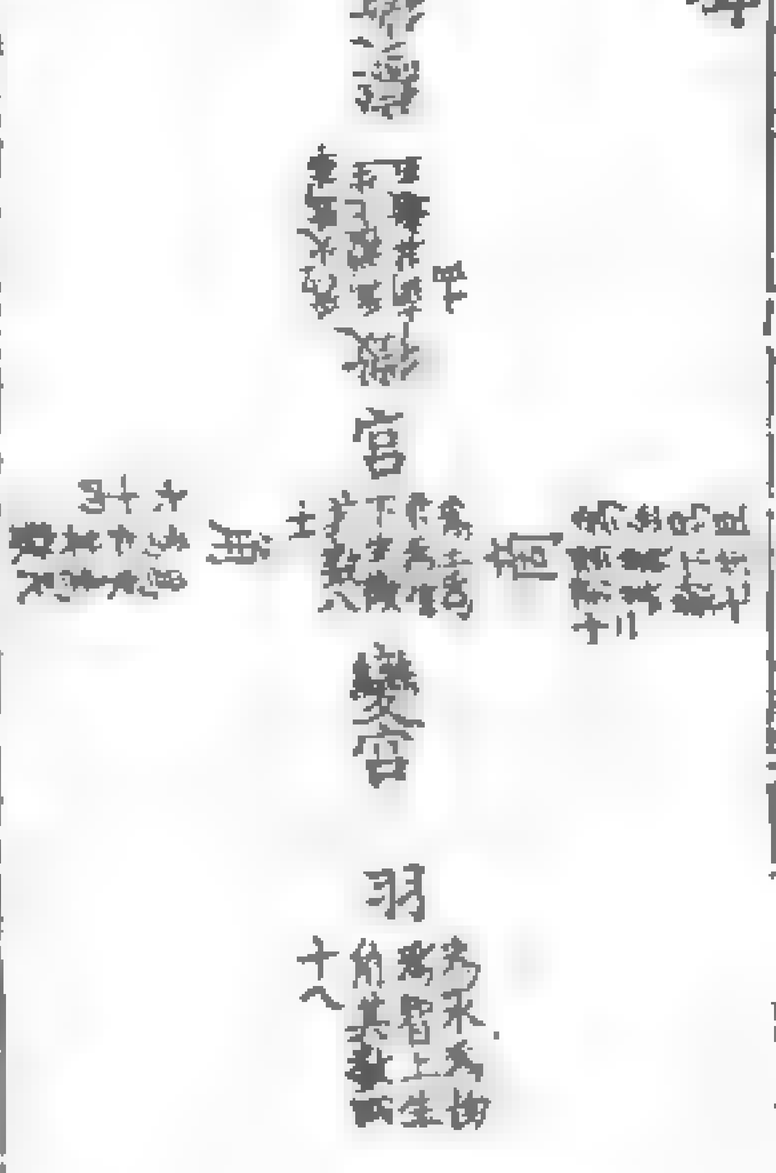
樂書卷第一百十七

律呂旋生爲宮圖

律呂上下相生圖

律呂左右相生圖

五聲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illegible]）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illegible]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illegible]）中央土其音宮（[illegible]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illegible]）孟秋之月其音商（[illegible]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illegible]）孟冬之月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illegible]）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學記聲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樂記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此五音之別名[illegible]）管子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脉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孟子曰晏子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莊子曰孔子歌猋氏之風有其風而無宮角曾子歌商頌而無宮角徵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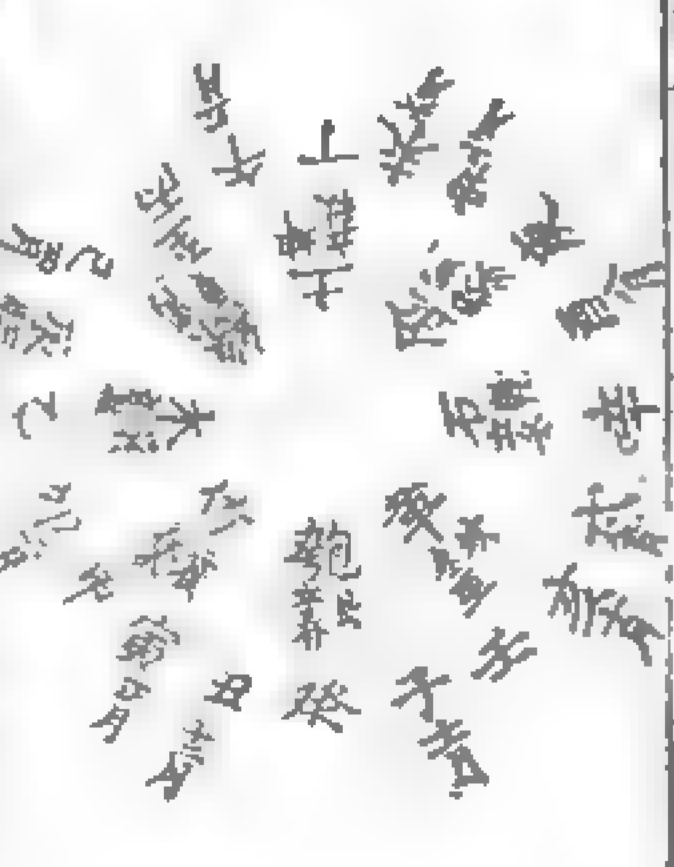
五聲生於黃鍾黃鍾爲宮而管九寸九分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去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聲濁者敎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剛直敏約留抑（[illegible]）（[illegible]）其配土火木金水（[illegible]）其象君臣民事物（[illegible]）

土安於四方之神有以宅人故為宮為君令行於四北之間而有以通物故為商為臣木與陰角而出故為角為民火出無徵有故為徵為事水之會張同物而已故為羽為物民生於物事生於民君生於[illegible]曰生於君物生於臣此五行之相生者也物勝事事勝臣臣勝民民勝君此五行之相勝者也民臣與物為不變而變者君與事而已故五音無變商角羽而有變宮變徵也方舜之時琴五絃以為五音及周增二絃以備七音七音雖始於周而變宮變徵之定古蓋有焉特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於是以七音之律昭之故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樂所以成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五音以物言之則徵猶豕之類駭者羽猶馬之鳴野者商猶羊之雊群者角猶雞之鳴木者宮猶牛之鳴窌者 [illegible] 以身言之肝音角心音徵脾音宮肺音商腎音羽然一音之變而五音具焉故凡律之為宮者或為徵角商羽為商者或為宮徵羽角更十二律而為六十加二十四之變音而為八十四此六律七音之大致然也故聞宮聲則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則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則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聲則使人儉而好禮 [illegible] 則五音其可斯須去身哉琴與佩玉無

商音者鄭康成曰大司樂三宮無商祭尚柔剛故不用也楊牧曰周祭天地不用商及二少以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而裁其繁也漢祭大用商而宗廟鬼神畏商之剛故不用趙德言曰商聲金也周家木德金能克木作者去之蓋各述其所傳然也

八音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illegible] 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易及衆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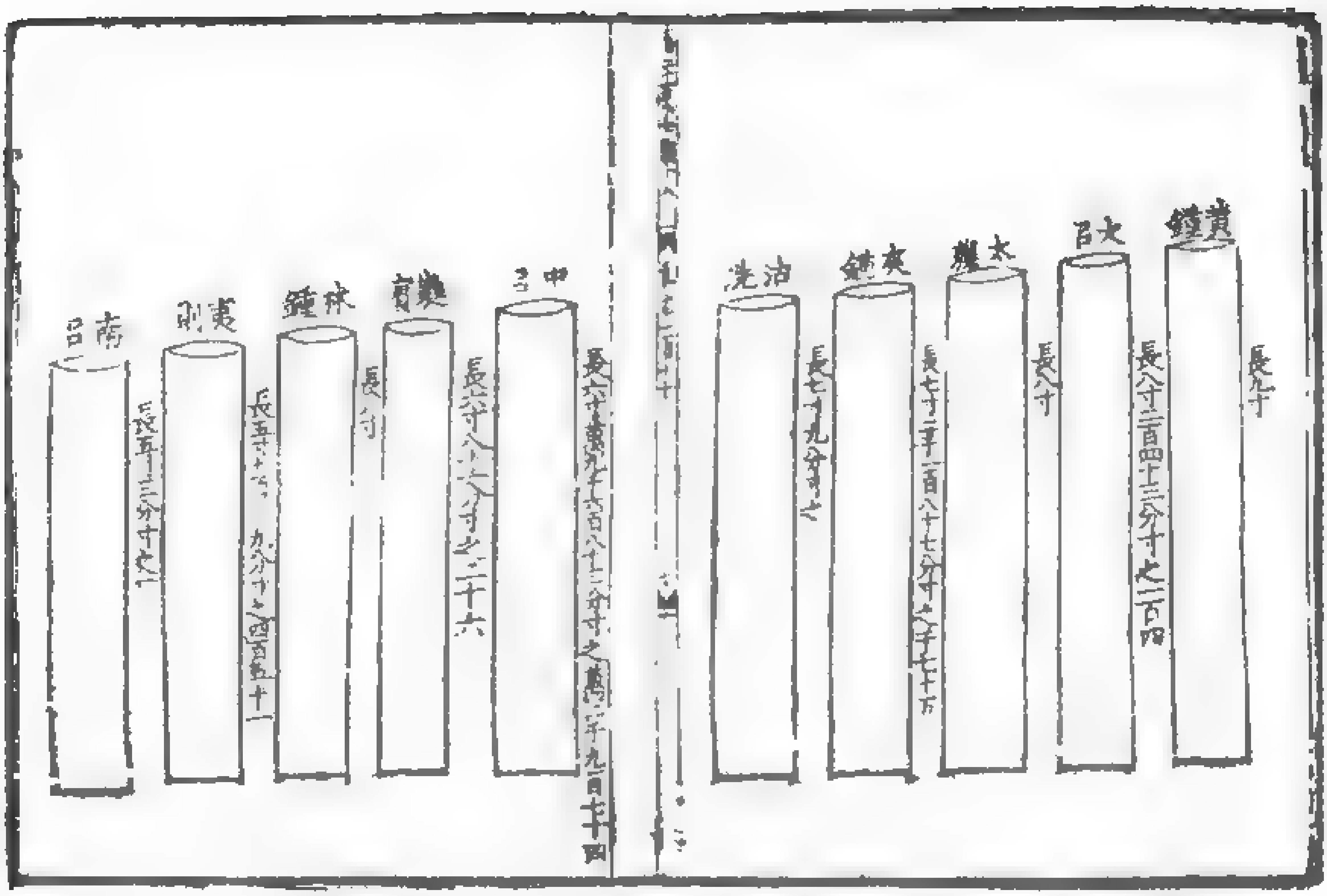
王曰今止之非其道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又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國語曰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問之於州鳩對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樂器重者從細鐘磬輕者從大琴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又曰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擊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正西曰兌爲金爲閶闔風西北曰乾爲石爲不周風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風東北曰艮爲匏爲融風正東曰震爲竹爲明庶風東南曰巽爲木爲清明風正南曰離爲絲爲景風西南曰坤爲瓦爲涼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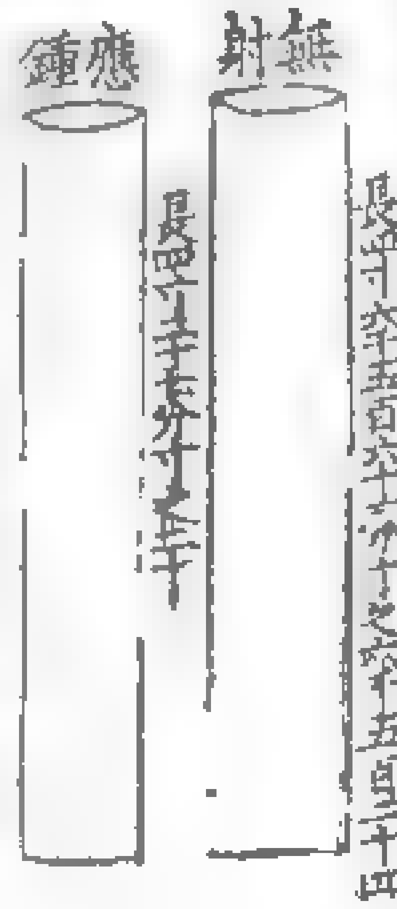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動若靜若實若虛若沉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天下之音具存矣可以和神人可以作動物非深於樂者其能究此乎[illegible]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瓦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於瓦絲故尚角匏竹無大細之從故尚議革木無清濁之變故一聲此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而風融風震爲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而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而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蚕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風以方言之金石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故三者在西匏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小胥之序八音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也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其所生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而後絲亦先虛之意與記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蓋竹聲濫石聲清濫則立會以卑財清則立辨以死節絲聲哀鼓聲讙哀則立廉以制行讙則立動以致功鍾聲不讙故不清鏗鏘以立號足以肅衆橫而不屈足以立武此所以聽之有合也[illegible]

十二律上下相生圖

黃鍾一生	林鍾上生	太蔟下生
南呂上生	姑洗下生	應鍾上生
蕤賓上生	大呂下生	夷則上生
夾鍾下生	無射上生	中呂下生

十二律左右相生圖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也六同合陰聲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也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示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也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

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典同掌六律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illegible]）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禮記王制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月令孟春律中大蔟（[illegible]）仲春夾鍾季春姑洗孟夏中呂仲夏蕤賓季夏林鍾中央律黃鍾之宮孟秋夷則仲秋南呂季秋無射孟冬應鍾仲冬黃鍾季冬大呂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更相為宮凡六十也）樂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姦天下大定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國語曰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律歷志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夾鍾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大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大蔟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為異位

所以象子毋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
之五行天陽也有六氣六甲地陰也有五味五子所陽也其數六歲陰也其數五此天地陰陽之中氣者也其長短
其多寡有數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太蔟八寸此三統也皆全寸下除數分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十
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長以下損益之
蓋一分十分為寸量起黃鍾
以子數合篇合律加黃鍾之數一
十二辭兩之爲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鍾太蔟姑洗
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
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
何則黃鍾至太蔟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
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
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
至中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
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
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
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
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書曰聲依永律和聲
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聲不能和五聲非變
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
謂二變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
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宮太蔟
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蕤賓爲變宮黃
鍾爲變徵以至十二律之爲宮餘律之爲商角徵羽爲
二變旋之爲十二宮十二宮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
五音第之五　二　一　徵及八狀

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衍之
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三百六十日不可考也
錢分中呂而十二律畢矣房之法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爲六十律
爲錢律以三百六十律當期之日此律歷之數也淮南子曰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乃重
之淮南子房之術之陽三百六十律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大
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
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
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令德示
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仲呂
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
贊陽秀也應鍾均和器用俾應復也又曰武王夜陳
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
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
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觀
此則十二律之名義略可見矣然陽盡變以造始故
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
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正也夾鍾亦謂之圜鍾函
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
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謂之六間亦謂
之六同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以夏茂物言
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所萌
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陰陽也始所以始六陰也呂其
體也間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陰陽而已故皆謂
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其律特中央曰
律中黃鍾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
鍾五聲本於宮中央無正律故取黃鍾之宮爲變律

之尺[illegible]黃鍾之宮亦此意也

管

律管以竹若玉若銅為之傳曰黃帝命伶倫斷[illegible]之竹制十二筩以分律又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琯[illegible]曰西王母獻舜昭華之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晉武帝時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玉律鄭衆釋周官與同謂陽律管陰律銅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鄭康成曰律述氣同即陽皆以銅為之漢制亦用銅劉歆曰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焉東漢以玉律十二候氣於殿中以竹律六十候氣於靈臺蓋竹與銅玉其質雖殊其達氣和聲一也故始於竹而玉銅預焉班固漢志以黃鍾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空孔三分[illegible]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孟康於是謂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大簇長八寸圍八分後魏安豐王珍用孟康之說作十二律林鍾空圍六分太簇圍八分不合黃鍾商徵之聲此康之失非固之妄也觀司馬彪鄭康成以至鄭譯何妥之徒謂凡律俱三分圍[illegible]其分[illegible]同相合此所謂善言律者也

均

伶州鳩對周景王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謂均制以木長七寸繫之以絲以均鍾音以出大小清濁之度漢大予樂官有之宋均曰長八尺而施弦焉[illegible]不可考也後世京房之準[illegible]

[illegible]晉之十二笛梁之四通皆所以考律和聲亦古者立均之類歟[illegible]

徵書卷第一百十七終

合陰陽之聲　祀祭鬼神祇之律

祭歌下管　房中之樂

合陰陽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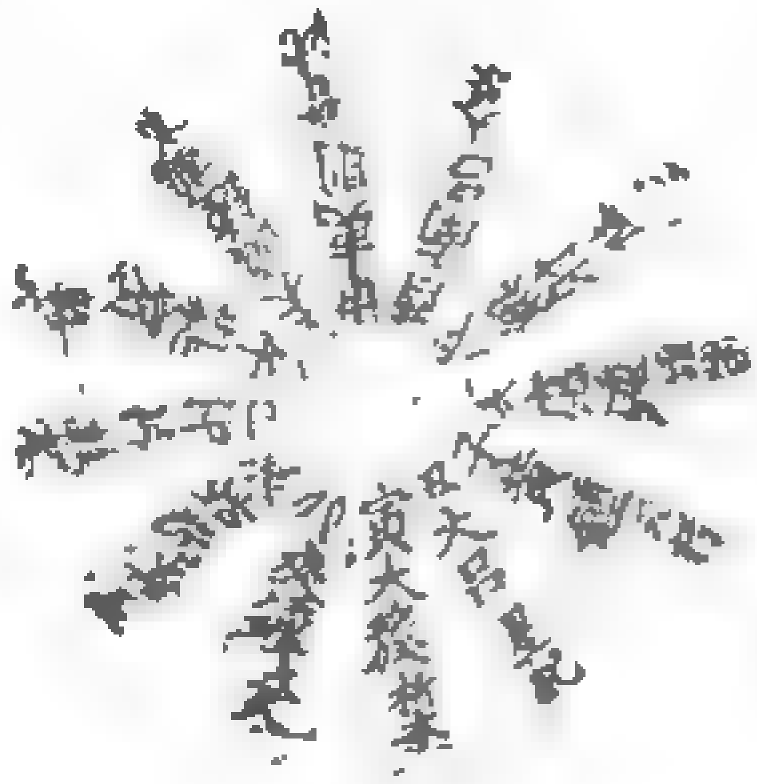
天左旋

十二辰

右轉

地右轉

十二辰左旋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蓋日月所會在天而右轉[illegible]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斜旋雖殊而交錯貫通如表裏然故子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降婁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社下奏太蔟上歌黃鍾趙慎言曰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祀上下歌奏俱是陽律有乖古法請改黃鍾為應鍾均此所謂知合聲也

祀天神　圜鍾宮　黄鍾角　大蔟徵　姑洗羽
祭地示　函鍾宮　太蔟角　姑洗徵　南呂羽
享人鬼　黄鍾宮　大呂角　太蔟徵　應鍾羽
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
爲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
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鍾爲宮大呂爲角
太蔟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天尚道故取
諸相次者而相次者道之自然也地尚功故取諸相
生者而相生者功之所致也人尚情故取諸相合者
而相合者情之所感也先儒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
房心爲帝之明堂故爲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
之位故爲地宮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爲宗廟故
爲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
物相見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
宗廟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爲三宮宜矣然言天宮
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
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宮不用地
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然則人宮用黄鍾蕤賓避
天地之律耶

登歌下管

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登歌清廟下管象
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大統曰夫
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

稱曾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則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爵之皆禘
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也管象示事也
德莫盛於文王之清廟事莫先於文王之象清者德
之樂而非任也象者事之始而未形也維清奏象而
言文王之典舞禮季札見舞象而言美哉猶有憾則
象爲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爲武王詩誤矣然晉享
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則諸
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
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書曰下管鼗鼓
周官小師教簫管笙師教竽笙塤籥簫篪箎管大司
樂祀天神有孤竹之管祭地示有孫竹之管詩曰嘒
嘒管聲管籥備舉則管之用重於笙矣
故鄉飲鄉射燕禮特以管配歌特大射射祭
擇士之禮乃用管蓋則亦於西序象宜矣然鄉飲燕
禮有歌笙與間而後合樂鄉射有合樂而無歌笙與
間大射有歌而無間笙有管而無合樂歌必鹿鳴之
三間歌必魚麗之三笙必南陔之三間笙必由庚之
三合樂必周南召南之三大射之歌止於鹿鳴而管
止於新宮何也　鹿鳴之三忠臣之事
也南陔白華華黍孝子之事也華黍則物之豐而已此笙
歌所以異也魚麗嘉物也以之告神明故兼嘉魚之
與賢有臺之得賢而歌之由庚崇丘由儀則物之遂
而已此間笙歌所以異也蓋鹿鳴之三魚麗之三所
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歌之堂上南陔之三由庚之
三所以象庶民萬物之治故奏之堂下若周南召南

之三正始之道王 歌其六者合奏焉然後
可施於鄉而燕禮亦用於國小雅可施於國而飲酒
亦用於鄉者盖禮盛者可以進取禮輕者可以下建
故用之鄉人者可用之邦國用之邦國者可用之鄉
人也鄉射志於射而已故止合樂大射主於擇士而
已故歌止於鹿鳴此所以與鄉飲燕禮異也然則大
司樂祀天神祭地示則有歌[illegible]而致天神地示則
無歌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
登歌何也致天神地示無歌猶大林之不裸也小祭
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祭祀不興舞也

房中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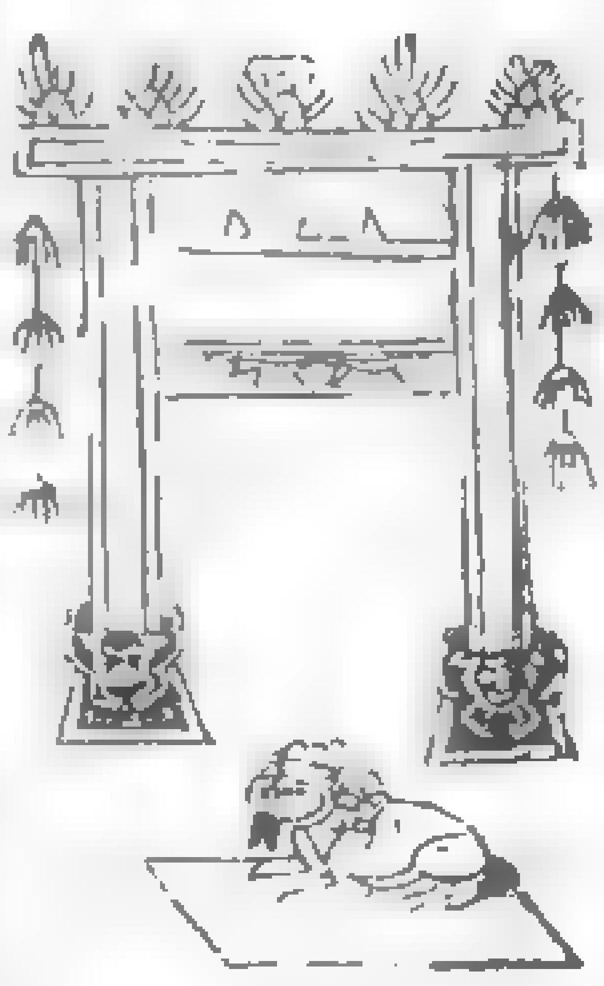
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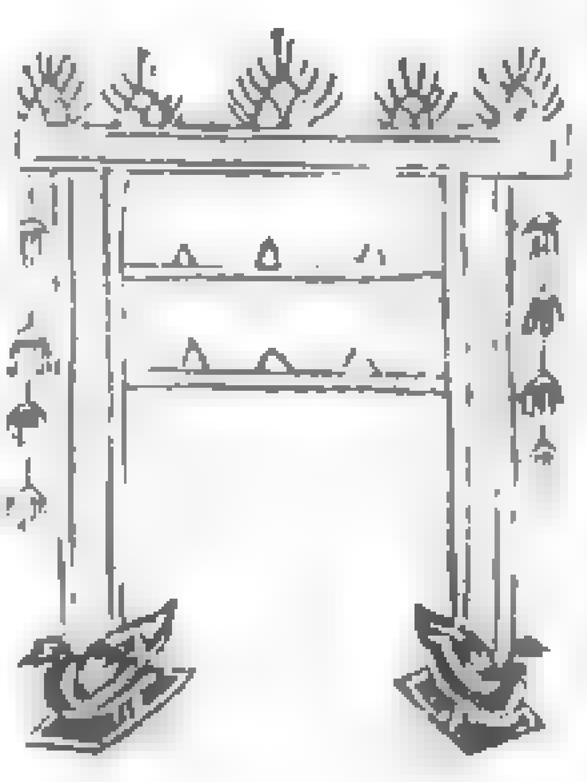
[illegible]周禮笙師教緩樂燕樂之鍾磬[illegible]

詩曰右招我由房[illegible]漢書曰漢有房中祀樂高祖
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
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房中之樂見於燕禮與漢書而毛氏以詩招我由房
為房中之樂鄭氏以磬師之燕樂為房中之樂又謂
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
以事君子也盖周南召南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
乃夫人之所作則弦歌周南召南之說理其然也関
雎之詩曰鍾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
不用鍾磬也鄭氏言不用鍾磬又言教以磬師其說戾矣
公孫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鍾磬以燕則無鍾磬此不可考
[illegible]

鍾虡
鼓虡
鍾
旋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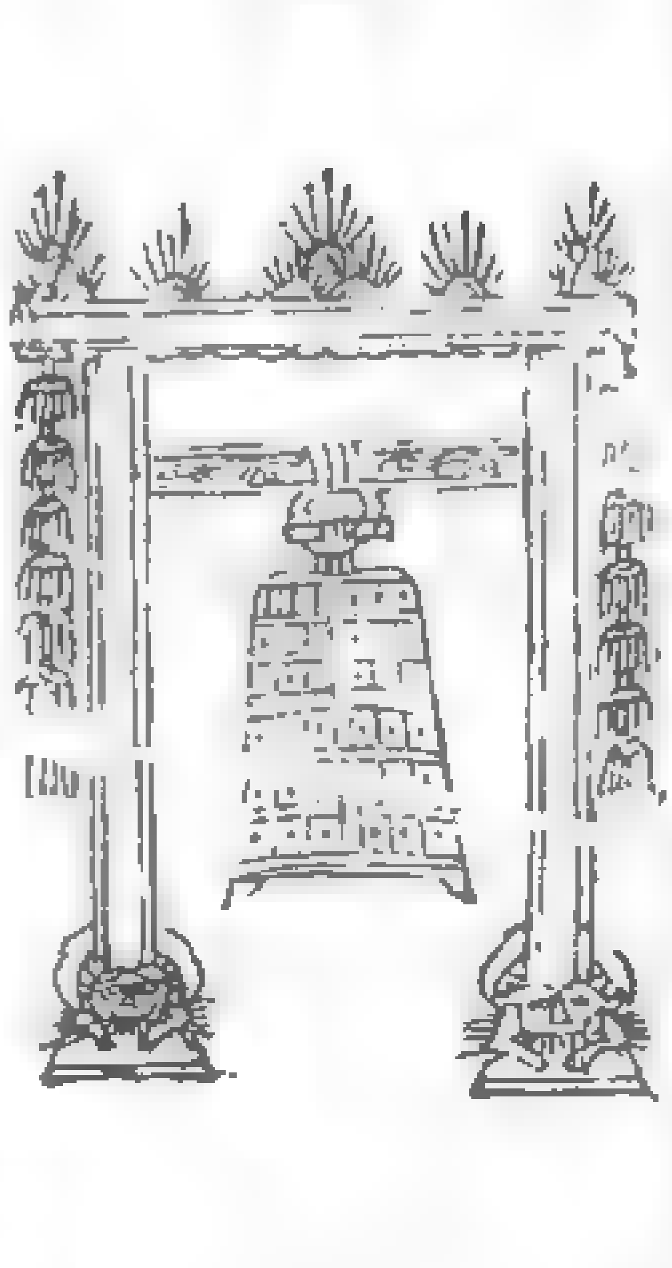


詩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又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明
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illegible]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周官典
[illegible]
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大喪廞筍虡考工記曰梓
為筍虡贏者羽者鱗者[illegible]口出目短耳

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爾雅曰木謂之虡大版謂之業傳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其高三丈

植者爲虡橫者爲筍筍之上有崇牙鄭氏曰崇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紘也虡之上設業[illegible]業之上樹羽而有端有璧翣[illegible]鍾虡飾以臝屬磬虡飾以羽屬而筍皆飾以鱗屬飾以鱗屬若筍文然故謂之筍其所[illegible]植者蓋立中爲故謂之虡先儒曰筍峻也虡舉也又曰虡神獸也鹿首龍身此不可考詩曰虡業維樅之爲木松葉柏身身業皆直則虡業者皆以直木爲之也漢武帝時雖虡銅人生毛董卓壞銅人銅虡以充鑄則漢時以銅爲之與古異耳漢魏相沿虡爲龍頭及鵝銜璧璧下有旄牛尾隋采周官漢魏之制筍虡並金博山皆飾以崇牙樹羽旒蘇其樂器天地之神示宗廟及殿庭則五采畫五色樂縣各從其方色蓋一時之所尚然也筍或作簨虡或作鐻莊周曰梓慶削木爲鐻蓋古字通用

大鐘



明堂位曰垂之和鍾世本曰垂作鍾傳曰伏羲之孫伯陵伯陵生鼓延殳始爲鍾又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鍾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illegible]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illegible]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illegible]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illegible]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illegible]于上之攠謂之隧[illegible]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illegible]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三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illegible]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illegible]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声以爲樂器凡声高声䃂正声緩下声肆陂声散險声斂達声贏微声韽回声衍侈声筰弇声鬱薄声甄厚声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声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樂記

口鍾聲鏗鏗以銑以助□語曰景王將鑄無射
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制小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伶州鳩曰
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又曰律
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
均鍾百官軌儀又曰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
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去倍伶州鳩曰鍾音
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今鍾槬矣
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書曰笙
鏞以間詩曰賁鼓維鏞鼓石經曰取列縣氏於田中
得一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唐時岑陽耕者得
古鍾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
兩欒果然孟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古者庭實鍾爲
前列鍾吹之以和居參之也大客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有功伐者亦刻銘焉晉克潞之役魏顆以身却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又魯季武子以所得於齊
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

與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單穆公曰先
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則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必待鍾然後生故有十
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
鍾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鍾則編
焉周禮所謂編鍾是也鍾體之別五銑于鼓鉦舞是
也鍾聲之別二甬衡是也縣上有旋旋飾有蟲介於
于鼓鉦舞之間者帶布於帶間者枚先儒曰李金之
等皆又曰銑小口也鍾□亦謂之銑以其類聲然也

于則銑間之曲栝著也鼓則于上之待枹者也
鼓舞之正中者也舞則鍾之震動於此者也甬也
上者也衡横甬上者也帶類篆故謂之篆乳有數者
謂之枚然鍾之長與徑圍經無明證其言十分其銑
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者鉦鍾之徑居銑間
之八也去鉦二分以爲之鼓間者鼓間之徑居銑間
之六也以其鼓間爲之舞脩舞脩之徑也舞徑亦居
銑間之六也去舞徑二分以爲舞廣舞廣之長也舞
長居銑間之四也舞長四而徑間亦四舞鼓徑六而
長亦六鄭氏以爲此鍾口十其長十六也凡樂器以
十有二律爲之度數若黄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
取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五寸有奇若鼓舞之所居者
遞去二分則舞脩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林鍾之
律六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三寸有
奇鉦鼓舞之居皆遞去二分則舞二寸有奇舞廣一
寸有奇餘律之鍾亦然賈公彦曰律各倍半以爲鍾
鞏一端也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
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
爲之厚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矣與
鼓間異此所以各十分之以爲厚薄鄭氏曰鼓鉦之
間同方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
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以謂鼓外二間
鉦外一間而十分之以其一爲厚薄其説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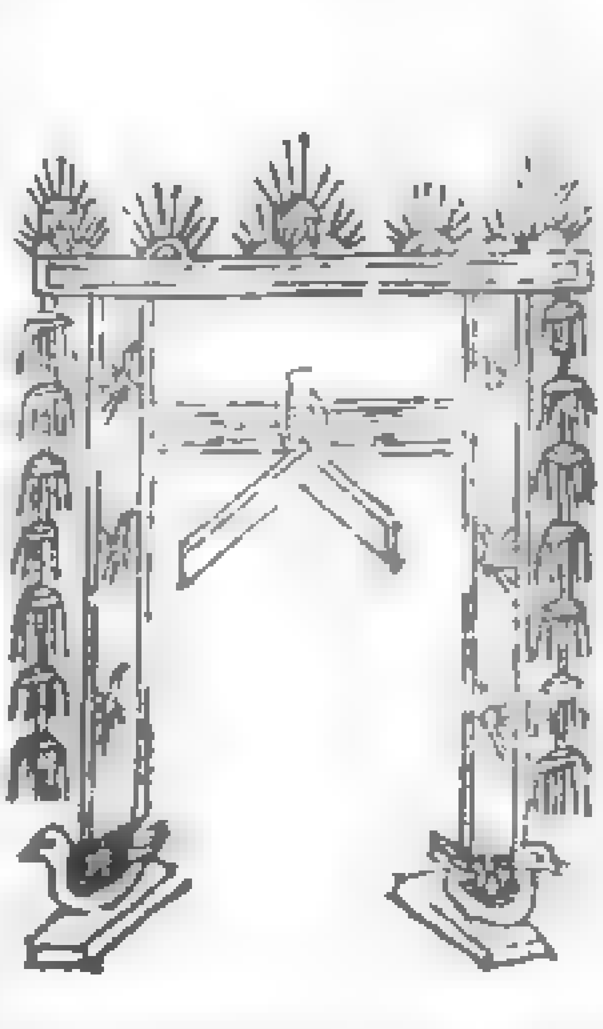
撞木

鐘鳴自內鐘鳴自外此所以鐘撞之必以篇木以其兩堅不能相和也或曰海中有巨魚曰鯨巨獸曰蒲牢蒲牢畏鯨擊鯨則蒲牢大鳴後世緣是作蒲牢於鍾上而狀鯨魚以撞之欲其大鳴張衡東京賦發鯨魚鏗華鍾是也然經無所經其制不可以考[illegible]

[illegible]

磬
編鐘
編磬
鏄
錞
鐲
鐃
鐸

大磬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illegible]明堂位曰叔之離磬蓋編則雜雜則特叔之離磬特縣之磬也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則堂上亦有特縣磬矣世本曰無句作磬垂作鍾書曰垂之竹矢蓋叔與無句非二人垂之為工非一技皇氏謂無句叔之别名其說或然

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

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

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

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蓋鍾詞中見

磬方中矩則倨句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似為

疑一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也鼓為三前長三律也

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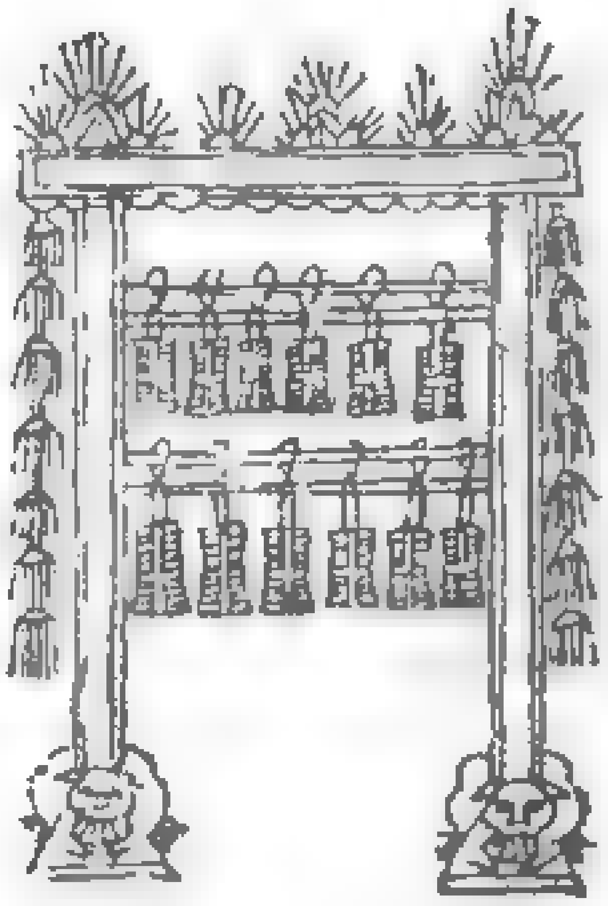
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

面則擊者為前而在內不擊者為後而在外內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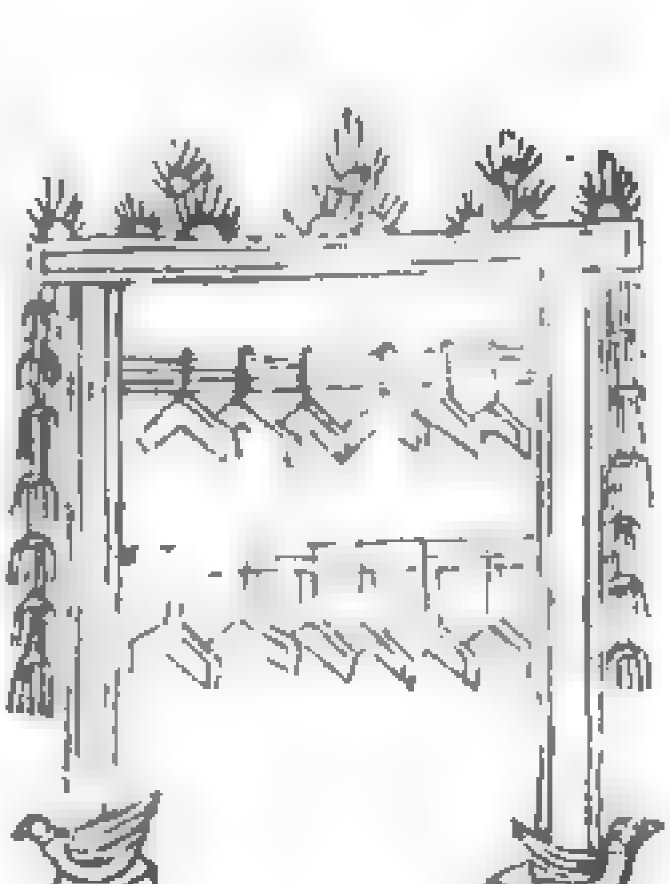
下外者在上其小大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黃鍾之

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推此可知矣

編鐘



編磬



周禮鍾師掌金奏眡瞭掌擊頌磬笙磬眉射奏其

鍾鼓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鄭氏曰教眡瞭也磬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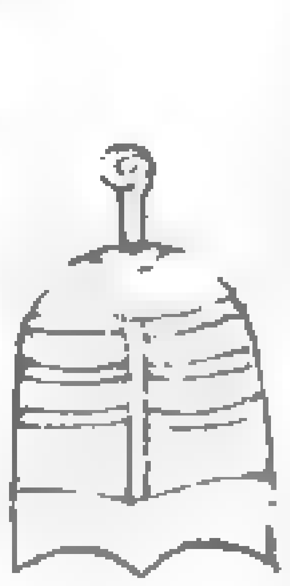
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然則所

謂不編者十二辰零鍾也宜惟十二零鍾哉堂上一

磬一鍾蓋亦不編國語曰蓬蔡茂璆先儒曰璆玉磬

也古人之磬亦有縣而不編者此不可考

鎛



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鍾無

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蓋

細鈞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鍾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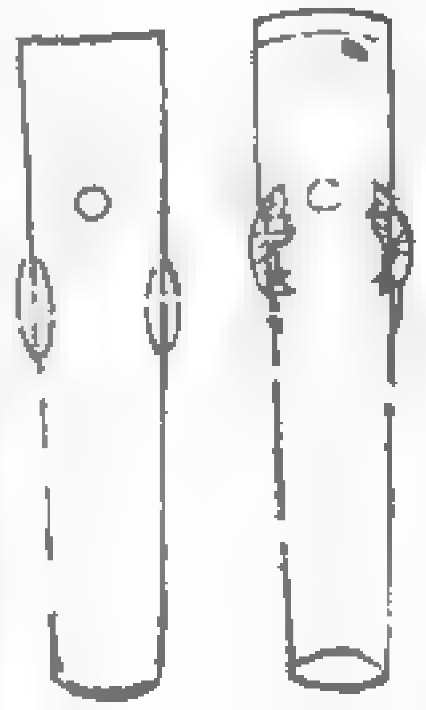
鎛大必知之以細故有鎛無鍾則鎛小鍾耳韋昭

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鎛為小鍾

康成曰鎛如鍾而大孫炎

苟勗沈約之徒亦以為大鐘於[illegible]謂之鏞不謂之鎛又儀禮鎛從溥與黻鎛之鎛同則鎛為小鐘之說於理或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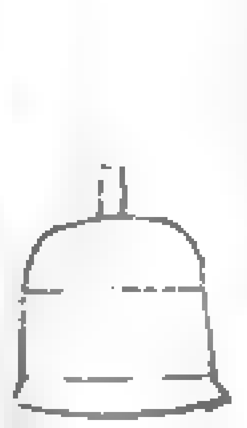
錞



[illegible]

周禮小師掌六樂之聲[illegible]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illegible]錞聲淳濁[illegible]鐃聲高[illegible]明聲淳則有所合故於鼓倡而和之聲濁則有所制故於鼓行而節之聲高則有所辨故於鼓退而止之聲明則有所安故於鼓作而通之考之於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王及諸侯軍將皆執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中冬教大閱鼓人三鼓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illegible]鼓鐃[illegible]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illegible]及止如初乃鼓車馳徒走[illegible]三鼓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illegible]遂以狩田[illegible]鼓所以通之於其中及其退也去鐲而鳴[illegible]錞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曰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錞矣春秋傳曰有鐘鼓曰伐則古之用兵蓋亦有之[illegible]鄭康成曰錞圜如碓頭上大下小樂作鳴之與鼓相應[illegible]之[illegible]

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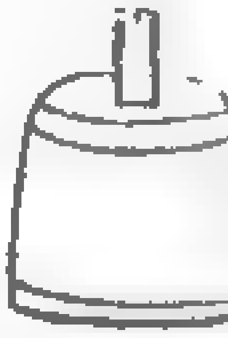


鼓人以金鐲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鐲軍行鳴鐲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汝輈而著於丁寧說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illegible]鉦也然則鉦[illegible]也[illegible]丁寧也皆鐲之異名鄭康成曰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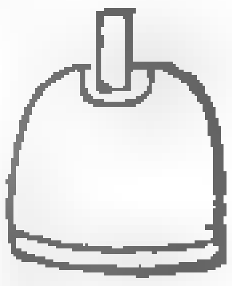
鐃

鄭康成曰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鼓說文曰鉦鐃也鐃小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則以文止之類也復亂以武則下管象之類也鄭氏以文為鼓武為鐃豈其然乎

金鐸



木鐸



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職曰：兩司馬執鐸。又曰：三鼓摝鐸，三鼓振鐸。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鄭康成、許慎皆曰：鐸，大鈴也。蓋鐸有金鐸，有木鐸。[illegible] 王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 [illegible] 司馬之振鐸、摝鐸，[illegible] 襄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書禮 [illegible] 所言徇以木鐸是也。[illegible] 樂記曰：天子夾振之。鄭氏謂王與大將夾振之。舞者振鐸以為節，鐸雖用之於樂，然非王與大將振之也。晉荀氏得趙人牛鐸，然後能諧樂，則古人之為鐸、鐲、鐃、錞，施於聲律，皆有當也。[illegible]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終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一

鼓制

土鼓

蕢桴

足鼓

楹鼓

鼓制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illegible]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illegible] 以雷鼓鼓神祀，[illegible] 以靈鼓鼓社祭，[illegible] 以路鼓鼓鬼享，[illegible] 以鼖鼓鼓軍事，[illegible] 以鼛鼓鼓役事，[illegible] 以晉鼓鼓金奏，[illegible] 以金錞和鼓，[illegible] 以金鐲節鼓，[illegible] 以金鐃止鼓，[illegible] 以金鐸通鼓。[illegible]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illegible] 凡軍旅，夜鼓鼜，[illegible] 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illegible] 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司樂雷鼓雷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上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illegible] 出入令奏鍾鼓。大師：帥瞽登歌，令奏鼓朄。[illegible] 大饗亦如之。小師掌教鼓鼗。[illegible] 下管擊應鼓。[illegible]

皆小鼓也其用未聞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眡瞭掌播鼗[illegible]

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賓射皆奏其鍾鼓鎛師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籥

章掌土鼓豳籥 [illegible] 中春晝擊土鼓龡豳

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

物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

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illegible]

[illegible] 考工記韗人為皋陶 [illegible] 長六

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illegible]

穹者三之一 [illegible]

[illegible]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

三之一謂之鼖鼓 [illegible]

[illegible] 爲皋鼓長

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illegible] 凡

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illegible] 良鼓瑕

如積環 [illegible]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

其聲舒而遠聞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

禮記王制天子賜諸侯之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

以鼗將之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修鞀鞞鼓

禮運夫禮之初蕢桴而土鼓禮器[illegible]堂之下縣鼓在

西應鼓在東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樂記會守

拊鼓鼙鼓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 [illegible]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illegible]

者德音之音也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

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鎛一建鼓在其南東

鼓朔鼙在其北一建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

爾雅釋樂曰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少

者謂之料徒擊鼓謂之咢詩曰擊鼓其鏜坎其擊鼓鼉

鼓逢逢又曰應田縣鼓鼉鼓淵淵置我鞉鼓風俗通曰

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郭甲而出故謂之鼓易通

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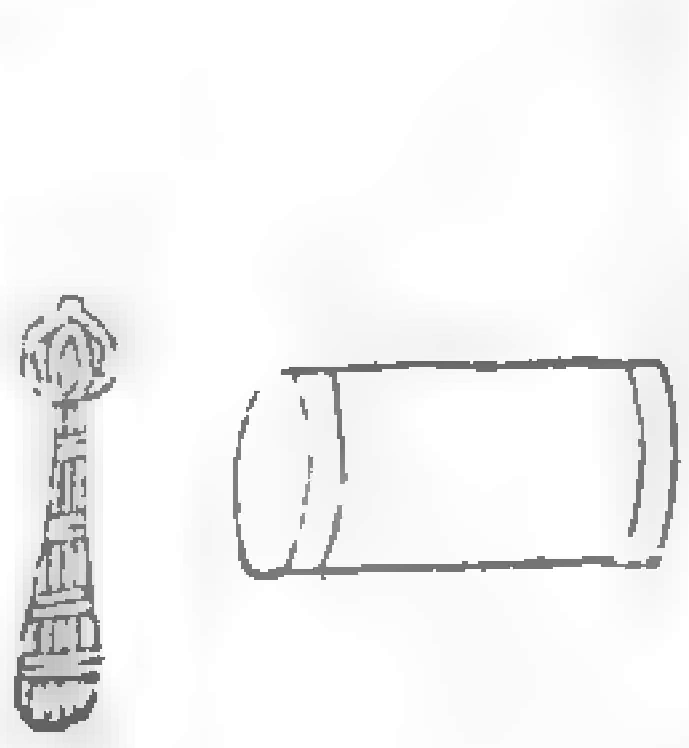
圓徑五尺一寸鄭氏曰馬坎類也荀卿曰鼓象地堯有

敢諫之鼓禹以五聲聽治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左氏曰

分唐叔以密須之鼓上林賦建靈鼉之鼓

土鼓

二之六 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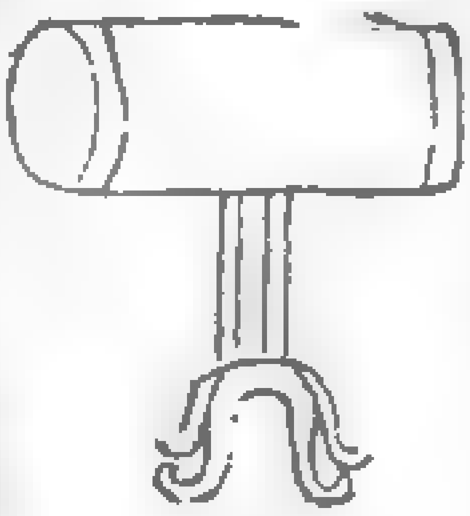
禮記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

其敬於鬼神又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illegible]

周禮籥章春秋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迎寒祈年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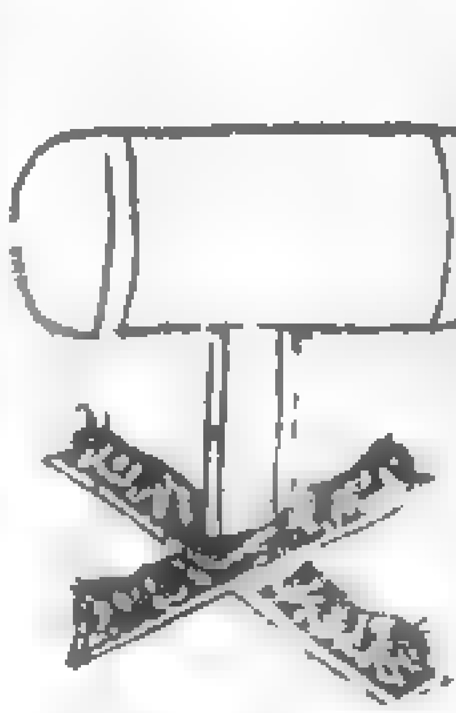
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蓋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而周家王業之興本於豳逆暑迎寒祈年皆本於民事蜡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而已故所擊者土鼓所吹者豳籥也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人以其姓名官先儒爲其始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撓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因歷尊顯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土鼓築土爲之也杜子春曰土鼓以瓦爲匡陶以革爲面然禮運土鼓起於未合土之前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禮[illegible]明堂位皆言蕢桴蕢或作[illegible]蓋結草以爲桴也鄭氏改蕢爲由其說非也[illegible] 白虎通曰鼓震音也風俗通曰鼓春分之音唐樂志曰鼓者冬至之音當從唐樂志爲正[illegible]

足鼓



鼓足者[illegible]於[illegible]象君故凡鼓[illegible]鼓[illegible]以鼓鐘鼓鼖鼓[illegible]以五音非鼓不節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鄭康成曰足謂四足者之於禮夏后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則三代鼓色可知矣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然則[illegible]之鼓亦有足歟

楹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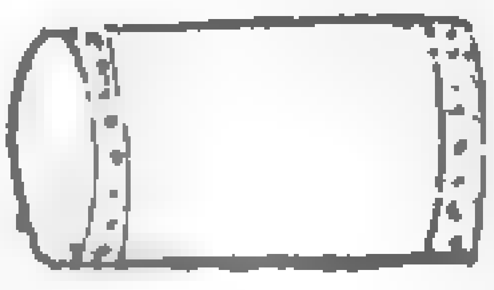
商頌曰置我鞉鼓明堂位曰商之楹鼓禮公執桓圭諸侯之葬有桓楹鄭氏釋周禮曰雙植謂之桓釋禮記曰四植謂之桓則桓楹四稜圭之所顯者雙稜而已楹鼓蓋爲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周禮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莊子曰負建鼓以亡求亡子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illegible]

[illegible]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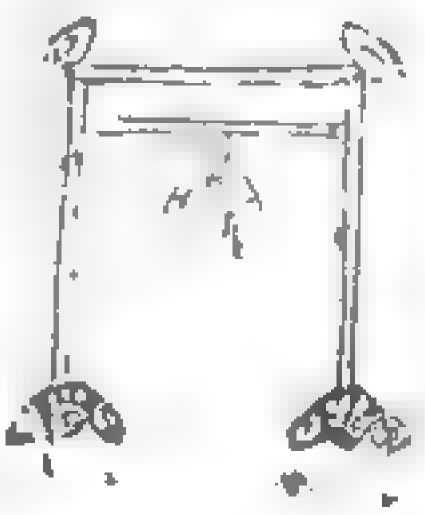
晉鼓　靁鼓
靈鼓　以下[illegible]
路鼓　[illegible]鼓

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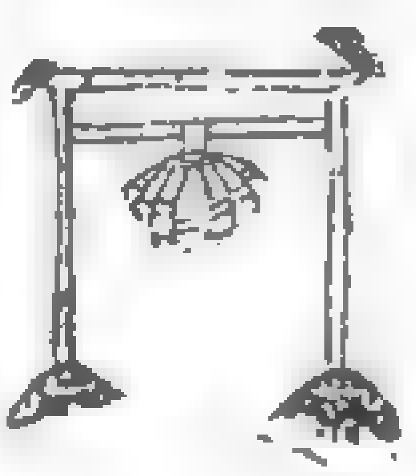


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也先儒以爲晉鼓其說是也鼓人之六鼓有靁鼓靈鼓路鼓鼖鼓晉鼓皋鼓而路鼓以上不特左右端兩面而已鼖鼓不特長六尺六寸而已則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以爲晉鼓可知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鍾師以鼓奏九夏此所以謂賜鼓也[illegible]然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吳與越戰載常建鼓是鄒口將軍執晉鼓罷枹建謂爲楹而植之蓋晉鼓建之於軍猶路鼓建之於寢非此則不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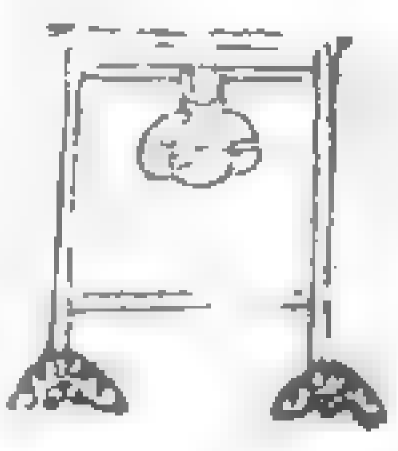
靁鼓



靈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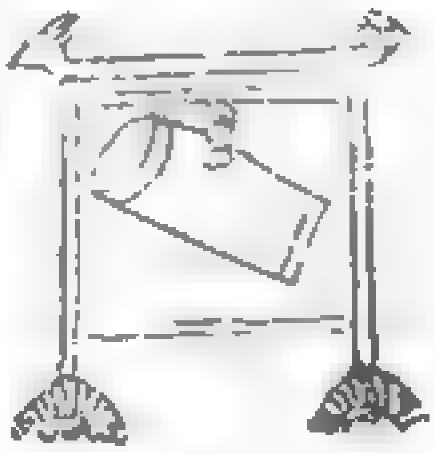
路鼓



鼓人靁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大司樂靁鼓靁鼗靈鼓靈鼗路鼓路鼗鄭康成曰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蓋以韗人爲晉鼓鼖鼓皋鼓三者非祭祀之鼓而兩面則路鼓宜四面靈鼓宜六面靁鼓宜八面亦或有所傳然也[illegible]天祭也靁鼓鼓以祀而救日月亦天事也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先儒以爲鼓用靁鼓是也靈地德也靈

靈鼓社祭而攻猛獸亦非也壺涿氏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是也路鼓鼓鬼享而以祝佚窮者與遽令亦用之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是也皆設以金奏而田獵亦用之司馬振旅將軍執晉鼓是也亂人言諸王鼓大僕言軍旅田役贊王鼓戎右詔贊王鼓鄭氏曰王通鼓佐擊其餘面賈公彥曰王擊一面大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面不擊由此觀之則路鼓四面又可知也蓋詔則不贊詔贊則不特詔而已大僕戎右皆言贊王鼓則與鼓人所謂詔者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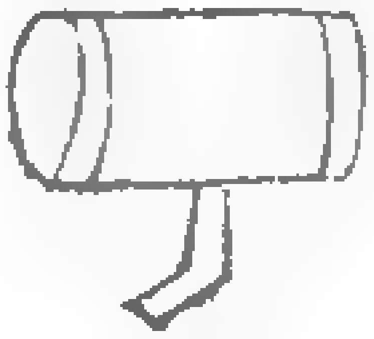
鼖鼓



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謂鼓面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鼓人鼖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賁司馬法曰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帥執鼙萬人之師執大鼓鼙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鄭氏謂鼓之以鼖鼓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旦五通為發明此所謂三鼜也

亦曰夜三鼜以戒號蓋鼖鼓之於軍晝以作衆夜以諧之書言鼖鼓在西序詩言鼖鼓維鏞則此鼖鼓豈或軍事有用者矣以周人尚之

提鼓



大司馬春振旅師帥執提鄭氏曰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賈公彥曰鄭氏據當時有單騎將以況周其實周時無騎法也然左傳稱曾相遇以騎為乘禮記稱前有車騎史記稱趙靈王胡服騎射蓋古者國容以車軍容或有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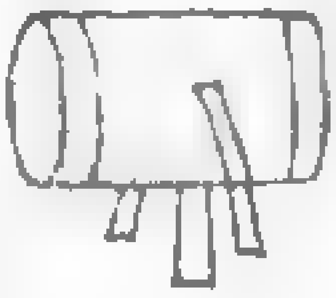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三

鼖鼓
鼛鼓
應鼓
朔鼙
拊

鼛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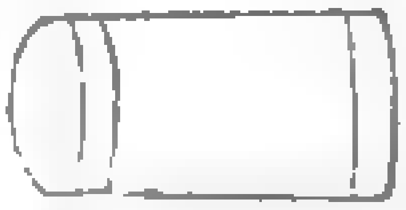
韗人為皐陶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則皐陶中高而兩端下矣鼓人曰以鼛鼓鼓役事春秋傳曰魯人之皐蓋皐緩也役事以勿亟為義故以皐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鼛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故以鼓節之而弗止詩曰鼛鼓弗勝

鼖鼓



月令曰脩鞀鞞[鞀音桃] 釋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鞞[鞞音卑] 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鞞爾雅曰大鞀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儀禮大射鼗倚於頌磬西紘[illegible]鼗柷敔塤簫管絃歌[illegible]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illegible]蓋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記曰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子男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兆鼓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其豈然哉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飲皆有鼗無柷[illegible]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爾[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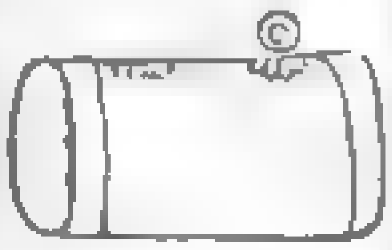
鼙



周禮大師大祭祀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小祭祀小樂事鼓朄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illegible]西[illegible]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詩之田為朄朄小鼓應應鼙也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然則大祭祀皆鼓朄擊應大射有朔鼙有應鼙詩又以應配朄則朔鼙乃朄鼓也以其引鼓爲故曰朄以其始

鼓焉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𪔂周禮有𪔂無朔儀
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其實一也鄭氏以朔與𪔂
及朔爲三鼓恐不然也大射建鼓南鼓應鼙亦南鼓
而居其東建鼓東鼓朔鼙亦東鼓而居其北則鼙與
鼓比建而鼙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
在東則凡樂之奏常先西矣

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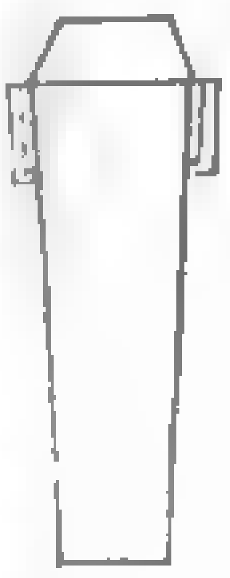
拊之爲物以韋爲之狀若鼓然書傳所以謂韋爲鼓
謂之搏拊是也實之以糠白虎通所謂拊革著以糠
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
禮所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荀卿曰鞉拊控楬似萬
物又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子
夏曰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
以相訊疾以雅言尚拊則拊在一鍾一磬之東也言
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
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
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
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説節即相也晉傅休
弈節賦曰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江左清樂有節
鼓唐雅樂升歌用之其詳不可考也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三終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雅 塤 缶 琴 瑟

雅



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鄭司農云雅狀
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
兩紐疏畫此約漢法云然也鄭康成曰雅中有椎
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
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
築地爲之行節樂記曰訊疾以雅孔穎達曰舞者訊
疾奏此雅器以應之益樂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
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迅疾而不失正也
賓出之奏雅有祴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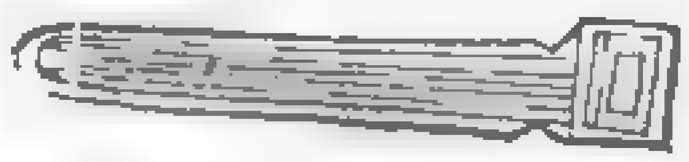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之詩也以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託親愛之意而已世本遂謂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
篪譙周譏之宜矣然周謂暴公善塤蘇公善篪不可

芎也周禮小師掌教塤[illegible]瞽矇掌播塤爾雅曰大塤[illegible]
之嘂廣雅云塤象秤錘以土為之六孔鄭司農釋周
禮郭璞釋爾雅其說皆然郭璞又謂銳上平底大者
如鵝子小者如雞子蓋塤之大小不同而同於六孔
白虎通曰[illegible]
[illegible]

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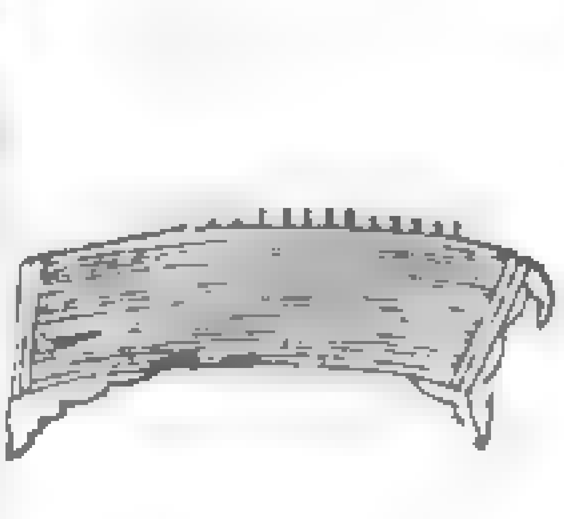
爾雅曰盎謂之缶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詩曰坎其擊缶宛丘之下國語曰瓦絲尚宮匏池之
會秦王謂趙王擊缶李斯曰擊甕叩缶真秦聲也蓋
[illegible]
缶古之樂器秦尚之劉安曰窮鄉之社扣甕拊瓶相
和而歌自以為樂亦擊缶之類也呂不韋曰堯使質
以麋輅冒缶而鼓之此不可考也

琴



琴操曰伏羲作琴世本曰神農作琴樂記曰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illegible]明堂位曰大琴
大瑟中琴中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瑟謂之灑
大琴謂之離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邪以正人心
也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為君而居
中夫商居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則君臣之
位正矣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有
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寬和而溫小絃為臣清
廉不亂鄒忌子謂齊威王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
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
之恩琴操曰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
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然
琴之大小雖不同不過五絃七絃而已先儒釋爾雅
謂大琴二十七絃或作於伏羲或作於神農不可考
也其長或八尺一寸或三尺六寸六分蓋大琴中琴
之辨與春秋傳穆姜擇美檟自為頌琴杜預謂頌琴
猶言雅琴

瑟



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
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illegible]

大瑟謂之灑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燕禮曰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疏越以遲其聲然後不至於太急練絲以濁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舊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二十五絃盡用之此蓋有所傳然也周禮小師掌教絃歌瞽矇掌鼓琴瑟大司樂雲和之琴瑟冬日至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宗廟奏之則鼓瑟未嘗無琴也樂記獨言清廟之瑟鄉飲酒鄉射禮亦獨言瑟者舉其大者故也後世高漸離之擊筑[illegible]蒙恬之造箏漢之琵琶箜篌[illegible]晉之阮咸此皆放琴瑟而為之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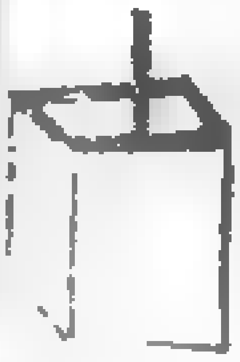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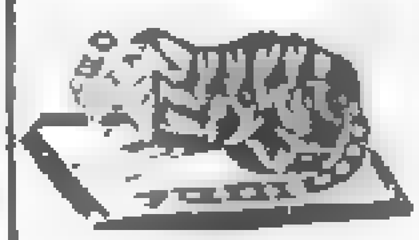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五

柷　敔　止　籈　牘　應　竽　笙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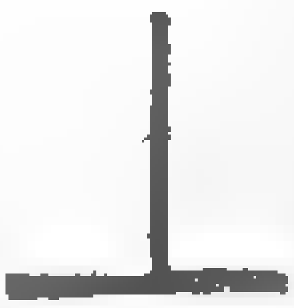
柷



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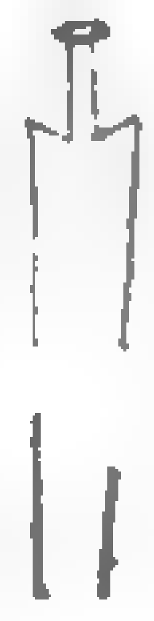
止



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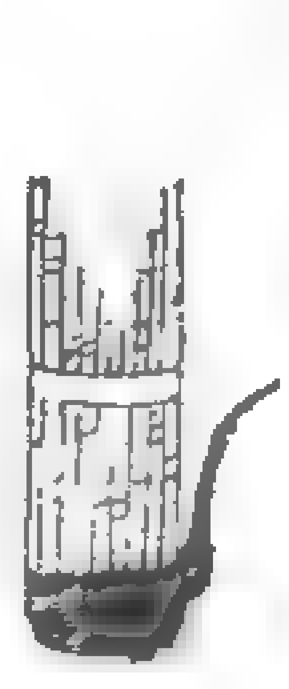
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illegible]止柷敔
[illegible]
[illegible]爲體
[illegible]謂之柷
[illegible]也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先
儒謂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illegible]椎柄
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
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illegible]
漢大予[illegible]言[illegible]鼓
柷謂[illegible]一於其早也鼓敔謂之籈次於樂終
其狀[illegible]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
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圓天地
自然之理也聲之所由以虛爲本桐虛而不實故爲
柷[illegible]虛而不實[illegible]桐虛以虛然後可鼓控以
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illegible]於實[illegible]故敔爲伏虎之形
則實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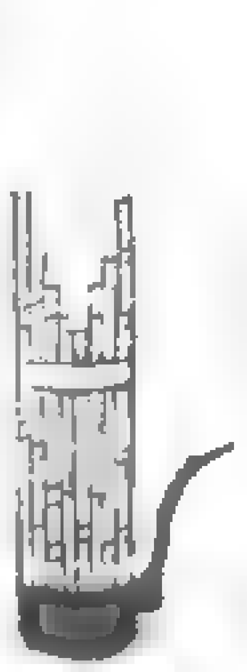
牘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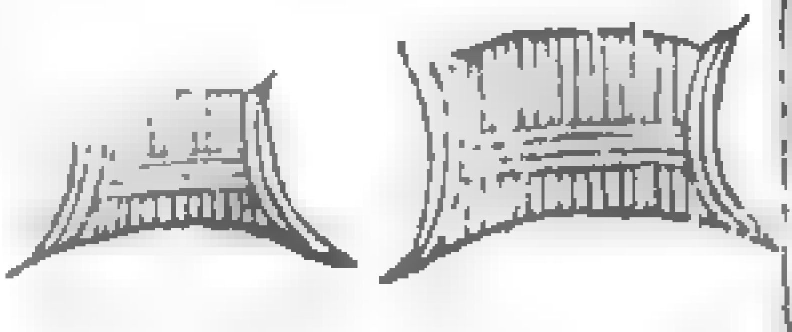
笙師[illegible]教𢽿篪雅以教祴樂鄭司農曰牘以竹大
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虛中[illegible]
[illegible]以兩手築地[illegible]長六尺五寸其端有[illegible]

竽　笙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儀禮曰二笙一
和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吹竽笙爾雅曰大笙謂之
巢小者謂之和先儒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
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笙長四尺竽長四
尺二寸簧金鍱爲之蓋衆管在匏有巢之象故大笙
曰巢大者倡小者和小笙曰和後世雅樂和皆一十
七簧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
用焉由是定置二管於匏中爲十九簧書曰笙鏞以
間笙師祭祀饗食共笙鍾之樂鄭氏曰與鍾相應之
笙國語曰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則笙鏞雖間作
其動之於始則金石而已韓非曰竽者五聲之長故
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蓋後世之樂然也



卜師掌教簫管絃歌笙師掌教[illegible]竽笙塤籥簫篪

書曰笙鏞以間簫韶九成[illegible]禮[illegible]從以簫管

書於肇言樂成[illegible]於[illegible]言簫多在笙[illegible]

之後則簫之奏蓋後於笙矣爾雅曰大簫謂之言[illegible]

者謂之筊廣雅曰籟謂之簫[illegible]曰人籟比竹是已

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竽[illegible]若簫[illegible]

之其狀如翼其聲如鳳[illegible]與籟[illegible]異名也郭璞曰

言二十三管長四尺[illegible]十六管長尺二寸[illegible]

[illegible]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五終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 祥道 進

篪 篴 簫

管 簧

篪

周礼笙師掌教吹篪爾雅大篪謂之沂孫炎曰沂悲也[illegible]

釋名曰篪啼也若嬰兒啼也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

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

寸廣雅曰八孔鄭司農曰七孔不可考也[illegible]

胡篪出於胡吹非雅器也

篴

周禮笙師掌教篴杜子春曰竹篴五孔馬融笛賦[illegible]

此器出於羌笛舊四孔京房加一孔以備五音[illegible]

通曰漢武帝時丘仲作笛長尺四寸然漢以前[illegible]

矣但尺四寸者仲所作耳後世有長笛[illegible]

三禮圖[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

笛今樂所用有橫笛小[illegible]有羲觜笛[illegible]

今篪[illegible]樂也有七孔者[illegible]有八空者[illegible]

適一時之所造然也笛一作篴篪一作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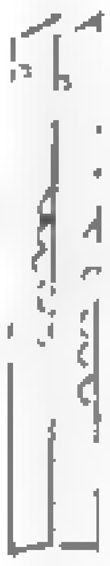
籥

明堂位曰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笙師掌教龡籥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擊土鼓吹豳籥[illegible]

葦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命之曰籥以黍籥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illegible]

爾雅曰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其小謂之箹廣雅曰籥七孔毛萇曰籥六孔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曰籥三孔而短當從郭鄭之說爲之正也

管



書曰下管鼗鼓周禮小師掌教簫管笙師掌吹竽笙塤籥簫管大司樂圜丘孤竹之管方丘孫竹之管宗廟陰竹之管燕禮大射皆下管新宮禮記曰下管象詩曰磬管將將簫管備舉爾雅曰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說文亦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鄭康成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廣雅云管象篪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夫併兩而吹之則象篪矣管或作琯則古者之管有以玉爲之也[illegible]

簧

詩曰吹笙鼓簧又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又曰巧言如簧記曰女媧之笙簧觀此宜若簧非笙也先儒皆以爲笙中之簧其說陋矣漢武內傳藝根靈之簧神仙傳王遥有五舌竹簧然經無明說豈亦古之遺制歟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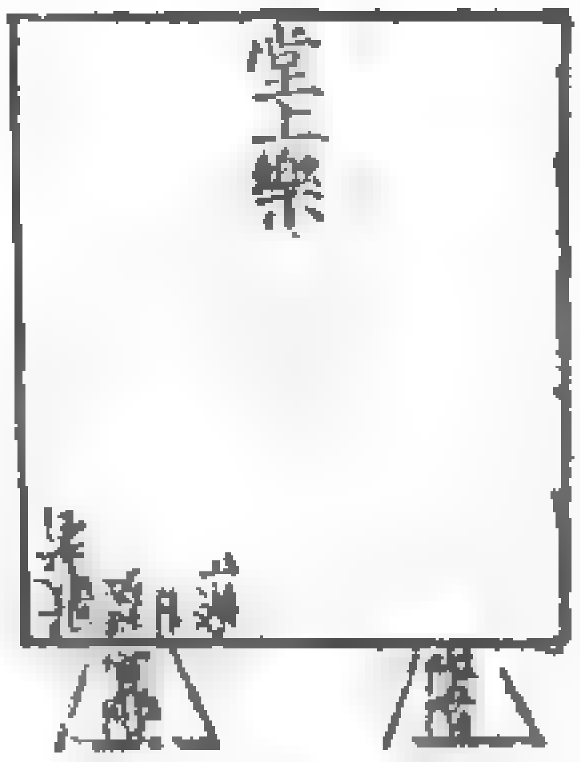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堂上樂圖

王宮縣

諸侯軒縣

諸侯大射之縣



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而繼之以擊石拊石夫戞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拊搏拊類也是舜之時堂上有戞擊堂下有柷敔堂上有鳴球堂下有石磬堂上有搏拊堂下有鼗鼓也詩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簫管備舉皆在周之庭儀禮笙磬皆在兩階之間此堂下之樂也商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然堂下之管鼓依我堂上之磬聲也詩注玉磬也觀周書有天球春秋之時齊國佐以玉磬賂晉魯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礼曰縣一磬而尚拊搏則自虞至周堂上皆有玉磬矣有磬必有鍾此荀卿所以有一鍾之說也與礼鄉射大射皆席工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則堂上之樂蓋皆西陳而北面也儀禮工入則瑟先歌後獻工亦瑟先歌後而樂正常工于西階東周禮登歌先擊拊是樂正居東歌在瑟西而瑟又在拊西其他不可考也周禮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記曰入門而縣興春秋傳曰入門而金作國語曰金不過以動聲又曰金石以動之先儒謂凡樂先擊鎛次擊鼓是也小胥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瞽瞭眡瞭凡樂事先播鼗鼓朄則引大鼓者也鼗兆鼓始也觀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詩言應鼓鞉磬柷圉縣鼓大射鼗鼓倚于頌磬西紘言鼗鼓必及磬設鼗鼓必倚磬之紘是鍾磬作則鼗鼓作矣及下管播樂器而樂作焉乃鼓朄以先之其朄鼓常在前而朄常在後也先王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子男則以鼗將之以柷將以朄則

鼗鼓兆於椸可知矣鍾磬之應歌者曰頌鍾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鍾笙磬春秋傳有歌鍾與頌鍾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鍾笙笙師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與笙鍾笙磬之意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歟然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鼙在西應鼙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也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者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觀鄉飲酒鄉射之用樂皆樂正告備于賓特燕禮告備于公以明君臣之分而已則樂為賓設可知矣

樂縣

王宮縣

諸侯軒縣

軒縣左氏所謂曲縣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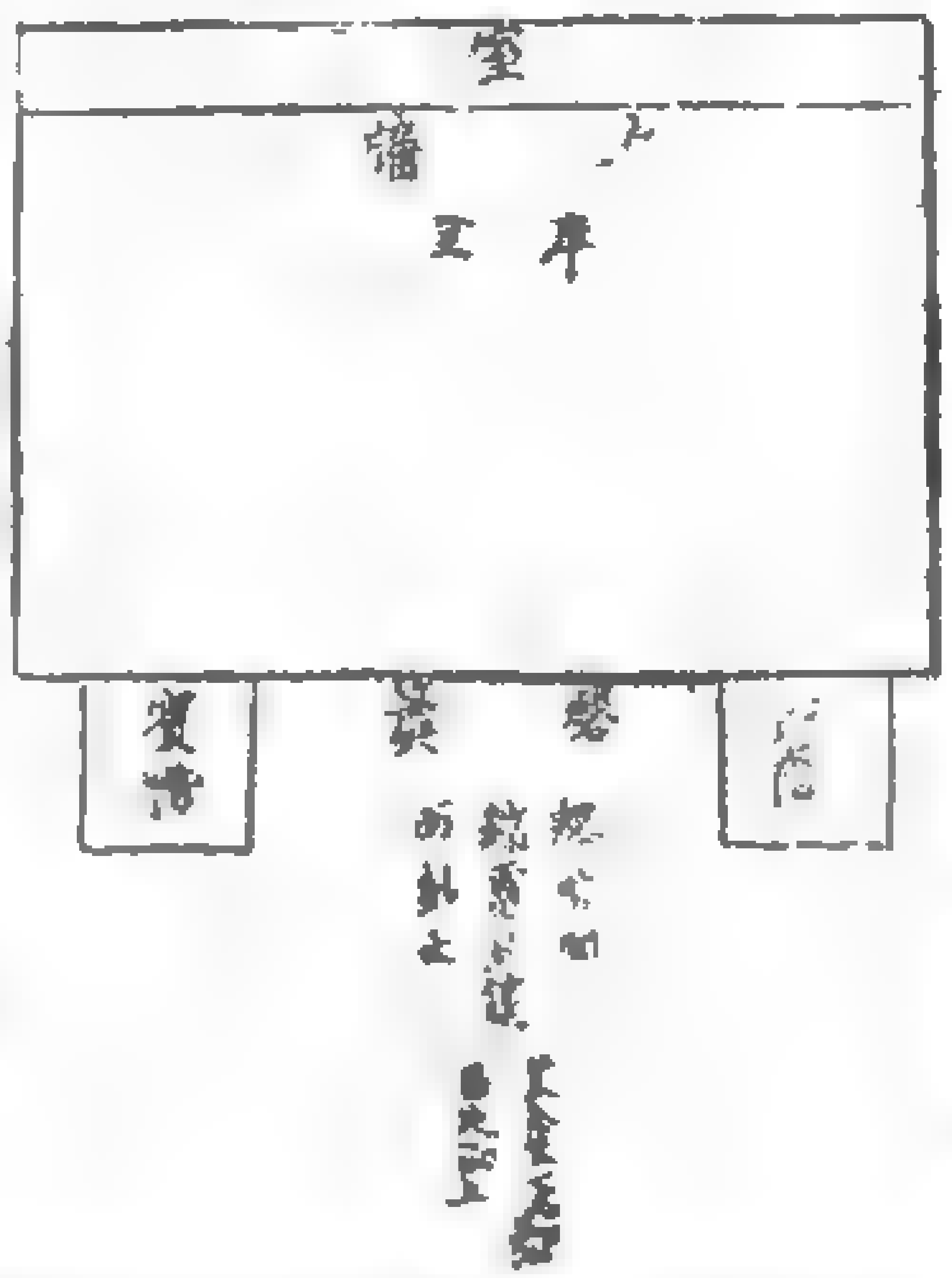
諸侯大射之縣

見大射門

鄉射之縣

見鄉射篇

[illegible]射樂



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
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縣鍾十二爲一堵諸
一肆堵言合是以爲肆肆言全而後可以陳列也宮
縣象宮室軒縣闕其南判縣左右之合特縣於東方
或階間而已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諸侯之
士半天子之士則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
東西各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堵天子之
士特縣階一肆諸侯之士特縣南一堵考之儀
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
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
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
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
東南西鼓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此於群臣

嵩三面而已非軒縣也先儒以爲宮縣四面皆鍾磬
特軒縣三面亦鍾磬鎛判縣有鍾磬而無鎛特縣有
磬而無鍾大射注射位北方鼓而已此說是也然則
諸侯非大射則阼階之建鼓在東而南陳應鼙在
其北與朔鼙相應然則大射阼階北方之鼓非其常
位也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是也此
與之制宮縣各設十二鍾於其辰位四面設編鍾編
磬各一處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
此或駮諸古制與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則東縣
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磬而已此
士特縣之制也鄉射避射位故縣在東鄉飲非避射
位故縣在南鄉射有鄉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
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衆與賓賢能非爲己
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
之制其意亦若此歟鄭康成曰鍾磬一八在一虡爲
一堵杜預曰縣鍾十六爲一肆服虔曰一縣十九鍾十二
後周以鍾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梁武帝
以爲倍三七而縣二十一後魏公孫崇以鍾磬正倍
參縣之正声十二倍声十二而縣二十四隋牛洪據周
官鄭康成之說及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
置一枚故後周十四而縣十六唐制分大小二調以二
十四枚爲大調各有正倍轉隨諸均天地宗廟燔祭
大祭用之十六枚爲小調正通黃鍾林鍾二均燔
奠小廟等小祭用之至於登歌燕樂亦縣十四或
七故爲一枚

故爲清聲然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國語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録曰雅部十二鍾每架各編鍾十二各依律呂然則州鳩安節之所述皆與礼合是古者九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矣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為大謂而其下止於七枚而已盖皆惑於清倍之法然也 [illegible]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之儀

舞

武舞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之儀

書傳曰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黄鍾右五鍾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右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 [illegible] 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自其出言之也則黄鍾之鍾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鍾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鍾而陰鍾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鍾而陽鍾應之則止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後世儒者或謂出當言左入當言右應黄鍾陽升出則升部皆應蕤賓陽降入則降部皆應其說誤矣周禮鐘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大司樂大祭祀宿縣以聲展之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

王出入令奏王夏。蓋王於祭祀、大饗、大射，則出入奏
王夏。求此則行以肆夏而已。肆夏非特施於王行也，
享牧伯亦用焉。春秋傳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
也。[illegible]
[illegible]
者亦用焉。禮記稱大饗其王事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非特享牧伯也，而送助祭
是也。諸侯之禮有肆夏無王夏，大夫之禮有陔夏無
肆夏。故燕禮奏肆夏，則諸侯有肆夏無王夏可知。鄉
飲酒奏陔夏以送賓，而禮識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
子始，則大夫有陔夏無肆夏可知。然周禮與禮記皆
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大戴禮記則言步中采薺，趨
中肆夏，誤也。夫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之，行
則以肆夏、采薺以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然則
[illegible]
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樂音以樂
之，樂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無
自入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illegible]

舞

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
舞帗舞。[illegible]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
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
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 韎師舞者十有六人。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
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六律、六同、五
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和之。琴瑟雲門之舞，
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於宗廟之中奏之。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illegible]
[illegible] 九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
有干舞，有人舞。[illegible] 大胥 [illegible] 掌學士
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
舞位，以序出入舞者。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
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司干掌舞器，祭祀舞
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
[illegible]
今鼻舞女巫旱暵則舞雩。[illegible] 諸子掌國
子 [illegible]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司
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
者兵亦如之。禮記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
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明
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
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
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illegible] 其治民勞
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
知其德。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
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詩
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illegible] 樂者 [illegible] 謂黃鍾

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以被以舞
戚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
極幽而不隱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
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
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
東上冕而揔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
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揔干率其
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以舞六成之位 [illegible]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樂記曰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
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又曰先鼓以警戒
三步而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先儒謂立四
表於郊丘廟廷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為一成自二表
至三表為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為三成乃入而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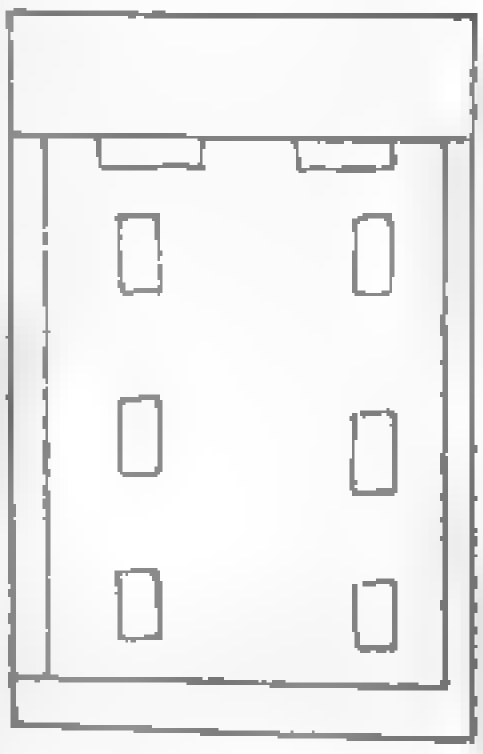
自一表至二為四成自二表至三為五成自三表至
南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為
七成自二表至三為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
三表至北表為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
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自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
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
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illegible]四成而南
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
以崇天子[illegible]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
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
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
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累於日故
歛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樂記言復綴以
崇天子繼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何則武
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駟伐所以
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
驖彭彭是也復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
羸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
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
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也四表蓋不必然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八終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文舞武舞之位
文舞武舞之飾
帗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文舞武舞之位



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樂之後是以周官樂師樂成告備然後詔來瞽皋舞春秋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象武韶夏之舞在詩序則舞蹈後於嗟歎永歌在樂記則動容後於志咏聲在孟子則舞蹈後於樂之實以舞者所樂之極故也夫舞有文有武有大有小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舞之大者也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illegible]干舞人舞此舞之小者也大舞有其章而無其儀小舞有其儀而無其章大夏而上文舞也其執以羽大濩而下武舞也其執以干則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用大舞之章也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蓋位者鄭也正之所以辨其序列者佾也巡之所以肅其慢春秋之時鄭伯享王徧及六舞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則合舞之禮東西蓋有辨先後蓋有序矣考之於經舞干羽干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則古人之舞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戚撥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先守成常在後唐太宗謂封德彝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觀此則古人舞序先後之意可見矣何休釋公羊萬舞之說以為象武王以萬人伐紂孔安國釋書以舞干羽為文舞失之矣商頌曰萬舞有奕則萬舞豈始武王哉[illegible]賈公彥曰武舞有四表大濩而上應亦四表於理或然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蓋若今太樂以纛與旌引二舞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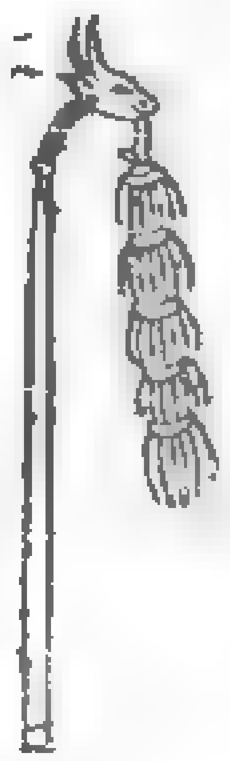
文舞武舞之飾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蓋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剡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剡圭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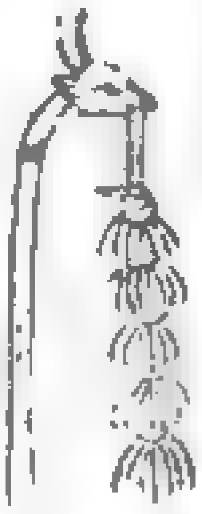
鐵杖足也舞云以而執干戚則舞夏執籥則舞象舞夏而揚則舞武蓋朱所以象事王所以象德武以白戚者為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為可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溫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而魯有之賜周公故也世旣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群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識之[illegible]不特用於魯之群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識之[illegible]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蓋公羊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與焉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

帗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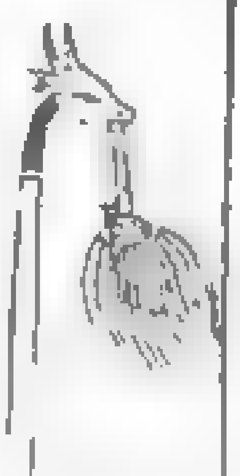
羽舞



皇舞



旄舞



鼓人曰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祭祀樂師教小舞又有旄舞人舞蓋帗舞裂五采繒為之[illegible]羽舞析衆羽為之皇舞以衆羽為之旄舞以犛牛尾為之采繒之飾盛於衆羽衆羽之飾盛於皇羽皇羽盛於旄干則執之而舞節人則手舞之而無執樂師先之以帗舞羽舞次之以皇舞旄舞而後之以干舞人舞以節之隆殺為序故也人君有山川為之阻固然後可以保社稷保社稷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事於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舞師先干舞以祀山川帗舞以祀社稷羽舞以祀四方皇舞以舞旱暵之事以事之先後為序故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廱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者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大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

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然則司農康成之論不知何據然也旄人掌教夷樂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而納夷蠻之樂於太廟則宗廟亦以旄也然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大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兵舞不特以干而已然則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而終之以興舞蓋以弓矢舞歟然舞者所樂之極而樂之盛者也以其爲樂之極故樂成而後詔舞以其爲樂之盛故小祭祀不興舞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文王世子曰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九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

四夷舞

舞衣

朱干

玉戚

翟

四夷舞 [illegible]

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illegible] 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illegible]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illegible] 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illegible] 正義曰四夷樂名出於孝經緯鉤命決故彼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 [illegible] 亦有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又 [illegible] 之樂舞株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株離者東夷樂有二名亦名韎離鄭注云 [illegible] 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也 [illegible] 四夷之樂一天下

也者案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者所以
均中國不制禮者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禮記曰昧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
魯於天下也 [illegible] 詩曰以雅以南以
籥不僭 [illegible]
[illegible] 孔穎達詩正義云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
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
爲名焉言南而得捴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獨
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
則靺不立南師而立韎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
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史記曾定公會齊景公於
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夷之樂於是旌
旄羽被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舉袂
[illegible] 大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請有司卻之齊
侯乃麾而去晉書樂志後漢天子受朝賀舍利從西來戲
於殿前擊水化成魚嗽水作霧又化成龍出水遊戲以
兩大繩兩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行於繩上也
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
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
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舞夷樂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
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樂東
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
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
也 [illegible] 其他不可以考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
人掌教四夷之樂韎師則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

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鞮[illegible]
祀與燕者蓋東夷四夷爲異 [illegible]
師旄人鞮 [illegible]
則夷樂之別可知矣然詩曰 [illegible]
而掌四夷者亦以象胥名官 [illegible]
其所樂者也先儒推四時之 [illegible]
爲晦昧任爲懷任侏離爲離 [illegible]
持矛助時生任樂持弓助時 [illegible]
樂持盾助時藏白虎通文以 [illegible]
南樂持羽西樂持戟班固又 [illegible]
韎爲侏 [illegible] 著述其所傳 [illegible]
樂者皆以所服所執 [illegible]
之韎則韎爲服色明矣學者 [illegible]
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 [illegible] 淆不可以
雜雅蓋亦設之而棄先外之 [illegible]
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誅之 [illegible]
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如 [illegible] 太廟
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 [illegible] 門之外豈古之
遺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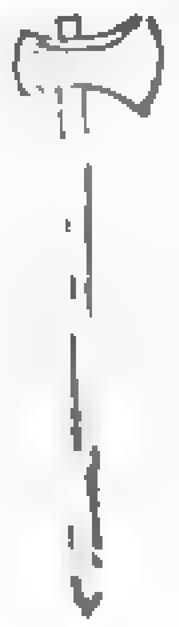
舞衣

書曰擸之舞衣孔安國曰擸 [illegible] 舞者之衣皆中
法然古者舞大夏則皮弁素積舞大武則冕服其他
舞所經見特漢舞者之衣法五方色 [illegible] 行之舞
蓋亦古之遺制 [illegible]
[illegible]

朱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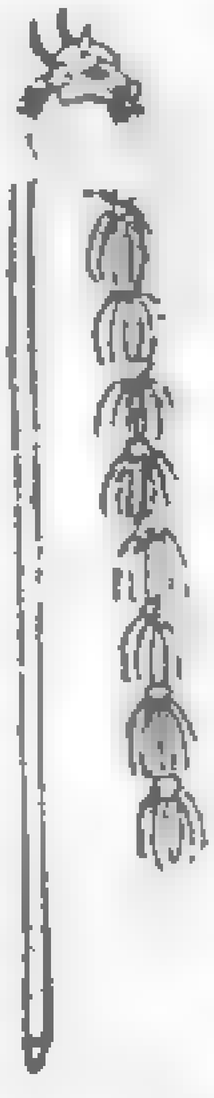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禮記曰朱干設鍚
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虒彌建
大車之輪以為櫓國語曰官師奉文犀之渠以為盾
先儒以櫓為大盾以伐為中干則盾見於經傳者曰
櫓曰干曰伐曰渠而已其他不可考也盾之為物
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鍚朱質而繪
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纁章其
纁綬也以紛書曰敽乃干則敽者繫以紛也國語
曰輕罪贖以鞼盾則鞼者繪章也古之舞者或
以干配戚禮言朱干玉戚舞大武是也或以干配戈
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是也
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
人執戚皆配以盾而半執龍盾半執龜盾盾蓋戚於
鄭氏鍚傳其背如龜之說然也是不知所謂如龜者
其背耳非其飾也

戚



詩曰取彼斧斨又曰以伐遠揚
戚揚書曰左杖黃鉞顧命曰一人冕執劉廣雅曰鉞
也六韜曰天鉞
斨方銎戚斧也顯達曰
劉鉞斧也
重於戚而劉戚斨劉其鉞以金飾
其柄也禮言玉戚以玉飾先王命
剡圭以為戚柲則黃與玉飾可知也考工記
車人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以其
一為之首則六寸矣以體道白所
以象義而有剛斷之材焉其葬皆用之觀
先王之所
之廉所之市則君之所以剛斷未嘗或忽也司
兵祭祀授舞者兵鄭氏曰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翟



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舞師教羽舞師而舞
四方之祭祀樂師教國子小舞有羽舞
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詩曰無冬無夏
値其鷺羽蓋古或鷺何休以為鴻羽不
可考也南蠻鷄尚說曰翟
竹笛飾以武帝曰翟者五雉之一
穿羽若翟耳遂

禮書一百三十卷終

旗制
太常
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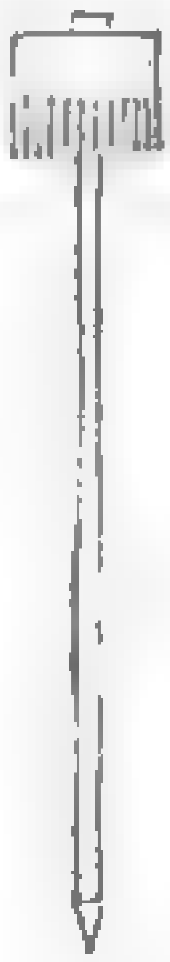
旗制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illegible]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illegible]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illegible] 凡祭祀各建其旗 [illegible] 會同賓客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illegible] 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illegible] 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 [illegible] 鄉師凡四時之田 [illegible] 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 [illegible]

[illegible] 遂人若起野役以旗致之 [illegible] 典命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 [illegible] 以七為節子男五命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車旗衣服亦如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illegible] 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illegible] 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illegible] 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illegible] 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illegible]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illegible] 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 [illegible] 中冬教大閱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卒而置以分地 節服氏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 [illegible] 行人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 [illegible] 禮曰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illegible] 前有水則載青旌 [illegible] 則載 [illegible]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
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識焉設崇商也綢練設旐夏也
明堂位曰魯君孟春
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又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又曰有虞氏
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大傳曰殊徽號禮記曰龍旂九
旒天子之旌也諸侯也雜記曰諸侯死於道以
其綏復詩干旄曰孑孑干旄
孑孑干旟孑孑干旌出車曰設此旐矣建
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六月曰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車攻
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采芑曰方叔
涖止旂旐央央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
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采菽曰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采芑曰四牡騤騤旂旐有
翩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載見曰龍旂陽陽
和鈴央央泮水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閟宮曰龍
旂承祀六轡耳耳玄鳥曰龍旂十乘大糦是承爾雅曰素
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
九飾以組維以縷緇廣
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旄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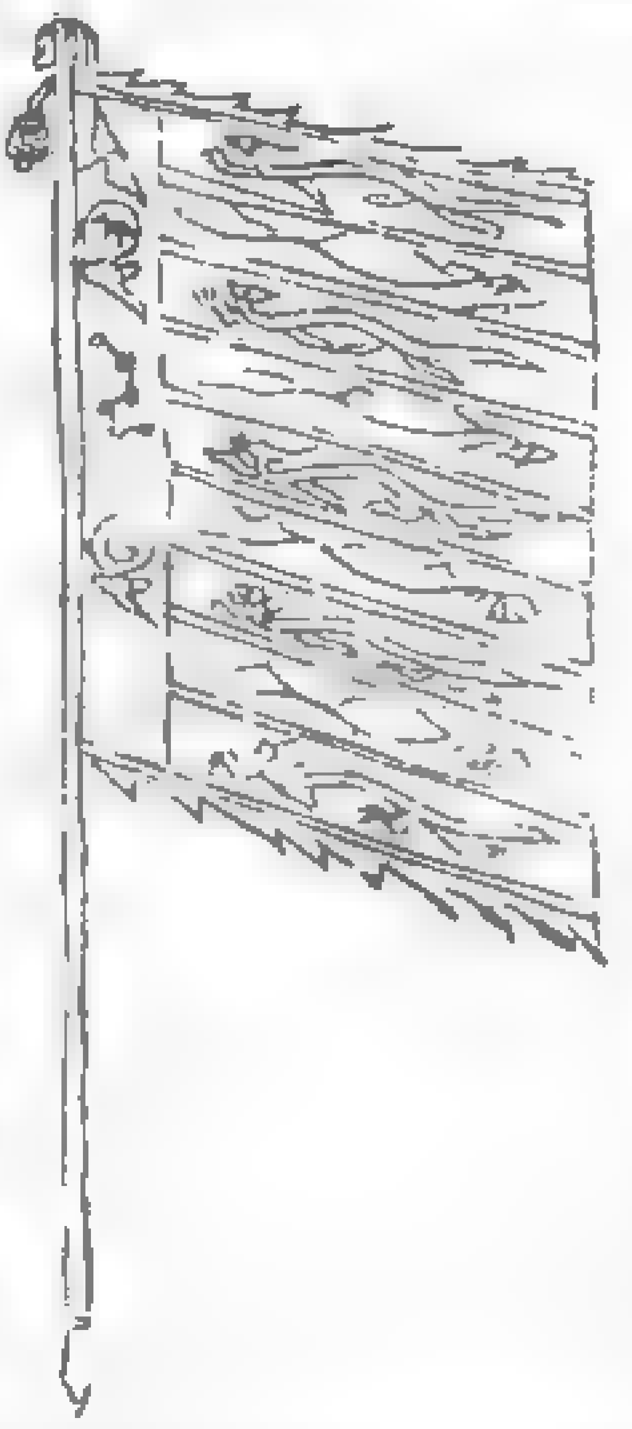
有鈴曰旂錯革鳥曰旟
因章曰旃國語吳王陳
士卒百人以爲徹行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
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皆白
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
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
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
如墨



釋名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綏
夏后氏之綢練商之崇牙則其制夲自矣司常日月爲
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
析羽爲旌則其等夲辨矣然熊虎爲旗而九旗亦謂之
旗經傳凡言旌旗其一也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
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
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析羽爲旌天子至大夫
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
物是也爾雅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
飾以組維以縷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縿屬縿
爲旒旒亦曰旆縿以縿則旒縿矣左傳曰結旌是也升
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曰左青龍是也蓋青陽也素陰
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覲禮曰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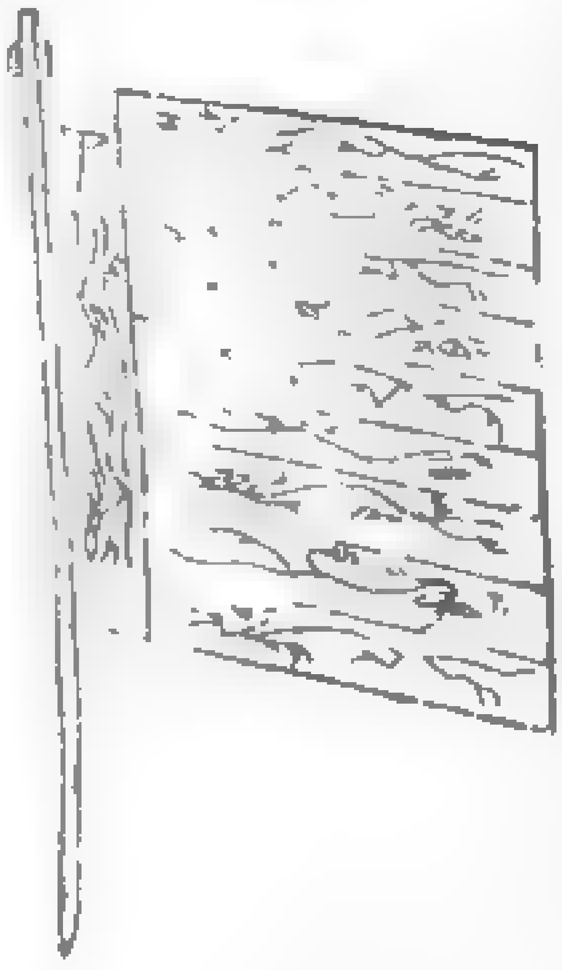
畫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龍爲旂又曰諸侯建旂則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先儒謂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然商頌曰龍旂十乘則商不用其以虎也天子之旂亦升龍降龍不象其升朝下復也先儒又謂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射禮無物則翿旌杠三仞士喪禮無銘則緇銘而杠三尺其於蓋有所受也其圖杠首爲龍首銜結綏及鈴蓋承唐制然歟

太常　周禮日月爲常又曰太常十有二斿



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魯頌與明堂位言魯用天子之禮亦曰龍旂承祀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案牙備弧矢弧以張縿之幅鄭氏謂案牙以飾旗之縿牙飾之以旌畫之以鈴人有功則書於其上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鄭氏曰畫枉矢也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左傳曰錫鸞和鈴昭其曰有鈴白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矣太常不特祀天而已至於拜日禮月祀方明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載焉祀方明遂會諸侯則所會之旂與朝之大亦異矣治兵大閱然後田則治兵大閱之旂與田之大麾異矣鄭氏謂春夏之田用大麾秋冬建太常王之自將建太常不自將建大白然則治兵非即戎也治兵大閱未即田也孰謂行師而不建大白田而不建大麾乎然常之三辰則日月北斗而已與衣服之畫星辰不同龍曲禮曰招搖在上釋天子傳曰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旗以指物則旂畫者不過北斗耳漢郊祀歌曰招搖靈旗則後世旗亦畫北斗也國朝會要建隆中將郊祀陶穀建議取天文角攝提列星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兔及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獅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其制與古異

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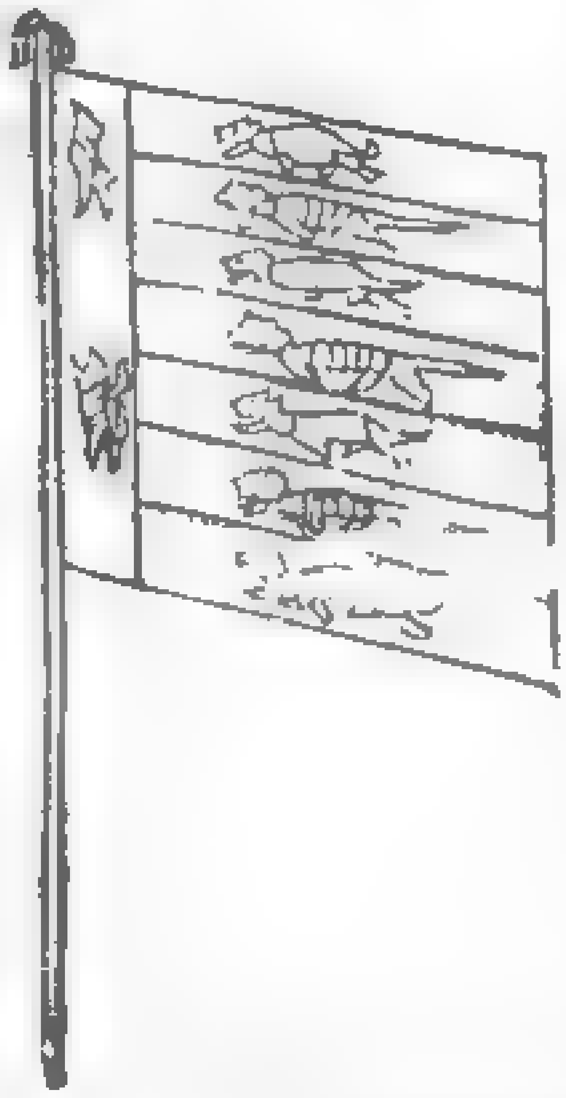
司常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巾車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承祀龍旂十乘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史記曰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旒九又曰有鈴曰旂先儒以爲王之大常曳地諸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觀大常之旒使人維之則曳地可知矣旒多者曳地旒少者至於齊肩侯伯建常七斿子男五旒而均於齊彰以其皆爲故也春秋之時楚令尹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齊較高伐虎門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以其不可與君同制則諸侯齊較可知矣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一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旗　旟　旐
旜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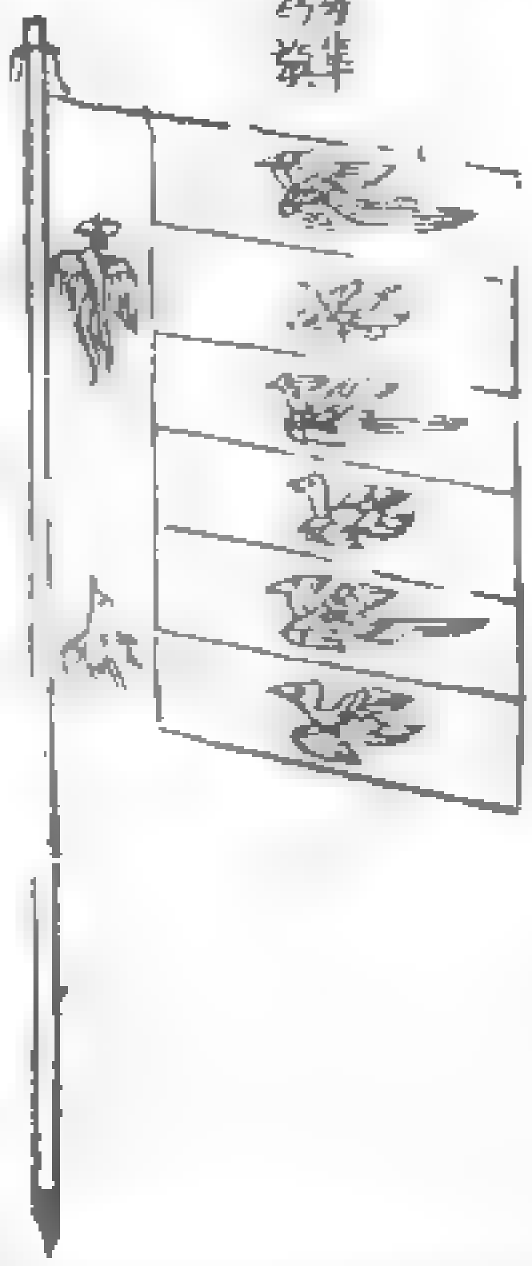
旗 熊虎爲旗



司常熊虎爲旗師都建旗大司馬軍吏載旗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鄭氏曰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六斿）然九旗亦旗借王侯皆謂之侯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謂之涂八法皆謂之法也周禮言旗言大旗言旗物言旌旗言與鼓則旗與大旗去者熊虎之旗也旗物旗旗鼓去者有非熊虎之旗也故鄉邑以旗物及田之前期致民則以司徒之大旗鄉長之作民以鼓遂之起野役致民則以遂之大旗然則熊虎之旗豈軍者所得而有耶致民則以旗既致則弊之故司常曰致民置旗弊之大司馬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蓋設而致之使之一於所視至而弊之使之一於所聽也旗之所用不特軍旅田獵野役之事而已[illegible]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義[illegible]之然則

虞□□澤有虞旂何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山林者獸之所集故有虞旗以致禽澤虞掌國澤之政令澤者禽之所集故有虞旌以屬禽熊虎之旗蓋皆六斿先儒以爲遂大夫四命四斿卿六夫六命六斿不可考也其杠之長短則有差矣鄭氏曰山虞之旗其仞數則短是也先王之於旗分之采物而禮意存焉後世秦於四時各有所旂月令春青旂夏赤旂中央黄旂秋白冬黑鄭有蝥弧晉有蠡旗以至吳王之建肥胡武之靈旂田蚡之曲旃後漢之雲罕皆一時之觀美而已豈古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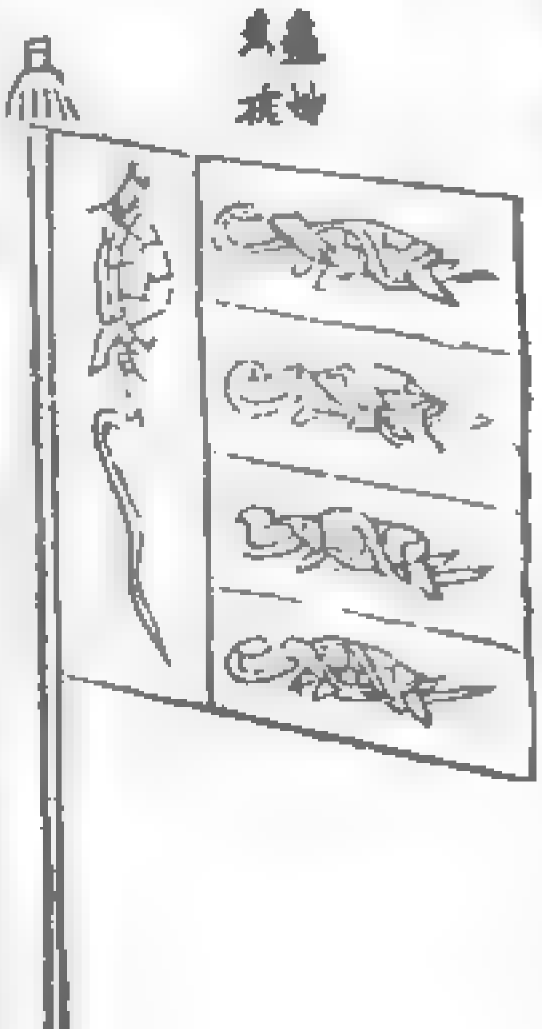
旟 鳥隼爲旟



司常曰鳥隼爲旟爾雅曰錯革鳥曰旟朱雀幼鳥輈人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然司常之大閱州里建旟司馬之治兵百官載旟何也軍法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則州旅侯載交龍之旂於左軍吏載熊虎之旗於右百官載鳥隼之旟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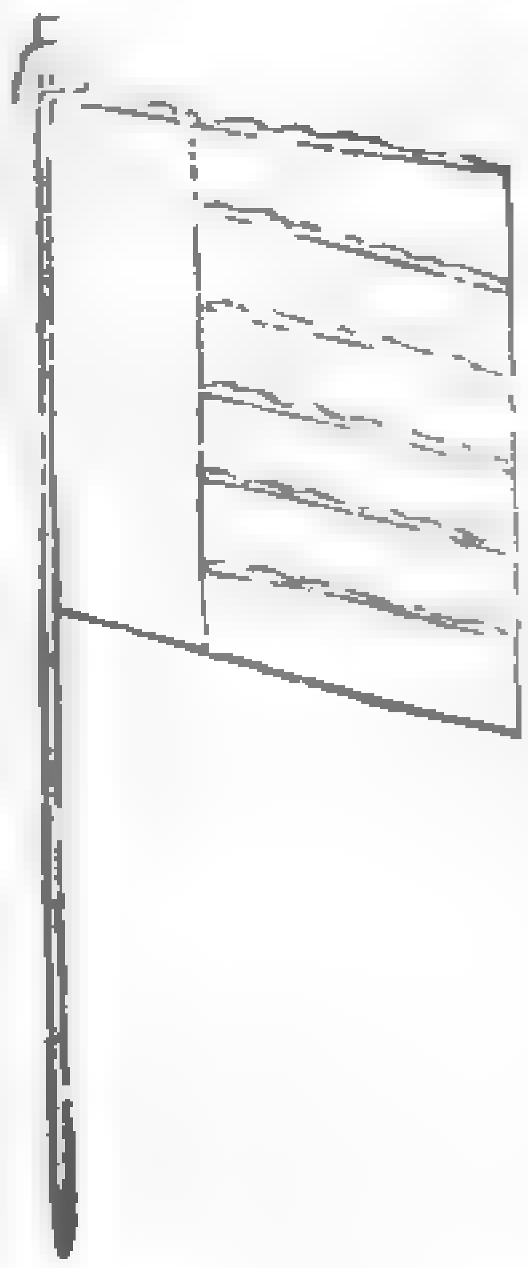
郊野載龜蛇之旐於後王載大常於其下而加焉此所謂招搖在上也然則州里建旟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旟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干旄曰孑孑干旟蓋州里之臣也太常而下五旗皆畫則旟畫鳥隼信矣郭璞釋爾雅謂旟刻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鳴鳶其說非是也

旐 龜蛇爲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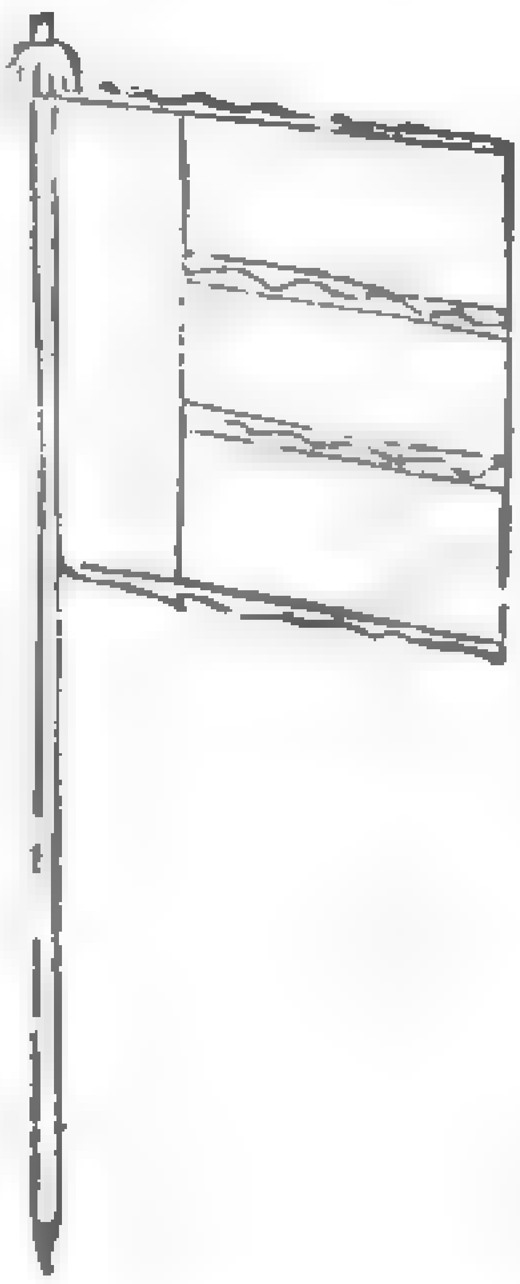


司常龜蛇爲旐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司常又曰縣鄙建旐大司馬曰郊野載旐蓋田役軍旅王之事也雖命數不同而同於四斿其所辨異者有名號存焉先儒謂縣正四斿鄙師三斿其說無據詩曰孑孑干旄孑孑干旟孑孑干旌又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又曰建旐設旄爾雅曰注旄干首曰旄注旄首曰旌孟子曰羽毛之美左傳曰范宣子假羽旄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十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弗與明日鄭之賈公彦曰太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旌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爲旗飾也旗皆有羽毛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又爲旗之別此所以道車斿車之所載澤虞之所建與夫師都者異也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樂師小舞有旄舞旄人掌

毅敲舞旄出海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
歌八闋爾雅曰旄謂之藣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
此旄牛也荀卿曰西海則有文旄斑固也思志秦西
近邛莋有旄西方之産也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
舞



旜 鄭氏曰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不畫也帝王以政教用之



物 鄭氏曰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夫士建之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司常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爾雅因章曰旃左氏曰六
大旃之左旃又曰分康叔以少帛綪茷旃旌蓋旃大
赤也物少帛也旃爲大師故孤卿建之物爲少帛之
士建之左氏皆而誤法氏曰物出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

旐而上其色赤而不緇旃長而不特尋也旜物
旂經無其說周禮司命自上公至士其車旗各其
命之數而行人上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
皆以命數爲節然則王之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
伯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
命其大夫一命旜物之斿蓋亦稱是與旂旗旟旐之
斿有常數者異也先儒以爲旜物斿如燕尾比不可
考聘禮以載旜禮也既夕士載旜攝也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二終

大閱之旗　治兵之旗　旞

旌　龍旂　翿旌

常中冬大閱

王太常　諸侯旂　孤卿旜

大夫士物　師都旗（師都師師也鄭氏云鄉遂大夫）

州里（州里州所里也爾雅曰里邑也鄭氏云州長里宰）

司馬中秋治兵

王太常　諸侯旂　軍吏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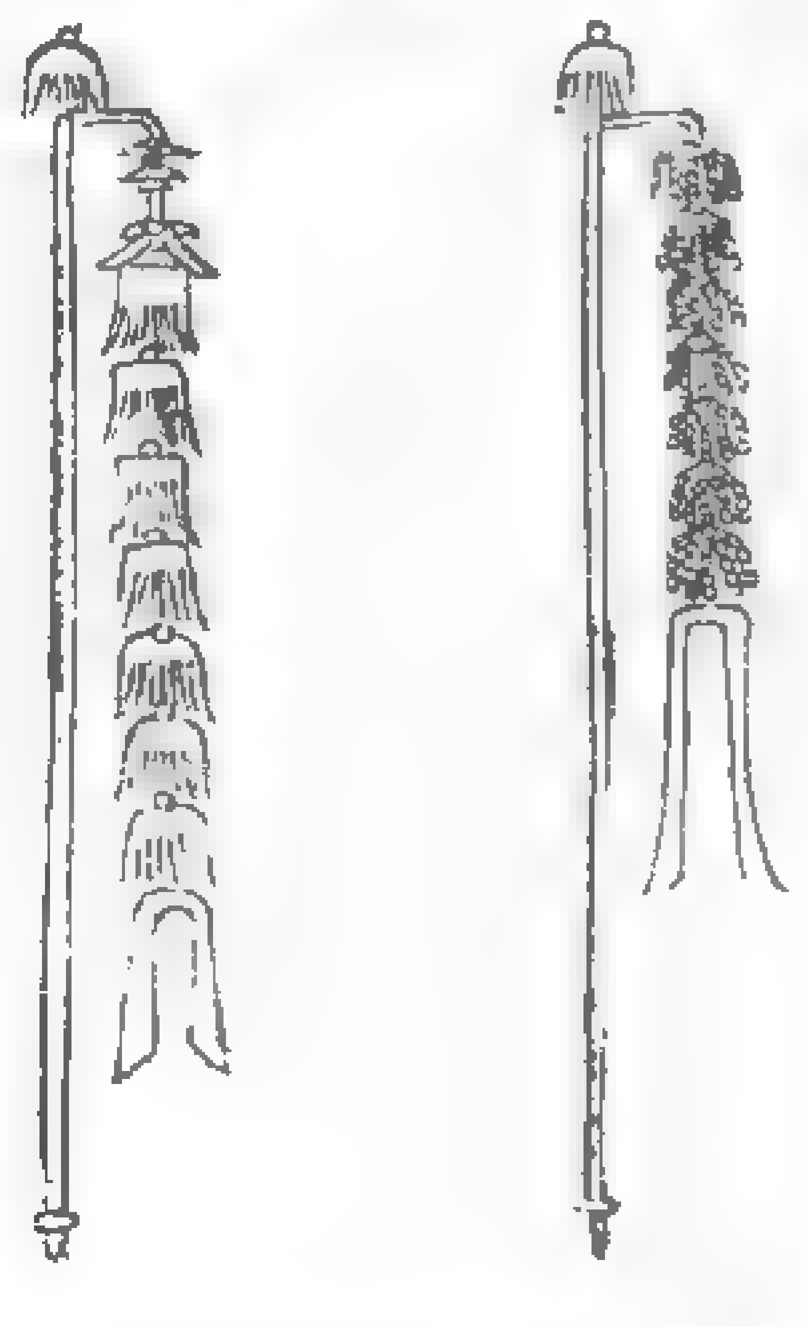
師都旜（師都師師也鄭氏云遂大夫）　鄉遂物（鄉遂大夫也鄭氏云鄉大夫）

郊野旐（郊野縣師也鄭氏云州長縣正）　百官旟

司常國之大閱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司馬中秋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何也大閱軍實而已治兵則軍法在焉師都所以治徒役者也軍吏所以將卒伍者也大閱以治徒役爲主故有師都而無軍吏治兵以將卒伍爲主亦有治徒役者也故有軍吏又有師都大閱師都之所建治兵軍吏之所載皆熊虎之旗則大閱所以威衆者師都也治兵所以威衆者軍吏也二者蓋皆孤卿爲之故其序在州里鄉遂之上謂之吏則任以事也謂之師則師其衆也謂之都則自采邑言之也鄉師出田法于州里州長致州里之治則州里州所里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皆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以歲時徵野之貢賦則郊野縣師也大閱有師都而鄉遂乃鄉遂大夫也百官軍中之百官也禮記蓋豚而祭百官皆足孟子曰百官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凡此所謂百官者非卿大夫也治兵之百官蓋亦如此鄭氏以大閱之師都爲鄉遂大夫以治兵之師都爲遂大夫以鄉遂爲鄉大夫以郊野爲州長縣正以州里爲州長與里宰以百官爲卿大夫然以師都爲鄉遂大夫又以爲遂大夫是離師都而二之也鄉遂則鄉大夫與遂大夫也以鄉遂爲鄉大夫是合鄉遂而一之也有鄉遂則州縣在所統矣孰謂郊野乃州長縣正乎鄙五百家然後爲一旅而有旐孰謂里宰有所建乎使其有所建其可踰於縣鄙之旐而建旟乎軍行卿大夫不爲將帥則守國而已孰謂百官乃卿大夫乎

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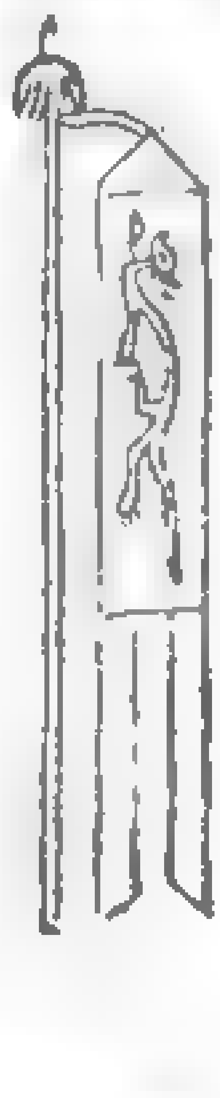
旌



司常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道車象路也斿車木路也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而有旞旌者蓋朝則建大赤燕出入則載旞田則建大麾鄉則載旌旞旌皆注旄而旌與羽又注於旗則羽可以飾旗又可以為旗也書曰羽畎夏翟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蓋古人於羽固用其自然者也不足則染以充之夏未言建綏明堂位言有虞氏之綏於官言夏采於旗言建綏則所謂綏者旌旞而已禮于四郊豈非其燕出入之地歟鄭氏釋明堂位曰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於義或然其以綏為大麾則與夏采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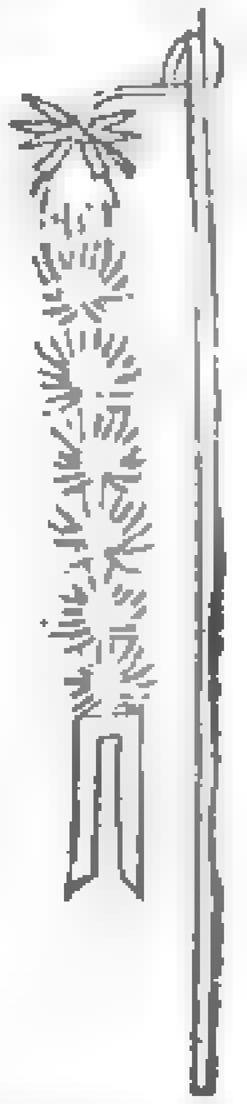
龍旜

鄉射記曰君射於竟則龍旜鄭氏曰畫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



翿旌

白羽與朱羽糅以鴻脰韜杠上二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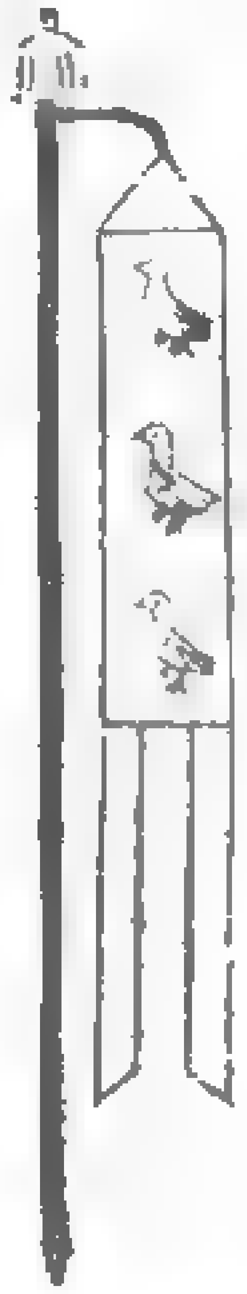
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以其物獲士以翿旌獲又曰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鄭氏謂此翿旌也不命之士無物然則君於國中燕射也於郊大射也於竟賓射也翿旌二羽白與朱而已不若旌之備文旌之備文不若龍旜之備然故與群臣燕射[illegible]以翿旌擇士而大射則以旌於鄰國君射則以龍旜龍旜蓋亦絳帛為之先儒以為而如燕尾今姑存之詩曰[illegible]翿所以指揮也翳所以蔽古曰立之而舞然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翿翳舞者今大祭二上執之以引舞者也值者遵之也詩曰左執翿周禮鄉師葬則執纛以治役爾雅曰纛翳也郭璞曰翿纛幢也則纛可以引舞可以習射亦可以治葬役也士射之獲與君同豈非順而掩者歟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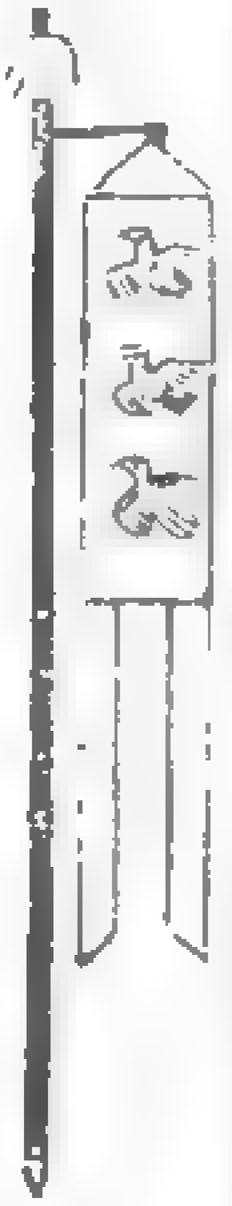
青旌　鳴鳶
飛鴻　虎皮
貔貅　摯獸　翠旌　微識
招大夫士以旌旂之禮

青旌 郭氏曰青青雀也鳥鳶鳴則將風鴻飛則有行列也虎取其有猛也貔貅亦摯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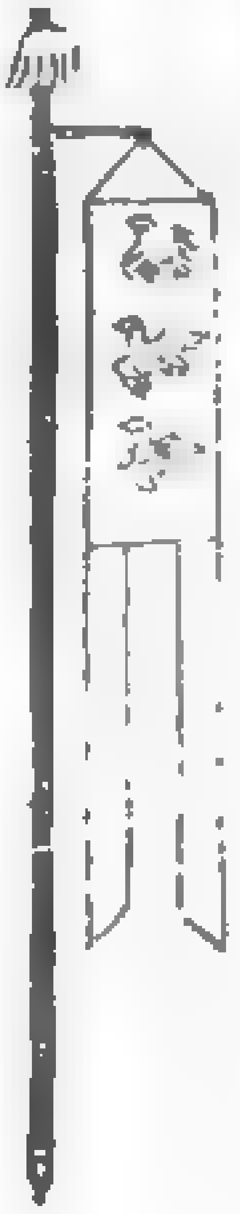
鳴鳶



飛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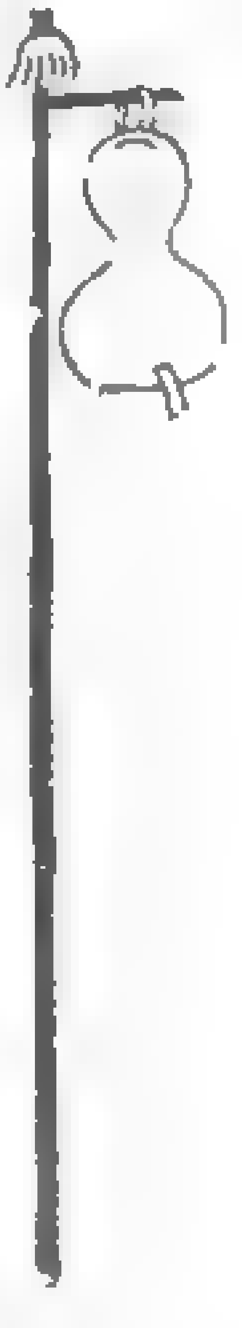


虎皮



貔貅

翠旌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考之周禮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春秋傳曰前茅慮無兵法行則前五旂滑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從水載青旌塵載鳴鳶車騎載飛鴻士載虎皮摯獸載貔貅之意也蓋青雀習水者也鳶知風者也飛鴻則有列虎皮則有威貔貅則有猛皆各象其所見然也先儒謂青雀鳴鳶飛鴻皆畫於旌而載之虎皮貔貅或塗其皮或畫其狀蓋禮無明說故兩存之書曰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詩曰獻其貔皮爾雅曰貔白狐其子穀字林曰貔豹屬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熊則白

徽識 熊白狐執事之旌旗之異名

周官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大司馬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記曰殊號左傳已揭徽者公徒也（昭二十一年）

九旗之物既畫號名事之象而又書以述之畫之則略書之則詳司常於大閱頒旗物則言畫大司馬於治兵辨旗物之用則言書者頒旗物建以閱之而已辨旗物則載而用焉此治兵大閱之別也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晝之相視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旗物有龍虎鳥龜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事所以待夜事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鄭氏以周禮之號名詩之織文鳥章皆爲徽識謂徽織旌旗之細若銘旌然在朝則植之於位在軍則衣之於身然覲禮諸侯各就其旂而立司常九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則朝覲所建無旌旗之細者也傳曰揭徽者公徒也說文卒從衣士卒之衣固有旌旗之細者爲之題識然非九旗之號名事也司常辨九旗之名物各有屬此建旗者之屬非衣微也鄭氏以九旗之號名事與九旗之名物各有屬皆爲衣微其說誤矣昔晉攻狄叔虎被羽先登克之漢光武擊青犢賈復亦被羽先登敗之然則後世之被羽蓋古衣微之遺制爾韋昭以被羽爲繫飛鳥於背若今負眊是也章懷太子以被羽爲執旌旗誤矣

招大夫士以旌旃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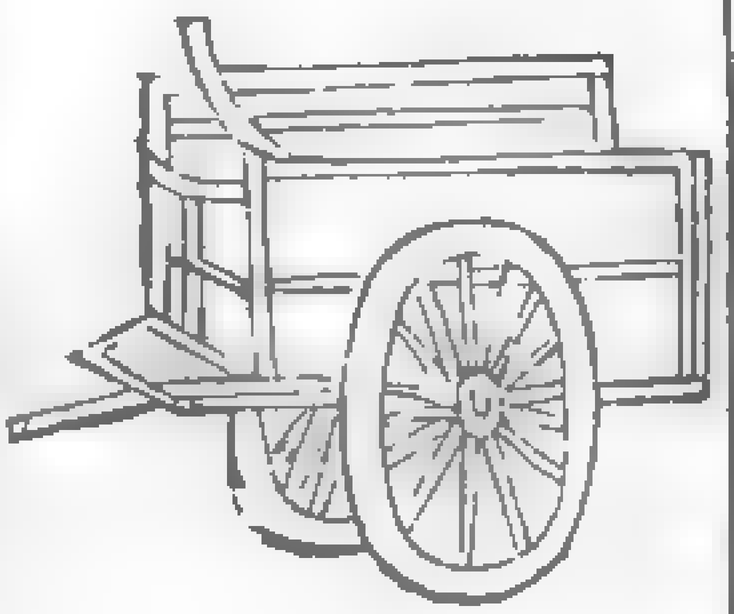
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蓋田獵用皮冠斿車載旌諸侯建旂孤卿建旃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者也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春秋之時齊侯田于沛（昭二十年）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者王制曰上大夫卿則孤卿上大夫也弓聘士之物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旃士以弓以其一面用者招之而已非必先王之禮然也

禮書卷一百三十四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五

車制　玉路　金路
象路　革路　木路
先路次路大路　輚路

車制



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車[illegible]不可攷也車之制象天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illegible]前載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輢而首以較[illegible]軸而衡以轅[illegible]人銘謂之衡車如[illegible]之輴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輞之曲中謂之前疾輈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杙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illegible]與轉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蓬常可以名部輅前[illegible]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楺者有仄楺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較者有直較者[illegible]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illegible]有横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五路

玉路 [illegible]

金路

象路

革路

木路

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輓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輓則有飾者皆輓而漆輓而漆者無飾也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鵠纓者鍚在額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詩言鏤鍚左傳言鍚鸞和鈴昭其聲也莊周言齊之以月題鍚白金也鏤其文也月題其象也則鍚象月而鏤之又昭其聲也詩言鉤膺[illegible]則鉤在膺前亦金爲之爾雅曰轡首謂之革詩曰鞗革金厄儀禮士喪禮貝勒夫諸侯之鞗革有金厄[illegible]士之勒有貝飾則王之革路有龍勒宜矣巾車行人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别此左傳所謂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則纓非鞅也然爲軟之纓可杜子春

誥故書官或爲細則前樊結纓者無就而結之不條
則不絃則條纓番而長者也然則錫也鉤也朱也龍
勒也玉金象革四路皆有之乘也言方叔之車鉤
膺鞗革韓奕言韓侯車鉤膺鏤錫夫方叔在征則
革路矣而有鉤膺
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錫鉤是錫不特施於玉路
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以此觀之則禮所謂錫也鉤
也朱也龍勒也條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若夫木車
則質而已故前樊結纓則纓與結其前而非全
結也巾車言五者之飾皆其首面頸膺之著者也故
一六以成帶鄭康成以樊爲鞶帶之鞶又以龍爲不條
爲條前爲翦非也鞶蓋用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
匝爲就與圭繅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
就爲削革三重康成謂樊纓以五采罽飾之又謂金
路無錫有鉤鞶纓九就數與革路同殆不然也禮曰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詩曰路車有奭毛氏曰奭赤
貌路車之飾皆丹漆矣然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
之乘蓋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
升壇則更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
冕也巾車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
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言同姓
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
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然同姓
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
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
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

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所謂
異姓者庶姓預之也同姓亦曰內姓異姓亦曰外姓
左傳曰同姓

王行五路先後之儀

綴路

大路 玉路

次路 木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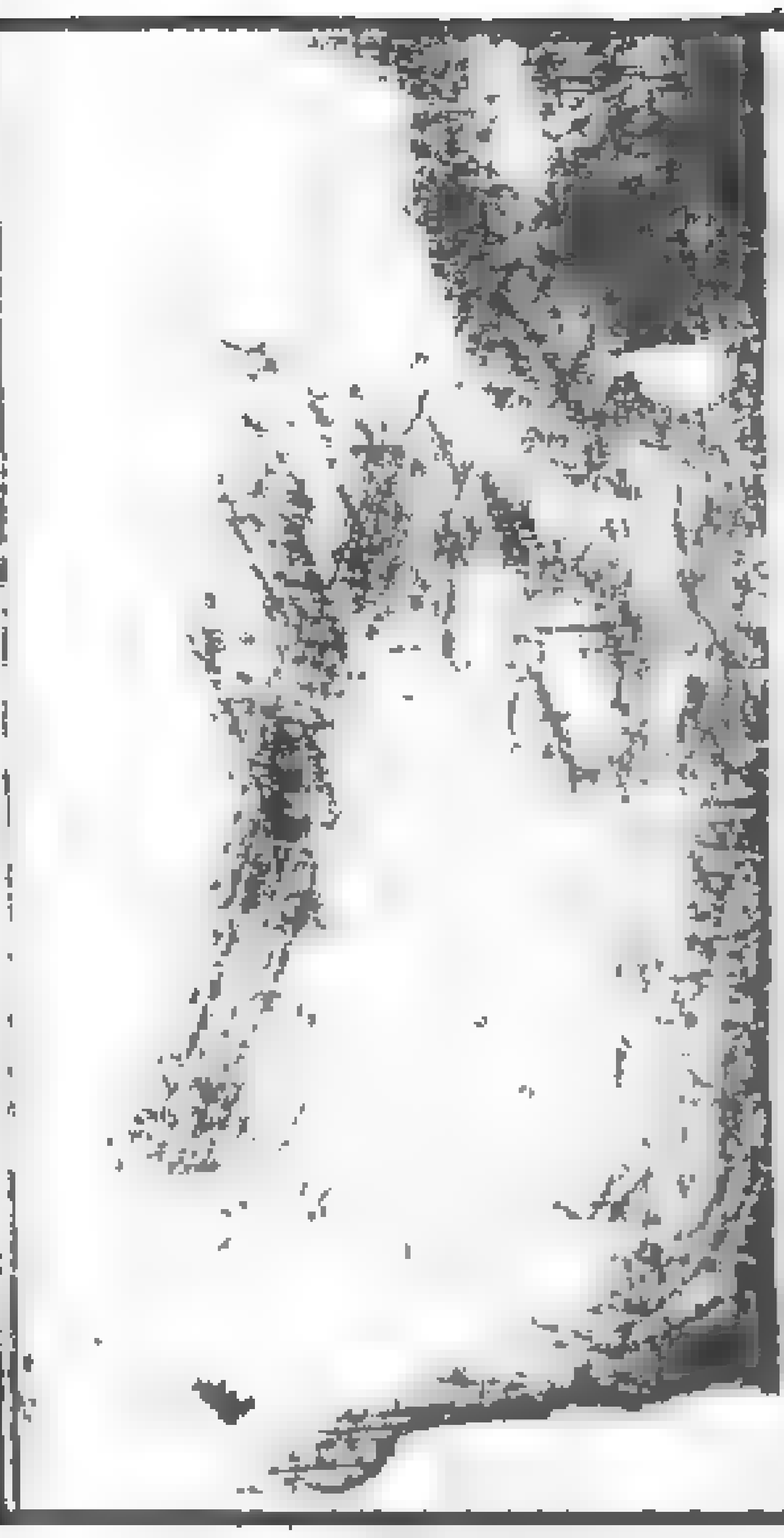
次路 革路

先路 象路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
纓七就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
就然則周官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謂之大路
獨周爲然若夫商之大輅則木路而已春秋傳與㒵
輅曰大路越席禮器與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明
堂位曰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皆木路也然
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
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
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
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商之
次路五就七就者蓋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爲誤是過
論也夫綴路金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也
以其行道之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象
路故也周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
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蓋王之行也
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路木路而金路綴

於王路之後觀其先路在左塾之前而居西次輅在右塾之前而在東春秋之時鄭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以下則先路固貴於次路矣孔安國亦以先輅爲象路蓋亦有所受之也諸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路然記亦曰大輅天子之路所以贈諸侯雜記諸侯之賵有乘黃大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蓋諸侯之大路則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大夫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僖二十八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定四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襄十九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襄二十四年）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蟜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此不可考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五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重翟
厭翟
安車
翟車
輦車

重翟 先鄭謂重翟王后從王祭祀先王先公饗諸侯小祀亦乘者也物侯夫人始嫁蓋以朝蓋亦重翟也則王后始嫁重翟可知

厭翟 厭翟當金路右從王賓饗諸侯者也後人七公而降侯伯而下皆一等則厭翟者右乙乙一等有不降內宰王后之禮諸侯夫人始嫁執其大下王右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夫人皆乘厭翟可知

安車 右朝王之車必乘夫人亦然乘出以朝君

翟車 王后出桑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世婦同乘翟車士妻乘之

重翟

輦車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鄭氏曰輦車不言飾……

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者重翟重其羽而不厭厭翟次其羽而不重翟車則不重不厭以羽飾之而已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孤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以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重翟錫面厭翟勒面安車彫面翟車貝面鄭司農曰錫馬面錫鄭康成曰勒面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然則錫面者錫飾馬面也勒面彫面貝面蓋亦若此勒面以韋則錫面彫面貝面以韋可知也錫必鏤之則彫面亦鏤錫可知也錫面彫面以金貝面以貝則勒面有錫亦可知也或言勒或言彫互備也面飾莫隆於錫勒飾莫殺於貝故巾車於王之三路言錫樊纓侈禮於士之喪車言貝勒此重翟厭翟安車所以錫面而翟車所以貝面也重翟朱總厭翟繢總安車鷖總翟車組總鄭司農曰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康成曰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考之於詩曰朱幩鑣鑣毛氏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此蓋朱總也組總則纏鑣而已非必扇汗也施之直馬耳與衡輨不可得而知也朱色也繢色雜鷖色青黑安車之鷖取象於鷖者以其在在沙而安故也三車取飾於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翟車有握則無容蓋輦車有翣羽蓋則無厭安車則無翣無蓋與無面飾無蔽揜深之而已隆殺之節然也婦人不

立乘謂之安車且五路皆立乘也特於此[illegible]命之曰安車以其不飾以羽[illegible]者異也鄭氏曰重翟從王祭祀厭翟從王賓饗安車朝王[illegible]車出桑翟車從容於宮中以翟祭祀賓客行禮也或有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翣朝王不必蔽覆宮中不必蔽惺理或然也詩述衛夫人之朝君則曰翟茀以朝者以其始來乘之也故安車未用焉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六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夏篆

夏縵

墨車

棧車

役車

大車

柏車

羊車

夏篆 鄭氏曰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篆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夏縵

墨車

棧車

役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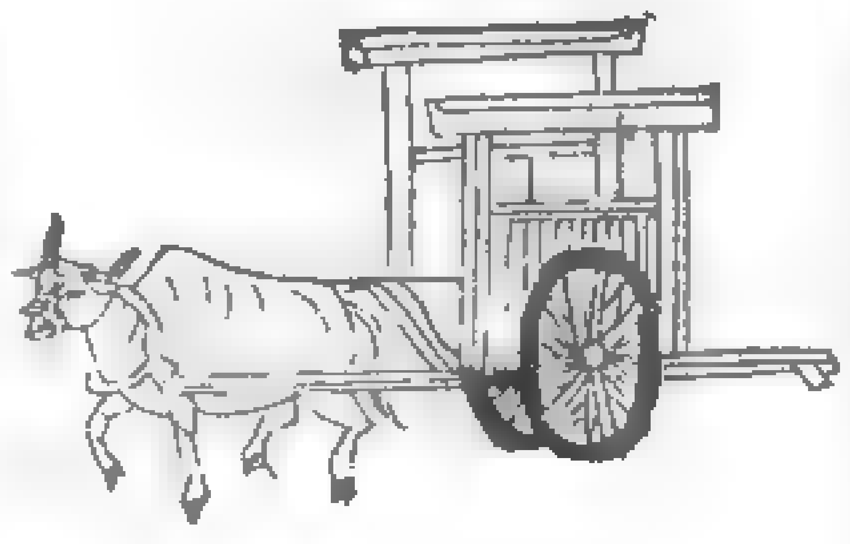
輪人曰陳篆必正禮記曰丹漆雕幾之美又曰國家靡敝車不雕幾則篆者雕篆之文也夏篆者篆其章而五采畫之也夏縵五采畫之而不篆墨車墨漆之而不畫棧車素之而不漆考工記曰飾車欲侈棧車欲弇以尊者侈而伸卑者弇而屈故也春秋傳曰晉絳人謂山崩川竭君降服乘縵則縵車無文非夏縵也 輪人曰欲其眼也 詩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則士車非役車也周禮曰庶人乘役車則乘以共役非特載任器也鄭氏釋詩以棧車爲役車釋周禮以棧車飾以漆役車載任器又以篆爲畫以畫爲畫轂其說誤也役車牛車也棧亦作輚莊子曰丑父寢於輚中是也

大車 大車牛車也鄭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 說文曰大車駕牛也

柏車 鄭氏曰柏車山車

羊車 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

大車



書曰牽車牛輈人曰大車轅直必縊其牛則大車牛車也牛車大則柏車中車羊車小車也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車人所謂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此大車柏車之辨也鄭氏謂羊車若今定張車宮內所用蓋有所受之也大車兩轅也故車人言凡爲轅二其輪崇轍廣六尺鬲長六尺轍廣六尺則與駟車八尺之轍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轍廣也大車轂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輻長四尺五寸渠圍二丈七尺輪崇九尺牙圍尺五寸綆一寸轅二丈七尺柏車轂長三尺圍二尺輻長三尺渠圍一丈八尺輪崇六尺牙圍尺二寸

半寸轅一丈八尺大車輪高輈長柏車輪庳轂短輪
高輈長而轂短小輪庳轂短而轂長大者以其行山
澤不同故也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則八尺
矣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則七尺矣柏車二柯則
六尺矣柏車轂短而轂輻牙長羊車轂長而轂輻牙
小者以其行山與宮中不同故也輪人之牙車人謂
之渠 輿人之較車人謂之牝服
輿人之衡車人謂之鬲輿人之爲車起度於
輿廣車人之爲車起度於柯長輿人之車以六箱廣而
不方 車人之車箱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
知矣詩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先儒以大車爲牛車
小車爲羊車羊車轄耑曰軏牛車轅耑曰輗
或然也詩曰役車其休周禮曰士乘棧車庶人乘役
車先儒以役車爲牛車是也以棧之車爲役車非也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七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八

戎路
廣車
闕車
苹車
輕車
臨車
衝車

戎路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
萃戎路即革路也晉欒鍼曰吾有一位於戎路
晉侯獻楚俘王賜以戎路之服乾時之戰魯莊公
喪戎路漢淮之軍楚鬭丹獲戎車皆其君之所
乘者也然周之鉤車曰元戎秦之兵車曰小戎則自
天子而下皆戎車也特不謂之戎路爾車僕凡師共
革車會同亦如之戎僕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
會亦如之會同巡守王雖不乘戎車猶共以倅不失
備也

廣車

車僕掌廣車之萃春秋之時齊伐衛有先驅申驅
廣啓胠大殿鄭人賂晉侯有廣車軘車晉
楚之戰有左右廣郤射大御廣而行皇
乘廣而殿鄭氏曰廣車橫陳之車

闕車

車僕掌闕車之萃鄢之戰鉏子使淵穎帥游闕四十
乘從曹侯爲左拒則游闕者游車補闕也

萃車

車僕掌萃車之萃鄭氏曰萃猶屛也對敵之車也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

輕車 輶車

車僕掌輕車之萃鄭氏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孫武曰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則馳車輕車也詩曰輶車鸞鑣爾雅曰輶輕也鄭氏以對革爲丘僕所設驅逆之車又以王制佐車爲驅逆之車然田車以木成車以革則驅逆之輕車與馳敵致師之輕車異也

臨車

衝車

詩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毛氏曰臨車衝車也蓋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故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卿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薺皆言衝車之大也衝或作𨍏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脩其櫓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楚子登解楊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八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車戰之法

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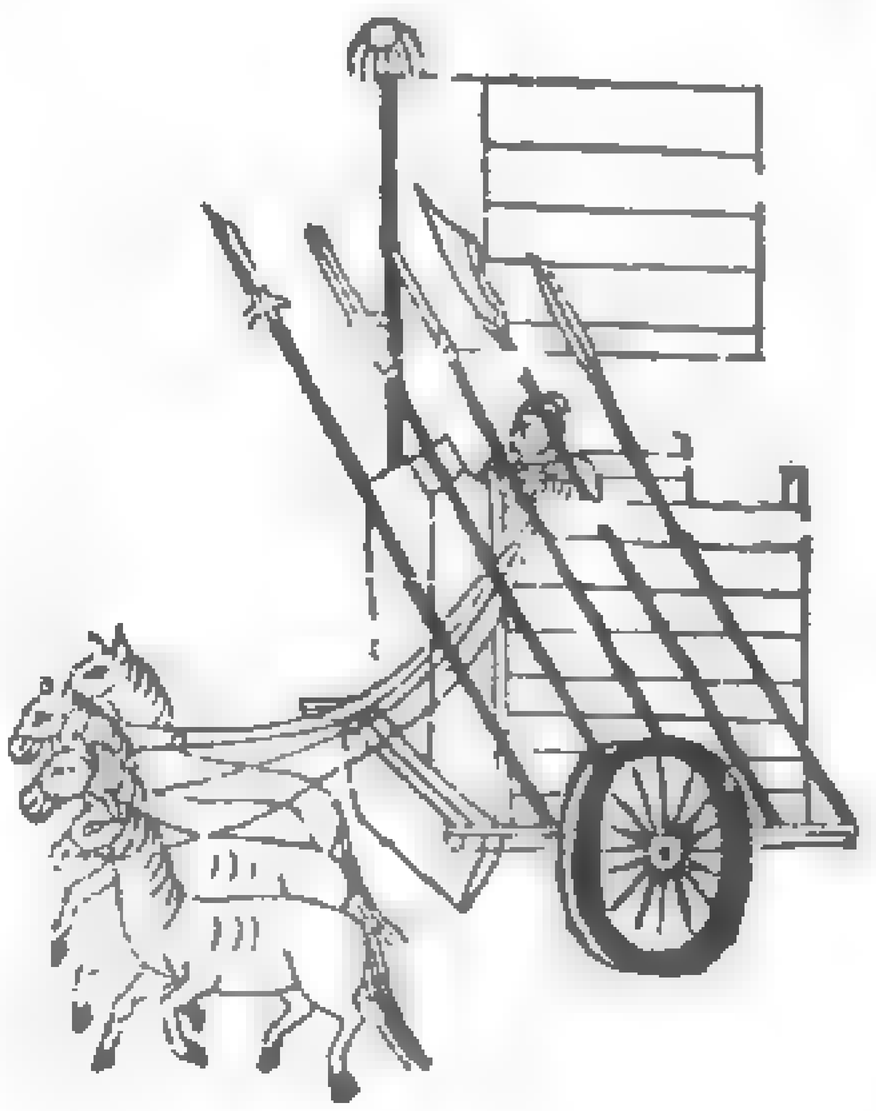
輦

安車

馹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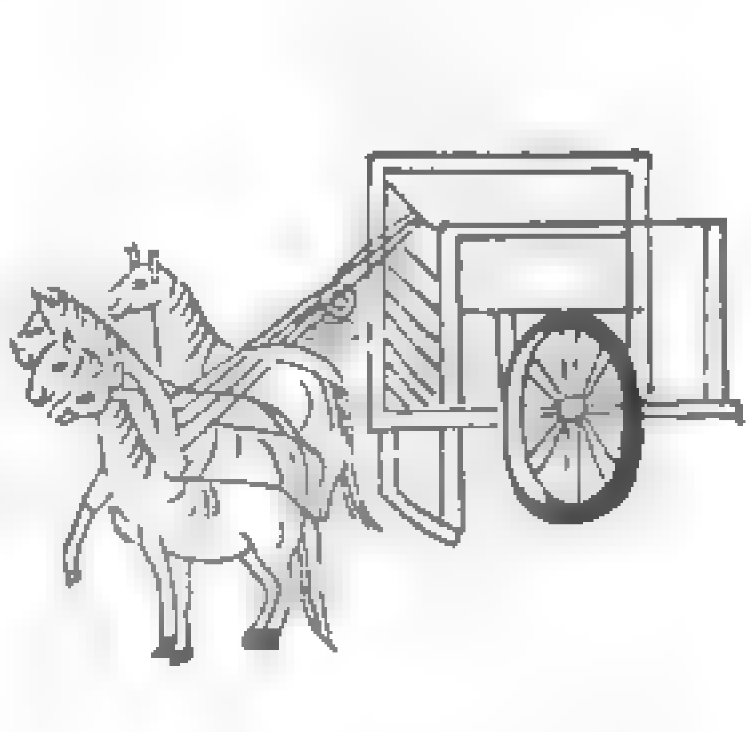
奇車

車戰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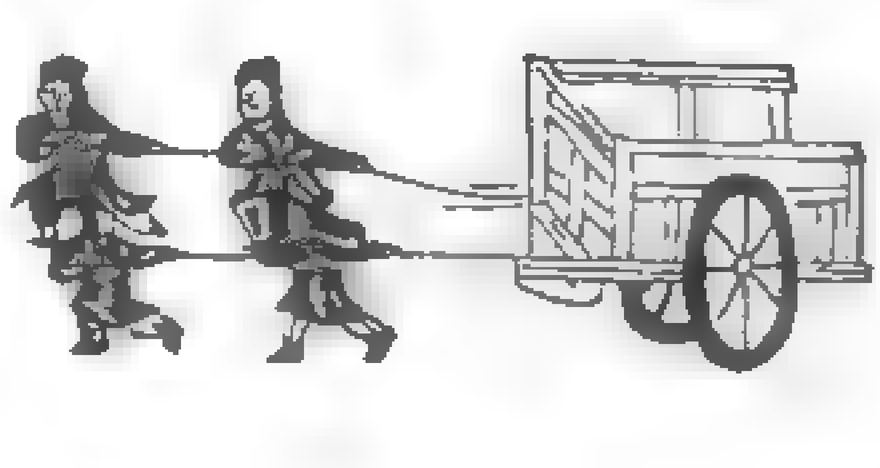
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
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
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
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
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鄢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
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
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
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
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
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
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
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
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
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
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孔子曰吾執
御乎執射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
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
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
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
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輂



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氏
曰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所以爲營衛說
文曰輦大車駕馬也其轅直

輦



荀卿曰輦輿就馬則輦在人駕在馬也說文曰輦輓車也從車從扶在前引之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二十人而輦商曰胡奴十八人而輦周曰輜輦十五人而輦一斧一斤一鑿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孔穎達曰輦謂之輜亦謂之重故晉楚之戰楚重至於邲則重輜重也說文曰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蓋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所載者重車所挽以人謂之輦其實一也詩曰我車我輦左傳曰秦堇父輦重如役(襄十年左)皆輜輦也兵法曰無輜重則亡官渡之戰魏武用許攸之計爇袁紹之輜重而敗之則輜重尤在所慎也故輦以人巾車王后有輦此從容於宮中者也

安車

安車坐乘老者與婦人所乘者也巾車王后有安車彫一鷖總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乘安車書曰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度蔚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然王后之安車四馬馬駕一馬而坐乘漢禮然也漢之詔李郃皆以安車後漢輿服志有五安五立而安車輪皆朱班重牙二轂兩轄

馹車

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爾雅曰馹遽傳也春秋之時楚子乘馹伐庸(文十六年)晉人以傳召伯宗(成五年)鄭商人弦高使遽告於鄭(僖三十三年)皆傳車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

奇車

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鄭氏曰奇車獵衣之屬漢之時趙右以軺獵車迎曹務在帝禁臣下乘衣車則軺獵不衣而曲與衣車衣之如幨裳而長然奇衣不特此也鄭氏舉其類而已禮曰服不中度不粥於市況國君之所乘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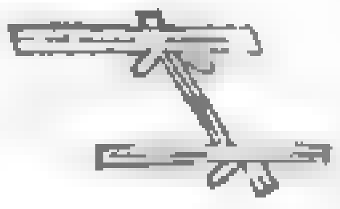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九終

軫 轐 轂
軹 輻 牙

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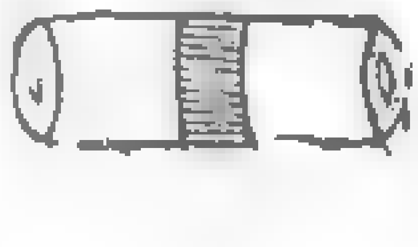
軫一曰收一曰車枕輿後橫木也軫圍尺一寸軫之[illegible]其六寸與轐共七寸其長六尺輿人謂輿為車輪人以軫名輿則輿可謂之車亦可謂之軫故鄭氏謂軫輿後橫木又謂軫輿也輈人以軫方對蓋圜則方軫方輿也秦詩以俴收為淺軫則淺軫淺輿也孔穎達謂車前後橫木皆曰軫自後軫至前軫淺於乘車故曰俴然考之於禮車前有軓有陰而已不聞其有軫也說文亦曰軫車輿後橫木

轐



轐輿下衔軸者也一曰伏兔一曰車屐賈公彥曰軸上有伏兔伏兔尾後上栽車軫軫始有輿則軸去地三尺三寸與伏兔及軫七寸總四尺也伏兔尾載衝輈踵亦承軫則軫之所乘者三木也伏兔之下則有革說文謂轐輹是也伏兔之前則輈有深輈人所謂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軏七寸是也

轂 有賢有軹有藪有菑有壺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曰轂也者以為利轉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揮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則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其穿大者謂之賢小者謂之軹其當輻菑者謂之藪藪亦謂之壺中賢轂內軹轂外皆金為之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鄭氏謂去一當為去二去三則金厚一寸大穿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徑三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理或然也轂之飾施膠筋漆而采以約之謂之篆詩所謂約軝是也革以幔之謂之幬所謂幬必負幹是也

軹 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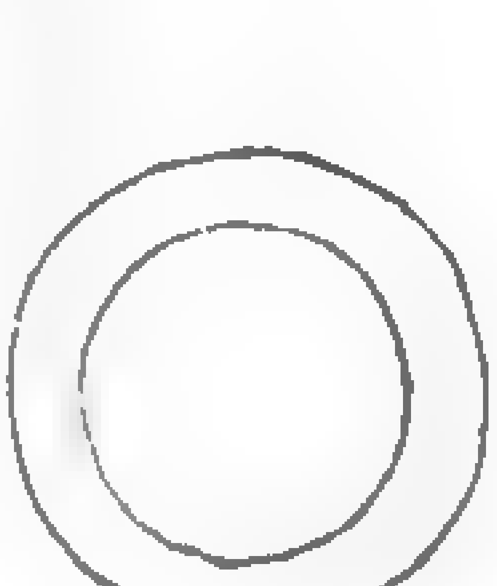
轂之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則軹轂末也亦謂之轊轊
或作䡇衛又謂之軏少儀曰祭左右軌范鄭氏謂軌
軹同謂轊頭與人三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三分軹
圍去一以為轛圍則軹又轛之衡植者也與轂末之
軹不同

輻

輪崇六尺有六寸轂徑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二牙圍尺一寸則輻
長二尺有奇矣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而輻廣如之
則輻間九寸有奇矣記曰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
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眡其綆　欲其蚤之正也
鑿也蚤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輻量其鑿
深以為輻廣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人鄭氏曰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
三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

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則輻之入牙者謂之爪
近牙謂之骹入轂謂之菑近菑謂之股菑亦謂之弱
則股菑弘而骹爪殺矣骹爪殺故望之則掣爾而纖
用之則雖有深泥而弗之溓弘殺稱故謂之肉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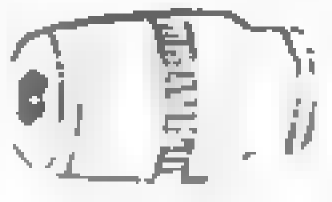
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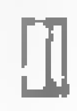


考工記曰凡揉牙則牙揉木為之矣六分其輪崇以
其一為之牙圍則牙圍尺一寸矣三分其牙圍而漆
其二則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
之二矣記又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綆三分寸之
二鄭氏謂綆謂之餅輪箄也蓋鑿牙而拉孔向
外使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外箄輻殺外箄則牙不拉
矣牙亦謂之罔亦謂之渠亦謂之輮行澤者反輮行
山者仄輮反輮則木心在外而泥不溓仄輮則表裏
相依而沙石不能以破碎

[illegible]書卷第一百四十終

轄 軝 軸 輪 輞 蓋 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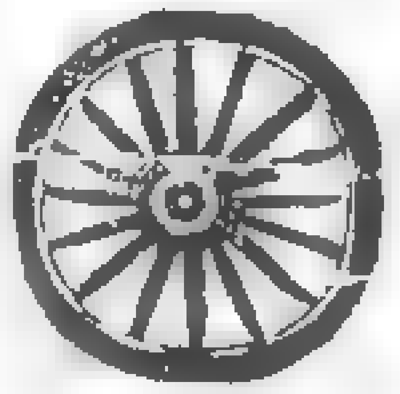




轄或作輨說文曰轂耑沓也轄或作舝說文曰車鍵兼轄以固轂轄以制軸二者皆金為之考工記曰弓長六尺謂之庇軹鄭氏謂六尺之弓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

輈人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illegible]則中[illegible]節則微堅刃則久滑緻則利其圍一尺[illegible]五寸[illegible]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是也

[illegible]尺有四寸則軫輢廣八尺則軸之長可知矣易曰[illegible]說文曰輹軸縛也



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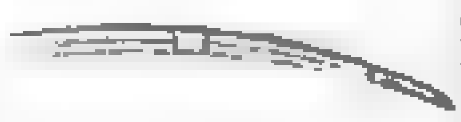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故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蓋輪之制視馬以為之高下視地以為之厚薄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故二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故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必削其踐也故杼之然後塗不附行山者必等其上下故侔之然後鑿不摲不特此也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其行也有輔傳所謂輔車

枘依是也[illegible]其上也有輒
說文所謂揑是也轂以火則陰陽齊牙以火則內材
旁善輻輪以水則平沉均轂以黍則齊深同可規可
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則車所任者在輪
而巳觀輪扁之斲輪徐而弗甘疾而弗苦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扁不能以語其子其子不能得之於扁則
輪之難其工可知矣萬之以眡其匡鄭氏謂等為萬
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賈公彥謂今車近
萬蔞於輪之旁置之輪上輪轉一匝不高不下則知
其不匡然記言眡其匡非眡其不匡也與人圜者中
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則輪之可規可萬
可水可縣亦若是爾萬故書作矩

蓋 有部達常桯弓表杠

蓋柄之材三而部厚一寸達常長二尺桯圍長八尺
達常上貫部而下入桯總一丈矣人長八尺而弓有
宇曲之減亦八尺此所以立乘而不蔽目也桯圍倍
達常部圍三桯徑六寸而鑿深二寸有半則對洪五
寸而不傷達常矣部厚一寸鑿廣四枚[illegible]鑿上二
枚鑿下四枚則鑿下用力為多而可以固弓矣鑿上
二枚鑿下枚其外也上下俱四枚其內也故下[illegible]
枚其內趨則漸肖矣故[illegible]一枚如此則鑿之勾者
內挾下正上低而弓[illegible]可得而仰也弓長六尺二尺
近部短而平四尺趨宇長而橈此所謂三分弓隆而
橈其一也近部者謂之股其圍一寸六分趨宇者謂
之爪其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此所謂三分其股圍
去一以為爪圍也蓋弓二十有八所以象星也部杠
所以象斗也[illegible]有紘以維之弓紘
掌騎擊曘而不隊[illegible]下也巾車及葬執蓋從車持
旌道右王下以蓋從春秋傳言右敬射奚子汰輈而
貫笠轂[illegible]杜預曰兵車無蓋[illegible]依轂
而立然則兵車固無蓋[illegible]無蓋禮
所謂[illegible]其蓋車[illegible]道[illegible]載朝
服安車[illegible]乘車道
車無蓋也[illegible]
或作潦車則[illegible]其用言[illegible]賓
一也葬車[illegible]可以當木路也賈公彥[illegible]
車於天子當木路誤矣昔齊侯賜[illegible]
宣帝賜黃霸車蓋特高一丈後漢列侯[illegible]
則春秋之時固有曲蓋漢之時不特鳥蓋而已

弓



弓謂之轄轑亦謂之轄轑廣謂之䡛轑末亦謂之帆
轂下謂之軹輢下亦謂之軹此異物而同名也輿可
謂之車亦可謂之輿轂之常可謂之部輪之裁木可謂
之輪蓋此因物而通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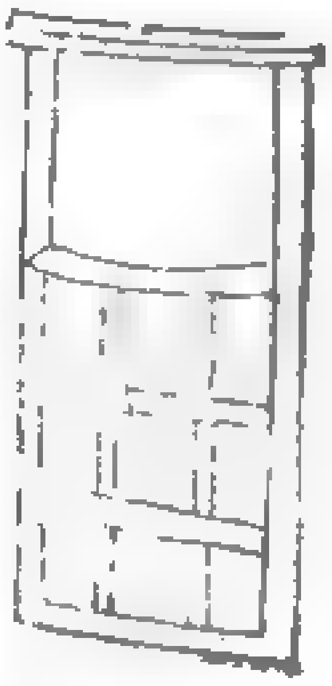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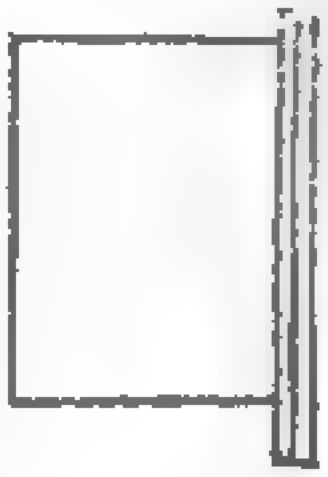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輹　輿　轛　軾　軓　任正

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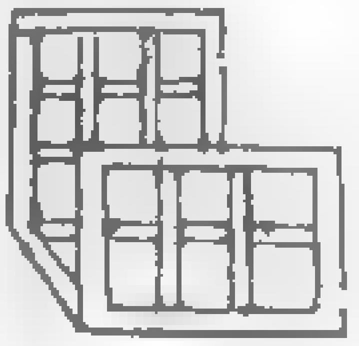
易曰壯于大輿之輹又曰輿說輹左氏曰車說其輹
說文曰輹軸縛也或者以為伏兔然兔謂之轐非輹
也易於輿說輹言中無尤左傳於車說輹言不利行
師然說輻不能行也說輹不行而已非不能行也左
氏斷章取義猶禮記以不耕穫不菑畬為凶荀卿以
括囊無咎無譽為腐儒





說文曰輅車軨前横木轛横軨也轜音轜車篰方作𩊚也
軨車轖横木也軨或作䡼禮記曰君車已駕僕展軨
或曰軨車欄也或曰軨轄頭轊也然僕之展軨非特
轄耳鄭司農鄭康成皆以轛爲覆苓則二鄭亦以苓
爲欄也

軨轛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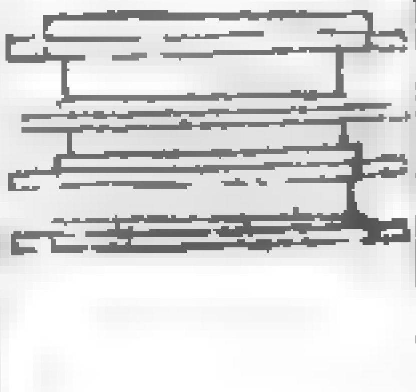
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者故詩以權輿爲始輿
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
一以爲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
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爲之
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軨圍尺一寸式圍七
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
七分寸之七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其數廣
狹大小崇庳皆起於輿廣此輿人所以以輿名車而
兼數材也車制輿在下轐在兩相式在前軨在後較
則輢上出式者也上曲銅軹則衡植於輢者也轛則
衡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爲之所謂揉其式是也較有
重之者所謂猗重較兮是也
後世亦謂之平鬲轜後世亦言之
輒說文輒車兩轜也兵車之行五兵皆建於轜蓋以
鐵圜範邪置於轜之上下乃植而建之則出乞刃入

一後刃此所謂旣建而迆迆邪倚也

軓

大馭軷祭軓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
之古書作軋則軓范一也鄭康成曰軓法也謂輿下
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軓式前
也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而其面出於式前矣杜
子春亦曰軓謂車軾前

任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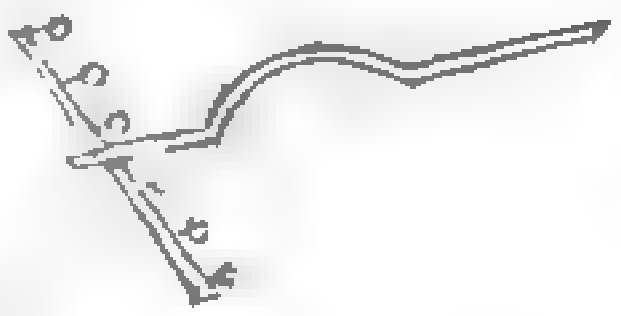
輈人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
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則任正者輿下三面材也
衡任者兩軛閒之材也其長丈四尺十分其輈之長
以其一爲任正之圍則任正之圍八尺四寸五分寸
之二矣五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衡任之圍則衡任
之圍一尺五分寸之一矣

輈　陰版

衡

前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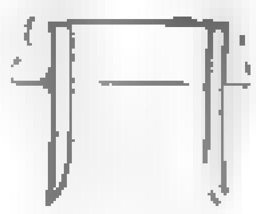
輈



輈車轅也詩曰梁輈則梁衡也輈持衡者也輈從軌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輈縱而衡横縱者若梁横者若梁此所以謂之梁輈也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鄭氏謂國馬種戎齊道也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輈之成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軹與軫轐之殺也亦寸半則兵車乘車軫轐四尺加以四尺七寸之輈爲八尺七寸矣田車軫轐三尺七寸加以四尺之輈爲七尺七寸矣駑馬之車軫轐三尺四寸加以三尺三寸之輈爲六尺七寸矣三等之馬各下其輈一寸則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輈之崇其四尺四寸前爲頸後爲踵頸以……以……

一以當兔當兔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圍大於承軫……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當兔之圍則圍尺四寸……以三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則圍九寸有奇……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則圍七寸有奇矣……大其兔以稱任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當軫然後固也記曰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灂謂之國輈蓋輈有膠筋之被而其漆不止於軌然後用力均亦足以爲觀矣也觀秦小戎之輈五束之以革而其束歷録然後……之輈飾可知

陰



詩曰陰靷鋈續毛氏曰陰揜軌也劉熙釋名曰陰蔭也横側車前所以蔭……也靷以皮爲之繫於陰板所以引車也左傳稱郵無卹曰兩靷將絶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絶……靷上於兩則驂馬引之而已鋈續鄭氏曰白金飾續靷之環是也

衡任

輪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輈人爲輈五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衡任之圍衡任兩之間則衡

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其長與輪崇同與等衡圍與軸圍等矣詩曰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則服馬兩在前驂馬兩亞之在前者頸當衡亞之者不與焉春秋傳曰如驂之有靳者兩服也說文謂轅耑持衡曰軏軶下曲曰軥軶軥曰軥曰韗左傳掛其公差遺衍獻公射兩軥而還軏在轅耑軶上軥軥轄在衡下而軶與軥渾一物也衡上有釆以為飾詩曰錯衡是也軶上有鑾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轙是也說文轙亦作钀

前疾

行人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衡前疾之位在軹之前衡之後鄭氏謂䡊前下胡垂柱地者是也觀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則軾前曲中乃前疾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三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軌轍　軒　茵竇　乘石　綏

軌轍

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塗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轊亦曰軌左右軹小曰軹猶之兩轊曰軹而輢下木亦曰軹也考工記曰廰門容二轍三个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𨋼車迹也則轍亦曰𨋼音蹤

軒

左傳曰齊侯欲諸大夫之軒定九年又曰齊侯得敝無存與之犀軒定九年又曰衛公鶴有乘軒又曰乘軒者三百人又許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乘軒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則軒大夫以上之車也許慎曰軒曲輈藩車也蓋輈有三制國馬之輈為深輈[illegible]則軒故謂之軒軒必有藩故魚軒犀軒皆變為之藩也詩曰如輊如軒考工記曰既節軒摯之任漢書曰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則車又以前高為軒後至地為輊

茵竇

小戎詩曰文茵暢轂毛氏曰文茵虎皮也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然則戎車有文茵則乘車有茵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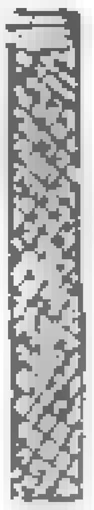
若大路則越席而已矣 是貴而已化記下

尚左傳曹劌曰大路越 謝文曰大車者

乘石

隷僕王行則洗乘石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則乘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鄭氏謂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及降於阼階之前則乘者固設於兩階矣禮記曰下卿位賈公彥以為凡王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見卿位而降車若迎賓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及降於阼階之前或者下卿位為諸侯禮樂師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謂王子禮然漢去古不遠丞相逢見御史尾趨其與御史訓天子見御而後下非過其位則然也果過其位則然豈復至於此道哉為之於礼乃與始嫁者乘以几其餘所乘無所經見

綏



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僕已駕擁衣由右上取貳綏乘路馬必朝服不敢授綏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執於之或以車僕皆負良綏中之而也以散綏升說

正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質者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必正立執綏其所登也正立執綏及改散然後升而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昔范獻子撫飾請從備隊之意也夫礼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六藝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馭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為之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礼曰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為師之僕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四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帷裳

茀

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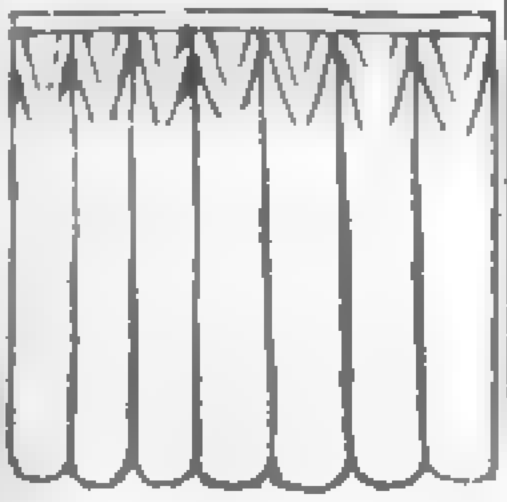
扃

車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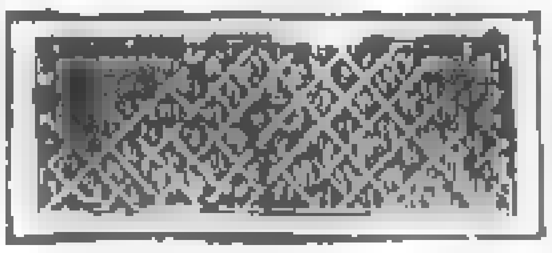
輔

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方〻旁垂而下謂之襜故士昏禮婦車有談雜記曰輤有談〻緣成謂談邊中〻緣也然容談幃皆帷裳之異名也古者婦人車飾以此後世男子之車亦有之非禮也故鄭賀裳帷君子取焉

帷裳



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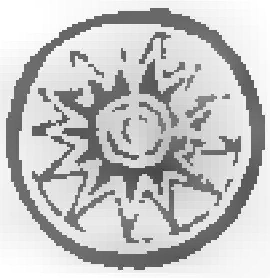
樔

茀車蔽也詩曰簟茀朱鞹簟茀魚服翟茀以朝翟維也簟方文席也衛夫人之車以翟茀朝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爾雅曰輿革前謂之䡅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䡅以革輓軾者也茀以革輓後戶者也禦則以革衣軾所以禦前蔽則以革衣後戶所以蔽後䡅與茀皆革為之詩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茀是也王之喪車始喪木車蒲蔽卒哭素車棼蔽既練藻車藻蔽大祥駹車雚蔽禫漆車藩蔽鄭氏謂蔽車旁禦風塵者蒲蔽漆席為之然則禫車之蔽猶且漆之則吉車之蔽其飾又可知矣車之前後兩旁莫不有蔽爾雅言其前後鄭氏言其兩旁各舉其略故也漢詔二千石朱兩轓六百石朱左轓則轓者蔽也

扃

邲之戰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西京賦曰旗不脫扃杜預曰扃兵闌也孔穎達曰扃橫木也蓋橫木車前以約所載之兵器則扃可脫之材矣觀戶扃謂之扃鼎扃亦謂之扃則車扃亦然

輔



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左傳曰輔車相依孔穎達曰輔者可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助車也

禹乘四載

輴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力追反河渠書曰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去遙反溝洫志曰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九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徐廣曰橋一作輂輂直轅車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應劭曰梮或作欙人所引也如淳曰梮以鐵如錐施之履下以行山然周禮大僕說文曰輂大車駕馬則非山衍也書曰予乘四載則所乘非所服者也考之於禮殺柩以輴軸大夫以上載柩以輴之儒謂輴狀如長牀前後著金而關軸為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輴又曰輴之形狀庳下而寬廣然則泥行乘輴蓋亦長牀然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五終

乘車之位
將車之位
卒車之位
虎幦
羔幦

乘車

右	中	左
車右	御	君位

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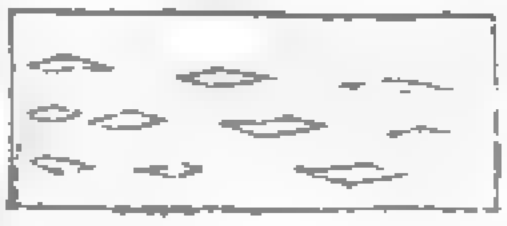
右	中	左
戎右	將	御

卒車

右	中	左
持矛	御	持弓

佐車曠左所以虛君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乘車者必愼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揵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也凡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御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為右郤克傷於矢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左矣然此特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戎左不攻于左戎右不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位中可知也左傳稱晉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言左右下則御位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其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為簡子右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駟乘矣春秋之時衛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虎幦



羔幦

幦 爽詩曰鞹鞃淺幭 鄭氏曰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 玉藻曰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少儀曰仆者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幦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犬幦疏飾素車犬幦素飾[illegible]駹車然幦髹飾漆車豻幦雀飾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illegible]

天彌許所以爲威也春秋傳曰齊侯衛侯會于[illegible]井以

幦爲席許愼曰幦髹巾也

幦者幦也王之吉幦於經無見而喪之木車素車犬㡘蒲蔽車鹿淺幦䟼其淺㡘漆車豻㡘諸侯覲王之車虎淺幦而齊車其淺虎犆大夫齊車朝車鹿幦豹犆士齊車亦鹿幦豹犆而喪車白狗幦大夫士去國素幦然王之五幦皆有飾則諸侯也虎犆大夫士之豹犆蓋其飾也幦若幦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爲威小矣齊以朝其爲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幦齊則羔幦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幦豹飾者爲於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爲貴故㡘用犬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㡘用鹿淺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六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馬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馬

縣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illegible]及其六畜車輦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六畜田野[illegible]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illegible]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illegible]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illegible]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illegible]齊右王乘則持馬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王式則下前馬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illegible]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illegible]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illegible]

也有東至歙口……
……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

簡其六節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

受財于校人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

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庾人掌十有二閑

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

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

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

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圉人掌養馬芻牧

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小行人圭以馬玉人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宗祝以

前馬曲禮……者右牽之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

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

……必以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

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說驂於舊

館無乃已重乎……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月令……

能季春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舉

書其數夏……中央駕黃騮……白駱季秋班馬政

命……及……咸……冬駕鐵驪……年不順成天子不得

造車馬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

黃馬蕃鬣少儀頭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

廟門馬則執靮皆右之樂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周易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震其於馬也為

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詩漢廣言秣其馬言秣其

駒干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素絲組之良

馬五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碩人四牡有驕朱幩鑣

鑣翟茀以朝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乘

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乘乘鴇兩服齊首兩

驂如手駟驖孔阜六轡在手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俴駟孔群株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

駒朝食于株東山皇駁其馬四牡騑騑周

道倭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駕彼四駱載驟駸

駸皇皇者華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我馬維騏六轡如絲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駕彼四

牡四牡騤騤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六月戎車既飭四牡

騤騤載是常服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脩廣其大

有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

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駕彼四牡四牡

奕奕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吉日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皎皎白駒

食我場藿……者華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

轡沃若采菽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角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崧高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三造申伯路車乘馬韓奕曰四牡奕奕駉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馬斯才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思無斁思馬斯作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馬斯徂有駜有駜彼乘黃駜彼乘牡駜彼乘駽爾雅曰騊駼野馬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騉蹄趼善陞甗小領盜驪絕有力駥騋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騚前右足白啓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驓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顙白顛白達素縣面白惟騅四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在背閱廣逆毛居馯駹北騝牡玄駒褭驂牡曰騭牝曰騇驪白駁黃白騜騮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騝青驪驎騶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駂[redacted]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廐廐廐廐廐廐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家四閑

廐廐廐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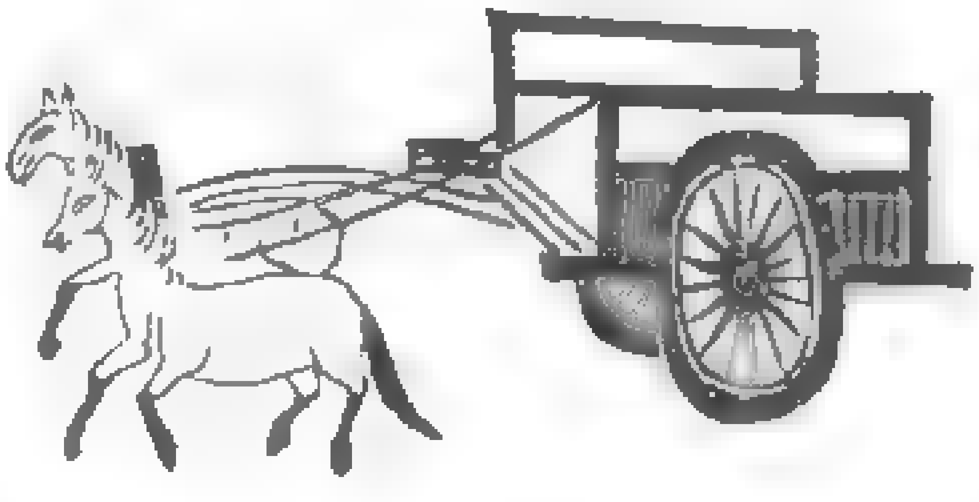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先王之時因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以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又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皁爲繫三十六匹六繫爲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兼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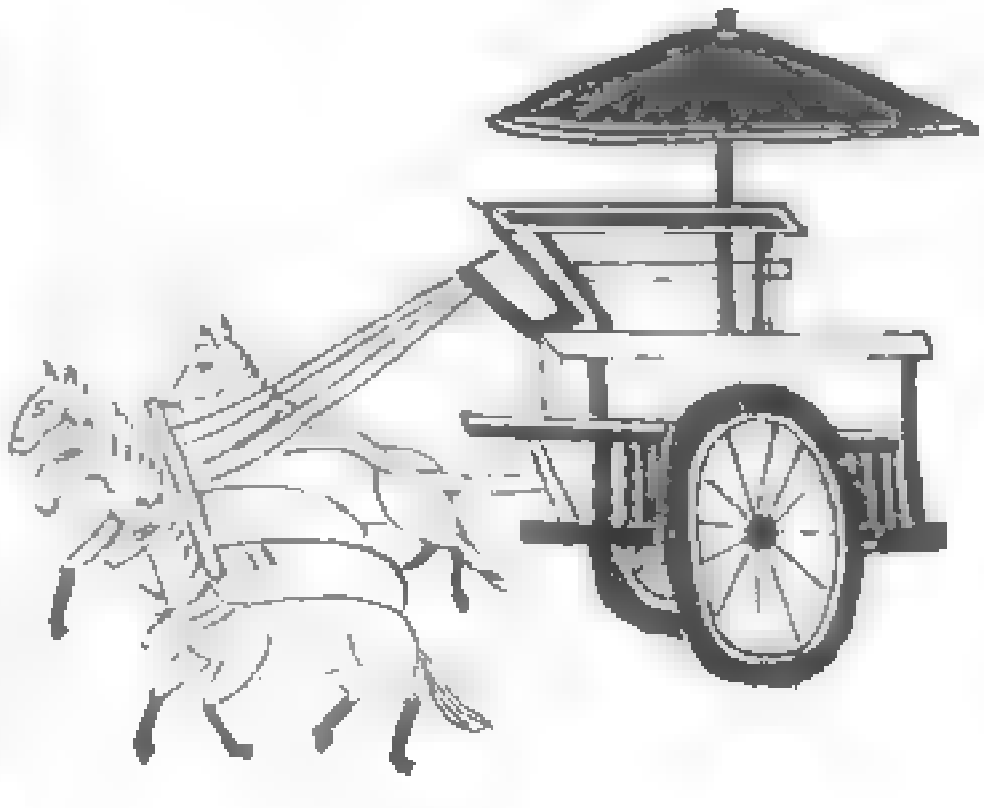
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騶屬焉諸侯六閑秋後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遠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爲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爲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旣三之無僕夫以駑馬不駕玉路單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牧衛閑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四馬車

二馬車



四馬車



一馬騎二馬駢說文駢駕二馬三馬驂四馬駟古者軍容則有騎北史曰蘭有車騎春秋傳曰齊慶封好田並以騎爲凡史曰趙靈王胡服騎射國容則車而已大夫以上駕駟士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士乘衷甸兩牡哀十年左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哀二十七年魯君以乘車二馬遣孔子家語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爲甸衷則四牡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衷甸二牡爲卿車誤也詩四牡言使臣之事曰四牡騑騑駕彼四駱采芑言方叔之事曰乘其四騏四騏翼翼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言宣王之事曰四牡龐龐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也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秉馬一師四圉詩言諸侯獻馬于王皆布乘黃朱則天子亦駕四也特夏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荀

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子曰二十四蹄無遺迹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于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漢帝駕六比象漢制耳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張衡東京賦曰天子駕雕軫六駿駮又曰六玄虬之奕奕商周損之以四而後世又復以六觀商頌言八鸞鶬鶬則商亦駕四明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驂謂之驂周又益以騑謂之駟蓋傳聞之誤也昔晏子解左驂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驂以𢇍館人陽處父釋左驂以贈孟明光武釋左驂以賜賈復言左則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干旄之詩曰良馬五之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

乘駒毛氏以爲大夫乘車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六尺以下爲駒觀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言侯所畜則言騋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騋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亦崇輪庳則馬庳是乘兵車則駕騋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止於馬諸侯所畜上止於騋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入有觼軜以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終

喪禮

喪期

衣冠升數

斬衰制

齊衰制

喪服祥禫月日

喪期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精麤之制於經無見然則有喪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爲冠絰衰裳帶屨以飾之於是有斬衰功緦袒免之等三年期九月七月三月之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蓋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則凡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年之喪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而孔子非之則至親不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問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三年爲加隆如此則是期爲喪之盡而三年爲禮之加也與孔子之說異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色其服又可知也

衣服升數

斬衰 正服三升 義服三升半 冠六升 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服 降服四升 正服五升 義服六升 冠七升 受衰七升 冠八升

大功 降服十升 正服八升 義服九升 冠十升 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小功 降服十升 正服十一升 義服十二升

緦麻 十五升抽其半 小功緦麻冠同升無受

諸說

斬衰 正服三升 義服衰三升半 冠六升 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衰 降服衰四升 冠七升 受衰七升 冠八升（父卒爲母三年服） 正服衰五升 冠八升 受衰八升 冠九升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受衰九升 冠十升

大功 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正服衰八升 冠十一升 受衰十一升 冠十二升 義服衰九升 冠十二升 受衰十二升 冠十三升

小功 降服十升 冠升同 無受 正服十一升 冠升同 無受 義服十二升 冠升同 無受

緦麻

十五升抽其半 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服而縷同其布曰有事其縷無事其

同冠升同　無受

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

為升或言八十縷為宗布倉者升數少細者升數多鄭氏段升為登 然也人夫之上衰字誤耳以詔謂爲大受其以月替用字

閒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三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服也十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緦麻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爲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以其衰爲冠而衰冠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爲冠小功用大功之冠爲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斬衰備舉義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齊衰正服而下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冠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銖銖而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爲不同耶至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戾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少卑者常多故王之大裘衰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吊服三衰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緦之冠與衰同等此禮之差也

斬衰制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經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則斬者其痛甚剡其哀殺也 齊衰不杖章傳曰父母大夫之子爲長子不斬 齊而杖亦不斬者以其斬三年而共言之也

喪禮齊衰而下各有降正義之三服斬衰則正義二服而已齊衰月數不斬衰則一於三年而已斬衰皆絞帶菅屨特公卿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以其厭於天子諸侯故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雜記曰端衰喪車無等則父母之服貴賤一也然雜記又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不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之爲大

夫若之喪服如上服春秋之時晏桓子卒晏
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
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鄭氏曰此平仲
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
縷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
正微細焉則屬於麤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
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縗而四升為兄弟六升
縗而五升乎大功已下大夫士服同此蓋周衰禮變
而齊之服於是有業從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由
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
末世其可以末世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
為非先王之禮何……春秋之所攻也

齊衰制

疏者麤也斬衰同麤疏不曰疏者斬不足以言之也
齊衰言疏大功小功言功緦麻言緦
則人功所著而緦又加密矣疏後亦謂之疏者此猶
周禮所謂疏材之疏異於斬衰之疏也父在為母期
父卒為母三年皆疏衰齊則父卒猶以餘尊所厭得
伸三年而不得伸斬也若父喪未除而母卒不得餘
尊在焉猶服期而不得三年也內則曰女子二十而
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
三而嫁非止一喪也何則二十而服父喪未闋而服
母三年則是二十四而嫁矣服父而已再期而大祥
則是二十二而嫁矣以知是其父喪未闋猶為母期
也子雖為母期猶心喪三年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
達子之志則子之心喪可知矣晉叔向曰王者三年
之喪二謂太子與穆后也王為后期而云三年喪者
達子之志也先儒謂父在為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
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
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間
傳亦曰為母既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是
也

喪服祥禫月日

期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
也聘禮士中日則二雙學記中年考校小記中一以
上而祔玉藻士中武皆以中為間則士虞間傳所謂
中月者其為間月可知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
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據以為說蓋得之矣王
肅之徒以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祥而
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之日鼓素琴夫子既祥三日而
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
則善於是謂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
樂是不知所謂是月樂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
也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故謂是月
禫云者乃祥月耳果禫在祥月豈曰月中而禮不可
謂之中月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然則所謂從月樂
者以備縣也若彈琴笙歌間作而不縣既祥為之
可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
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
羊譏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
與鄭氏之說合矣然則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間傳云大祥居復寢間何也孔穎達曰大祥去
堊室復殯宮之寢則禪而復寢者復平居之寢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八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喪禮

括髮

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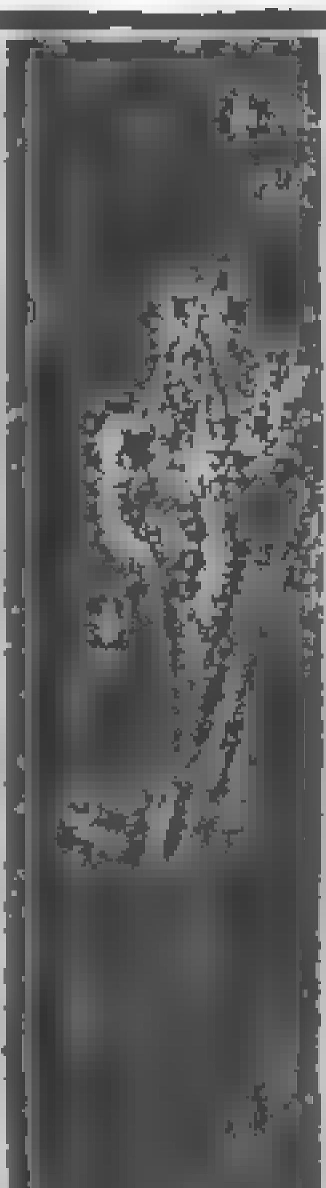
髽

笄

竹杖

削杖

括髮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衰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髺髮袒婦人髽于室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則小斂投冠脫髦髺髮而袒矣蓋人子之[illegible]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髺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illegible]子游嗤之則投冠髺髮宜在未舉出[illegible]問曰女改服者[illegible]以當冠[illegible]服[illegible]

異不可以考喪服也

笄纚將斬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

衰者骨笄而纚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笄纚

纚將小斂則去笄纚著素冠視斂其説無據喪服小

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

斂奉尸侇于堂主人拜賓之時爲母括髮以麻與父同

也尸出堂設降自西階即位後位之時爲母不括髮

而免以布與父異也[illegible]

奔喪禮至家升階殯東西面坐哭括髮袒降堂東

即位襲絰絞帶反位皆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三

哭亦括髮袒成踊[illegible]奔母之喪西面哭括

髮袒降堂東即位襲免於又哭不括髮奔喪不及殯

先之墓括髮遂冠歸入門哭括髮袒於又哭三哭皆

括髮袒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

其義皆與小記同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絰

雜記曰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

士素委貌皆加環絰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

衰男子免皆斂殯之時耳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

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

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免

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又曰免者以何爲也不冠

者之所服也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喪服小記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

而婦人髽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

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illegible]以免終事小

記又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illegible]不報虞則雖主

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illegible]除喪已及其葬也反

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illegible]除之遠葬者反

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illegible]不當免時也主

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illegible]親者皆免又曰主

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問

喪曰禿者不免童子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

免而杖矣儀禮曰朋友在他邦則袒免歸則已大傳

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文王世

子曰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

氏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蓋有所傳然也然則免於

括髮爲輕故爲父括髮爲母免於冠飾爲重故緦小

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主人之於君弔必

免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齊衰而下

小斂皆袒免其有當服者必袒免止於袒免者無常

服故施於五世焉禿者不免於衣也童子不免未哥

加以成人之服也

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女子子
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士喪禮
小斂婦人髽于室既夕禮曰丈夫髽散帶垂即位
喪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奔
喪曰婦人奔喪東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又曰婦人
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鄭氏釋喪大記曰去纚大
紒曰髽釋喪服以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
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
繞紒如著幓頭焉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毋從從爾
不至於纚而高也毋扈扈爾不至於卑而大也爾雅
曰卑而大扈則從從爲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人括
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奔喪男子東括髮
婦人東髽又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則婦人之髽
猶男子之括髮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髽以麻矣免而
以布則髽以布矣髽以麻則斬衰也髽以布則齊衰
也小斂齊之髽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髽無笄矣女子
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孔子
言髽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髽有笄矣又儀禮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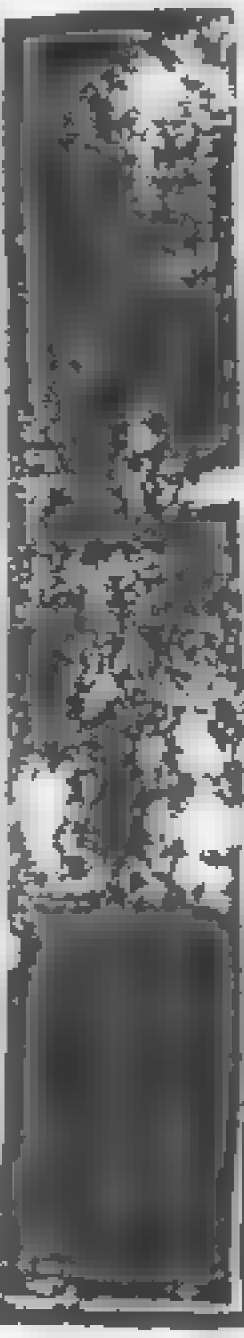
髽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髽衰亦
髽皆終喪矣然則檀弓之髽雖在成服之
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子之袒免
及於五世婦人之髽不及於人者以髽不特對免
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秃者不髽以疾也弔者不髽
以疎也皇氏以麻髽布髽露紒爲三髽然則髽雖麻
與布之不同其爲露紒一也

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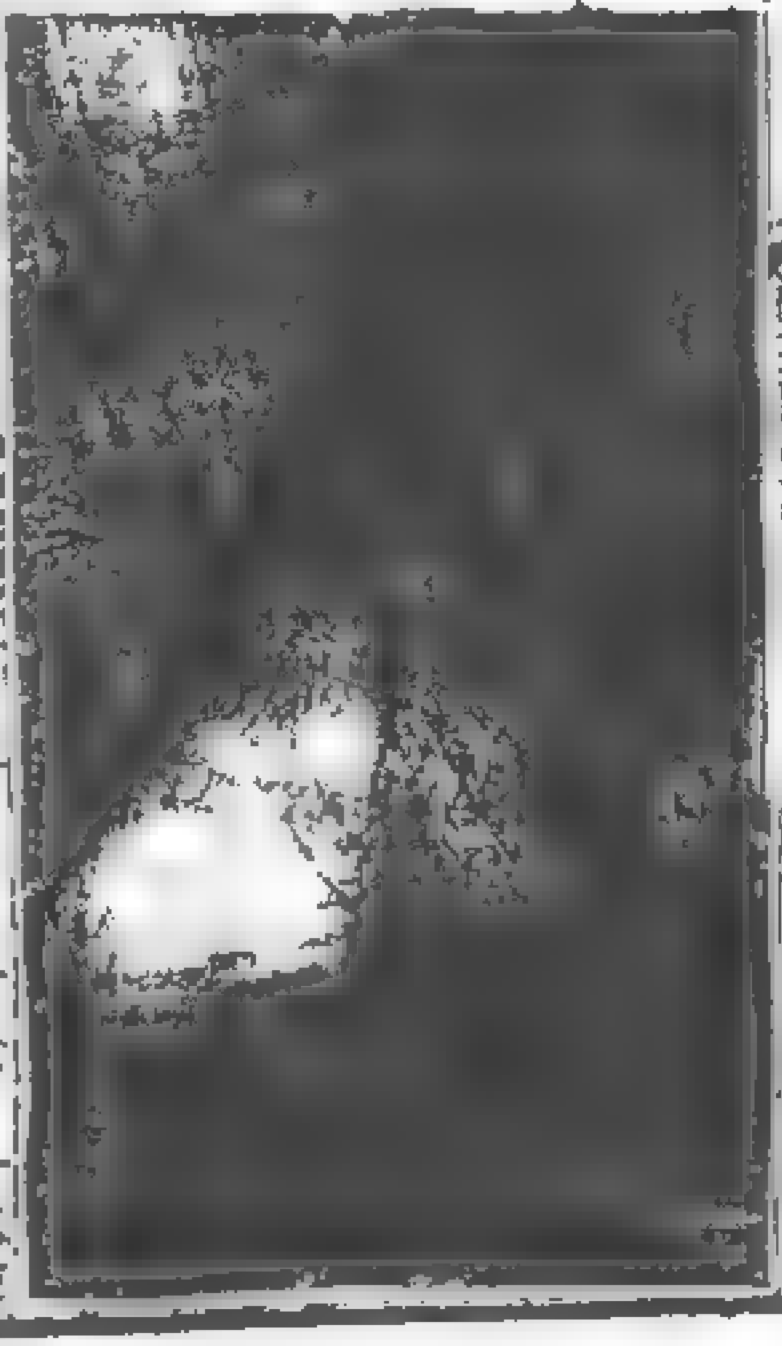
儀禮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箭笄長
尺吉笄尺二寸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
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
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
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
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齊衰惡笄
以終喪男子冠婦人笄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
喪夫子誨之髽曰蓋榛以爲笄然則喪笄有三箭笄也
櫛笄也折首笄也吉則箭櫛笄長尺折首笄長尺二寸
箭笄爲重櫛笄次之折首笄爲輕斬衰以箭齊衰
笄以櫛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則斬衰之笄以箭矣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人爲舅姑惡笄而女子
子在室亦如之則齊衰以櫛矣箭笄悉不足以言之

御笄首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揥以擿髮自
而無文則揥笄用擿無擿則揥可矣故檀弓曰蓋榛
以爲笄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笄首折笄首者折吉笄
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笄有首吉笄折首
吉笄則父而不子折其首[illegible]婦以其不可全
於子故吉笄以其不可全於[illegible]故折其首儀禮曰女
子子在室爲父箭笄三年[illegible]爲齊衰惡笄以終喪
則惡笄不終喪而吉笄折其首以[illegible]子之道人者而
已鄭氏曰笄有首者若今[illegible]摘頭矣觀古無字
則笄之形制可知

竹杖



削杖



記曰斬衰貌若苴[illegible]服有苴絰有牡麻絰
傳曰苴絰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爾雅曰蕡
枲實也孫氏曰蕡麻子也蓋枲之有蕡者其色苴惡
故謂之苴無實者其色及是故謂之牡麻苴絰首帶

不苴絰名之也苴衰苴杖因絰帶名之也杖之制下
本其大如絰其長齊心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爲父竹
杖爲母桐杖蓋竹之爲物堅貞而不變桐之爲物柔
一節而外聚爲父斷爲母齊斬者常伸而三年齊者或
屈以期月此竹杖桐杖所以不同也杖雖主於父母凡
斬衰皆杖爲妻者亦杖爲長子亦杖期服必杖而有
所不杖童子婦人不杖有所必杖[illegible]其授
之有宮[illegible]其授之也有日其執之輯之去之使
人執之也有時其棄之也有所處杖不入室祔杖不
升堂練則祖日殯尸視濯要絰杖而已蓋杖所以輔
病者也喪久而平則杖不用矣[illegible]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終

喪服

絰帶

絞帶

衰辟領負板之制

倚廬

堊室

貴賤廬堊室之辨

含、飯、襲、斂之別

深衣

[illegible]

喪服有二帶絰帶大帶絞帶要帶斬衰絰帶

絞帶以麻爲之下絰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絰帶

之麻有本者有無本者[illegible]小祥者有有本者有

無本者其[illegible]散者[illegible]不散者斬衰苴絰齊衰

大功總衰小功牡麻絰殤而小功澡麻苴者麻之有

蕡者也牡者枲麻也澡者治莩垢者也苴色惡澡色

好牡則不惡不潔而適重之中此所以自齊衰至

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

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

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皆澡麻絰帶小記曰下殤小功澡麻不絕其本屈而

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illegible]

[illegible]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又曰小功之麻不

變大功之葛以有本者爲稅則大功以上有本小功

以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牡下殤之在小功者

澡之下殤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爲絰以其在所

降者不絕其本則於小功爲重以其本非小功也儀

禮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亦澡麻而

小記特言下殤小功指其本宗者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小記曰君吊雖不當免時也主

人必免不散麻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玉藻曰五十

不散送荀子曰與之散麻則凡喪大斂以前既啓之

後皆免而散帶免必散帶而有所不散帶則君吊免

而不散麻是也凡服有受故大功以上成服之後又

絞其帶之垂者殤之服無受故摎垂殤之帶不摎垂

屈而反以報之則下殤互反殺之與長中異乎其有

所斜而合者下殤小功凡此皆麻帶之別也記曰斬

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

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此練

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子爲其妻縓冠葛絰帶

儀禮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削殺也適辟領也外削則縫其殺者外嚮也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扃各[illegible]二寸以其去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闊八寸兩[illegible]之為尺六寸也辟領及闊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而長稱之[illegible]辟領之長蓋與衰[illegible]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

三升

倚廬

間傳[illegible]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illegible]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illegible]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illegible]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楣倚木於墻以為椽覆之以苫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也見父母是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illegible]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為廬是也[illegible]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illegible]一戶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齊其苫亂[illegible]柱楣地之楣以易其戶[illegible]塗不於顯而無事乎飾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即變也廬立於既殯[illegible]毀於既練寢苫枕塊不說帶絰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illegible]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亦廬

堊室

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堊室也親服既練舍外寢鄭[illegible]堊室也又士[illegible]主人揖就次而

堊室[illegible]

大夫謂宮下垔土爲之不塗墍屋下則其屋兩下

[illegible]不塗墍則既祥垔矣[illegible]或曰父

[illegible]喪

[illegible]乎禮[illegible]

[illegible]立廬是[illegible]嫡之於祖

以[illegible]也父[illegible]既廬而祖父喪而母亡宜別立廬以受

弔者[illegible]也居祖父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

[illegible]廬也[illegible]則父爲長子出後之子爲父母出妻長

[illegible]爲出嫁母庶子爲其母所居有辨乎先

[illegible]謂父爲長子不披髮不徒跣爲次於內不歠粥立

[illegible]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爲人後者爲父母

[illegible]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

則[illegible]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

[illegible]父在爲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

然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illegible]

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

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爲殯也則問喪而不倚居不

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貴賤疏親廬堊室之辨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士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斬衰居堊室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床可也鄭氏釋宮正謂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賈公彥曰親謂大功已上疏謂小功緦麻貴謂大夫已上賤謂士也蓋大夫貴矣雖與王疏不居堊室雖賤與王親亦居廬鄭氏又釋雜記曰士居堊室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然邑宰與朝廷之士皆士也而朝廷之士居廬於禮無見不可考也雜記大功居堊室而大喪大功居廬蓋凡喪與大喪異歟

含襚賵賻贈之別

玉貝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蓋卒洗而含將斂而襚賵賻贈在既祖薦馬之後賵在柩至於門之時襚以送之賵以覆之賻以助之贈以贐之則含襚贈所以送死而賵賻所以佐生也士喪禮卒洗貝柱右顚左[illegible]及時則斂者親含如魯桓公卒諸侯[illegible]含是也[illegible]及事則使人執含以往雜記使者[illegible]也襚在及事則士喪禮所謂[illegible]人[illegible]唯[illegible]者入衣尸出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illegible]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是也若不及事雜記所謂襚者執[illegible]服左執領右執要委衣于殯東襚陸授爵弁服[illegible]門內[illegible]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illegible]端將命是也且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而曰君無襚者受之不以即陳也斂者曰襚而君於臣有襚之者自斂以下皆曰襚也士含以貝天子諸侯含以玉士賵以兩馬大夫而上賵以乘馬襚雖以衣服[illegible]有車焉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襚之賵雖以貨[illegible]有馬焉少儀所謂賵馬不入廟門[illegible]也賵雖以[illegible]而有玉焉雜記所謂上介賵執圭將命是也襚[illegible]北面將命而賻專於生者不必北面士喪禮若賻[illegible]東面致命是也襚賻坐委之若無器則不必坐委

士喪禮所謂賵受是也士喪禮襚賵不同日而雜記謂含襚賵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檀弓曰讀賵非古也是再告也雜記大夫之喪包奠而讀書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周人尚禮之文也若夫春秋之時天王使宰父歸桓公仲子之賵徐使容居弔邾婁公欲坐含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此含賵贈之失禮歟

從服

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服問曰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其公子之外兄弟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然則小記所謂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而所從亡則已者徒從也徒從非親也空從此以服之也屬從非正親也旁從此以服之也然徒從有四妾服女君之黨子服母之君母妻子服母之黨臣服君之黨是也屬從有三子服母之黨妻服夫之黨夫服妻之黨是也徒從所從亡則已爲其以人合者必斷之以義也屬從所從雖沒也服爲其以天合者必厚之以仁也服女君之黨所從雖亡猶不已而記特言其已者蓋大率言之也徒從不特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從不特爲已之母黨鄭氏特是二者以一隅言之耳

禮書卷第一百五十終

禮樂書後序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吾夫子刪詩定書之餘拳拳以贊禮樂爲務夏殷之禮類能言之而以文獻不足徵爲可惜周之禮今用之則曰吾從周及其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皆曰聖人約魯史修春秋而不知筆削本自所以推行周公之禮樂至贊周易則以上天下澤之履雷出地奮之豫爲天地自然之禮樂而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無非宗廟之美顏淵亦與聞焉嗚呼聖人討論禮樂至於如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遭秦滅學漢儒掇拾百孔千瘡禮

樂之存於後世者無幾宗儒陳氏兄弟潛心攷古悉意稽經講求有用之學凡唐虞三代禮樂名物度數與其所以制作之由靡不具之圖說先儒疏義寸長片善搜抉無遺非徒區區好尚奇古務資博洽其命意則曰茲實聖人斟酌帝王之典立萬世常行

之道形為器服寓於文字有天下國家者推而行是則納民軌物陶世雍熙有不難者矣吾閩憲府僉憲前進士趙公宗吉先生購求善本首命鋟梓于學賓幕經歷前進士可行君知事前國學貢士允中張君董成其事爰馳一不謁序于翰林盱江伯生

虞公庶幾他日朝廷采而用之則古禮可復今樂可變甚盛舉也抑愚聞之禮樂必俟君子君子學道則愛人昔公西氏志宗廟會同端章甫為小相則夫子與之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則莞爾而笑今憲府得賢遺文不隊抑可謂大

有功於聖門哉至正丁亥秋七月辛丑福州路儒學教授郡人林光大謹序